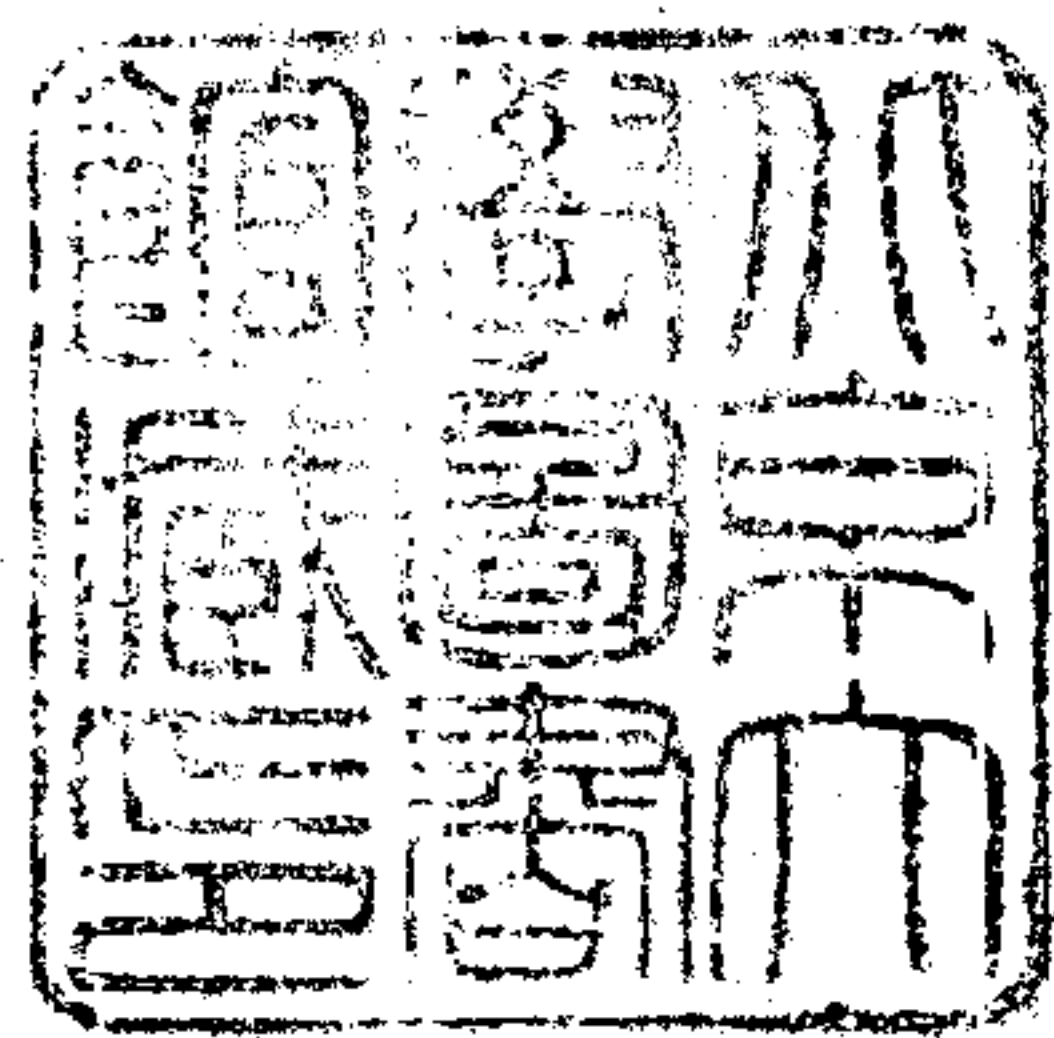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六·子部·雜家類

天史十二卷問天亭放言一卷〔清〕丁耀亢撰……………一

印竹杖七卷〔清〕施男撰……………二三五

二樓紀略四卷〔清〕佟賦偉撰……………四五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五卷〔清〕劉獻廷撰……………五三三

鍾龍淵
董思白

兩先生評

翻刻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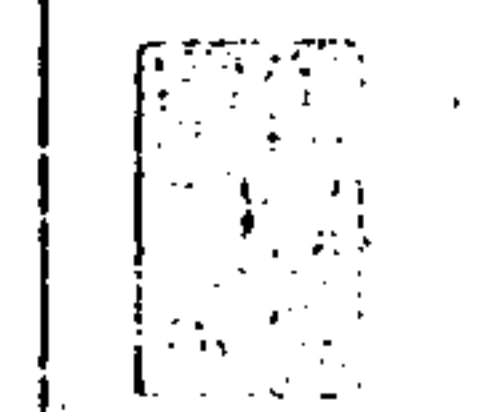
天史

琅邪丁野鶴先生輯

金閭劉子賢梓行

天史序

天史序



丁君為天史閱者肅然神
 懷翕然稱快蓋淡心於傲
 世非徒以文鳴者夫史何
 為而作也將以勸善而懲
 惡也以勸善懲惡而獨取
 夫惡者懲之何也善惡一
 心也性惟一善滑之而惡
 萌矣遂之而惡滋矣縱之
 而惡極矣至於惡極寧論

天史序二

善哉本之一念之差也。第令一念勿淆，勿遂而縱，何言惡也。故惡去而善自著矣。一懲惡而勸善之法立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

天泉錄三

褒者十之一，書貶者十之九。此憂世之心也。然而必繫之天，何也。盡懲惡之法也。自昔帝王懼夫人之淆於惡，喪其善也。爲之禮以

防之。防之而不化，則刑之。五刑三就，五流三居，大辟三千。上下比罪，豈無育材貢進之典，而刑屬爲多。然而必稱天討，勅天吏明夫

天泉錄三

惡者，天之所怒，非可赦也。惡者，天旣怒之，王因而刑之。大者干戈，中者斧鑕，小者劓鑿，有犯而必刑。凡以奉天也。故曰：予弗順天，厥

罪惟鈞其法如是足矣而猶未盡也蓋有元惡大憝乘權據要而法不能加者亦有潛惡隱匿陰謀淫穢而法不及加者法不能加

天史序四

則疑天網之漏法不及加則疑天鑿之疎天明天威有所不至則元惡愈肆包然陰慝愈淡毒螫且至滅倫常殲善類霾噎日月濁

穢乾坤而幽明靈響將漸盡矣然則非天何望乎天之法即帝王之法也然而王法昭天法密王法速天法緩王法止於一身一世

天史序五

而天法至於歷年歷世王法有律有等掌之秋官懸之象魏原情定辟至有可議者則罪疑從輕寧失不辜有寬而不盡之刑天法

則無言無訊。權勢不阿幽
隱不蔽。至巧至詳於其疑
昧者。益復發其穢跡。扣其
陰謀。無漏而不盡之情。王
法有可議。而天誅無議。故

天堯序六

法至於天。而後人心之公
憤洩。造化之顯道彰。史於
是無遺憾矣。故曰天定勝
人。懲惡之至也。惡懲而人
知懼。於是驚神動魄。怵然

常若雷霆在上。卽有不肖
之心。抑不敢萌。不敢遂而
縱。而真性自如。善端濬發。
不待勸而趨矣。懲惡卽勸
善。此諸史所以獨詳於紀

天堯序七

惡。而丁君所以獨書作惡
之報。歸之於天也。丁君高
材曠度。有心持世。於茲表
其淡衷。真佳刻也。使丁君
而紬金匱之編。必爲董狐

良史之節丁君而司玉律
之任必爲庭堅淑問之明
此固其一班也三代之佐
予且有厚望焉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

未更序八

保工部尚書前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吏科都給

事中侍

經筵春生鍾羽正頓首拜

撰

肯年八十歲



序

天史者出於東海泰岱之
間有士焉發憤而作者也
山不盡於岱水不盡於東
海而天亦之言山水者必
宗海岱亦猶夫學士之言
理者而必歸之天也何爲
乎天而史之也曰載報應
也夫五經之言天莫明於
易言報應莫備於春秋又

何爲乎天而史之也曰去
彰而瘳是有取於禱杙之
義爾夫取於是則忠臣孝
子仁吏義士可讀而不必
讀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之臣子吏士不可不讀而
必不讀也可讀而不必讀
者天在其人中矣不可不
讀而必不讀者天亦在其
人中矣作此史者其有古

心乎然吾將有以進之焉
山之高海之深風雨潮汐
晦冥變滅於其間其將盡
於天也否歟昔者齊人鄒
衍善談夫丁君其得所學
歟予不識丁君而知爲
董玄宰先生門下士先生
歸屬予爲序予以先生之
序者序之也山海無際青
蒼浩茫之中吾聞魯多君

子焉斯固有所取爾也

甲戌仲夏臨川陳際泰

拜題於燕都署



陳序四

序

意厚唯經。權尊唯史。厚故容。故豫。尊故別。故嚴。先之後之。春秋之義也。春秋亦經。亦史。史翼經。經之刑佐禮權也。而意寓之野。鶴丁君天史所繇纂也。繫史於天。仍先春於王之。意原於天。

天子得之為律令。聖人體之

為筆削。總之教人以為善，不為惡而已矣。夫去象夫風雅，夫經曲，夫典誥，善之的也。夫春秋，惡之防也。春故經之，秋故史之。善，惡

楊

惡不疇長。若天史，全身過惡，不幾秋而不春乎。曰：賞善，意歸王；罰惡，權歸天。何也？人羨聰明，不甚於羨華；羨，畏斧鉞，不甚於畏雷霆。

章故還王，史故還天。蓋天之權妙於用隱，用緩，用巧，用微，用深，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知天之能勝人，處乃可原天意以執筆，即執筆

楊

之人之時之地之無故而發憤之有用而致慨。何一非天哉？唯史能天，唯天能史。曰：載枳棘，不載芝蘭；載風霜，不載雨露。詳略天威。

福可乎、曰、策進者筮舖於
前、不若對虛於後、以落木
啓句蒙、白帝之權、通青帝
意、猶之春秋也、人惡、斯
不為惡、一人不為惡、冰玉

七尺耳、人、不為惡、則太
和在宇宙間、堯舜之世、其
猶病諸、乃知天史、非以桀
跡絕人、實以堯舜望人、以
堯舜望人者、厚莫大焉、豈

唯史良、即以翼經為可

東海楊觀光題



自序

余小子僻處東海之陬窮
愁一室不能進而與有道
之士君子遊草深木肥用
以自娛濩落岩居蓋九年
於茲矣狂念倦歸用返靜

自序一

宅。燭短而質微欲無言而
恐暮也。風雪窮廬偶檢先
大夫手遺二十一史而涉
躡之喟然而悲愀然而恐
因見夫天道人事之表裏
強弱盛衰之報復與夫亂

臣賊子幽惡大慙之所危
亡。雄威巨焰金玉樓臺之
所消歇。蓋莫不有天焉。集
其明白感應者彙爲十案。
注以管見十有二篇。名曰
天。史。繫。史。曰。天。者。尊。聖。言。

自序二

也。采之記以誌信。集之傳
以覈實。引之經書以定疑。
取之詩謠以著戒。紀罪而
不記功。言禍而不言福。蓋
人情畏則生慎。慎則生祥。
譬如聞雷涉海。則忠信生。

焉庶幾毒域貪鬼用以消
除云爾晨鐘夜磬敲者本
自無心維彼夙根自生懺
悔若夫尚德君子其或進
而教之

崇禎壬申長至日東武丁

自序三

耀亢書於煮石山房



凡例

一茲書彙集左傳、史記、漢書、綱目、二十一史、凡一切稗官野說雖經名公採用者，繁不敢載。

一茲書專尊聖經，借演因果，皆有據之感應，非無影之輪迴，內典外道，杜絕不入。

一序事不拘年代，殿最惟以罪大為魁，庶附古人輕重之律。

一茲書經兩寒暑而就，上下三千餘年，閱古今文，不下數千帙，凡有關報應者，括紙記之，五易稿。

天史

凡例

而後成，其中年月名氏，即古本多有不合，仍舊存之，不敢去取，以待海內名家訂焉。

一茲刻責備賢者，雖忠良一情，皆致綜核，至於屬宦夷狄，非大故不書。

一作者實有苦心，切於渡世，故以敘事明白，顯實為主，便於俗雅省閱，即生警戒，凡一切磬牙澁口之字句，繁不敢用，寧處陋焉。

一書中後著筆法，妄擬古史，題中有綱，句中有目，借友人批出，以便觀覽，其事中之綱，用雙圈◎。

丈中之目用單圈○飾觀敷藻則用點、也、原非以文字見奇、隱微繫之矣、同志者原之、

一本朝事體、阻於見聞、不敢僭議、有待作者、

一天史十案、案共一百九十五條、其中惡類、不無

或遺、然事同而報一、時異而罪差、有之矣、存而

不論可也、姑舉一以例百云、

一江北風氣鄙薄、著書多謔、茲刻功則尊天、罪則

竊義、故末章責以管見、氣數諸篇、以簡不信天

理者之翻駁焉、覽者鑒之、

夫史

凡例

二

一茲書專言報復、未免刻舟、老成者以為勦說、少

年者以為迂談、故觀邪說而易興、聽理言而難

入、情則然也、茲取詩之通於箴規、近於報應者、

名曰集古、附以狂言、亦如佛經之有偈、琴音之

有梵、聖言之采五經、史家之載自敘、使人觀感

而知興焉、庶幾乎作者之用心、

一茲書當有補遺、迫於時日、心手未暇、尚俟續刻、

或海內同志者、肯贊其成、而廣其傳、予將千里

從之、

天史目卷之一

大逆二十九案

隋煬帝大逆無道

張衡賊臣之報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

宋太子劾巫蠱弑逆

寒泥殺羿

婁弘知蔡禍將周

王莽盜洛篡漢

夫史目

卷之一

一

董卓燃臍達旦

南宮萬弑閔公

朱溫弑君得子禍

安史子禍

劉守光囚父囚兄

蕭正德通賊叛父

梁冀跋扈弑君

曹操司馬懿前後九錫

霍氏毒后滅族

江克殺太子

賈后毒淫弒母 附賈午

何后弒董太后

劉婕妤爭座廢后

韋后 附上官婕妤

王敦滅親叛主

柳燦輔賊負國

李勣立武亂唐

周榮黃袍受禪

宋史

張彥澤賣國殺身

劉黑闥鈕菜為賊

衛博悍卒

陳友諒弒主為賊

卷之二

潘十九案

楚平王納婦鞭屍

吳王闔廬淫楚後宮

齊襄公內亂

魯莊公割臂私盟

衛宣公奪婦

明皇納壽王妃

三女滅密

齊懿公奪驂乘妻

陳靈公褻衣伏弩

齊莊公登臺被弒

周幽王一笑傾城

晉厲公外嬖致禍

宋史

呂不韋嫖毒春申君

楊貴妃兄姊驕淫

武三思穢亂唐室

張昌宗兄弟伏誅

和士開佞寵

丹陽太守妻報冤

元順帝淫奢亡國

卷之三

錢三十六案

蚩尤

四凶

桀紂

秦始皇無道

項羽烏江自刎

齊湣王驕暴擢筋

白起坑卒

商荏作法自弊

晉荀馬氏自剪宗親

宋史目

四

晉景公膏肓入疾

吳主嗜殺

嚴延年母識天刑

李廣終身不侯

齊桓公殺弟糾

唐太宗喋血三朝

齊蕭鸞滅宗

呂后殺戚夫人

袁紹一日殺二烈士

劉琨妄殺諫士

宋明帝自滅其宗

宋子業淫暴不道

石虎滅三十八孫

竇憲毒殺朝臣

岑巖剔結喉三寸

高綽慘惡

周主信鬼殺叔

周主戲虐

宋史目

五

四其御史

白兔御史

酷吏多自殺

周典入瓮

黃潛善妄殺陳東

魏拓拔三后償冤

朱爍噉人

契丹帝抱

宋易元祚

卷之四

陰謀二十五案

趙孤兒報屠岸賈寃

費無極譖殺卻寃

趙高李斯殺扶蘇蒙恬

袁盎晁錯相殺

陳平陰謀

長孫無忌寃殺吳王

虜酋殺元咀公子報

天史

六

驪姬殺晉公子

伍子胥刺客亂吳

盧杞巧害忠良

李林甫割棺

劉湛譖殺檀道濟

魚保家告密自斃

李義府殺人滅口

丁謂前後雷州

謝祐殺人媚后

王勃謀殺難友

拓拔徽以夢償寃

沈約草詔拔舌

李輔國殺建寧王倓

薛文傑借巫快怨

王惟忠寃成訴天

韓侂胄殺趙汝愚

賈似道循州見字

李兒天下

天史

七

卷之五

負心十三案

燭影搖紅

遼金兩案

吳起殺妻求將

韓信賣友成功

孟嘗君背齊自立

李密負程讓

邴元貞負李密

陸超之門生負義

王拱負楊慎矜

盧鉉三負同寅

崔湜反戈媚佞

宋之問有才無行

姚萇負秦

卷之六

貪十三案

石崇貪劫奢亡

天東目

八

桑弘羊牟利致族

董賢煽寵殺身

元載聚貨殺身

劉巨容黃金殺身

楊駿貪位據權

元顯父子爭權

劉后貪鄙敗國

蔡確擠人謀位

張康國輔權得煬

蔡京父子相妬

盜殺王黼

盧坦不治敗子

卷之七

奢十四案

徽宗花石綱

叔寶驕奢亡陳

蜀王衍稽山

繆襲公

天東目

九

楊收以賄亡身

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同昌公主生處奢靡

寶釵為妖

盧多遜父知其敗

韋堅開河擅寵

王拱驕奢得主

寶裝溺器

江南春報

卷之八

驕十六案

武乙射天

宋康王射天

智伯驕復反禍

夫差報越而驕

苻堅驕兵天敗

魏齊無禮范睢

天史

十

衛侯殺嬖人渾良夫

田蚡呼服謝罪

單子知三御之亡

王季子知魯叔孫之亡

王氏一門五侯

何晏妄誕致禍

曹爽驕癡

顏竣父知子禍

王毛仲滿寵殺身

謝靈運傲物自亡

卷之九

黨六案

漢儒盛名致禍

東漢黨禍殺身

牛李各以黨敗

章惇黨綱元祐名賢

粘康高曠

郭解以俠族

天史

十一

卷之十

左道二十四案

九黎亂德

孔子誅少正卯

王安石父子濟惡

宋徽宗崇道亂儒

王衍清談敗晉

樂大丹術尚主

魚朝恩恃寵辱教

魏拓拔崇佛亂國

梁主捨身佞佛

王凝之借鬼

殷仲堪奉天師法

高駢信寵妖人

肅宗置道場三殿

唐懿宗佞佛

天毀玉清宮

潘誕左道伏誅

宋史

七

柳泌采藥

新垣平以詐殺身

方臘左道致亂

張遇賢信神謀亂

郭京六甲神兵

王則假佛左道

沙門謀反

胡僧呪人自歿

卷之十一

管見十二篇

天帝

天理

氣

數

天命

鬼神

天鉄

輪弁

宋史

十三

因果

陰陽

儆戒

變化

卷之十二

集古

卷之十三

放言

天史卷之一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大逆二十九案

隋煬帝大逆無道

煬帝名廣，封晉王。隋文帝仲子也。初帝立太子勇，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不悅，廣何求勇過矯情飾詐，與勇相傾。帝性好節儉，每幸其第，廣悉屏

去美姬，以老醜者給事。衣服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塵埃不拂。帝悅之，又與用事大臣左右相結，由是聲名特著。帝遂決意廢立矣。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仁壽四年，帝不豫，廣侍疾。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廣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當大事！」遂召吾兒勇來，廣遂同右庶子張衡弒帝於大寶殿，而殺故太子勇。流大臣柳述、元巖等於嶺南。是日，晡後，封小金合，遺陳夫

一

人。是夕，廣遂悉焉。明日發喪，即位。為大業元年。以楊素為尚書令，起役丁二百萬人，大營東京宮室。命內史封德彞等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嘉木異艸，珍禽奇獸，以實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丈。臺觀宮殿羅列山上。海北有渠，縈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為花，或月夜上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游曲。於馬上奏之。元年，西苑城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汴水，以達於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於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楊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彩船數萬艘。元年八月，帝如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皆內侍處之。餘舟數萬，以載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及諸蕃客，共用挽士八萬餘人，以錦綵為袍，惟龍舟皆選民間美女挽之。號殿脚女，旌旗錦繡二百餘里。所過州縣，皆令獻食。水陸珍奇多者一州至百輩。後宮厭飫，棄置道路。大業四年，又築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二

入。是夕，廣遂悉焉。明日發喪，即位。為大業元年。以楊素為尚書令，起役丁二百萬人，大營東京宮室。命內史封德彞等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嘉木異艸，珍禽奇獸，以實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丈。臺觀宮殿羅列山上。海北有渠，縈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為花，或月夜上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游曲。於馬上奏之。元年，西苑城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汴水，以達於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於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楊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彩船數萬艘。元年八月，帝如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皆內侍處之。餘舟數萬，以載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及諸蕃客，共用挽士八萬餘人，以錦綵為袍，惟龍舟皆選民間美女挽之。號殿脚女，旌旗錦繡二百餘里。所過州縣，皆令獻食。水陸珍奇多者一州至百輩。後宮厭飫，棄置道路。大業四年，又築

汾陽宮丁男不足。役及婦人。帝將伐高麗。東萊造舟者。立水中。晝夜不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大業八年。帝自將東征。合十二軍。一百一十三萬人。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高麗皆城守。不下。及大敗於薩水。資械蕩盡。惟二千七百。人得歸。故楊玄感。王世充。竇建德等。四方蠭起。大業十三年。帝再幸江都。荒淫益甚。徧歷台閣。汲汲顧影。惟日不足。常酒卮不離口。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是時天下大亂。帝復命治丹陽宮。闕欲徙都之。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三

將作少監宇文智及司馬德戡等。遂謀作亂。殺之於江都。及其少子宗戚。皆死。隋遂亡。

論曰。吾讀史而至隋煬。此天地古今之一大變也。五倫全滅。萬惡集成。蓋分閏陰晦之極。將大開朗。故害氣全鍾。此異物。為唐室作鵲巢也。列國盡而秦政出。六朝盡而隋廣生。蓋將大闢一統之新局。故盡結一人之元惡。如陽春之始。必有冰雹。且明之時。更深黯黮。不大亂。不大治也。不然。廣亦一具耳目心知者耳。知有父母兄弟男女者耳。何至獸心鹿行。殘狠淫汙。

為禽類而甘心哉。迷樓吐焰之詩。照鏡惜顧之語。其病狂耶。抑揚謝李榮之譏。天有以奪其魄耶。酒卮在口。顧日不及。語云。安肆日偷。儂然如不終日。蓋自知其絕於天矣。詩云。惟天之威。於時保之。血濺御衣。宗亡國滅。貫盈而後報之。殆天授其惡歟。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四

賊臣張衡之報

初晉王廣之謀危太子也。皆右庶子張衡爲之謀。仁壽四年。隋文帝不豫。廣侍疾。無禮于陳夫人。爲文帝所覺。欲召故太子勇。廣急召張衡。弑帝於大寶殿內。外知之。及煬帝立。衡以佐命有功。位不滿望。衡妾告其怨望。詔賜自盡。衡臨歿。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而嚮之。論曰。元凶滅天。造惡自煎。以狼翼虎。終爲虎啖。子亦知所作何事。而不爲人嚮。

天史

卷之十一 大逆

五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

春秋。衛莊公娶於齊。莊姜。美而無子。再娶於陳。生桓公。完。莊姜以爲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寵而不驕。驕而不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診者。鮮矣。弗聽。三十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是爲桓公。周桓王元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不和其民。九月。衛人殺之於濮。論曰。州吁之亂。莊公釀之也。不能納石碯之諫。以端

天史

卷之十一 大逆

六

本清源。綠衣之篇。養爲戎首。雖然。衛至輒曠。父子君臣之間。其所由來遠矣。

宋太子劭巫蠱弒逆

宋文帝元嘉二年袁皇后生太子劭后曰生兒形貌異常必破亡國家欲不舉帝禁之及劭長黠而剛猛屢失德與潘妃子濬數為宋主所撻因與吳興巫嚴道育及公主婢王鸚鵡者共為巫蠱以玉刻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欲廢劭誅濬遲疑未決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劭乃率東宮甲士萬餘人以偽詔入宮命張超之弒帝及殺大臣徐湛之江湛等即位改元為元始以白刃自守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討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七

劭劭督兵出戰皆放伏降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眾軍所殺剝腸剖心斮其肉生噉劭入武庫井中縛而斬之及其四子誅於牙下濬南走為江夏王義恭所擒及其三子誅之劭濬父子皆懸首於大航暴尸於市汗濬劭所居宮殿道育王鸚鵡焚灰揚灰於江

論曰元凶巨惡或有其性抑亦風寬耶當生不欲舉之時固有異乎人類者至於不敢臨喪以刃自守劭亦知天不赦之矣梟獍哉

寒浞殺羿

夏后氏時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羿自鉏遷於窮石號有窮氏夏太康十有九年王畋於洛表羿拒王於河不能復反冀都遂作五子之歌都於王夏羿篡夏政號帝夷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伯明氏之讒子弟曰寒浞者為已相浞讒慝詐偽娛羿於母而陰取其國家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之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夏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國寢弱依同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八

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及寒浞殺羿而澆既長力能豷舟浞乃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而殺夏后相於帝丘后緝方姪逃歸於有仍氏生少康焉少康長為仍牧正澆使人求之逃於有虞為虞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布德兆謀以收夏眾少康三十有九歲夏遺臣靡與師討浞伏誅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有窮氏遂亡奉少康踐天子位夏道中興復禹舊績

論曰禹吾無間然矣一傳而有甘誓之戰再傳而至

太康羿泥相篡失國者幾百年而後復豈禹之變爲家亦有未慊天心者乎不也太康失德羿泥構禍是天之未厭亂也一振而誕少康弱旅孤臣卒以凝承新命而後知禹德之不衰也靡鬲諸臣謂非天心所相歟

天史 卷之十 大逆

長弘知蔡禍將周

周景王二年戊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自立是爲靈公至十有四年庚午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年景王問長弘曰今之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厚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十

蔡滅之及平王立復蔡伍員入吳遂覆楚論曰越范蠡云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返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其義可以參觀古人之學蓋有所本歟

王莽盜名篡漢

漢成帝永始元年大將軍王鳳用事太后兄弟皆封五侯獨弟曼早亡未封子莽幼孤不得與眾比太后憐之莽見列侯子侈靡相競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內事母嫂以孝敬聞大將軍鳳病莽嘗侍藥不解衣帶者連月又能交結賢士以要名譽振施賓客家無贏餘嘗家宴列侯夫人皆衣珠玉莽妻敝衣不曳地時論重之鳳死封莽為新都侯帝崩哀帝立三年崩莽益謙謹遂以太后命自為大司馬

未幾

卷之一 大道

七

立元帝稱安漢公號宰衡加九錫頌德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因臘日進酒弑帝迎立孺子居攝踐祚自號曰新皇帝以黃帝虞舜為始祖立九廟祀焉好空言慕古法匈奴入寇天下大亂漢光武起兵更始元年遣將攻洛陽莽始懼日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使諸生小民旦夕哭天以哀者為郎赦囚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兵皆散走迎漢兵至城下發掘莽父祖墳燒棺暴尸焚其九廟九月朔兵入燒官門及

掖庭莽猶衣紺杓服持虞帝匕首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是日軍士分莽身節解齋食之懸莽首詣宛百姓切食其舌王氏遂族

論曰莽起外戚而能匿情飾行假竊名譽班固所謂色取仁者非耶夫心不可欺始而欺人終而欺天卒至抱孺子向天涕泣身歿人手而猶曰天生德于予則亦成一癡騃無知之物而已自欺者果能欺人欺天乎哉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陰邪左道以亂天位當以莽為罪首

未幾

卷之二 大道

十三

董卓燃糜達旦 附呂布

卓隴西人。桓帝時為郎中。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靈帝中平六年。何進欲誅宦官張讓等。徵天下兵。卓遂將西涼兵。詣京師。及張讓殺進。劫太后與帝出宮。卓因亂。遂為司空。弑太后何氏。廢帝為弘農王。弑之。奉陳留王即位。是為獻帝。遷都長安。燒洛陽宮闕。廢諸帝陵。寢收諸富民。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子女。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積屍盈路。二百里內無復雞犬。獻帝初平三年。卓以弟晏為左將軍。天史 卷之一 大道 十三

萬斤錦綺玩好如丘山。皆籍入官。子孫無少長。皆殺。呂布負丁建陽。

呂布善戟法。驍勇絕技。初事刺史丁建陽。為帳下義男。董卓謀收為腹心。以利啗之。布遂殺丁建陽。奔卓。卓拜中郎將。每出。使持戟捍衛之。受王允謀。誅卓有功。後為曹操所殺。

論曰。卓近羌粗勇無人理。當時不內召直。一番將耳。漢鼎將移。如籬落不牢。而虎狼入之。遂以成荼毒。弑廢之禍。及於都鄙。牛虻自謂大事不成。則退以自老。何美史 卷之十一 大道 十四

異曹爽。不失富家翁之言。真一粗莽驕蠢物耳。然臍達旦脂膏自煎。何快也。布以梟將。兩刺其主。白門之誅。有天道焉。

宋南宮萬弒閔公

左傳魯莊公十年敗宋師於乘丘魯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敵孫生搏之宋人請之閔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八月宋萬弒閔公於蒙澤殺宋卿仇牧及太宰督宋人立公子御說御說奔亳萬之子南宮牛其黨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也惡於宋而保

乘東

卷之一 大逆

五

於我得一夫而失一國非謀也衛人婦之亦請南宮萬於陳萬素多力陳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革破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論曰南宮萬以勇力聞御母而奔晝夜馳數百里蓋飛廉惡來類也犀破骨糜天有以屈其力矣

朱溫弒君得子禍

朱溫本碭山小民從黃巢為盜巢敗降唐僖宗中和二年以溫為河中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及昭宗為宦者劉季述所幽崔胤召溫以圖匡復賜爵東平王是時藩鎮互相殺伐閹宦結黨擅政韓全誨李茂貞等劫帝入鳳翔天下大亂惟溫兵最強天復二年溫克鳳翔迎車駕還長安以溫為大尉封梁王劫遷帝於洛陽殺帝左右二百餘人誅崔胤裴樞等坑朝士於白馬驛投之澗河遂謀禪代天祐元年溫弒帝於椒

天復

卷之一 大逆

六

殿立哀帝祝殺昭宗太子德王裕等九人弒太后何氏以哀帝為濟陰王即天子位國號梁開平元年梁主嘗與其兄全昱飲昱呼之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幸不歿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擇而罷潛位之後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次子友文婦美尤寵之欲以為太子友珪婦不平相與謀弒率龍虎軍斬關夜入刺溫之腹亦出於背以敗龜暴而瘞之矯詔殺友文而自立季子友

討瑋殺之。恐兄弟爲亂，乃盡殺梁子孫無遺者。不
二年爲唐李存勗所滅。

論曰：余按狂暴粗惡，未有賊如溫者。唐德不振，戾氣
偶鍾而生此梟獍。崔胤借烏頭毒藥以治，盧之人
國既不支，且以自殺哀哉。至於清流投濁，淵祖競以
後未有之慘。卒至禍來神昧，淫氣自煎，借及以朝其
腹。君臣父子出爾反爾之道也。嗚呼！天亦嚴矣。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十七

安史子禍

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其母再適安氏，因冒
其姓。以部落破散，與安氏子思順來歸，爲幽州節度
使張守珪所收，爲討擊使。開元十四年，討奚契丹，敗
績，當斬，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不
殺必爲後患，上不聽。祿山儀觀豐偉，外若癡直，內實
狡黠，善揣人意，由是賂買左右，聲譽日起。天寶二年，
帝以爲范陽節度使，寵遇日固。上嘗指其腹曰：此胡
腹中何所有？曰：止有赤心耳。其詖諸敏給如此。知上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十八

寵貴妃，祿山先拜之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因請
爲貴妃兒，出入禁中，與妃通焉。上嘗宴勤政樓，使祿
山設金雞帳，坐御座之東，寵異無比。賜爵東平郡王，
授鐵券，每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命有司
爲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命
中使護作，曰：胡眼大，勿令笑我。新第成，日遣諸楊與
之遊宴。祿山生日，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使宮人舁
之，名爲貴妃洗兒，上賜貴妃洗兒金錢，盡驪而罷。祿
山兼領三鎮，日益驕恣，潛養契丹壯士史思明等八

千餘人畜戰馬數萬欲應圖讖以謀不軌天寶十二
 年祿山入朝為楊國忠所激遂舉兵反於范陽殺節
 度使張介然御史中丞盧奕常山太守顏杲卿等帝
 命郭子儀李光弼討之肅宗至德二年祿山兩目俱
 盲為子慶緒所殺後史思明復殺慶緒
 賊將史思明猜忍好殺善用兵既與祿山俱反攻陷
 河北諸郡兵執甚盛及慶緒之殺祿山也使思明守
 范陽遂不用慶緒之命慶緒既敗乃以所部來降上
 大喜封歸義王乾元元年思明復叛攻陷魏州殺三
 萬餘人自稱大聖燕王慶緒勢蹙乃上表稱臣於思
 明入營拜謝思明怒斬之以其子史朝義併其眾守
 鄴城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愛少子朝清嘗以
 朝義進兵屢敗欲斬之朝義忿懼射思明殺之并殺
 朝清代宗廣德元年賊將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
 師
 論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先王知華夷之不可一而
 限焉以其非吾族也乃至祗席之側置一異物初以
 為狎之不知其為所狎也譬若馴狼守羊終逞野心

耳然而亦有異焉金日磾亦胡人也忠與伊霍比何
 哉蓋犬馬知恩鳴梟無義以禽獸報人者亦來禽獸
 之報若非父子相夷唐幾中滅矣

宋史

卷之六

三

劉守光囚父囚兄

唐昭宗時。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築館於大安山。四面懸絕。窮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采丹煉藥。悉歛境內金錢。瘞之山顛。使民間用芹泥為錢。中外不堪。有愛子劉守光。與仁恭愛妾私通。仁恭杖而斥之。梁朱溫興兵擊盧龍。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引兵入據之。自為節度使。使部將李小喜襲大安。執仁恭囚於別室。其兄守文。賂契丹以救父。守光亦擒而囚之。梁乾化三年。為李存勗所執。先斬小喜。而後誅仁恭父子。

梁史

卷之六

三

蕭正德通賊叛父

正德梁主蕭衍少子。封臨賀王。屢以貪暴得罪。為衍所黜。陰養爪士。幸國家有變。太清二年。梁侯景舉兵反。致廢於正德曰。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申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冬十月。景以鐵騎引兵臨江。梁主使正德督大軍屯丹陽。正德遣使請景。詐稱載衣。密以濟景。乃引景兵圍梁臺城。初。正德約景。許城之曰。不得全二官。立之為帝。及城開。景兵遇正德。不得入。封正德為大司馬。知為景所賣。入拜梁主。涕泣。梁主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及梁主為景所逼而歿。遂殺正德。論曰。虎狼雖殘。不啻子女。梟獍初生。即食父母。引賊入庭。掘父。厥月。養狗無家。終亦就盆。或同泰之貽謀也。乎。生豚犬。以貽賊。

梁史

卷之六

三

梁冀跋扈弑君

梁冀者漢順帝梁后兄也。陽嘉二年封襄邑侯。冀剛
 愎狠急。嘗為河南尹。縱暴失職。客有告其父商者。冀
 因殺客而滅其宗親百餘人。父商卒。以梁冀為大將
 軍。帝崩。太子昞立。四月崩。迎章帝曾孫續即位。時續
 八歲。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使左右置毒。弑帝而
 立。桓帝殺清河王蒜。及太尉李固杜喬。暴其尸於路。
 由是權傾中外。三公絕席。賞賜金錢奴婢車馬綵幣
 衣服甲第。錫志四縣。冀猶以為薄。正月朝賀。冀佩劍
 入省。尚書張陵叱之。使虎賁奪劍。秋七月。梁后崩。冀
 專擅威柄。凶恣日積。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卿相尹校五十餘人。官衛近侍。并樹所親。禁省起
 居。纖微必悉。故四方貢獻先輸其上。於冀。其次乃及
 乘輿。百官遷召。到門謝恩。奔走天下。冀妻孫壽引其
 舅女為貴人。冀欲假為己女。遣使殺其母。以滅口。事
 覺。帝大怒。命尚書令尹勲持節勒羽林虎賁劍士千
 餘人。圍冀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無少長。皆弃市。籍
 其財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散其苑囿千餘處。以業

天恩

卷之一大逆

三五

窮民

論曰。梁冀恃椒房之戚。弑君據位。當其金紫滿族。而
 奔走一世。何其盛也。至於一仆赤族。化為輕煙冷風。
 蕩然無餘。何異春陽之消微。冰乎。隆隆者絕。炎炎者
 滅。跋扈寧幾時哉。而不有自返也。

夫史

卷之一大逆

三十四

曹操司馬懿前後九錫

漢靈帝時曹操舉孝廉為郎平黃巾賊有功遷濟南相獻帝興平二年因董卓亂長安操遂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建安十八年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劍履上殿贊拜不名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事洩夷三族皇后伏氏令父完密圖操操使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幽於暴室所生皇子二人皆醜殺之操立其女為皇后建安二十一年操進爵為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世子丕為太子操死丕復為丞相二十五年廢帝為山陽公丕遂篡漢國號魏

天史 卷之十一 大道

三

魏文帝時司馬懿為撫軍將軍屢戰有功受遺詔輔太子獻即位景初二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懿受遺詔輔政與曹爽并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爽用何晏謀欲樹親黨懿遂詐病告休乘爽出閉城門據武庫殺爽及何晏等夷其族魏嘉平元年懿自為丞相加九錫殺楚王曹彪置諸王公於鄴監禁之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殺中書令

李豐太常夏侯玄諸大臣不附已者廢帝后張氏并殺其父光祿大夫張緝亦如伏后之歿嘉平三年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南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師歿弟昭代立自為晉公加九錫使賈充刺髦於闕下號

晉王以子炎為世子即皇帝位魏遂亡自丕篡漢至司馬懿父子纔三十載而事多相類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至漢而以匹夫崛起乘秦鹿之衰是皆有道焉九錫之謀始於魏因於晉其後奸臣謀國類以此為即真之階種種不可紀故於魏

天史 卷之十一 大道

三

晉書始誌亂首也其後九錫多不書

霍氏毒后滅族

漢宣帝本始三年大將軍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皇后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搗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為后霍光卒封子禹為

左史

卷之十大逆

七

右將軍兄孫山為列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昆弟諸婿皆據權要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會有言霍氏毒殺許后者顯恐洩被誅遂與禹山等謀反事覺禹山腰斬顯及諸女昆弟長幼皆奔市諸婿姻屬相連坐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周公何以加焉然不學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遂至顛覆哀哉余讀綱目未嘗不為光惜也嘗妻顯弒后光實未知及

顯以實告光即當誅其妻以請死尚可自贖乃匿罪不發私女為后又安逃乎弒逆哉死纔三年子孫族滅天為許后復仇也

左史

卷之十大逆

七

江充殺太子

漢武帝時，江充為趙王容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從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求蠱。又使蘓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以次及皇后太子宮中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不知所出，乃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

之後武帝殺太子，因田千秋之諫，遂族江充家，焚蘓文於橋上。

論曰：非江充殺太子也，武帝自殺其太子也。充本陰險小人，姬而寵之，以嚙物為奇，安得不屠人父子也。養狼而使視稚，其不盡食稚者幾希。武帝窮兵極慾，陰殘之氣及於骨肉，天也。吾於江蘓也，何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堯母之命，小人有以窺其隙矣。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三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三

賈后毒潘弒母附賈午

晉惠帝后賈氏。克女也。晉武帝以克弒魏主。髦於南。闕為有功。晉室故立其女為太子妃。是為賈后。后妬忌多權詐。後宮有孕者。子隨刃墮。事太后楊氏。不以禮。及武帝崩。嫉楊駿專政。謀誅駿。廢太后。遂與黃門董猛等召楚王瑋。誣駿與太后謀反。殺駿。夷三族。駿妻龐氏。太后母也。詔欲原之。賈后付廷尉行刑。太后呼天號叫。截髮稽顙。上表於賈后。稱妾請全母命。皆不省。卒殺龐氏。廢太后為庶人。於金墉城絕其膳。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三

八日而卒。覆而殯之。又殺太宰汝南王亮及楚王瑋。廢太子適為庶人。尋殺之。潘虐日甚。與太醫令程據等私通。穢彰中外。永康元年三月。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現。趙王倫矯詔。勅三部司馬開門。夜入廢賈后為庶人。亦置於金墉城。賜金屑酒而歿。賈氏皆族。

賈午

南陽人。韓壽。美姿容。善辭令。賈克辟為掾。每燕集。其少女賈午。窺而悅之。女光麗艷逸。贈壽以異香。遂通焉。克秘之。因以妻壽。生子謚。賈克歿。無子。以謚嗣。謚

繼克佐命之後。襲封食邑。又恃賈后內戚。驕恣奢靡。海內輻輳。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轉侍中。秘書監。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與兩宮太子遊處。不為之屈。權過人。主至。鎖繫黃門侍郎。其威福如此。及趙王倫廢賈后。召謚於殿前戮之。韓壽早卒。其兄弟與賈午皆伏誅。

晉書云。克初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其帳下都督周勳。晝寢。夢百餘人引克至一府。侍衛甚盛。一人南面坐。厲聲責克曰。爾何敢毀吾家事。終當

天史

卷之一 大逆

三

使汝系嗣。歿於鐘虞之間。犬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克忽然還營。神氣昏喪。經日乃復。其後謚歿鐘下。賈后服金酒而歿。拷賈午。竟用大杖斃之。果如其言。

何后弑董太后

董太后為漢桓帝貴人，生靈帝及帝立，尊為孝仁太后。以兄子董重為驃騎將軍，靈帝光和三年立貴人何氏為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何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子協，后醜殺美人。董太后收，協養之，以是不和。中平六年，帝疾篤，何后欲立辯，董后欲立協，帝崩卒，立皇子辯，封協為陳留王，故何進與董重權執相危，何后亦排斥董太后，日夜忿言，進與后謀，誣太后交通州郡，不得留京。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七

師遂遷之河間，舉兵圍驃騎府，使重自殺，董后亦暴崩。由是人心不附何氏，後何進欲誅宦官，召董卓詣京，何進為宦官所殺，董卓亦弑何后而立陳留王，遂以亂漢天下。論曰：漢之微也，實由何進，何后之立，天正以危漢室也。荼毒弑母，當其收辯之時，已不兩立矣。卒之何后雖誅，漢室亦微，雖誅百何進何益哉！后生屠家，故母儀不可不慎也。

劉婕妤爭坐廢后

宋哲宗元祐七年，冊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都虞侯孟元之孫，賢淑有女儀，太皇太后愛之，備六禮冊為后。紹聖三年，宮中劉婕妤有寵，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倚簾背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不顧，后亦不平。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故事，后座朱絲金飾，婕妤亦欲得之，使從者易座與后，衆嬪御不平，因傳言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立歸復坐，則或且撒去，婕妤座矣。婕妤坐空，仆不能起，因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趨附之曰：勿戚戚，此座終當為婕妤有也。會后女有疾，呼女醫出入宮掖，與尼法端俱為禱祠，婕妤以魘魅上聞，詔鞫之，逮捕宦官官妾三十餘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覆錄郝隨以言脅之，御史懼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孟后，出居瑤華宮，時宰相章惇陰附劉婕妤，欲立為后，故與郝隨構成此獄。天下寬之，元符二年立婕妤劉氏為皇后，三年帝崩，無子，徽宗政和三年，劉后干預外事，以不謹聞，遂命自殺。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七

能起，因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趨附之曰：勿戚戚，此座終當為婕妤有也。會后女有疾，呼女醫出入宮掖，與尼法端俱為禱祠，婕妤以魘魅上聞，詔鞫之，逮捕宦官官妾三十餘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覆錄郝隨以言脅之，御史懼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孟后，出居瑤華宮，時宰相章惇陰附劉婕妤，欲立為后，故與郝隨構成此獄。天下寬之，元符二年立婕妤劉氏為皇后，三年帝崩，無子，徽宗政和三年，劉后干預外事，以不謹聞，遂命自殺。

年三十五。謚昭懷。靖康之亂。王后諸妃主被虜。皆北遷。獨孟后以廢居私策獲免。及高宗立。尊為隆祐太后。至紹興中以壽終。

論曰。人君端冕迎婚。將以為天地宗廟神人之主。非苟焉而已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親之主也。人政之大者也。婕妤市寵。佞臣構禍。僭者蒙誅。廢者免難。何天之巧於授人歟。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五

韋后 附上官婕妤

唐神龍元年。中宗復位。立韋氏為后。初帝為武后所廢。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日復見太平。當唯卿所欲。及復位。上每臨朝。后亦施帷帳於殿上。如武后焉。帝嘗使后與武三思。雙陸為之。點籌。后遂與三思通。內外相為奸惡。殺張柬之等五人。為武后報仇。又與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通。恐事泄。不自安。景龍四年。於餅中進毒。弒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之。韋后及上官婕妤。武延秀。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五

等皆伏誅。屍韋后於市。諸韋襁褓無免者。上官儀女。名婉兒。配入掖庭。辨慧能文。明習吏事。武后寵之。使掌制命。拜為婕妤。武后崩。中宗復位。婉兒黨於武氏。與武三思通。復薦之於韋后。后益寵幸。勸韋后襲武后故事。改易制度。誅戮大臣。與武三思及駙馬武崇訓。宗楚客等。表裏擅權。請謁受賄。降斜封。墨勅。官數千人。立婕妤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公卿。往往從之。遊以求進取。景龍二年。以上官婕妤為昭容。及韋后弒中宗。昭容謀草遺制。立太子。以皇后知政事。及臨淄。

王隆基起兵討韋氏遂被殺

論曰。韋后要房陵私約。為司晨先券。復碎之後。踵脩積醜。其所由來漸矣。敗衞弛轡。奔馬莫制。卒从其手。雖惡婦蒙街。更何益哉。婕妤便佞。附狗屠龍。陰陽一大變矣。

永興

卷之十一 大逆

三七

王敦滅親叛主

晉永嘉中。敦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杜弢之亂。敦兄澄。名冠海內。為荊州刺史。敦以名出澄下。誣與弢謀。反殺之。及杜討平。敦進為鎮東大將軍。督江揚荆湘。交廣諸州軍馬。潛蓄異圖。驕橫莫制。敦從弟稜。苦諫之。敦怒。密使人激其叛。將殺稜。剛懷陰狠。宗族疆戚。故成篡志。晉元帝永昌元年。敦舉兵反。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改易百官。然後還鎮。元帝崩。明帝大寧元年。敦移屯姑熟。自領揚州牧。與足王含及錢鳳沈充等俱反。水陸五萬。奄至。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遣將軍段秀等大破之。敦遂憂歿。斬鳳及充。傳首建康。發敦屍。跪而斬之。敦黨悉平。論曰。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則致驕疾。王敦以江南地望。兄弟持衡。遂起叛亡之逆。勢使之然也。蓋亦有天性焉。殘滅骨肉。眼白多殺傷。雖蒙街亦未償其暴。此王導所以有可罪也。

永興

卷之十一 大逆

三七

柳燦輔賊負國

唐昭宗時，朱全忠劫遷帝於洛陽，柳燦附之，遂以為相。燦性傾巧，為全忠腹心，恣為威福，譖殺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凡門胄高華，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殺之於白馬驛，投尸於河，遂有清流之禍。天祐二年，全忠弑帝，欲急受唐禪，使柳燦與其黨蔣玄暉、張延範等謀之。燦欲先加九錫，全忠大怒，以為燦觀望，懷異，車裂廷範，玄暉於都市，斬柳燦於上東門。燦臨刑，仰天自呼曰：負國賊柳燦，死其宜矣！遂滅

族

宋史 卷之十一 大遼

三九

論曰：燦以豺翼虎，卒為虎啖，滅族殞身，仰天自憐，乃有頌過之言，嗚呼！殺百燦兮，何足贖白馬之冤。

李勣立武亂唐

唐太宗貞觀中，李勣為行軍大總管，專任征討，甚寵任之。嘗有疾，帝為剪鬚合藥，帝崩，遺詔高宗以勣為左僕射。高宗永徽五年，帝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欲立為后，大臣褚遂良入，皆苦諫，勣解疾不入。及他日私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為后，褚遂良等固執以為不可，此事庸可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及武后立，廢帝號于，滅唐為周。歷中宗、嗣聖元年，勣孫李敬業起兵揚州，傳檄討武氏。

宋史

卷之十一 大遼

四

之亂，為武后所殺，追削李勣官爵，發塚斷棺，復姓徐氏。

論曰：勣唐功臣也，賜姓李，人主至為剪鬚合藥，際會隆哉。當高宗嬖武亂倫，不能成諫，逢君以怙寵，不幾一言而喪邦乎？勣為子孫計耳，未幾敬業舉兵而武滅其家，種棘自刺，藏刃自割，天道定乎哉！然吾於敬業有取焉，以幹蠱而敗家，當唾勣於地下耳。

周宋黃袍受禪

五代郭威爲漢侍中樞密使鎮鄴都留後督諸將以
備契丹漢隱帝乾祐三年嬖倖用事恨爲大臣所制
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史弘肇等遣供奉官孟業
齋密詔殺郭威事洩爲威所得因舉兵向內漢主承
祐出奔爲亂軍所殺威入城誅首惡者數人奉太后
臨朝欲立武寧節度使劉贄未果威將兵禦契丹至
澶州將士忽大譟曰天子須郭侍中自爲之裂黃旗
以遮威體呼萬歲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笏請奉
天_聖 皇

漢宗廟太后下詔授符寶遂卽皇帝位國號周改元
廣順殺贄於宋州廣順三年周主威歿世宗立顯德
元年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六年世宗歿太后臨
朝少子宗訓立加匡胤太尉歸德節度使聲言契丹
入寇遣匡胤率兵禦之兵至陳橋驛將士石守信等
聚謀曰主上幼弱不如册點檢爲天子相與羅拜匡
胤以黃袍加身衆皆呼萬歲擁之還汴廢宗訓爲鄭
王遷持太后於西宮卽皇帝位國號宋因以代周
論曰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輕重毫髮何其銖兩平也

元人曰汝國得天下以小兒亦失天下以小兒宋報
周元復以報宋軌往轍環作法固涼哉

宋史

卷之十一 大逆

皇

張彥澤賣國殺身

五代石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率兵拒契丹不戰而降爲契丹前導斬關而入宮縱兵大掠與閤門使高勳有怨殺其叔及其弟并殺宰相桑維翰等都城爲之一空迫晉主重貴草詔迎降左右皆流涕晉主使人召彥澤求援笑而不應徙晉主於開封府契丹主怒其專恣遂斬彥澤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勳乃剖心以祭灰者凡被害之家破腦取髓爭鬻其肉論曰賣國於夷俘主爲虜主泣求援臣笑而侮快怨

天史

卷之一 大道

聖

汝身

屠城欲族高勳高勳監刑反剖爾心孰謂天道不臨

劉黑闥鉏菜爲賊

黑闥彰南人少驍勇初事王世充使守洛陽世充建德所虜署爲將軍屢將奇兵克敵封東漢公及唐滅世充建德其故將有居間里爲民患者詔悉徵之于是高雅賢等懼誅謀亂因相與詣彰南約黑闥起兵昔黑闥方家居種蔬即殺耕牛饗衆定計聚衆襲縣據之自稱大將軍諸州響應兵勢大振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唐高祖武德三年黑闥自稱東漢王攻元唐遣秦王世民征之大敗奔突厥至饒陽從者數十人餒甚爲其將葛德威所執送唐斬之臨刑嘆曰我方在家鉏菜爲高雅賢所誤至此論曰彼鉏菜者去帝王遠甚甘心作賊然而後悔此班彪所以作王命論乎

天史

卷之十一 大道

四

魏博悍卒

初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選募驍勇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賞。以自衛。名外宅男。自唐藩鎮禍起。皆得自稱留後。故魏博之卒。日益驕橫。往往誅族。舊帥而易之。天子拱手而已。自史憲誠以來。五。六。十。年。皆聽命於牙軍。力不能制。唐昭宣天祐二年。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借朱全忠之兵。潛遣人入營。斷其弓弦。甲襟。合擊殄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論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唐自藩鎮不掉。故軍吏亦天吏。卷之十大逆 聖

得以長其傲。此上之人有以教之也。日坑八千。天之怨積惡甚矣哉。

陳友諒弒主爲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元至正十七年。會徐壽輝兵起。往從之。爲簿書。椽。領兵爲元帥。攻掠諸郡。友諒攻破龍興。壽輝欲徙都之。友諒恐不利。謀弒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驕奢無度。至正二十三年。我太祖諸將討之。大戰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貫顛而歿。其子陳理敗降。後有以友諒鏤金床進者。

太祖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奢靡如此。安得不敗。立命毀之。

大史 卷之十大逆 聖

論曰。按友諒功業已成。犄角。幾鼎峙矣。至其謀弒壽禪。是篡賊也。賊安能成大業乎。蓋天生此輩。爲我太祖作鸚鵡耳。鄱陽貫顛。摧枯拉朽。殆天授非人力也。嗚呼。皇明巍巍大哉。



天史卷之二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淫十九案

楚平王納婦鞭屍

平王楚靈王子名齋疾其在蔡也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王使伍奢費無極為之師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未至無極曰秦女好可自娶之為太子更

求婦平王乃自娶秦女無極得罪太子因怨伍奢乃

讒之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怨皆伍奢教之奢有二子他日助太子不能無望於王王囚伍奢欲召其二子誅之奢之子伍尚至伍員不至奢曰員不至楚其肝食乎楚遂殺伍奢及尚員走於吳為吳行人平王成昭王元年員帥吳王闔廬與唐蔡俱伐楚昭王出奔員掘平王之墓鞭其尸闔廬盡妻其後官吳士大夫盡妻其士大夫之妻三旬而後去

論曰棄疾以亂立以淫亾而不免鞭屍之禍無極逢

惡工讒卒亦不免於誅天道明威各以類應可不畏哉

天史

卷之二 淫

二

吳王闔廬淫楚後宮

吳王闔廬弑王僚而自立。從伍員之謀，大敗楚師。五戰而入郢，以班處官。三旬而秦救至，越句踐聞吳之在楚，亦起兵伐吳。吳遂引兵還。吳十一年，闔廬帥師伐越，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大敗之，使灰士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而還。闔廬遂歿於軍，命其子夫差曰：爾勿忘句踐殺爾父乎。三年，乃報越。

論曰：怨毒之與人甚矣哉！以淫報淫，以暴易暴，吳楚之怨淡而越得制其瑕，螳螂相角，無已時也。後吳越

夫史

卷之二 淫

三

構兵而楚乃稱霸

齊襄公內亂

春秋齊襄公，僖公子也。女弟為魯桓公夫人，公內姦焉。既嫁，夫人與桓公數如齊，襄公亂不止。桓公知之，怒夫人，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桓公於車上。魯人以為讓，公乃殺彭生，為魯除醜焉。是年冬十有二月，襄公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歸而為無知所弑。

論曰：春秋記桓公十七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因會樂而入齊，故曰遂，誌不謹也。桓之歿，其在敵筭時

夫史

卷之二 淫

四

乎齊襄內亂禽行，既無人道，至魯莊忘仇縱母，復有於師於防於毅之會，春秋特書不一而足，戒亂倫也。迨彭生現彘，身弑而嗣殘，則禮之於人國也大矣。

魯莊公割臂私盟

魯桓公為彭生殺於齊。公子同立為魯莊公。母夫人以殺桓公故，留齊不敢歸。莊公復娶齊女哀姜為夫人。婦曰叔姜，從生子開。哀姜無子，三十二年，莊公臺上見孟女而悅之，割臂而盟，許立為夫人。生子班，公愛孟女，欲立班為太子。問弟叔牙，叔牙欲立公弟慶父。問弟季友，季友請立班。公遂使人酖殺叔牙而立班。莊公卒，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叔姜子開，使圉人榮殺公子班於党氏。初，班亦嘗與榮爭戲，梁氏女有怨於班，遂自殺。時齊桓公稱霸，聞哀姜亂魯，召而殺之，以屍歸魯。

春秋

卷之二 注

五

論曰：余按魯世家，蓋三世淫報矣。魯惠公妾生子息，是為隱公。為公子時，娶於宋，女至而美，惠公奪以為夫人。生子允，惠公卒，聽公子揮之讒，允弑隱公而自立。是為魯桓公。桓公娶齊女，齊襄公淫之，公為彭生所殺。一報也。桓公生子同，是為莊公。公夫人哀姜淫

於慶父，殺公子班而立慶父。二報也。莊公割臂私孟氏女，生班，班亦與圉人爭，梁氏女而為所殺。三報也。雖天之禍淫，歷歷不爽，而淫氣所結，綿汙數世，或亦家法乎哉！貽厥孫謀，可不慎歟。

春秋

卷之二 注

六

衛宣公奪婦

衛宣公蒸於夷姜。生太子伋。伋娶齊女美。未入室。宣公讒而納之。更爲太子娶婦。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常心惡而欲廢之。予太子以白旄。使於齊。而令盜遮殺白旄者。且行。子朔之兄壽知其謀。不忍。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欲殺。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盜白旄先往。以代太子。盜見白旄果殺之。壽歿而太子伋後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以報

天史

卷之二 注

七

宣公宣公立朔爲太子。國人不平。逐朔而立伋弟黔牟。衛終亡。

論曰。禍有慘於自殺其子者哉。殺一子而二子爭歿焉。謂非天乎。宣公殺伋。非殺子也。姦奪妻也。壽代伋歿。非報兄也。仇亂母也。禍以姦成。倫以淫滅。天之巧報也。亦嚴且當矣。新臺之詩。所以悲有泚乎。當與平王鞭尸之報參觀。

明皇納壽王妃致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册壽王妃楊氏。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天寶四年。玄宗注意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悅之。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潛內宮中。寵遇異常。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四年八月。遂以太真爲貴妃。贈其父楊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錡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奉朝請。封國夫人。從祖兄釗。善樗蒲。出入禁中。賜

天史

卷之二 注

八

金紫。更各國忠爲司空。領四十餘使。貴震天下。貴妃寵冠後宮。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飛送。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看女却爲門楣。貴妃寵胡人安祿山爲假子。出入宮掖。醜聞於外。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玄宗奔蜀。楊貴妃及國忠等皆伏誅。于是盜賊蜂起。屠滅郡縣。不可勝計。太子即位於靈武。唐室遂衰。

論曰。玄宗初政。天下想望風采。似亦有爲主也。及後

果杲日出為月所食而眾星宵亂矣。語云馬蹏躓車。惡婦敗家床第之言三世不安明皇之謂矣。

宋史 卷之二十一

九

三女滅密

國語曰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婦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久而不獻。一年。王滅密。論曰。女陰象也。女之美則陰蔽矣。陰蔽而陽消矣。治亂之所以生也。維國曰女戎。維家曰婦索。三女成姦。密母其知道歟。

宋史 卷之二十一

十

齊懿公奪驂乘妻

懿公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其為公子時嘗與丙獸之父獵爭怨及即位斷丙獸父足而使丙獸僕閭職妻美納之宮中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丙獸與職浴戲職曰斷足子獸曰奪妻者兩人怨謀遂弑懿公於竹中

論曰則其父而御其子奪其妻而近其夫欲不亡得乎然商人弑君有天道焉不徒禍淫也

天史

卷之二 淫

士

陳靈公衷衣伏弩

春秋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夏姬者陳大夫徵舒之母也靈公嘗衷夏姬之衣戲於朝大夫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効焉公不聽復殺泄冶十五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姬家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聞之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奔魯為人所殺

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靈公衷衣而戲南冠即淫君臣之大倫蔑矣單襄公所以知其凶也

天史

卷之二 淫

士

齊莊公登臺被弒

莊公齊靈公子名光為靈公所廢大夫崔杼迎而立之初棠公妻好崔杼取之莊公與之通數如崔杼家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嘗欲與晉合謀襲之不得間公筮宦者賈舉舉怨公遂為崔杼間以報怨正月昔子朝齊公饗之崔杼稱病公問崔杼病遂從其妻妻與杼謀閉公不得出登臺而請解不許遂射殺之論曰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然則杼過乎哉曰此為臣道訓也夫天道則直報之其使杼能弃妻而逃不

齊東

卷之二

十三

為公臣則完矣天豈無殺淫君之手哉

周幽王一笑傾城

按周太史伯陽曰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自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之殺與去之皆不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龍亡而滌在積焉及夏商傳此器不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能除使婦人裸而譟之滌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遭之遂孕無夫而生子懼弃之於路及宣王時有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適有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

齊東

卷之二

十四

妖女啼於路哀而收之亡奔於褒女長而美後褒人以有罪入其女於王以請贖以女子出於褒也故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周制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諸侯皆來援王欲褒姒笑乃大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遂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諸侯益亦不至有號石父者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為卿幽王九年太子宜臼奔申王欲殺太子求之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乃

與鄆人召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擄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共立宜臼爲平王。東遷於維維。周室遂微。

論曰。蔡降於廷。夏書近怪。誠有之乎。厚積三代之淫氣。至周始發。毒焉。其天數耶。非也。褒姒不寵。老官中耳。何能妖人。廢嫡立褒。而後淫氣得而報之矣。女戎何代無之。無如王之不御。何。吾不欲人之援詭怪以自解也。

天史

卷之二

十五

晉厲公外嬖致禍

晉厲公多外嬖。鄆陵之勝。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而嬖於厲公。嬖人夷陽五。長魚矯。皆有寵於公。卻擊卻錡奪其田。咸怨之。樂書又怨卻。至不用也。遂敗楚師。乘間使楚公子茂告公曰。鄆陵之戰。實望吾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有焉。試使卻至聘於周。樂書使周見之。以實其言。公疑之。信焉。遂怨卻。至八月。厲公獵。與姬殺禽而飲。卻至以豕進。寺人奪之。卻至射殺寺人。公怒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公曰。然。胥童夷陽五以兵八百人。襲殺三卻。又欲殺樂書。不果。遂使胥童爲卿。厲公遊嬖人匠驪氏之家。樂書中行。偃襲捕厲公而弑之。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胥童等伏誅。迎立周爲悼公。至晉平公元年。亦盡滅樂書宗。

論曰。左傳。卻至獻楚捷於周。驟稱其伐。單襄子曰。溫季其亡乎。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是年而晉殺三卻。固不在美男被老之時。知有翼門之禍矣。備聽成好故。

龜不可煬也。

天史

卷之二十一

七

呂不韋嫖毒春申君。

秦昭王四十二年，以其太子安國君之中男子楚質於趙，時燕攻邯鄲，于楚久趙，禮衰困乏，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遊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以五百金結楚歡，齎千金西入秦，為之遊說。昔太子愛姬華陽夫人，無子，以不韋力得立楚為子，不韋取邯鄲歌姬與居，有身，使于楚，見而悅之，因釣奇以獻其姬，及期生子政。于楚以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于楚與不韋謀去趙歸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孝文王，子楚為太子。一年，孝文王薨，于楚立為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太子政者，不韋進姬所生子也。計二王共立四年，薨，而及太子政，疑不韋有力焉。是為始皇，始皇幼，以不韋為相國，號仲父，進姬為太后，太后與不韋私通，及始皇壯，太后淫不止，不韋乃私求大陰人嫖毒者為舍人，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拔鬚眉，納之宮中，為宦者，日夜侍太后，與不韋淫亂，太后又有身焉。當是時，不韋家僮萬人，食客三千餘人，嫖毒家僮亦數千人。始皇九年，有人告嫖毒謀反，與太后

天史

卷之二十一

六

通事連相國呂不韋於是秦王下吏治夷嫪三族不
韋飲醜而於秦亦夷其族先是楚有黃歇者游學博
聞事楚項襄王有功封於江東爲春申君能下士食
客躡珠履者三千人楚王無子歇私幸李園女弟有
身進楚王生男立爲太子王貴幸李女李園用事如
春申君恐洩其謀陰伏刺客於棘門之內斬春申君
使吏滅其家

論曰不韋居人爲貨借色穿窬子母之術大矣哉卒
至器滿身滅則亦亡其本矣嫪毒拔釐春申進李何
淫報之相踵也

天史

卷之二

九

楊貴妃兄弟驕淫

貴妃楊玄琰女也開元初册爲壽王妃玄宗聞其美
納之宮中號太真遂以爲貴妃妃肌肉凝膩神彩光
艷帝寵昵之後宮無與倫者兄釗不學無行素善樗
蒲能揣摩人意上見而悅之恩幸日隆一歲遷十五
使帝更名曰國忠位至司空與弟錡錡皆任近要妃
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嬖出入宮掖并承恩幸
封韓虢秦國夫人賜第京師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
輸千萬國忠與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三夫人從幸

天史

卷之二

一

華清皆會於國忠策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
十家之產或并轡走馬不施帳幕道路爲之掩目凡
楊氏五家各爲一色衣以自別五家合隊燎若雲錦
國忠仍以劍南節度使旌節引於前車馬僕從充溢
坊衢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嘗謂人曰吾本寒家
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終不能致令名不
如且極樂耳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本以胡人爲上寵
貴妃悅而幸之嘗以錦繡爲大襜褕與之宮中名爲
貴妃洗兒上賜金錢厚命國忠姊妹皆與祿山敘

兄弟故祿山出入禁中。通宵不出。醜聞於外。遂致天寶之亂。天寶十四年。祿山反。帝出奔蜀。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及親近宦官宮女出延秋門。其皇孫妃主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中外大擾。至咸陽日中猶未得食。命軍士散詣村落求乞麥飯。諸妃主以手掬之。須臾而盡。夜半至金城縣。民逃。驛中無燈。帝與軍士相枕以臥。貴賤無復辨。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日中無食。皆憤怒。以禍由國忠。遂於馬上殺之。及三國夫人以鎗搗其首。陳玄禮劫帝縊貴妃於驛庭。楊氏

天史

卷之十一

主

滅軍中皆呼萬歲。

論曰。蓋聞情者弱骨之媒。愛者醉心之藥。星眸粉黛。名爲伐性之斧斤。狐媚嬌癡。號作登床之機杼。況假合能得幾時。玉質朱顏。轉眼而雞皮。雀髮好醜。原同一味。金床象枕。回頭而骨冷魂銷。愚者沉焉。達者笑之。故琴瑟取諸關雎。樂而不淫。床第戒於牝雞。禮以坊。乃有唐關多穢。兆自開邦。兄收弟婦。有忝日角之雄。君子納父姬。忽代月升之女主。點籌借箸。投子聞聲。此皆歷代醜踪。續述祖武。亦不爽矣。逮至玄宗。

恣情漁色。納子婦而號太真。寵妃姊而封列土。華清水滑。凝脂流合。歡之香繡。嶺塵飛。連騎貢側生之笑。堂開錦繡。排甲第於雲霄。門列祭戰。擲泥沙於金玉。或聯鑣。則雲錦迷天。或狎坐。而珠璣滿地。雕麟織鳳。羅紈窮天女之工。玉鱗冰鱗。水陸盡窮民之血。以茲淫風相煽。陰氣乘權。蛾眉嬌妹。鴛鴦入鵝鴦之羣。碧眼胡兒。虎豹結狐狸之黨。洗兒之金錢一入。漁陽之鼙鼓忽來。鳳輦雲奔。馬嵬塵起。路傍弃霓裳之寶器。道隅走乞食之王孫。遂使螻蛄頸投。縶羊頭。貫槩七女。

天史

卷之十一

主

秘約化爲冷煙。三峽淋鈴。魂消夜雨矣。不亦悲哉。然後知玉碎香殘。前日之珠翠也。羯鼓征塵。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麥飯。前日之珍羞也。以鎗搗首。前日之劍南旌節也。樂極而悲。來物窮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電光富貴。性不以情移。而識不以愛亂。蓋審於濃澹久暫之間。不以彼易此也。

武三思穢亂唐宮

武三思者，武后之侄，則天初廢帝，欲傳位三思，狄仁傑以姑侄子母執親，遂不果。卒以三思為內史。唐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二張既誅，中宗復位，以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官人上官婕妤黨於武氏，為之先容，故復以三思為司空。婕妤奸辯，慧能文，與三思通，復薦之於韋后。帝嘗使后與三思、雙陸，為之點籌，故三思得與后通，出入宮掖。武氏之勢復振，遂封張柬之等為五王，而後殺之，以宗楚客

天史

卷之二 注

三

周利用等為耳目，時人謂之五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攻三思及其子崇訓，皆成。景龍四年，韋后與上官婕妤為臨淄王隆基所誅，復暴三思尸於市。論曰：中宗狗房房陵之盟，復辟奉婦，已無陽綱矣。至於筐傾管覆而不能制，卒成其手，蓋陰孽為疾，除之不足，唐室穢運未終耳。龍盡狗來，倏焉傾覆，語曰：寵臣不敵軒信矣夫。

張昌宗兄弟伏誅

武后既亂唐為周，廢帝配子，內行愈不正。張昌宗易之，昔年以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皆為武后所幸。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計。武承嗣、三思、宗楚客等皆候其門，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改控鶴監，以易之為奉宸令。每內殿曲宴，太后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雀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稱為子晉後身。又曰：蓮花似六郎，兄弟競尚豪華。中外劍目，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公行，有選人姓薛，以

天史

卷之二 注

三

金五千兩賂之。昌儀以屬天官侍郎，後失其名，遂舉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其權如此。嗣聖十八年，封昌宗爵鄴國公。神龍元年，后不豫，張柬之舉兵討亂，詣東宮迎太子，斬昌宗，易之於廡下，梟首藁街。論曰：明月作晝，眾星自出，陰氣淫賊，玄狐入室，汗泥涅澤，妄擬蓮花。五王舉義，拔根抽芽，以丈夫之妾婦事女子之官家，豈偶然哉。吁嗟兮，黃臺之瓜。

和士開佞寵

和士開為齊黃門侍郎。以善握樂彈琵琶有寵於胡太后。出入臥內。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高歡請出之。士開以美女珠簾結定遠為援。遂殺歡。以士開為尚書令。與官婢陸令萱。穆提婆相依附。為之養子。威權日盛。朝士干進無恥者。呼為假父。士開嘗傷寒。醫云當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飲。而盡其好佞如此。天元五年。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陸令萱穆提婆為周

天東

卷之二 注

五

所殺

論曰。情之所不為者。君子有以耻之。吮癰舐痔。嘗糞拂鬚。為之甚。而當之無愧。何哉。曰。求富貴也。夫內為人之養子。外必為人之假父。譬如放債取償。以利牟利也。他日琅邪之誅。與竈俱焚。則獲罪於天耳。

丹陽太守妻徐氏報冤

獻帝時。吳丹陽太守孫翊。為其督媽覽。承戴員所殺。妻徐氏甚麗。覽欲逼而納之。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呼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所恩養者二十餘人。與盟殺覽。及晦。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服。艷衣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若得意者。覽密覘之。果不復疑。因呼高嬰匿室中。使人召覽入。遂殺之。即率餘人就外殺員。徐氏還衣。縋經奉二人首。以祭翊墓。吳孫權

天東

卷之二 注

五

聞之震服。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二將為牙門將軍。論曰。士君子當途窮志變。賣君父以苟全者多矣。即能奮志以死。而博一節義之名。猶寥寥也。徐氏婦人耳。全身而報仇。能不落人手而甘心焉。其智勇過人遠矣。嗚呼。殺人而淫其室。天之所殛。徐氏殆憑之歟。

元順帝淫奢

元至正十三年，以哈麻為右丞，哈麻姦邪傾巧，以淫術媚於上，有西番僧善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有僧伽璘，真善秘密法，皆以淫戲為樂，哈麻進之於上，上習之，嘗謂上曰：陛下尊富極矣，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帝大悅，詔以西蕃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美女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於其法，廣擇天下女，以承淫樂，君臣縱欲，男女裸處，羣僧出入無禁，醜聲外聞，帝性巧，善制，製龍舟於內苑，長一百二十尺，行舟，龍首尾，眼爪皆動，遊戲山海，於宮中晝夜不息，時中原大亂，天變屢作，龍闕於樂滿江，天火燒萬餘人，天鼓鳴於絳州，空中有戰鬪聲，大都晝晦如夜者旬有五日，至正二十五年春，日傍有一星，一星，山東赤氣千里，我

明太祖洪武起兵滁陽，所至皆款，元主北奔，遂以亡滅。

論曰：天寒冰霜，陽道閉藏，夷狄百年，盤據我邦，長夜

大明日月頓光，腥羶一掃，我武維揚，人紀天道，禮樂孔彰，峻極於天，悠久無疆。

天史

卷之二 淫

五

天史卷之三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殘 三十六卷

蚩尤

蚩尤姜姓炎帝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

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

顛。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虐。出炎水。登九淖。以攻炎

帝。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命師攻之。戰於涿

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

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中冀。因各其地為絕轡之野。

論曰。嗟乎。害氣伏陽。天開殺伐。疑戰萬年。玄黃其血。

君子慎之。於扶抑間矣。

舜極四凶

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

奇。檮杌饕餮。皆惡獸也。能為人害。故天下之人。目為

四凶。沒諸四夷。以禦魍魎。故虞書曰。賓於四門。四門

穆穆。無凶人也。堯七十有一載。殛鯀於羽山。放驩堯

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四罪而天下

咸服。

論曰。書契在唐虞者。不可考也。故四凶之惡。無聞焉。

自餘方命圯族。治水績用弗成。堯北崩。罔上共工氏

天象 卷之三

二

觸天。女媧補之。三苗遺種。至今在。詎可盡信乎。姑闕

而不論云。

桀紂

夏桀名癸，貪狼無道，能申句鐵，負其材力，不務德武，傷百姓，伐有施氏，得妹喜而嬖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床，行淫縱樂，殺諫臣關龍逢，召湯囚之，夏臺湯修德，諸侯皆歸，率兵以伐桀，桀走南巢，放而從湯，乃踐天子位，代夏以有天下，國號商。

衛傅二十有八，主而生帝辛，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

敏，明功過人，甚諫飾非，愛妲己，作新淫聲，并里舞，酒

池，南沐，使男女保逐，為長夜之飲，縱淫樂，重刑辟，百

未幾

卷之三

三

姓，顛然為炮烙之刑，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

并囚西伯，賂以美女奇貨，釋歸，西伯陰行善，天下三

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西伯卒，不伐紂，子發立，是為武

王，天下叛殷，會周者八百，紂又淫亂不止，殺王子比

干，剖其心視之，微子去，箕子佯為奴，民為之歌曰：天

曷不降威，時日盍喪，紂聞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暴虐滋甚，武王乃率天下諸侯伐紂，紂發兵七十萬

人，距武王，皆倒戈，反，開周，二月甲子，紂走鹿臺，衣珠

玉自焚，死。

論曰：當桀之暴也，不知其有南巢也；湯放之，見天道

焉，然遂以此王天下，君臣之間，一大變哉，而德盡數

終安得無鹿臺之子孫耶？武又步其後轍矣，得失之

於子孫何若券也？子歷數夏殷，惟周享年八百，孔子

曰：文王可謂至德也已矣，吾從周，然而天道於此，淡

焉矣。

焉矣。

未幾

卷之三

四

秦始皇無道

秦始皇名政。秦莊襄之子。呂不韋之姬所生也。鷲鷹
 豺羆。剛毅深矣。初并天下。以咸陽不堪居。起七十餘
 萬人。築阿房宮。連絡三百餘里。惡先王之道不。便用
 李斯謀。焚書坑儒。鑄金人十二。聚天下之兵。築長城
 以避胡遊。四海求不。死藥。頌功勒石。自以萬世有。天
 下也。二十六年。有使者夜行。過華陰。鬼遺使者璧曰。
 爲我遺瀟池君。今年祖龍死。明年巡東海。至琅邪。西
 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丞相斯恐變。爲置屍輶涼
 車中。載鮑魚。以亂其臭。通宦者趙高。殺太子扶蘇。而
 立二世。二世爲高所弑。傳位子嬰。項羽入咸陽。燒秦
 官闕。殺嬰。亡秦。計十四年而國亡。
 論曰。吾讀太史公秦本紀。乃知秦之惡積深矣。習戎
 狄之行。弃禮樂之化。自商君刻深。至政而愈振。焉棄
 天滅人。古未有者。厥未寒而地分。至二世而督責愈
 力。欲不亡得乎。嗚呼。鬼物遺璧。賊臣滅宗。天之示報
 亦彰矣哉。

項羽烏江自刎

項羽名籍。楚將。項燕後。長八尺。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秦亂。殺守令。起兵。立楚懷王孫心爲義帝。暗啞叱咤。
 萬夫皆廢。所過城邑無不屠滅。殺楚卿子冠軍宋義。
 坑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
 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寶貨婦女而東。自立爲
 西楚霸王。背約不王。漢徙義帝於長沙。陰使其將季
 布殺之。數敗漢。多殺傷。雖水爲之不流。漢五年。圍羽
 垓下。兵散。漢皆楚歌。羽夜飲帳中。悲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泣數行下。冒圍走。陷大澤中。東渡烏江。曰。
 天亡我也。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遂自刎。漢將王翳取
 其頭。餘騎蹂踐。爭割。分其體爲五。項羽遂亡。
 論曰。羽重瞳絕力。用兵若神。亦人傑哉。乃功成。絀主
 滅信。好殺。欲以人力服天下。不亦悖乎。雖然。秦惡極
 矣。非羽不能報也。天生羽以報秦。復生漢以收羽。則
 羽之材。亦天授也。然則君子當用天而不爲天所借。

齊湣王驕暴擢筋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喧正議。斲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於是使樂毅約趙。嚮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齊城。未平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楚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濰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論曰。齊自伐燕之亂。五旬而舉者。至是殆三十年矣。

至湣之驕殘。一舉而墟其國。天道好還。詎不信耶。迨一傳而至建。松柏與歌。其國遂滅。然則強弱盈虛。更迭為之矣。

天史

卷三

六

白起坑卒

白起善用兵，為秦昭王將，封武安君。攻趙長平，報上黨之怨也。趙受反間，以趙括代廉頗將，屢戰不利。秦遮絕趙糧道，降趙卒四十萬人。起恐為亂，挾詐而盡坑之於長平，血流成川，沸聲若雷。前後斬首虜無計。趙割地以和。明年秦復攻趙邯鄲，遣起不果行。秦王怒，賜起劍自殺。死之日，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矣。長平坑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是足以死，遂自殺。

天吳

卷之三

九

論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弱鳥投人，猶為依依，一日而坑四十萬，為造物何。至引天自咎曰：是足以死，然而亦已晚矣。

商鞅作法自弊

商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為中庶子，魏不用。西游秦，因孝公寵臣景監求見，說以疆國變法之令。變刑尚功，逆民反古。令既具，立木於南門。予徙者五十金，以示信。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數。太子犯法，黜其師公孫賈，刑其傅公子虔，又劓之。民始趨。令為大築冀闕宮，廷於咸陽，自雍徙都。令民父子兄弟同室相禁，用連坐告姦之法。有弃灰，偶語腹誹之刑。決獄，渭水盡赤，積案滿道。民無完膚。雖日富強，而

天吳

卷之三

十

民不堪命，行之數年，鞅伐魏，欺虜公子卬，盡破其軍，魏獻河西之地。秦封鞅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太子秦惠王立，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主曰：商君法嚴，舍人無驗者坐之，因不納。商君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因走魏，魏弗受。曰：商君秦之賊，弗歸不可。遂內之秦。惠王車裂商君於市，滅其家。

論曰：先王知人情之不可以法治也，養老恤孤，尊德序禮，而民猶不返古。至於刑罰，羈縻之而已。嘗按商

君開郡縣阡陌後世亦有便之者但陰狠峭淡操之太急是欲以秋冬之氣治天下者求陽和得乎故作法自裂而秦亦以亡天下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天史

卷之三

七

晉司馬氏自剪宗親

晉武帝司馬炎篡魏自立因懲魏孤立之敝欲大封宗室以自強故兄弟皆封王假節授以大郡得督中外軍事國中長吏皆許自選及武帝崩傳位惠帝趙王倫以平賈后之亂自爲相國加九錫殺淮南王允及諸大臣永寧元年遷帝於金墉殺太孫滅倫自稱皇帝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迎帝還宮收倫及其子皆賜死凡內外殺十萬餘人

天史

卷之三

七

齊王冏以平趙王倫之亂自爲大司馬輔政加九錫與穎顯相圖驕奢宴樂不入朝省坐拜百官雙龍用事外中失望河間王顥聽長史李含之謀表陳冏罪請徵長沙王又討冏以成都王穎輔政遂使張方舉兵趨洛陽又入宮奉天子攻冏斬之是日大戰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

初河間王顥以李含謀欲齊王冏殺長沙王又而後討之廢帝立穎因乘便圖穎自立不虞又遂誅冏不如所謀因嫌又居內有功不得逞其欲顯與穎遂表又爭功擅政請遣又還國乃以張方陸機爲都督將

兵二十餘萬向洛陽帝軍入芒山張方入京城大掠
處者萬計東海王越收又使張方灸殺之穎入京自
為丞相尋還鄴

司馬頤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穎僭侈日甚東海
王越奉帝征穎檄召四方兵十餘萬東安王司馬繇
勸穎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帝頰
中三矢侍中稽紹歿之穎執帝入鄴改元殺東安王
繇及幽并兵至奉帝御轎車還洛陽倉卒南奔至於
貨黃門錢三千為帝道中買飯帝甚履納從者之履

宋史

卷之三

三

窘敗無策遂為張方所劫遷帝於長安後官府藏為
軍掠盡太宰頤廢穎以越為太傅惠帝光熙元年穎
據洛陽復謀叛為長史劉與所誅

初頤與張方劫帝司馬越傳檄討張方使人說太宰
頤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疆頤不從及頤殺張方
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將初弘帥師攻之頤逃
入太白山帝遂東還內外皆服於越越自為太傅錄
尚書事帝中海崩越召頤未至為南陽王模所殺後
永嘉五年劉曜寇長安模出降亦為曜所殺

司馬越以討張方之亂奉帝東還政由已出惠帝既
崩懷帝永嘉元年二月越殺故太子清河王覃及忠
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數十人使將軍何倫領東海
國兵數百人入宿衛倫因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帝亦
惡越專權密詔苟晞討之越遂憂歿以喪還葬東海
石勒帥輕騎追之戮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
天下報之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漢遂
陷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入宮大掠殺太子詮
等廢掘諸陵焚官廟府寺貴臣宗室死者數萬人劉

宋史

卷之三

四

曜自納羊后遷帝及六重於平陽晉室遂微
論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束箭難
折孤掌不鳴王者有親親之經所以為盤根固本計
耳典午氏以偏反交兵引虎入室卒至天下土崩亦
各不得其死作法可不善乎

晉景公膏肓入疾

左傳。魯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巫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遂死。遂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論曰。宿寃之報。古有然矣。或曰。鬼果有知者。或曰。心氣之所召者。吾嘗見人有虧心之行。多致奇疾異祟。至於懸符以辟邪。媒巫以賂鬼。而現世得報焉。然亦有殺人而享長壽者。何耶。豈鬼亦有靈。不靈耶。抑將有所待取。

吳主嗜殺

三國。吳主孫皓。每宴羣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劊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晉王濬上疏武帝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願陛下無失事機。晉咸寧五年冬十一月。大舉兵分道伐吳。吳將迎降。遂滅吳。執皓。論曰。皓乘江東三世之資。恣其凶暴。以狂藥飲人。而得罪於天。禁紂何加焉。室青蓋入。平朔開。雖天運有終。而樓船鐵鎖固。皓爲之。鸕獺也。他日語足折充。佞能卒歲。後猶稱其才也。不足觀矣。

嚴延年母識天刑

延年漢宣帝五鳳元年為河東太守陰鷙酷烈冬月論屬縣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端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生全愚民願乘刑罰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以誹謗弃市

論曰有此母乃有此兒天何以報此母乎天道無親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七

唯與善人蓋延年之暴非母所得掩者故仁人乃能事親

李廣終身不侯

漢李廣功高數奇終不得侯一日謂術士王朔曰廣部下皆中人耳借廣力封侯者數人廣卒不封豈相不當侯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之或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誘降八百人皆同日殺之至今為恨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先廣以罪失位出獵至霸陵霸陵尉不為禮廣銜之後廣復位為將軍以術取尉置麾下殺之漢元狩四年廣同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夫道當斬亦引刀自刎

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八

論曰廣善射得士卒死力稱漢飛將軍報怨殺降禍量固不弘哉功高不侯既殺身而滅名至李陵臣虜而宗遂滅天之報廣若或過焉然而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君子已言之矣

齊桓公殺弟糾

左傳齊襄公私文姜殺魯莊公為無知所弑國中亂
 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魯侯伐齊納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使鮑
 叔帥師取子糾於魯殺之於生實以管夷吾為相稱
 霸焉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蕪生昭公番密姬
 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原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薦羞於公亦有寵公復許之立武孟周襄王九年十
 三月乙亥桓公卒五公子爭立相攻宮中空莫敢棺
 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於戶易牙與寺人貂作
 亂殺羣吏而立武孟至十二月乙亥乃棺辛巳夜殯
 焉武孟二月死宋襄公以諸侯兵納公子昭是為季
 公季公卒弟蕃殺季公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卒
 弟商人復弑昭公之子合而自立是為懿公懿公被
 弑齊人乃迎衛姬公子元而立之齊禍始平
 論曰甚矣天之禍淫也淫者陰氣陰則殺傷隨之故

齊襄內行不修身死而亂及子孫生實之殘天其以
 報襄乎至桓以殺弟稱霸陰孽成疾種及庶子一死
 而內亂如糾之死者三焉嗚呼尸虫出戶床第之流
 風乎偏反之遺臭乎

唐太宗柴血三朝

唐高祖李淵有三子。長曰建成。仲曰世民。季曰元吉。惟世民英武絕世。有帝王度。人皆歸之。高祖起兵關中。皆世民力。故卒成帝業。淵以建成實居長。立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內外征伐。世民實任之。因以平薛仁果。王世充。竇建德。宋金剛。劉武周。劉黑闥等。前後親歷百戰。世民功多焉。元吉素多凶德。建成長而無功。構隙相傾。以危世民。武德九年。建成夜召世民飲而醜之。吐血數升。得解。上謂世民曰。

太宗

卷之三

三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吾將遷汝居洛陽。如漢梁孝王故事。將行。建成元吉謀留之。不得往。又散遣秦府驍將以益諸軍。忌尉遲敬德勇。譖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以上命逐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等。秦府智勇。驅遣將盡。相與謀殺世民。益急。是時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數人。勸之。決計。六月四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元吉建成亦皆勒兵入朝。至臨湖殿。世民追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

吉。上聞。幾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遂降手勅。內外諸軍皆受秦王節制。以世民為皇太子。乃更殺建成。元吉。諸子十人。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秦王即位。是為太宗。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謀反。魏王泰亦謀相傾。帝不知所立。因自投於狀。舉刀欲自刺。褚遂良止之。遂立晉王。而幽諸子於遠州。及高宗朝。武后大殺宗室。滅太宗子孫殆盡。

太宗

卷之三

三

論曰。手足而生疔毒。良藥敷之不痊。則潰及腹心。割瘡斷肉者。輕重之執也。太宗不殺兄弟。兄弟必殺太宗。太宗亦而元吉復謀吞併。則宗社亡而民神無主。天下治亂之大關也。鴟梟破斧。何累東山。所以有間然者。誅其身而復夷其後。彼孰非高祖之子孫乎。他日太宗兩子相謀。親見其事。投床拔刃之時。雄心盡矣。蓋猛虎萬物咸伏。而不能不受害於毛間之蟲。力之所不能及也。當時武氏已在後宮。形之識卜。得非巢刺之禍兆。其幾乎黃臺瓜盡。始於豆釜箕。然此周公蔡仲之封。為不可及也。已。

齊蕭鸞滅宗

南北朝齊蕭鸞既殺諸王遂弑其主而自立以兄子
暹光為揚州刺史立寶卷為太子鸞有疾以近親寡
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五人欲盡除之暹光力贊以
為當以次施行每屏人語畢鸞遂索香火鳴咽流涕
明日必大有所誅遂殺河東王鉉等十人太宗世祖
及世宗諸子皆盡鸞姐寶卷立臨喪大笑以羣臣為
賊與左右刀初殺大臣江祐注祀蕭坦之等常以夜
至則更鼓聲四出來光照天幡戟橫路遇人則立殺
之嘗至沈公城有孕婦臨產不能避因剖腹視其男
女士民驚震樵蘇絕路又好擔幢戴金薄帽着織成
袴褶乘馬驅馳晝夜不息大起芳樂玉壽等殿窮極
綺麗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
生蓮也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與潘妃在宮為市巫覡
詐云見先帝大頭遂縛菰為高帝形跪斬之懸首苑
門及梁蕭衍起兵入建康寶卷以金銀為鏡飾以孔
翠騎馬官殿遊戲如常雕鏤雜物督工倍急左右御
刀法珍等謀為內應寶卷方在合德殿調笙歌遂入

齊書

卷三

斬之謚為東昏侯誅法珍及潘妃盡滅齊宗室而梁

代

論曰寶卷為蕭鸞之子鸞之所以為卷慮者悉矣當
其索香火流涕之時惟恐高武子孫有一之不盡為
吾後患而不知為後患者非高武子孫也不過代蕭
衍先為屠滅耳出爾反爾胎謀燕翼夫豈有毫厘之
爽哉

齊書

卷三

呂后殺戚夫人

呂太后漢高祖妃也剛毅有謀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出后力生孝惠帝為人仁弱高祖嘗欲廢之而立戚姬子如意賴留侯不果高祖崩后囚戚夫人醜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去眼燬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孝惠感憤崩后稱制自臨天下封諸呂為王女弟呂嬃為列侯以所幸審食其為丞相使呂台呂產呂祿統南北軍又以呂女故殺趙王友趙王恢三月被還過軹道旁見物如蒼犬據后腋中不見

天史

卷之三

三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斷其腋時見戚夫人若追索者呂后四體潰裂暴崩諸呂欲作亂用平勃謀入北軍軍皆左袒朱虛侯劉章誅呂產捕斬呂祿等而皆殺呂嬃諸呂俱族審食其為淮南王所殺至後漢光武時赤眉掘后陵辱割之而去論曰呂后雖龍也開國乘運配天而出間氣之在陰者歟使平勃不驩漢天下其未可知也觀其醜殺如意糟戚姬則一毒婦人耳戚曰使呂為鼠吾當為狸以報此冤斷腋而歿能幾日乎故垂之以為妬鑑

袁紹一日殺二烈士

漢獻帝興平二年張超守雍丘為曹操所圍時故吏臧洪袁紹表為東郡太守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用必不敗好以抗曹超曰臧子原天下義士也必不肯本及洪聞難徒跣號泣從紹請兵以赴難紹不與請率所部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絕紹不復與通紹怒與兵圍東郡歷年不下以書諭之答紹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意本州被侵

天史

卷之三

三

郡將遘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由獲伸此洪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城中糧盡將士皆煮筋掘鼠為食莫有叛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城陷被執紹殺之時洪邑人陳容素為洪友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欲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者也遂并被害左右皆竊嘆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後袁紹卒為曹敗殺其二子譚尚遂滅

論曰。人之云亡。邦家殄悴。善人國之寶也。滅洪不肯。故吏之恩。臨難仗義。可謂壯士。紹不知收而用之。執而肆戮。并及其友。尚能得士心乎。後曹操得漢壽亭侯。厚禮而不降。卒縱之歸漢。曰。此義士也。夫操之霸業終成。紹之宗族以滅。得失之所由分也。

天史

卷之三

三

劉琨妄殺諫士

晉劉琨有志晉室。在并州。歸附甚衆。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畧。而專惡人勝已。其敗必矣。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爲鄉導。引劉粲劉曜寇并州。琨收兵於常山。不能救。父母皆被害。琨亦爲段末柁所殺。天下惜之。

論曰。劉琨處晉室式微之日。而能鳴劍從王。舞衣奮義。雖事功不成。志氣過人遠矣。惜其量盈器滿。中懷駘刻。殘殺善人。奄然憔悴。又安怪聞難之業不終。昔公孫瓚之殺劉虞。袁本初之殺田豐。皆以忌勝掩功。任情肆虐。而成業淪亡。身歿人手。歷觀覆敗之君。鮮不同轍。哀哉。

天史

卷之三

三

宋子業淫暴無道

宋主子業。狂暴好殺。誅戮大臣。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等。與姊山陰公主。每出同輦。納其姑新蔡公主。謂之謝貴嬪。山陰淫恣尤甚。子業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幽諸父。法東王彧等於殿內。爲猪王。驢王。殺王之號。以木槽盛食。裸內泥水中。歐捶陵曳。無復人理。常欲殺而釋之。嘗召諸王妃主於前。強左右使通辱。南平王鐸妃江氏不從。怒鞭一百。而殺其三子。使宮女裸逐於華林園。女不從。業斬之。夜夢其女曰。我已

宋史

卷之三

三

訴上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於是與羣巫射鬼於竹林堂。左右抽刀弑之。公主皆賜死。

論曰。子業奇惡。蓋有貽謀焉。當孝武誅凶。劭而入立。不能撫國。疚心。乃沉湎。喪志。淫亂宗女。使骨肉狼藉。誅歿相繼。蓋天醜其行。而生業以報之耶。亦氣之感也。劉裕以好殺開國。孫子相承。八世而六主被弑。貽厥孫謀。寧無報乎。

宋明帝自滅其宗

宋明帝。湘東王彧也。以子業無道被弑而立之。晉安王子勛。自以居世祖之穆。卽位改元。諸州皆應。宋主討平之。遂疑兄弟于多。恐不利已。於是殺其兄子安陸王綏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皆盡。乃宋主竟無子。嘗以官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迎還。生昱。立爲太子。及昱立。自以爲李道兒之子。着小袴衫。夜宿客店。晝臥道傍。微行巷陌。稱李將軍。性酷好殺。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每出則從者持鉞矛。鋸鑿。逢無免者。

宋史

卷之三

三

民間擾懼。路無行人。嘗自詣中領軍蕭道成第。畫殿爲的。射之。幾死。與左右登臺。岡賭跳。偷狗飲酒。道成令校尉王敬則弑之。遂滅宋。國號齊。宋之宗室無少長皆殺之。

論曰。剪枝傷根。借流續源。乃生狗彘。毒氣鍾焉。時當傍聞。天地陰殘。故豺冕而猴冠。

石虎滅三十八孫

趙石勒稱皇帝立世子弘為太子以石虎為太尉虎恨之及勒卒太子弘立虎自為丞相加九錫殺弘而自立作太武殿於襄國東西宮於鄴皆發以文石以添灌瓦金瑠銀楹珠簾玉壁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披綺殺者萬餘人皆教以騎射着紫綸巾熟錦袴數吹遊宴又徙洛陽鐘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功費數千萬億悉發前代陵墓取其珍寶感沙門建宮以爲胡運將衰晉當復興當苦役晉人以厭其

卷之三十一 圭

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燃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相枕命皇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因大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登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宣縱獵所過三州十五郡無孑遺士卒死者萬餘人虎復命少子秦公韜率兵出并雍與宣抗為雄長宣忌韜使人刺殺之虎聞變哀驚幾絕因殺宣及其妻子窮極慘酷揚灰於市遂立子世為太子及虎卒太子世立其兄

遵殺世而自立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軍事是時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升孟太武殿災火月餘乃滅石閔復殺遵而滅石虎孫三十八人帥趙人誅胡羯三十萬無少長皆坑之遂滅石氏改國號魏考之綱目石氏縱暴強兵五胡最狡當其登臺觀二子權兵之時豈知轉眼骨肉自相屠割天地固未嘗戲也天道好還雖夷狄亦不爽慘毒殺人亦何益哉

天史 卷之三十一 圭

竇憲毒殺朝臣

後漢章帝元年立貴人竇氏為后后兄憲為侍中司
宣詔命弟景篤、瓌皆在尊要帝崩太子肇即位太后
臨朝憲忌都鄉侯暢遣客刺之於屯衛之中事發不
誅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征匈奴進位大將軍居三公
上兄弟驕恣奪人財貨婦女不可紀尚書僕射樂恢
上疏言之憲迫恢飲藥死由是朝臣震懼無敢言者
竇氏父子兄弟并為卿校充滿朝廷將謀畔逆和帝
四年帝命鈞看令鄭眾同清河王慶勒兵誅憲兄弟
天史 卷之三十一 漢 三

黨與皆奔市

論曰憲以椒房之親立功域外不能如衛青養尊處
晦而行殺掠之虐器滿則盈日中則仄君子知其不
終矣范曄惜其末釁不章厥績殆未能知天乎

路巖別結喉三寸

唐懿宗咸通六年以路巖同平章事巖自淮南幕府
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為相也密奏三
品以上賜死者皆令使臣別其結喉三寸以進驗其
必死初與楊收同平章事巖以賄殺收及僖宗乾符
元年詔賜巖死亦取結喉以獻所死之處即楊收之
榻人咸咤為奇應

論曰人之結喉別之斬之兩之結喉出之反之爾別
爾斬爾出爾反三寸之間天道不遠

天史

卷之三十一

三

高緯慘惡

齊南陽王高緯喜為殘虐嘗見一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緯聞之鎖詣行在至而看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蠅於盆使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蠅置浴斛使人裸臥其中號叫宛轉觀之喜噓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由是有寵韓長鸞奏其謀反遂殺緯齊亦為周所滅殺緯而夷其族

論曰天閨未朔羣陰用事高齊皆以夷虜之性妄借

天史 卷之三 殘 三五
土宇芻狗生民恣其虐食或天亦不仁乎蜂蠶不能不生毒螫自殘終歸夷滅蓋有以需之也

閻主信鬼殺叔

五代閻主王昶寵巫信鬼素忌其叔延武延望巫者林典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為變昶遂殺之并其五子又於禁中作三清殿以黃金數千斤鑄老君像呼為寶皇晝夜作樂焚香禱祝攻無大小皆使林典傳寶皇命決之由是中外大亂踰月三清殿災火延北宮數千間控鶴軍李重遇等攻殺昶而立其叔延義昶妻子皆歿

論曰自剪厥宗以快人讚我有寶皇禍福是問寶皇

天史 卷之三 殘 三六
不言壬人之讒官燼身亡天道好還

閻王曦戲虐

五代閻王曦淫暴好殺者舊宗族多不自保立尚氏為賢妃醉中誅殺任意嘗與翰林學士周維岳飲曦曰維岳身小而飲多何也左右曰酒有別腸曦欣然命梓維岳下殿剖腸視之以苦諫得免每醉必殺數人百官為之股栗指揮使朱文進弒之而自立并殺王氏宗族五十人

論曰嗚嗟哉爾欲剖人之腸而自不免者何哉吾漢怪士君子甘立此鴟梟之前也

天史

卷之三

彙

四其御史

唐則天中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微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微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天史

卷之三

彙

白兔御史

唐則天中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兢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鴆屬其上俄而歿已自誣乃舍他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詔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俯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畝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愛州自矯詔追還事覺賜歿

天史

卷之三

三九

論曰維免成之維免終之嗟彼狡兮維天烹之爰爰爾微維爾之巧炎炎水山維爾之倒

酷吏多自殺

張湯事漢武帝爲廷尉兒時作磔鼠文如老獄吏天性文淡意思舞智峭狠時武帝好刑名湯揣摩鈎索用淡刻吏爲爪牙巧排大臣動連黨與帝稱以爲能由是天下騷動所誅連以千百數後以奸事爲三長史所奏武帝疑湯懷詐面欺使自殺

義縱者河東人素爲羣盜以姊幸於王太后拜縱中郎復遷長安令行法不避貴戚吏民重足呼爲乳虎掩定襄獄一日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武帝幸

天史

卷之三

四

甘泉以道不治遂奔市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推埋爲奸已而補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多殺人遷爲御史大夫能使罪人鈎索人私事以自噴無不快意者遷爲河南守先具私馬五十四爲驛自河南至長安皆剖吏捕郡豪猾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死不過三日皆報可流血十餘里人疑其神速郡中白晝無聲犬不夜吠會春天子停刑溫舒頓足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好殺類如此後有人告其姦利事遂自殺

夷其族。仇人燒其尸而不得葬。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坐他罪而族。人快之曰。溫舒一日滅五族。論曰。余讀酷吏傳。武帝好刑。其時吏治多放。溫舒如杜周。郅都。寧成等。皆以酷烈有聲。歲終會獄。府郡及廷尉詔遣。至十萬餘人。屢驚極矣。而酷吏卒皆以殺身。民亦愈輕犯法。盜賊滋起。漢由此衰焉。然則刑何足恃哉。虞廷五人。惟陶無後。秋氣之報亦明矣。

天東 卷之三 聖

周興入瓮

唐中宗嗣聖三年。武后自以久專國政。篡唐為周。欲誅戮大臣以威之。乃大開告密。周興來俊臣等皆以殘忍寵用。周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大夫。皆養無賴數百人。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每一獄必引陷千百家。其問刑酷法。各有異號。如笞地吼。歛猪愁之類。淫刑異吊。甚於炮烙。嗣聖七年。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周興與勣通謀。太后密令俊臣鞠之。俊臣方與興推獄畢。對食。給興曰。囚多不承。何法最快。興曰。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即取大瓮。如興所教。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瓮。興惶急。輸服。請死。流嶺南。為仇家殺於路。來俊臣亦為太后所殺。仇家爭食其肉。士民相賀。論曰。雷碎電擊。天怒亦不終朝。惟陽春可與悠久焉。武后以陽衰伏匿。陰淫為帝。狐張狼嗥。白日無光。此亦古今一大變也。卒之二賊自嚙骨糜肉爛。瓮中之天。君獨不及醢雞乎。

天東 卷之三 聖

黃潛善妄殺陳東

徽宗宣和七年，金人入寇，帝詔天下直言。時蔡京等悞國人皆知而莫敢言，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疏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仇於二虜，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雖帝不能用，聞者快之。及金人虜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嫉害忠良，力主和議，逐李綱，沮宗澤，而帝不悟。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帝，留綱而罷潛善，不報。潛善等以語激帝，逮東廷尉，東知不免，從容就義。天下哀之。建炎三年，貶潛善於江寧，得暴疾，自言見陳東而歎。論曰：陳東危言亂朝，以成仁取義，志士不忘之素心也。歿之日，終能殛姦魂以報憤，東固不歿哉。故盡性則可以知命，朝聞夕歿，非東之謂乎。

天史

卷之三 殘

聖

魏拓跋三后償寃

魏拓跋恪正始四年，高貴嬪寵冠後宮，悍忌尤甚。見司徒高肇，執傾中外，相為羽翼，醜殺魏后于氏及太子昌，立高嬪為后。肇益貴重，潛殺彭城王勰，變更政令，朝野側目。進位大都督，以步騎十五萬伐梁。延昌四年，恪卒，太子翊立，肇與侍中王顯謀亂，伏誅。立翊母胡氏為太后，稱制。神龜元年，以天文有變，醜高后以厭，亦如于后之歿。胡后好佛，喜遊，有淫行，侍中元叉幽之於北宮，后復謀出殺叉，弒翊而立幼子釗。及爾朱榮之亂，遂沉胡后於河。論曰：寵嬖之禍，由來尚矣，類皆擯衆前身，爭榮市色也。夫時過則貌或逼之，勢盛則地將移之，威衆則忌或策之，情極則欲將間之，是固天道周復，而人欲所必循也。以茲嫡庶工讒，戚孽據位，內無却席之諫，外有怙軒之寵，遂使綠衣貽譏，黃臺蔓禍，斷鼻輝耳，極其慘毒，豈不哀哉。吾觀三后，美鳩相償，愛河共溺，存之以代醵奠焉。

天史

卷之三 殘

四

朱蔡噉人

唐武德初朱蔡剽掠江淮有衆二十萬軍中乏食則命士卒烹婦人嬰兒食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爾輩何憂於餒哉初以隋著作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愨楚爲賓客其後闔家皆爲噉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破之奔蕪潭遂降唐以爲楚王遣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之確乘醉戲蔡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蔡怒曰噉醉人正如糟菹肉促令烹確遂屠蕪潭奔王世充

天史

卷之三

四

及東都敗秦王執蔡斬之軍士分食其肉

論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率獸食人猶以爲慘乃同類而相噉不亦異乎雖然蔡之食人滿腹而飽也終以身償也若夫弱肉強吞伏弩推刃其爲噉也多矣蓋蔡噉人之血肉又有噉人之骨髓而甘心者焉嗚呼人之相噉何時已乎恐不能逃天之噉取

契丹帝紀

五代石晉爲契丹耶律德光所滅屠陷城邑殺掠不可勝計每克一城悉阬其男子驅婦女牛馬而北嬰孺無遺者燔燼十餘萬築爲京觀天福十二年德光至殺胡林而歿其國人剖腹實之以鹽載於馬上北去晉人謂之帝紀亦屠城之快報云

天史

卷之三

四六

論曰契丹不足以入吾史也虎狼而食人何可言報而稱快者必寢以猛獸之皮曰亦以見天道所不遺

宋易元祚

宋少帝焜為元虜時方四歲封瀛國公及元世祖時帝漸長相習無忌得配公主嘗與內宴後有譖欲殺之者世祖疑未果少帝聞之懼密謀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紮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射獵與元人無異髮剃長子為僧名完普復生一子異常時元明宗為周王亦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甚洽見少帝勿子愛之乞與其妻適來時為子更名惟帖木兒即元順帝也後明宗嗣位崩順帝立遂失元天下與我

未史

卷之三

七

太祖時元后大臣俱被俘戮與南宋相類惟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率數騎渡鴨綠江逃去蓋宋子孫云

天史卷之四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

誦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陰謀 二十五案

趙孤兒報屠岸賈寃

晉靈公時趙盾專國政靈公死盾不能討賊董狐曰趙盾弑其君及盾卒子朔嗣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以連趙盾曰盾雖不知

天史

卷之四

一

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朔韓厥解之不聽賈乃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朔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匿於公宮生男屠岸賈聞之大索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兒果無聲已脫趙朔有客程嬰公孫杵臼者謀匿之杵臼遂取他人兒負之山中使程嬰假告趙氏孤兒處因攻杵臼殺假孤兒而杵臼亦自刎以明趙孤之真而不知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處與之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思欲

立趙後韓厥以其實告景公乃與厥召羣臣謀立趙孤兒匿之宮中命名曰武復與田邑如故趙武程嬰遂攻殺屠岸賈家滅其族而程嬰然後自刎以事成報公孫杵臼

論曰嘗按趙衰相晉重耳有功而盾相靈公有大臣體恩及桑間餓人則盾亦仁厚長者也仁人豈無後乎當孤兒置絝無聲天已相之矣即不借嬰白亦不死孤兒故不死也後十五年滅賈而趙以大昌然則生死典廢果由人乎哉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二

費無極譖殺卻宛

左傳楚昭公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謂子常曰宛欲邀令尹飲子常諾之又謂宛曰令尹欲飲於子宛曰我賤不可以辱令尹今惠然肯來吾無辭之奈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酌之宛設饗惟甲兵門左以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宛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不可以往令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三

尹使視宛家果有甲在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卻氏焚其家宛聞之自殺盡滅其族黨數月楚人憐之國中祭祀進胙者皆謗令尹令尹病之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左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焉戍也惑之仁人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吾子殺人以興謗不亦異乎且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伍奢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論曰。人情不畏江河而畏井。不畏刀劍而畏鴆毒者。豈非以明害易防。而機險難測哉。故弩伏而中人。餌其以殺身。巧言之下。甚於彘餌矣。卻尹以拙直嬰禍。無極以巧偽終亡。雖天道有必伸哉。免兔之嗟。吾誦萋斐三章。爲之嘆息。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四

趙高李斯殺扶蘇蒙恬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狩天下。歷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主符璽事。趙高。少子胡亥。皆從。太子扶蘇以數諫失愛。使監蒙恬兵上郡。其年七月。至沙丘。始皇病甚。使趙高爲書賜太子扶蘇曰。奔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書與符璽未發。李斯與趙高謀。不利立太子。乃秘不發喪。置韁涼車中。上食如故。矯詔賜扶蘇蒙恬死。封劍發書。太子欲自殺。蒙恬止扶都。賜扶蘇蒙恬死。封劍發書。太子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太子監之。此重任也。今使者來。即自殺。安知非詐。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請乎。即自殺。蒙恬欲白其罪。使不爲通。喟然曰。恬罪固當。歟矣。起臨洮而屬之遼東。墜山堙谷。能無絕地脈哉。亦吞藥自殺。趙高李斯大喜。即日發喪。立二世爲帝。秦亂。三川失守。高妬李斯。讒於二世曰。丞相與敵相往來。斯亦與高相短。然賊不及高。每爲所中。二年七月。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顛其子曰。吾與若欲復牽黃犬。出上蔡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而夷三族。斯死。高為丞相。卒。絺二世。子嬰立。殺高。夷其三族。

論曰。李斯嘗為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嚙人。秦之社遂以空。及東門黃犬。仍思顧兔。馳心猶未死也。矯詔殺人而終致族滅。不亦宜乎。高則刑餘匹夫。死不足責。若夫恬亦有罪焉。為秦名將。而阿主與功。殺人多矣。此太史公所以罪之也。或曰。扶蘇何罪。夫扶蘇不死。則二世不被弑。秦能亡乎。彼矣哉。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六

袁盎黽錯相殺

袁盎者。潁川人也。好申商刑名之學。為人峭直。深刻。漢文帝時。為太學掌故。以其辨號為智囊。好更定法令。七國時。請削諸侯郡土。諸侯怨之。吳楚同七國反。時楚人袁盎。狡獪多智。為上所重。兩人居常相傾。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吳楚反。聞錯以盎故。為吳相。多受吳王金。宜知其謀。欲索之。未發。袁盎恐。夜至上前對狀。請間言七國所以反。以錯削地故。今急斬錯。可解天下兵。上信之。即日令錯衣朝衣。斬東市。是錯也。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七

錯。吳楚終不解。後七國滅。袁盎家居。盜殺盎。安陵郭門外。

論曰。甚矣兩人皆傾險哉。錯號為智囊。而不庇其身。豈謀出盎下。盎乘其間耳。當錯誅而盎得計矣。卒不免郭門之禍。謀所不及。有報之者矣。然則謀固不可恃也。

陳平陰謀

陳平從漢高祖定天下，為漢元勳。凡六出奇計，陰秘多，不傳。封曲逆侯。高祖歿，幸於呂后。后欲王諸呂，問平。平曰：「可。」及諸呂亂，平用計卒定漢室。孝文帝二年，平病篤，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忌。吾後當絕，亦已矣。」恐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計禍人也。陳平卒，其後曾孫坐畧人妻，弃市。國除。

論曰：張良、陳平，皆漢元臣也。從龍開闢，權謀固可盡

黜乎？然良之術多正，平之術多譎。故平有陰禍以貽

天

卷之四 陰謀

八

後。良以寡欲而昌終，謀之所及能算人，不能算天耳。

長孫無忌寬殺吳王

長孫無忌，唐太宗長孫皇后兄也。佐太宗定天下，有大功。貞觀終，位至太尉，封趙公。遺詔輔政。高宗永徽三年，散騎常侍房遺愛謀反，上令無忌鞠之。無忌素惡吳王恪，為物情所向，因事誣其同謀，並賜自盡。恪且歿，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誅不久。」遂縊。高宗顯慶三年，武后專政，令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安置黔州。逼令自縊。

論曰：無忌以內戚佐太宗，有天下，稱元勳焉。歿於陰

天

卷之四 陰謀

九

人之手，不亦枉乎？至其誣恪一事，足以感動天地。而後知古來英雄之歿，別有陰報，不必為之扼腕也。故曰：大輿多塵，君子有以慎其終矣。

周治殺元咺公子假

晉文公以不禮於衛，伐衛，成公奔楚，城濮之敗，成公復奔陳，晉人踐土之會，使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以是成公自楚復歸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出迎，為前驅者所殺，公哭叔武，而殺前驅者公子歆，犬元咺出奔晉，訟於王所，晉侯執成公歸京師，囚於淡室，元咺歸衛，立公子假，晉侯使醫醜衛侯，甯俞貸醫薄其醜，得不死，納玉十鼓，乃釋之歸衛，恐元咺拒之，賂周歆，治厘曰：「苟能納我，使爾為卿。」周治遂殺元咺。及公子假，弟子儀，成公返，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卿服，將命，周歆先入，至廟門，暴疾而歿，治厘懼，辭卿，論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殺人而資其功名，不入廟而歿，是人之所指歟，是天之所殛歟。」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十

驪姬殺晉公子

左傳：晉獻公娶賈姬，無子，蒸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等，使聞太子於外，乃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奚齊、卓子居於內，丙寅，周二十有一年，冬，晉欲廢太子，使伐東山，公衣之以偏衣，珮之金玦，曰：「盡敵而反。」狐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珮，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天與。」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十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珮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珮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違之時，以闕之。麗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然可盡乎。太子伐東山歸，二十二年春，驪姬謀害太子，使祭齊姜，歸胙於公，姬置毒而獻之，令公試焉，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繼於新城而死，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三年，獻公卒。

子奚齊立。晉大夫里克欲納文公，乃殺奚齊於次。荀息立公子卓而輔之。里克復弑卓及荀息，秦人納公子夷吾爲晉侯。及夷吾死，子圉立，復殺之。釀晉亂者十五年，而後重耳入稱霸焉。

論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嫡庶者，人治之大者也。晉獻蒸姬，生申，固知其有報也。其後驪戎入宮，長舌鳩毒，國之亂者十有五年，而奚齊、卓子卒以償新城之緼。天道其有應哉。

左傳

卷之四 陰謀

三

伍子胥刺客亂吳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父伍奢爲楚太傅，輔太子建。平王淫太子妻，遂殺奢。子胥奔吳，求爲父報仇。知吳公子光有篡志，進專諸於光，共謀殺吳王僚而立光。爲吳王闔廬。子胥乃爲吳行人，而與謀伐楚。吳九年，子胥與唐蔡共破楚，入郢，鞭平王屍，闔廬歎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子胥諫不用，賜以屬鏹之劍，乃自刎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

左傳

卷之四 陰謀

三

論曰：子胥爲平王臣，雖報父仇，而鞭君屍，固宜以殺身歟。非也。平王淫荒，是桀紂也。子胥何臣焉。鞭尸宜若無罪。然惟與公子光刺王僚，則陰賊極矣。是吳之刺客，非忠臣也。鑄鏹，天正爲僚報怨耳。乃千古之下，猶以爲忠，蓋未察夫進身之始也。

盧杞巧害忠良

盧杞唐中丞盧奕子也。杞貌醜，色如藍，陰謀奸狠，多口辯。上悅之。郭子儀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往謁，子儀悉屏去。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德宗建中二年，以揚炎、盧杞同平章事。杞欲傾炎，言炎立家廟臨曲江，以占王氣，有異志。詔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繼殺之。惡太子太師顏真卿為當代名臣，不肯附已，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令

秦史

卷之四 陰謀

古

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建中四年，李希烈反，陷汝州。性多殺戮，杞謂上曰：「希烈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顏真卿三朝夙舊，忠直剛決，真其人矣。上遂遣真卿後為李希烈所殺。初杞既殺楊炎，上以張鎰同平章事，朱滔之叛，上因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杞忌鎰忠直，為上所重，乃對上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俯首未言。杞遽然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因顧鎰曰：「陛下自有神算，上乃使鎰出

為鳳翔節度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後為朱泚之黨所害。興元元年，諸鎮暴揚杞之罪惡，貶杞為澧州別駕，憂憤而卒。妻子皆徙遠州。天下快之。論曰：德宗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疆介人言其奸，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而陛下不覺，此杞之所以為姦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孔子曰：遠佞人，倘佞人而不遠，必有與之俱化者，不然何足以為佞？」

秦史

卷之四 陰謀

古

李林甫剖棺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初上欲相林甫，問於張九齡。九齡以爲不可，林甫乃日夜短九齡於上，遂罷政事，貶荊州刺史而卒。林甫城府深，密不露詞色，好以甘言啗人，而陰傷之。位勢稍逼者，始則親結，終以計陷。雖老姦巨猾，莫逃其手。世謂之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於勤政樓目送之。林甫恐帝擢用，乃召絢子弟曰：交廣藉才，生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懼請之，乃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十六

以爲華州刺史，出之於外。上嘗欲用嚴挺之，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使之稱疾求還，遂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惜之，又使李適之言於上曰：華山有金礦，可鑿以富國。及帝問之，林甫言：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帝由是疎適之。其巧於賣人類如此。恐人不附已，屢起大獄，以吉溫、羅希奭爲殿中侍御史，使典獄事。鍛鍊深刻，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忌侍郎楊慎矜爲上所厚，使人以飛語告其私造讖書。

謀叛，乃代作讖書，匿其家出之。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天寶六年，帝以天下歲貢賜林甫，百官候門，台省爲空。林甫子岫嘗以滿盈爲懼，指園中役夫謂父曰：大人久處鈞軸，仇滿天下，他日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亦以結怨害人，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淨街前驅。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移床，雖妻子莫知其處。天寶十二年，林甫死，尚未葬，削爵，剖棺，抉舍，梟金紫，妻子皆流嶺南。黔中，死於道。林甫入相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唐室遂衰。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十七

論曰：重載敗車，因朽其軸。愛此腐鼠，養狼畜虎。北陸重陰，陽氣晝伏。貝錦鑠金，青蠅汙玉。蜜舌啗人，入其劍腹。亦云巧矣。移床夜宿，君子悲之。勞心實苦，剖棺夷宗，高明不覆。

劉湛潛殺檀道濟

將軍檀道濟，朱名將也。百戰克敵，威名甚重。仕至江州刺史，與侍中劉湛有隙。元嘉十二年，宋主有疾，湛說司徒義康，以為道濟立功前朝，恐官車宴駕不可復制，遂假詔收之。濟憤怒，目光如炬，曰：「戮沒萬里長城，及其子植等十一人，皆遇害，魏人聞之，飲酒相賀，曰：『道濟死，吳兒不足憚矣。』」後湛趨附義康，宋主浸不能平，收湛誅之。

論曰：讒言甚可畏也，人不勝讒也。天道甚可畏也，讒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六

不勝天也。人而有讒，讒可畏也。人而有天，天可畏也。道濟死，讒劉湛死，天天可畏也。讒不可畏也。

魚保家告密自弊

唐武后以徐敬業之反，常恐大臣謀已，乃盛開告密，有魚保家者，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格，上各有竅，入不可出，太后善之。以告密而成者數千家，未幾保家有怨主，告其與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論曰：巧哉魚保，銅匱密告，未幾自弊，出之無竅，實償苦思，謂之天道。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七

李義府殺人滅口

唐高宗永徽六年，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柔，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笑中有刀。時人以其柔能害物，呼為李猫。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絕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乾封元年，與妻子流雋州，道次朝野稱慶。

論曰：狸之不以捕鼠也，翻主人之氣益而食之，主人不以為貪，以其柔也，柔而藏奸，傷及雛卵，則天必掉而斃之矣。吾願大人為虎變，不為狸柔。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三

丁謂前後雷州

宋真宗天禧二年，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謂險狡多詐，自以品出準下，恐不為所容，雖同列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汗準鬚，謂代為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宰長拂鬚，謂慙，遂成仇隙。真宗崩，遺詔太后輔政，謂附太后，汗準為朋黨，貶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齎勅，以錦囊貯劍，示將誅戮狀，欲使準惶懼自殺，準不為意。及受勅，並無誅旨，謂遂沮。乾興元年，丁謂以山陵得罪，貶甌州司戶，道出雷州。準使人饋一蒸羊，謂求見，準杜門絕之而去。論曰：小人自知取惡，必以非道求容，君子善絕之可也。萊公失之近許，遂櫻其毒，是亦有責焉。雖然，不許亦不免也，非其類也。雷州再過，天道周還，時人謂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嗚呼，謂亦安知愧乎。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三

謝祐殺人媚后

唐武后之醜殺太子弘也。立雍王賢為太子。永隆元年。太子賢又為武后所廢。以曹王明為太子黨。安置黔州。其都督謝祐。妄希武后意。矯旨賜。高宗深惜之。武后亦以非出己意。坐黔府官屬皆免官。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論曰。求為鷹犬而不得。何自苦也。夜臥而亡。顯如其人如其天。

天史

卷之四

五

王勃謀殺難友

唐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詞。年未及冠。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名滿天下。官奴曹達。素與勃善。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坐左遷。交趾令勃渡海。往省之。船溺而卒。年二十九。論曰。士固無以才名貴也。早歲膺榮。天授其驕。乘權變節。復奪之鑑。即滕王風急。徒博虛名。亦何與於性命之學乎。士君子宜有以自完矣。

天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拓跋徽以夢償冤

魏爾朱榮亂洛陽，既為魏主所誅，其黨爾朱世隆、爾朱兆等，各據兵以叛。魏主以城陽王徽督兵討之，徽多忌，少恩，兵遂大敗。兆率輕騎入宮，宿衛皆散，魏主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呼之不應，遂為爾朱兆所執。徽素與洛陽令寇祖仁相善，一門三刺史，皆徽所拔。于是私齎金百斤，馬五十匹，往投之。祖仁謂其子曰：「富貴至矣。」乃詣徽，他往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既而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五百斤，馬二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捕祖仁，如夢徵索，拷掠殆遍，不能得，遂殺祖仁，滅其家。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三

論曰：徽以同姓之臣，兵敗不能死，又輕遁焉。乘馬不應之時，天固借手殺之矣。祖仁殺人謀利，與身俱殞，負心之報彰彰也。

沈約草詔拔舌

沈約，字休文，武原人，文學高博，而貪冒榮利，仕齊為國子祭酒，蕭衍勢盛，引為驃騎司馬，因乘機勸進，自媚於衍，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然之，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梁主蕭衍遂即位，滅齊。以約為僕射，後梁主欲以南海郡徙齊巴陵王居之，沈約曰：「不可以虛名而受實禍。」梁乃殺王，以約為尚書令。武帝天監十二年，約病，夢齊帝以劍斷其舌，約懼，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禳代之事。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不由已出，梁主大怒，約憂懼而死。謚曰隱。論曰：休文為一代文人，自處不薄，名心附勢，其累清議，他日郊居賦曰：「長太息其何言，差愧心之非一。」約殆有悔心歟。士君子一念不端，貽羞千古，萬鍾於我，何加哉。迨夫赤章奏天，亦已晚矣。

李輔國殺建寧王倓

唐宦者李輔國本飛龍廐小兒粗開書計外恭謹而內狡險肅宗委信之因見張良娣有寵於上遂陰附焉恨建寧王倓數計其惡遂譖倓謀害廣平王欲為太子。上怒殺倓勢傾朝野道路側目。乾元元年以張良娣為后以輔國為太僕射歷兵部尚書為司空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上有疾輔國與張后爭權遂矯詔勒兵殺后及越王係帝驚悸而崩明日扶太子即位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呼為尚父而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不名進爵博陸王上見其驕橫日甚寢不能平遂遣人殺之割其首及一臂而去

論曰按唐史李輔國有妻子是中年而宦者也。閹宦有權多借階椒闥在人君初不過以便利之役畜之。遂至逞不軌而害及妻子。崑崗之火始於片絮吾於輔國乎何誅。王綱不振以刺客而代天威亦不武矣。

薛文傑借巫快怨

五代閩王璘好鬼神巫者盛韜等皆有寵國計史薛文傑巧佞奸狠以聚斂得幸嘗與樞密使吳勗有讐將陷之勗嘗有疾文傑往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患頭痛耳將愈矣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可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乃賂盛韜使言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問之勗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妻子皆被誅明年吳攻閩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薛文傑盜國弄權枉害無辜不得文傑誓不討賊國人中外震恐璘不得已以檻車送文傑於軍中士卒鬻食之并誅盛韜文傑有巧思自以古制檻車疎濶苦心獨創形如木櫃以鐵鉸內刺動輒觸傷及檻車初成而首入焉聞者快之。論曰借鬼報仇諂固巧矣舉國加誅鬼實為之鐵鉸內刺償爾苦思亦已焉哉。

王惟忠冤狀訴天

宋理宗寶祐三年，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晦儂薄無行，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心輕之，常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銜之，誣其通北國謀叛，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受晦屬，煨成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故訴於天，三日而大方暴卒，晦亦毒歿。

論曰：劍有餘冤，尚能燭斗，况精氣有不散者乎！倘人謀而鬼無力，則天地幽晦，其為長夜久矣。雖然，言輕致禍，惟忠亦有罪焉。此周顛所以殺身，郭汾陽不敢笑盧杞也。

卷之四 陰謀

三六

韓侂胄殺趙汝愚

侂胄，宋寧宗韓后之季父也，傾巧善佞。宋光宗紹熙中，為知閤門事，寧宗即位，與宰相趙汝愚有定策功，加汝州防禦使，不滿望，怨汝愚沮已，然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遠斥之，汝愚不為意，熹奏其奸，侂胄大怒，使優人峨冠，澗袖，象大儒，戲於上前，上遂去熹，侂胄益用事，怨汝愚益深，削其黨為台諫。慶元元年，謫汝愚永州，密殺之，復立偽學之禁，網括汝愚朱熹門下名士，罷滿者五十有

卷之四 陰謀

三六

九人。慶元四年，進位太師，封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排斥忠讜，羣小滿朝，勢焰薰灼。時金國內亂，兵勢不振，侂胄欲立功威眾，乃定議伐金，命吳曦練兵西蜀，以圖恢復，曦反以蜀降金，自稱王，淮西郡縣乘風敗沒，漢淮之民成於兵戈者不可計。開禧三年，史彌遠誅侂胄於玉津園，函其首以畀金，妻子流沙門島。論曰：侂胄以內批用臺諫，殺趙汝愚，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亦與楊皇后假出內批，遂有玉津之誅，天道好還，車轍必復，可不畏哉。

賈似道循州見字

宋理宗端平元年賈貴妃之弟似道少落魄游博不事操行帝以后戚擢籍田令恃寵不檢縱游聲姬帝嘗戒之開慶元年元人渡淮圍鄂州帝以似道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怨左丞相吳潛貶之循州毒歿天下寃之時元攻破宋軍似道乞降詐以捷報帝受賀以似道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大小朝政決於湖中宰執充位而已度宗即位滅淳元年加太師魏國公稱疾求去帝至滄波留之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三

不從時元兵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半開堂樓閣亭榭備極精巧取宮女葉氏及娼尼美色者日肆淫狎以鬪蟋蟀為樂又酷嗜寶玩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時樊圍已三年矣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度宗崩于熈立生方四歲太后臨朝聽政元軍渡江命似道率兵禦之敗奔揚州江淮諸州皆陷三學生及台諫上疏請誅似道詔貶循州遣使監押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仇請行途次古寺中壁上見吳潛南謫循州所題字虎臣呼

曰賈似道吳丞相何以至此慙不能對行至木棉庵為虎臣所推殺投其妻子於江

論曰宋自南遷而後代有好相焉至似道而國祀遂終一歿何足以盡似道哉獨其佞窮貫滿遠謫而遭虎臣之推行旅而覩吳潛之字狹路相逢天之呼人也諄諄矣何不醒乎

宋史

卷之四 陰謀

五

小兒天下

五代周世宗時。宋太祖匡胤為周都點檢。世宗崩。少子宗訓立。時生七歲。與太后臨朝。加匡胤太尉。兵至陳橋。為士卒所立。遂以得天下。及南宋之末。度宗崩。賈似道立子焜為帝。焜方四歲。為元人追襲。共入於海。焜死。立其弟衛王昺。八歲。與太后同聽政。遷於崖山。軍士皆立舟中。為元所攻。帝與太后皆赴海。焜宋遂亡。初德祐元年。宋與元請平。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及進兵浙江。潮汐三日不至。

卷之四 陰謀

三

論曰。宋之興亡。其年號亦有可異者。如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焜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亡於崖山。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天史卷之四終

天史卷之五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負心 十三案

燭影搖紅

宋太祖趙匡胤以陳橋代周。遂有天下。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帝天性友愛。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自灸。每對近臣言。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十

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建隆三年。太后疾革。遺命太祖。懲柴氏立幼之弊。謂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帝事太后至孝。遂與趙普受命。燕之金匱曰。謹受教。開寶六年。封光義為晉王。位宰相上。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帝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開寶九年。帝不豫。晉王獨侍疾。至夜。宮中虛無人。左右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逃避之狀。既而帝引柱。鈇殿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遂崩。官闈之秘。人莫能測。中

外疑之。光義即位，是為太宗。封弟光美為齊王。太祖元子德昭封武功郡王，次子德芳為興元尹。興國四年，帝既平太原，因伐幽州。德昭從行，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之不懌。及敗還，遂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憤而自劍。德芳相繼病歿。齊王廷美不自安，有告其欲為亂者，遂貶涪陵縣令。安置房州。使吏伺察之。初，帝以金匱之盟問於趙普，普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廷美。」遂以憂悸卒於房州。至道三年，

夫史

卷之五 負心

三

太宗崩，以其太子恒即位，是為真宗。至神宗熙寧元年，方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及欽宗靖康之亂，金人粘沒喝入汴，虜徽欽劫皇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殺太宗之子孫無遺者。唯康王構帥師在外，即位於南京，是為高宗。紹興二年，元懿太子卒，高宗未有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命宗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上虞縣丞婁寅亮亦上書曰：「太祖舍子立弟，天下之大公。崇寧以來，僅推近屬，遂使昌陵

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藐祖在天，未肯顧歆。此令人所以未悔禍也。帝大感嘆，乃選太祖後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養於宮中，賜名瑗，封普安郡王。紹興二十二年，立為皇太子。即位，號孝宗。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南宋寧宗嘉定三年，復立德昭九世孫貴誠為沂王。後是為理宗。而太祖子孫卒以天下終。

論曰：君子之情，求為可繼也。故聖王作則於中，不使天下後世有過不及之異。父子相傳，不得已而後弟及焉。此中庸之極則也。太祖孝友有餘，遂以太后之亂命而奉其婆心，卒開太宗負心之路。使當時擇大國而封之，如梁孝王故事，何至於滅子而中敗也哉。雖然，此春秋之責也。至於柱斧聲鳴，燭光火迸，不能塞萬古之疑。綱目云：金粘罕貌類太祖，天生腹下有

夫史

卷之五 負心

三

瘡，人傳與太祖祖時之狀相類。其後入汴，悉取太宗子孫北去。殆至高宗絕嗣，天啟其衷，使太祖子孫復延南宋之祚。天報仁人，固不爽哉。

遼金兩案

契丹改其國號曰遼。宋仁宗慶曆中，使富弼與契丹平各致誓書，撤兵通好。至神宗哲宗兩朝，聘往如故。惟歲以金幣遺之，未起邊釁。徽宗崇寧中，寵用宦官童貫等，用兵西羌，注意開邊，以為遼弱可圖。使貫於邊覘之，時遼主耶律延禧，建元天祚，酣淫荒縱，嗜田獵，不恤國務。遼之別部女真阿骨打者，雄豪英武，自稱都勃極烈，即華言大官長也。為遼主市鷹，使者所苦。久有叛志。徽宗政和三年，女真叛遼，取寧江州兵。未幾，不滿萬，所至皆捷。改國號曰金。及貫使遼，與燕人李良嗣來，自陳有破遼之策，欲結好金人，夾攻遼國。帝大悅，封秘書丞，賜姓趙，使之浮海入金，約與攻遼。圖燕，仍給歲幣。金克遼五京，延禧出奔，宋命童貫襲燕，敗績。及金人自克燕京，宋復使良嗣入金求地，僅得燕京六州空城，仍輸歲幣四十萬錢，一百萬緡。都統制种師道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不聽。徽宗宣和六年，遼主延禧為金將婁室所滅，遼遂亡。初，宋遣趙良嗣如

卷之五

四

金求平瀛等州不許，及金平州留守張毅以州來降，宋遂受之，封毅為節度使，改平州為奉寧軍。由是金以納叛來，責不得已，殺張毅，函首以昇金。平州復為金陷，而金遂以此與師矣。宣和七年，金將幹離不在平州，來索叛亡戶口，不與，乃與粘沒喝分道入寇，攻陷朔代州，進圍太原，復得燕山郡縣。帝下詔罪已，招勤王之師，不至，傳位於欽宗。為靖康元年，金幹離不陷相濟二州，渡河而南，無一人禦之者，遂圍京城。帝如金營請降。二年四月，金人立張邦昌為帝，劫徽欽二帝，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童貫趙良嗣伏誅，河非遂盡沒於金，而為南宋。

未幾

卷之五

五

女真者契丹小部也，其族不滿萬人，勇悍善射，初完顏勃里鉢為遼女真節度使，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束，次曰阿骨打，阿骨打嚴重多智，兄死，襲位為遼節度使。初遼主幸混同江觀魚，故事，女真酋長千里內者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坐直視，論之再三，終不從。以是遼主疑之，阿骨打以遼主酣淫，從獸無厭，遂稱兵，先奔近

族根葉始大。自稱都勃極烈。不受節制。遼主每歲遣使者市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徵求無厭。阿骨打苦之。謀叛。遼聚族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誓。攻陷寧江等州。所至輒克。遼主耶律延禧出奔。女真改國號大金。阿骨打死。吳乞賣立。策馬渡混同江。取遼黃龍府。與宋夾攻。卒以滅遼。徽宗宗和六年。遣趙良嗣如金求平澤等州。不與。後平州留守張毅以州降宋。宋受之。金責其納叛。因以興師。渡河圍汴。虜徽欽及后妃王于等三千人北去。立張邦昌劉豫為帝。屠滅之。徽不

宋史

卷之五 負心

六

可殫述。高宗建炎三年。金人陷南京。宋都臨安。求和不許。屢為所敗。至理宗紹定中。蒙古來約夾攻金。以河南之地來歸。金人為蒙古所攻。遂弱。蒙古在女真之北。其人勇於女真。夜中能視。以鮫皮為甲。矢不能透。敗金兵於海嶺。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因割地議和。歲遺以糧畜。蒙古始強。鉄木真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黃統六年。完顏亮弑其主亶。大殺宗室數百人。納其叔母及諸姊妹。宗婦醜淫無忌。國人殺亮而立雍。及泰和八年。金為蒙古所攻。宋

叔亦不許。西北諸州皆降於元。殺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宋理宗紹定五年。元約宋伐金。許之。蒙古入燕。陷汴。亦以金祖宗神御及妃嬪王子宗室男女北去。甚於徽欽之禍。金主守緒走蔡州。千里無人。蒿萊滿目。曰。生靈盡矣。與其宗室承麟。為元兵所殺。宋遣將孟珙。分其骨以祭廟。金亡。元亦以滅宋。

論曰。古今中國治亂之勢。未有不起於夷狄者。聖人知夷狄之不可治也。常使其勢有所分。我得從中而制其勝。以彼之有事。為我之無事。計斯得矣。徽宗背契丹之夙盟。結女真之生虜。意在以夷狄攻夷狄。自謂得計。而不知驅狼逐虎。小得而大失。非利也。借強而攻。弱非勇也。老種盜入鄰家之隙。其得將體乎。大抵一時庸君好事。趨於目前之小利。而奸臣鬪宦。又欲借邊事以邀功。因循而至於此。雖然。有天道焉。我

宋史

卷之五 負心

七

以之加遼。金亦以之加我。金既滅宋。為遼報仇矣。無何。逆亮煽淫。狂胡煽息。天生蒙古。復以金之攻遼。宋者。又借宋而攻金。強中有強。報中有報。何前後之一轍也。總之。宋為金愚而絕於南。復為元愚而亡於北。

固天之不祚宋。何受病而不悔也。蓋百六邁凶。聖人未出。天將有所待也。初以金衍南宋之基。爲太祖報其後人。既而命盡數終。復以元大其驅掃。積陰氣而孕陽治。迨夫夜氣一開。乃折而入於我。明之一統。譬如空堂。巨室。久無人居。蛇豕亦得僭其榻。一旦而主人復出。則異物藏而故物歸之矣。陰翳幾百年。乃降滁陽之王氣。天地亦云勞矣。余讀史至此。而知天道固洪遠也。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人

吳起殺妻求將

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母死不奔喪。曾子絕之。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使起爲將。起妻齊女也。魯疑之。起急於見功。殺其妻。以自明。魯遂以爲將。去魯適衛。事魏文侯。屢戰有功。與士卒同其苦。卒有病疽者。起吮之。多得士。夙夜去魏適楚。爲楚大臣所殺。論曰。吳起名將也。在險之一言。似亦聞道者。與急功名而殺其妻。何殘賊乎。記曰。妻也者。親之主也。彼母喪且不奔。又何有倫紀哉。學術而無本功名。之所以殺身也。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九

韓信賣友成功

韓信為漢高帝大將軍。定魏破代。擊趙。下井陘。誅成安君。擒趙王歇。威震天下。欲北攻燕。東伐齊。用李左車先聲後實之謀。狗趙脅燕。燕服。將說齊。高帝先遣鄼食其說齊。七十餘城俱下。齊王田廣信鄼生語。撤備漢兵。日與縱酒。韓信忌功。不自已。出恐分其名。渡河。暗襲齊。盡殺歷下軍。直至臨菑。齊王恨鄼生賣已。烹之。而走高密。當是時。鄼生實不知也。信追廣至高密。斬楚將龍且。遂平齊。自為假王。以要漢。漢強許之。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十

漢滅楚後。徙信為楚王。時項羽舊將鍾離昧。素與信善。羽滅。窮。敗。歸。信。信。逼。昧。自。刎。獻。首。於。漢。高。帝。恐。信。反。偽。遊。雲。夢。擒。信。誣。與。陳。稀。謀。反。為。呂。后。斬。之。長。安。鐘。室。遂。夷。三。族。

論曰。禍莫大於忌。惡莫大於負心。信成不世之功。亦人傑矣。使鄼生功成。當秦漢封之。不亦恢乎。大哉。賣而烹之。以成厥名。豈有後祿乎。即漢捕鍾離。信能以死乞贖。高祖雄主也。封齒。赦通。已見一斑。或可因信而赦昧。必不使功臣與其故人俱死。計不出此。殺。

求客欲以釋猜主之心。難矣。他日臨刑。猶借兔死狗烹以自解。不曰天為兩人報仇乎。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出

孟嘗君背齊自立

齊公子孟嘗君田文封於薛。周赧王十七年，帥韓魏伐秦，敗其軍，絕河渭，秦割河東三城以和。田文為薛代，所欺欲連秦以固薛，故不攻秦。湣王時，孟嘗君去齊如魏，合秦趙與燕伐齊。湣王走莒而死，襄王立。孟嘗君居薛，自立為諸侯。無所屬，歿之日，諸子爭立，齊遂滅薛。

論曰：余讀四公子傳，信陵君稱最，平原君稍鈍，而皆為國惟孟嘗君養士，始終自為耳。然信陵平原皆傳與趙魏俱終，孟嘗絕嗣無後也，有天道焉。

卷之五

其

李密負翟讓

隋李密，少多才畧，志氣雄遠，為煬帝左親衛，嘗乘牛讀漢書，楊素見而異之。大業元年，乘隋亂，助楊玄感起兵，玄感兵敗，亡命依翟讓，多授方略，讓推主其軍。號魏公，眾數十萬，後忌讓奪己權，詐以酒邀讓，角射待讓，引滿未發，使徒見自後殺之，遂併其眾。唐武德元年，為王世充所破，密降唐，封為邢國公，殊不滿意，謀叛出關，為唐將所誅。

論曰：李密有有為之志，而無其才，當其押書牛角之下，去人遠矣。白沙米散，漢書其未熟乎？既而觀其負翟讓，則一賊耳，賊安能成大業哉。

卷之五

其

邴元貞負李密

元貞本縣吏。坐賊亡命。因隋亂。從翟讓為寇。讓以貞書記。及李密說讓。自開幕府。稱魏公。遂用為長史。貞為人貪鄙狡薄。宇文溫嘗勸密殺之。未果。及王世充大敗李密於邙山。元貞遂請引世充於洛口。密不得已降唐。後謀出關為唐所殺。唐高祖武德三年。王世充以元貞為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才幹守濮州。恨元貞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貞自往招慰。才幹迎入執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帥。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齎其首至黎陽。以祭密墓。遂以濮州降唐。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十四

陸超之門生負義

南北朝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大將軍。封宣城公。忌鄱陽王綽等逼已。皆殺之。時晉安王子懋聞諸王死。不自安。防閭陸超之勸懋起兵。誅鸞。力不克。為鸞所殺。或勸超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令田橫客笑人。遂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之可得厚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鸞令厚葬超之。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天史

卷之五 負心

十五

論曰。超之仗義佐師。臨厄投命。其道亦皆有大過人者。以尹公之端而受逢蒙之禍。超之或未知取友哉。何其得報之慘也。扶棺折頸。其亦心喪也乎。

王鉞負楊慎矜

唐玄宗朝御史中丞王鉞與戶部侍郎楊慎矜外兄弟也。鉞以慎矜所引得遷中丞。與之同列。慎矜猶子姓畜之。時鉞與李林甫相結。滋不平。共謀陷之。數於帝前佯為稱許。以相挑刺。帝惑之。鉞乃與李林甫作飛牒言慎矜本隋後家藏讖書。欲復隋室。帝大怒。遣官收矜。拷訊不服。鉞命侍御史盧鉉索讖書於慎矜臥內。曰逆賊置之密室。今得矣。慎矜不能辨。與兄弟與餘黨名者。以手指天而歎。後二年。鉞兄弟以謀反被族。

卷之五 負心

七

論曰。詩云。取彼講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言讒言之罔極也。鉞與慎矜。以負心為快心矣。他日誅夷東市。鉞鉉亦蕩為輕烟。然則勢位械謀。終可恃乎。

盧鉉三負同寅

唐盧鉉者。玄宗朝初以御史事外戚韋堅。為判官。相得甚深。堅寵衰。被劾。為李林甫所請。鉉發其私。以結林甫。遂殺堅。又善太府少卿張瑄。及按楊慎矜獄。鉉誣瑄殺之。時王鉞方用事。專事鉞。至鉞得罪。鉉妄劾曰。鉞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眾惡其反覆。貶盧。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遂暴斃。

卷之五 負心

七

七

論曰。推并下石。小人之常。如虎爭食。得肉者強。況彼鉉哉。

崔湜反戈媚佞

唐神龍元年張東之敬暉等既平武后之亂中宗復位又以武三思為司空東之等內不自安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任三思乃悉以東之暉等所謀告三思為之謀主三思遂引為中書舍人共謀殺東之敬暉等五人於遠州三思死仍附韋后景龍四年韋后弑帝以湜同平章事及韋后誅睿宗即位湜得幸於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上不從至第泣以請乃以湜與陸象先同平章事為中書令初

天稟

卷之五 負心

六

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謀反當歿為同列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構陷幽求流於封州復命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姦詭陰秘反覆叵測開元元年湜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論曰取兔絲而扶松柏君子有以知其道之衰然松柏成而兔絲終不長得失之間果可衡人品乎哉吾寧為松柏矣

宋之間有才無行

宋之間汾州人偉儀觀雄於才辨詩律與沈佺期齊名時人號為沈宋唐武則天中累轉尚方監丞時張易之兄弟丞昵寵甚之間傾心諂附至為奉溺器及敗之間貶龍州參軍後逃歸洛陽匿友人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以安王室之間得其實陰使人上變以丐贖罪由是殺仲之擢之間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前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薨處復往諸

天稟

卷之五 負心

七

結太平漢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未果睿宗立以其曾貽盈惡流之欽州遂賜歿論曰花之太華者其毒必蠶味之太厚者其害必腊質薄者易敗韻柔者難雅文章盛而道德衰枝葉繁而本根披理有固然情亦隨之故黃鸝鳴聽可以供如簧之聽不足當朝陽之一鳴君子所以貴知人也人可不為有才地哉

姚萇負秦

秦苻堅永興元年遣兵擊斬姚襄其弟萇以眾降秦仕至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秦丞相王猛屢以為患欲剪除之堅不聽寵任愈篤晉太元八年秦大舉寇晉謝玄破秦兵泜水堅敗走還長安萇與燕慕容垂俱叛起兵北地自稱後秦堅敗奔五將山為萇繼殺後復掘堅尸鞭撻裸薦以棘坎而埋之苻氏遂去萇子興立得魏鉄佛氏赫連勃勃亦悅而寵之秦過於勃勃善與弟邕以為勃勃貪猾不可近也興不聽命為將軍與沒奕于鎮高平後復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勃勃遂襲殺沒奕于而并其眾自稱大夏夏亦以滅後秦

論曰虎狼固不可以恩遇也當堅委命龍驤倒阿授識固不意其為鞭屍棘坎之人也然堅欲以危晉萇反以亡秦勃勃又伏於側而伺之焉螳螂相捕未有已時饑鷹餓虎肉飽奔鹿畜之者非也吾於犬羊乎何誅

天史卷之五終

天史卷之六

明青初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權亢野鶴甫輯著

貪十三案

石崇貪劫奢士

晉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攻剽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其能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侯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惠帝永康中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貨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綠竹盡當時之選危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玉體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給與益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澁守夢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

不聽命為將軍與沒奕于鎮高平後復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勃勃遂襲殺沒奕于而并其眾自稱大夏夏亦以滅後秦

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鉄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慨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蒨。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曰。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蒨。是葍。非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

天史

卷之六 貪

二

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蹇牖哉。其立意類此。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探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天史

卷之六 貪

三

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論曰。崇為衛尉。多殺人。掠財。而其誦佞買克妻廣成君。至望塵而拜。多置園囿。奴婢以自荒。當時晉實子。豈淫逸是起。至武帝借珊瑚以助愷。則其風不可挽矣。晉書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不惟崇足殺身。實亦亡國之兆。他日諸王內亂。而胡馬橫奔。金谷銅駝。則

棘滿目。不識綠珠。笛聲猶在樓中。否嗚呼。蘊利生孽。人生幾何。而不自足也。

天史

卷之六

四

桑弘羊牟利致族

漢武帝時。賈人子桑弘羊。會心計。得幸於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置部丞。滿天下。使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轉販。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貨。賤置貴賣。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萬物不得騰踊。吏丞皆坐市列。天下騷然。帝方起狩。封禪窮兵四夷。凡賞賜金錢。動輒億萬。皆弘取足。焉帝悅之。賜爵左庶長。武帝崩。弘羊與燕王旦謀反。伏誅。夷其族。

天史

卷之六

五

論曰。善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心計。析秋毫。鹽鐵貿販。不顧王者之體。兵疲民困。漢岌岌乎殆哉。烹以致雨。即不叛亦宜。班固等之與仲舒。汲黯。并稱得人。謬矣。

董賢嬖寵殺身

漢哀帝時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和柔便辟為上所
所幸常與共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貴震
朝廷上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
上方珍寶東園秘器珠玉桺無不備具為賢起冢
義陵旁周垣數里尚書僕射鄭崇諫殺之元壽二年
冬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時賢年二十二尚書百官
因賢奏事親屬皆奉朝請後置酒麒麟殿上謂賢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曰天子無戲言乃
天史 卷之六 食 七
止帝崩太后逼賢即日自殺收其家財四十三萬萬
父恭與家屬徙合浦矣
論曰冠敝不加於足屨新不加於頂上下之分殊也
賢以倡優弄臣借位元僚終自夷滅使賢得為老醜
庸鈍之人以厮役終不亦善乎非其器而盈之求毀
之道也吾於賢何罪焉

元載聚貨殺身

唐肅宗上元元年以度支郎中元載為鹽鐵轉運使
元載敏捷巧算善於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
載乃以豪吏為令舉八年稅賦而并征之不論有無
皆籍其家謂之白著嚴刑以歛民窮皆為羣盜載賄
結李輔國上乃以之同平章事領轉運使如故專權
自恣賄賂山積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
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
警然不悛代宗大曆十二年會有告載謀反者上命
天史 卷之六 食 七
收之賜自盡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八百
石鍾乳五百兩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
弃屍毀其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
論曰吾生中壽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壯樂者
四十餘年耳即極意溫飽亦不至食胡椒八百石也
惟愚生貪貪轉生愚黃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
徒營難免排牆之危吾於此儆亦大生憐憫矣

劉巨容黃金殺身

唐昭宗時。劉巨容能燒藥為黃金。宦者田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遂殺巨容而滅其族。初黃巢作亂。巨容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大破之於荆門。巢敗走。或勸容急追。容曰。國家善負人。留之為富貴之資。賊遂猖獗。至此為令孜所殺。

論曰。天地之大寶。天地之大權也。因之而貧富貴賤。乎人。助帝王鼓舞進退焉。使坐而可成。則天子不必貴。匹夫不必耕。四民五倫可以俱廢。故詐者往往以

天史

卷之六 貪

八

此媒利而得害。非絕其子孫且殺身焉。吾未見黃金北斗者。屬之無化災也。于愚哉。

楊駿貪位據權

楊駿。晉武帝后父也。晉太康十年。武帝不豫。駿侍疾。禁中。遺詔同汝南王亮輔政。駿收易。要近。置其心腹。及帝崩。惠帝立。以楊氏為太后。駿逐汝南王。而自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惠帝后賈氏。險悍多權略。與太后楊氏不和。駿忌之。以其甥段廣。張劭。典禁兵。掌機密。凡有詔命。必呈太后。然後行。馮翊太守孫楚曰。公以外戚當伊霍之任。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

天史

卷之六 貪

九

日矣。駿不從。元康元年春三月。賈后使黃門董猛等。謀誅駿。故帝作詔。帥殿中四百人圍其第。駿逃入殿。殺之。妻子親故皆夷三族。皇后亦廢。為賈后所殺。論曰。嘗觀外戚當樞機之任。未有不覆者。其勢不能全也。駿以小人之材。而僭處台鼎。當乘危收詔之時。天已誅之矣。此衛青所以閉門謝客也。

元顯父子爭權

晉安帝隆安初。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以玉國寶。玉緒為心腹。威震內外。世子元顯。年十六。聽警有傷材。性苛刻。道子以為征虜將軍。隆安三年。道子有疾。無日不醉。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授已。引樹親黨。生殺任意。朝貴皆畏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東錄門可張羅。西錄車騎填轅。時晉室虛竭。元顯聚飲不已。富擬帝室。元興元年。桓玄舉兵以討顯為名。入建康。父子皆被殺。

夫史

卷之六 貪

十一

論曰。以利交者。以利敗。以勢交者。以勢敗。蓋因乎其本也。父子猶然。勢利與人濃矣哉。記曰。蛾子其時述之。此之謂矣。

劉后貪鄙敗國

劉后。五代唐李存勗后也。后生於寒微。其父為窮卜。幼時被掠入宮。遂得幸。性狡悍淫妬。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不高。耻之。其父往謁。后曰。妾父已死。何物窮醜。敢來辱人。笞而逐之。拜河南尹。張全義為假父。幸其第。好蓄財聚飲。薪蘇菓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各分為半。一上天子。一上中官。故寶貨山積。用寫佛經。施尼僧而已。莊宗同光四年。唐軍食不足。百官表請發內庫財。后聞之大怒。於屏後出粧具銀盆。及三皇天象。于於外。曰。請鬻以給軍。百官惶懼而退。及莊宗被弒。后不親視。急囊其金寶。繫之馬上。與李存渥逃於晉陽。遂與通焉。存渥為亂軍所殺。劉后為尼。李嗣源遣人誅之。

夫史

卷之六 貪

十一

論曰。此雜司晨。維家之索。子於愚婦人也。何誅。

蔡確擠人謀位

宋神宗元豐二年、蔡確附王安石用事、薦為監察御史、善揣摩人意、凡安石新法、皆出確力、知帝厭安石、遂論安石帝欲罷知制誥熊本、遂論熊本而代其職、知制誥又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洵甫等帝遂罷洵甫、使確代為中丞、時元絳參知政事、確欲圖之、無隙、會有告絳于受賄者、確淡其獄、逮繫數百人、使獄卒困之一室、凡飲食糞穢、澗為一器、問之遂承、確因劾絳而代其位、為參知政事、確自居官、皆以起獄誅人、

天史

卷之六

十三

位而得之、道路訛、而確優游得計焉、哲宗元祐元年、確有罪、免、以怨謗貶竄新州而歿、

論曰、有埋棘於坎、以陷往來者、因而自陷、為然後尤、棘之不仁也、不曰棘之性固如是乎、吾於棘乎、無誅、吾不解樹棘者之何心、

張康國附權得醜

宋哲宗紹聖中、蔡京復治王安石新法、薦康國為助、及京為宰相、定元祐黨議、康國皆力贊之、故京屢薦引、不三年、自轉運判官為尚書左丞、徽宗崇寧四年、以康國知樞密院事、康見位與京通、漸為崖異、帝亦惡京專橫、陰令康國排之、許以為相、于是二人之怨益深、大觀二年、康國朝退、仰天吐舌、至待漏院而卒、人以為京醜之云、靖康元年、京亦伏誅、

天史

卷之六

十三

蔡京父子相妬

徽宗崇寧元年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進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天性凶謫舞智御人為王安石章惇所擢用屢罷屢起至是復追賤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凡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惡請御書為文刻石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毀司馬光等像於景靈宮除秘閣程顥名逐其生徒不許聚講崇寧二年京又自書黨人大碑頒行州縣令監司長史廳皆刻石有石工安

夫史

卷之六

七

氏當鐫字辭曰司馬相公天下皆稱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欲罪之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大觀元年蔡京子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京以專政日久帝眷漸疎攸權勢日盛與父相軋由是父子之間各立門戶一日對客遽握京手作眡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安乎明日使人勸京以疾致仕加攸開府儀同三司竈踰於京欽宗靖康元年竄京於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移京歿於

道攸亦被誅

論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言其善述也其父殺人其子必學為劫則又有倍焉者矣擠賢謀位至移於父子權勢之於人甚矣哉

夫史

卷之六

七

盜殺王黼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而多智，善佞，附蔡京。一歲三遷。徽宗宣和元年，以為尚書左丞，賜第城西，日導以妓坊樂，供帳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凡帝所為，花石艮岳，窮兵極欲，皆出黼計。宣和二年，以為少保、太宰，以黼力。主。攻。遼。進。位。太。傅。賜。玉。帶。總。治。三。省。事。及。金。張。彥。以。平。州。來。歸。黼。力。主。納。之。遂。開。金。人。邊。釁。五。年。帝。幸。黼。第。觀。芝。夜。歸。醉。不。能。語。幾。至。生。變。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粘。沒。喝。分。道。入。寇。渡。河。圍。汴。黼。聞。變。私。奔。東。載。其。孥。以。東。詔。賊。承。州。安。置。盜。誅。之。於。雍。丘。妻。子。俱。死。論。曰。禾。虫。生。蠹。還。自。剋。賊。當。黼。載。孥。私。奔。之。日。佞。技。已。窮。而。為。天。所。戮。嗚。呼。君。子。於。黼。也。何。誅。

宋史 卷之六 貪

夫

盧坦不治敗于

唐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清正有能，名。時。杜。黃。裳。為。尹。有。宦。家。敗。于。與。惡。人。游。破。產。者。尹。使。坦。治。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必。無。厚。蓄。其。以。財。賂。于。孫。者。必。制。下。以。致。之。如。于。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漢書曰：東海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皆道高，有師範。時天下昇平，太子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後病，賜告，挂冠，婦上嘉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上命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以饗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至為之下。汝廣既歸鄉里，日令家設酒食，請族人賓客，數問其家金餘幾，促責以供具。鄉人為謀，令立產業以遺于孫。廣曰：吾豈老悛，不念于孫哉！願自有舊田。

宋史 卷之六 貪

其

可耕力其中。以共衣食。使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是教以情耳。且子孫賢而得財。則損其志。愚而得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論曰。吾不知此公有敗子否。

天史卷之六終



天史卷之七

明青都鍾羽正龍洲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辨著

奢十四案

徽宗花石綱

建中二年。供奉官宦者童貫。性巧媚。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嘗詣三吳。訪書畫奇巧。屏帳扇帶之屬。以達禁中。帝悅之。遂命置御器所於蘇杭。牙角犀玉。金銀

天史

卷之七

一

藤竹。曲盡其巧。匠役雕鏤。日數千。蘇州人朱勗。給事蔡京。知帝垂意花石。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大悅。後歲歲增加。舳艫相接。浮於淮汴。號爲花石綱。乃命勗領應奉局。以督綱事。搜巖剔藪。一木一石。傾人家產。不可勝計。徽宗政和四年。築延福宮成。於是文禽異獸。名木嘉花。實滿苑囿。怪石巖壑。宛若天成。又多爲村店茅房。不施五彩。每秋風夜靜。禽獸悲鳴。徹於都下。識者知其不詳。政和七年。置提舉御用人船所。時東南監司。兩廣市舶。各有應奉。于是

大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竹木。福建荔枝。南
柳實。四川雜樹。文竹。文石等物。皆越海渡江。毀橋梁。
鑿城郭而至矣。宣和四年。以延福宮小。不堪居。又築
萬歲山於宮中。名曰良嶽。嶽極峻。周十餘里。朱勔於
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千人挽之。數月乃至。
高九十步。爲第一峰。環山鑿流。紆迴幽曲。中間岩洞
池館。佳名異狀。不可殫紀。古今所未有也。欽宗靖康
元年。金人翰離不渡河。徽宗出奔。金兵遂圍汴京。李
綱固守。良岳峯巒皆爲砲石。命民取亭臺花木以爲
瓦。卷之七 三

新至靖康二年。金人粘沒喝劫徽宗二帝及諸皇子
妃主三千人北去。童貫朱勔等亦伏誅。中原遂沒。而
宋祚南遷矣。
論曰。禽魚花木。山人幽士。借以娛性。而無損高致。人
君好之。則以亡國何哉。尤物無常。入人之嗜。癖而成
妖。故懿公以鶴亡。徽宗以石滅。良由六賊在腹。心故
也。卒之良岳排空。夜月泣妖狐之榻。絳宮凌漢。秋風
吹羯虜之塵。琳廓翠簾。博眼丘墟。赤血滿額。蒼老酒
山東之淚矣。嗟夫。露臺不惜中庭。文帝所以不可及

叔實騎奢亡陳

叔實至德二年。起結綺臨春望仙三閣。各高數十
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
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
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
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官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與
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共飲酒賦詩。采其
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臣酣歌。日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性敏慧。有神彩。善
候人主顏色。又有魘魅之術。置淫祠於宮中。聚女巫
鼓舞。百司敬奉。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斬諫者傅緯
章華等。于是大臣從風諂附。賄賂公行。尚書孔範與
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大悅。隋開皇八年。隋主下詔
伐陳。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正月
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寐。至晡乃寤。是日隋
將賀若弼韓擒虎引兵濟江。諸將迎降。陳主乃從宮
人十餘。出景陽殿。同張麗華孔貴嬪共投井中。遂就
擒。陳亡。

天史 卷之七 三

論曰吾觀叔寶始末一浮蕩駭癡子弟耳嬖寵豔起窮奢金碧以詩酒誹浪亡天下至於亡國不耻猶向隋主乞官高祖曰此子想無心肝取他日回首月明留連故國終以詞而殺身蓋亡國之主每多才莠敗家之子每有聰明吾觀於陳隋信然

天泉

卷之七

四

蜀王衍繪山

五代蜀主王衍王建之子也驕癡荒縱不理政務蜀地產錦繡珍玩衍積之如山列錦步障擊毬晝夜藝異香不斷結錦繪爲山其上列宮殿樓觀每爲風雨所敗則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以雜錦鋪水中洞微耀目或繁飲繪山則波旬不下或乘船夜歸則萬炬前引水光錦色光艷奪人宴羣臣於宣華苑與宮女雜坐唱和淫狎無所不至唐莊宗同光三年與師滅蜀王衍銜璧與觀出降所得金銀繪錦以千萬計明

天史

卷之七

五

年殺衍而夷其族

論曰惟彼天蠶厥絲實艱口市其巧身乃受煎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蜀借乘閨藝用錦紈嗟乎是爲天之所瘵

繆醜公

晉何曾為司空奉養過於人主日食萬錢每對客曰無可下筯處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各被九域生極其情歟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各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謚繆醜公懷帝永嘉中曾子劭日食二萬第綏及機羨侈汰尤甚與人書疏詞體簡傲識者知其不免及五胡之亂何氏無遺種矣

晉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又曰蘊利生孽口腹之

天史

卷之七 奢

六

欲何窮之有緩食當肉所以不願乎膏粱也

楊收以賄亡身

唐懿宗咸通中尚書右丞裴坦于娶宰相楊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楊收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流於驩州賜歿論曰余見叔世婚媾多振權勢以資送為厚薄人情日以下矣至於羽毛空飾而質幹悴殘亦何益哉故君子觀傳家之奢儉而知世澤之永促焉

天史

卷之七 奢

七

太平公主

公主高宗第三女也。武后所生。沈敏多權。畧后以爲類已。獨愛幸。初嫁駙馬薛紹。紹死。嫁武攸暨。生三子。開府。置官屬。給衛士。食邑五千。嘗薦張昌宗兄弟入侍。及二張誅。復爲己功。增封邑。其權愈重。中宗立。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甚憚之。主益橫。以金帛。推進賢士。有所論薦。旋踵將相。天下翕然嚮之。及玄宗將誅韋氏。主預秘計。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頓溫王乃兒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

未幾

卷之七 者

八

曰。天下事。婦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即位。由是權傾天下。三子皆封王。朝廷大事。非關決不下。宰相就第。答判。天子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意。先事逢合。無不中者。田園甲第。僭擬官省。吳蜀嶺嶠。珍奇詭怪。充於家。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絁。穀者千人。隴右牧馬。至數萬匹。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賂謁紛紜。奔走天下。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岐王總禁兵。主恚權分。召宰相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出

主東都。主大怨望。太子懼。奏斥姚宋以釋怨。開元元年。主忌太子明。又宰相非其黨。決意謀反。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等。畫期謀逆。太子得其姦。召內外文武大臣。先發斬之。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千人。籍其田資寶玩。凡三年不能盡。

論曰。讀唐史而至官闈。亦醜矣哉。蓋開國不端。而惟簿多隱。傳至高宗。乃有武后之禍。母儀相授。以此而責女子爲過種也。難矣。存之爲明鑑云。嗟夫。喋血一朝。幸有女主。三朝之禍。黃台瓜盡。幾不血食。吾不爲

天史

卷之七 者

九

武后作史者有說焉。

安樂公主

公主中宗最幼女。韋后與帝遷房陵而生。故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天下。侯王將相多出其門。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主府官屬尤濫。屠販納貨。皆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嘗請昆明池為私沼。帝曰。先帝未許與人。主不悅。作定昆池。以傲之。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累石。肖華山。磴行橫斜。迴淵九折。凡延袤數里。又為寶爐。鏤怪獸奇禽。間以珊瑚。渠貝。不可勝計。崇訓。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

未東

卷之七

十

日假后車輅。自官送至第。帝與后御安福門觀之。大赦天下。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第成。禁藏空殫。掠人子女為奴婢。御史不敢問。朝廷騷然。及臨淄王誅韋后。主方覽鏡。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之。追貶悖逆庶人。趙履溫諂事主。嘗自褫朝服以項挽車。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肉殆盡。

論曰。古未有唐室公主之亂者。乘女主專朝之虐。播散為羣陰。政出私門。與人主爭權。至履溫褫服挽車。

士風斯下矣。侈過災生。不亦宜乎。

天史

卷之七

十一

同昌公主生於奢靡

公主唐懿宗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咸通十年。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窗戶皆飾以雜寶。井闢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一年。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咸通十二年。葬。謚文懿公主。以服玩殉葬。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絕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玑覆地。後數年。黃巢之亂。京師千里無烟。天子蒙塵。妃主有餓殍者。發公主之陵。揚骨於外。乾符元年。韋保衡賜死。論曰。夫人祿以德配。祿盡而命絕。禍因材受。禍過而災生。故儉曰共德。奢為凶媒。君子不敢居其盡也。懿宗竭天下以奉一女。賦亦極矣。女以奢歛。而猶不悟。愛之固殺之乎。

宋史

卷之七

七

寶釵為妖

唐承寧王相國湜。居位。有女適寶氏。一日歸。請曰。玉工貨釵。值七十萬錢。求沽之。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湜聞之。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相國賈餼門客。後得罪於其僕。酒中置毒而歿。玉釵轉貨。不知所歸。出唐書。論曰。物無常罪。鍾情者崇。維儉生福。君子之病。君子之所不費。君子之所貴。分。

宋史

卷之七

七

盧多遜父知其敗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
基酒自娛、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
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所矣、多遜
果敗。

韋堅開河擅寵

唐玄宗時、京兆人韋堅、以外戚寵、由秘書丞、歷長安
令、有幹名、督察善聚斂、玄宗喜其才、擢陝郡太守、水
陸運使、漢有運渠、啟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堅
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澮、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
合、初澮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潭通漕、用工
億萬、二年成、帝升樓臨觀、堅預取洛汭小斛舟數千、
貯之潭、命篙工柁師皆大笠修袖芒屨、為吳楚商服、
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宮端

卷之七
五

卷之七
五

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玳瑁象齒珠琲沉香、
豫章則飲器青磁茗鑪釜、宣城則空青石綠蕉葛姆、
膽翠羽珍貝等貨、船皆尾銜、接進數十里不絕、堅自
造竹枝詞十餘曲、名得寶歌、命吏唱習、白衣缺膝衫、
錦半臂、絳冒額、立艦前、倡人數百、皆中幃、鮮冶、齊聲、
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艦、
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珍窮水陸、府縣教坊、音
樂迭作、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賜舟工錢二百萬、
名潭曰廣運、進堅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

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宰相李林甫忌之堅姊爲皇太子妃林甫誣堅謀反欲立太子帝大怒籍其家妻子兄弟皆遠謫歲中遣官賜死初堅鑿河多壞民居室塚墓起江淮至長安剝斂償輸鈎索滿獄至堅死乃止。

論曰虎善食獠每瞞則羣獠伏其前恣取食焉獠有最黠者自云善搔癢虎遣之搔毛髮膚裏無不中窳虎以爲忠已也任其爬搔拂抑醒而蘇者再虎殊不愛緣因徐取虎腦啖之且啖且搔虎曰爾何食獠以腦進虎曰忠哉獠也捨其所欲而及我須臾獠躍上木虎腦竭而死佞臣之以貨進其君也何其以腦進虎乎雖然木盡蠹亡未有能終其身者也。

卷之七

卷之七

六

王鉞驕奢得主

唐王鉞爲監察御史按獄淡文玄宗以爲才拜御史中丞進兼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宰相李林甫方興大獄以鉞險刻好利倚之爲鷲擊狼噬無不中者又厚誅飲嚮天子意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歲進錢鉅億萬計鉞取給焉帝以鉞有富國術兼京兆尹加領內外二十餘使聲焰薰灼天子賜遺相望雖楊國忠不及也鉞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禁中供奉過駙馬都尉宅永穆公主親視供具準以彈彈駙馬巾折玉簪爲樂凡郡縣候準經過饌具倡樂過於乘輿鉞弟錕忿及凶淫嘗召術士謀爲不軌畏洩殺之以滅口安定公主子韋會者竊語之鉞聞知收會長安獄夜縊死還其尸雖權近惕息不敢問進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十一年四月鉞弟錕謀反事覺夷三族有司籍其家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雷號自雨亭者侈類如此。

論曰猴冠鼠舞羣聚生賊竊位樹威磨牙凶赫器滿則覆輻推輪傷衆惡之堂以自殃。

卷之七

卷之七

六

寶裝溺器

五代唐主昶淫侈無度為宋太祖所滅太祖嘗見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論曰。呆哉此物。巧於自殺。

宋史

卷之七

六

江南奢報

六朝梁高祖之末。建康士女。爭尚豪華。或日食不下數千。一室費可巨萬。糧無半年之儲者。外有千金之表。自侯景之亂。輸運隔絕。又以連年旱蝗。草根木葉。食之皆盡。百姓父子相食。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采。積填委游。白骨成丘。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歿。

論曰。王竭曰。無事以當貴。知足以當富。緩步以代車。晚食以當肉。君子知足。財無所不足。又曰。口腹之欲。

宋史

卷之七

七

何窮之有。平居儉用。亦惜福延壽之道。

大史卷之七終

天史卷之八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驕十六案

武乙射天

商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人不勝，乃僂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敗於河涓之間，迅雷震殛。

天史

卷之八 驕

十

論曰：惟天之威，於時保之，愚哉武乙，以天為戲，有殷其雷，胡為乎來哉。

宋康王射天滅國

宋有雀生，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筮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上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於溫。

論曰：天何罪乎？宜若有罪，然無故而生，讎以驕之。此天之所以取射也。曰射之不中，奈何？曰中之矣，自射其心是矣。

天史

卷之八 驕

十一

其心是矣。

智伯驕復反禍

晉卿荀瑶智伯氏於趙韓魏諸卿最強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以爲己邑晉出公怒欲告齊魯以伐之智伯反攻公公奔齊道死乃立昭公魯孫驕而專其政智伯襲衛還宴三卿於籃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孰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君一宴而辱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城雖高尚能害人况君相乎弗

天史 卷之八 驕 三

聽丙戌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嚮之以兵則我得免於患而待其變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則輕敵此懼則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奔晉陽圍而灌之城不

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驟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蹙桓子之跗襄子乃陰與約決水灌智伯軍韓魏合擊之大敗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

天史 卷之八 驕 四

夫差報越而驕

檜李之役也。闔廬歟。夫差立為吳王。元年。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使人立於門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仇乎。出入必應。三年。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以甲士五千棲於會稽。遣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吳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與越平。初。吳之始用兵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九年。吳北伐齊。越子來朝。王

夫差 卷之八 五

及諸大夫皆有賂。子胥曰。是豢我也。諫又不聽。及敗齊於艾陵。賜子胥屬鏹劍以灰。曰。盈必毀。天之道也。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扶吾眼置吾東門。以觀越之入也。十四年。夫差驕益甚。北會諸侯於黃池。爭長。是時國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勾踐伐吳。虜太子友。吳乃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強。敗吳師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夫差使王孫雄行成於越。亦如會稽之事。勾踐欲許之。范蠡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則反。小凶

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耻乎。乃不許。欲遷夫差於甬東。子百家居之。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越滅吳。誅太宰嚭而歸。

論曰。夫差之敗。以不聽子胥殺勾踐乎。非也。夫差之亡。非在釋勾踐時也。在黃池爭長時也。使吳能勤政脩德。恭儉愛民。如初年報越之時。即百勾踐。安能報吳哉。釋越。愈以重吳耳。乃館娃歌起。花溼香浮。使霸業雄心。消沉於蛾眉弱骨之中。非越滅吳。吳自滅也。

夫差 卷之八 六

天之所亡。越乘其弊矣。

苻堅驕兵天敗

秦苻堅弒秦主苻而自立。以王猛爲司隸校尉，軍國事皆委之。燕慕容垂以內難奔秦，以爲冠軍將軍。晉太和五年，秦使王猛伐燕，執燕主暉，遷鮮卑四萬戶於長安。陽平公融以爲憂。晉寧康元年，秦明光殿有人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復見。及王猛疾篤，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不可輕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晉太元七年，堅

夫史

卷之八

七

令羣臣於太極殿謀欲伐晉，羣臣以爲不可，獨冠軍慕容垂勸之。行，明年八月，遂大舉入寇。民每十丁抽一丁，其良家子少年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以慕容垂爲前鋒。姚萇爲龍驤將軍，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旌旗金鼓照徹天地。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與將軍謝琰、胡彬等帥兵八萬拒之。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謂秦陽平公融曰：「君懸車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戰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

勝可乎？」融信之，麾兵使却，因退不可止。玄引兵渡水擊之，融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歿者什七八。堅單騎走歸，燕慕容垂遂自立爲燕王，姚萇亦起兵爲後秦，大破秦兵，執堅於五將山殺之。遂符甲申乙酉之讖。

論曰：當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南下，襄沔已目無全晉矣。桓冲以根本入援，安石借放游坐鎮，亦無策之極也。卒乃乘天之勝，坐敗驕虜，天定勝人，信不誣哉。

夫史

卷之八

八

魏齊無禮范睢

范睢，魏人也。字叔昭。王時，與魏中大夫須賈同使於齊。齊王雅重睢名，賜睢金，須賈忌之，歸魏告相魏齊。曰：「睢以陰事私語齊，因得齊金，魏齊大怒，笞擊睢，折騰捐齒幾死，以簣卷置廁中，使賓客醉皆溺睢。」睢佯死得脫，更名曰張祿，西走秦，見秦王大悅，立談而拜相。逐穰侯，廢太后，封睢為應侯。當是時，秦以張祿為相，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矣。秦欲東伐韓魏，魏王恐使須賈於秦，睢因微行見賈，為之御車，賈憐其不

夫史

卷之八

九

死，贈以綈袍，曰：「范叔一貧至此哉！」遂避去。門下曰：「此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肉袒膝行，泥首請死。范睢乃大張帷帳，鐘鼓列美人武士，請秦之諸侯大臣，與坐堂上，奏樂設食，裸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黥徒夾而馬食之，曰：「吾所以不殺汝者，以綈袍緣緣尚有故人情耳。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魏齊自剄。」

論曰：夫虞卿，天下賢人也，以魏齊之故，不重卿相之位，而與之間行，困於梁趙，必有所以取之者矣。齊乃

居高不察，信讒而辱士，卒取喪身。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然則富厚勢位，固可恃乎哉。

夫史

卷之八

七

衛侯殺嬖人渾良夫

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於南子也。出奔。靈公卒。蒯聵之子。蒯嗣位。拒蒯不得入。居於戚。蒯聵之姊。適魏。孔文子。生慳。其僕渾良夫。長而美。文子卒。與內通焉。孔姬常使之視太子於戚。蒯與之言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三歲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假以姻妾。遂入。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與良夫等共迫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使石乞孟。繫殺季路。輒出。

天史

卷之八

十一

奔魯。太子蒯聵立。是爲莊公。良夫譖諸公子。公子劫莊公。欲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歲。三之後請殺之。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求令名者。飲以成之。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裘句。兩牡紫衣狐裘。至則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之。退。數以三罪而斬之。論曰。衛以婁殺搆難。良夫是奇取貨。誠傾危哉。煽淫恃寵。卒以三事妖盟。神不信。要盟反。其報矣。

田蚡呼服謝罪

田蚡者。漢孝景后同母弟也。封武安君。當魏其侯。實嬰爲大將軍時。蚡未顯。侍嬰酒。如子。任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實。太后勢益疏。天下士趨勢利者。皆去。衛其歸武安。獨潁陰人將軍灌。夫不失故。與魏其侯日益親。相倚驩甚。夫以壯義報父仇。各聞諸侯。然剛直多任氣。族盛甲穎川。蚡嘗與約往魏其侯所。日中不至。夫怒。強邀之。及飲。酣起。舞。蚡不起。夫語侵之。怒去。蚡又使箱福請魏其田。夫罵箱福。

天史

卷之八

十一

蚡大怒。未發。及以太后詔往賀蚡。魏其起行酒。武安稍倨。夫怒。復侵武安。并辱列侯。武安遂縛夫。劾不敬。當弃市。魏其救夫急。因短武安。太后怒。以十二月晦。論矯詔殺魏其。灌夫於涓城。明年春。武安君病。見魏其。灌夫共殺之。呼服謝罪而死。

論曰。三人皆有現報焉。實嬰以椒房之親。僭位列侯。親替不衰。不能杜門謝士。以觀時變。悻悻然與貴幸侮。亦過矣。田蚡恃權快憤。逞凶德而誰何。卒至夢囈呼服。以償其魄。何天道之遠也。若夫好勇不學。...

而啞人灌夫豈可宗乎

天與

卷之八

十三

事子知三卻之亡晉周之典

國語曰柯陵之盟單襄子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
紇見其語犯卻犛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犛之譖單子曰
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聽三
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

天與

卷之二

一四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其何能久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
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
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
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
焉立於淫亂之國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齊其
有乎是年晉殺三卻明年晉侯絀於翼東門齊人亦
殺國武子初晉伯宗伯州犁樂弗忌皆賢大夫三卻
諍而殺之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故終不免。

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

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

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

也。及厲公被絀。迎而立之。生十四年矣。是為悼公。復

霸晉。

論曰。單子其知道乎。聽言以知古。觀行以知與。子曰

夫也。

卷之八

十一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單子之謂矣。

王季子知魯叔孫之亡。

國語曰。定公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

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為臣必

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

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

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

福。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備而民阜。乃可

夫也。

卷之八

十一

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微。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

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

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歎。以儉足用

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歎而遠於憂

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作事而微。下

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儉其

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

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

若叔孫而恭修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六十六年。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論曰。有味乎登年以載其毒。君子當用三復矣。

夫史

卷之八

十二

王氏一門五侯

漢成帝元年。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夏四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以為諫。不聽。又封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同日皆為列侯。由是權傾中外。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舟。所作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時司隸京兆知其奢侈。不軌。不敢舉奏。卒以新莽之禍。而夷其族。塚墓掘發。揚屍於外。

論曰。高位實疾。厚味實腊。毒藥暴則覆。浮器則溢。

夫史

卷之八

六

天之所以善樂也。

何晏以妄誕致禍

魏何晏附曹爽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也。為名士品曰惟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篤嗜老莊。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以六經為聖人之糟粕。天下士風為之一變。平原管輅善易。數晏問之曰。試作一卦。能至三公否。輅曰。君侯位尊。勢重。懷德者鮮。殆非求福之道。輅身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此人言何所畏耶。魏嘉平元年。以曹爽之黨。為司馬懿所族。

卷之八

十九

論曰。魏承漢末。士習多自標榜。賢者猶借道以取名。狂者遂粉飾而敗教。其後各盛質衰。流為異類。乃有華夷之變。故學術關乎風氣。作者之備。天獨厚其罰歟。

曹爽驕癡

魏明帝景和三年。以曹爽為大將軍。受遺詔輔政。時何晏李勝等皆有才名。而急富貴。爭出附爽。因大舉征蜀。欲以兵威制天下。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圍。與晏等縱酒作長夜飲。及出城。為司馬懿所劫。猶曰。司馬公忌我權耳。我猶不失為富家翁。遂收印綬。為懿所殺。與何晏等夷三族。

卷之八

二十

論曰。吾於純袴子何誅。莫不古而懿不晉矣。是亦天之報奸賊也。

顏竣父知子禍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子顏竣以佐命武帝有功貴重一時無出其右延之性朴儉布衣茅屋蕭然如故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嘗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屏在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起高宅延之嘆曰好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遠矜傲若此豈能久乎竣丁憂踰拜起為右將軍丹陽尹竣固辭不許遣中書舍人

未幾

卷之八

五

抱竣登車賜以布衣絮以絳綸遣主衣者就衣竣體仕至東揚州刺史及王僧達得罪疑竣所請宋主怒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徙妻子於交州沉之於江論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竣無大惡獨以驕寵殺身嗚呼雖父之賢不能保有其子驕之於人危矣哉

王毛仲滿寵殺身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宰相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其寵如此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意甚快快生子三日上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賜毛仲死論曰毛仲奴乃殺一豚犬耳牧豎小人何知名器之重輕乎玄宗屈宰相而封乳臭以寵之加冠於足不亡也幾希

未幾

卷之八

五

謝靈運傲物亡身

晉謝靈運為宋秘書監。恃才放逸。多所陵忽。好為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為會稽太守孟顛所糾。遊放自若。宋主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追討擒之。降。徙廣州。後以賦詩得禍。弃市。

論曰。山水登臨。乃有道之高躅。詩酒放廢。亦幽人之騷。皆以不得其內。而中倫慮焉。故陶潛不仕。非為沈。季鷹挂冠。非因尊。繪皆有。蕪。康之。勝。情。托。為。勝。

宋史卷之九

肉之去志。若夫既食祿而不媿。即受法而從官。乃以鑿坏為高。止采藥為冥行。矯誣世俗。絕滅倫類。殫窮民力。卑汗仕途。是周穆之好遊。秦皇之封禪。皆可以高三代而逾千古矣。故曰幽居而不淫。蓋君子之自得。非放意而肆志也。

天史卷之八終

天史卷之九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黨六案

漢儒盛名致禍

後漢桓帝時。黃瓊為太尉。辟名士范滂等十餘人。天下想其風采。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太原郭泰博學善談論。為河南尹李膺所器。游洛陽歸。諸

儒送至河上車。亦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人望之。若登仙焉。初帝為蠡吾侯。管師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尚書。時同郡房植。亦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以名相競。遂成甘陵南北之黨。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使之各立崖岸。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仇。由是二郡為之誦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

天史卷之九

應為之冠。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語云。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于是中外承風。統以臧
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倒屣畏其譏彈。時官官用勢。
成瑨捕之急。遂為所訟。帝大怒。乃殺成瑨於獄中。岑
暄逃免。

時有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
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疾膺。教成上書訟冤。告膺
養誅。學游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大怒。
流膺。諸宦。逮捕黨人。布告天下。遂下膺等於獄。及杜

朱

卷之九

二

密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則懸金購
募。賈彪西行。說實武。霍諝訟之。帝意稍解。赦之。禁網
不復用。范滂歸洛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滂曰。
是重吾禍也。遂遁去。靈帝時。陳蕃實武。誅宦者。事洩。
為曹節所殺。至靈帝二年。復有鉤黨之禍。
論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君子知幾。不患陰陽窮變。
通久。進退存亡。彼其之子。以道為市。其智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東漢黨禍

漢靈帝二年。初李膺等雖廢網。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
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
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
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暄苑康劉表陳
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
衡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鶴王章為八。八。厨

朱

卷之九

三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振膺等。陳
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
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
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
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
密朱寓荀昱程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或謂
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拷歾門生
故吏。並被禁錮。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

書明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狀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中常侍張讓。汝。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讓

天史

卷之九

四

耻之。陳實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論曰。夫儒之爲道。猶天地之與萬物也。任其勞。不居其功。藏其用。不顯其名。是以陰陽疑戰。而元貞不受患焉。故龍德歸之。潛。聖人。婦之。遊。玉以璞而藏輝。金以沙而匿彩。麟鳳龜龍。不游于破卵之郊。莫莢芝蘭。不生於刺人之野。非重道而吝其寶也。氣所未合。而急與之爭。隋珠彈雀。得少而失多耳。故知幾達務者。君子成物。成身之權術也。東漢名儒。能砥礪廉隅。而無毀方瓦合之效。當夜長日短之時。北陸乘權。蕭索起而與玄冥爲敵。何異鸞鷲鳴鳩。梟之前。騶虞

蕭索起而與玄冥爲敵。何異鸞鷲鳴鳩。梟之前。騶虞。肅狐狸之側。不磨牙吮血。不甘心焉。既不能默用。扼回。而猶然三君八顧。種種標榜。祖送往來。車馬成都。殆有市心也乎。傲者凶德也。黨者敗道也。龍門未必入室。仙舟未必登岸。太學三萬。未必皆閔孟顏曾也。而賓客嘈雜。羣小噂沸。諸君子能無敗乎。方而不隅。圓而不刃。吾於林宗。元方。有取焉。雖然。此春秋責備之道也。若夫敗名教爲圓融。借模稜爲捷徑。是又諸君子之罪人也。嗟夫。明哲保身。其唯中和之聖人歟。

天史

卷之九

五

牛李各以黨敗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李吉甫之子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各分明黨
互相傾軋人有劾宗閔掌貢舉不公者德裕助之黜
為遠州刺史由是釁隙遂成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
上所厚宗閔等引以為相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八
年不遷排擠李德裕之黨為之一空文宗太和五年
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
裕具奏上悅之僧孺忌其功以新與吐蕃約好不宜

天史

卷之九

六

納降失信詔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遂誅悉
怛謀於境上德裕與僧孺構怨益深上亦悔絕降非
計尤僧孺失策出為淮南節度使召李德裕還為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而罷李宗閔太和七年李訓鄭注
皆恨德裕復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罷德裕
於興元于是兩家朋黨互相擠援上每歎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黨難及武宗即位會昌元年復召德裕
同平章事加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
李宗閔於封州德裕專權日久頗徇愛憎中外怨之

武宗崩宣宗即位復罷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再
貶崖州司戶而卒盡反德裕之政凡為所薦者皆構
陷之自長慶元年歷五朝而黨錮之禍不解唐室亦
壞而牛李亦衰

論曰怨之毒甚矣哉一人之私遂至盤據五朝而亡
人之國究竟身名不立兩相平焉觀此亦可衰其氣
矣

天史

卷之九

七

章惇黨錮元祐名賢

宋哲宗紹聖元年復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引用蔡京蔡卞林希曾布等盡復王安石新法以司馬光為黨首流呂大防劉摯蘇轍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於遠州禁錮其子孫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二州惇必欲置之死地嘗擢土豪為判官使過梅州殺之去至三十里嘔血而死因而獲免于是元祐名臣排斥殆盡一日之中布滿海甸哲宗崩徽宗立追復呂大防劉摯等官黜章惇於

夫史

卷之九

八

潭州靖國六年台諫論惇迷國罔上屠毒縉紳乃復貶雷州司戶而卒初蕪轍為惇所誦於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為擅奪民居使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轍還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惇所害幾破我家今不可得惇遂露處是亦一快報云

論曰歷代黨錮之禍其為害雖一隨世代為升降黨之中亦有分焉如東漢黨禍始於諸君子八顧八及互相標榜違遵養時晦之道故為奄宦所中不十年

而國亡至唐牛李之黨起於對策私恨彼此排擠歷五朝而唐遂衰已不及東漢諸儒以道自立者矣然德裕僧孺猶稱唐室名臣但城府未化耳至宋元祐間則儼然羣小盈廷芟蘭樹艾蜀洛諸儒一網打盡御書黨人之碑遍布偽學之禁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較漢唐更卑矣倘徽宗能以黜章惇之心不為蠱惑豈非大有為之主哉倏焉雲翳蔽空煬阜借菴反為諸奸下石焉何前後兩截耶如人元氣不調五臟之中必成壅塊始而知痛猶可療也久則習為自然散

夫史

卷之九

九

於百脉之間而人遂以亡矣嗚呼宰相必曰鹽梅將以用其調也

嵇康高曠

晉嵇康。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及
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
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
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
康箕踞而銀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
康自代。康因言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之。
以為謗已。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宜早除之。
遂殺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天災。卷之九 十一

於今之世矣。故竹林七賢多無令終。以成晉室清言
之禍。
晉書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
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
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鏡。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傾
蔑王公。砥持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託物。殊

異虛舟。有同橫管。然阮竹林之會。劉畢芳尊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
于陵於潺湲之瀨。於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單詒散髮。吏部盜檢。豈以世疾名
流。茲焉自振。臨銀龜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
絕響。風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夫史 卷之九 十一

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勸駕。然而無補於世
道也。

郭解以俠族

郭解漢武時游俠也。短小精悍，陰賊作奸，以軀借人報仇，殺人甚衆。年長折節，輕財好施，喜聲名，故遠近惡少皆宗之。其所睚眦，客必爲報之。無免者。及武帝徙豪茂陵，吏籍解名，解不願，屬大將軍衛青言其貧。武帝曰：解布衣，能使大將軍爲之言，不貧。卒徙解，送之者幾萬人，車數千輛。解兄子恃解勢殺人，因捕解，解亡，所過舍，主人匿不敢告，多自殺。其感人如此。軹有儒生於坐，短解者，解客聞之，遂殺生，斷其舌，事下

天史

卷之九

十三

吏解實不知，秦解無罪。丞相公孫弘曰：俠布衣爲任俠，至於睚眦殺人，雖弗知其罪，甚於知當大逆無道，送族解。

論曰：今之號爲俠者，恃勢凌物，武斷鄉曲，吾直以爲穿窬之雄耳。即俠如郭解，亦僅得族，况爲解所耻乎。當時劇孟朱家亦皆重然諾，天下重之，而解好巧殺人，終不免族滅，故曰好勇而不好學則亂。

天史卷之九終

天史卷之十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左道 二十四索

九黎亂德

史記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傲擾天常，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賣於祀，禍災薦臻，莫盡其氣，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一

屬民，民用安生，蓋左道之始云。

孔子誅少正卯

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五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飭邪榮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傑雄也。不可以不誅。為政三月而魯大治。

左道

卷之十

三

論曰。亂臣賊子。弑父與君。夫子未能遍誅。獨先之以少正卯。蓋亂賊明叛。吾道不足。開千古之惑。夫異端則竄入人心。久而風氣為之大壞。是醜毒也。兩觀之。誅其為萬世道統慮乎。

王安石父子濟惡

王安石臨川人。宋仁宗朝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性彊忮。善辨博。躁迫執拗。果於自用。以矯世變俗為已任。外示恬退。屢召不起。神宗熙寧元年。越次入對。叅知政事。議行新法。用呂惠卿曾布蔡確。元絳章惇等。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保甲方田免役市易均輸等法。頒行天下。由是出內庫緡錢百萬。給鄉戶小民。戶借錢一千。使納一千三百。民不願者。州縣強散之。謂青苗常平錢。保甲以民為兵。立保正副。連坐

左道

卷之十

三

之法。苛急紛更。至有斷腕截指以避丁者。市易均輸。則以內藏錢帛。置市京師。悉鬻於民。以給用。甚至果茹薪炭。悉令計直。收其息於官。于是天下場務坑冶。河渡房園。皆有租課。中外騷然。迄無成功。其餘法不便者類如此。斥逐大臣異已者。貶韓琦司馬光富弼。蔡京程顥蘇軾文彥博等數十人。引用儉邪。盤據近要。又以已說創立新經。使主司用以取士。黜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官。穿鑿字說。流於佛老。而士風學術頽然一變矣。安石一子名雱。敏慧豪橫。未冠

能著書數萬言。然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早舉進士，歷
觀一世，不欲作小官。安石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
經，刊之坊間，傳達於帝，使其黨交薦之。帝召見除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以新法不
行，勸誅異已者。安石一日與程顥論事，雱囚首跣足，
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不行，雱大言
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其橫肆如此。熙
寧八年，以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
士，明年雱疽發背死。帝亦久厭安石，遂罷之。司馬光
入相，盡改新法。及安石死，卒成元祐黨人之禍。宋室
始衰。

左道

卷之十

四

論曰：安石一執拗果窒人也，其志亦欲有爲，但學古
畫葫蘆耳。力欲伸其說，仇衆護短，意氣用事太過，故
以亂宋天下。卒之天殺厥嗣，身死而法不行，故君子
之學不可不純也。雖然，洛陽鵬聲，天授白眼，固宋祚
之將移也。不然，地氣何由南乎。

宋徽宗崇道亂儒

徽宗崇寧三年，既用蔡京爲宰相，立黨人碑，禁錮元
祐大臣，遂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詔曰：荆國公王安石，
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封舒
王。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用蜀方士魏漢津，定樂鑄
九鼎，安於九成宮，酌獻受賀。明年，漢津死，賜號嘉成
侯。政和二年，有温州人林靈素者，善妖幻，知帝寵信
邪術，賄左右以進，帝拜爲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大言
曰：陛下爲上帝之長子，號長生大帝君，下降于世。蔡

左道

卷之十

五

京王黼等皆左右仙官，後官劉貴妃，乃九華玉真安
妃，帝甚寵信，爲作上清寶籙宮，所費巨萬，出入訶引，
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府，其徒錦衣玉食，幾二
萬人。政和六年，立道學於辟雍，詣玉清和陽宮，上玉
帝徽號，求道教仙經于天下，設千道會於寶籙宮，命
士庶聽林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因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嘗出祀天於南郊，以道士百人執幡幢前導，
帝自言親見空中樓閣，仙子往來之狀，遂作天神降
詔，以示百官。宣和元年，都城有女子忽生鬚，上命度

為道士。是歲京師大水。平地高十餘丈。帝命林靈素祈之。方城上步虛。為役夫所撻。而歿。後數年。徽宗父于北狩。而中原淪於夷狄。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六

王衍清談敗晉

晉惠帝元康中。尚書令王衍。善清談。崇尚虛無。宅心事外。以任放為達。名重當世。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悞天下蒼生者。必若人也。懷帝永嘉五年。衍助司馬越之亂。為太尉。使弟澄敦各居要地。曰。足以為三窟矣。及越歿。漢石勒追而執之。問以晉室亂故。衍曰。計不在已。自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遂排墻殺之。

卷之十 左道

七

論曰。溺身富貴之場。借口虛無之說。雖風生玉塵。而棘長銅駝。坐使神州陸沉。中原左衽。即兔窟未安。龍輿不守矣。士君子之於名教。固可一日忘哉。

樂大丹備論主

漢武帝元鼎四年，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後人海求師，帝使人驗之，無所覓，乃腰斬。

夫東

卷之十 左道

八

論曰：仙人而曰必有也，愚者之所笑也。仙人而曰必無也，達者之所笑也。仙人可有而可無，黃金可無而可有，有者有之，無者不得而有之也。蓋仙人者，聖人之小乘，得清虛長住之一道，自了其性命而結局焉。較之聖人，如小川之與大海，海可納川，而川不能納海也。黃帝可以見廣成子，武帝則文成樂大諸人而已。所謂有者有之，無者不得有之也。

魚朝恩恃寵辱教

唐肅宗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之亂，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聽其節度。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不識章句，自謂才兼文武。大曆元年，代宗釋奠於國子監，命朝恩率子弟皆往聽講，遂以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朝恩執易升座，講易折足，以譏宰相。識者醜之。大曆五年，朝恩專其禁兵，勢傾朝野，與汾陽王郭子儀有隙，嘗使人掘其父塚，儀不敢問，干預朝政，凌侮相臣，上寢不能平，乃使宰相元載密謀誅之。

夫東

卷之十 左道

九

論曰：吾於闖宦事，非大惡奇禍，多畧而不載。蓋彼刑餘厮役，惟以溫飽寵倖是圖，非有以道事君之責者也。惟引君者絕其佞端，清其黨與，譬如元氣有餘，則飢飽不傷，才監易牙，所以不能害管仲之霸也。朝恩執經升座，大開千古笑端，故榜之為澤宮，一劫云。

魏拓跋崇佛亂國

南北朝魏主拓拔恪專尚釋氏不事經籍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處士馮亮巧於營建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基寺備極岩壑土木之美遠近承風州郡有一萬三千餘寺延昌四年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能合狂藥使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於是作亂者僧俗響應數十萬人殺害淫擄備其慘酷魏主遣光祿大夫元遜討平之及明帝立胡后作九層浮屠高九十丈於宮側立寺所費億萬因與沙門私通魏遂衰滅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十

論曰佛無所用於人者也一萬三千餘寺非崇佛也崇其借佛名而為盜者耳至於法慶被誅胡后沉河乃真佛也何也天佛之大者也

梁主捨身佞佛

梁蕭衍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祭宗廟皆以麩為犧牲釋御服乘法衣三捨身同泰寺設大會親為四眾講涅槃經命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髮舍利幸寺設食大赦天下大同元年同泰寺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大起浮屠十二層窮極民力與兵取魏壽陽塞淮水以灌之驅軍民二十餘萬人夏暑負土肩穿疫疾者相枕蠅虫晝夜聲合冬寒淮泗冰凍死者什七八凡三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五

築淮堰成而復壞漂沒居民入海者十餘萬口堰卒不成梁太清二年東魏將侯景叛魏降梁梁主復欲賣景與東魏通好景遂舉兵結梁主少子臨賀王蕭正德為內應故陳梁主十失攻陷臺城梁主蔬茹皆絕因食雞子索蜜不得曰荷荷而殂正德亦為景所殺

論曰夫佛者慈悲之教主也因其國俗而立之教乃有髡剃披緇茹素讀經之事非必盡棄絕倫類毀冠裳摩頂踵而相率於禽獸也蓋依然父子君臣男女

飲食之情而異其面貌土俗耳使佛生中國以承吾
 堯舜周孔之道統必以慈悲行吾仁以斷忍行吾義
 以戒貪嗔行吾廉潔以捨身行吾捐軀成仁之名節
 以說法演教行吾明心見性之經書所食者不必不
 雞猪魚蒜也所衣者不必不章甫縫掖也所涅槃坐
 化者不必不棺柳衣衾也後人不師其心而飾其貌
 是猶堯服而桀行吾將病堯之不足法乎抑法堯者
 之非法乎蓋佞佛者迂也斥佛者矯也吾一以貫之
 雖周公孔子皆佛菩薩也顏回而下皆維那迦葉也
 夫與
 卷之十 左道
 主

則兩教可以不爭矣若梁武非佞佛也呼佛竊佛而
 誘佛也習其法壞之為千古斥佛之口實佛何罪焉
 知愛犧牲而不知驅民為魚鱉能捨身而不能斷壽
 陽之一城受降以為利者貪也賈景以求和者詐也
 竭民膏以為浮屠碎民命以為精衛嗔癡也卒至骨
 肉生魔臺城墮劫所謂毒螫滿懷妄教戒業者乎善
 法佛者則法吾佛可也不必彼之所謂佛也

王疑之借鬼
 晉隆安三年會稽世子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
 者置京師以克兵民心騷動孫恩寇居海島因乘亂
 攻會稽內史王疑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
 官屬請討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
 也恩遂陷會稽殺疑之
 論曰鬼可借乎哉借鬼者鬼乃得而借之矣虛無莊
 老流為異端此晉祚所以不興也

殷仲堪奉天師法

殷仲堪，殷浩之從子也。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以為都督荆益寧州軍事。堪少有時譽，信奉天師道法，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行小惠，多疑少決。安帝隆安三年，與楊佺期謀襲桓玄，不果，為玄所殺。論曰：天師無之乎？曰：有。風雷雨電，各有所司，豈無道以處此？孔子聞迅雷風烈必變，是善奉天師法者也。殷浩以清言莊老貽其子，遂竄入史冊。若天師而可禱，則一受賄之宵小耳。何天之有異端，殺身故學

未東

卷之十 左道

古

者當先明器識。

高駢信寵妖法

高駢，幽州人。高崇文之孫。唐懿宗咸通中，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駢好讀書，喜談古兵法，敏決多智。平南詔蠻，取交趾，所向有功。僖宗朝為西川節度使，築成都羅城，二十五里，三月而就。人服其神。中和元年，黃巢亂長安，以駢為東方都統，觀望不進。信用方士呂用之妖法，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用之與其黨諸葛殷、張守一等，共為蠱惑，駢以為神。用之曰：宰相有遺刺客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乃使駢

未東

卷之十 左道

古

衣婦人衣，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鏗然有聲，曰：幾落汝手。明旦駢泣謝之。又刻石遺於香案，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駢得之，驚喜，以為不日上昇，刻木鶴於庭，時着羽服跨之，其誕如此。用之欲以兵威脅制諸將，乃請募驍勇二萬人，為莫邪都，置將吏如帥府，駢從之。由是專行威福，無復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埋木人於庭，書駢姓名而釘之。故駢常惛惑。僖宗光啟二年，高駢將畢師鐸等起兵誅用之，駢驚急無措。用之徐曰：不過煩玄女一力士耳。

一第... 冊... 頁...

駢亦漸覺其詐。用之亡走。爲揚行密所誅。舉家判裂。之守一等爲亂軍所殺。初駢在成都殺一婦人。臨刑戰手大罵曰。我訴於上帝。使汝舉家屠滅。及駢爲師鐸所囚。送秦彥殺之。無少長得免。

論曰。高駢築城伐蠻之日。材氣過人遠矣。一旦蠱惑狂愚。爲豎子所弄。而不之覺。豈魘魅所致耶。夫清明之氣。邪不能干。駢固有妖心焉。雖集城空。惑於譏讖。視皇輿之播遷。而甘心。此用之乘其敗也。嗚呼。駢歟。而用之亦刻左道何爲者乎。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十六

肅宗置道場於三殿

唐肅宗上元二年。帝以生日爲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官人爲諸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王。使大臣百官。膜拜圍繞。明年。帝崩。有李輔國之禍。

論曰。三癡六狂。不知昏明。朽根枯株。欲生肌膚。抑忘其所本歟。人道閉塞。鬼祟其宇歟。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十七

唐懿宗佞佛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丈，搆以沉檀，塗髹鏤龍鳳，飾金鉞之，上施複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端鳥神人，高數尺，燈道以升，前被錦囊繡幃，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鷄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柱，陛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

天

卷之十 左道

六

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遍賜京師耆老，於是不逞小人，皆斷臂燃指，相望於途，爭以金翠施捨，集大衢，作繒台，縵門，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論曰：佛而可佞也，以好聲色，好貨利之男子耳。不然，一清淨人而爲俗流所粉飾，譬如轉蜣丸於檀麝之前，吾知其欲嘔也。嗟夫，佛可佞乎？則多積金銀，貝繒可以佛矣。

天燬玉清宮

宋真宗惑於王欽若之言，欲假祥瑞以塗飾盛治，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帝謂羣臣曰：朕去冬寢殿中，嘗見有神人告以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此其時矣。宜中外齋戒，以候神貺。明日，果有天書降於承天門南鵝尾上，緘以黃帛，纏以青綵，帝遂與大臣等跪拜迎受，盛以金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宰相王旦等率中外文武蕃夷僧道二萬四千三百餘人表賀，請封禪，乃以旦兼封禪大禮使，自是或得天書

天

卷之十 左道

九

於泰山，或言聖祖降於延恩殿，王欽若獻芝草一萬三千本，言祥瑞者殆無虛日。作玉清昭應宮，以貯天書，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金碧之費，殆億萬計。封王旦爲玉清昭應使，鑄玉皇聖祖像，安之宮中，刻天書於石，以御立侍於側。天禧三年，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是時蝗旱連年，河決數百里，彗出北斗，有兩月並見東南，京師民訛言妖至，欲走，災變相仍，明年，帝崩，以天書殉葬。仁宗立，天聖七年，丁未夜，大雨震電，火隨雨起，延燒宮殿數千間。

玉清昭應宮盡燬。後數十年徽宗自號道君。乃有父子北狩之禍。

論曰。余不知真宗之爲何如主也。聲色貨利。猶曰自娛。忽而迷謬喪心。若病魘鬼魅。舉國若狂。是一大巫南面而坐者耳。欽若不足誅。瓶珠受賄。維鼎之羞。且誠千古罪人也。天火燬宮。深惡其不情。而無耻耳。道君之禍。有貽謀哉。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五

潘誕左道伏誅

隋煬帝大業中。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煉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所費巨萬。誕云。金丹須用石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誕乃言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大怒。鎖詣涿郡。斬之。

論曰。煬帝此爲殊解人意。小人而仁者有之矣。

天史

卷之十 左道

五

柳泌採藥

唐憲宗元和中頗信神仙，詔求天下方士。皇甫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上召見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乃以泌知台州刺史。泌至台州，驅吏民入山採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遂暴崩於中和殿。柳泌伏誅。

宋史

卷之十 左道

三

新垣平以詐殺身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帝信之，作渭陽五帝廟，以平為上大夫。平言闕下有寶玉氣，私使人持盃詣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頃之，日卻復中，遂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汾陰有寶玉氣，鼎將出，帝乃治汾陽廟。後元年冬十月，人有告平詐者，帝覺之，遂伏誅。

論曰：漢文稱古今今主，而不免惑於方士一言。其後

宋史

卷之十 左道

三

武帝文成樂大諸徒，未必非兆端於此也。然垣平卒以殺身，寶鼎終不可出，隱怪亦何為哉。

方臘左道致亂

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愚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有漆園亦為造作局所酷取故聚眾作亂至數十萬人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無弓矢介冑皆以鬼神詭秘相煽誘攻陷睦歙杭州掠桐廬富陽諸縣凡得官吏必斷髮煎割以快怨心帝命童貫韓世忠率兵討之擒臘斬於都市誅其妻子餘賊殆七萬人

宋史 卷之十 左道

五

張遇賢信神謀亂

五代漢循州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能言禍福甚應縣吏張遇賢竭誠事之時循州盜賊紛起莫相統一共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攻元攻掠海隅殺人無數漢討敗之復侵唐屢為唐師所敗窮窘無措再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潰唐執遇賢斬於金陵市中論曰語云天何言哉乃有無形而聲不喙而言雜處於愚頑蠢眾之間報其媒喪無厭之事何神明之不憚煩耶五代之際日月昏翳故邪幻生焉以愚弄而殘殺之嗚呼此務民義者之歸於大智也

宋史 卷之十 左道

五

郭京六甲神兵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沒喝渡河圍汴，朝廷窘促無策，兵部尚書孫傳言：市人郭京能施六甲法以禦寇，京自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掃蕩金虜無餘，帝深信之，以為成忠郎，賜金帛數萬，使募兵，無問老少，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自云攻城不急，此兵不出，元年，金人攻宣化門，將破，促京出兵，京徙期再三，不得已遣其役出，為金所殺於護龍河，京假以下城作法，遂引眾南遁，金人乘機入城，大掠，劫帝北去，京既南走，猶稱妖法為上所重，愚民從者三千餘人，欲作亂，立宗室為帝，以圖恢復，襄陽張思正囚而誅之。

論曰：徽宗自稱道君，以鬼神自誣，是欺天也，欺天者亦以天欺之，六甲神兵之所由來也，作法自弊，豈一端乎？

王則假佛左道

宋仁宗慶曆七年，涿州人王則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妖人爭信事之，黨與遂眾，連結數州，以冬至日，執知州張得一，殺判官董元亨等，僭稱東平王，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帝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討之，賊大潰，擒賊送京師，磔於市，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城六十六日而敗。

論曰：貝州信鬼，固習尚哉，一人倡亂，流血數州，故聖王嚴左道之誅，厲氣惑人，中庸其鮮能乎？

沙門謀反

宋南彭城民高開、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結殿中將軍苗允等數百人、謀與諸尼、出入宮掖、因而作亂、立開為帝、事覺伏誅、因沙汰沙門、毀諸淫祠、連坐死者數千。

論曰：沙門者，佛之養濟院也。帝王之惠，不能遍及於孤孽貧疾之人，乃設一法，使之髡剃戒素，而衆生相與養之，佛之權術也。聖人之微用也。若謂此輩遂可成佛，夫亦不知其本矣。黨衆而叛，乃無賴之常耳。何

冠誅

言此論與陳留公意同

美

僧咒人自灰

唐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灰，再咒復生。太宗召試，屢驗，大見信重。太史令傅奕、博學端尚，不用佛法，醫巫而精於術數。上以僧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果無所覺。須臾，僧遂僵仆，灰不復甦。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擊物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試之，應手而碎。觀者遂止。奕年八十五卒於家。

論曰：問咒人不灰而自灰之理何也？水能滅火，火盛則亦亦隨化，邪不能勝正，即陰不能敵陽也。博學而

知明端尚而理方，傅公殆賢者乎。故格物為君子正心之本。



管見序

人日在天中。天不可得而見也。穹窿以
六合以外。聖人有不知焉。而執管以窺之。
小則小矣。不可謂非天也。天無大小。見者
卽是。如一勺水。具大海味。安得謂天非管
中之一物。而獨曰管爲天之一物乎。昔鄒
衍善談天。吹管則律回寒谷。豈其別有奇
術與。抑亦通乎葭灰之氣。而善導之也。如
以管則大明。小明一也。曷可令坐井者笑
人乎。故謬以俚言附之。曰管見。

天史卷之十一

青都任 濬文水甫評

東武丁耀亢野鶴甫著

○管見

○天帝

談天子曰。今之覆於上者。何物耶。冥冥然蒼蒼然。赫
赫然。遠而不可際也。高而不可階也。廣大而不可度
埒也。先儒曰。玄穹之上。有帝主之。其爲說也久矣。豈
果有垂旒戴藻。南面而臨。如王者之容。以稱爲帝者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耶。豈果有重樓巨闕。金門玉戶。如帝者之居耶。將結
構於何所耶。抑果有垂紳正笏。帝者之寮采。一如兵
農錢穀禮樂刑賞。而各司所職耶。其氣結耶。抑形著
耶。亦有聲色飲食衣服財幣之用。借物而生耶。豈遂
虛游玄杳。蟬蛻羽化者耶。其悠久高明。一人而長住
耶。抑殿最推遷。而互爲主者耶。將帝之上。更有帝以
統之耶。幻矣哉。執理者不徵以形。則民無以信其目。
論氣者不叩以聲。則民無以信其耳。君請指其形。叩
其聲。以仰問乎穹窿之宮。管窺子曰。今吾與人言人

已無徵不信矣。又何敢以言天。吾亦與之言。人而
矣。盤古以上無論已。五帝之盛。民僕而問。物衆而
人之氣與天相迤。帝但以其權付之。義軒巢燧堯舜
諸君之手。高拱乎穆清而已。下視吾民。熙熙皞皞如
魚在大壑中。生歟夭折。而無碍於治。故堯曰咨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湯曰予小子履。敢昭
告於皇皇后帝。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其視天帝真如
堂下之人。承堂上之命焉。其後明王雖興。焚鄭播管。
而帝不肯降。以人之氣漸繁。物之殺漸勝。天遂與人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二

相遠。高居太清。默考其成。故外寬而內嚴。始疎而終
密。懸其法於耳目之表。列其網於空虛之上。巧者拙
之。黠者愚之。捷者蹶之。鈍者援之。如一粧孽粧癡之
家翁。視奴婢子女。賢愚狡僕。歷歷在其眼中。尙少竊
盤餐。瓮菽。輒鞭朴隨之。日亦不足矣。至於狡奴悍豎。
盜大物而蔑家法。則撲殺之不旋踵。蒸有所糊塗。然
後有所精察也。故爲之日月以鑑之。風雨以滋之。雷
電以威之。霜雪以培之。星辰以界之。爲之紀其功過。
察其忠詐。著其灾祥。垂其子嗣。晝行居其首。夜臥入

其。如環之循。往復而無端也。如軌之轍。遠近而一
跡也。故曰天鑒在茲。蓋無人無時。而不在帝照臨中
矣。客曰。夫一身而念分善惡。一室而人殊情性。合四
海八荒。長幼稚壯。嘔嘔啞啞。茸沓沓。蓋不可以毛
髮數矣。况夫室家瑣細之謀。物類幽昧之事。帝亦能
人人入其家。以毛索乎。亦如世俗所謂驅神物爲之
搜核。而屑屑記之乎。吾業儒者也。執於理數而已。天
帝之說。先王神道設教。明民愚民焉。予亦何執焉。
管窺子曰。客亦知夫暗室乎。盲者與明者。俱不辨也。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三

主人持三寸之炬。則忽然開明。室之中大而床几。瓮
盎。小而鬚眉爪髮。妍者媿者。橫者直者。皆在照中。而
炬無煩照也。至於照長者得影長。照短者得影短。各
自得之。貞淫傾覆。一如是觀。今夫六合一巨室也。貴
賤大小。一室中人也。天帝一主人翁也。禍福之權。亦
持其炬者而已矣。故日星熾積。帝之方伯連帥也。五
祀羣神。帝之庶司百職也。一歲以報政。三歲以考功。
帝之黜陟賞罰也。帝曰。昔吾於人也。聽治以人。今吾
於人也。代治以神。有善焉。卿大夫曰。福之。帝曰。不

子觀厥終卒善焉然後福之有惡焉卿大夫曰殺之
帝曰不可子觀厥悔卒惡焉然後殺之有同報而異
時者。稷契之子孫皆得有天下是也。有殊代而一律
者。周初之子孫同一失天下是也。至如恩仇報復生
死往來急速緩遲巧逢善。奏其載之書冊傳之耳目
者。班班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是
故聖帝明王。休中卜吉。牽牲埋玉而求。匹夫窮苦叩
額無門。則呼天以自急。何也。人人知有帝也。董子曰
為治者當求端於天。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漢於言
天者矣。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四

○天理

天理者萬物之總名也。萬物之原出於天。天具而理
生焉。理之為理。即天之所以為天也。人之所以為人
也。吾畢此二語而已矣。今日天之為天。有日月雲雷
風雨電霧種種不齊之氣候。莫不有理。以主之曰元
氣是也。而人不信也。以為誕而已矣。曰人之為人。有
耳目鼻口筋骸骨節種種不齊之孔竅。莫不有理。以
主之曰良心是也。而人不信也。以為迂而已矣。不以
為誕為迂也。則以為聖賢強立此名色。假合理道以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五

教人者也。嗚呼。天可見而人不可見。人可自見而又
不見之。然則此理經幾聖幾賢千言萬語翻騰之而
猶然狂侮不信也。則不如與之言俗人之言而已矣。
聞嘗聞諸俗人之言曰。某某有天理者也。究其所言
而按之。是即天之所福祿名壽而昌大其子孫者也。
後果然曰。某某無天理者也。究其所言而按之。是即
天之所危亡賤辱而殘滅其子孫者也。後果然。羣而
詠之。羣而唾之。清議之所不出。士大夫未嘗過而問
焉。而聲聞於天。然則俗人都天人也。俗人之言代天

之言也。天理之所從出也。睡夢中。有不成之良心。痴
蠢中有見天之實話。憊勝夫。知天理。而以爲迂。爲誕。
爲聖賢。假合取功名之虛具者也。然則天理者。因乎
人情。統乎天倫。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五者弗勉而知。分而爲性。教
之衆名。而一聽乎自然之人。孰何者。赤子而知孺慕。
非教孝也。出其情之所不容已。如是而充之。長而猶
是也。老而猶是也。大舜終身慕不過一全。天理之赤
子耳。若夫其境。則有變焉矣。孝衰於妻子。忠奪於身
夫莫

卷十一 管見

六

自然也。獨非理乎。曰。此欲也。非理也。人也。非天也。帝
王未嘗以饑寒待名節。天地未嘗以鰥寡禍夫婦。聖
賢未嘗以干祿病學問。得之正者。則爲理。得之邪者
則爲欲。理之所收。得在我者。也。欲之所求。得在人者
也。得在人。則可以殺人。可以奪人。可以謀害殘賊人
無不爲矣。是即俗人之所謂無天理者也。而天亦不
理之矣。得在我。則爲聖人。爲仁人。爲方便教育慈悲
之人。亦無不爲矣。俗人所謂有天理者也。而天亦理
之矣。蓋其大而無所不包。小則一絲之不容紊。粗而
夫莫

卷十一 管見

七

家。手足殘於家產。久要敗於利害。糟糠薄於多麗。非
天理至此。滅絕也。譬如源出崑崙。而散爲黃河之九
曲。其間山谷之所洄洑。瀾瀾之所旋射。與夫糞穢沙
礫之所淤積。而又有蛟螭蜃蚌。鱗鱗之所呼吸。縱橫
騰沸其間。遂不覺東西。逆而懷裏。倒流也。勢不得不
日趨其下。至於風靜浪平。水落石出。呂梁灑源。牛馬
幾時終有。百谷歸王之一日。則其不絕於天也。亦可
知矣。知天理之自然。而萬善之名。可以不設矣。雖然
見金而思攫。見少艾而思摟。見高官厚祿。而思縶。亦

不能容已。成之魚鱉。如人目光。高下畢收。不能容纖
翳微塵。必摩蕩之。而此何也。非其所固有也。非固有

之物不驅除之亦不快活者也。幾見古來大奸大惡。當其殺人幽詭之處。黠黠淡黑。終亦有肺肝自揭之一段。非人揭之。彼自揭之。以求其天理之復歸。如挑刺於肉中。撥塵於眼內也。嗚呼。然則無天理之事。非所樂為也。有涕泣悔恨之時。而不以告人者。是則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如此而已矣。若夫精一危微。仁義禮智之智。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君子。是今之所習聞習見。為迂為誕。而不欲再襲者也。吾亦與之言。俗人之言而已矣。

天集 卷十一 管見 八

○氣

凡物皆有不可必者也。而泥於天。子苟有可必。遂有不可必。夫不可必者。非出乎天之外也。人之所見所聞。有窮。天之所生所化。無盡。以有窮之見聞。而欲窮無盡之生化。亦猶夫隙之觀圓。井之窺天。而欲不眩焉。得乎。夫所為福善禍淫者。非以福之可必。避禍之不必降也。斷斷而求之。斷斷而責之。君子亦有不享報之時。小人亦有苟免之日矣。則天下之可必者。當少而不可必者。常多。天亦有時而窮。天之所窮。聖人

天集 卷十一 管見 九

不可得而知也。為其可必者。存其不可必者。而天之所以致乎此者。夫亦可得而窮之矣。何也。先天之聖。吾不可以更僕說也。而況為前人之所言。蓋有絕理道之成說。而可以統攝之者。則先儒氣之論也。氣也者。至誠之別名也。其為體也不二。其為用也多變。邵子曰。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依附合乎自然。自然者。非有所量於其間也。剝復相生。治亂相息。知終知至。天之變盡矣。今夫就其可見者而論之。春溫而夏燠。秋涼而冬寒。百族之所以蒸煦。萬類之所以老

死。此氣之可必者也。就其不可見者而論之。陽春而有
有。穀物之水。陰崖而有不死之草木。聖主而有水
旱之灾。亡國而有魚龍之瑞。此氣之不可必者也。至
於不可必而必之。吾仍歸之陰陽之二氣焉耳。有陰
有陽者。先天之氣也。陰而陽。陽而陰者。後天之氣也。
於是分乎人者。萬有不齊之氣出焉。而君子之氣。有
時而衰。小人之氣。有時而盛。惑理氣之相窮者。遂各
夫天之不可問也。不知此氣之妙於乘除。而人未之
察取。夫日星者。天之精氣也。何以靈暄晦蝕。忽不自

飛

卷十一 管見

十

保。豈日星妄受其罰哉。蓋善人君子。或爲乍蝕。乍晦
之日。星而羣小亦乘一時之雲霧。又何損於日星之
明乎。或曰。子之爲感應之說。使人避凶而迪吉也。今
舍理而憑氣。又何以明子之所是耶。曰。氣者理之所
由生也。報應之所以出也。天有元氣。而害氣乘之地
有旺氣。而衰氣間之。人有生氣。而妖氣亂之。能通乎
氣之故而理在其中。天亦在其中矣。何謂元氣。細縕
摩蕩。躋而能降。其氣清以寧。何謂旺氣。崇隆豐積。蕙
菁。嗟蒸。其氣敦以厚。何謂生氣。忠信而愛人。勤儉而

天史 卷一一

善。德。聰明和平。其氣濂以貞。是故有道之天子出焉。
景星明。慶雲翔。醴泉出。朱草生。賢人在位。民壽且康。
豈非善氣之報哉。苟無其德。而天氣變於上。地氣變
於下。故雲漢昭回。而化爲板蕩。岐豐銷落。而遷爲蠻
夷。賢誅而佞寵。疾病而喪亡。又豈非惡氣之報哉。若
夫氣中之感應。可得而言矣。陽燧方諸。何取於水火。
草腐木爛。何意於螢菌。氣化之也。蟬脫於蜣。而清風
生。蝶成於蟲。而彩質出。鐘鳴而霜。礎潤而雨。氣動之
也。荆刺刺而虹貫。獄婦寃而霜飛。挽弓而沒石。揮戈

美

卷十一 管見

二

而反舍。氣激之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陰符
曰。禽之制在氣。蓋氣無豐嗇。而分清濁。無吉凶。而分
厚薄。精凝而後氣滿。氣滿而後天降。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信不誣也。雖然。氣不可以速致也。且而積之夜
而養之。聽乎其所遇焉。夫焚檀薰膏。聞其氣可以達
太清。而致鸞鶴。然鸞鶴未必至也。若夫人有遺臭惡
而揚腥穢者。雖山澤寥廓。而蠅蚋螻蟻。不呼自集焉。
非獨天之報其惡者速於報善也。二氣之中。清氣少
而濁氣多。一身之中。吉氣少。而凶氣多。百年之中。治

一六一

氣少而亂氣多君子蓋取其可必者以養吾氣至於不可必者聽之天於是乎乃有可必者矣

九史

卷十一 音見

十三

○數

甚矣數之難言也。行乎自然之謂道。積於變化之謂氣。通乎屈伸之謂鬼神。至於數則有一定之局。聽其推遷而已矣。聽其推遷非聖人所樂言也。吾請得而申其說。夫數者始於太極。分於萬象。極之五德之周流。元會運世之終始。舉古今人物總在一。大算盤中。任其歸除積散焉。耶。孟子曰。民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故三代聖人或遠者至七八百年。近者至四五百。年。至於五代則各數十年。而南北相殺者近二百年。

表東

卷十一 音見

十三

雖人事有不齊哉。何天道之相懸也。而其傷殘屠滅者。未可勝計矣。君子於此而論報應。不幾蠶測乎。雖然。蔑不有也。特人之所執者在旦夕。而數則在千百載之上。人之所見者在一人一事。而數則在通前通後之裏。執其偏而求其全。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又安怪其學之蒙乎。今夫寸握之物。累黍而較之。毫釐不爽也。積而至於尋丈之間。有差之指掌者矣。積而至於千萬之間。有差之什百者矣。非其數之不。相若也。義和之步履。燕襲之審音。不能不依歲差之。

度而聽移宮之律也。而況大數之無窮乎。夫數有小
大。有大周。何謂小周。日之數。一年而周。天月之數。一
月而周。天星之數。一夜而周。天何謂大周。一元統十
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亦猶一歲有十
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也。今試歸而積之。一
元有十二會。則積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矣。
猶一歲十二月。積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
前六會為息。即一歲自子至巳之月。開物之數也。後
六會為洩。即一歲自午至亥之月。閉物之數也。故曰千歲

天東

卷十一 管見

古

之日。至可坐而致。蓋以無常數而有常理。理有常則
數亦有常矣。今夫人生於開物之數。則與時偕行。易
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生於閉物之數。則與物偕藏。易
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當行之時而不行。
如白晝而陷於大澤中。當藏而不藏。如淡夜而起。對
寤而嘆。是二者皆謂之不祥。非時中之聖人。不免焉。
是故有順數之君子。伊尹。周公。是也。有逆數之君子。
龍逢。比干。是也。有順數之小人。唐之盧杞。宋之秦檜。
是也。有逆數之小人。舜之四凶。周之二叔。是也。同一

君子順其數。則得福。逆其數。則得禍矣。同一小人。逆
其數。則有報。順其數。則無報矣。蓋天欲開千百年之
新運。即有一二挽回之人。不難殺之以絕其故。非此
一二人之惡也。天欲釀數十年之殺機。即有一二奸
蠹之人。不難存之以代其驅。亦非此一二人之善也。
舍其殺而為其生。殺其衆人而生其一人。人之所不
能。亦天之所不能也。何也。焚山而獵。竭澤而漁。豈魚
鳥之罪哉。理窮於劫。雖上帝無以救水火中之昆蟲。
君子無以救從井之赤子。待其氣候之自定而已矣。

天東

卷十一 管見

五

是故就五德而測之。金數窮。其國主兵。其人好鬪。
其天風寒。其物貴。而錢賤。木數窮。其國多青。其人
盲。其天多暴。其物動。而多徙。水數窮。其國內
亂。其人多悍。其天多積。其物流。而不返。火數窮。
其國多災。其人渴。其天多旱。其物多暴。其土數窮。
其國好。其人多。其天多晦。其物積。而民勞。故
同一天下也。忽草昧而文明。忽玉帛而干戈。當其分
而合之。如轉丸。當其合而分之。如理絲。在聖賢。不得
不克。盡於人事。而天不能不生。夫治亂之人。亦猶夫。

衣敝則新之。器毀則鑄之。衣愈新而敝愈速。器愈鑄而毀愈多。聖賢不得不督課於裁鑄之工。拙而不能不聽其毀之敝之。運若夫數之可知者。抑有焉。范蠡曰。天道不遠。十年一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是又數之近而可守者也。慘暴之朝。每有忠臣。頑嚚之庭。偏多孝子。然則不仁不慈之數在天。而能忠能孝之數在人。蓋聖人言道而不言數。道以盡乎人之事。數以乘乎天之運。存而不可以明民也。

夫東

卷十一 管見

一六

○天命

自河洛天開而聖人出。聖人出而萬物定。天首以命。命。執。軒。鼎。錫。暨。文。王。周。公。孔。子。演。而。象。之。天。命。愈。章。而。理。愈。隱。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皆。精。於。言。命。者。也。書。曰。顧。誕。天。之。明。命。曰。惟。命。不。于。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幾。於。終。身。終。日。言。命。矣。門。人。記。之。曰。子。罕。言。命。豈。猶。有。遺。蘊。秘。教。未。易。諄。諄。為。世。俗。道。耶。抑。幽。遠。玄。晦。恐。驚。愚。飾。詐。不。可。以。為。訓。耶。吾。既。不。能。測。先。聖。之。所。未。言。又。不。敢。

夫東

卷十一 管見

一七

襲先聖之所已言。記曰。命以坊欲。無已。其就世之所謂命者。反覆言之。亦惟使世之愚者知命之在天。有一定而不可干。越之數。使賢者知命之在我。有當身不可欠缺之理。如是而已矣。今俗之所謂命者。大抵有三。其為尋常之論者。曰。貴者飛天。賤者墜淵。富者厭梁肉。貧者委溝壑。同質也。而有勞逸。同氣也。而有豐嗇。此殆天之生人有厚薄。多寡之分量。如豆之不可為釜也。尺之不可為丈也。瓦缶之不可為黃鐘也。短褐之不可為章黼也。培塿之不可為華岳也。河澗。

之不可為滄海也。生有其質，享隨其量，是也。雖然是以天為偏厚，偏薄之父母，而羣生為分多分少之兒孫，又何怪遺夫婦之憾，而與奸雄之扼腕乎？說未既也。其為理道之論者曰：德足以升，虞廷之開，則朝瘳而暮攝，道足以符商岩之瑞，則晝版而宵徵，故大德必受，說命致禎，此皆感應，必然之理。如種苗之結為華也，伏卵之化為雛也，雲之騰為雨也，泉之濬為川也，薪之然為火也，以神凝物，文采乃來，是也。雖然，是以天命為必信，必果之，死履而道德為取位，取名之。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十六

捷。逕然則仲尼伯益伊尹之不有天下，而回曾閔孟諸賢阨於困窮，又安怪起怨尤之嘆，而恨彼蒼之蒙乎？說未既也。其為曠達之論者曰：距不必不壽，顏不必不夭，季不必不富，憲不必不貧，如擣蒲然，雉盧不期其勝負也，如風絮然，雲泥不嘆其遭逢也，如浪萍然，遠近不知其所止也，如溝斷然，文質不期其出處也，因時而樹木，種力同而中有榮枯，注水而畜魚，養力同而中有生死，一家而忽有絕續，一事而各有得失，造化小兒，顛倒無據，意者任運為達天，無心為聽。

命乎是也。雖然是天以不聰不明之蠢塊而命為難，憑易失之幻散，又何以轉國家興廢之機，握賢聖倚疑之鑿乎？說亦未既也。是三者以現前為命者淺也，欲也，非命也，以偷窳為命者局也，道也，非命也，以任運為命者幻也，化也，非命也。然而三者皆可以通於命之說，至於命之理，則有所未盡，未盡而偏執之，則必有執物迂謬，固蔽驚曲，以附會其說，而不足以合乎天時人事者矣。試因其說而克之，御路之馬，不必有汗血之勞，絕塵之步也，隨朝而早歸，終其身肉肥而處，夫獨非馬也乎？若夫驥困鹽車，汗蒸淋漓，困僕隸之手，奔驛傳之檄，遂至脊穿力竭，而車側伯樂過而相其骨，曰：夫非驥也乎？哉！千金買之，而已無及矣。謂非命也歟？是以現前為命者，夫亦有然者矣。夫驂踰駮，不困於玉良造父之御，駕駘欵段，歷塊焉而輟蹶，則驥之遇者其常，而不遇者其變也。故王侯將相或舉於魚鹽海濱，牛耳羊皮之下，亦自不少，則現前之命，亦豈盡然乎？力勤之農，手稼背焦，汗擗雨芸，終歲而無一刻之暇，亦云苦矣。秋成，則...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十九

夫驂踰駮，不困於玉良造父之御，駕駘欵段，歷塊焉而輟蹶，則驥之遇者其常，而不遇者其變也。故王侯將相或舉於魚鹽海濱，牛耳羊皮之下，亦自不少，則現前之命，亦豈盡然乎？力勤之農，手稼背焦，汗擗雨芸，終歲而無一刻之暇，亦云苦矣。秋成，則...

而樂箠。亦得其所固有者耳。彼游惰者。田有與。家。有。懸。耒。三。時。無。一。時。之。勤。至。於。卒。歲。凍。餒。而。後。援。命。以。自。解。曰。夫。獨。非。命。也。乎。哉。則。命。豈。獨。限。之。歟。是。以。脩。疑。為。命。者。夫。亦。有。然。者。矣。然。而。歷。山。之。玄。德。不。遇。堯。則。終。以。有。瘼。負。枵。之。元。臣。不。遇。殷。則。老。於。版。築。譬。如。良。農。雖。有。春。鋤。之。勞。而。不。能。必。天。之。無。饑。饉。雨。暘。也。以。脩。疑。為。命。者。又。豈。盡。然。乎。白。首。窮。經。卒。無。一。綬。之。榮。羊。頭。封。侯。而。坐。叨。鐘。鼎。之。奉。元。愷。不。榮。於。紫。紱。刺。刺。不。貴。於。唐。虞。明。鏡。見。弃。於。寫。柱。飽。魚。蒙。收。於。夫。東。卷。十。一。管。見。二。十。

逐臭。無。非。以。所。生。之。遇。合。為。終。身。之。得。失。是。以。任。運。為。命。者。夫。亦。有。然。者。矣。白。晝。攫。金。之。賊。罹。於。桎。梏。不。曰。我。也。曰。命。乎。拔。刃。殺。人。之。姦。誅。於。刑。辟。不。曰。我。也。曰。命。乎。忘。家。偷。時。之。士。老。死。而。無。聞。不。曰。我。也。曰。命。乎。色。荒。病。慾。之。子。癆。瘵。而。殺。身。不。曰。我。也。曰。命。乎。是。故。指。蕉。為。鹿。認。蝶。為。周。逐。岐。亡。羊。辨。白。非。馬。此。滑。稽。者。之。說。也。若。夫。任。運。為。命。又。豈。盡。然。乎。吾。知。之。矣。意。者。今。之。推。占。生。尅。五。行。四。柱。為。命。乎。夫。天。下。之。大。同。時。日。生。者。不。少。長。平。坑。卒。何。必。皆。犯。三。刑。雲。台。諸。獄。

何必盡當六合。則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極數。命豈盡於是乎。蓋命也者。無然而無乎。不然。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不知其所以不然。而知其不然。中。之。所。以。然。其。然。者。何。綱。常。倫。紀。中。有。命。焉。求。在。我。者。也。其。不。然。者。何。貧。賤。富。貴。中。有。命。焉。求。在。天。者。也。天。不。能。生。芝。蘭。而。不。生。枳。棘。夫。胡。為。使。我。生。不。為。枳。棘。而。為。芝。蘭。也。天。不。能。生。騶。虞。而。不。生。虎。豹。夫。胡。為。使。我。生。不。為。虎。豹。而。為。騶。虞。也。命。也。芝。蘭。不。以。無。人。而。不。香。騶。虞。不。以。非。時。而。戕。物。故。全。命。而。全。歸。之。謂。聖。夫。知。命。而。終。歸。之。謂。賢。人。委。命。而。同。歸。之。謂。衆。人。逆。命。而。忘。歸。之。謂。小。人。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亦。惟。使。賢。者。知。在。我。之。命。以。盡。其。當。然。思。者。知。在。天。之。命。不。求。其。不。必。然。者。而。已。矣。

○ 鬼神

昔者春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伯有為祟，示夢於鄭人。明年果殺其害已者，子產立伯有之子，祟乃止。或問之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魯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之鬼化為厲，化為膏肓，病以成。歷觀前代，謫怪荒誕之事，類然。豈鬼神之報應不爽乎？然亦有悠忽湮滅而無報者，何也？繫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

宋史

卷十一 管見

圭

狀亦自明其理而已矣。夫上天下地，周流六虛，奇怪幽杳，不可勝窮。予何能殫數哉？李路問事鬼神，而子以事人盡之，問成而子以知生盡之。中庸論鬼神之盛，體物不遺，而以至誠盡之。千古善言鬼神，固莫過孔子矣。昔子產視晉侯之疾，而不歸於鬪伯實沉，臺駘允格，而獨明之以美。盡生疾，而曰取精多則魂魄強，精爽至則神明聖。所稱博物君子，殆不誣歟。後儒不明於此，而深嫉夫祝巫之荒唐，左道之邪僻，為無鬼論以破之。夫使愚怪者無所憑以肆其惑，可也。

而欲使天下之人知生而忘死，背神而信人，則郊祀之禮，先王亦何為乎？吾以為言無鬼神者，謬也。以鬼神之聰明，盡鬼神者，亦謬也。夫理大者，不可窮以詞。賈生之應何謂哉？試就人之生歿言之，以為生則為人，歿則為鬼矣。夫人之一身，載神氣而生，當其朽腐歸土，亦如爪甲毛髮，故就新條焉，附氣而成形，以去。豈更有鬼在夫幽冥泉臺之下乎？如此則天地以

來，當有無窮堆積不散之鬼，何所事事耶？即曰：日月暉長，洛南河嶺，山嶺社稷咸主其命。夫星辰之落地，每化為土石，社稷之遷移，每憑乎草木，則是鬼神無靈，而人貸之靈，又何鬼神之可拘哉？雖然，其說皆有之，執而求之，則逝矣。夫狽突之見申生，漢武之見李夫人，隋煬之見陳後主，武安之見灌夫者，神也。亦想也。化彭生之豕，薦祖龍之壁，結老人之草，翻月下之書，神也。亦兆也。子夏為修文郎，韓擒虎為閻羅天子，李長吉修白玉樓神也，亦理也。故范金和土，執幣割牲，先王歸為宗廟之具，而洋洋在上，來格無射，則存乎其心，夫心者，鬼神往來之宅，幽明靈爽之地也。自

宋史

卷十一 管見

圭

我作思無思之謂思。自我作神無神之謂神。當其一念之動。鬼神不我察也。幽室暗昧之事。隔垣之耳不聞。高明之職未燭。瞿然驚。怵然恐。忽而形諸著龜。動乎四體者。何物也。蓋邪者鬼之所由生也。正者神之所由明也。又何待於奄然腐化。而後為見鬼質神之目哉。故坐而光明。倬無愧於天地。無玷於君親。得陽之氣。居多焉。其生也。分宇宙。溥淑之氣也。生而神者也。生而浸淫姦詭。如行魑魅。如走陷阱。得陰之氣。居多焉。其生也。載兩間。汙濁之氣也。生而鬼者也。故

天則

卷十一 管見

論

有神之氣者。神亦報之。祿位名壽。成而不成矣。有鬼之氣者。鬼亦報之。游魂邪氣。生而久矣。若必待鬼職其室。神處其宮。斤斤焉。執吉凶之券。以相償。則鬼神之道不尊。故尼父以誠意為大學之宗。而以鬼神滿至誠之化。然後範圍天地。彌綸萬物。而盡財成輔相之變。以合其吉凶。君子亦明其理而已。明其理而報應之說。在其中矣。

○天缺

王者立司寇。設五刑。明八辟。而聽之棘木之下。又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之法。所以代天行義也。清天下也。然而必待告訞。必牽文義。有成案。則文易舞。煩勅。夏則吏容私。故羅鉗吉網。匪濫則疎。而漏網吞舟。愈恣。跳擲者多矣。吾以按之天。蓋恢恢乎大哉。王者之缺。固借天缺以行者也。缺有陰陽。律無顯晦。王者之缺。刑人躬。天帝之缺。刑人心也。其昭昭於人世者。大抵缺之律有十。而無形者不載焉。請得而略數之。維

天則

卷十一 管見

論

賊剛狠。叛弑君親。恃血肉力。以逆亂天者。殺無赦。姦淫無道。邪辟色荒。應行獸心。以汙辱天者。殺無赦。貪弱恃強。草菅倫類。絕滅殘割。以傷天者。殺無赦。陰謀巧射。鬼矢弩機。假手殺人。以賊天者。殺無赦。巧妬工譏。專權恣虐。解剖性命。以冤天者。殺無赦。泥沙金玉。窮欲侈美。竭民人之脂膏。奉其狼籍。以賤天者。殺無赦。據位恃尊。凌物蔑禮。處無可加之地。以滅天者。殺無赦。培克漁獵。困剝鯨鯢。積腐財貨。久壅天產。以私天者。殺無赦。借佛道說。為商賈行。邪神左道。以盜天

者殺無赦。居高絕物，煽衆市名，違命而拘時，伐異而黨同，以傲天者，殺無赦。此皆陽不協乎人心，陰有犯乎鬼律，或流爲怨詛而不省，或散諸歌謠而不省，或徵諸災異而不省，或現及著龜而不省，天不得已於是以鈇加之。然而用鈇之道，則有五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子，則有報寬於狹路，快反於出爾者矣。明鈇也。將取固與，待滿斯傾，則有極之以名位，淫之以聲色，一仆而後無餘者，隱鈇也。寬多而報不及，賈盈而禍不足，則有弄絕不問，而咀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三

嚼於其子孫，以屠滅其世業，有遲之數十年，而更慘者矣。長鈇也。假之以夢囈，自陳其陰私，投之以天災，忽奪其精魄，祿絕而苟活，當身而現報者，短鈇也。陰謀者必厥其機，逞剛者忽絕其力，匹夫有罪，一日而忽遇刑笞，良善偶私，清夜而忽驚怪病，至於福過災生，神驕誇起，此皆細小不絕物之鈇也。故鈇在眼前，有車裂自殉者矣，有請君入瓮者矣，有虎臣之槌，報父仇者矣，有白起之劍，仰天服罪者矣，鈇在身後，有鞭尸數百者矣，有浮靈出尸三月不葬者矣，有斲棺

出尸，正法者矣，有子孫夷滅殆盡者矣，其歷歷不可具數，以此得之，以此失之，我以此快人，人以此快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及綱目所載千百年之報應，如出一轍，皆未有逃此鈇者也。故日月陰陽，風雨雷電，鈇之權也。君臣父子，嫡庶長幼，鈇之經也。仁義禮智，惇篤敬信，鈇之常也。干戈戰鬪，彗孛縱橫，鈇之變也。故執是鈇者，原倫紀之義，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安遠近之衡，以報之，其鈇未施，若或縱之，其鈇已施，靡所遁之，疎而不漏也，威而不猛也，高而善聽也，周而不忘也，赫

天史 卷十一 管見 三

乎，冥冥乎，無形無聲，是謂天鈇。

○ 輪行

造車者不知其所適也。為之軾，為之輓，為之輻，為之蓋，而其所以循轍而不窮者，車之所載，總聽用於輪。圖其轂，疏其輞，夫然後齊楚梁晉孟門太行，任其所之而之焉。而之之所以不窮者，則往復迴環之數也。一步之中，輪輪相周。一雋之內，輞輞相代。輪以輞為郵，輞以輪為軾。其往來如電之不可紀也。其推遷如環不可殫止也。故車有損而輪不可損，車載實而輪馭虛也。輪可絕而輪之轍終不絕，輪載車而轍載輪。

未史

卷十一 管見

元

也。夫報應之理亦如是乎。前車者後車之轍也，前人者後人之軾也。過去者未來之轍也，車之上有大小，有輕重，有美惡，輪不與之爭也。御者之事也，往者過來者續尺而度之，寸而報之，器貨之盈虛有時，而輪之禪代終無窮期也。車之下為平陸，為溝渠，為九折，坂輪不為之謀也。駕者之事也，邪者邪之正者正之，步轉執移途窮轍返，路徑之夷險無端，而輪之巡復不動也。今釋氏言輪迴，所謂阿鼻黑山等獄，昏冥昏黑，似涉幻妄，而一真自如。法輪常轉者，與吾儒感應

之理實相表裏。吾細按諸史，賦又班班也。而後知今古一大路也。天地一車也。忠佞善惡，死生恩怨，一車中人也。而傾覆栽培，凶祥休咎，一車之輪也。遲速遠近，生死推遷，輪之轉也。仙佛人物，禽獸胎卵，輪之變也。故日月周天，歲終而各反其始，輪之周始亦如是而已矣。若夫王者制刑，立狴犴以司獄，懷刑之君子，稟稟焉不敢入。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詩曰：無弃爾輔，員于爾輻。終輪絕險，曾是不意。其斯之謂與。

天史

卷十 管見

元

○因果

因者。因也。因其所有。以為果也。然因有三。果亦有三。激湍之下。必為深潭。因其勢也。叢林鳥雀。不呼自集。因其情也。卵生殼。濕生魚。腐生菌。因其氣也。豆之生芽也。隔宿而長數寸。其量不能過。而亦不後時。是一時之果也。十圍之木。且夕尺寸。不見其長。至於根力盤結。則一日而十尋。是數十年之果也。東海之椿。百年得種。千年結實。種者不食其力。而蔭其子孫。與天地久。是數十世之果也。蓋因有善惡。果有芳穢。其果速者。福小而福輕。其果遲者。殃餘而慶長。孟氏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與釋氏言種瓜種豆之說。若合符節。昔有人善夢者。晝思宮室。則夢樓臺。思美人。則夢歌舞。思飲食。則夢珍饈。思仇恨。則夢刀劍。蓋因想成。見因見成。氣因氣成。感因感成。結因結成。形因形成。境投一核於土中。苗而葉。葉而華。華而果。發有遲速。卒未有不發者也。而況人事乎。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善惡之報。各因其類。

天史

卷十一 善見

三

○陰陽

為惡者莫極於陰謀。為善者莫極於陰德。何也。穿窬之盜。攫金於昏夜。足躡鼻息。而人不知。陰莫陰於此矣。俄頃而發露於詞色。故陰謀秘計。亦能取効於一時。至於事終情現。不能欺三尺之兒。蓋惡念屬陰。終發機於陽。善念屬陽。常造根於陰。此九六相倚之數也。故奸名掠美之夫。亦知動稱陰德。纔有一善。則延頸舉首。若望彼蒼。即予以倍蓰之利者。甚至放生。食素。刺募。施捨。自挂一善人之扁於眉尖。昏夜營算。毒未東。卷十一 善見 主

整更巧。天不惟莫加之福。而大禍且及。然後曰。甚矣善之不足為也。嗚呼。是以善為媒者。取益積惡。雖有餘殃。天有時赦。無心之犯。積善雖有餘慶。天必不徇有意之求。書曰。陰陽下民。陰陽者。人不及知之。地不存望報之心。如天之膏澤。萬物而無施。伐也。郭橐駝之種樹。盡其力。全其養。先若弃之。使樹食其養。而不知。若宋人之握苗。未有不稿者。今之為善。而以為無報者。皆握苗。苗稿而欲廢農。昔也。道傍遺金。守而還之。不告姓名而去。是陰陽也。再有人焉。必檢遺金以

求善亦近矣。人有救一虫魚鳥雀而卒受其福者。是陰陽也。再有人焉。必羅織虫魚鳥雀數十百千以放之。亦愚矣。蓋有心之善。謂之陽德。陽則有形。無心之善。屬之陰陽。陰則無量。德有不能施者。或乏於財。誦於勢。此博施之猶病也。陰陽不資於財。勢而以上。天好生之心。通之。故自天子以至乞丐。皆有能為之事。自三尺童子以至期頤。皆有及為之時。自舜文以至。窮路皆有可轉之機。何也。行人之所不及。知曰陰。代天之所不能。為曰陽。

飛東

卷十一 普見

三

○ 傲戒

父母之愛子也。始則撫摩之。教導之。及其頑情不肖。則夏楚臨之。至臨以夏楚。而頑情愈甚。復肆其凶悖。狂淫以與父母抗。則亦惟絕之而已矣。雖曰絕之。猶必伺其動靜。偵其隱微。稍有一念悔悟。焉求有不淨。泣而復收之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祿。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云。皇皇上天。辟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明言乎上天之與下民。如父之於子。尊尊焉。界之以重器。全而命之。使

天恩

卷十一 普見

三

全而歸之也。記曰。仁人事天如事親。故篤生一人而命之曰天子。以統夫億兆之人。而命之曰有天下。天下者。無一人非天之血氣。毛裏呼吸貫通者也。故順之則怡然喜。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逆之則拂然怒。星流電擊。水逆山崩。物怪人妖。種種而現。其不祥。此無他。天亦處於無可奈何之地。而假怒以警之。至怒之不已。且從而弃之。弃之於是乎。不可收拾矣。然後開直言之路。下罪已之詔。天心去。而不可復回矣。故明君良臣。知天之不可不懼也。有傲樂滅。靡

避位省過之儉。祥彙生而自枯。災感逆而退舍。止乎
乎一念一事之俄頃。而立應於九天玄漠之上。亦猶
父母之於子。怒則斥之。悔則憐之。未有不可回之親
心。未有不可轉之天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故士庶人之將覆其身。則有夢魘體驚
之戒。卿大夫之敗其家。則有鴟啼犬嗥。鬼泣狐嘯之
戒。天子之亡其國。則有天晦地震。火災水決之戒。蓋
童謠物變者。父母之傳告。指示我也。風雨雷電者。天
海之呵斥。滄生我也。華嶽傾。黃河溢者。父母之推我
天災。卷十一 管見 三五

墻壁碎。我瓮盜也。日月亂行。星落如雨者。父母之自
毀其頭。目毛髮以與我。去絕者也。五行所志。不一而
足。未有不應若響。而符若節者。然亦有應者。有始不
應而終應者。有始終卒不應者。何也。嗚來而賈生不
死。鼠拜而周南不驚。聖朝不無日月之蝕。亡主常有
草木之瑞。亦在人之轉移。何如耳。故乾之九三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
保之。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變化

日月生。陰靈起。混沌始。篡竊始。揖讓煩。干戈滋。刀劍
竭。鐘鼓鳴。冰雪極。春陽回。此天地之變。變化化也。枝
葉燠。根本披。饑寒盡。綺羅殫。兒女盈。疲癯至。宮闕高
丘。陵積。歌舞譁。吊詛隨。此時勢之變。變化化也。前日
卿。今日卿。前門虎。後門豕。弓旌出。鼎鑊歸。珠玉沉。糠
粃飛。此一入之變。變化化也。朝爲屠。暮爲佛。入爲主
出爲奴。上忽下。復在木。東復西。馬逐兔。此一心之變
變化化也。故有變化者。有不變不化者。有不變以變
不化。以化者。有變仍不變。化仍不化者。有始不變而
終變。始不化而終化者。有終變而變不終。終化而化
不終者。有變化。然後有推遷。有推遷。然後有升降。有
升降。然後有治亂。有治亂。然後有是非。有是非。然後
有功罪。有功罪。然後有禍福。有禍福。然後有報應。報
應者。隨其所變化。而變之。化之也。就一日之中。變化
無端。爭輪迴於一瞬。幻升沉於萬感。乍滅乍明。恍忽
成象。或爲日星。爲冰雪。爲明堂。爲井坎。爲菩薩心。爲
鬼王面。爲枯心木。爲凍死蛇。爲清涼水。爲濁熱泥。爲

入室之芝蘭。為當路之荆棘。無不隨心寫照。觸物現形。是故上帝賜其光耀。鬼神錄其美惡。百魔試其貞邪。片刻由其煨燼。勿謂性不可變。斬長橋之巨蛟。剝處亦化為名儒。勿謂數不可變。渡一葦之浮蟻。宋郊乃延其福壽。蓋短者可變而之長。增者可變而之減。富貴壽夭。陰為消長。種種不齊之報應。皆種種不齊之善惡變化之心。為善者如築土基。可以塔。亦可以覆。為惡者如解散衣。可以垢。亦可以絮。築者幹者。人志變化。而皆覆絮垢。則天因之為變化也。語云人喜

飛塵 卷十一 皆見 去

則斯陶陶斯舞。舞斯猶猶斯愠。愠斯戚戚斯嘆。一身之變化。如斯。豈天道獨無變化乎。蓋庸愚聽變化於天。如浮漚散芥。肉喘而骨崑。終歸腐滅。聖人以我之道。而變化乎天。故位育終贊。甘露降。景星出。麒麟遊。鳳皇翔。無為而化。不動而變。為變化之源。蓋變化者。天地之活。局鬼神之權術。五行之生數。三才之妙用也。故於天命理數之餘。卒之以變化。

天史卷之十一終

集古詩序

夫史何為乎言詩也。言乎詩之通者也。詩亡而後春秋作。三百篇固善言史。故尼父丘明正論之亂章。每澄諸歌咏。蓋道有言此以起彼者。要不外疏通善事云爾。此詩之有益於史也。吾欲人之不忘於善也。故集歌錄。吾欲人之

無負造物也。故集感遇。吾欲人之為善恐不及。言急恐不盡也。故集惜時。吾欲人之回頭顧影。轉眼成塵也。故集悲性。吾欲人之忘物情。平世境。履險而如夷。處窮而不隕。故集憂憤。吾欲人之萬派千流。遂源反本。故集知年。吾欲人之脫却糾纏。終歸自在。雲破月來。水落石出。故終

之以樂天。夫古人之詩不必如是觀。以承之
史因而觀詩。知我史亦堪言詩。而詩固善
注史也。故作集古。

野鶴齋漫識

集古序二

天史卷之十二

集古總目

一歌銘

二感遇

三惜時

四悲往

五幽憤

六知命

七樂天

天史

卷之十二集古總目一

集古歌銘一百

採薇歌

商銘

几銘

盥盤銘

楹銘

杖銘

帶銘

矛銘

天泉

卷十一 歌銘目一

劍銘

履銘

車銘

杖銘

衣銘

筆銘

金人銘

繁操

飯牛歌

越人祝

引聲歌

逸詩

井銘

座右銘

門銘

槃水銘

邁研銘

布衾銘

卷十一 歌銘目二

天史卷之十二

集古歌銘一

東武丁耀亢野鶴甫選評

采薇歌

伯夷叔齊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商銘

無名氏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抵取憂也。噉噉之食。不足壯也。不能為膏。而抵難咎也。

几銘

周武王

几銘

周武王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惡乎危。於忿竟。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牙銘

造牙造牙。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廢。

履銘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車銘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杖銘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筆銘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金人銘

孔子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繁操

乾澤而魚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憐予心悲。還原息戚。

飯牛歌

齊 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越人祝

越文種

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離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引聲歌

莊 周

天地之道。近在胃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處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四圍。可以久長。

逸詩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井銘

李 尤

井之所向。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繫自平。多取不損。以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座右銘

崔 群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無念。受施慎無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柔弱者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醜。狡佞詐復。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
賢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
一日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
門。

繫水銘

司馬光

卷十二

歌銘

五

繫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款。
小款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邁研銘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子。以此書獄。常思生。

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
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
苦難其得。危厚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思且知。

士寧不然。顏樂筆瓢。萬世師模。紉居瓊臺。成爲獨夫。
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
忽諸。

集古歌銘一終

卷十二

歌銘

六

集古感遇二

感遇詩

感遇詩

詠史

詠史

感舊詩

庭前甘菊花

逸民

南山有高樹

夫東

卷十二 感遇目一

王昭君

架水藤

楊白花

林亭寓言

感遇

集古感遇目終

集古感遇二

感遇詩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賦而興也。君子以龍德變化也。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經。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甄。

賦也。感陰陽之消長。而求其端也。

夫東

卷十二 感遇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比也。感時不再來。勉進修也。

淡居觀元化。怵然爭朵頤。羣動相啖食。利害紛呶嗷。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賦也。感萬物徇利而相爭也。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麀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賦也感刻薄之非情見推恩有本也

市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蒙傾奪相誇侈不知身所終

曷見玄冥子觀世玉壺中窈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賦也感巧智無終不及大道也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餌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

世情其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

瑤臺傾巧笑玉杯頰雙蛾誰見孤城藥青青成斧柯

興也亦此也感近習移人禍所生也

憤然難得意貧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采他明月珠

昔稱天桃子今為春市徒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

誰見鴟夷子扁舟去五湖

賦也感寵不足恃欲知止也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咄咄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

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

賦也感天道玄冥下士不信也

精吟遊天地與物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

穰侯富秦籠金石比交驩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

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訛布衣取卿相千載為辛酸

比也感權勢被奪不可倚也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嬌愛比黃金

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歲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嘆息比珍禽

比也感才士自炫殺身也

揭來豪游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欲感激自生冤

衆趨明所避時弃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

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惟應白鷗鳥可與洗心言

賦也感趨時之失勢責自返也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近來過

高騖忽號怒萬物相紛剿冥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賦也感君子不遇大道無傷也

感遇詩

張九齡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味樹

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比也感哲人之隱德以求遜也

詠史

左思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准宣尼，詞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賦也，感富貴無常，惟德言可久也。

詠史

張孟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馬噴涕，賢哉此大夫。

天史

卷十二 感遇

四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患。

賦也，感仕宦之知幾也。

感舊詩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

賦也，感時交不足恃，惟親舊可常也。

庭前甘菊花

杜甫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萼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和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比也，感君子過時之晚，功不成也。

逸民

梁武帝

如蓬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與也，感逸民之出類而不羣也。

南山有高樹

韓愈

天史

卷十二 感遇

五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葳蕤。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托依。黃鸝據其高，衆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鸝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九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鸝，黃鸝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鸝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

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比也。感仕宦之易厄，朋黨相傾也。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嬌艷色，不顧丹青人。誰知粉繪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

比也。士自負才德而賈禍也。

架水藤

姚合

蒙蒙紫花藤，下覆清溪水。若遣隨波流，不如風飄起。風飄或近人，隨波千萬里。

天史

卷十二 感遇

六

比也。感上下飄流，貴所止也。

楊白花

柳宗元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官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

比也。小人搖蕩，感其無成。

林亭寓言

張九齡

林居逢歲宴，遇物使情多。蘅蔭不時與，芬榮奈汝何。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賦而比也。感時不遇也。

感遇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也。君子自得，不求人知也。

天史

卷十二 感遇

六

集古惜時三

詠懷詩

春庭晚望

書屏風詩

庭梅詠

長歌行

悲哉行

蒲生行

梅花落

宋

卷十二 惜時目一

古樂府雜怨

獨愁

短歌行

嘆白髮

怨別

覽鏡

城上草

宴城東莊

芳樹

長安道

日晚歌

野菊生秋澗

集古惜時目終

宋

卷十二 惜時目二

集古惜時三 二十三首

詠懷詩

阮嗣宗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嗚。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草野。歲暮亦云已。

興也。桃李有實。蓬藿無根。惜失時也。

天馬出西郭。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

天史 卷十三 惜時 一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興也。惜時易邁。年華可傷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

黃金百鎰盡。費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賦也。惜豪華不定。樂極悲來。

昔聞東陵瓜。近在東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籠祿豈足賴。

賦而比也。瓜熟蔓落。其者自竭也。

春庭晚望

蕭愨

春庭聊縱望。樓臺自相隱。宿梅落晚花。池竹開初筍。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不愁花不飛。到畏花飛盡。賦而比也。梅落花飛。芳名易歇。

書屏風詩

太義公主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

天史 卷十三 惜時 二

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

賦也。惜境遇多遷。榮華易盡。

庭梅詠

張九齡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聲音雖尚爾。飄蕩復誰知。比也。君子知孤榮難立。惜飄零也。

長歌行

李白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轡。

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李務青春。誰能貴白日。
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
畏落日。月後強歡歌。與酒秋霜。不情人。倏忽侵蒲柳。

賦而興也。惜蒲柳易謝。貴早修也。

悲哉行

王昌齡

勿聽白頭吟。人間易憂怨。若非滄浪子。安得從所願。
北上太行山。臨風閱吹萬。長雲數千里。倏忽還膚寸。
觀其微滅時。精意莫能論。百年不容息。是處生意蔓。
始悟海上人。辭君永飛颺。

天姥

卷十二 惜時

三

賦也。雲氣倏忽。百年瞬息。

蒲生行

謝朓

蒲生廣湖邊。託身洪波側。春露惠我澤。秋霜奪我色。
根葉從風浪。常恐不永植。攝生各有命。豈云智與力。
安得遊雲上。與爾同羽翼。

比也。惜託身之不堅。貴攝生也。

梅花落

鮑照

中庭雜樹多。偏為梅谷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
作花。露中能作實。捭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

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比也。惜君子之有華。無實也。

古樂府雜怨

孟郊

天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
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人送花。悲花自開。
比也。惜少年也。

獨愁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床月。
常恐百盡鳴。使我芳草歇。

天姥

卷十二 惜時

四

賦也。惜情為形。累終不及時。

短歌行

王建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
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聞早為。昨日健於今日時。
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
賦也。石火電光。說來沒趣。

嘆白髮

王維

我年亦何長。發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為幾時客。
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

賦也。嗚呼老矣。惜不知止也。

怨別

孟郊

一別一四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為容。貧難自好。沉憂損性靈。服藥亦枯稿。秋風遊于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賦也。人為貧富所遷。靡有定也。

覽鏡

邵謁

一照一回悲。再照顏色衰。日月自流水。不知身老時。昨日照紅顏。今朝照白絲。白絲與紅顏。相去咫尺間。

天史

卷十二 惜時

五

賦也。悲失時也。

城上草

劉侯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

比也。惜小人託身不固也。

宴城東莊

崔惠童

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識且啣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

賦而比也。惜春華易落。笑口難開也。

芳樹

盧照隣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比也。惜失時也。衰落不知歸也。

長安道

韋應物

漢家官殿合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關。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遊誰能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張戟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

天史

卷十二 惜時

六

百二十鳳皇羅列合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燦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鴦雙翠翹。低鬟曳袖回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弃藩籬。烹犢烹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盧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

賦也。歷言權勢豪華。終歸淪滅。惜之也。

日晚歌

顧況

日宵宵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間。日日今春風。芳非兮欲歇。老不可兮更火。君胡

為今輕別

賦而興也惜佳人之不遇

野菊生秋澗

蘇軾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
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濱。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
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蘼。落英不游掬。何以慰朝饑。
比也君子不遇其時孤芳自惜也

宋史

卷十一 惜時

七

集古惜時卷終

集古悲往四

古大梁行

北邙行

寒食行

古行路難

經廢宅

始皇陵

金谷

銅雀臺

宋史

卷十一 悲往目一

銅雀臺

銅雀妓

銅雀妓

短歌行

長歌行

馬嵬

隋宮

金陵

凌歊臺

驪山

孟城坳

野田

惜花

綺繡宮

登樂遊原

龍池

鴉池

越王臺

天東 卷十二 悲往目二

吳宮

汾陽舊宅

靈巖寺

和子由澠池懷舊

挽永樂文長老

薤露

蒿里

代挽歌

悲往目終

集古悲往四 三十四首

古大梁行

高適

古城莽蒼饒荆棘。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鍾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五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見狐狸跡。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劍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白壁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年代婁涼不可問。往來惟見水東流。

天東 卷十二 悲往

賦也。富貴英雄。隨塵俱滅。達者悲之。

井卬行

王建

北卬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墓多。堆著黃金無置處。天涯悠悠墓日促。岡坂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幙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湖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古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墓門。還起大宅與高臺。

賦也。悲生歿無盡，人不知止也。

寒食行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隴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牧童驅牛下塚頭，畏有人家來洒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隴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賦也。悲人命不常，澹世味也。

古行路難

李頎

天史 卷十二 悲往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菡土。父子兄弟縮銀黃，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菜萸錦帶玉盤囊。賓客填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輝光。世人逐勢爭奔走，歷膽隳肝惟恐後。當時一顧登青雲，白頭生歿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苔絕知己。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薄俗嗟嗟難重陳，淡山麋鹿可爲隣。魯連所以蹈東海，古往今來稱達人。賦也。勢盡交絕，榮華如夢。

經廡宅

杜荀鶴

人生當貴盛，脩德可延之。不慮有今日，爭教無破時。薛班題字壁，花發帶巢枝。何況高原上，荒墳與折碑。賦也。悲盛不知衰，惟德可久。

始皇陵

曹鄴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孤兔。行人上陵過，却吊扶蘇墓。累累墳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及雖在前，今猶未封樹。

賦也。貪性無厭，雖死猶迷。勢不勝德。

金谷

天史 卷十二 悲往 三

太守龍爲馬，將軍金作車。香燭十里風，風下綠珠歌。莫怪坐土客，嘆君庭前花。明朝此池館，不是石崇家。賦也。千年田地，非一主人。

銅雀臺

劉長卿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含啼映雙袖，不忍看西陵。漳水東流無復來，百花輦路爲蒼苔。青樓月夜長寂莫，碧雲日暮空徘徊。君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不在今人悲。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又

沈佺期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
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回。

賦也。君不見。妾空來。是何情景。

銅雀妓

李邕

西陵望何及。絃管徒在茲。誰言以者樂。但令生者悲。
丈夫有餘志。兒女焉足私。擾擾多俗情。投跡互相師。
直節豈感激。荒淫乃淒其。潁水有許由。西山有伯夷。
須臾何家室。難聞銅雀詩。君舉良未易。永為後代嗤。

賦也。悲見女不足私。惟德操可承。

四

又

王勃

金鳳騰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
舞遊紛何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楸冷。誰見綺羅情。
賦也。悲分香散履之人。非英雄也。

短歌行

顧況

城邊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
今人昔人共長嘆。四序相催節回換。明月皎皎入華
池。白雲離離度青漢。

賦也。滄海桑田。雲飛月落。

長歌行

王昌齡

曠野饒北風。颼颼多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
所是同袍者。相逢盡衰老。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
上有枯樹根。下有石鼠窠。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
寶玉頰發損。精靈其奈何。

賦也。年華易逝。生歎難保。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

奏

卷十二 悲往

五

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
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賦也。悲風流佚蕩之難再也。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
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
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

賦也。悲陳隋報應一律。

金陵

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成樓空。秋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賦也，悲人事易遷，山川如故。

凌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賦也，嘆荒淫之不再，國陵丘墟矣。

宋集

卷十二 悲往

六

驪山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搖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迥，雲卷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春寂寂，龍輿西幸水涓涓。蛾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

賦也，樂極生悲也。

孟城坳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令人自來往。

裴迪

賦也，悲江河日下。

野田

張籍

漠漠野田草，草中牛羊道。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老。賦也，悲塚墓必歸於盡，沉人事乎。

惜花

山中春已晚，處處見花稀。明日來無盡，林間宿不歸。賦也，悲時謝也。

綺繡宮

王建

玉樓傾側粉牆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香蝶領春風。

賦也，悲樓臺之幻景，隨人盡矣。

宋集

卷十二 悲往

七

登樂遊原

杜牧

長安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賦也，五陵無樹，鳥滅長空矣。

龍池

李商隱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燕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

賦也，譏玄宗之亂也。

瑤池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賦也。悲求仙之無憑。終歸於盡。

越王臺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官女如花滿春殿。至今惟有鷓鴣飛。

賦也。悲霸業不足恃也。

吳宮

龍盤沉沈水。殿清禁門深。捲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

天史

卷十二 悲往

八

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賦也。吳宮花草。悲日易暮也。

汾陽舊宅。

趙嘏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

賦也。悲功業如夢。甲第成塵也。

靈巖寺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濶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淡處一僧歸。

賦也。浮華有盡。空寂無窮。

和子由澠池懷舊

蘇軾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賦而比也。鴻飛雪冷。見現在非真。

挽永樂文長老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在。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

天史

卷十二 悲往

九

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賦也。鶴瘦雲歸。原同寂滅。

薤露

古辭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歿一去何時歸。比也。悲人歿也。澹貪生者之心也。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賦也。人命奄忽。可以休矣。

代挽歌

鮑照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
挺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
玄鬢無復根。骷髏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
彭韓及廉藺。壽昔已成灰。壯士皆歛盡。餘人安在哉。
賦也為時人画一圖自悲自挽。

天忠

卷十二 悲生

十

集古悲生

集古幽憤五

清誠

絕交詩

雀飛多

秦家行

病鴟

秋日

寫懷

病栢

天忠

卷十二 幽憤目一

縛雞行

猛虎行

猛虎行

義鵬行

大嘴鳥

射訓狄

鶴媒歌

苦樂相倚曲

解愁

遺典

食維

劍客

古詩

集古幽憤目終

天史 卷十二 幽憤目終

集古幽憤五 二十一首

清談

高彪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使全其壽年。
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亂我真。
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
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
滌蕩去穢累，飄逸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
澄心剪思慮，奉清不受塵。恍忽中有物，希微無形端。
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天史 卷十二 幽憤

賦也，憂人生之易沉，憤墮落也。

絕交詩

朱穆

北山有鳴，不繁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飢，
飽則泥伏。養養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膝，嗜欲無極。
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
各自努力。

賦而比也，鳴鳳不同途，憤敗類也。

雀飛多

張籍

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巔，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

網羅間粟積倉禾在田巢之雛望其母來還

比也。憤小人以利殺身。

秦家行

無名氏

慧宇飛光照天地。九天瓦裂屯冤氣。鬼哭聲聲怨趙高。官花滴盡扶蘇淚。禍起蕭牆不知戰。羽書催築長城急。劍上忠臣血未乾。沛公已向函關入。

賦也。憤勢不足恃。而大禍隨之。

病鴉

韓愈

屋東惡水溝。有鴉墮鳴悲。青泥拚兩翅。拍拍不得離。

夫兒

卷十二 幽憤

二

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耻。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命運窮。遭逢巧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冥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淡竹籠。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比也。憤小人受恩。終於負義也。

秋日

耿湜

返照入閨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賦而興也。悲時懷古。感慨係之矣。

寫懷

杜甫

夜溪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

夫兒

卷十二 幽憤

三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賦也。憤人心之千古。營於私念也。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古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盤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敗。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鳴鶴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比也。憤君子之失時。改操傷歲寒也。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比也。雞蟲中俱有佛性天道。

猛虎行

張籍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山上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林。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

比也。言權勢殺人無敢逐之者。

猛虎行

韓愈

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淡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孤鳴門兩傍。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

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攬其脾。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為。虎坐無助處。泥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賦而比也。橫行終無結局。憤獨夫也。

義鵲行

杜甫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山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挾孤影。嗷嗷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穎折老拳。

天史

卷十一 幽贊

五

高空得贈燈。短草辭蛇蟻。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誓易氣。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嶺。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傾吟間。聊為義鵲行。用激壯士肝。賦而比也。憐鷹憤蛇。褒鵲俱有報應。

大嘴鳥

白居易

鳥者種有二。各同性不同。嘴小者慈孝。嘴大者貪庸。嘴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

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奸計。與鳥意潛通。
 云是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
 祥瑞來白日。神靈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為人吉凶。
 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互田農。
 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
 殺雞薦其肉。敬若禮六宗。鳥喜張大嘴。飛接在虛空。
 鳥既飽羶腥。座亦饜其濃。鳥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
 日日營巢窟。稍稍近房櫳。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
 羣雞又養成。東隣逞殘兇。採巢吞燕卵。入簇啄蚕蟲。
 夫史 卷十二 幽憤 六

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牆。但食鳥殘肉。無施搏擊功。
 亦有能言鸚。翅碧嘴距紅。暫曾說鳥臯。因閉在淡籠。
 青青窗前柳。鬱鬱井上桐。貪鳥占棲息。慈鳥獨不容。
 慈鳥爾奚為。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鐘。
 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籠。得食將母哺。饑腸不自克。
 主人憎慈鳥。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荆山銅。
 慈鳥求母食。飛下爾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胸。
 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
 誰能待比寬。一為問化工。胡然大嘴鳥。竟得天年終。

比也。小人得位。君子失時也。

射訓狐

韓愈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謀止我
 屋。鼓勢慷慨非常態。安然大喚誰畏忌。造作百怪非
 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桷頽壁塗。慈母抱兒
 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
 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遠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誰
 停好詩尤劇。意欲唐突義和鳥。侵更歷漏氣潮。屬何
 甫。僥倖休須臾。峯余在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睚眦。
 夫史 卷十三 幽憤 七

果敢墮梁蛇走竇。一夫斬頸羣雛枯。

比也。喻小人逞凶。終不得其死也。

鶴媒歌

高季迪

鶴媒獨步荒陂水。仰望雲間不飛起。遠呼過鳥下南
 汀。鼓翼相迎似相喜。共為羽族生水鄉。暫從飲啄無
 猜防。草盾俄開中潛弩。弋師謹笑媒矜舞。差爾高絮
 非凡禽。胡為狗食移此心。受人馴養忘遠舉。好陷同
 類。機腸淡。

比也。憤君子同類相陷。見利忘義也。

苦樂相倚曲

元 慎

古來苦樂之相依。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天未明。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援熱。轉將淡意論傍人。緝綴疵瑕遣潛說。一朝詔下辭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俯地將自明。不悟尋時已銷骨。白首官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間。豈光那有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淡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麻。主今為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擠無限人。

卷十三 論憤

八

賦而比也。在官在朝。眼前業因。

解愁

微霜繞結露。翔鳩初變鷹。無乃天地意。使之行小懲。鴟鴞誠可惡。蔽日有高鵬。捨大以檢細。我心終不能。比也。鳩化為鷹。憤天地不能不殺。

遣興

杜 甫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鞭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比也。惡人報應。說得敗興。

又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歎。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比也。貧富同一結局。不必誇外也。

食雉

蘇 軾

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鷄鶩。水陸漫槎牙。誰知化為塵。海上落飛鴉。

卷十三 論憤

九

比也。憤士不能潛。自罹於羅也。

劍客

齊 已

拔劍遠殘尊。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勇於尋常事。輕離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賦也。歎難士之小節。君子以義為上。

古詩

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比也。憤貪利自殺者。

集古知命六

屬志

善哉行

擬作

倚蘭操

君子法天運

時興

古風

野田黃雀行

未東

卷十二 知命目一

墙上難為趨行

猛虎詞

春日醉起言志

遊終南

詠聲

詠風

山夜聞鐘

襟詩

聽江水聲

古松感興

幽人

聽彈松入風

早靜

雜詩

幽居

步虛詞

歸田園居

飲酒

未東

卷十二 知命目二

江上漁者

古意

蠶婦

開牖軒

次韻定慧欽長老

客去室

出門

集古知命目終

集古知命六

勵志

張華

大儀幹運。天田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級於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養由矯矢。獸號於林。蒲盧縈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就道。安有幽深。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仁道不遐。德藉如羽。求焉斯至。

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岫。力未既勤。麓蓑致功。必有豐殷。水積成川。載瀾載清。積土成山。歆烝鬱冥。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爾含弘。以隆德聲。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里。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業。暉光日新。臨明仰慕。予亦有人。

賦也。言命之不已。貴自脩也。

善哉行

古辭

春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醜醜。仙人王喬。逢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慙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闕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飧。飲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賦而比也。大道不煩。知命無憂。

擬作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鳴。

未竟 卷十二 知命

二

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其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興也。知命則樂。息衆動也。

倚蘭操

韓愈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

君子之守。

比也。君子以命自安，知希者貴。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小人唯所遇，寒暑不可期。

利害有常勢，取舍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賦也。君子俟命，小人行儉也。

時興

盧子諒

臺臺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遊原采蕭索。

漉漉仰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

天象

卷十二 知命

三

撼撼芳葉零，蕊蕊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壑。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澹乎至人心，恬然守玄漠。

賦也。知元化之無盡，守而不遷也。

古風

李白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樹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賦也。嘆本衰殘，不信命也。

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鷄，刺盛爭一餐。

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賦也。至人獨立世表也。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化，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淺清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賦而比也。萬物歸虛，惟命有常。

野田黃雀行

曹植

天象

卷十二 知命

四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感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道。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歎，知命復何憂。

賦也。及時修業，生歎一觀。

牆上難為趨行

傅休奔

門有車馬客，驟服若騰飛。韋組結玉佩，繁藻紛葳蕤。

馬。執。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主。屣。弊。履。整。比。藍。縷。衣。
客。曰。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搖。舌。不。可。追。
渭。濱。漁。釣。翁。乃。爲。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
苟。富。不。知。度。千。駟。賤。采。薇。季。孫。由。僉。顯。管。仲。病。三。歸。
夫。差。耽。淫。侈。終。爲。越。所。圍。遺。身。外。營。利。然。後。享。龜。龜。
迷。者。一。何。衆。孔。難。知。德。希。甚。美。致。焦。悴。不。如。豚。豕。肥。
楊。朱。泣。路。岐。失。道。令。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
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矢。不。違。
賦也。富不可驕。貧不可詘。知命自得。

宋史

卷十二 知命

五

猛虎詞

儲光義

寒亦不憂雪。饑亦不食人。人肉豈不其。所惡傷神明。
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隣。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賓。
蒙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彩章耀朝日。爪牙雄武臣。
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賈餘勇。日夕長相親。
比也。大人虎變。具仁義也。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賦也。春風入懷。陶然自悅。

遊終南

孟郊

南山寒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
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
賦而比也。山有至理。人有常性。

詠聲

韋應物

萬物自生聽。太空但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銷。
賦也。言命理也。

宋史

卷十二 知命

六

詠風

王勃

蕭蕭涼風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尋磻戶。卷霧出山楹。
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
比也。喻性體之動靜也。

山夜聞鐘

張說

夜臥聞夜鐘。夜靜山更響。霜風吹寒月。窈窕虛中上。
前聲既春容。後聲復見盪。聽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
信知本際空。徒挂生滅想。

比也。言命理之空虛。聲感無像。

雜詩

默念羣疑起。玄通百慮清。初心滅陽艷。復見湛虛明。悟滅心非盡。求虛見後生。應將無住法。修到不成名。

賦也。無生滅想。命理禪機。渺然無畔。

聽江水聲

韋應物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胎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比也。以水喻人。徹照源流。總歸定靜。

卷十一 知命

古松感興

皇甫松

皇天后土力。使我生此身。貴賤不我均。若為天地情。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寄言青松交。豈羨朱槿榮。昭昭大化光。共此遺芳馨。賦而比也。松貞槿幻。完命達天。

幽人

杜甫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靈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弃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在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棹蓬萊池。

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驟激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興也。與理玄源。窮搜無際。託言靈境。

聽彈松入風

王昌齡

商風入我絃。夜竹淡有露。絃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颯颯清松樹。松風吹草白。谿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待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賦而比也。琴風山雪。是真是幻。

卷十一 知命

早靜

孟郊

早靜身後老。高動物先摧。方圓木任器。剛勁木成灰。大道海羣物。達人腹衆才。時吟堯舜篇。心向無爲開。彼隱山萬曲。我隱酒一杯。公庭何所有。日日清風來。賦也。知柔處錄。守雌藏用。易道也。

雜詩

儲光義

坏渾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蹲。鸞鶴傍我飛。僊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爲君駕。虹霓爲君衣。

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賦也。知命則萬物備我。人神一體。

幽居

韋應物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賦也。知命待時也。

步虛詞

吳真節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鈞。

天史

卷十二 知命

九

寥寥大漠上。所遇皆清真。澄瑩含元和。氣同自相親。

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以茲保童叟。永用超形神。

賦也。命理無虧。形神自固。寓言也。

歸田園居

陶潛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賦而比也。恐脩不及時。性根萎謝。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比也。達人知命。處亂世而不變其節。

飲酒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若無據。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

賦也。命有窮通。理無轍跡。守一不變。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天史

卷十三 知命

十

賦也。命中真樂。得意忘言。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爲。

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比也。君子處末世。貴獨立也。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浚河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賦也。慨大道難傳。醉鄉獨契。

江上漁者

范仲淹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比也。名利雖羶。性命易厄。

古意

傅汝礪

人言道路遠。直傍天涯去。頭上忽見天。近於江南路。

比也。喻天理也。

盤婦

張俞

未東 卷十二 知命

十一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比也。時不必逢。命有常數。不責報也。

開蕭軒

蘇軾

啼鳩催天明。喧喧相詆譏。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吊。

飲風蟬至繁。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

鴛貪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

阮生已貧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

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賊。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顛。

比也。豪情不一。孤性湛然。

次韻定慧欽長老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鈞簾歸乳燕。穴紙出痴蠅。

為鼠常留飯。憐蟻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比也。慈悲命根。菩提覺路。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

賦也。知命立言。天地皆歸。

閉居蓄百毒。教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異骨橫。

巨區敷一溉。豈能濟舍生。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

未東 卷十二 知命

十三

賦也。慨衆生之失所。竭一念之微慈。

客去室

客去室幽幽。鵬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翅。太息意不舒。

吾生如寄耳。何者為我慮。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

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賦而興也。知命達天。壽夭不貳。

出門

韓愈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

古人雖已成。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

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賦也希聖。述言息機守命也。

集古知命卷終

宋史 卷十三 知命

十三

集古樂天七

時運

榮木

齋心

來日大難

太虛真人

西城真人

題石室山

過野叟居

宋史

卷十三 樂天

春日行天台

送賀知章

泛茅山東谿

田家即事

設且

微塵

飯覆釜山僧

謁璿上人

牧童詞

采菱詞

樵父詞

漁父詞

終南別業

送友人歸山

聽說經

夢太白峰

終南幽居

仙山行

卷十三 樂天目二

歲暮海上

遊茅山

華山歌

嵩山天門歌

集古樂天目終

集古樂天七

時運

陶潛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濛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澍乃漚。邈邈遐景。載欣載嘯。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擇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予。

卷十三 樂天

賦也。山水清暉。琴書靜娛。得者知之。

榮木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於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弗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興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齋心

王昌齡

女蘿覆石壁，谿水幽朦朧。紫萸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下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為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

賦而比也。得道返虛，遊行無碍。

來日大難

李白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嶽。

乘龍

卷十三 樂天

三

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神藥，金丹滿握。螭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比也。悟後真詮，託以立言。

太虛真人

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但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中，受毒地獄下。

比也。說道說法，無上菩提。

西城真人

形為渡神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

徘徊生歎輪，但苦心猶豫。

比也。登岸渡筏，惻然不樂在徘徊也。

題石室山

秦系

白雲知所好，栢葉幸加餐。石鏡妻將照，仙書我借看。鳥來翻藥杵，猿飲泊漁竿。借問巖前樹，何枝曾挂冠。

賦也。樂高隱也。

過野叟居

馬戴

野人閑種樹，樹老野人前。居止白雲內，漁樵滄海邊。

乘龍

卷十三 樂天

三

呼兒采山藥，放犢飲溪泉。自著養生論，無煩憂暮年。

賦也。樂養生無求於外也。

春日行天台

貫休

重重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峰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木，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路，曾與道人期。

賦也。得道之人胸中，時有此境。

送賀知章歸鑑湖

唐玄宗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胸襟。獨有青門餞，羣僚悵別陰。

賦也樂蚤休也。

泛茅山東谿

儲光義

清晨登仙峰，峰遠行未極。江海霽初景，草木含新色。而我任天和，此時聊動息。望鄉白雲裏，發棹清溪側。松栢生澗山，無心自貞直。

賦也山海娛性，靈木翳然，若見高淡。

田家即事

蒲葉日已長，荷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

卷十二 樂天

四

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比也樂天自逸，動生憐憫，物我同仁。

設置

王維

設置守兔兔，垂釣伺遊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淪。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爲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予谷口真。賦也蔬食飲水，樂在其中。

微塵

一與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何方置我人。廣有固爲主，趣空寧捨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達竟何道，萬殊安可塵。胡生但高枕，寂莫與誰憐。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子若未始異，詎論疎與親。賦也謝彼微塵，其于靜樂。

飯覆釜山僧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弊廬。果從雲峰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然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思歸何必淡，身世猶空虛。

卷十二 樂天

五

賦也禪機道境，素心戒法。

謁璿上人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餘生幸能養。誓從斷臂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縵珮，空性無羈鞅。夙承大導師，焚香此瞻仰。頽然居一室，覆載紛萬象。高柳早鶯啼，長廊春雨響。床下阮家屐，窗前節竹枝。

方將見身雲。匪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獎。
賦也。滅象界而脫微塵。可參靜諦。

牧童詞

儲光羲

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
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
大牛穿層坂。小牛隱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詠吟。
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比也。喻靜覺不為物撓也。

采菱詞

卷十三

樂天

六

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游濁水。志士多苦言。
潮沒具區藪。潦深雲夢田。朝隨北風去。暮逐南風旋。
浦口多漁家。相與邀我船。飯稻以終日。羹蓴將永年。
方冬水物窮。又欲休山樊。盡室相隨從。所貴無憂患。
比也。水有清濁。我無憂患。宛在中央。

樵父詞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農室私自知。
詰朝礪斧尋。視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迎暄臥茅茨。
清澗日濯足。喬林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

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比也。履險不厄。是樂天手段。

漁父詞

澤魚好鳴水。溪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釣。
亂荇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沉浮。
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
非為狗行役。所樂在行休。

比也。樂在行休。意不在魚。何等習次。

終南別業

王維

卷十二

樂天

七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賦也。是喜怒哀樂未發景象。

送友人歸山歌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為
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淡。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
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
與康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
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賦也。止堪自怡悅。不可持贈君。

聽說經

孟郊

古樹少枝葉。真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花猶在衣。洗然水溪畫。寒物生光輝。

賦也。即境即真。無內外相。

夢太白峰

孟浩然

夢寐昇九垓。香霧達元君。遺我太白峰。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冥林開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

天東

卷十二 樂天

八

時往谿水間。孤亭晝仍曛。松風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日緩舟趣。霽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比也胸中恍。忽有此境界。樂者終之。

終南幽居

儲光羲

中歲尚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溪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隣。平明去采薇。日入行刈薪。雲歸萬壑暗。雪罷千巖春。始看玄鳥來。已見瑤華新。寄言褻芳者。無乃後時人。

賦也。言達者行樂及早也。

仙山行

耿滄

溪溪人不到。杖策獨緣源。花落尋無徑。雞鳴覺近村。數翁皆積草。對奕復傾尊。看畢初爲局。歸逢幾世孫。雲迷入洞處。水別出山門。惆悵歸城郭。樵柯迹尚存。賦也。樂天者借境寓言也。亦真境也。

歲暮海上

孟浩然

仲尼既已沒。余亦浮於海。昏見斗柄回。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賦也。虛舟自如。滄洲在是矣。

天東

卷十二 樂天

九

遊茅山

平生非作者。望古懷清芬。心以道爲際。行將時不羣。茲山在人境。靈贖久傳聞。遠勢一峯出。近形千嶂分。冬春有茂草。朝暮多鮮雲。此去亦何極。但言西日曛。賦也。行道至此。漸入靈輿。水流花開。

昔賢居柱下。今我去人間。良以直心曠。兼之外視閒。垂綸非釣國。好學異希顏。落日登高嶼。悠悠望遠山。溪流碧水去。雲帶清陰還。想見中林士。巖扉長不關。賦也。托跡靈境。自返元虛。

名嶽微僊事。清都訪道書。出門入松栢。天路極空虛。
南極見朝采。西潭聞夜漁。遠心向雲宿。浪跡出林居。
爲已存實際。忘形同化初。此行良已矣。不樂復何如。
賦而比也。形忘性。契天人。皆嶽。

華山歌

劉禹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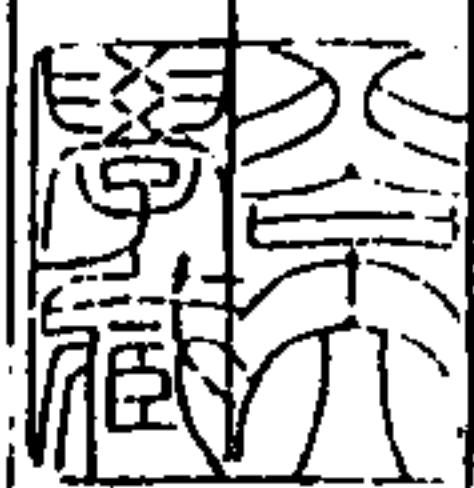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素。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靈跡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
天資帝王宅。以我爲開鑰。能令下國人。不見換神骨。
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無時達。雖貴猶碌碌。
天史 卷十一 樂天 十

比也。喻性體也。見大造命我匪輕也。

嵩山天門歌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礪。前澗從兮未卜。下漠漠兮
無垠。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峰稜層以
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
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
門兮穿崇。迴合兮攢藂。松萬接兮挂日。石千尋兮倚
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施紅。試一望兮奪魄。况衆妙
之無窮。

比也。天門自我開闢。達者從此托足。



琅邪丁野鶴先生著

問天亭詩

問天亭放言序

夫詩無益於人而有益於人也。無益於人者。非如粟米布帛之能飽煖其軀。而有益於人者。文姬嫁胡之第一夜也。不寧唯是。鼻端虫去。而山花紅笑遊人。林禽果貴。而蒼鳥慧罵春凡。若乃

洲巖斷。片山之景未昭。瘦骨呼冰。滌石之志不就。寒香引艷。似年出鐵心石膽。又何怪不正不坐。不廢苦藥陰耶。宋儒學道之功。收於文信者較厚。而聲伎自娛。未嘗與方冠武也。豈非忠孝者。勃然之事。性情之濡。若而生非一譚說。

發。海。而。為。乎。天。下。心。得。其。性。情。之。趣。
 性。情。之。厚。者。耳。忠。孝。畢。收。美。古。所。取。
 爛。朝。報。而。報。應。之。也。楚。霍。先。生。携。其。元。
 方。著。書。名。山。古。存。於。影。善。而。權。歸。於。
 痛。惡。名。其。書。曰。天。史。此。其。心。何。如。者。不。亦。
 甚。盛。乎。然。楚。一。夢。天。公。至。以。未。醒。從。

其。克。定。而。君。子。常。受。其。施。小。人。常。當。其。
 報。固。不。敵。矣。矧。其。間。或。託。或。嗔。又。多。不。
 可。知。者。乎。吾。美。夫。山。中。之。人。而。為。此。
 曠。教。之。言。也。吾。悲。夫。山。中。之。人。而。為。此。
 持。世。之。書。也。

同社晚學丘石崇題



天史 問天亭放言

問天亭目錄

聽水聲 二首

飯魚行

捫蝨歌

丙寅七月同孫江符閉關

丘虎方啟關

橡檟山人歌

磨劍行

辛酉孟冬同九弟見復遊五朶贈友人王子

問天亭

放言目一

戊辰九月自城後家入山 五首

己巳孟春歸山道中作

電

猛虎吟

東溪園中晚秋有懷丘五區

石鱗

老馬

老女

老将

老樹

故堆

伐惡木

雨後池上看注水

春日山中獨坐

迷往事戒子玉章

春晚登東山

詠盆中石菖蒲

下第途間題壁

開天亭

放言目一

獨遊廢寺

壬申秋避亂山居

看東溪漲時東亂後

官軍行

哀朱太守 并引

哭王鍾仙 四首有引

五日採九仙山石菖蒲同李鶴汀泛酒

同臧美斯劉奎虛從青霞君夜醉

山中謝俗子

余以庚申別虎丘今十二載矣辛未冬聞故人

陳古白趙凡夫俱先後謝世遠念舊游脚長

言之

九日過丘子廩不至明日欲進遊東山又不果

丘子廩贈詩山樓兼饋醬椒露

青霞洞

南山白

龍打雷

拜明空和尚

開天亭

放言目三

喜明空入山因捐山之東建寺

讀王鍾仙遺藁

殯李鶴汀方士南山下

冬園散步 二首

談天

秋山夜靜聞磬

問山中所遇

盆中石

盆中魚

盆中松

仲冬宿五朶山房 二首

雪夜山房聞東嶺寺鐘

春日山居 二首

過東溪隨意往

獨酌池上

同江雪門游淮上湖心寺禮懺

秋日山居即事 二首

醉

問天亭

放言目四

白髮

琅邪臺觀海 二首

秋興和子廩時余將有遠行

歷下贈胡慕山 二首有引

醉歸月下 二首

秋日雨後同李方壺九弟登超然臺 一首

秋日過山居

春日過孫桑克同王中山登樓和壁間韻

過刺史孫德毅園時將旋里

天史 問天亭放言

甲戌春丘子知子廩東園文會甚盛事也予

過不厭

山中懷京師大兄

聞孝廉侄如雲得上品牝丹兼詢分花久法

別德州孟幼輿兼寄盧德水進士

明空上人同大眾開田

題畫寒山圖寄長山劉永載

秋夜

誠薄交人

問天亭

放言目五

癸酉仲冬送九弟會試 有引

不答庵獨坐天史告成 二首

懷鶴 并序

問天亭放言

丘玉常于如甫 同社 閱
丘石常于稟甫

東武丁耀亢野鶴甫著

聽水聲

水情一何怒。水性本自喜。奔騰勢不休。澎湃互相倚。後先豈逼迫。動靜有至理。觸物不得所。吞咽何能已。突然豈無恨。下與亂石逆。自有氣平時。迴旋忽而靡。清淨失常道。滄激因如是。何如山下泉。澹然甘且旨。

問天亭

放言

上有餘年木。下有長尺鯉。蛟龍不敢吸。時礪幽人齒。

其二

在山水聲清。出山水聲濁。水聲本無意。清濁各有樂。道根自冥漠。耳性分卑卓。觸岸成雷奔。穿石如鳥啄。搖曳琴瑟來。聚散牛馬角。終歸滄海遠。豈戀岩窟潛。萬里方超忽。此地轉悠逸。雷霆戰龍虺。時去爲水電。勢散不掩芥。力聚已搖嶽。變化無常形。去留香難捉。明月照不停。靜者全其璞。

飯魚行

小池秋氣涼如澗。北風吹荷捲敗扇。中有赤鯉成眷族。聽慣履聲識我面。大魚強解知人意。鼓鬣揚鬚有餘勢。小魚伸喙呼爲翁。不敢前行皆却避。強捷爭先吞麩餌。弱者乞憐衆不理。主人下施豈有心。造化愚人應若此。我爲小魚氣不直。到口被奪空喘息。豈期一餌瞥然投。大魚相持小魚得。靜觀得失各有時。巧拙開忙魚不知。共遊藻荇何其樂。投以美利來相疑。水天寥廓失常性。所得幾何爭不定。垂餌開端我不仁。何如飲水同清淨。

問天亭

放言

二

捫蝨歌

十年纔一裘。敝縕垂過膝。偶爾拋長鏡。短褐曝簷日。懸鶉生洞窟。血肉感氣質。物久造化蕃。誰非體之壹。不意雞肋薄。借居有雙蝨。蠢動自情性。我膚已先必。伸手得其處。累累走貫袂。微末具全靈。至理安可詰。也知在人掌。生死動哀怵。悲泣細不聞。但見奔藏疾。黠者走而免。愚者困無術。是蝨在禪時。衆蝨呼爲帥。兒孫聚都邑。往來有速率。不識惠廼理。狂肆恣狎。我身如塊地。瘦骨爭翠律。毛髮構林圃。汗滓供餽餐。

覆載本無心。痛癢豈能悉。至仁雖不殺。多取誠可嫉。
赦之必不悛。誅而嚴以律。豕腹飽彭亨。吞食已盈溢。
后羿貫懸輪。有界投荒裔。不然漏法網。轉使貪饒密。
蟲。訴。雖。默。默。匍。匍。對。以。臆。自。言。有。恒。性。終。身。無。變。色。
趨。貧。不。趨。富。守。白。亦。守。黑。澹。泊。寡。所。管。取。世。何。其。奮。
美。服。患。人。指。納。汗。有。至。德。水。深。不。厭。魚。林。茂。多。歸。翼。
君。實。蟲。之。母。一。身。廣。萬。億。稼。穡。賴。梳。櫛。陵。谷。隨。升。陟。
必。欲。私。形。骸。天。地。先。爾。匿。放。歸。處。大。漠。扒。搔。廣。孽。息。
五。舌。維。云。伎。五。氣。本。自。直。我。亦。處。棍。楮。誰。能。逃。此。國。
問天亭

丙寅七月同孫江符閉百口關

掃地焚香淡下簾。冥心塞允學參禪。耳根靜不聞雷
震。眼界空能見聖賢。起坐自尋皆得所。人天無據撥
忘言。悠悠獨返從前覺。欲渡迷津泛鐵船。

其二

學不成。猶反墮。狂回頭。廿載摠茫茫。妄心繞。縱。窮。能。
鎮。夙。孽。難。追。訪。可。償。杯。水。偶。迷。浮。芥。蟻。離。垣。常。擊。觸。
藩。羊。蕭。然。環。堵。開。天。地。止。與。人。間。隔。一。牆。

關中即事

天史 問天亭放言

風鳴窗語月疑鬟。萬境無心細可參。皆竹入簾窺研
水。瓶。花。眠。鏡。隱。屏。山。沿。牆。蝸。角。畏。人。縮。收。網。蛛。絲。墮
地。閒。巾。履。翛。然。拋。卷。後。一。盃。茗。茗。共。開。顏。

丘虎方啟關

閉關三月草稱玄。滿屋書聲隔壁傳。地似夢柯成國
邑。人。如。剖。橘。出。神。仙。洞。開。門。戶。青。苔。合。關。破。藩。籬。明
月。穿。君。到。自。當。排。闥。入。室。中。驚。宅。面。光。圓。

橡嶺山人歌

山不卑。亦不高。四圍翠玉橫青緞。水不淺。亦不深。一

問天亭

放言

四

溪寒穀鳴秋琴。家不貧。亦不富。澗有芹菘園有芋酒
熟。還。邀。麗。德。公。糧。空。不。累。黔。婁。婦。身。不。勤。亦。不。懶。帶
索。行。吟。長。復。短。樹。影。牛。眠。菰。蒲。深。雨。聲。雞。舞。圖。書。滿。
長。鏡。短。鍾。露。肘。髀。日。向。山。中。種。桃。李。結。茅。劈。岩。架。屋
數。十。間。野。花。幽。樹。栽。成。里。自。飯。黃。犢。入。青。林。歸。來。濯
足。前。溪。水。溪。上。落。花。細。溪。下。白。雲。深。白。雲。落。花。同。氣
味。寒。香。澹。澹。漁。樵。心。痛。哭。長。嘯。皆。有。悟。世。人。那。復。知
其。故。隱。不。成。猶。傲。不。狂。十。年。縮。頸。同。寒。鷺。不。及。空。山
捫。隻。履。朝。看。山。白。暮。山。紫。霧。冥。煙。霏。不。敢。唾。脫。衣。獨

醉眠石底。眠石底。鹿麋踐踏忽驚起。傍有草蔓刺人耳。芝蘭盤結香芳芷。採蘭剪草無全功。欲請東山黃。與綺黃綺不見。奈何。蔗蕪青葛自成窩。等待新松高十丈。滿林明月聽婆娑。

磨劍行

三尺照膽銅。嘩嘩奎壁天。世人不知珮。寒光冷沉沉。太淵自從劍去。天奪氣壯士。吞聲幽鬼泣。魑魅橫行。蟠黍盤。霹靂提槍滿天地。燕丹怒竭荆卿歎。秦爭楚。戰鳥龍。白帝入關赤帝藏。當時此劍生。光芒黃金。

開天

故言

五

為鞘玉為錯。鹿盧宛轉星辰裝。寒冰射。昨日在手。白虹刺天光。燭斗。重匣深掩鯨鯢滅。千城坐鎮風雷吼。從來治亂各有時。劍隨氣運那得知。凡鐵弄權利器。隱屠龍。反以屠狗啗。苔蝕土繡。日月黑。鋒韜鏞飲神。明私。豈知寶氣終難散。亘天夜半驚雷煥。又隨拂拭上青雲。不向豐城埋紫電。人間刀戟錚錚鳴。神物一出皆無聲。泰山礪石淬東海。提携天子歸神京。劍今劍兮。光陸離。行藏用舍皆吾師。但願功成不用殺。五陵輕薄何足為。

辛酉孟冬同九弟見復遊五朶醉贈友人王子吹簫過海東。翩然一鶴來相從。纔離華岳山頭井。卻憇蓮花海上峰。摩娑青天如石壁。手量銀河幾千尺。唾月呼煙到九仙。踏遍崑崙恨天窄。九仙只在海東岸。遙望蓬萊隔一線。不須東致安期生。對岸長揖可相喚。有客西來瘦似樗。放歌提酒歪騎驢。赤松未遇傳丹訣。黃石曾逢得素書。丁家兄弟皆仙骨。不向人間戀華髮。同跨金鰲醉裏回。一杯先吸滄洲月。余自乙丑秋營東溪書舍。結茅種樹。夾計卜居。

開天

故言

六

於橡檟山之陽。至戊辰九月復造煇石草堂焉。是月自城移家。因為詩以落之。

十年感感竟何之。蚤種荒煙數畝苗。坐看流雲知變態。閑疏灌木耐橫枝。山川住久通靈氣。風雨頻來啟靜思。敢借終南麓桂隱。牛衣終有放歌時。

其二

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命薄皆從隱。十載形勞合定棲。野徑看雲雙屐屨。石田得雨半犁泥。泉清不以濯牛耳。坐聽山禽近水啼。

其三

百計謀生爲養身。養身無道遂勞神。園林苟有應知
區。書卷猶餘不謂貧。帶鶴算糧多一口。舉杯邀月止
三人。誰能共結忘機社。海鳥溪雲已卜鄰。

其四

閒看秋水洗雲根。嵐氣氤氳綠滿村。黃石赤松仙眷
族。丹山碧壑古乾坤。迷蕉覓鹿原非夢。破榻尋棋別
有門。拋却長錢拾橡栗。欲將樵牧養兒孫。

其五

南山石爛水清清。歌罷牛眠一笠橫。妄想頓從霜葉
落。道心忽向月華生。閉行課鳥占農歲。夜起瞻雲議
曉晴。欲啜糟醪求獨醉。田多種黍類淵明。

已巳孟春自城歸山作

枯木向人尊。寒鳴嘯野昏。靜觀山欲笑。行共石忘言。
雲老鷓鴣困。風高鳥雀喧。乾坤猶解脫。何物羈籠樊。

電

忽爾陰陽謬。詎言上帝庸。物當一日劫。運值片時冬。
巖危駭雷電。玄黃戰火龍。至人憑化理。端坐轉從容。

其二

兩點大如手。暴炎忽暴涼。雲乘妖蜺變。水挾颯風翔。
不識物何罪。翻疑天欲狂。何當立消滅。悠久在春陽。
猛虎吟

昨夜山頭七里霧。黑風吹折南崖樹。猛虎白日繞林
行。張鬼梳衣爲驅路。不食麋鹿但食人。上帝命之爲
不仁。爪牙雄武有天縱。古往今來稱大臣。
東溪園中晚秋懷丘五區

石棧松聲澹娟娟。潭水知秋爽氣先。一壑陰晴分曉
色。千林高下出疎煙。霜寒漸老垂藤果。日薄猶鳴抱
葉蟬。晚上小樓新酒熟。無人辜負菊花天。

石嶼

山嶼以石名。淨瘳瘦甲成。小身不自量。具體也橫行。
香含冰雪味。寒入齒牙聲。我亦持螯客。搜尋欲解醒。

老馬

老馬關山遠。孤鳴聲帶秋。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
骨重人難跨。蹄輕道未脩。恨多皮相者。不喜瘦驂驅。

老女

老女垂髻髻，低眉歛素娥。曉粧憐對鏡，秋織恨拋梭。被薄鴛鴦冷，床空蟋蟀多。隔隣看新婦，簫鼓夜來過。

老將

老將悲衰落，幽燕氣尚雄。此鬚猶挂劍，猿臂已傷弓。帝寵嫖姚少，人知頓收忠。低頭憐戰馬，日落大江東。

老樹

老樹風霜古，蒼然歲月淡。蟠根堅抱瘦，挺幹冷披心。材大難為用，荒神未可侵。自憐舟楫貴，托迹遠山岑。

放雉

聞來事

放言

九

耿介應遭急，文章不庇身。鷹鷂豈有怨，強弱自輸人。見草猶思伏，投林敢認真。歸來聞一雉，珍重保淡恩。

伐惡木

南山蒼蔚多亂雲，千尋灌木籠幽巖。上有蜘蛛結網之，任絲纏綿蟲蝶勢矯矯。下有鼯鼠穿洞之，陰穴呼風號雨蛇腥繞。橫占大道人不行，餘氣盤據驕稱獍。天生惡性易蕃茂，臭腐久蝕陰陽精。日月不照土氣歿，毒濕力盡天終傾。西風昨夜下林莽，磨取長鏡成獨往。山鬼迷人無借箸，鳴鴉叫月絕其黨。霹靂聲隨。

雪。及。揮。根。翻。倒。地。空。十。圓。念。君。枉。長。太。枝。葉。化。作。空。山。螢。火。飛。

雨後池上看注水

小築空庭月一方，通渠引水自相將。已浮萍影開清照，未種蓮花有淨香。接雨魚浮羣仰沫，迎風燕墮喜翻翔。新橫短檝堪容楫，誰過習池醉不妨。

春日山中獨坐

陽春萬事得相宜，大道無心靜者知。鳥度溪中忽寫照，人來林下偶逢詩。山深草木皆成路，天遠川陵不

聞來事

放言

隔籬坐看百。花開謝了。水窮雲起。是何時。

述往事戒子玉章

少年容易老，莫恃歲月長。我昔知爾時，面髮光煒燦。才高轉游惰，放廢學清狂。忽忽十年逝，轉眼驚蒼黃。讀書有妙理，動靜常相妨。入市違流俗，入山羞道藏。所以三旬餘，岐路逐亡羊。途窮易顛顛，志大多茫茫。銳年已去半，能經幾傍徨。海帆有駛流，崖巒無回糧。清濁隨纓足，小子歌滄浪。

春晚登東山

夕陽影裏亂山多。春雪流澌下碧波。偶爲看雲來遠
橋。閑隨採藥入靈阿。黃金氣索砂方賤。綠綺聲調道
性和。盡日著書長不厭。飯牛歸去夜聞歌。

詠盆中石菖蒲

蒼蒲九節靈。猶帶寒雲氣。產此僊人糧。治茲孽與贖。
我行萬山中。謁之如見貴。蒼龍護禿尾。青蠅避辛味。
高遠通神明。服食生敬畏。奉以滄浪清。不敢埒凡卉。

下第途間題壁

莫因蕭瑟笑于將。風雨難銷日月光。夢裏問天空有
路。愁來渡海苦無航。欲拋書篋終何事。便放盃觴耐
自荒。若比英雄應不減。人間多少夜郎王。

獨游廢寺

古木荒垣野火青。暗風吹土上旛鈴。空厨鳥啄天花
飯。別殿狐翻地藏經。壁面九年非頓悟。當頭一棒未
全醒。誰能共解無生說。秋草寒煙月在亭。

壬申秋避亂山居

披荆入。溪谷下有野人屋。門巷渾白雲。藩籬帶幽菊。
秋氣何寂歷。日光正落窳。開門垂樹栗。饑摘盤醬菽。

風急動砧碓。天高餘樵牧。愁思咽寒泉。孤蹤倚落木。
坐看林影變。行見稻芒熟。淒淒晚鳴蛋。筑筑獨立鶯。
天心方悠悠。人事亦碌碌。東賊圍不解。西兵膽猶縮。
流民血裹瘡。運車泥沒輻。輕身羨去燕。側耳驚逐鹿。
中夜起傍徨。獨坐念傾覆。安得秦人源。同行邁卜筮。
看東溪漲時。壬申東亂後。

山水滾石如壓斗。衝壓不服石。反走水狂石怒兩相
魚崩擊餘波。及敗柳。東崖宿石沒鐵牛。屹立中流時。
昂首衆石見之作。其氣引類爭投共呼吼。水勢追吞

問天亭

放言

三

不可回。過峽虞爭那敢苟。漩窩下射東崖抵石性不
移。終有守前山瀑布氣不平。遙應後軍來接肘。奔流
雖勇有觀望。避石傍行。反解紐。魚蝦遠徙淺灘涯。微
纖恐入蛟螭口。君不見昨日半天龍取水。雨中鯉鱗
大如手。

官軍行

官軍過處如虎屯。婦女逃走村。起塵雞犬甘心供。兵
食臨行劫掠還。傷人持刀嚇民。一何勇。赴陣殺賊。
何棟留賊還作劫。民資馬後斜駝雙女兒。

哀朱太守

崇禎五年正月遼兵圍萊州官軍不進太守
急給賊與平賊偽降太守赴賊盟被執歿之
城上旄頭夜光盪遼賊三萬驪聲唱正月圍城至八
月分鹽煮弩悲相向朝中宰相會議類徵兵羽檄如
風雲官軍築壘百里外戰將連營幾十旬咫尺不知
敵出沒賊來風雨驚衝突東人運米不到城化作萊
河道傍骨車牛滿道無主收官司敲朴尚不休賊營
婦女正歌舞萊民晝夜空回頭太守登陴自挽戈用

問天亭

放言

三

人緩頰非隋何。單騎不愧汾陽氣。回紇原非藥葛羅。
旁人亦識出非計。儒生吏士皆牽袂。獨往堅持入虎
穴。耳將一竅為臣例。入營就虜開胡哨。伏發合圍刀
出鞘。排綬金章閃爍明。城上號吶城下笑。楊將軍謝
中丞。謝同歿。楊守城。壕邊罵賊氣耿耿。張許安能獨
擅名。噫吁噫哀哉。廟謨由來關將相。忠臣歿後還分
謗。假使盟成自解圍。二子功在凌烟上。

哭王鍾仙律詩四首并引

鍾仙子詩友也家南山下貧而孝孤介不偶

癸酉孟春三日中有母妻之喪又二日鍾仙
作詩自挽一慟而絕予哭之以詩誌窮也

奇窮理數總難齊生歿憐君性不迷萊子殉身終奉
母黔婁冥路又逢妻夕陽破屋無煙火垢面添丁有
淚啼收取相如遺墨在篋中多半故人題

其二

文章今古歿無禪生不成名歿豈知白王自頒詞客
詔黃泉猶賦鬼仙詩無錢免使烏啣紙有鋪何妨蠅
吊惟琴已絕絃山水盡伯牙不是哭鍾期

問天亭

放言

四

其三

雄心傲骨氣錚錚十載空吞泣路聲賈島詩窮因瘦
死伯倫酒渴乃捐生靈殘魯壁書仍在龍沒延津劍
不平從此南山無氣色西州何處扣柴荆

其四

曾於東谷題崖壁風雨離披醉未醒一日四愁強酒
破十年雙眼向山青如君佳句猶傳說似我新詩可
耐聽一求青芻滿把淚龍蛇漫滅少微星

五日採九仙山石菖蒲同李鶴汀泛酒

半夜寒光起石根。仙人纔去海雲昏。採來靈島三花影。留得天池九節痕。知我骨輕堪入道。看君機少可通元。一杯爲浸蒼龍脊。洗却從前老病魂。

同臧美斯劉奎墟從青霞君夜醉

山人野客共爲羣。丹氣爐香入夜醺。龍自洞中傳蜃法。鶴從天上得靈文。止疑醒後市朝變。不待歸來魏晉分。料得俗流應大笑。蟲飛蛙沸正紛紛。

山中謝俗子

蜀客方吹雪。夏蟲未知米。紛紛有翔雀。啾彼垂天鵬。

問天亭

放言

十五

方隅匿聞見。遂使耳目瞽。誰信區宇外。日月沒川陵。昊旻空蒼茫。溟渤自沸騰。山海與南華。迷蔓如枯藤。不及芝菌質。濕氣猶堪蒸。聚散謀腥羶。腐鼠嚇霜鷹。安得涼颼至。吹此羣飛蠅。

余以庚申別虎丘今十二載矣辛未仲冬聞故人陳古白趙凡夫俱先後謝世遠念舊遊因長言之以紀往懷

少年氣壯輕遠遊。一鞭千里來吳丘。兩眸射電照秋水。舌吐青蓮江漢流。爲愛虎丘一片石。請書買酒

幽客煮遍惠山絕品茶。踏盡阮家幾量屐。是時古白住塔院。山僧寄語憑相見。一首新詩成故知。人生何必先覩面。山門杉檜劍池泉。臨池步月共參禪。或逢遊女看歌舞。時與隣僧得往還。除夕守歲居蘭若。風雪寒燈照寥廓。老衲煨爐共煮炊。一僕擁衾如病鶴。又向寒山看楚梅。買舟躡躡過江隈。凡夫自作山中主。留看靈巖十日回。靈巖路入神仙宅。響屐空留西施踏。天池茶樹萬林青。玄墓梅花千嶺白。看盡江南雪後春。春回冬盡客中貧。自別水國林間社。無復山

問天亭

放言

十六

陽笛裏人。江山如夢年華逝。躡足鵬腰猶淹滯。歲暮煙波不見書。天涯雲樹空懸睇。茫茫南北十餘霜。游子愁多鬢易蒼。海內故交零落盡。空山雪夜憶金閨。九日遲丘子廩不至。明日欲追遊東山又不果。菊團白露酒中山。高客無心任往還。霜老茱萸囊自滿。石懸薜荔屐誰扳。交情鴻雁來無定。幽興雲霞動若關。我欲從之疎懶甚。千林風雨一人間。

丘子廩贈詩山樓兼饋薔薇露

小樓山色坐晴陰。客許題詩歲月深。贈我勝投青玉

素感君唯寄白雲心。水香和露收芳雪。花氣流酥出翠岑。借問水晶鹽。可似伊人無處得追尋。

青霞洞

石裂天開見丹闕。中有至人藏恍忽。飲煉冰雪伏砵爐。走擲煙霞鍛金骨。傍立甲士威猙獰。長劍羽弓秉雙鉞。玉細瑤函千萬重。秘笈層層不敢發。仙家無食。但飲酒。孟氣薰濃香徹髮。堂上巍巍傳賜丹。道冠黃服赤雲襪。紫石磴上瑪瑙盤。銀液生光冰箸滑。至今不復記滋味。甜雪到腸塵胃沒。簷懸瀑布白練飛。人

開天亭

故言

七

言此下通溟渤。亭虛照碧階。陞空彷彿非。日亦非。月不知何時到平地。回頭反失青天窟。

南山白

朝見南山白。暮見南山青。山青山白。自氣候。頑石確犖。豈能靈。誰知苔蘚非。妖物內藏。變化皆空形。人如麋鹿見其表。斧柯樵唱聲。丁丁洞門。研處山不見。但見翠眉童子開朱扇。仙人真耶。或妖幻。何為高居玉室。知翻經。旁有兩白虎。領下垂金鈴。侍列者誰子。玄裳縞衣列雲屏。口中酒氣尚薰美。豈有鬼狐點他態。

不臭與腥。歸來口說眼未見。倏忽幡旛乘青冥。天香氤氳紫霧亂。鸞旌白日來吾庭。秦皇漢武不可得。我何人斯。交游斗與星。焚香禮拜三嘆息。邪妄能不畏。雷霆書中妙墨縱橫起。短長滿紙青熒熒。此即非仙。亦可樂空山。來往如飄螢。始知憐我有造物。詩文相發如新硯。何必更求千歲藥。南山但種松。與苓金銀氣。索丹砂。賤富貴。壽命如絲。輕天生老鶴。瘦不長。喚一聲脫敗翎。

龍打雷

開天亭

故言

六

天上使龍如使牛。雲如土塊耕犁頭。犁奔土湧牛走疾。大地雲起山河收。半空但知鞭牛背。地裂石破驚九州。若非神物有全力。陽氣鬱勃誰能周。驕龍苦雨行方懶。旱雲確確耕來緩。雷公長喙烏啄啄。火鱗閃閃開雙眼。天皇種麥黃。收一夜耕到天河淺。牛力不及偶一鳴。哀號風雨聲轟轟。瓮中大叫皮漫鼓。指敲耳響水沸鑊。澗底拋石振空谷。皆以虛氣應作聲。音無大小隨所受。物有遠近互相磨。凡耳閉塞豈聞天。虫蟻安得聽人言。期願耳聾醉漢夢。嬰兒病姬方

穩眠。輕嗽。偶語。反驚。覺聞。雷如坐。乘風。船聲。外有聲。
人不識。猶如佛音。仙語。談幽玄。以龍比牛。疑我誕。以
雲爲泥。原不幻。試登華岳。聽兒啼。雷鳴。脚底風吹散。

拜明空和尚

坐見前身與後身。身身相見已成塵。再來華表誰相
識。除却維摩無主人。九聖同航惟苦行。佛仙覺路是
良心。不從衣底參龍象。嚼火翻空何處尋。

喜明空入山因捐山之東建寺

破納經行花雨香。虎溪一錫破蒼蕩。教移草木春無

問天亭

放言

十九

象氣動龍蛇。夜有光。赤脚投林拋。敗屨科頭煮石指。
餘糧。道人捨與山前地。明日白雲是上方。

讀王鍾仙遺藁

始信人難死。其言足一生。水腸餘劍氣。寒齒帶秋聲。
喜怒存君性。悲歌見我情。真堪傳不朽。貧賤累聲名。

續李鶴汀方士南山下

三千里外無家客。四五年來有病身。郭璞愛山多斷
爪。君平厭世未辭貧。途長故里難投夢。鬼弱新阡不
起燐。嶺上舊遊松栢暗。夕陽花鳥與君鄰。

冬園散步

無聊隨意往。野鳥共人來。拄杖霜籬晚。高吟風壑哀。
溪山餘落日。濁酒冷蒼苔。自愧蓬蒿逕。因循未敢開。

其二

蕭疎風日晚。冬意遠山微。靜谷孤樵响。淡林暮羽歸。
夕陽明野色。落木動寒輝。出入因天命。窮愁未可違。

談天

儒者但知讀書理。自謂如斯而已矣。帖括誤人眼中
翳。青蠅入戶鑽窗紙。仰天但見空蒼蒼。日光倒照銀

問天亭

放言

二十

河水。豈知上有玉京十二樓。茫茫雲漢分邑里。如人
平地看高山。及到山頭與地似。試將山色較天光。石
氣晶瑩翠相比。近前方識有去路。遠望空空那可擬。
女媧雖補罅。漏在六鰲纒。駕參差起。天上有天君。不
信九州風土原殊蕪。泰山看日方半夜。滄海聞雷在
水底。秦隴衣冠蠻貊言。南華奇異山海詭。世人觀實
不觀虛。眯目尊經塞雙耳。若把青山看作地。朝暮山
雲。因誰是。始知平地有青冥。蟻垤蜂窩紛纍纍。何年
鑿破青蓋翁。赤縣千年爭寸畧。

秋山夜靜聞蛩

萬物感秋氣。肅狀盡欲平。夜中動羣聽。各以其情鳴。
秋山多遠寒。滿野集寒蛩。細吟知何故。凄切同一聲。
是時涼月出。獨坐開前楹。山風吹木葉。簌簌來相磨。
微義自中發。倏忽如抽萌。誰念百草歇。內有暗蟲驚。
啼寒求所託。垂翅終何成。壯懷動溪濱。白髮與吾櫻。

問山中所遇

子房未遇漢。追隨黃石公。安期本齊士。結交善劇通。
椎驚博浪沙。鼎熾建章宮。由來仙與俠。理異氣則同。

南末亭

放言

王

常以渾淪氣。往來天地中。殺人若有道。刺客多善終。
男兒存血性。能使心常童。齒髮雖脫落。性地豈曠蕪。
歎生本虛理。滅沒隨飄鴻。何必食丹砂。瘦腦撐方瞳。
蓬壺隔天海。安知非樊籠。試看成仙者。往往皆英雄。

盆中石

具體寒山骨。居狀五岳觀。一拳藏曲折。四面備高寒。
雲氣生虛白。苔光動衆端。不逢顛叟袖。誰作丈人看。

盆中魚

大小知魚命。何年縱巨川。江淮空仰沫。雲漢小窺天。

鱗鱗渾無賴。浮沉剩自憐。可能成變化。雙伏爾何言。

盆中松

矯矯寒霜影。茯苓不出根。一枝藏鶴夢。九里具沙痕。
拳屈豈天性。孤撐亦足尊。十圍終限汝。失托復誰論。

癸酉仲冬獨宿五朶山僧舍

歲暮陰崖霜雪多。山寒石凍冷岩柯。溪煙欲散雲猶
澹。澗樹忽鳴風自磨。草藉微陽留鹿臥。水垂懸溜見
僧過。空林有客山陰返。不問梅花坐薜蘿。

其二

南末亭

放言

王

雪滿山門路。幾盤凍崖懸。瀑漱鳴泉疎。林月出峯初。
磔曲洞雲歸。石有天風鐸。夜傳山半閣。晚潮晴見海。
心船老僧上界聞。鐘起五朶芙蓉出翠烟。

雪夜山房聞東谿寺曉鐘

遙聞天籟發。虛空萬壑沉。沉沉夜未終。敲徹凍雲凝。
不。去響翻落葉下。無窮孤僧衲薄偏。驚曙宿鳥巢寒未
出籠。洗盡聲塵十年事。月明高照石林東。

春日山居即事

小築初成樹影繁。高林迴合出前軒。迎人野鳥知溪

報客村。鹿守藥垣。春雨曉收鶯未起。晴絲高捲。燕
初言。門前新水剛浮砌。欲取桔槔學灌園。

其二

晴嵐入戶帶花開。天外爲家雞犬閒。溪鳥無心驚白
眼。岫雲有意獻霜鬢。入林誰可邀同隱。采藥何年擬
再還。莫道仙源無路上。漁郎應不在人間。

過東溪隨意往

山映疎林翠影低。數家松火隔秋谿。平沙細菊留人
坐。遠浦寒雲帶鳥栖。獨酌偶成思酒伴。閑行隨處得
詩題。夕陽明滅豆花落。又聽蟲聲過水西。

問天亭

放言

三五

詩題。夕陽明滅豆花落。又聽蟲聲過水西。

獨酌池上

衆鳥來林木。夕陽在遠枝。瓮香知酒熟。筆澁得詩奇。

近水依石坐。羣山入盞移。簷間明月出。爲我照漣漪。

同江雪門游淮上湖心寺禮懺

一逕入湖心。菰蒲秋水陰。客塵憐淨土。宿奴掃玄音。

冉冉雲翻貝。霏霏香出林。山門橫灌柳。古殿繪靈禽。

僧老旃檀氣。佛尊龍象深。共分香積飯。難布給孤金。

歸路憑漁棹。茫茫何處尋。

秋日山居即事

金天白露下疎林。曉色晴嵐一半陰。秋意漸隨梨葉
瘦。閒情偏與菊籬深。苔光透竹娟娟冷。水氣浮霜細
細沉。獨把釣竿緣底事。鷗鳧不起是吾心。

其二

門前新雨漲平灘。秋滿菰蒲淨碧灣。夜半寒聲先到
樹。曉來爽氣已連山。雲輕渡水晴皆濕。雁過驚沙起
亦閒。扶杖高原看鳥滅。無窮紅葉下潺湲。

醉

問天亭

放言

香

醉眼愛山青。林風吹復醒。典關雲漠漠。口渴水泠泠。

奇字書牆遍。狂吟借鳥聽。不嫌藜杖短。扶上小山亭。

白髮

蚤起悲明鏡。愁心未肯降。自憐身偃蹇。化作鬢蒼浪。
書積蠹魚淚。絲抽促織腸。侍兒休鑷白。無復少年場。

琅邪臺觀海

海氣東南天半陰。三山明滅影沉沉。驪珠繞迸波濤
黑。鯨翅微鳴風雨深。寥廓滄桑愁變化。蒼茫雲漢杳
追尋。田橫徐福浮漚盡。一葉扁舟自古今。

其二

靈山東望接扶桑。日出人間夜未央。星斗浮沉隨浩
渺。魚龍鱗甲動光芒。飄搖欲捲天為浸。吐納全收谷
盡王。潮汐往來唇市幻。海鷗泛泛笑秦皇。

秋典和子廩時予將有遠行

煙晴天末見平山。高閣垂簾飛鳥間。客思蒹葭應有
路。秋程鴻雁若相關。車逢雨細愁能載。屐齒風流香
其攀。回首西林霜葉赤。天涯曲曲水灣灣。

癸酉歷下贈胡慕山慕山章丘人以孝旌食廩

贈天亭

放言

蓋

自稱神枚翁。吾先世通家父執。至予三世矣。年
七十而情不衰。詩以贈之。

相逢半日是黃虞。叟面童心世法殊。身似鼎彝存太
古。人如懷葛見元初。袖中携有神枚卷。篋裏傳多遠
歲書。笑殺時交無意味。雨雲翻覆欲何如。

其二

交情三世見龍鍾。久別忽逢涕淚生。大孝有餘倫盡
厚。至誠能動壽為徵。園桃親摘霜前菓。塲稻遙分水
下春。七十老翁何所急。夕陽奔走歷城中。

醉歸月下

醉裏山公騎馬回。月明人笑接離盃。羅衣猶帶青苔
色。纔向溪邊扶起來。

其二

渾疑踏雪來明月。却對梨花笑晚風。隔水不知雲是
影。一聲孤鷓出林中。

秋日雨後同李方壺九弟見復登超然臺

古城杞菊近荒涼。秋色連天正淼茫。雲外川陵青簇
簇。林間河漢鬱蒼蒼。艱難世路空長劍。老大乾坤一

問天亭

放言

蓋

短裳海內交游離亂後。凭高橫睇憶山陽。

其二

穆陵北望氣蕭森。東接扶桑大海陰。韓信壩頭雨初
霽。琅邪臺上日將沉。十年書劍江湖夢。萬里旌旗關
塞心。惆悵不堪頻極目。荒城秋暮起寒砧。

秋日過山居

靈籟滿山秋氣鬪。先到草根與木末。灌荒蕭寂不待
霜。石泉滴瀝那復渴。東崖日出白露晞。的礫溪沙淨
撥。撥微黃到葉色。先變樹底鮮紅手。可擬秋園蚤起

曉花少。衣。恰。涼。生。換。舊。葛。入。林。鳥。影。曉。偏。靜。遠。野。蟲。
聲。晚。更。聒。誰。能。酒。熟。行。自。斟。野。菊。含。香。未。堪。採。粟。
垂。墻。風。便。收。十。畝。稻。田。夜。來。割。農。家。喜。樂。近。中。秋。兒。
女。啼。啞。誰。耐。噉。

春日過孫柔克同王中山登樓和壁間韻

樓下。藤。花。蔓。紫。濃。綺。寮。低。掩。碧。光。溶。倒。來。綠。蟻。淡。浮。
爵。揮。去。青。蚨。不。挂。策。君。命。題。詩。多。草。率。我。行。戀。席。轉。
從。容。十。年。再。過。巴。山。路。雨。覆。雲。翻。萬。事。慵。

過刺史孫德履園時將旋里

聞

放言

五

胸。中。丘。壑。有。如。斯。斗。米。安。能。得。繫。之。白。水。羨。君。終。遂。
性。青。山。笑。我。久。違。時。入。林。靈。運。來。還。去。種。秫。陶。潛。歸。
便。宜。當。道。何。人。存。古。意。拂。衣。東。海。憶。尊。絲。

甲戌春丘子如子廩東園文會甚盛事也予頗
過不厭

藥。闌。花。樹。如。吾。意。皆。有。文。心。入。此。中。深。墨。題。詩。多。使。
酒。披。襟。臨。水。欲。當。風。芳。尊。野。客。白。雲。席。奇。字。名。流。青。
桂。麓。每。向。東。家。問。藜。火。習。池。春。草。一。時。逢。

山中懷京師大兄

嘗。憶。帝。京。居。中。有。宦。遊。人。文。章。走。天。下。物。色。空。埃。塵。
出。身。各。以。道。屈。伸。皆。有。神。譬。如。大。材。木。空。山。久。嶙。峴。
一。朝。遇。斤。匠。轉。致。達。楓。宸。乾。坤。眼。中。小。冠。蓋。何。足。倫。
朝。翔。青。瑣。闥。暮。集。黃。閣。賓。片。言。取。卿。相。遇。合。古。多。因。
應。念。南。山。下。杖。杜。歌。沉。淪。兄。為。雲。間。鴻。弟。為。水。底。鱗。
同。枝。不。相。及。所。託。何。必。親。貧。賤。久。別。離。面。目。空。因。循。
頭。白。守。故。業。獨。坐。仰。秋。旻。

聞孝廉侄如雲得上品牡丹兼詢分花久法

聞

放言

五

名。花。產。厚。質。卉。族。稱。獨。尊。元。氣。何。磅。礴。芳。艷。擢。名。園。
人。情。私。所。好。肯。買。歸。庭。蕪。移。花。勿。移。土。移。土。傷。本。根。
剪。花。勿。剪。蒂。剪。蒂。枝。葉。髡。君。花。壓。眾。芳。開。大。如。車。輪。
主。人。喜。獨。立。不。許。眾。花。偷。愛。惜。籬。內。某。戕。伐。地。下。魂。
造。化。無。分。別。美。醜。多。并。存。一。本。難。賤。弃。珍。重。雨。露。恩。

別德州孟幼輿兼寄盧德水進士為游岱約

再。來。應。可。必。忽。忽。故。山。歸。所。念。在。之。子。雲。霞。出。翠。微。
川。岳。與。文。人。造。化。留。情。機。當。其。未。遇。時。夢。寐。相。依。稀。
不。必。造。高。深。神。氣。已。翻。飛。勝。遊。豈。得。阻。結。駟。馬。可。違。
願。如。泰。山。松。歲。寒。無。愆。期。

明空上人同大泉開田

長鏡短鍾亂雲堆。夜有山神劈草萊。月滿梅檀千樹
映春隨。蒼蘆一時開。收將瓜豆年年種。分作根苗處處栽。
倒轉鐵牛耕不了。天荒破盡見如來。

題画寒山圖寄長山劉永載

或說前身是画師。興來綵墨有餘思。白煙點出青天
絕。先秋山無盡時。

其二

斗持近壑淡如許。與爾其中得臥遊。思欲結茅留不

開天亭

放言

五

住亂雲無數過山頭

秋夜

溪壑秋深夜閉關。淅風雨一時還。林聲遠谷疑傳
水。蛩話空原不斷山。木葉似投詩鬼信。月明初冷定
僧顏。千岩暗室一燈迥。長嘯開窗屋斗斑。

誠薄交人

朝雲出海何。夜月升川陵。萬物隨所託。生意何舍弘。
遊心在忘物。大化貴無就。居獨不自怡。感激生愛憎。
桃李本無言。累累實相仍。譏諛何重厚。聽者自生憎。

移風弃敗扇。綿綿將何憑。片言生疑慮。絕弃如割繩。
世交在眉睫。古道存貞恒。初意當自愛。中道竟模稜。
一笑少年子。面熱多淫朋。智慧有時倦。小羣安可矜。
落落南山石。聊以曲吾肱。

癸酉仲冬送九弟會試。是日同酌老母膝前承

歡各醉也。老母因責子疎狂。下第之罪。又教九
弟以作吏清白。述先人一二事為家法者。予兄
弟皆涕泣拜命。各跪進酒一卮。謹述之。誌天倫
中一日之樂。

開天亭

放言

三

嚴霜仲冬晨。季子念行役。兄雖落魄歸。弟是春明客。
炎涼人氣殊。骨肉本無隔。下山送別離。老母布筵席。
大舅自鄉來。餞甥實借澤。其人田舍翁。吉語相促迫。
年老惜同胞。留坐話疇昔。遠言兒女事。笑談杯屢易。
見子慘不歡。顏色多踟躕。老母呼我前。汝命豈獨阨。
才名二十年。虛勞竟何益。天心惟眷勤。放浪易拋擲。
及此不自努。爾家多早白。回頭看季子。一身有重責。
功名伏禍機。門戶從前積。爾父歷清要。家貧無擔石。
官俸五百金。捐帑當易篲。安知子孫福。非食前人液。

何事飽與溫。能不愧服。鳥言終涕有聲。兄弟淚填臆。同悲味不同。明發懷難釋。

不蒼庵獨坐。天史告成。

秋陽商籟曉來新。夢裏煙霞醒見身。石眼奔雲催逝景。日光穿隙動行塵。幸多唾。賤堪消。劫尚有飛揚未斷。噴。觀想無窮驚起坐。青天缺處湧冰輪。

其二

何緣幽憤苦耽奇。媧補還羞造物知。管底窺天遭鬼譴。道傍決舍出狐疑。莊周夢蝶存消息。臧穀亡羊有

問天亭

放言

三

路岐。久欲逃空去。寒谷春風吹律。問參差。

懷鶴并序

家蓄一鶴數年矣。戊辰携家入山。共載之。殆作林下清侶也。日來健翮初修。玄裳似沐。翹首望空。却青霄而顧影。梳翎曝日。濯白露以長鳴。余固愧乏稻粱。亦知翩翩非籬下物也。於九月初旬之夜。忽憂狀。狐唳者久之。及晨則高視濶步。俛仰徘徊。振翼而起。及乎天半。渺聞風之九萬。渡弱水之三千。仰睇雲霄。杳

狀無際。雖情不能已。余實為雀得意焉。賦詩別之。

雲裏青天路幾盤。頂砂不動任風搏。徘徊故地能無意。天遠風高欲下難。

其二

舊住蓬山海上峯。千年一別暫相逢。可憐望斷鴛鴦眼。空向塵泥數脚踪。

其三

羣表重來憶舊翎。林間隨地有松苓。不如淡入青冥

問天亭

放言

三

去海內何人識。一下

其四

不合常留雁鴛池。人間天上總藩籬。往來只在虛空裏。鶴在庭中我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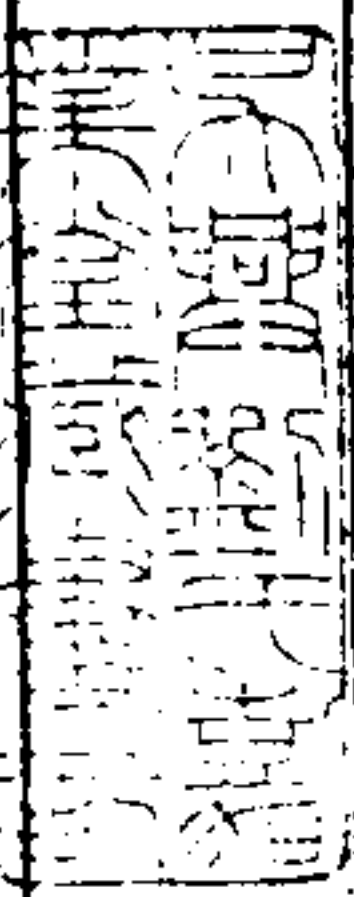
錢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廢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

錢序

卷之一

此語爲負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儈之語豈足道哉司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與德公談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



促膝及之而葛生得聞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中秋栖虎丘石佛院僧窗隱几日鈔首楞數紙吉州施偉長不遠數千里過訪映門闕之鬚眉落落韶人坐而與

錢序

卷之一

二

之談知其奇讀印竹杖數編籠挫天地鈎索物老柳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屈指三國人才洎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絮蒙頭煨鉢折脚鐺邊偉長經奇男

子視我如雞窠中老人撫摩嘆
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躍馬指
麾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
世鈎鎖心跡盤互輪囷離奇悉
於詩文發之越裳牂柯作我綸
邑日入之部歸日出主夫豈其

錢序

卷之一

三

度蘭滄爲他人乎南枝北戶
于前却何其煩憂鬱紆促數詘
詰也巨源告我曰施偉長今之
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北海
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
公之文磨切魏武異時論建漸

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
之事文舉之功偉矣龍川之書
葉水心所謂天子使執政召問
何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
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徒得其
一士可以方軌橫驚而况於同

錢序

卷之一

四

甫乎狂鳥冠而似鳳修蛇角而
似龍士負不羈之才值搶攘之
運其與夫纖兒怪魁詭銜竊轡
者誠何以異霜降水落金銷石
泐茫茫禹跡只有北海輩流俛
仰撐柱耳偉長行矣騁名驥於

修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輕
才諷說之士謂天不足於東南
地不足於西北而私憂竊歎者
皆偉長輩之恥也虞山年家蒙

來序

杜少陵縱橫風雅中每每自許
稷契然究之僅存忠君愛國之
心耳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
猶未之許至草廬一對指天下
大勢於掌訖於鞠躬盡瘁身無

來序

卷之一

餘財以報陛下閱八陣之圖讀
出師之表管樂安能望其項背
哉宋儒于三代以下人不多心
折而特推孔明王佐之材乃當
日自况抑何近且卑也蓋少陵
僅託諸空言故視古今人品爲

最易孔明必欲見諸行事故視古今人品爲最難卒瘁拮据與口吟舌美者未可同年而語近自滄桑以來凡其委頓憔悴于籬落間者律絕數通箋楮半幅輒復高聲賣美位置其身于陶

來序

卷之一 二

元亮謝臯羽之上試問其果能盡空利祿憤世絕俗而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乎吾知其必不能也施子偉長蟬蛻簪笏上馬殺賊下馬草檄顛沛困躓忠愛勃宰凡所見諸行事者銖而兩之

自當伯仲卧龍顧錢牧齋先生贈言舉陳同甫辛稼軒以相倫擬豈先生非一代冰鑑耶相馬以骨相龍以睛相士以真其能爲陳同甫辛稼軒者必其能爲孔明而有餘者也其不能爲陶

來序

卷之一 三

元亮謝臯羽者必其欲爲少陵而不足者也施子推倒一世開拓萬古而一本之澹泊寧靜其所論著與所哦咏若滅若沒若斷若續沈石之火埋劍之光國風小雅可謂兼之是將奴僕命

騷而施子謙謙若不勝者此施
子之所以不可測也西隣社弟
來集之題

來序

卷之一
四

文序

昔鄭泉畢卓皆願美酒滿五百
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便足
了一生王無功爲三升醞肯戀
太常陶元亮意五百畝種秫乃
就彭澤古人一官遊戲想亦不

來序

卷之一
一

得辟此物耳陶空視時運傾固
不忘長沙逸氣王樹樹秋色山
山落暉視河汾門多將相漠如
也官旋唾棄大放于醉鄉者豈
好誕也哉吉州施君偉長少讀
等身書鬚眉如畫壯行萬里馬

上磨盾鼻草露布好多以暇哀
然成書文情秀媚若太平時五
陵貴介折節四門鬪慧而爭妍
者何韻甚也近辭官客吳越益
放于詩詩律甚細五十年來老
眼中未見茲人人物志不云乎

文序

卷之一

二

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
聲清色悻儀正容直九徵皆至
則純粹之德也以相偉長未獲
闕一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固其
當也乃崎嶇嶠南狎嘲營道卒
不拔起令寂寂笑人何哉雖然

俊鶻一擊木中終身息機桓公
蒲博不必得則不爲差強人意
若雞肋卜去取殆奴命魏武矣
偉長視一官如蟻穴放懷天地
獨不忘酒旅次卽無與飲者孤
影拊雅怡然自得冲量深情有

文序

卷之一

三

不可以涯淡者霜寒葉落老友
幾何吳大武曰公績亡者已矣
苟卿尚在何患無人余願偉長
善自愛也諸公品目或比之孔
融陳亮或比之劉蛻孫樵人文
分藻故差互爾君家希聖隱洪

州西山有西山集十卷西山亦
王績陶潛之所流連致慨也乃
若宜生啣命睠懷故都北風示
警真不辜三十二熊賦矣繇斯
以言偉長似續宗英雖坐中書
堂可也何薄監司而換醉告身
序

卷之一 四

哉然使果致酒五百斛船九江
抱關吏定權其半叩竹杖將如
之何柴桑社弟文德翼譔

李序

曩余視學江表每退食之暇傅
平叔為余譚偉長施子事甚悉
大約跣跣不羈挾奇氣好侗儻
畫策酒酣掀髯放筆千言一劍
橫南北萬里如籬落間也余壯

李序

卷之二

而領之私冀幸與之同時或歧
得一盼賞譽寧後平叔迄丁酉
余兩試竣事偉長乃訪余于句
曲其相愜之殷而相遇之晚也
若此彼豈真以冠惠文者槩不
可親乎哉平叔告余曰偉長用

世非逃世者干將之器無所施
牙折幢摧孤藤肆眺名山通邑
大都俱徧而不輕資貴遊之口
不輕拾寒峻之陲所著叩竹杖
數卷斑斑可攷余請而卒業文
果廓氏之簡峭柳州之奧折詩

李序

卷之一

二

則昌黎盤冑而義山僻隱兼也
此皮相者人盡知之至繁稱曲
引喻旨千門雲變霞蒸拳幅百
轉如精鏐如練絲被體適用偉
長蓋自為偉長之詩自為偉長
之文同堂親炙尚爾河漢况千

百世以後讀書之人空乎其子
影獨行笑啼無端似今之冠惠
文者真不可親而海內之吟壇
建鼓坐棋子方褥聲利滑澤不
覺其驟然哂啞然失笑也余固
樂梓而行之以一以徵平叔之取

李序

卷之一

三

友而益信余鄉人士卓爾不羣
綽有古先哲民之遺若偉長者
固自有在又何須此煙煤數點
為左券耶臨汝年家弟李來泰
撰

徐序

徐子曰著書其難言乎能使人讀而思庶可期傳也已夫性情之變固有數焉同相安異相感物之情也安靜則忘感動流極性情之數也習聞習見情未由

徐序

生境異則必有所感感而能言聽聞亦動由是作者之哀樂與人世相動於無已焉離騷荒忽託始遠遊鄜元注水經歸自徧涉寫極幽曠斯非古人性情之符哉施子偉長叩竹杖數卷雖



卷之一

一

微寓隨筆然峒陬風土物產氣

候名賢沿革畧具矣蛻與樵與笠澤之錦鶴林之露讀之使人如同在天涯邈焉有故國故都之感間之以已詩及友人詩又若孤遊遠望嗚嗚然倚簞箠爲

徐序

卷之一

二

節拍者秋後春鵬不足爲其音也因念童時侈騶子所言閔大妄意安得游四海外盡覽環瀛時時有乘雲氣騎飛龍之思及與西洋士游聽其談所經過諸國乃與中土無大殊輒復意沮

今施子敘說幅內宦隩間已能
動人顏魄若是是昔唐蒙張騫
輩所以啟人主夸心者夫一叩
竹杖也孝武區區為是物與蒟
醬因緣多事至欲開西南以八
校尉之力勤師數年僅通西道

徐序

卷之一

三

乃余又怪張騫抵絕國數十唐
蒙亦僅得穆王轍跡所未知顧
亡片言紀示來者偉長僑居乃
今以此坐致千古偉長所就視
前人為殊汰矣新建盟社弟徐
世溥巨源題

自弁

都麗之嶠俗率剝巨木為槽雜
擊黍稻曰春堂槽列十餘杵男
女互操敲磕槽舷遍拍有節唐
劉恂曰秋碓之淒思婦之巧不
足以論其瀏亮木聲之感人若

自弁

卷之一

一

此况羈子寄公隻筇单影鷓首
馬頭不得其平而鳴者乎蘇端
明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
月即中秋詩腸鼓吹俗情鍼砭
山川風土踰雙柑黃鸝多矣存
為發粲都麗鄺注作部龍吉水

施男

自序

卷之一
二

印竹杖

目次

犵獠風俗

發周桓伯山莊

夷險苓通

哢笑各人難

天鳥又哢春

桃金娘

印竹杖

目次
卷之一

新影室

相思江五日

生綃幽風圖

相思埭

維洛浦

簡舊簾懷劉無文

楊用修

平泉記

高崑

奏箋四絕

方棠陵

僧圃

象州岩石

去婦詞

有所思

舟夜

舟曉

印竹枝 目次 卷之二

來賓口號

都泥江

陶企生

李依江

畚寮

江漲

石牛墟口號

寶元西事

寶光堂

搗岩石

古漏泉

東劉州牧

馬風篁

君臣魚藻

賣冰謠

譚友夏

七月七日

印竹枝 目次 卷之二

初八日丁亥

寶光堂

叩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者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犵獠風俗

壬辰佛度日巳酉宿桂林之龍塘村落雜犵獠而居蠻習湧除未盡室女字人前三日或七日五日必飾衣裙簪珥貧者襤褸富者間範五金雜組綵兩足率裸不借端坐持幌便面口喃喃

叩竹杖

卷之一

留髡堂

挾兩嫗及一二女童短長和歌戚好鄰近觀者如堵謂之哭威比詢土人大都骨肉分割闡嘗瑣細詞耳如一隻蓋子白皚皚爺在南寧帶下來兒也不願爺斟千杯酒願只願爺送我一程回娘隅缺舌真堪發噤然聲教之漸被者遠矣

發周桓伯山庄

十九日庚申發周桓伯山庄賦五言二律時桓伯吉席未久烏蠻雖瘴癘宜土便成春嶺疊雲迴合溪愚俗樸淳催畊百舌雨展釣八蠶綸高閣鴛棲好夢回知幾巡五月榴花雨輕勻分外明烟樓開水樹石壁長荃蘅短笛前村意繁簫後夜情回看雙髯絕無厭酒杯傾覺風刺捺人

叩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夷險苓通

長慶中李濬之渤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倅故事
副車之任具橐韃通謝後宴球場吳前致詞云
奉約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余首李濟南督學
陝西制使殷偶有屬筆移檄迫促于鱗請曰臺
下但以一介命或赤曉來鮮不成者殷起謝過
久之復移檄如故濟南恚曰渠以我重去官耶
具疏乞休不待報歸忤雄心而動義槩北海正
印行枚 卷之二 留晃堂

平坐此顛隋今則不然祖帳青詞臂鏑而索數
闔策枚汗浹難免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
兒曹立難乎其為言矣百年如秋蒂榮落各匆
匆所期在玄邈疇問扛鼎雄天心眷梁肉壯士
薄雕蟲已斲柯亭竹難灰爨下桐修矛嫻罄折
鼓篋迷冲融舞馬睛殊眩鬪牛聽不聰平生湖
海志夷險付苓通廿三日

啼笑各人難

趙國子人日投余有往事已渾江上夢故園何
用隴西慙余酬以屨氣初經潮島夢葭灰莫洗
地天慙又何叔鑑亂全妻子誠難事恩到鬚眉
豈等閒余次以舉皆簪髻誰為辱饒博鬚眉好
是閒或云慙與閒顧廓矣然俱柱下言吾有大
患為有吾身因誦僧行遠死生今日易啼笑各
人難句恰為書此雙眸癡淚絕歌嘯強為歡漏
急鐘初寂冰痕笳不寬三呼警趨易七日哭秦
難束蘊非因火冬青樹尚寒二十五夜

天鳥又啼春

士大夫家子弟，駭癡可療，惟強作解人，不可療。是月丁卯，余僦宿杯渡精舍，僧固貫休自居者，而更牛耳檀那某甲，余惑焉。比接兕觥獻酬耳，熱膽決誦其夙構千百餘言，聞者昏昏幾欲睡去。而當時品藻，率巨手鴻裁，極為推轂，不識何解。平山堂宴，夫鳥啼春不避人，質明，余酬以一絕。東山捉鼻強遵巡，獻策龍門亦隱淪。日色高

印竹杖

卷之五

留光堂

春清夢曉不勝天鳥又啼春時某自比安石著述彷彿元經故及之

桃金娘

廿九日庚午，微風纖雨，艸溼林疎，筍輿渡高橋六七里，道旁花爛熳叢開，瓣似梅而末微銳，似桃而色更殷，厚質艷章，肥澤娟便，中莖純紫，絲絲亭亭，秒綴深黃，如金粟，如小璣，又如安石榴心初放吐葩時者。里人率呼為桃金娘，實熟于八九月，青紺若牛乳，味甘，嶠南稻多晚登，此稔則新穀方升，市肆鄉落習而啖之，宜也。或曰：逃

印竹杖

卷之六

留光堂

軍糧，語音訛前名，謫遣鍵樞之地，投荒者瓶鮮儲粒，望之占歲，容或有之，但其葉麤膚，幹亦不甚妍秀。南中士大夫若移植一本，假山亭畔，桃花千葉，江梅綠萼，當不勝珠玉在側之感。而始安山間，鄰葦連棘，風雨剝蝕，唐楊漢公詩：桂林雲物晝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蓋實錄云。

相思江五日

五日乙亥泊相思江二絕轉陸驚瀾砌壘降夷
歌半橋聽如瀧無端更折叢生艾偏向離人插
鬢雙輕舟謝豹響空山此日遙聞淚欲潸料得
驚心方繫臂相思江畔一停灣

卯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生綃幽風圖

炎方氣溼蒸溽毛孔汗漬如置身在炊甑頭面
都痲雨過風柔斯須涼秋毯毳矣薄晚曦落月
纖光炤籬壁青筠琅然空翠欲下雞豚入苙栖
疇畊夫饁婦剝瓜摘李分明一幅生綃幽風圖
代為抹出更殘露滴單身孤枕布衾猶離離寒
生也張孝祥詩一雨便清涼風回百草香雲山
米家畫水竹朝川庄僧賦蠲新帖墻榛斬舊行

卯竹杖

卷之八

留髡堂

歸鞞乘晚霽空翠滿輕裝是詩略得其槩矣初
七日

相思埭

相思埭自蘇橋而下。經鴈瀾灣。維容縣。折而與柳江合。激湍奔洪。既清且駛。而澄波亭瀕。倒景沈嵐。亦自不乏。兩岸山陂陀輪委。石麓土膚涼。烟奧草。隔水戎戎青接。昌黎玉筍。河東劍芒。從桂林老饜來者。到此忽焉斬絕。每勞雲木杪。淒月江心。杜鵑群吼。鷓鴣對啼。哀思憂牢。不觸而長。恍置身在湘江畔也。榜人曰。曩非連舫數十。不得行。豈非烟井稀落。清迥孤人者乎。十一日辛巳。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髮堂

維洛浦

是夜維洛浦。澄江奩開。水天一色。月浸波底。如青玉盞貯瑠璃半規。仰睇僂瞰。林麓沙嶼。檣風岸草。蟲鳴魚唼。與人語啁嘈。一一生動。盞中炎歎。淡晝。至是彌爽。促枕卧就。江清夜永。鷓首颯颯寒動。露華深嚴。楫工覆以箬篷。膚粟立不禁也。宋葉夢得記張景修。常以九月望夜過錢塘。與詩僧可久泛湖。露下葉間。蕤蕤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不能寒。索衣無有。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作詩紀之。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余知無夢得地。非明聖。蕭疎散寄情。踪若一。為次其韻。露華寒重。割霜威。明月棹頭。苧正稀。沁得詩脾。澄似水。夜涼荇藻共餘輝。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髮堂

簡舊麓懷劉無文

十五日乙酉簡舊麓得劉無文帛書云余連年困阿瞞然其人癡忠可念也別之不忍又陶生扇頭書題壁句有未必將軍能揖客不堪孺子視留侯濁醪一斗生前醉駿骨千金死後酬孤朗儁潔緱山雀古澗泉差堪伯仲而投荒殊途託跡古德豪邁如羽侯亦聞為僉人所排流離道路世無英雄遂使丈夫子俱為衣食營營孤

耶竹杖

卷之十一

留髡堂

艇荒烟不禁簌簌破腮矣用子厚登柳州城樓韻浮家萬里此炎荒日暮西流客思茫虎豹盤深窺兔宅荆榛蔓長女蘿墻石泉槐火頻驚夢月窟天根各斷腸羽侯家梅嶺月窟天根是其山名不盡繁心澄浪裏青熒一烟便殊方

楊用修

楊新都用修成永昌日選伎徵歌私良家婦褻媒殊無人禮晚寓瀘州胡粉飾面丫髻簪花歌吹昇九衢恬不忸怩年七十餘以譏構滇撫曷檄四弁銀鍤加項抵昆明曷以墨敗新都亦用是不歸旅櫬蕭寺然博物洽聞組織如天孫機錦珠貫玉立真威寶也余最愛其塞垣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懸漢塞黃河錦帶連都護羽書

耶竹杖

卷之十一

留髡堂

飛瀚海單于獵火焰甘泉鶯閨燕閣年三五馬邑龍堆路十千誰起東山安石卧為君談笑靜烽烟懷歸詩星橋南望沈犀渚雪嶺西連抱珥河關塞渺茫竟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春雨塞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熨童歌及山遮延鷺埃江繞畫烏亭等句沈博雋永邈不可追輕世肆志皆遷謫來不得于君者之為烏足訾十六日

平泉記

李崖州平泉記。余鄉永叔嘗見而嫻之。葉夢得因實以五代張全義為其孫延古爭醒酒石筍殺監軍。嫩延古為克家子而笑文饒之惑為後人累也。余竊謂文饒達人不宜溺志若此。比讀其記曰。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游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

印竹杖

卷之二

留影堂

常賦曰。龍門南去盡伊源。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黎棗熟。夢覓秋日到郊園。余心感是詩。有退居伊雒之志。所謂經始平泉。追先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文饒豈拂經而行者。又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嘉子弟也。吾百歲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嗚呼。世祿靡仕。偉績鴻名。李唐三百年。孰有如文饒者乎。而猶懼百年後。

當路覬覦。少年不更事。子弟蕩覆。彼萬不如文饒者。而欲得其一樹一石。玩目娛志。當不終朝為殘炤。凄風。味斯言。棘針芒刺。汗浹背。如炙矣。潁川元姚尚書神道。穹窿博厚。豪家冀割三之一。以表墓。州牧屬其割三之二。曰。吾欲使後人復割者。得中分。而各材。是固文饒言外意也。曰。唯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文饒蔽或在此。元凱好身後名。礪石銘功。一豎峴首。一沈漢淵。遠希

印竹杖

卷之二

留影堂

異日。雙還不可知之。陰谷不更荒。唐浚甚耶。醉泉誌亭。菱谿記。石畫舫名齋。永叔風流。文藻。後先。文饒獨其言約。旨醇。感慨開發。不牽情。而玩物斯為尚耳。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子桓蓋有味乎其言之哉。十七日丁亥。

高崑

十八日登高崑。殊乏深秀之致。惟兩榕樹。握可盈把。亭亭孤立。穿罅而出。根垂崑底。葉聳雲巒。高瞰低眸。同幹異本。本銳而幹豐。罅實稱制。差足娛人。崑石春日詩。二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炤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天咫。紅蓼盼御盤。金幡裊宮藻。晚為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土牛出虛市。幽懷不自抑。竹杖

抑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奏箋四絕

崑行益增昏憤。放舟假寐。答響嶂千重矣。溫風如醉。林巒一抹。卧念江州先生。壚頭爨下。夜雨鏗前。詠奇舒雅。真隔世事。奏箋四絕。用識遠衷。凋殘者舊幾家。存到處生涯。一酒髡。怪得柔奴偏解語。灘江不是買愁邨。竹房牢鎖是閒雲。閣筆香添臉半醺。明月稻風肥。鱖晚一規艇。子重思君石鼎。彌明事杳然。涼窗半豁。突生烟。蟬聲

抑竹杖

卷之六

留髡堂

客路青山裏。亦道團沙學。懶眠江邊垂柳舞。傞那江上愁心賦。厭多珍重幅。函無別寄。靈渠歷盡。又辨荆江州。余姓名心度。瑞昌人。原名朝相。字君卜。

方棠陵

三百篇衝口而出。氣體音節。婉篤高亮。漢魏去世不遠。風格沈邁。望古遙集。庶幾近之。休文煽艷。李唐稱制。四韻五聲。彌工而拙。建安風力衰矣。先民論次。最爲詳慎。然莊而不諧。事未易一。二爲流俗道。余最嬖方棠陵語。張崑崙山人曰。君詩固嘉。而鮮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不歡而粍。弗戚而哀。情實安麗。答曰。風人婉辭。託

印竹杖

卷之二
十七

留髡堂

廿日。卯酒。蝮霧。飯罷。曦升。流金。爍石。信步。三百。弓。得。僧。寮。徑。可。里。許。槿。籬。繩。扉。豆。棚。瓜。檻。薯。苗。豔。本。蔓。引。絲。連。離。離。蕤。蕤。加以。高。樹。呼。風。修。篁。引。羽。陟。崇。駁。姿。泓。澄。壁。立。劃。玉。流。青。誕。做。小。米。幾。筆。摺。疊。扇。頭。獨。塵。滌。囂。莫。此。爲。最。緬。想。南。北。園。林。歌。樓。舞。榭。狐。嘯。蛇。蟠。叢。條。豐。棘。窺。雲。蔽。日。當。不。勝。逝。水。興。亡。之。感。對。此。如。行。百。里。者。憇。木

印竹杖

卷之二
十八

留髡堂

陰。遑。問。榭。梓。之。與。檉。櫟。也。處。處。如。焚。燎。陟。崖。尋。所。茨。墻。頽。石。髮。枯。徑。仄。蘿。烟。割。虬。屈。不。加。斤。軒。寮。廠。半。撥。中。餘。學。圃。僧。列。時。開。眉。豁。卷。西。匿。朝。嗽。來。禽。喧。午。聒。行。聆。爽。籟。生。駐。數。流。雲。退。炎。海。變。清。涼。斯。須。猶。箭。筈。長。爲。執。熟。人。睠。此。消。煩。渴。目。送。埃。塵。斜。心。懷。天。地。濶。中。原。歌。舞。地。聞。已。盡。甌。脫。

象州岩石

象州漢中溜地。榮陽鄭璠守象江三年，得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縣絡，又一空而隱，外若瘦癯，殃疝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水而理平漫，彈之有好聲，計輦六石，費俸錢六十萬，還長安。無家，寄止人舍下。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唐李義山記之。今州治荒，荒惡木灌莽，當砌而生，宵狸搏

印竹枝

卷之五

留兜堂

人市虎夜號，三五催租吏，夷面鳥語，往來城闔。棹轉都泥渾流湍悍，石橫波廉利，伴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懾心悸魄。昌黎序區，冊陽山天下之窮，大都類此。所謂白面山橫截江面，鷺鷥峽石若鐘鼓，僅一瞭而逝，官茲土者如人家，厮養卒，救過奉公，日不暇給，又安有餘力窮搜，恣討伐土，刊山斲此天然骨，資好事者清供耶。廿一日

去婦詞

去婦詞，新月似儂眉，曾照虞山曲，清光一樣輝。却被曉風促，縷帶同心夜，誓水盟何永，海風吹山立，折膠在俄頃，姣好絲君目，春風蕩靡草，寒颺一夜生，收拾悔不早，莫採池上蓮，蓮下多污藕，藕斷絲還牽，不似君情陡，新歡與舊歡，齊學情來髻，待得柳絲垂，春光不搖曳，深閨夢亦好，艇子泮河畔，何處尋恩仇，似當忘美曼，南山張

印竹枝

卷之十

留兜堂

網羅北山無兔雀，但願美人顏，年年如紅藥膏，沐欲何之，偷彈掩袖窄，羅衣任君解，莫學臨邛客，鸚鵡亦能言，隴山舊時鳥，愛是故鄉音，不逐秦吉了，欲譜無哀絃，聲聲向君寫，疊作方勝兒，聊寄鏡聽者，廿二日

有所思

蘆葉洲頭望草。蘆花叢裏縷如綿。平頭十五
誰家女。指是畚田燒野烟。嫣然一笑舊家東。却
怪登臨路又通。不是阿維須記取。木棉花下艸
龍蔥。廿三日。

印竹杖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留髮堂

舟夜

蒼莽千山暗。寒風捲夕炎。冥眸無遠矚。獨影自
孤恬。宋久魚忘唼。機深鳥習潛。谿毛流澗古。石
齒齧波纖。斗酒澆愁壘。龕鐙想道鈴。不虞淵鏡
沒。只怯海涯淹。逝水悲文藻。頑峰憶巨尖。燒磁
非咫尺。相望一開奩。廿三夜。

印竹杖

卷之十一
三十二

留髮堂

舟曉

曙色分針芒。灘形似釜瓦。吹灰竹火青。刳飲江
流赭。衝搏沸春霆。飛翔奔陣馬。山腰百丈牽。石
窟一泓瀉。帆急括離弦。篙齊箭着把。時拋浴盎
盆。忽側傾杯竿。力竭星眸渾。筋疲雨汗灑。炎炎
來。炤誰擾擾胡為者。廿四日。

卯竹杖

卷之三
二十三

留髮堂

來賓口號

截鼻徒然山有骨。坡陀亦是地無毛。舟行盡日
惜炊火。到得嚴州又鬱陶。荒城下接都泥水。瓦
確汲來怕上遲。老婦黃頭垂淚語。此間有虎君
須知。廿四夜。

卯竹杖

卷之三
三十四

留髮堂

都泥江

都泥江大類黃河。迅利亦相等。但彼沙此石。彼
淤此渴。江心崖畔。萃隸崢嶸。狂醫怒黨。一灘一
丈。遷江在天半矣。元和郡國志。嚴州有長水。自
牂牁流下。漢元鼎間。粵馳義侯。遣別將發夜郎
兵。浮牂牁。即此。今遷江而上。榜人無復問津。而
水實渾濁。泥淖浣漱。炊燻俱無所資。舟行七日。
疲悶欲死。惟兩石峽泉。可瓶儲飲。水口磚浮圖。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可遠眺。轉江清泚。流漸瀟。澗裳煮茗。當一劑。苓木
耳。廿六日。

陶企生

陶企生。南州人。爽朗備拔。擅詩。輟筆輒歌。歌極
哀。哭哭罷飲。飲醉又哭。岷峨道中。讀楚詞。流也
貧。游食邕管。相遇。江色悲涼。時禽變語。人盡一
斗。余朗誦景純遊仙諸詩。企生不禁雙袖龍鍾
矣。賦以投之。行役爾何苦。時危生計感。咩蠶不
受塵。射獵非吾俗。擊竹含霜毫。思窮萬里目。炎
荒積潦蒸。吹氣多蟲蝮。地濶支流長。灘頭曬石

印竹杖

卷之六

留髡堂

蟲。一朝失勢。傾人百。其奚贖。幽涿秦淮。東廣陵。
阨縮。穀界河。開象星。雕繪列。執穀緩。頰樓君卿。
五侯日。轉軸。君胡弗。睠懷。甘此嶠。南曲。附耳為。
余言。始安。舊邾。廓高天。未可攀。羈紲等。輿僕。馬
齒日。加增。牛衣。泣不足。飛嫌羽。翰衰。坐見哀。牢
顛。險阻。固傷心。崎嶇。從所欲。側聞。勾漏山。葛令
留芳。躅。荷葉。花田田。寶圭。洞黝。綠諧之。訪廣成。
上有神仙屋。玉砌金鋪輝。鮮炊麟與鹿。斯須碧

落窮蒼兕來相逐白石爛如泥不饑嘗辟穀守
 茲堅忍操脫壤離凡鬪姬滿盛驅馳荒唐胡不
 祿道君五國徂良嶽餘樵牧千載事悠悠誰能
 乘黃鵠金沙鑄甚難丹竈向何嚮俯仰盡悲涼
 乾坤一桎梏龍鍾岐路旁雙袖溼盈匊余感斯
 言哀中懷怵更恧天涯同蹇修相對各眸矚把
 酒君須歡當筵莫待促吹簫吳市中三楚亡猿
 逐呼吸下齊城崇臺燕豫築為肩火色人曾舍

邛竹杖

卷之二十七

留髡堂

李依江明淨簡潔兩岸繁條覆柯颺風帶雨最
 為撩人臨江石亦蒼灰古廉曲枝老枿膠翳盤
 互根屈紐如蛇蚓大似江南家園子匠心位置
 亡罟堆痕水中沙嶼洲渚一壑叢深兩溪綠暗
 使春漲不涇宜亭可榭大倉三弁徒楮墨侈雄
 耳灘濺激處魚梁石磴噴珠煮雪類余鄉天柱
 皇恐諸險攷江源出賓之瑯琊鄉流遷江雜都

邛竹杖

卷之二十八

留髡堂

常何塾良會無愆期遇窮安余獨况兼文獻彫
 披駁鮮者宿探測入淵沈前修絕業績流風煽
 彌永解味豈忘肉大海何茫茫喬松亦謾謾但
 看爨下灰益信桑田夙所以古賢羣夜遊誠秉
 燭錢鏗不易希乾竺忒遠欲阮公求步兵半為
 窮途哭安得高陽池日日枕糟麴廿七日丁酉

第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八 反反內

奮寮

晦日小憇奮寮。急雨縣流。茅屋破壓。炊烟縷縷。鬱塗茨如嵐。竹鼯田鼯。濡尾甌史。竄溷園敗篁。中撲索有聲。狼家利朶。願也挾鋤出之。獲鼯三。鮓二。蛙十有九。最後得烏殼皮楮冊一。閨閣鍼紉物無疑。浥爛磨滅不堪讀。堪讀者。率唐宋歌行小詞。村學究兔園對黃蓋者。獨虞美人草。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

叩齋

卷之九

蜀光堂

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彊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座中老。香魂夜逐劍光輝。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抔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下刻子固作。王孝威曰。子固素無詩。朽壤敗枿。忽出芝菌。當

急浮白相對。余復之曰。子固非無詩。然此趙宋時。曾子宣魏夫人詞也。豈宐唐突南豐。九京有知。益令巾幗羞人。或曰馬子才作。

叩齋

卷之九

蜀光堂

江漲

舟行炎甚。銅燥器汗。漬欲滴。食鼎亦然。登岸僦
 邸舍。礎溼砥澗。是夜月離畢。雨將徵矣。已而
 雨。江暴漲三日。成二十韻。礎溼金精裂。星昏月
 影躔。長河沒。嫩日老。樹。桐。寒。烟。雪。颯。聲。隨。谷。潺
 湲。響。落。田。初。飄。疑。彈。瓦。乍。注。可。流。船。萬。壑。齊。趨
 淺。一泓忽長旋。輿沙衝浪捲。輦石逐涯旋。蛙蚓
 迷深壤。蠅蛛失故栓。輪轟若石轟。毳點沫泡圓。
 印竹杖

印竹杖

卷之十一

蕭光堂

石牛墟口號

宗冥兼旬獨黑甜。孤航又是雨廉纖。平橈落處
 齊聲笑。開看前村一酒帘。榕陰千葉是高檐。野
 市初開突未黔。小婦當墟郎拍語。山深足雨懶
 腰鎌。初二日。

印竹杖

卷之十一

蕭光堂

寶元西事

劇盜之毒無如宛胸黃巢割剝幅夏備載唐史
宋景祐中張吳兩狂生亦累舉進士不第留覽
塞垣有經略西鄙意將謁韓范恥自屈乃磨大
石刻詩其上驅壯夫曳于通衢與姚嗣宗尾後
哭之冀以鼓動二帥已如召見躊躇未用間兩
生徑走西夏小范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
府張吳居湟中自念不出奇無以動衆因就都
頭竹杖
卷之二
三十三
門酒家飲引筆畫屋曰張元吳昊來醉此樓為
邏者所執夏酋詰以義大呼曰姓尚不理會乃
理會名耶時曩霄尚名元昊兼用中朝賜姓故
也自是竦然異之尋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
此張咏雪詩有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
天飛吳鸚鵡詩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姚嗣宗書空同山寺南粵干戈未息肩五
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

晝眠又咏女奴弱骨不堪春睡眠壯心都死欲
愁眉兇圖狡筭肯稿項黃馘坐老登窗與兒曹
共此白眼青天而姚僅一知潯州史稱其能除
虎暴張吳竟為西夏謀主網掣鈎疎韓范不免
千古肉食者鄙何足論余秣陵詞秣膏固土石
磨稜地濶江盤樓櫓層清嘯無人乘月好一聲
笳鼓自騫崩西湖縱酒異雲天躡足胡床龍鳳
年百二空傳京峴道紛紛青蓋紫濛邊六月六
日
印竹杖
卷之二
三十四
留光堂

揭崑石

桂柳石屋差我壁立處多黥王初察書初察諱
安中有文章名始師東坡既諂附元長建炎間
避地家柳築舍植桃花巨百千樹日賦詩其下
余縛賦甌山縱躡駕雀立魚諸峰雲蘿刺藤叫
窾深黝迴磴複曲砢礪攫搏令人慨然有遺蛻
之想而婚嫁未畢策杖難期一律聊紀其事若
唐戴叔倫羈魂已愁絕不復待哀猿鬱拂羈窮

柳竹杖

卷之十一

留光堂

兒女情深風雲氣短無復山水性命矣初八日
突兀噴峰割華尖寒藤捺撲棘針巖磨崖有字
猜光化刻石何人紀建炎却老曾無千歲慮投
閒又是幾年淹徘徊絕巘凭江水蘆竹風輕潔
鳥恬

古漏泉

遐方瘠嶺不習鬪茶。登大如枇杷葉味苦若茶
奄藏鬻廣肇諸郡。頽汗霑注貴家啖豆汁。或野
葛湯室吻螫腹俗以為常。去金雞山二十里古
漏泉最發茗而菘吟不備。余與亦文踏石連啜
喉潤脾枯終莫能解。亦文曰。余鄉錫泉活火纖
芽臨風鬪啣真令酒盞欲疎。余哂曰。五濁世界
清福豈容易消受。唐陸鴻漸著茶經有誇之李

柳竹杖

卷之十一

留光堂

監督座上季卿促召入羽野服操具進淪畢命
青衣吏取錢三十文酬羽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亦文大為軒渠曰若此不惜與酪作奴矣為拈
二絕古漏山前焰欲焚青瓷注水瘦瓢分涼陰
一覺羲皇去饒博監州三十文赤血如塗丹嶂
枯古苔溜玉落山膚連剝吻潤脾猶燥誰說靈
芽是酪奴十一日庚戌

東劉州牧

賓故領方邑登城四眺平楚數十里水田漣漣
榕陰荔奴綠垂黛接夏汭劉放雲守是州不待
秋風輒思尊鱸文藻風流見一斑矣爲賦四咏
黃鵠硯頭作賦才不辭天末吏南陔印床花落
餘尊味譙鼓風清任酒杯一葉思深樊口去三
刀夢錯領方來陶家門柳年年綠好傷瓜圻仔
細裁十四日癸丑

印竹杖

卷之十六

留覺堂

馬風篁

馬風篁守思恩妾紺眉年十七死子德輿九齡
兼二經無疾繼殤風篁東余咸歡以南螯毒昏
霾飛鳶鳥也跼跼墮水人壽幾何金石非永中
州甜棗佳瓜行足怡性戀戀雞肋誠恐寶圭丹
砂不駐顏矣余報之宋朱弁記五嶠山水最葩
更饒異產說似中州人輒輦感以霧潦十往亡
一二返者東坡答參寥雖居炎瘴幸亡所苦京

印竹杖

卷之十八

留覺堂

師國醫手裏死漢甚多勾吳裸袒季札子游後
文藻風流孰與京者爲恨風篁力不敵言偃牛
耳兼郵二絕以澄瀾懷舊事因緣非偶然中黃
何藥可留堅童烏亦食岷峨水不伴楊雄寂寞
年臙馥無多枕簟涼蛩啾夜火泣龍荒玉鈎斜
畔人如土曾憶當年是洛陽十六日風篁名筠
修盧氏人

君臣魚藻

宋祚之盛君臣魚藻珥筆繹繭賞重玉除如夏
英公竦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李文靖袖之
進呈遠轉右階宋景文道逢內家車子寒簾者
曰小宋也亟歸填鷓鴣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
隔蓬山幾萬重亡甚警倩而詞傳禁禦仁宗問
第幾車子宮人自陳前侍宴見宣學士闈人曰
小宋也頃車中接顏偶一呼耳促召子京嘯曰

柳梢枝

卷之十一

留景堂

蓬山不遠今以相貽又王漢謀奇有聲場屋客
李文定家文定薨仁宗哭臨見屏上詩有鴈聲
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賞譽久之立召
見許赴殿試漢謀竟登第王岐公禹玉中秋入
直神宗賜坐掖毋下拜勅嬪御各取巾裾扇帕
索題詩成進御云須與學士潤筆珠花壓帽簷
不勝納袍袖中滿漏盡輟金蓮燭送歸院都下
盛傳天子請客又一日經筵從容謂侍臣曰頃

讀司馬光昭君詞佳甚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
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
縣念之令人悽然呂惠卿因進曰陛下深居九
重何繇得見此詩不無深意神宗曰是四句有
何深意監安上門鄭俠被逮林平日往還好者
悉詔獄得晏叔原與俠詩小白長紅又滿枝築
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
幾時擊節至再有詔令釋出子瞻繫臺獄幾中

柳梢枝

卷之十一

留景堂

不測寄弟子由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
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神
宗見而憐之謫黃州團練副使既而大醉填水
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
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神宗讀至此曰蘇軾終是愛君乃
量移汝州又徽宗灑翰有選餽朝來不喜餐御
廚空費八珍盤適思倦促能吟續之左右以太

學生某進上顧曰朝來不解餐必惡阻也生援
筆人間有味俱嘗徧只許江梅一點酸道君拍
案稱絕會策士未奏名竟賜登第之數君子者
司馬君實景文眉山輩名地位望遇主動君真
不愧公等安在何相見晚之譽王奇太學生某
去布衣何幾而垂拱盛平之天子隆文異數捧
腹加額何驟也倘生崇禎時執政未免以秀才
監生擯之矣余邑羅文恭有言劉闢劉豫皆進
耶竹杖

卷之十一

留光堂

士也旨哉廿日已未

賣冰謠

秋前一日辛未壽昌劉放雲飛觥夜集曰余樊
湖夙有明詩選一書十載捷門眼光穿紙獨古
樂府不容易得五七言近體李唐遠不逮也黃
劬菴澍校楚亦首重樂府得手處每自矜狂喜
過望不示人課士南嘉出賣冰謠命題自課得
十二錄一章三百里寄余此變體也託寄道上
迄不可解余曰栢梁瓠子解寧足以盡其寄哉

耶竹杖

卷之十二

留光堂

因大噓探筴急與余剪鐙讀之冰耶食上客耶
水之骨雪之奴耶西邊者貴東邊者賤耶貪者
與耶否耶一尺布一斗粟五銖錢耶蹴爾而與
之耶冰耶山耶殺犬取血而祭之頽耶剖而食
之甘蜜耶儉者不取耶屠赤龍以爲蝦耶亂曰
我爲我不道賣不可懂懂長安熱如火江南尚
有楊梅果

譚友夏

詩歸譚友夏末年頗非其選存者僅十之四謂樂府屬筆精嚴初盛半之中晚退菴亦有倦心矣瑯琊歷下七才不可多及放言立論實實我輩火候未到非故作英雄欺人也以語劉天孫如此因出其題扇展玩寒河變手入微可想見矣詩四首楷行草八分各一骨態增極其妙寄唐堯臣集所弗載遂使襄樊異新貽浹深篇野

柳竹杖

卷之一
四十三

留影堂

人雙眼福雪夜寸心緣不斷胡床篔相遭海水絃韻流風義古簞笠徑堪前開唐堯臣太守詩訖寄之草屨乖吳市柴門選画溪教余清夢迴亦在越天西僻有僧知處閒無鳥亂啼芳菲驅使賤覓句只端倪寄徐元嘆于卷兩溪波瀾此一謫我愛獨殊常是夢驚初醒如秋喜乍涼廬高吟到頂楚穩酒盈航許爾遷稱客君恩不瘴鄉送王六瑞左官豫章賴共深更惜別觴中流亂石近舟涼鐘聲依水不依岸間

有孤吟與短長壬申正月廿二夜同天孫水宿龍蟠磯邊因書前三體附錄之

柳竹杖

卷之一
四十四

留影堂

七月七日

擅樂府者勝固漢魏劣亦不失唐五七言近體
大曆貞元而下無足道今操觚家未踰總帥輒
窺休文體先弱風斯微矣余深慙其語下捷寂
思獨氣往來曹鄴之桐樹心孤易感秋騷屑無
方勇泐數章爰以撫時事而貞性情匪敢曰長
歌可當泣也七月七日

思悲翁

思悲翁

卷之十一

思悲翁

思悲翁十七紀大國珍珠小國白雉皮服海邦
輪枯矢東井狼高西極昏匣中尺鐵吼而温饑
烏啄肉城上發雀飛淮吧鹿遊河河有距不張
角不犄鳳凰笈兮麒麟死分得麟血未哺羹盧
龍蹠躐塵渾起馬蹏踏破桑乾水入門者誰驚
爾爾何如歸去刑牲伐鼓祭好時穆滿亡後無
駮駮

艾如張

山壓光羽聲落射雲平兔起搏寒蓬戟葦踏莎
輕松漠榆關舊牧城秋翰冬毳惜翎翮雌肉飽
兒強勇胛朔風吹入蘆溝獵西盡交河南筇笮
小姑鳴箏大姑語筋鬆角解驅田鼠

戰城南

戰城南浴血立威尊命賤鑿凶門刈甲如營馬
耳戰聚斂愚魂供一擲高關版圖猶未入春明
亦愛良家子今日不戰明日君王死鼓聲烈羽

戰城南

卷之十一

戰城南

節麾弓燥手柔挾背洞胸刮若錐天造草昧闢
如此金縉社稷將軍魚腸鐵驄識妖姬天子神
聖卿士嗚嘻猴獮不來蒙熊皮捉刀萬里胡爾
爲戰城南過城北塹山堙谷空築尸長頸烏喙
徒懷千歲癡

巫山高

澹淼三巴水清斯濯蠹根美人峰頂嘯誰識襄
王恩懶雲難工態雨落半山痕雲雨與能獨耻

竝群嶽言。文士輕柔腕。裁空擅立論。瘦腰寧餓死。楚宮幾黃昏。不列燔柴望。孤潔信自尊。

秋夜放歌

溼氣高涼天尺咫。穹河影浪秋如水。心孤本是瘴鄉客。風動寒催膚粟起。野人飴藿不蓄旨。雙瞳絕越沼海墳。嶽齊規殿絕塞樊桐平似几。長白渺峰蹠如砥。胡為蕭瑟日南妻。梅子雀寒澗古烟。徒栖倚青羊出。李耳死柱下五千言。濡血

頌竹杖

卷之十七

留影堂

誰用七狀貌好女。椎羸感項結角里。高安丞簿先漢後周同敗泉。帝師彼亦偶然名。君不看廣漢。蔬畦桐江止草屨。羊裘曾獨喜。殺青銘鼎紛紛為體貌衰。分日月徒衣毳拾簪。千古爾爾黃虞匹夫禹周豎子七十二代登封何堪數。况區區區虺鬪狐嗥之廿一史。涼飈慄骨生吹入砌。蟲耳軋軋聲鳴聞月姊。单雄寡雌各巢止。唾壺擊碎深余耻。安得祖龍坑。燼然燒却閭風層城玉。

樓十二盡傾圯。安期棗瘦子晉簫毀。弱水不隔蓬首虎齒。招劉徹拍姬滿。蟠木渤碣火蠶儋耳。大漠北界西河汎。穰穰不求塚壘壘。

頌竹杖

卷之十八

留影堂

初八日丁亥

初八日丁亥。賓城空。聞其無人。筮易得同人先。號咷而後笑。索騎亡矣。手是冊竄。

印竹杖

卷之一

留光堂

自弁

儋耳孤縣窮島。敬事授昔。峒黎率准高曾。陳曆推測。雨暘毫忽。無慝。命之曰曆。底記余載。馳載驅突。鮮黔墨。三冬足用。瘁瘠饑寒。季房有言。事往英雄。論國計。愁深兒女。賦閨情。簪筆橐橐。傲兀。疏怨。讀者當不顧而唾矣。要亦龍編。蛋蠻曆底。故實。否則飯粟飽。非去草食。肥瘠何幾。炙馳膈熊。安在論也。吉水施男。

自弁

卷之二

叩竹杖

目次

除夜

化書

澀體

正月五日

春日口號

人日

叩竹杖

目次

卷之二

留髡堂

銅雀臺

鸚鵡

統系

十五夜

藝勝道

論文

獅子林

釣月圖

輕詆

嶺表踪跡

惆悵詞

山居八絕

豪邁第次

窮塞主辭

輓羽侯

宣和風雅

叩竹杖

目次

卷之二

留髡堂

馮瀛王

宋事

喜得劉無文湖口息耗

寒食

發潛錄

前惆悵詞

酒箴

存三奉五皇帝

筍誌銘

天市垣

衆綠分綠

食櫻桃

文徵仲

小水人

臨平藕花圖

寄張晉叔

印竹杖

目次

卷之二

留髮堂

宋蕙湘

印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著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除夜

已丑除夜。余分司柳桂。刀槩磨憂。不氣而秋。上公僉謀。遁以圖存。時有青燈。午夜雞聲。切白眼。丁年馬齒。遷鞍轡。王孫流裔。土車塵。公子惜長。阡之律。去唐人故鄉。今夜霜髮。明朝淒涼。萬千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髮堂

矣。而氣色消莽。自謂過之。睽今四祀。馬糞塵車。倍昔更甚。鳴不擇音。新豐十千。何有印唼。九折也。依然萬里。此勞車。秉燭愁生。百感餘。旅况難消。婪尾酒。詩思欲寄。灞橋驢。襍祥兒女。年相憶。零落關河。歲又除。最是鄉心。隨漏永。寒灰撥到。五更初。壬辰除夜。

化書

化書宋張耒曰齊丘犬鼠雄耳何足論然淺機小數微有見于黃老者明龍門景濂又謂其高簡實竊二氏之遺然譚峭作也而非齊丘是書具在景升超回或各附其名以不朽又烏足為知機祛惑者一羽千鈞乎哉余絕有青羊西去無周史白馬東來是漢炎解道傳經分背向閉門垂老有楞嚴得之矣癸巳元日

卯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澀體

艱深佶曲作俑盤詰竹書汲冢次之太玄法言儷易與論子雲誠非欺人語後世如卉犬篠驂吟嚶顛發矣世廟中虞子匡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郎仁寶鼓掌盟噓易字換句者不汗下頰赤乎余獨怪選郎新唐書亦作震霆掩聰等語澄心伸艸妖姬濡墨又胡為耶善乎永叔題壁諷詞也宵寐匪禱札闈洪休真景文三折肱國手景文習豪侈上元夜燒燈羅伎酣歌達旦大宋時居政府讀周易論所親寄語學士記得某年上元州學內喫葷飯否學士嘯曰為寄語相公州學內喫葷煮飯是為甚底紛華中饒為澀體小宋亦誠不可多訾者初三日庚午

卯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正月五日

先君停輻西嶠，壬辰捨攘，攢室芻靈，悉毀強暴。郭命侯臯比靈川，躡屣過哭，自是之後，無復郵而問道者。舟行述次，泫然填膺，饑驅茫茫前路，奚集。小人有心，其如此間關數千里，道梗兵紛，一緡拱壁何也。聊拈此少緩，僂民須臾云爾。廣柳芻靈未返旒，潜然爰止拙。同鳩僂民自合投，豺虎上國何曾貫馬牛。千磴月明雲外輅，一航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烟冷夢邊稠，從君轍後憑誰問。虞帝祠前野水

秋。攢側有虞帝祠。正月初五日。

春日口號

桃江虔僻邑也，漢中吉大丘尹是邦，有賢聲葭灰飛日，土牛簫鼓，搏獅逐儺，傾動城闔，溢浦而上。滿目荆榛，此土差稱康壤，余戲拈口號三首，笑逐兒童一欠申，闌門簫鼓沸吹脣，奮彩搏象何曾見，安息于今實未賓。青旄綵仗簇貂蟬，絃管春風度律天。蹀躞香塵隨馬至，相逢盡道使君賢。十分春色醉雙眸，搥鼓鳴金過未休。贏得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兒童搔粉笑，漢官儀在野人頭。初六日。

人日

人日微雨絲絲卧念徂春泚筆次國子句甲煎
微馥阿雛奉匱受觴光浮衣裾客邸經年敝車
羸馬囊無一錢持旗亭帘色望中領略而已爲
賦一律并錄前和于右衣領寒生凍未消草堂
題寄又今朝催人細雨連征鳥老我條風有敝
貂菜甲羹分羈客少梅花妝落故宮遙酒家胡
在橋門北誰數青錢慰寂寥踟躕灘江異屈潭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銅雀臺

唐人絕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鄴
道元注臺高十丈屋百餘間命諸子登之使爲
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石虎更增二丈
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
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作
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屋
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屋一百四十
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
墨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
窖及監以備不虞窖上石銘猶存左思魏都賦
三臺列峙而崢嶸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
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
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有齊
午樓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
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

卷之二

留髡堂

皆加觀榭層甍。返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
輕素。雄偉環麗。石鵝過魏武遠矣。而廷琦咏不
及此。想以其經始于曹乎。以是知千古之筵本
加麗。而蕩爲冷風寒濤者。不獨一鄴臺已也。初
十日丁丑。

印竹杖

卷之二

留影堂

鸚鵡

魯史序鸚鵡來巢。鸚鵡似鴟而善鳴。冠幘羽墨。
錯趾金目。白露日。變童避其候。閉諸深甕。竟夕。
屈天中。小修其舌。如是者三。妙解人語。晉司空
桓豁鎮荆。有叅軍善鼓琵琶。每傾聽移時。大會
僚吏。學座客言亡弗肖。雖鼻難似者。納頭甕中。
遂酷似。且更過之。黠鳥也。一名寒臯。一曰乾臯。
刺目睛。雜人乳。研滴目次。見霄外物。余家廬兒

印竹杖

卷之二

留影堂

畜二頭。最巧慧。爲賦二絕。寒塘水滿。日初晴。夢
醒。蔗南第幾聲。不是司空僚吏宴。漫將清唳學
逢迎。剪舌徒矜話語頻。爲憐巧鳥自相親。愁心
如展猶回顧。何況當筵歌舞人。十二日巳卯。

統系

軒農之系。迄宋隆矣。明祀直古今一小開闢也。漢史傳北狄為夏后氏之遺。歷世逮元。奄有幅夏。獨不思奇渥溫鐵木真。祖功宗德。寔基蒼白獸哉。簡狄鳥卵。姜嫄拇跡。一經東家丘剛定。商周不諱。而蒙古諱耶。是則濠右布衣。沐雨櫛風。允為斷鰲立極之聖人無疑矣。其間雖有刊落同枝之文皇。而山後一十六州。誰為廓清。雖有耶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立綱陳紀。喬皇萬世。烏乎至哉。十四日辛巳。

耶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十五夜

宋裕陵元夕製賞王岐公禹玉為最雪消華月
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
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
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温麗
雅則汾水鎬京尚矣鰲山鳳輦去火樹星橋譬
措大家飽蕤菽彘蛙侈妻孥如龍肉晏元獻所
謂寒乞兒生不識富貴容者然樓臺側畔楊花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又何如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暉夕月氣象萬千耶已矣乎靈難言也子厚
持正一時遂彌耳貼服烏足語此十五夜

藝勝道

世傳劉褒北風雲漢圖人因之為寒熱吳道子
畫驢僧懼踏破屋壁求抹去北齊楊子華畫馬
竟夕蹉齧長鳴李思訓圖嘉陵江殿壁玄宗夜
聞水洶洶聲王獻之為桓元子書扇筆誤落成
烏駝犢牛妙甚吳大武屏風曹不興誤點污因
遂作蠅權以為真舉手彈之南唐馮延巳見宮
娥着青錦袍當門立逡巡不敢進諦視乃八尺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琉璃屏寫夷光獨立圖董源筆也神妙所至曲
藝足以絕地天奪鬼神而世之以道自居者斷
觚廢規易性毀行詩曰狐狸而蒼墨以為明郁
離子曰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龍茲王絳賓遮留
烏孫公主女上書願得尚漢外孫與公主女俱
入朝得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
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國人柳榆
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龍茲王所謂羸也舍毫吮

墨伏地汗浹，又不若右相丹青馳譽之為愈矣。
十八日乙酉。

即竹杖

卷之二
十四

留髡堂

論文

明興右文海內稽古抽毫，風發泉涌，如浦江義
烏青田寧海風會所開，亡容喙矣。正嘉以來，北
地新都瑯琊歷下，雅存復古，思精體大。陳濟車
師泥舊貽羞，雖悔曷追。公安竟陵起而救藥，儉
腹單師言尖韻冷，同室操戈于睚風彫矣。虞山
漳海清江諸君子，輓季所以致歎于狂瀾也。大
抵黃流東注，佛氏比之缺陷世界，天未喪斯之
人。武叔毀陽貨譏，江河日淪，相輕相軋，詬誶罵
凌何所不至。蔚宗論季長奢樂恣性，黨附成譏，
援琴歛噓，亦東門黃犬餘事。三百年不立文字
門戶者，臨川風雅山陰痛快，差堪伯仲。溫陵終
未免婦姑勃磳之誚。廿一日。

即竹杖

卷之三
十五

留髡堂

獅子林

獅子林。巋然一抔耳。艸髡石禿。割剝不靈。陟巖
晚眺。層閣櫛墉。參鱗萬瓦。炊烟野雲。斷續相望。
宰堵波。屹立坎隅。唐建也。主僧石穎。雅飭篤文。
燒筍啜茶。說性宗一帙。夜分忘疲。寤而成此。柳
黃初上樹。啼鴉鐘磬無聲。晚落霞。半里柴門烟
火市。千山棘路。梵王家。譚空月澹。餘心寂。寐假
燈寒。剝影斜。我亦窮年如法侶。與君相對印泥

卷之二
十六

留髡堂

印竹杖
沙廿六日癸巳

釣月圖

介澤釋人釣月圖。咏者非一。孤艇雙江。憐皓魄。
一竿千古。釣秋清。石穎句也。余輾附歌焉。澗肅
江空潮落平。晚涼風細望舒輕。生綃寫就衝烟
出。袖破骨寒餘木鳴。纈繭曲垂千尺裏。不拜浪
婆不設餌。初上磨鎌繼佩玦。三五玉盤。塗紺雪。
金蛇縞帶絳江頭。欲釣無痕影自潔。藥山狂嘯
舊知音。竹盡還栽等尺尋。君不見。船子籊竿猶
爾爾。長鯨未獲思蒼兕。射鴨還射鴨。柳塘春水
月生莢。細雨斜風清浪兒。桐江渭水何須法。廿
八日。

卷之二
十七

留髡堂

印竹杖

輕詆

宋楊文公億當制執政少有竄削輒不平濡醜墨戲取竄處作鞋底樣署其旁曰世業楊家底人詢之曰此語見別人脚跡趙挺之矜其文曰鄉中重潤筆每誌成太平車子滿載相餉魯直笑曰想俱蘿蔔瓜瓞耳趙啣之排擠不遺餘力卒有宜州之貶文廟時姚恭靖著道餘錄識者非焉張洪輿曰少師于我特厚今死矣但見道

叩竹杖

卷之二十八

留髡堂

餘錄即為焚棄用是相報吳人桑民懌孝宗朝以事調柳州倅不欲赴或問之曰宗元小兒擅此州名久往則一旦掩據其上不安四人俳調若出一轍大都從散騎為魏公藏拙拾遺吾在壓公等乞靈耳然生前身後事甚有別若與與懌是又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二月朔日戊戌

嶺表踪跡

虞仲翔放棄遐陬自恨疎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張曲江居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宜徙五溪不毛後自內職出始安尋有瘴癘之歎李文饒匡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黃魯直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蔡持正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

叩竹杖

卷之二十九

留髡堂

水同渡不同歸去國投荒日暮天涯誠有如柳河東云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腿意以為常獨子瞻過澄邁賦詩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若無復下潦上霧為心者余家桂林久龔邕昭管足跡迨遍如黃鎬千章喬木拂雲齊一徑松陰路欲迷泥滑草深行不得滿山風雨鷓鴣啼解大紳陶生巖畔草青青唐介墳前江水聲兩岸好山看不盡畫船撾鼓到全

城杜少陵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韓昌黎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輪翠羽家自種黃柑張曲江奇峰岌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詭容遡心與清暉滌黃山谷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坡蒼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李師中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晚載笙歌發兩岸荔枝紅萬家烟雨中佳人相對泣淚

叩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下羅衣溼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雁飛陶弼石壁深深遶縣衙不離床衽見烟霞民畊紫芋爲朝食僧煮黃精代晚茶瀑布聲中窺案牘女蘿陰裏勸桑麻欲知言偃絃歌處水墨屏風數百家唐吳武陵陽朔縣廳壁記群山發海嶠頓伏騰走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餘里而南咸會于陽朔陽朔經四百里孤巖絕巘森聳駢植類三峰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

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馬而嘶如陣將合如戰將潰難乎其狀也而又灑江荔水灌織其下龜蛇猿雀焯燿萬怪縣分山間其土黃壤其方十里其勢險其形感千人守之十萬不能攻宦流羈譴情耽山川摘辭染翰瑰異峭削豈必阨窮遺佚驚心嶺外一切若羅刹鬼國耶朔六日癸卯

叩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惆悵詞

元伯顏駐師臯亭謝太后年七十餘俱輦而北
詞人陳月溪賦水龍吟比之秋娘秦娘絞而苛
矣同時孟鯁亦有折花怨匆匆孟酒又天涯晴
日墻東叫賣花可惜同生不同死却隨春色去
誰家皓首老嫠辭樓下殿何足責彼狂歌半閒
拘使啟釁者肉不堪食也嗟乎嗚牝渴蜺奚代
蔑有襲榮蒙恥易地皆然為拈惆悵詞十首太
 卯竹杖 卷之二 留髻堂
 液風前蓮葉舟新歡舊恨淚長流羅裙揉縐無
 方手悔不同呼赤鳳遊馬嵬山下兩魂歸羅襪
 空傳人已非道士還形燒夜燭不知猶是舊楊
 妃季倫樓外草離離十斛明珠一死宜不及翺
 風恬退早自憐春老任花吹琴臺昨夜竄文君
 十七年前衣再薰忽省春阡新草綠也慙未上
 故夫墳肅肅涼颺萬里寒琵琶馬上向誰彈和
 戎策短輪宮髻青塚而今淚未乾霞紋香冷淚

絲絲辜負韓家柳一枝花底秦宮鸚鵡笑悔將
鸞篋與癡兒斤風鉞月舊歡非燕子樓前草獨
肥珠被香殘秋夢濶不知身尚繫孤幃文姬帶
淚學胡粧孟德矜才贖漢鄉十八拍猶戀兒女
而今話本並王嬌歸來堂畔紫錢寒晚景空憐
李易安金石錄隨秋草盡半編不載與新官歌
罷虞兮粉黛衰重瞳叱咤總何為漢高也復悲
人薨最是風流買禍奇初七日

卯竹杖

卷之二 二十三

留髻堂

山居八絕

八絕舊句也。屢事撫時，流涕髀肉，更七祀矣。東風榆莢，靜夜盡懷，言念宿構，不禁毫突。讀者寧無悲愉交集耶？十一夜，籀龍初褪，蕨生芽，豐滑芥臺淨，剪痂，炊斷黃雲，夫欲莫。綠蘿深處，有人家。曲几方床，水墨屏，軒窗時放野痕青。群巒數徧疑還錯，一炷香消虎躡經。漢蠟空傳頭白恰，桃花粥馥勝羊腍。千秋綿上縈縈草，誰似山亭

印竹杖

卷之二十四

留髡堂

豪邁第次

豪邁如王武子，賭愷八百里駁，呼左右亟探取牛心作炙，一啖而去。張節度微時，得裴尚書舫，痛鞭歌伎，了亡怍色，似素畜固，有然者。馬周落魄舍新豐，逆旅飲未竟，輒以漉足扶，禺國王負局太原，便籍登厨笥，一付李郎，而遠涉萬里，不可測之鯨波。郭令公不惜侍兒奔千牛，而惜飛躡之磨勒，不為朝廷用。雄宕卓犖，意氣軒翥，之

印竹杖

卷之二十五

留髡堂

富貴容，又不如曹子桓舜禹之事，余故已知之為侈也。十三日庚戌。

柳竹杖

卷之二
二十六

留髡堂

窮塞主辭

世說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談者賞為朗俊。余鄉周平園、洪容齋、侍宋壽皇宴，語及肴核，因詢風土所宜，水晶玉版、益國之論著矣。容齋沙地馬蹏鼈，雪天牛尾狸，海邦一侍從，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舌底俊利，尺咫踰顏，尤為雋永。范六丈經略西鄙，填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柳竹杖

卷之二
二十七

留髡堂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古戍黃花，字字曲盡，歐陽永叔猶呼為窮塞主辭。文章一道，日月江海經地，麗天視賦體琴心，又不啻霄壤矣。十八日。

輓羽侯

羽侯骯髒俠激，土芥金縉，國破家亡，繼之身殞。
屬纊時，余自嶺西來，素車白馬，不約而同，腸斷
喉結，別載哀冊，更輓以律，庶幾西州路，醉歸陳
王句，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一慟永絕而已。
傷心不在淚橫流，絃斷鍾期永夜憂，白馬旌旒
人萬里，黃金塵土事千秋，慙余儉德難銘石，痛
爾寒顛未首丘，泣罷兼吁妻欲盡，枯風東雨滿
已。

印竹杖

卷之二
二十八

留髡堂

滄洲羽侯，姓郭，名定達，一名震，萬安人，廿日丁

宣和風雅

宣和末，蔡攸副童貫北伐，白溝失利，京寄攸曰，
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
當深念，三伏征途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
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
一甌，道君改三伏句為六月王師，不獨屬對精
嚴，自是睿智聲口，後北狩，殂五國城，紹興間始
歸梓宮，元楊璉真伽發之，止朽木一段，張孝純
賦念奴嬌，有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
興亡休問，為伊且盡船玉，謝克家憶王孫詞，依
依官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
舊，茫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真淒入肺肝，廿
三日。

印竹杖

卷之二
二十九

留髡堂

馮瀛王

五代馮瀛王。促朝而回視。任贊曰。新相返顧何也。劉岳曰。定亡持兔冊來。道聞之。授岳秘書監。贊散騎常侍。道固精黃老者。宋呂文穆入相。曰。是子亦參政耶。文穆為終身不記其姓名。而古今賢不肖譚者。率雅量文穆。至道翻為四姓十君所掩。遇非其時。寧為遠志。毋為小草。安石誠誦郝隆矣。然忍不拭唾垢。盲不觸婦私。避患任

印竹杖

卷之二十一

留髡堂

運。同歸殊途。莽嬰乎何尤。廿六日。

宋事

趙宋之興。基于黃袍。史稱其忠厚開國。綿世浸遠。萬一世宗不死。恭帝克承。三百餘祀。柴氏配天矣。侮于遼。辱于金。亡于元。得天下于小兒。亦當失天下于小兒。匡山之慟。實實殿前簡點子孫。數過時。可大地河山如麻似粟。一部廿一史。由來蛇足。真堪嘯也。余吟似為狂悖解嘲。張安道方平。致譏隆準。深仁厚澤之慶曆。不更浸淫滋盛耶。并錄以誌。余詩。高營良嶽匪勞民。一筋千鵝未備珍。半勺金源如竭潦。穹廬那有不歸人。公田量盡宋孱孱。蟋蟀無聲堂半閒。不是師臣迷將略。峰頭立馬異完顏。張詩。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畊。偶因亂世成功業。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感慨大風時。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廿八日。

印竹杖

卷之二十一

留髡堂

喜得劉無文湖口息耗

三月朔日得劉無文湖口息耗書此代東漆簡
誰猜古漏痕。玄亭過語幾黃昏。高文一簣空埋
蛻。濁酒千杯好敵髡。秋水蒹葭鴻雁夜。柴門燈
火。虎狼邨。思君獨月還宵夢。我亦由來席不温。
人生幾量屐痕賒。底事孤筇不憶家。恨老關山
鵝血盡。愁深兒女燕泥斜。三年腸斷湘帆雨。五
夜思窮蠡浦沙。况是陰晴寒食候。酒回清夢又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琵琶

寒食日

南方無龍火之忌。寒食日。炙雞刳豕。削鯉燔鼈。
蘊炬負擔出遊。卽麥飯蕨芽。亡不望先塋而滂
沱者。拜掃畢。踏青簪柳。選勝嬉遨。茂樹清泉。士
女紛錯。竹肉齊發。箏琶互鳴。依然永和修禊故
事。余飄泊風塵。先骸徒攢。祖墳不掃。闕者七年。
柳河東有言。皂隸傭人。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
夏畦之鬼。誰不受子孫追養。故國他鄉。臨高澹

印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黯。縈烟蔓草。彌望妻如爲賦。二律榆烟燒盡。柳
鬢髮。令節重逢。三月三。禊飲澄裏。牽浪永。嬌歌
入席。曳春酣。棠梨花畔。誰傳燭。鴉鳩聲前。獨擁
籃。短髮絲絲。疑夢裏。夜涼難放酒盃。熟食年
年客邸邊。南來無地禁寒烟。尋花爛熳方春夕。
對酒清和欲曙天。黃雀野雲原上草。赤狐豐塚
壟頭錢。寢園誰是薦醪者。羞向松楸一泫然。

發潛錄

張同敞江陵人別號別山由任子補錦衣改中書舍人甲申難作袖其身所懸牙牌南奔夫人許氏亦攜文忠公主自荊州來咸會江西服先皇帝喪三年執弟子禮事清江楊伯祥先生行餞以詩有荆門帆斷三湘雨漢口船回十里風之句閩粵事起累官至侍讀學士崎嶇苗獠豁洞間雖國無常都君臣鞍馬亦宵人柄政正直

卯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多誦故也已丑夏五始假節鉞護軍出永衡決攻失利帥滇黔師扼守全州八越月北軍下桂林公所部烏驚鹿竄城聞矣猶泗水而西登墀就縛擬生之公嘯曰先相公當事鼠輩局促如馬頭奴不可得世豈有作尚書僥倖人國崩角稽首者乎嚼齒詬不已搥面青臂骨右折乃與常熟稼軒瞿公錕管阿思哈哈番秘闈四十日常熟姬侍三人咄咄未屏公飲博自如夜分放

聲大哭哭益慟笑庚寅臘月十七日殺于城北風洞山下絕命辭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悲壯慷慨具在幽囚倡和篇其手錄付鄭玉筍伯典寄余自敘斷臂後凡三十餘日忽一夕完好書罷輒痛如故尾列明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陵文忠公嫡孫某某余讀竟有誓死難忘稱柱國臨刑真不愧門風蓋實錄也辛卯八月余與丁

卯竹杖

卷之二

留髡堂

金河吳鑑在余村菴趙浚儀等營觀改托破土視之肌骨如生領下漬纍纍若黝漆色利錐刺不入先是七月中呶喇何一卒死越二日魘語主者曰彼亦大有世界余行行被邏者執赴一殿楯渾金字宮詹司馬謁見時高座人大類風洞山下所殺某某厲聲曰汝陽楮未盡來年是月當與彼曹同來卒固耄營伍者隻字從未經目其異如此猶憶戊子冬公謁余師何中湘王

于零陵退而喟然曰老眼中託孤寄命惟斯人存江陵自是益不朽矣知人哉中湘王名騰蛟貴之黎平人官柱國招討連七十萬衆已丑春王正月念日黑雲昏黯大風折屋角萬斛船不權而沈師潰被執余親見之馬上時賦有半天葦岸胡沙幕孤月蒲帆楚水舟飽翮風霜慙隄鶻屈學驛路似明駝詩後不屈不食七日而死余躡屩永州爲一臺員屬草有柴市不辱在宋

印竹杖

卷之二 三十六

留髡堂

社既屋之後大星西隕正炎統未絕之時僉以爲勲輔臣何某比之諸葛則弘濟猶倍于艱難比之天祥則從容更出以激烈禮官采諡焉圖章京董英齋捧自北還過長沙父老垂涕云勝國督師死棄屍斷橋側經月不腐水暴漲不逐波流積沙隆然起成陵矣中挺一幹交枝繁葉霰雪不凋英爲之痛哭告墓而去余留輓歌十章賭墅風流江左存匈奴已縛况烏孫功成不

解天還如一夜秋風五丈原白狼採就賦鏡歌鳴鏑風驕介馬馱石鼓無聲摧七萃洞庭有淚弔雙娥金狄秋高戍鼓闐角巾笑語畫燕然湘靈似愛忠魂好故隱弓裘蘆岸邊紛紛縞素泣軍牙泥壘新顏燕子斜恨是穹廬齊稽首侍中早已就金枷三生相國還燕市百戰將軍棄虎牢試向湘源磐石望離離故壘覆蓬蒿長楊賦就由竿牘小艸名垂亦藥籠五百聲齊倡殲露

印竹杖

卷之二 三十七

留髡堂

淪漣淥水肯流東大行推絕孟門堙腸斷江南未死身博得官家辭輦弔蘆吹久已遍邊人盾墨無成笑襪材踉蹌冀北許登臺曲終未得周郎顧白葦黃茅頃刻哀坤維嶺表金輪豎月暈江天玉帳移拍手羨門稱好去黃腸題奏爲誰悲闔門風雨駕蒼螭肉食徒酸墮淚碑但得同仇姑蔑在汨羅宿艸任啼規東寄張別山律西陵別業枕荒苔芒屨東南笑亦哀懷祖弓裘函

木主思君縞素服金臺搔頭計釋兵氛焰又手
吟餘襪絹材豺虎中原耆舊在白沙喜傷鹿門
開不五年間存歿馨穢較若列眉人誰有不死
死或重于泰山此之謂也初七日癸酉

即竹杖

卷之二
三十九

留髡堂

前惆悵詞

靖康間女子為金人所俘拈句眼前雖有還鄉
路馬上曾亡放我情王晉卿詵憶後房轉春鶯
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亡古押衙情慘氣結
一聲河滿子悽過巴東三峽矣余家在桂嶠殘
夢曉風鷓鴣啼斷秋艇惆悵有為聽春來泥滑
滑句無乃與春鶯休轉沁園花同一詩識乎錄
以誌感剪剪風來一葉舟晚香齊放桂林秋一

即竹杖

卷之二
三十九

留髡堂

回插帶一回憶知在嶙峋第幾樓秋凋不去此
癡情漏定澄澄積水明好夢翻嫌羅着薄風來
切作斷腸聲閒情賦罷非關想着屐人消能幾
兩霜後生憎眉態疎開蛾螺黛在書幌寒絺永
夜倍生涼雙槩撥開明月光怕是思窮月又炤
宵分空憶履鞮香鴉兒朶髻抹如雲窄窄綃襟
白練裙手把檳榔難解醉千山注目看斜曛青
銅刮垢炤不得屋角遮雲侵面黑合底光光儲

賸粉深閨女兒惜顏色。石花廣袖。疊生稜沈水。香消到幾層。知是愁來心性懶。背人無語。獨挑燈。金錢暗卜。懶刀尺。風送斜陽。又一日。浪子那。鄆俱爾爾。曉來亡計。只題驛。飯裏荷葉。箸裏鹽。朝朝墟市。賣生縑。誰將一幅。西流去。報在匡廬。品谷簾。艇子灘頭。望十八。梅花不透嶺。南札洞。庭湖畔。風烟好。爲聽春來泥滑滑。初十日。

印竹杖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留克堂

酒箴

子雲酒箴。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于物。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繆微。一旦車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嘗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諷詞雋永。孟公寧不悉此。投

印竹杖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留克堂

轄酣呼。過大喜。異疎居貧。亡賓客性也。子厚賦瓶。晁無咎謂類。雄反騷。似反而寔。合子瞻跋柳州。以瓶爲智。幾信道知命。子雲所不及。究之從醪。醪水泉問。涅淄耳。瓶。鴟夷。滑稽。金木陶革者。綆絕身破。流連國亡。復于土泥。歸根反初。滑稽。鳴夷。瓶。猶也。人與鴟夷。瓶。滑稽。亦猶也。雄乎。遵乎。元乎。蘇晁乎。抑終不離瓶。鴟夷。滑稽而已矣。子瞻曰。子雲本以設問見意。當復有答酒客語。

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想當然耳。枕流籍麴。瓶鷗夷滑稽。與人俱不可少。此生前一段。詠致十五日辛巳。

抑竹杖

卷之二
四十二

留光堂

存三奉五皇帝

唐昭宗常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路有戲上尊號曰。招難避賢。存三奉五皇帝。謂一后二昭儀。朱全忠。王行瑜。韓建。李克用。李茂貞也。馬上官家。畏臣若敵。防奴如虎。芒刺毒矢。布滿宮闈。危哉。而肉食橫議。門戶堅牢。祖宗資格。縛如溼薪。嶺外蹄涔。波易水鍾山。不是過胡。為耶。劉無文。端木謠。最堪噴飯。余憶其六章四

抑竹杖

卷之二
四十三

留光堂

衙門裏拔黃金。六部官曹揀白丁。豈用君山稽古力。祇看赤側便垂青。愁民毒賦悲年廣。子食骸炊恨歲深。見說三空堪下淚。昨聞天子又求金。逍遙葛嶺夜飛觴。十日閒過機速房。一字城邊烽火急。宮嬪漫道北兵強。八行科開首蔡嶷。揣摩自是中機空。延和殿上揚眉日。委羽山頭斂跡時。殿前臚唱笑林攄。字義如何讀半誣。祇恐楊雄今復作。也應從眾學模糊。秦城王氣亦

何賒。丽句爭傳作賦家。引袂于今風采絕。憑人
又問洛陽花。十八日。

印竹杖

卷之二十四

留髡堂

筍誌銘

筍一名苗。名筓。名萌。名薤。名稚龍。名龍孫。名翳
竹。名初篁。名竹牙。名錦綳。名玉版。名籜龍。名犢
角。林下雨餘。宿醒惡阻。杯羹柱玉。齒沃脾清。雖
仙厨麟脯。上苑豹酥。不是過也。黃涪翁紫籜折
故錦。素肌劈新玉。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蘇
東坡料得清貧饑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不如
陶學士穀爲作墓誌。尤爲簡勁。日邊幻節。字脆
中。晉林瑯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年月。日立石
廿日。

印竹杖

卷之二十五

留髡堂

天市垣

楊惲報孫會宗書。逐什一之利。賈豎之事。汗辱之行。桑弘羊籠天下百貨。委輸京師。史譏其謀大利。侵商賈。解大紳庖。西封事。市販庸夫。朝釋錙銖。莫擁冠裳。懲官邪者。曰有市心。心且不可。而况有其事乎。今不然矣。癸辛雜識載揚州分野。值天市垣。故吳越之區。都肆美好。賈舶鱗櫛。非他州比。又曰。近週甲子。屬天市垣管事上下。

印竹杖

卷之二 四十六

留光堂

相習。一道同風。寡廉鮮恥。夫固有所為而為之者。烏容喙。廿四日庚寅。

眾綠分綠

宋舒王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莫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為佳。此老真韻語。陽秋廿六日。同水公文脊飯。伊蒲于東橋。劇雨壓篁。斜風穿幕。冰公因舉此為觥錄事。各占一字。余得綠字。即覆之曰。蘇端明新愁舊恨眉生綠。白香山風荷老葉蕭條綠。王承基庭草士人隨意綠。何如韋左司。夏雨生眾綠。楊誠齋芭蕉分綠上窗紗。曲得體物之妙。文脊抑榆曰。若此。半山復起。不易斯語矣。因為大噱。

印竹杖

卷之二 四十七

留光堂

食櫻桃

晦日曙起帶露嚼櫻桃數顆齒微酢少蘸以鹽
新泉活火乘沸沃之絳雪初消脾甘若錫飽食
內熱胡計為也兩絕以酬細葉割雲露飽酣駢
珠嚼齒正酸甘苔裊不羨頰盤薦倚樹風生落
鳥含崖蜜初垂杏酪無清泉點就勝醍酥黃鶯
啄後勞中使慚愧當年寢廟徒

印竹杖

卷之二
四十八

留晃堂

文徵仲

四月朔日閱徵仲所作林寒澗蕭圖膚粟毛竦
不寒而慄按徵仲名璧以字行待詔時大為楊
方城姚明山所嗤曰我衙門安用此画工獨林
司寇見素深契之曰是行為徵仲了此一事殊
不俗徵仲承光殿詩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
戶鎖盤螭雲中帝座團瑤蓋城上勾陳繞翠旂
紫氣曾迴雙鳳輦青松猶竝萬年枝從來青蹕

印竹杖

卷之二
四十九

留晃堂

深巖地開盡碧桃人未知雨中放朝霏微芳潤
浥霓旌歷落丹墀散履聲暝色浮烟迷左掖碧
雲將雨過西清柳垂青瑣千絲重水落銀橋萬
玉鳴沾灑不辭袍袖溼天街塵淨馬蹄輕致仕
口拈白髮蕭疎老秘書倦遊零落病相如三年
徒索長安米一日聊乘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
爽夢回東壁夜窗虛玉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
花不負予贈錢同愛團坐清談塵尾長墨痕狼

籍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琵琶醉海棠。
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
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如此画工木天三百
年幾討若人

叩竹杖

卷之三
五十一

留髡堂

小水人

高麗女子李淑媛載小水人事安城彭姓者築
寺山隈命奴守之暮有女子自稱小水人徑入
卧内奴扼之朗吟云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
何無情如此因解下體近奴身奴懼異榻而寢
夜中又登奴榻奴急舉投之輕如一葉奴狼倉
執佛經自衛女笑云經從佛出佛豈在經汝謂
我誠畏經耶天將曙奴起擊鐘曰莫打莫打打

叩竹杖

卷之三
五十一

留髡堂

得人頭碎取髻上身梳掠畢而去奴出觀所向
忽入松林不見壁上餘詩六首妾住小水邊君
住青山下青年不可再日日坐成夜只見船泊
岸不見岸泊船豈能源谷裏風雨誤芳年薄情
君拋棄咫尺萬里遠一夜月空明芭蕉心不展
解下綠羅裙無情對有情那知妾意重只道妾
身輕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郎在妾心頭郎
身隔萬里月色炤羅衣永夜不得寐莫打五更

鐘打得人心碎。與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邪誕妖麗同一轍矣。初三日。

印竹杖

卷之二
五十二

留髮堂

臨平藕花圖

唐詩僧如貫休齊已輩風雅儷則軒輊雞林無待論。宋佛印燒猪大通解願辯才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虎溪三過遠公矣。南歌子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叅破老禪坡公終落箭機。余尤愛參寥子。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曹夫人因作臨平藕花圖。又當賭東坡一玉帶。初四日。

印竹杖

卷之二
五十三

留髮堂

寄張晉叔

初五日庚子東張晉叔來禽花謝柳烟長乳燕
東風憶舊梁準字知君約句老題函笑我寄書
忙頻年鞅勒餘杯筇是處增羅有稻梁為問青
蓮山下叟可堪豐草對寒塘

甲竹林

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留髡堂

宋蕙湘

衛輝驛題壁四絕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颺
鳳城開將軍不戰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
陌紅塵暗髣髴朔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筵
篋引幾度穹廬伴莫笳春花如醉綺如烟良夜
知心画閣眠此際相思渾似夢筭來可恨是蒼
天盈盈十五破瓜時已作明妃別故帷誰散千
金齊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姬秦淮女子宋蕙湘

甲竹林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留髡堂

筆也纏綿凄婉屬而和者不一感為歌之北固
城邊曉角徹秣陵十萬身旗折故宮沙暗昏亡
主舉世刁牙誰仲父髣髴窄筋鴛心酸怯彫弓虎
韞光炤曆渾河古渡馬耳淹曉交羞對驛樓月
伸腕疾書任洪纖莽漢疇解畫如鐵荒荒曆數
古何憑隻字留天文未滅慧黠由來歸女俠此
身肯向秦淮沒衛輝舊是朝歌邑顏壁題痕非
竹非肉悲且泣隴西不返翁侯死塚上青青草

原缺

自弁



言心聲也。夫人知之。作者優孟
衣冠。謂叔敖在是。將無形似為
皮鞞乎。筋節骨腦。不麗甚矣。余
思苦亡定。駢拇附指。時引疝氣。
又曰。危苦之詞。易工。黃華雙腕

自弁

卷之三

一時竝書。絳樹一喉。能歌兩曲。
夫非盡人乎哉。安在危苦之偏。
足性情也。是卷逐景悲涼。樂事
日少。蓋鹽斫夕中。不作陶家甕
底鳴。蠶蠓色。日十二變。徵調商
絃。憂逸隨之。異日者。登歌下舞。

朱鷺白狼。寧非此隄。糜數點汁。豪胚耶。諺曰。染茜工績。羽吠為貝。魏文帝詔。三世長者。知飲食。學而後能。性而後近。苟乎哉。吉水施男。

自序

卷之三 二

叩竹杖

目次

擬陶

呂墳

覆舟

盧子占

五雲

雪

叩竹杖

目次 卷之三

留光堂

危忍

讀史

河祇脯

甲午元日

註詩

饋粟

王柳菴

花石潭

李易安

瀧江口

平園

歸篋

米南宮

唱渭城

晤非晦

呂元膺

江南柳辭

劉子羽

春郊

東樊石桐

驥馬啖

墨嘲

別墅

十羽塗

印竹杖

目次

卷之三

留髡堂

詩社文獻

紀事

禹港五日

蟹蘆圖

寄楊弱生

家求叔

翠巖語錄

別徐巨源

餉羅翊辰

三十二韻

嶺西家書

印竹杖

目次

卷之三

留髡堂

叩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著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擬陶

郭修吉初判建寧再守新興篤行淹雅無折腰氣謂余陶詩孤懷澹宕對之使人促厲不萌矜踔可蠲從未易擬猶不便律近日斧痕鑿跡風骨斲殘腥穢極矣此語殊洞精耐人思然憇修

叩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吉田居七昕夕素烟晚帶白露晨縈落葉半床寒花滿屋不自慚澀載效東輦寧顧其見而唾也隴頭雲還在江流何所依行行陌上望秋色上葛稀黃花堅老性稚子顧何微鄰父多濁醪薄言邀我歸懷開鷓鴣滿泉深鯉魚肥渺焉思古今寧問是與非且種南山秫看此斜落暉九月十七日

呂墳

癸巳陽月大丘吉侯擢民部郎將鼓棹念其粉榆先賢宋參知政事呂公瘞骨信豐之南山陟岡展弔禮也按呂諱大防藍田人以修神宗實錄直書時事忤章惇謫嶺表抵虔而道卒權厝茲土歸然一抔壤山童草枯甄薄不及寸許風日澹黯憑弔鬱陶而吉侯奉爵峩峩桃紳士虔供翼翼群賓從咸秩亡怠五百年已頽之荒魂

叩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而人心感奮若此豈非權略智計之事驅風雷而不足忠孝至性菽粟水火亘千百世而彌光耶吁可興已時同人宋賡尹朝聘盧右卿先覺楊非儔以旦徐三連礪熊叔刻僕而不佞男爲之記十九日

覆舟

膈月初九日庚午。發桃江。烟厖屋艇。寒風衰颯。窮窗啓眺。荒樹平堤。枝刊枿剪。崩厓斷續。處烏。舅老梅。放葩吐實。兔絲縈繚。嫣然如雨中。素馨。臨檻當砌。楊弱生出。追和坡公。尖又韻雪。詩對。哦。逸。絃。孤。筵。濯。魄。湧。魂。稍。那。西。洲。匡。山。釋。冰。壑。復。餉。以。葛。更。製。近。體。一。章。潤。行。潔。瘠。清。腴。視。閉。門。僵。卧。之。袁。安。差。為。色。壯。日。下。春。棹。菱。角。灘。遠。

功竹杖

卷之三

曹冕堂

望石浮黑橫波如箭筈。如蹲猊浪跳激處。霰怒。霆搏篙尖飲石鱗。屹立矣。黃頭方踔足失勢。舟。颺。圻。濺。注。衣。袂。襍。被。漂。視。舷。等。藉。漁。舸。疾。趨。得。免。計。鯨。海。崎。嶇。萬。鏃。叫。吼。牢。牲。腊。人。一。葉。鳧。貼。飽。坐。經。年。谿。潢。衣。帶。水。篋。無。長。物。而。馮。夷。癡。妬。若。此。豈。安。固。撓。之。造。物。固。以。是。為。盈。耶。此。等。清。福。迨。未。易。消。受。也。系。之。以。古。巖。雲。迴。四。角。烟。灌。平。如。掌。衾。鐵。坐。未。成。支。篷。恣。愜。悅。寒。花。遶。峽。開。

玄文披對爽。含凄萬里人。睠此殊駘蕩。生薄水。不肥。何貪動象罔。廉利迫隅穿。一壺急誰享。燎。衣。還。信。疑。令。德。須。崇。獎。載。石。與。圖。書。終。為。近。名。想。水。壑。詩。附。載。于。左。關。河。寒。色。動。凄。清。又。聽。輕。帆。計。日。征。思。屬。雲。山。原。有。隔。人。隨。霜。霰。得。無。驚。東。山。娛。豈。留。安。石。上。國。才。難。重。士。衡。試。看。桃。花。江。上。水。何。如。此。際。送。君。情。

功竹杖

卷之三

曹冕堂

盧子占

章貢南枕崇岡北滙群流盧子占郡僑胥也丙戌之役虎落鹿角長圍如塹五閱月城下矣子占辦香加鞞置酒荷池初醮沈書畫珍玩再醮僮僮婢妾繼之妻孥比浮而營借戚好指綴而逝闔門淪胥從容致命典卹者曾無一字之褒文忠忠襄恩巧情乞捷若承蜩持此以往泉路茫茫將無不甲第殿最鬼而弗恫其歆之矣爰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酌水陳藻詩以弔之十二日晚風吹霾立夜火生寒角高幢坐嘯肥市鼓等壺涿羊馬裂南隅挾背蜂豺剝伊人循髮嗅歡伯吐澆潯扇戶習屈沈所遺靡孚穀裙屐少年兒媚鬼兢鼠璞天言亦售欺蒔蘭不剪畧合璧錮重泉玉折幾茵朔我來日頽斜沱藻薦江樵愁上鬱孤臺陰森同卓拳子占名觀象

五雲

五雲本魚梁地南唐建置屬萬安芙蓉削青章貢浮黛旗亭梵宇卜構稱良重以家艸鄉嫫人擅麴釀結廬斯境率焉休邑余以癸未冬誅茅黃洞未三載輟輻衝車傳城而炬百里棲被蕩如矣倘所謂水流南位讖犯朱雀當屠手十載戎軒孤藤再眺思今追曩能不悲涼六絕紀之黃塘洞水柱縱橫跨海蜺結茅曾傍小天西馳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烟不復勞仙使武槩灘頭路已迷青蓮山岩堯桀閣枕溪山綠雨池邊屬玉閒往事依稀誰記取櫻欄亡恙水潺潺惶恐難輕篙艇子急如瀧指顧橈停石影厖朱雀識垂流幾許劫灰三百又聞雙巢潭碧油如靛儘鋪流月色松聲自帶秋賸有堯兒支閣語無情偃曝弄稍柔雲洲舊社詩豪此結壇風生顧渚數河漫臺基剩得梅椿在開向前春又雪殘友鳧齋風雨無端笑瘁

瘖澆書夢醒一燈孤。平明怕向西州去。腸斷山陽負酒壚。十五日丙子。

印竹杖

卷之三
七

留髡堂

雪

十七日雪。瀟漫浩行。鵬鷺失群。篷窗篙尖。壓堅傳響。是日飲劉尊而。坐起看雲。阡廓落亡。纖帶霜喧聲。西塞還織。罽坐起看雲。阡廓落亡。纖帶霜。淞歌齊兒。饑蝗委羽。逝。袒褐苦不完。訪客鹿柴。閉公子清且閒。緇冠雙翹。曳開尊。數梅花。錯縷紛銀細。觥怒凍方嚴。索簷盈尺砌。邊隅枕戈。誰悲風忍。迢遞。

印竹杖

卷之三
八

留髡堂

危忍

溫韜少亡賴，拳人幾死。市豪縛送司敗，韜懼跪拜數百，獲免。既貴，治金搭膝，加膝曰：「以此相酬。」英雄失路，託足亡門，何地而非侮鄉？石勒朕既飽，卿老拳，卿亦遭孤毒手。韜與勒均奴才也。王孫胯下，差強人意，而禍中牝雉，殆矣。為拈二絕。當年忍恥為分茅，躡足粗成已覆巢。抵死祇傳齊虜語，山陽想乏布衣交。罷侯就第亦深恩，反叩竹杖。
卷之三
九
留髮堂

覆繇來禍不根，知得王孫能忍事。却伴揮淚斬宮門，廿日辛卯。

讀史

蘇叔黨讀南史，東坡卧聽之。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質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此老真開盲空青。語亦婉折，和碩千古讀書之鍼頂透節者。今士大夫油碧青踪，妖童韶女，棋枰麩藥，換却雙眸。廿一史叩竹杖。
卷之三
十
留髮堂

問其國號作者，尚目瞪口吃。欠申罔別，余每誦僧虔誠子及顏之推家訓，汗浹若注。閱此則心聾視肉，端在穉瑜羔乳中，釀茲沉溺不可痊之痼疾也。益為悚息。廿五日。

河祗脯

雞跖集。武夷君食河祗脯。蓋薨魚也。廿七夜。楫
工享河伯。獨此登豆。視他麤齷雄嚼。固間矣。篝
燈炯然。雪光如曙。目不交睫者。竟夜起而書此。
江流激活。炤雪杲。夜聽蘆笙。蠻吹蚤。黃頭酌醴。
焚枯魚。銅斗擊拜。浪婆惱。高扁大舸。載日南火。
齊木難出此道。我獨何辜。邁斯人。脉望一編窮
年計。起視河房。燈影微。雙射杙。戾光。樗。枵。馬。凍
得郭。隗。老。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甲午元日

甲午元日大雪。江船清好。開篷如畫。寵瓶凍枝。
跚跚頽發。偶刑隄。糜拈此。不求工也。枯風吹阜。
葉寒色。落江嚴。鷗吻朝留佩。浮圖夜合尖。清狂
炙玉版。凍各響晶簾。重把敷于酒。澆梅賀髮添。
萬壑風雲變。寒光照鏐鐔。俛冠聊佞佛。拜手願
空男凍老。梅堪嗅。辛茶椒。共參扁舟容易醉。一
卷自吟喃。

印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註詩

楊用修病須溪尊李杜而甲文選曰詩至文選為一厄不知須溪正悼夫漢魏勃宰齊梁雕緝去三百篇愈遠愈滴尊李杜者當六代頽波之餘高視濶步齊盟狎主世數推遷評陟亦因為流轉譬揖遜不得不征誅征誅不得不戰伐可曰漢唐宋非代也而必羲軒神明裔之固矣用修又曰杜陵詩得似廬山路真隨惠遠遊千家

叩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註不引廬山石刻為盲余謂詩何須註三百篇昆蟲卉木星官方言須註何限卜商毛萇意詮節解期不整刪述聖經足已近代作者遇險僻輒亦洞記曾亦思爵里名號山川風土宮觀臺池車服器飾與古殊者不得不蛇足啓感兩漢六朝三唐宋元掇華摘藻奩子納枰着者遇知已自為高下若一一須詮天下而盡盲焉則可不爾黑漆桶中幾得龍華三會時也然用修引

證殊不惡余師雪堂政丹鉛錄新都博學自服開卷引王融故事胡應麟輒取王筠傳證其以元禮為元長落筆便錯至晦伯正楊則幾于兩家聚訟矣始知多聞缺疑自是讀書法何用抵死與古人磨牙每為三復初三日甲午

叩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饋粟

初五日張晉叔饋粟二乘。晉叔家枕塘，離行舟二十里。竹兜往，酬時殘雪在林，飄風刮耳。因思前人乞食作詩，乞米書帖，此何等韻事。而古今賢不肖，追和臨搨，秘為嗜蔗，然以視黃綾被底，努嘴放衙，真霄漢之與糞穢矣。書以志感，層陰積玄阿。之子何所涉，道廣俗難週。餘生恥彈鋏，故人哀我饑。廩粟遵時饋，感恩前致辭。未語頰滿，在眉睫。

叩竹杖

卷之三十五

留髡堂

王抑菴

王文端抑菴，余弱冠中，獲瞻其遺像于裔孫家。重頤方頰，魁岸軒頰，統均十八載。家居僅蔽風雨，釋褐時自請讀中秘書，易儲大節，史冊煥如。聞典選，每不如意，輒誦古人詩一給舍，新除招賄，撓選公吟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亡窮求福人。一侍從臚進退不當，公又吟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通簡冲懿，真古大臣。風而孤樹哀談，据據其最愛東園一唱，便謂公耄年尚不樂恬退，何誣甚也。人日訪楊弱生于斌姥，途次偶為書此。

叩竹杖

卷之三十五

留髡堂

花石潭

初九日庚子步自花石潭訪曾茂林岸不數武
路覆荒苔石衾衰艸潭水悠悠思與俱來跌坐
高吟牧犢奴群噓而怪空矣野航亡旦莫一葦
任紆徐遵渚陟前曲微暄上衣裾叢薄扶棘立
蕭蕭牧犢廬藉草衾苔滑惜寒倩籊條僵蠅摩
饑鶻逸焉欣托居斬蘆結駟馬确竿徑與樗仙
人王子喬交火費菑畲緬懷滔滔水圓首對蒼

與

卷之三
十七

留髡堂

李易安

宋德祁洽麗華區家擅嫻嫻鬪藻腴茗椀松風
香閣裏偃波金錯出中厨春繭獨幅鷺兒滑清
思芳艸王孫俱狠高日暈汴雲黑車塵不載金
石驅綠肥紅瘦人知否曉蕩輕衫照眼孤涉世
良難心獨耿相逢依舊怨蘼蕪狂劣如斯何足
道零落當年打馬圖曩余誦金石錄先後序詩
也易安事趙明誠稱絃瑟友著漱玉集末路晚

與

卷之三
十八

留髡堂

節庸材匪類愧悔若斯然萬世下知公子而泯
狂且隴西之慙易安何負焉余獨怪夫後來居
貞者多黃馘而委項也悲哉十三日辰

瀧江口

十八日泊瀧江口。江本名盧徑，二百里，綜匯群流，與章貢合。正嘉以前，魁翰者碩，踵接趾錯，故里中和，抑冲退，率多長者。內關益曠，衍盤互，山川秀鬱，澄地插天，稼圃絃誦，籬壁間聲口相屬。以是人稱壽考而幼鮮短札，不必潭引甘菊泉，雜丹砂也。戊巳紛紜，陳師鞠旅，廬舍既墟，溝塍亦潰，余顛沛淋漓八載，還山戢壑，實慙猿鳥，放

叩竹杖

卷之三
十九

留光堂

舟溯洞，又遠不及千尋，古人酌水尚不忘本，緬維丘梓，能不悲懷。系之以詩，薄日烘鬢，絲千峰翠欲徙，睇遠遵前川，游魚行鏡美，潭影照空肥。驚回宿鷺起，沙磧蕩苦師，橫纏足鮮旨，溯流擬剡溪。昔賢叢嘉止，盍簪重明時，軒翔道不詭，風衰響益微，幽潯集鹿豕，終滯買山錢，徽音嗣遺履。

平園

平園為余郡益國別墅，崇岡啜沼，枕城東陲，荒忽幻遷，代湮末本。余總角時，曾棲其地，見黃橘朱柑，市圃分培，各藍精舍，法幢高擁，今且刺藤深窈，瓴甌傾欹，人烟佛燈，歛歛又往事矣。而園名尚留，參知姓字不衰，公清忠諒，直制詞爾雅，門下士曾亡疑，有屬之作誌銘曰：某出益國門，解縷蔥絲，不解作包子，蓋當時一士人置婢自

叩竹杖

卷之三
廿四

留光堂

言是蔡太師厨，士促作包子，曰：我固包子厨中，縷蔥絲者，無疑之見，憚若此，余亟樂東流，緬懷高躅，兩絕聊告後之來者，當不似余之憤憤學縷蔥絲也。忠清豈必懷吾土，爾雅猶能憶舊名。別墅風流尋思盡，微茫略記傍東城。古寺鐘聲正寂寥，墻高橘柚亦前朝。相看惟有凌波水，曾助先生長藥苗。廿四日。

歸篋

廣南富珠璧孔翠香象貝犀卽清修如陸君亦尚載鬱林石返余後先七載馬首劔稍料理斬頭陷胸板幹壁櫓廿六抵邑城省余者發篋筭得曹鄴之集利瑪竇輿地圖寒暑敝衣數事而已余亦頽頽亡以復之昔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家素不備饘粥一旦策蹇歸橐中惟李廷珪墨一螺文與可竹一枝歐陽六一五代史草稿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一

留髡堂

一束視余不崇侈萬千耶詩曰余生事鉛槧託志棲高榭秋汶音岷濯新錦陋彼天桃鮮鐔光鵬鵠老切玉不逢年魚餐愧鶯釜旦饑寫哀絃宮商寧復理所意非陌阡朝過菁巖下倒礎足奇篇健忘曾作蠹過食可能仙稚川亦至侶薪火對書然

米南宮

白太傅詩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蓋傷夫鬢絲易星石火倏然卽子桓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意吾輩縱痛自策厲遲莫逼人尊前何處况三十年中索瘢搜垢動爲不知已者尤乎米南宮宋賢者也潔本性成坐奉祠齋居洗去祭服藻火罷談者輒譏其矯謂華原郡王曾驗之會集客獨設一榻以待徵歌接竿雷

印竹杖

卷之三十二

留髡堂

醉狼籍蒂不覺亦裸坐于衆賓之次又母本產姬出入禁闥未登進士時曾推母恩補殿侍又工臨摹易書畫絹素破污遽加修好守漣水嬖靈壁石不一而足宋士大夫好議論彈射不樂與人爲怨若此昔弋人油炙鴛鴦有客賦曰盤中一箸休嫌瘦入骨相思定不肥嗜藻唼蒲與世何患一旦而不免羅者朶頤之饜視此則醢宦烹龜不獨一桑桐之自貽伊戚矣二月朔日

唱渭城

劉伯芻居安邑里巷口。一市餅鄰人早過戶。輒
謳歌。伯芻憐之。與萬錢。久之。歌聲寂然。召而讓
焉。曰。本領既大。心計愈饒。不暇唱渭城矣。嗟乎。
同姓展親。莫踰天顯。同難相卹。莫急鶴鴒。乃亦
有卯翼多年。而殼脫反噬者。歐公曰。未乾薦福
之墨。遽彎射羿之弓。人貌豺肝。營私敗禮。豈直
計大心浮。不唱渭城耶。詩以絕之。碧濤千瓣舞

卯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風宜偶過芳林種一枝。料得根盤綠土沃。不妨
春盡子離離。爰居何事啄味慵。響奏鈞天駭鼓
鐘。葉底孤雛棲。稊穩。饑來曾記噪從容。尋常笑
口記牽衣。取次無如諂淚肥。涎鼎未嘗終指墮。
灌園真悔桔槔非。中山擊兔為霜毫。燼落髭。撚
紙半毛。辛苦未酬鸚鵡賦。滿江風雨任波濤。初
六日。

晤非晦

家伯兄非晦。爽朗機秀。不接眸者七載。初睇時。
見余丹絲束頂。繡螭蟠胸。語過夜分。心悲而不
吐一字也。知為賦之。客底鬢河久。所思在帶聲。
阻兵聊混俗。去國豈為官。棊曲分徽早。塤聲度
夜殘。南枝亦偶興。亡勞涕泗瀾。初十日辛未。

卯竹杖

卷之三

留髡堂

呂元膺

呂元膺留守東都。與處士某奕。適省案牒。處士因私易一子。次日卽以束縑贖之去。如是十年。呂疾篤。顧子姪曰。遊處宜擇。向守東都時。一處士與吾奕。乘吾亂。私易一子。事固未足介意。然心跡可畏。言畢而逝。律此。則子厚夢得輩。幾爲千古一青抹却之小人矣。子厚初附王叔文。叔文本以奕進。縱狂劣亡底。然唐禍之大。孰有如

耶竹杖

卷之三
二十五

留髡堂

宦官典禁兵。謀未終而叔文敗。柳播之竄。兩公豈真干進。媒賂者湯臨川劉大司成銘曰。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與安在。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真忠厚平反手。若悉如元膺。一味嚴冷。底死猶不放空。則處士應蹈兩觀之誅。斯民何所措手足耶。十七日

江南柳辯

宋德麗中陞。璣散隨群醜。鬱彼江嶽靈。芳蕾發歐九。秉哲妙淵綸。英仁日肱肘。雅意復先疇。精心鋤敗莠。瀉泉滄海連。述作瓊與玖。鬼矚多高門。單詞吠相狃。庸知兔園餘。狺狺出誰手。其如經天明。薄蝕何足咎。余曩讀歐公江南柳詞詩也。公詞有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

耶竹杖

卷之三
二十六

留髡堂

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詞固麗淫。而詆者曰。張氏年方七歲。正堂下簾錢走時也。按張爲永叔甥。遺孤女。歸父家。適公族子晟。晟官宿州。赴郡宴。失舟。訴開封府。蓋晟妾與舟人通。妻欲笞之。舟人先懼而遁。反爲妾所誣。京尹承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上。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張氏反異。始得白。然猶坐沒張氏奩具買田作歐陽戶。

出知滁州。時劉焯挾省闈見詆之恨，亦賦醉蓬萊詞兼附會者，謂公官河南時曾嬖一妓，錢文僖留守西京，惜其才，屢諷不恤，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及歸田錄，多訾毀吳越。錢希白常戒子孫曰：爾輩甚無勘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肖者爲怨。嗚呼！公豈不肖者耶？忠厚開國如宋，各地位望若歐，毀至尤來，尚煩獄吏。雖云賢者不免，然荆棘崇高，江河淪下，可畏甚矣。廿五日。

印竹杖

卷之三
二十七

留髡堂

劉子羽

金風颯颯動雞旌，狼弧射天坤維裂。蘆管吹徹溢浦秋，千騎蹀躞孔繡纈。高蹤版徒向山隈，突冷亡烟燕雀別。空人蹇蹇牽兒衣，股戰牙酸兩袖蓄。盤纓怒馬動地來，三尺鷓鴣如冰雪。命薄亡依等鴻毛，笑指寒泉誓凜冽。馮夷亦知懷霜威，蝟毛刺臂身未絕。捫蘿躡屣蒙茸中，茹荼食艸渴餐血。四顧淒涼落月蒼，一聲蛩蛩蘭摧滅。

印竹杖

卷之三
二十八

留髡堂

滄桑淺深尚遷夷，空人膾炙千古烈。弁而冠者爲何人，崩角塵纓甘自涅。劉空人殉難詩也，空人適余邑。劉子羽，子羽昔在盧陽，曾屬作是詩，兼出其疏草求跋，今六載矣。郭命侯復錄以寄余，并書于左。吾吉在昔有宋，從文信國艱貞嶺海，爲國討賊，知名之士三十餘人，載在家乘郡志。文詞雖不少，槩見而並不注。宋勲階官次，俎豆鶯渚，汜四百年，思廟甲申，鬼井狼突，血我宗。

社一時樹幟赴義擔簦躡屨。徙倚窮荒。鱗次櫛
比。迹其意大都諛語侈聽。苟歲月博告身。厚希
光顏已耳。求其披輿圖而溯禹功。瀝肝膈而奠
周鼎。類皆木鷲楮鵠。飛鷲孤舉。未嘗不高。索其
神似。終未敢與斥鴳爭枋榆也。子羽以丙戌艱
關入閩。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延津告潰。單節瀆
水。芒屨孤踪。竄始安。竄清湘。竄武攸。竄柳象。竄
朗寧。三年之間。兩足裂膚。歲戊子始得以樞曹

印竹杖

卷之三十九

雷髡堂

春郊
初六日丙申。同家伯昂。非晦郭司訓命侯步自
西城。循溪流。歷澤宮。小憇曾和。鄉園亭。傍午茗
飲僧舍。時律中姑洗。水泛桃花。園雖荒落。不治
而修。桐孤立。垂楊斜舞。竹深蓋雨。石暗迎曠。蕩
思滌襟。莫踰斯者。歸成十韻。微熏蕩。黎雲結菲
中景律。披爽浹幽情。分綠各軒。暱好鳥習商絃。
栗留清且逸。景影下高桐。繁葩萋美日。漢泉石

印竹杖

卷之三十九

雷髡堂

底流激。活喧蒙密。素蕊啄緇衿。差池萬竿出。玄
駒亦感時。逐肥上盧橋。替目渺玄思。耽閒費評
騰。昆舍廢宅旁。懷茗疏甘泌。新徽不解張。蓄之
期靜壹。

當與此卷共為不朽云。

答樊石桐

十三日樊石桐東來。蜜蠟兼訊。近日馳射何如。却寄二絕。羅浮石笋固憎勞。鈷鋤文章亦訓饕。南下輕舟無那繫。青醃菘頂伴霜螯。千里浮家笑拙鳩。鬱孤涉夏又兼秋。閉門覓得東籬句。輸與勦兒射鹿遊。昔馬融與謝伯世。書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憶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兔。毛以乾葵。聊送餘日。茲樂而已。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一

留髡堂

余自桃江放舟。汗漫羅閣不飽。決穀而饗。亦復閒却數時。故及之。

驥馬啖

風俗通云。主情未盡。再期沈酒。脯鱈椒薑。隨唱而供。為驥馬啖。三字最奇。驥即顛。訓便也。余多載戎行。偶過丘梓。階除昆弟。相肅如賓。夜半中厨。咄嗟可辦。人靜酒闌。因思曩日。分鐙哦古。窮愁著書。牛衣破涕。今雖未離。而氣稍逢勃。不似向之墨色多忸矣。成十二韻。別伯舅。弟次山人彥姪。仍斯九則。廿二日。憶昔事索墳。短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一

留髡堂

衣無褐。鹿藿貼膚完。橡椹饑猶掇。宵燭秋隕輝。挾冊分鄰末。各探象罔珠。垂天翔所芟。余也夙稟屏。射虎不中筈。牽絲十載餘。絡馬徒仰秣。冉冉白雲悠。願言勞契濶。一朝捧檄歸。宴笑軒眉豁。臞兔俎雞寒。方塘修尾鱗。紅身住亡聲。檀槽喧指拈。麗彼正三星。耽詞尚擊鉢。告墓果何年。方還又祖轍。

墨嘲

劉大簡守雅安。知老蘇曾東寄韓魏公。歐文忠公及張文定公詞甚切。可稱知己。而子瞻子由集中亡一語。及大簡者。老泉集亦僅載其辭。召試一書。不識何解。余謂士固為知己者用。大簡自不空敵。永叔位望名實。亡力鞭蹇容。或脫略有之。然後世猶惜之不衰。近分符者。則不爾。兩圍榜花。儼然眉睫。遐陬逝者。縛若棘柴。崇賂遺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三

留兜堂

榷錢穀。五雀六燕。縑束低昂。致一牒。羈七十日。不押遣者。先達有言。蓋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人生須底物。固若是。饑慢弗俊耶。不得不益思。劉雅安矣。四月朔日。

別墅

古今士大夫得志。輒營別墅。固陶志棲神。觴歌游泳。誠不可一日少者。然往往奪情圭組。驅馳賢勞。金谷蘭亭。僅存墨妙。下則別館閒軒。粉堊朱藍。惟曉切園丁漫詞。剝蝕風雨而已。李衛公種竹。日使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且不免累其胸中。縱使亡恙。亦何所補。前人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語太悲涼。余南嶽山小

印竹杖

卷之三十四

留兜堂

詞。渾灑七端。結構奇貌。音墨形圖。似總支離。千回坐起。峰頭望。想見當年。燒劫時。指注神州。數點烟秋。清黛抹。有南天。鏤空作記。屬何手。漫擬平奇欺世賢。曠矣。初五日。

十羽登

十三日壬申發槎灘晚泊金川舟行盡日感人事之多紛悼弓繳之難避爰賦燕雀鷗鵲等諸小詩茲鳥固不食人者自不至為人所食然或斃或籠羽澤喉啖沈茲苞采命耶鷗與燕差遠弋羅而山海經玄股國人啖鷗晉中興書掘野鼠蟄燕而食物固有窮時也啄木本亡與貶褒害桐蠹梓莫此為甚故列焉訓讒耳臬則不敢

印竹杖

卷之三
三十五

留髡堂

辱長者泓墨外矣翡翠嗜魚姑菌蠶棲竹喜糝氈無怨趙佗獻光儀肯令終鸚鵡錯趾中分少細葩附翼奇為憐江夏客亦售巧言欺百舌滑轉固嫌佞清圓似可猜悲歡由自變肯逐鳥音來鴛鴦竝翼時排采雙心共結荷閨中多少婦餘盼在清波孔雀惜尾常迴翥臨階亦睜視廣南誰復進作賦擬臨淄雀不解乘軒趣猶憐鍛羽威青田誰是伴玄露間清暉鵲避歲知年好

立風防尾傾聯翩枝上墮反蝟可聞聲鷗綠波無去住驚楫漫棲停漲海乘潮浪時或有機心燕應節巢新壘祠禩感仲春南枝與北戶不厭爾逡巡啄木利錐逢喙短寒柝擬聲哀老幹風霜在那嫌巫步開

印竹杖

卷之三
三十六

留髡堂

詩社文獻

吾郡詩社文獻。炯灼今古。近日所服膺者。蕭奉常之精簡。劉詹樞之正則。李司馬之典贍。周宮詹之雄宕。宮詹曾偕余共事。柳盧松寮。地火得數十章。以不便策馳。梁洞臍阿死。奉常清羸。終家寢。春浮一記。歸然靈光。詹樞遭際鼎遷。客血草檄。虔服輿觀。人咸悲焉。余屬其門下士。偕園再經。腸斷累日。司馬蒙難金臺。遵養時晦。枌榆叩竹杖。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七
留髡堂

唐風。想象鬱陶。多周諱鼎。漸起家任子。安福人。蕭諱士瑋。泰和人。丙辰進士。劉諱同升。丁丑魁天下。李名元鼎。壬戌進士。俱余邑人。

叩竹杖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留髡堂

紀事

徐巨源東余弟解經詮史及百家言十九種編纂五種時古文詩共廿七種俱蕩滅于戊子五月望日今稍存者皆友朋收合之餘燼也姑錄賦呈笑開卷未竟杳渺縱橫和澤舒雅真堪壽之名嶽信宿觥集齒及昭代藝文屢朝珍秘為故老易却殆盡焦漪園僅梓单目幾取口禍又中都陵舊說為憲賊所戕巨源云光熹先崇蒼

叩竹杖

卷之三

三十九

留髡堂

深林久藪博侶既而鼓鑄鐵冶奸猾薦滋思陵聰明嚴密守臣擬聞未發也細人懼禍竊勾大盜乘之遂釀成乙亥二月之變姑誌于此巨源寓洪崖鄉石門訛者呼為余牟云廿七日

禹港五日

五日寓禹港李孺西索詩余復以此地去余牟三里而遙巨源必不苟是日者某等伎倆合于亡佛處稱尊大羅天豈神叢容易博處因探韻得趙國子五言律時童子方治五絲曰何不押纏字因從之然終不以示巨源也國子詩夏物殊增悶風光好問天傳盃如隔世蕩槩亦經年竹醉香先散鶯殘語尚圓何人山鬼意惟悴訴

叩竹杖

卷之三

四十一

留髡堂

燈前余詩戢壑方游暑驅車不記年萬竿從爾醉一縷任君纏灼艾心分痛沈騷學未堅臬羹漢代好東望思茫然

蟹蘆圖

名賢書畫家數源流定有分曉藏者固宜洞精對者猶切慎墨潘余在賓州見山谷老人與蔣滓書跋題不下十餘家獨王伯安符采精神透穿紙背餘俱佛頭着糞在信豐又見徐文長贗卷中作一蟹一小童放楮鳶一滋蘭傍蘆竹叢生未繪牡丹一株各贅以集中小詩時鈕玄止借閱問曰何如余誦陶士教蟹蘆圖跋陶穀久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一

留髡堂

在翰林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曰穀宣力最多太祖曰草制類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画葫蘆耳穀大恚題一絕于玉署後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蜂蟠忠懿繪其族十餘種以進穀曰殆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蓋諷忠懿之不錢鏐若也宴畢進葫蘆羹穀不舉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穀大慙故文登呂亢作此圖然非也呂亢守臨海命工作圖亡葫

蘆當又是一本玄止大爲軒渠計別玄止又經年矣附錄于此廿日

印竹杖

卷之三十一

留髡堂

寄楊弱生

廿八日寄楊弱生。昔那嘉清貧好學。夜半有人呼窗曰。那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弟頭顱如許。困頓風塵。遠慙古人。近愧吾兄。書不盡言。兩詩道意。并却寄衛兒也。州郡勞人固不可。清華亡路且非才。何如一卷北窗下。閒註魚蟲混草萊。十載從軍髀肉枯。西山爰止又瞻烏。司空表聖真吾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三

留光堂

侶誰損餐錢買藥爐。

家求叔

六月初五朱王孫參頭見余叔求公寄落葉賦折簡。蓋曩呈余小星正垣者。婉麗芊綿。拳幅中揖。孝穆而披子山。王孫舊學于小星。故得之。因憶余少年時。與建侯遊。常事飲博。先君誠之曰。爾伯父惟貞。成進士。庚戌。然角材。十不敢求公。今求公以窮沮死。爾又蕩逸自如。余懼門戶早晚衰薄矣。不十五年。先君亦捐館舍。余還自桂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四

留光堂

嶠從弟懷祖索叔遺文。輒斬而不授。嗟乎。區宇豆分。瑯琊兄弟。因時翔便。龍虎之論。在昔不免。矧幅夏廓如。委蛇道尚。文字何仇。而回骨肉膜。膈乎。懷祖固賢。余追慙之甚矣。偶憶得二章。吉光片羽。秘以自耽。為筆于此。寒夜怨崑崙。風吹海國黑。繡戶千層堆碧色。飛花遙入射綺疏。香輦夜半上林北。九光連的鳳膏勻。錦瑟瑤鈿氣。紛煇疎桐颯颯生顏色。千枝萬葉耀羅裙。金箭

滴殘玉漏永。淋漓霜花臺下紫。上殿歡呼影痕斜。陛楯檻前半欲死。複道須臾鳴玉珂。青蛾皓齒子夜歌。刁斗曉巡亦照幕。賴得斜光度蕭索。影帆閣江南春信早。花雨報登臺。一目千帆落。三山兩岸開。蘼蕪含曉霧。楊柳弄新濙。曲渚疎鶯轉。歌亭小雁迴。清暉娛謝客。樂事動梁枚。杜若留湘水。蘭舟泛石杯。孤情何處澹。日日逐潮來。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五

留髡堂

翠巖語錄

古公強力敏事。本色有餘。登壇則未免婢作夫人。昔在邑門。劉亦饒曾出其翠巖錄示余。茲憇盤龍。溽暑蒸嵐。去疑案頭。載探其蹟。騷寄八絕。以示同人。得無嗔野豻妄誕也。十五日。周禮曾聞禍宋家。儒臬骨恨未專車。清涼佛土猶如許。怪得天津叫日斜。欹鐺煮水沸如雲。止火抽薪不待君。四十二章經一卷。蘭臺應悔藏玄文。黃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六

留髡堂

梅落盡木樨香。焰短燈連慧政長。穎實蒲蘆常敏樹。筌臺錯認却滄桑。誰續當年說法聲。迎陵獅吼通驚鳴。却慙擁篲寒巖子。餘瀋殘淋乞國清。名經千佛歎支離。玄晏先生語太奇。錄弁熊少宰先生坐起披圖慙蟲訟。微茫指點倩誰知。灌井誅茅斲地根。等閒鐘鼓又黃昏。無求是處捫心性。狂殺東籬笑檻猿。盤龍僧勤稼圃錄詩內有晨鐘莫鼓。渾無恙。誰續當年說法聲。故華嚴藏海尚嫌蕪。批駁朱藍鮮丈夫。及

第心空誰是佛。春山夜雨兩模糊。剽剽何常獨
子才。休文衣被儘餘哀。不知雒邑崧高下。曾似
有人面壁來。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七

留髡堂

別徐巨源

徐巨源餉葛一鹿皮。一以詩代束。曰寒暑山中
物。絺衣與鹿裘。知音方恨晚。行色况臨秋。寺雨
還能席。天風易放舟。莫言持贈劣。時節見綢繆。
卽韻答二首。豈是輕離別。誰爲念敝裘。草堂聞
道晚。桂楫喜聲秋。雅稱長空屐。登臨不羨舟。王
孫媿一飯。永夜思綢繆。不負南州路。重爲致葛
裘。恥凡衣待旦。味冷服先秋。岑樾深尊酒。沙棠
一葉舟。相思何所寄。珍重復綢繆。十八日。

印竹杖

卷之三

四十八

留髡堂

餉羅翊辰

羅翊辰疎朗爽備襟懷蘭雪南浦匆匆却寄扇
頭遐哉伊人知余叩須鳩茲也本自不出門饑
來驅人去蒼茫千頃秋白眼看箕踞神州數點
烟已矣成沮洳感君綢繆心膠角驚啼曙離別
何須矜所期在借箸廿四日

叩竹杖

卷之三
三十九

留髮堂

三十二韻

遜齋閒覽宋張子野擅詞名景文奇其才遣將
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
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
置酒盡歡去又古今詩話載張初謁歐公迎謂
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余師雪堂
先生清貞通敏冠絕一時集蓼堂握手淋漓咨
嗟拊膺扼腕又十倍歐宋以是知古今賢人相

叩竹杖

卷之三
五十一

留髮堂

去不遠成三十二韻匪誌宴私斯文未墜大雅
攸歸詞不盡懷託之篇什云爾憶昔生民初冲
簡事恬漠俗淺物不勞至理常垂泊中古慎軒
裳斧藻泄渾噩文繁道益微天心費圖度所以
代騰賢彌彪績秉鐸峩峩匡山靈孔耀鬱旁礴
孫支秀厭原華滋彌景灼龍豹偉標儀夙根富
墳索探賸陋荆吳岷峨溯禹鑿殼滿玉除鳴金
斗屈尺蠖牧圉壯江淮封勳分主爵尺卷藤花

開清穆藹藜閣。西京攬輝翔。振衣甲華削。圭潔
忌瑋琮。涕豪旋歸壑。集思方擬玄。王庭重蹇諤。
一籌未杼邊。龜鼎淪泗洛。板髯號先同。蜂豺遽
隕穉。大命渙纁綸。抗疏甘瓠落。東湖美蕨芹。青
熒白版堊。朱藍炤睚肥。騷屑永述作。顧俊起田
間。震旄來五珏。咨爾在陪卿。貳銓領魚鑰。裴馬
注盆新。蓼茶又南屨。含凄漱瘠餘。素笈賓璀璨。
余也自遐陬。微熄擬螢燭。翰短借豐毛。駭絃驚

叩竹杖

卷之三
五十一

留髡堂

入幕。咨嗟載漪連。渺焉孤懷託。漳海固喬皇。虞
山亦燐焯。太羹誰爲調。芍桂齊醴酪。先生風徽
凝。秋漢濯長嶠。百世期在茲。懦頑欣鼓橐。令德
願蠹崇。子光墳五嶽。廿九日。

嶺西家書

初七日寄嶺西家書。倦飛猶是不棲鴉。日迴南
天又莫笳。桃館春風悲別扇。津塗夜月怨歸槎。
華裾疊漬千行淚。錦字重題萬里葩。記得湘灘
岩畔路。合歡含嘯幾枝花。

叩竹杖

卷之三
五十二

留髡堂

自弁

遊豈易言哉。穀統公子飾冠劍。陽翟賈巨觚。高駘縉紳先生命。儔接竿亡之而非遊者。而遠韻閒情。緇流羽士。得十之二。文人自謂以全力收之物。我異觀更。

自弁

卷之四

一

相笑耳。夫情不自發。觸機而勃。機難卒遣。緣事而成。寤言一室。緬想百世。與千萬里之梯航。聽覩均約。其侷於蛛絲杳渺中。窮極神變。雖善狀者。銖兩差移。不知凡幾。而况哀思亡端。繁憂傷。

人不得已之。山容水色一往冷。

然耶較此。則選勝徵歌。綺羅香澤。願指足高輩。真樗以不才。得其天矣。是集起彭蠡。終台岩吐辭。送意微乖阿尚。麥麴芎藭喻指居多。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我

自弁

卷之四

二

歌且謠。後之覽者。將毋謂余爲漆室駢拇可也。吉水施男。

印竹杖

目次

宮亭湖

女兒港

桑落洲

羅刹磯

名紙

鬚絲

印竹杖

目次 卷之四

留光堂

范蘿山

石虎凶淫

西梁夜泊

後秣陵詞

九日

飲丁家庄

牝朝

豎獸

題壁

知非堂集

東寺楸

天城湖

初度

小除

乙未上日

王冕

印竹杖

目次 卷之四

留光堂

彭五郎

鄒忠介

天問圖

和陳

赭山

禮塔

秦淮

皂角林

甓社湖

白田

厚地述荅

廣陵

七夕

蜀岡

張崑承

北固樓

印竹林

目次

卷之四

三

甯影堂

錫泉

海虞宗伯

嚴灘

來諫垣

山陰汎舟

天台

武肅世家

雁宕

東越雜咏

西子湖

胥山

吳榜錄

返南湖

印竹林

目次

卷之四

四

甯影堂

印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著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宮亭湖

十一日戊戌泊邾亭廟邾當作宮爾雅大山曰
宮匡廬高二千三百六十丈障廻其渚湖名之
所繇興也張曲江彭蠡詩廬山直陽許孤石當
陰術世傳其神爲青洪君能分風南北借資行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舫怒濤驚霰湖洶噴噓仰睇清旻素烟紫帶縈
岫棲巒真目蕩神怡情不暇周過此而藉口神
賦颯帆一息寧不負茲滄滄者波耶成五言古
一首落日隱高岑孤帆遵渚度停橈襲晚涼匿
情恣馳騫驚浪駭奔雷魚龍挾蛟怒濤起濺赤
甍沙際如吹霧返照射方紅停雲遙相妒嵐淨
匝山腰光錯藹垂鋪靈祠羶饗陳分風祈前步
總無江海心俯看愧鷗鷺安得十日淹洗盞遲

蟾兔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女兒港

女兒港源出匡廬秋潦夏霖百川時至避湖險者檣櫓比焉山石蔥蒨流澌澄徹距湖心大孤不遙而鞋山又屹立金沙洲東孤訛為姑浦緣以名余停舟信宿欲作一詩代為洗發因憶天順中余鄉督學使者過此手曾子榮先生集睫集讀之一長年見而問曰讀何書使者呵之長年曰是永豐曾學士集耶余少時曾載之來此

耶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記其一首即朗吟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溼紅翠柳似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大姑問大姑脉脉疑新恨紅顏薄命真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年來湖水春空使行

人弔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似此風雅而巢睫集不載何也使者之雅量故不可及余并愧此長年矣附識于此十五日

耶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桑落洲

十七日發彭澤。怪雨盲風。篙師戒心。馬當迴檣。南指及桑落洲。維焉洲界。潯陽宿松間。尻承鄂渚。流總九派。典午中盧。循反。劉毅仗鉞。往征。發自姑孰。循時欲先寇江陵。有謂之曰。毅兵重。空并力攻之。若克建康。荆南可傳檄下。從之。戰于桑落洲。毅果大敗。覆沒甚衆。莽劣如循。猶群策之兼若此。何後之坐困斗大者。曾循智之不等。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也。篷窗凄其。白鳥匿群。解衣磅礴。篝燈書此。白過江南雨。狂分岸北濤。篝燈悲往事。遺鏃想前勞。伐鼓徒遵渚。開籠自縛縲。爲嗟民力盡。容易着征袍。

羅刹磯

出李陽河。爲羅刹磯。嶄絕峭削。孤橫江表。晉周湛役丁夫三十萬。鑿其流爲新河。以避險處也。俗呼爲哪咤磯。又尋轉哪咤。而耑稱太子。臆脆焚燎。遙望肅穆。而建文中。黃侍中觀徵兵過此。聞金川變。疾赴急湍。不少縮。靈如馮。依饗祀。豐潔不幾爲若敖之續乎。詩以弔之。涼飈驅宿暑。振舵指江湍。奔洪疑倒瀉。注坡漲百竿。觸石紛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淪。溺膚粟支。踝看矯矯。侍中節恬。此水國寬。捺衣同鶻。落下視何。噴吭周粟。非可擬大義。擇所安。盪楫橫纏。賈籠薰簇。鼎盤亦有惠文使。金碧寫毫端。悠悠更千載。逝波射月寒。忠魂如敵笏。長夜竟漫漫。十九日

名紙

念二抵鳩茲。僦寓鄭家樓。市米束薪。倒囊傾囊。億矣。七晝夜頭岑岑。足不階梯。主人諭余貧也。曰。西鄰某者。固水曹掾。頗好客。胡不造焉。童子亦懷刺以待。余晒之曰。曩在廣右時。肯脚跌膜拜。善事貴人。則亡之而不可者。乃欲向此。僉求活耶。亡因而熱。日百拜何益。因探刺為書其側。嶺外千岑盡。菰蘆此寄身。分燈敲石火。市水

叩竹杖

卷之四

留影堂

煮溪尊。鎮日誰投轄。何人望指囷。縣知高卧好。肯為爾逡巡。正是秋醕後。胡為獨苦饑。間開幾緡屣。孤劍一戎衣。莫厭天涯薄。還嗟生事微。迴看雙語燕。相念亦忘歸。廿九日。

鬢絲

八月六日。難髮得素絲。一于鬢左。事何足道。然化玄而白。始基于此。人質脆萎。朕兆先矣。大智度論。五通仙人得好寶。秘之石中。磨金剛塗其外。令不破。金剛能破一切。不受一切破者。今云磨以塗之。則磨金剛者何物。浣花翁髮短何勞。白頰衰肯再紅。香山居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悼時傷邁。古今一轍。昭烈所以臨廁而屑

叩竹杖

卷之四

留影堂

涕也得四絕。秋草玄霜計月推。如雲鬢髮亦奚為。天工不是亡情者。故遣一莖着鬢絲。愛着仙家五銖裳。蓬萊清淺閱人忙。如今剩得玄絲變。坐泣滄桑淚幾行。學道亡成事已非。寒裳猶是老鶉衣。恒河水遶流如舊。羞向瞿曇問箭機。四十衰顏非所惜。馬頭幾度着征衣。兒童彈指應相笑。家在清湘猶未歸。

范蘿山

初九日陰靈衝颺颺。桐葉如掃。紙窗屈戍響中管。匏暑退涼生。差免襍穢之嫩。乃步自吉祥寺沿徑西陟。得范蘿山。培塿杯壤耳。平眺大江。千帆淼淼。迤北諸山。變現隨呈。扼要居勝。誠塵鞅馬糞中一則。清涼散也。山猶如此。人不可以慎所託哉。成十咏。重陰匿朝暉。積風生大壑。射窗學簧響。桐葉紛且落。遵途避喧囂。弱步欣微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託層甍。聳耀靈。清梵嗟寥廓。跋娑猥前轉。駢岡鬱回薄。俯瞰大江流。瀨漾迷廣莫。狂飈夾蝶舞。老樹無堅擇。茲山非截臬。遠合臣廬霍。結根在道旁。標峻彌景爍。君子慎所修。孤懷殊不忤。

石虎凶淫

五代史荒淫殘殺。土木遊畋。亡踰石虎父子。彼不過十州之地。真有呂政楊廣所不可及者。余姑為節錄其文。趙王虎作大武殿于襄國。作東西宮于鄴。以漆灌瓦。金瑋銀楹。珠簾玉壁。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為金蓮花。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襍伎。工巧與外同。以女伎千人供鹵簿。繪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巾錦衿。金銀縷帶。遊宴自隨時。大旱金一升。值粟二斗。又發諸州二十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郡縣務求美色以獻。其殺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促張群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徙洛陽鐘簏九龍。翁仲銅駝飛

廉于鄴載以車輪纏網鐘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用牛百頭輓轆引之乃出又于漳河投石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較獵置獵場使御史監之禽獸有犯者罪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悉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次子宣尤好獵聚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至暮驅異獸集其中使文武跪立重

耶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或逆逸當守者有爵奪馬步驅一日無爵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太子邃益殘淫嗜殺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傳觀烹其肉與賓客共食後謀弑虎乃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聚斂

金帛府庫充仞猶貪殘不足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宣嘗出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曾幾何時而冉閔禍發蕭牆矣使虎不為此亦終必亡余獨怪參代河洛周漢餘墟之民牢牲不若也詩曰金行尚陰謀腊毒發肱肘龍蛇起大陸鰲莫絕坤紐因之聰與勒黃屋稱元后石虎彌凶淫疏爵選群醜萬騎

耶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獵漳南置官曰監守臺殿然炬築漆瓦光如黝女史列職名半奪哲人婦鹵簿駕蒼麟三千耀雲母子宣益狂騃臨暮聚奇獸公侯驅作圍夜火恣馳蹂子邃本梟成視人等敝帚飾姬傳首觀日啖不適口念此數州民盡是義農後天地胡不仁棄之同芻狗留覽獨傷心將髡淚盈斗典午雖銷沉負慝良難剖十二日

西梁夜泊

十五日雨食頃稍霽輕舸白門索莫亡聊晚泊
梁山太白所謂天險之地無德匪親兩岸青山
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也瓜餅今宵骨肉
南北卧念凄然澹月微涼夜輕風落晚橈瓦燈
隨俗見蓼火隔原燒戍古齊梁舊江深楚蜀遙
孤光清未了愁絕是今宵

叩竹杖

卷之四
十三

留髡堂

後秣陵詞

九月六日返鳩茲長干二旬踽涼殊甚饑腸吻
叨橫面莫語得鄧元昭簡討白錄八錠解維計
步屨所探阡陌無定共詩八首題曰後秣陵詞
稱後者自乙至甲年踰十稔乙構于前甲自不
得不遜後耳江東橋身僧漁郎帝五通千帆遙
指大江東老康連呼無人諾鐵石經營一宿中
朝天宮層檐返宇接丹楹聞是六朝晉冶城天

叩竹杖

卷之四
十四

留髡堂

子萬年當座立祝釐依舊走公卿通濟門洩水
穿渠石作墩貌貅十萬隱雲屯新填院本方承
旨白馬青衫來至尊雞鳴山矯矯分茅十亂臣
五牢加鼎薦明禋如今冷澹餘衰草日莫顏梁
炤古塵玄武湖微波激灩一泓澄十庫晴開仰
日稜片楮加珍時遣護擔頭挑得計斤稱龍江
驛聖主鑾輿此禡牙隼旗曾遶砌前沙遐荒傳
得君恩遠近說風和似永嘉盧龍山閱江北望

水淪漣。樓上親裁御製篇。記得黃旗先後掩。至今流淚說青田。靈谷寺江村。返照送餘曛。老樹槎枒盡落斤。涓潔還馮功德水。夜深長自禮殷勤。

印竹杖

卷之四 十五

留髯堂

九日

夢日亭晉處仲營屯也。甲午九日羣賢陟臨晚。赴林玉樹飲。用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為韻。余與赤豹吉生既謝龍山之招難同兔園之賦。逸興嘉事勉綴符婁。各次如左。廣安王子荆霜葉紅如火。馮高聊極目。秋潭炤影微。莫色生寒獨。席帽十年瓊。深尊千里菊。宕渠歸路賒。戢羽對原陸。都城史赤豹。風烟隨客夢。秋意到黃花。

印竹杖

卷之四 十六

留髯堂

屐齒唐亭遍。葛巾酒國賒。龍堆思故里。馬射憶天家。賸有霜毛在。蕭蕭感物華。無錫秦吉生。九日悲行邁。先寒到客襦。離亭歸正晚。高閣狎方愉。那解公榮對。還同彥國呼。梁溪猶未棹。藉草穩夫須。鳩茲羅繡銘。商飈衰颯早。短衣無袂。芒屨霜初經。糟槽酒正壓。枌榆舊社遙。雞犬新豐洽。晚節寒花誰。歸與莫待揅。秋浦丁介芝。羈心託桂樹。放誕無絲管。九子數峯青。七賢易地

欵擊壺歌老瞞。運甓追陶侃。同是惜韶陰。何嫌
痛飲滿。三韓林玉樹。襄平寒谷。煖何事。寄南州。
世法勞鶯舌。浮生語核舟。茱萸聊解佩。芍藥重
增酬。誰是萬年帽。秋風得到頭。三韓林玉振。典
午休名在。寧因處仲留。寒烟猶古色。落木自荒
丘。節序頻催早。天涯一笑酬。風塵同去住。還憶
大刀頭。上谷胡竺人。何地并州。是故鄉。卽此歸
同人聊競俗。佳節暫乘暉。典遠隨筇盡。情荒待
自依依。

印竹杖

卷之四
十七

留髡堂

飲丁家庄

廿日沈惕菴招飲丁家庄。在坐則安成康小范。
皖桐錢幼光。殿末則余缶菴。及其仲天士。飲滿
耳熱。步自西湖埂。穿吉祥禪院而歸。時蟾兔東
明。湖光西漾。梵唄嘹嫋。清絕肝脾。成排律十韻。
嘉會敦心侶。清觴罷舞筵。花枝方亞陰。晷影尚
中天。登座存真率。馮肱破曲拳。橫陳殫陸海。雜
錯理梧椽。暝色催人急。燭光炤客還。重留分縞
帶。選勝敵觥船。驚峽瀾詞倒。探瓊豎髮懸。停郊
情繾綣。曳履月嬋娟。湖水經霜老。梵聲入莫圓。
行行頻戟首。安得思如泉。

印竹杖

卷之四
十八

留髡堂

牝朝

唐史舊章載天后時太平公主引昌宗入侍宗復薦易之器用過臣俱承辟陽之寵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

即竹枝

卷之四

留髮堂

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日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匹宋陸游云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真可謂之穢史余友劉無文見而哂之曰放翁遠不使牝壘有后耶女謁既盛男寵益彰審食其之于呂雉綠幘青鞵之竟稱主人面首三十之日伺何戢左右皆先壘而興者若楊白花胡鬼卑卑不足道余怪

其辯而肆以今觀之震旦之大奇奇怪怪何在烏有中宗之親侍傳籌順帝之西番演蝶曾寄猥之不若又非雉壘輩之所屑矣驟附二絕錯繡山河一望中端主豈盡是髯翁纓弁學得勝常拜夜半承恩入帝宮天運潛移玉斗杓輪將鬚鬢學宮腰惟餘博簏輪裘者曾憶當陽是牝朝廿六日

即竹枝

卷之四

留髮堂

豎獸

管子曰鵠食蝟蝟食鷓鷃鷓鷃食駮駮食虎以氣以力妙不等倫究其至弱肉強食徒虛語耳豎獸則不然初也毛血飲茹既之耕鑿烹飪迨其後口體嗜慾愛憎事變之不齊大而為商臣劉劭楊廣之食父王莽曹丕司馬昭劉裕之食君食道既博食味益備率薄海內外風雨神明千古帝王之奧奧神臯曾不足以樊其圃而籟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其池也悲哉作豎獸詩十月二日清穆齊元化神功此恢台降衷乘沴氣鼓籥盡羣才平肩蒙爾錦穰穰徧八垓中有窮奇獸橫目益怪哉枯吻無堅脆高下入籠裁猶甘君子腊茹嚙靡遺芟九州風雨隩根本胡喧歷訓狐官道立樹羅為之媒禹鼎中衰久象物積浮埃縉雲狂獬逞滔滔孰蘆灰我欲鞭蒼兕趁茲西日頽黃鵠下磯啄寄語願颺回

題壁

廿四日停鄭家樓九旬矣月必兼金金必先售售必七緡非七緡不受七緡而不準兼金亦不受準兼金而不輸月左亦不受老婆稚婦笑及葶末何足怪獨怪夫身經百折囊無一錢妄揣昇平不事贏糧者之夢夢也翌日徙陳氏別墅為書其壁蝮磯水落出沙汀未幾江果見底夢日亭邊睡未醒眼底兒曹只醉語青蛇肘後尚聞腥投

印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筆男兒徒勇畧題橋豎子亦閨情孤燈坐起千回笑鼓打籠銅正五更

知非堂集

十一月朔日卒業張石初知非堂集典貴炳綉孔碩肆好洵淹雅君子石初家富墳索早遊燕秦齊魯其伯氏來初小宰環文璋質標舉坵壇而又有與京為之侄與瞻為之子敷演鏡暢一堂攸躋宏其瑰爍喬皇汎衍洋溢弘通亡礙也或曰石初有杜篤之疾故其業耑其學精於戲使石初而不目眩也將我輩之炯然星眸數白

柳竹杖

卷之四

留髮堂

辯黑不益驚河漢亡極耶巧琢流雲強注丹廿年風雅怨彫殘筋鴛率下雅門泣脉勇誰追蜀道難紛錯陸離堪翳斗鬱沈搏拊直鳴壇河東三篋聲綠舊展對編毛粲未闌

東寺楸

楸梓屬于湖東寺一株蓋百年物也梢雲側影枝交幹盤梁溪秦吉生駕部客舍其下作詩二章寄託道遠騷屑亡定一時同人賞和殆徧余屏息西陲吉生襍被過余酌醴味鹽促為步之質明而吉生一韋楚天矣追錄于此濯影名藍割曉昏中山守戶賴僧存蒙莊歲擬椿為孟爾雅栢同復作昆溜雨苔嘗分衆艷離霜客自賦

柳竹杖

卷之四

留髮堂

孤痕縈懷不及清時賞走馬陳王細與論千樹等侯漢史輝孫枝一幹長僧圍荆黃質變稱名舊角白文分具體微憇寂柯喬寒佛照吹愁葉老動商徽栢梁樞榭今何在刺得孤鶩與世違初十日

天城湖

涉城南舟梁廿五里爲天城湖湖界荆山白馬
二麓間納宜涇南陵溪澗諸漲夏汎秋潦冬竭
春盈魚蝦萑葦之利民用取饒而平波雲影長
堤柳風亦棲真嘉遁者之所耽羈也余宗西崑
河采築廬其側蓋其先與余遠祖均分自華陽
聚族歌哭于此數百年矣籬落風物依稀故園
洗滌獻酬淹留旬日成十韻勞機息修轡投閒

叩竹杖

卷之四
三十五

留髡堂

此負暄半巢營近市生薄欲回轅良友懷余寂
要約赴南邨南邨臨水築湖光足朝昏麥畦遶
屋綠鱖鯉盈盤殮風和俗益古森枝長子孫然
椽東序立列座酒成尊我本江海客交罕亡夙
敦何期先世澤松菊徑猶存愧乏圖書載共茲
笑語温廿三日

初度

禮四十疆而仕古者上壽百中亦耄耄杖國杖
鄉比比然後世人機巧天亦從而刻覈五十旣
階引年匪躁何者薜華螻蛄事易盡也余生于
萬曆乙卯距今四十倘天眷其長躋而至六十
七十爲日萬有八百耳而蝨斯不賡半通輒挫
日累月積倏忽踰涯猶僅以單傳子軀束緼挈
瓶仰息江上則爲悲孰有大于今日者當年悔

叩竹杖

卷之四
三十六

留髡堂

不學蘇耽余舊分
巡郴州四十而今顧影慙初服心知
無束帶高春事肯爲停驂虛將短髮酬滄海那
有閒情飲菊潭同是商瞿還自笑木奴千樹陋
湘南鵬月十三日

小除

廿四日庚辰小除余徙南湖凡三日庭館庖漏起居差寧卧念先人攢址積垢灘江雖饗祀灑掃或不乏人而捧羹秉悅擎蹠肅將者誰也中懷踧踖徬徨竟夕爰截豕削魴毛以荇菘跪而陳之詩曰久客亡常祀感時一啟滕豚肩聊置七麥飯可揮肱拜起頭昂獨滂沱淚落層猶嫌蘋藻薄何以慰高曾聞說小除候驚心又倚樓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瓶花簪綠萼羹鼎薦槎頭廣柳何年載明裡兩地修雙麻窮萬里此地是并州

乙未上日

除夕守歲南湖五夜方就寢比曉稷雪細雨人語雞聲童子潔几布縛以待鼯呼未聞也長安此日忍凍勞勞視此偉長不烟火神仙耶蛩然人語開從容隔舍砰訇爆竹重手炷松肪聊格遠拜憑蒲縛遽稱恭占年且看農家曆揣分還安隱者節自是村南縣榻好等閒容易賦歌鐘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王冕

會稽王冕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韭薤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做周禮著一書秘不使人觀曰我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至也上下數千載留覽史冊佐命隱淪何患亡才而獨餘渭水赤松嚴灘華山數等倫輩得以表見遇不遇信不可

印竹杖

卷之四
二十九

留髯堂

以巧力爭王冕信非自欺欺人者余舊書青田冊子頗核而真附錄于此中原鼎沸已難支石抹宜孫策更奇海國亡成人。事變渡江劣得帝王師。遣會乘機亦偶然。間來曾著郁離篇。真人崛起興江左。竹帛功成龍鳳年。初三日戊子。

彭五郎

廿六日中州李劍湖出其鄉彭五郎八歲草書示余長條潤幅虎攫龍拏憲廟李文正後再見也五郎尊甫禹峯登崇禎庚辰進士魁碩博洽饒幹濟畧飲可盡數斗余以庚寅陽月見之于清湘巨羸脊屈不勝力丰標掩映迄今如昨而又有直公為之子南陽名都天生非偶豈徒官奴家雞誇長題鴟辯鄙乎哉喜為歌之秦漢規

印竹杖

卷之四
三十

留髯堂

時變隸真典午相沿妙入神肥瘦爭嗤二千載古意炤今存乎人彭郎八歲喜籠鵝金錯倒薤雄擘窠脉勇繇來本性生前身智永後東坡尊公亦自好魁奇曾踏祝融讀禹碑歸來膝上歡笑語手畫額領盡龍螭余也浯溪搜磨崖倦老風烟酒一甌願君蒼鵠翼金微莫負南陽舊日唾

鄒忠介

顯皇帝升遐。余鄉負朝野望者。無如鄒忠介先生。其始以理卿召。既而轉少司寇。俱未離田間也。賀者僉謂非冢宰不足以當之。先生冲退。唯唯。少間曰。趙高邑。儕崔在已。而先生果總內臺。高邑拜冢卿。先君每為余言。余妄意前輩。為謙善下。往往若此。荏苒三十載。戎馬關山。言笑嬉遊。都不憶記。今年二月八日。偶飲壘卿劉西佩

取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三頭語及昌啓兩朝事。壘卿出其文端。先生直閣諸揭。手一摺讀之。則力爭左都。非鄒不可。拜揭也。故事。都憲與冢卿。遞為兌轉。時忠介以少司寇推內熟者。未免借此為覬覦地。而中亦稍聞有所變更。使微此揭。百高邑累牘何補。余邑迄今猶未有知其故者。同朝共事。虛公推賢。自是人臣分內事。而劉不以之。市恩。鄒不以之。拜德。渾淪亡跡。真一時有道氣象。未幾而削者削

逐者逐。狐鼠晝鳴。正士傾跌。皇路繇之而欹矣。系之以詩。帝庭重股肱。巖穴搜遺老。徵書紛沓出。遶此龍尾道。寒謬推伊人。滿懷堆諫草。曾折權相威。投荒依玃獠。七十起田間。普天思綺皓。疏爵總臺端。僉謂得君好。誰知薑桂嫌。鬼瞰謀顛倒。南昌秉國成。片語回天早。乃拜大中丞。摘奸如振檣。盛世推賢難。牛驥尚同皁。矧茲珥貂雄。崇回棄師保。我生苦不辰。好奇恣探討。邂逅

取竹杖

卷之四

留髡堂

偶先儔。獲覩秘鴻寶。循覽愜昔情。擊節送懷抱。作歌告同人。中書有焚草。

天問圖

三月上巳日于湖蕭尺木餉余雜騷天問圖一冊圖割騷句句貌方幘衣稜容止忠回聖狂生動逼古尺木書讀等身著作如林出其餘為繪事亦窮神極化妙絕等倫是蓋作易者其有憂患而靈均妙手苦心拂拂十指尖也為賦一章鑄鼎當年想貢金東遷誰復憶銷沈丹青楚廟猶存古縑素蘭陵喜嗣音圖就龍蛇悲沴氣難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髮堂

莫吟

看鬼魅笑癡心滔滔天意真難問撫卷蒼茫起

和陳

初十日微雨荒祠叩須亡聊迄丙夜旋遶佛燈不休探冊得陳伯璣姑山草堂詩神閒韻老意周語圓讀至家散身如寄何事之絕類余也不禁腮頰簌簌矣用為起句得二首家散身如寄煩憂憶折轅看絲玄素變擇術醫巫尊徒拾文章草空懷兒女萱對曉風雨夜愁絕是湘沅家散身如寄霏微倚寺門人烟寒夜漏佛火足春

叩竹杖

卷之四

留髮堂

又朝嗽

温小隱難違世中才媿處禪靜言思未了遮莫

赭山

山橫北郭外可三里丹嶂秋空素雲春靄梵語
江光引勝牽懷尤奇在雨後遙瞻碧藍一抹出
十幘紅綃上也迄春徂夏士女紛拏操楫挈壺
殊為休暢負郭纔三里分幽絕軟塵丹崖還似
舊淺草亦懷新鈴塔流雲溼壺觴載月頻最堪
晴霽望螺髻鎖秋旻

叩竹杖

卷之四
三十五

留見堂

禮埵

廿八日禮大報恩寺埵琉璃九轉礙日吞雲寶
頂金繩昏曉殊色自午迄子禮畢復瞻深歎文
皇帝功德巍巍當與此露槃珠網千萬世焜耀
真丹也成三十二韻坤輿越遠極盛德踵前王
靈剎開雙闕相輪表四方攝齊循左轉曳履竦
前踰挺拔干霄碧晶熒射日黃綺鋪垂豸首雕
礎截蟾肪昨入迷烟藹迴旋透隙光行空亡伏

叩竹杖

卷之四
三十六

留見堂

宮俯級得虛床初界憑鰲負載登齊鵠翔井榦
喬露滴仙掌金繩昂鈿砌羅瓊檻風鈴響壁璫
塵沙棲陸海宮闕隱雲房當夏炎飈變先秋法
雨涼蛛絲巢返宇鳥翮接頑蒼鍾阜切堂小巴
江衣帶長夕輝平檻落龕火逐棖煌灼爍連星
紀依微閃貝裳百枝圍紺象九道映紅墻梵聲
衲子細跏座老僧強展拜勤脂帝觀瞻想聖皇
錙銖皆締造甃瓦盡恢張匠氏程材巧工官選

選勝良長千名舊里阿育啓新場福果歸慈孝
慧鑑續晉梁梯航奔萬國頂拜集遐荒瞻部得
曾有真丹可不亡我來雖豁目事去幾回腸古
殿積苔蘚豐碑頽穎銜丘園彫老幹鞞鞅繫枯
泮不共頭陀語難窺舍利藏吞聲咽寶地又手
問珠囊幅夏思函蓋普天肯混茫方諸適縮胸
左个在青陽

印竹杖

卷之四
三十七

留見堂

秦淮

五日汎秦淮絃索簫鼓艷妝明眸紛來沓去其
中豈亡才女名士足當矚矚然大都飛舸軒渠
多分是屋角金字馬曹等輩居勝耳書寄倪閣
公張青子八代風華地層樓夾水開沾綃疑浪
沫惹露是香埃歌版衝流出鐙船接岸來莫賡
桃葉句誰是獻之才

印竹杖

卷之四
三十八

留見堂

阜角林

紹興中金亮南侵劉錡自淮回禦時亮將高景山以十萬衆擣瓜步錡伏兵阜角林斬之余鄉楊誠齋詩水漾風霜冷客襟苔封戰骨動人心河邊葉落知何樹今古相傳阜角林五月十三日盤馬經此貰酒獨酌感而追和單衫白恰馬駸駸手數青錢下馬斟皴面老僧遙指點十年曾是燕巢林灌木嚶嚶轉夏禽江頭鼙鼓正侵

叩竹杖

卷之四

三十九

留光堂

尋南冠拾得亡人要看把姑姑捉細襟

甓社湖

秦郵本邦溝地亦謂之秦亭晉史秦陷盱眙進圍三阿唐天后時李孝逸敗敬業于下阿悉轄此流泉百道垂楊萬株漁艇雁蘆眠煙噴霧少游所謂環倚萬傾湖粘天四無壁陸天錫隔水人家種楊柳帶霜鳧雁起菰蒲是也余以是月廿五宿甓社得七言律一首編籬貫鯉盡垂楊南北風煙受一航矮屋春晴浮畧約橫堤夏潦

叩竹杖

卷之四

四十

留光堂

足鉤鉞炎天茗熟蓮頰綠霜候橙甘蟹剝黃千頃慚亡涓滴注乘槎我欲覓周行

白田

八寶見唐史。漢曰安宜。白田則又從青蓮從一
兩詩得之。余邑李少司馬梅公寓焉。土膏水沃。
帆轉檣牽。宵旦勞勞。余憇岸西。梵刹凡七日。齒
及邑人李黼。臣湖居。真不減桃花武陵。各懷禽
向之志。而司馬浮杯顧余。又未嘗不望故園而
歎歎也。成十五韻。安宜本漢邑。錫名自唐始。重
浸頰四封。官道遵漕。土沃魚蝦饒。勺粟成甘

印竹杖

卷之四
四十一

留光堂

吉。司馬自北來。爰棲重移軌。東家亦隴西。珪璧
嗣遺履。別業築湖猥。頌洞亡一矢。霜螯不論錢。
嘉蔬堆盤筮。援棊寫素心。匡坐卽園綺。各懷肥
遁思。攘袂誰先起。丘墓繫遠情。桐江司馬家其側足
煙水。我挹瀧盧清。相間不百里。椽桷付焰炎。雖
存伴垤蟻。同是羈旅人。五技余堪比。浮糟稱釀
王曲終。雜流徵目顧。林鳥悲一洗。伯牙耳。六月
初四日

厚地述答

厚地之數。其下二十億。萬里得潤澤。潤澤下二
十億。萬里得金粟。澤下二十億。萬里得金剛。鐵澤
下二十億。萬里得水澤。水澤下八十億。萬里得風澤。
風澤下五百二十億。萬里乃天地。綱維制使不陷者
也。視此則三千六百軸。河圖括象。尚屬臆說。但未
審綱維不陷。又安所麗。命侯曰。窮極理數。必有知者。
余哂爲

印竹杖

卷之四
四十二

留光堂

示之。空花過眼。信虛陳。舉世曾無一事真。指盡
青丘窮。豎亥東西步。武更疑人。坤載繇來歸。厚
德毘藍亦自紀。風災縱橫八柱終。何有不見東
溟起。漲埃十一日。書于茱萸溝。

廣陵

江都繁艷甲東南。李唐有揚一益二之目。旃蒙作噩。割剝燔燎。地毛民骨。輦輸一空。山川風土亦遠。因之而削色。間有存者。旃群。嗟賈盤攫。什一起。視道上。箭瘢刀痕。愴然心目也。得律一首。譙鼓喧填。事已非。竹西歌吹。漫沾衣。瓊花再壓。瓊馳穩。御柳新摧。輦輅稀。萬戶瘡痍。陵谷變。兩城燈火。雁鳧肥。登臨莫問。雷塘路西陌。東阡井。

項竹枝

卷之四 四十三

留髡堂

樹達十八日辛未

七夕

七月七日上秋。毛詩。秋日淒淒。百草具腓。淮南子。春女悲。秋士哀。哀其時矣。揚俗。秦色。縷。甘瓜。饋。設亡。改。天半。河鼓。未審。年來。亦齒。冷。否。肇。秋。屆。茲。夕。蒸。暑。尚。三。庚。天。路。明。皎。潔。空。庭。積。水。泓。廣。陵。多。少。婦。結。縷。坐。搗。箏。盈。盤。堆。尺。五。仰。視。雙。星。橫。河。鼓。亦。逞。色。落。影。炤。杯。觥。經。年。纔。一。度。得。巧。伊。誰。爭。仲。容。光。諸。阮。犢。鼻。曬。高。桁。請。看。荷。蘭。殿。雄。雉。此。夜。生。

項竹枝

卷之四 四十四

留髡堂

蜀岡

廿二日。痺暑。枕簟。焚灼。巴蜀。呂長在。治具。肆遊。晚眺。蜀岡。江南。諸山。環拱。若砥。歐公平。山堂。舊基也。漫坡。淺草。馬牧。勦兒。盤踞。傷心。下春。返棹。惟道。旁廢。圃。茵。苔。時露。兩枝。颯風。而已。出郭。尋山好。披襟。亦苦。蒸。維舟。藉眠。柳。愛此。波底。澄霎。時玄。雲捲。停杯。聊拊。膺。蜀岡。匝地。出。陟。彼望。蠡。陵。烟。鬟。隔。如。几。堂名。絲。茲。稱。頽。敗。是。何。載。山川。

印竹杖

卷之四
四十五

留髡堂

尚依馮。遙想蓮。百朶。傳航。四座。陞。那知。餘牧。圉。屈策。挺棘。矜。運會。亡常。數。悠悠。感廢。興。道。旁。誰。家圃。歲久。花。因。仍。

張崑承

張崑承。南州人。倜儻。好奇。詩亦。爽給。流麗。旁通。大橫。壬遁。諸小。數。與余。同。憇。興。教。寺。幾。七十。日。龕。鐙。夜。月。亡。不。洋。灑。淋漓。吐。露。胸。脾。也。為。紀。其。槩。恨。是。相。將。晚。難。分。月。上。時。談。深。亡。定。論。術。老。得。前。知。共。下。英。雄。淚。不。為。兒。女。悲。涼。風。穿。綵。冷。對。子。夜。無。疲。八。月。初。五。日。

印竹杖

卷之四
四十六

留髡堂

北固樓

廿一日泊潤州滄江酒莽鐵甕連綿昔賢所云
京口酒可飲北府兵可用望而知為嘉州也登
樓獨眺百感紛來載筆識此岷峨東下幾雲程
鐵甕蕭蕭倚晚晴影落滄江迷古戍烟寒遠郭
弔蕪城相逢但說南冷水舉世誰談北府兵獨
客含顰愁未了捲簾無計貫京清

邛竹杖

卷之四
四十七

雷冕堂

錫泉

廿五日棲梁溪錫山在其西北可三里上亭下
藝泉出其中甘溜湍激疏成溝沼誠有如獨孤
及所記伏湧潛泄亡汙亡竇余酌而飲焉大率
與湘嶠勾漏洞壑諸泉無甚殊匡廬峽山竟可
比長絜大然舉世習而甘之者循名獵譽力可
易得源深流杳博應亡窮而又北自燕秦歷齊
魯汴雒以迄楚越揚益諸水莫與之京勢利形

邛竹杖

卷之四
四十八

雷冕堂

便地使然也老坡一詩極其斐亶余亦強效東
輦抽敘心腹人各有志但未若髯之滑稽多雄
耳膏乳藏茲壑潛溢赴群澤曲折隨流轉匠心
疏嘉脉南方多林穀簸揚鳥羽擇九投成玉醴
飛遠如鼓翻更兼瓶盎儲織筠籠月魄一鉢落
霜瓷滌茗齊加額我行萬里餘河濟曾揮斥江
淮清濁間鳥鹵等尋尺峽山與匡廬品題曾割
席亦有阻遐方雪竇浸玄液陸羽所未經棄擲

不通籍。此泉產靈區。擅名殊踵躅。醴酪亦耽甘。
黃帕耀眼碧。信彼獨貞者。幽巖得自適。坡公詩。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過隙則發現。臭味同。
一族淺深各有宜。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
作線斷續。或鳴空洞內。雜佩間。棊筑或流蒼石。
縫宛轉。新鳳促。瓶罍走千里。真偽半相瀆。貴人
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斲圓玉。
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浣洗自

印竹杖

卷之四
四十九

留堯堂

挹掬。

海虞宗伯

九月朔日壬午。謁錢大宗伯。牧翁于虎丘石佛
房。精神渾灑。蘊籍宏淵。默識強記。隨叩而響。時
年七十有四。指頂小楷。日書首楞。疏鈔數紙。詢
金仙再世。真丹重光。豈淺見寡聞。燭火宵燭者。
可耳。食窺也。賦得一首。真丹野火燒。焚桐熬足
誰。肩負屨。履雄。五百雲雷開砥柱。三千俎豆續龜
蒙。鹽梅待發。商巖夢。草澤權高。角里風。獨拜牀

印竹杖

卷之四
五十

留堯堂

頭承塵語。逢人枉自說生公。

嚴灘

九日繇桐廬溯嚴灘綠嶂青川湍急峰回舟橫
灘渚水中石如困如枯如虎豹蹲如人卧起突
兀一山壁立千仞仰瞰若可垂絙然者釣臺也
峰劈為兩臺因有東西之名躡磴週歷絕壑縣
巖蕩頤滌襟攷史光鈞齊國大澤中三聘不屈
歸畊隱此山固藉光而壽豈真為投竿地者臺
上石亭一山麓為祠隔灘則唐方干誅茅地而

印竹杖

卷之四

留影堂

宋方鳳瘞謝翱骨處祠亦祀兩人于廡榱桷飄
風烟草棲楣張魏公詩碑猶存然皆颺颺狐狄
窟藏也遊屐薦登景懷方新欲作一詩以紀歲
月又念千七百年韻子陵者亦復何限識不能
破籬壁窠日間而徒楛擻舊聞以文吾短耻斯
甚矣為朗誦方正學作鼓枻而去詩曰敬賢當
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茲陰麗華糟
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可倚羊裘老子早

見機却向桐江釣烟水

印竹杖

卷之四

留影堂

來諫垣

蕭山來元成掌垣。經學史函冠絕海內。杜門著書。非儔罕接。其居為長河頭。密邇西陵。余以是月望七日渡江訪焉。具餐命子縱談信宿。語多未聞不錄也。先製一章志喜。玄亭載酒。又今朝細雨微風。領書橈地接西陵。還近市門迎秋水。不須潮黃花晚節英垂健。玉蕊新枝髮尚髻。自是當筵拚酩酊。莫辭絳蠟夜殘燒。

印竹杖

卷之四
五十三

留髡堂

山陰汎舟

會稽山川見賞昔賢。然僅從脉望腸胃中。着眸而老死不一窺者。何限廿日。余命楫西陵南極。蒿壩輕舫。數晨夕清淺漣漪。淳泓夷猶。遠近諸峰。明秀涓潔。繚目縈心。覺西子湖妍態冶。容猶不離閨閣氣。周城結構。地力人巧。曲盡恰當。想見范少伯王右軍。董當年風範。倘天假其便。一椽半艇。得厠其側。華屋玉除。不與易矣。禹澤通溟極。長風此不剛。平流滙群潦。娟秀發幽顏。負壑聳停翠。軒逸若可攀。周城足烟水。縈岫如屈鬢。緬想前人跡。開鑿多勞艱。依然呈天巧。匪資剗刻頑。鼉梁信弔詭。嘉遁喜茲閒。勿云明聖而較之殊妖嫺。

印竹杖

卷之四
五十四

留髡堂

天台

陶隱居真誥。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余從筠籃度之。烟霞縹緲。黛碧噴吐。信雲駢窟。馭延佇處也。廿九日。經始赤城。踰佛隴。度石橋。徘徊國清。三浹晝。壞僻山。殘遊屐。益鮮山僧。見余時。服炫裳。深自悔。匿所謂桐柏金庭。玉霄華頂。望中約畧。領之而已。何年巨靈手。劈此丹嶂。奇。玉京迷瓊草。佛隴接遙枝。盤陀踰磴遠。夾巖

叩竹杖

卷之四

留光堂

五十五

卧蒼螭。莓蘚積埃。綠轉溜激。雪池捫蘿。循溪響。海風吹晴漪。鐘聲斷續出。云是僧律儀。豐干昔。饒舌荒院。今谷誰瞻。彼青冥上。玄猿倚洞。窺塵。纓信不到。化城思何為。摘此詭殊服。濯肌謝芳。 廷十月朔二日壬子

武肅世家

十八日。瞻吳越王錢武肅像。像藏臨海。錢氏嫡孫家。橫頰豐頤。紅袍玉帶。朱梁物也。忠懿文僖。各有像。衣稜丹碧。宋製工繕。迄元亡。仕者像亦不載。鐵券則形如覆瓦。錯金鏤書。列爵盟伐。國初大封功臣。借資考核。龍門青田諸君子。俱製詩榮之。三事云。是周成王賜饗。錢鏐者。中如鼎。分兩層。隻手可舉。左右各一事。體如瓶。與鼎為

叩竹杖

卷之四

留光堂

五十六

三薄質。瑩章光。煦可鑑。底篆東澗二字。厥孫鍾珍。置几駢羅巾袍。東階拜而展焉。欣賞彌日。成十四韻。唐緒墜乾寧。群盜紛垂組。天目秀削成。孕靈丕昭武。長戟奮海門。金瑤入天府。錫爵開崇旄。東南資尚父。霸國最勝餘。前驅納疆土。茂德冠前王。孫枝億不數。鐵券爛如霞。盟鼎稱申甫。敦彛斑剝文。受賜自彭祖。歷年幾百千。煥發炤人古。載瞻環瑋姿。雙頰映赤繡。累傳亡根鬣。

神明同一譜。迄元絕軒裳。忠宋循良苦。所以際
熙朝。誓書披雲觀。錢郎慎厥徽。寶之勝瑤圃。

印竹杖

卷之四
五十七

留髡堂

雁宕

雁宕界樂清平陽二邑。爲永嘉諸勝。余遊則從
黃巖入。蓋憲廟中析樂清爲太平地。台亦有宕
徑。斯繇矣。佛書爲諾巨那尊者化都。宋沈括云。
祥符間建玉清宮。伐山取材。諸峰乃現。然僧貫
休有雁蕩經行龍湫宴坐之句。豈非權輿唐季。
而晉康樂真覲面失之者也。山包谷中湖。宮峰
頂奇峭怪削。總不出陳謙一記。大都盛夏早秋。

印竹杖

卷之四
五十八

留髡堂

休暢宜人。雪霰凋嚴。未遍而返。山應嗤我緣慳。
哉。層陰積海隅。遵途挹遠瀑。遲風故泝人。苔石
千尋蠹。修岩悉溜穿。何年成幽獨。巨諾記西辭。
孤光宋始郁。肖形爰錫名。一一難更僕。我欲驅
園丁。貯此便便腹。陟降苦不週。飄發疑霖霖。差
勝謝客兒。鑿山空牢碌。子月初四日。

東越雜咏

委羽山產方石分銖百碎亡不楞者距黃岩僅
 十里為劉奉林遐舉處控霍何年墮翮輕城南
 雞犬亦知名丹砂化去遺方石夥粒精勻琢得
 成天台道中渡水穿嶂海鯨相膏外牛豕俱履
 不借護蹄惜脆意彌慘矣盡日溪山過土毛筠
 籠箬裝雜嘲嘈祗緣口腹關心切草屨目將到
 豕牢新昌嵒縣悉古剡境筍輿百七十里山圍
 平野溪行其中洵嘉壤也清波杏瀟漚煙鬟石
 骨凌嶒樹子斑強上聲口池邊天姥跡八人長
 說沃州山西興渡錢塘步沙數里乃得牛車車
 行水中風發潮湧激項成冰纍纍琮瑋鞭者無
 倦及舟又雇而他載矣駕輓奔輪強自勝朔風
 吹浪凌去聲填膺皮毛刺得誰憐喘不看華鞬
 又臂鷹廿三日書于清波門

中竹林

卷之四 五十九

留覺堂

西湖

湖名傾中外自白傅蘇翰以迄近代濡毫和墨
 狀景殆遍大約遊者非筆床茶竈涼燠經年去
 戴塵而出避月而還何幾余命舟重遊會當隣
 警清波飲馬他何復望哉昏鴉接翅噪西林鼓
 楫催歸水十尋何處沈寥喧兩耳岳王墳上柏
 森森十里風烟鎖西橋青篙背指虎沐送孤帆
 欲落頻回首飲馬千群過寶貂廿八日戊寅

中竹林

卷之四 六十一

留覺堂

胥山

臘月初三日宿駱駝峰岩洞透剔臺殿虛寥下
視周城烟井鱗集左江右湖目不停瞬宐其動
金人立馬南來之思也憑高亡盡際雉堞鎖山
輝潮落知風細湖平想月微層臺孤逕遶龕火
萬家圍笑彼雄圖者貪并竟不歸

印竹杖

卷之四
六十一

留堯堂

吳榜錄

漕渠隋大業間疏鑿通龍舟者起虎林盡京口
平河七百里沃壤兩三州白傅以韻語十字該
之余羈吳榜經旬得六首石門春羅織就幅裁
長估客乘舟逐買忙花樣頻誇新製好故園何
處是蠶桑橈李一盞誰澆蘇小墳鴛鴦湖上水
流分行經西郭纔三里老刹臨空鎖塔寺有三
寺塔鴛鴦湖斜炤村烟望裏孤西飛水鳥沒交蘆

印竹杖

卷之四
六十二

留堯堂

舟人指點前行處今古相傳鴛鴦湖楓橋七里
城闌夜不禁柁樓高枕月華侵水晶簾外紅
火女伴呼么賭臂金毘陵遶郭淪漣水一灣寒
風吹露溼扁欄女墻月炤千尋白弔古能亡罵
伯顏蒜山江潯屹立濺飛濤瑜亮聞登此計曹
暝色海門光一點平明毳帳比山高望日錄寄
鄔沂公

返南湖

廿一日辛未返南湖垂橐經年冒雪歸里信人
孱不勝也宿汪梅村停杯書此行役輕千里相
看半食貧經年嘗作客卒歲欲逢人夜雪蓬茅
皎更風林酒親歸裝孤劍在羞向里門陳

即竹杖

卷之四

六十五

自弁

虞氏春秋不經見史稱其窮愁
著書似書偏于窮愁宐也然安
世博洽文饒藻采彼曷嘗不享
膏腴列華寵哉大都性之所近
則樂為而不疲甘苦悲愉因時

自弁

卷之五

一

散見而傳與不傳是又福命之
所司人亦求自足其分量而已
桓宣武平蜀置酒李勢殿桓素
有雄情爽氣加邇日音調英發
一坐歎賞道之行也馮曲陽志
命興漢揚眉抵几而兩主擯斥

偃蹇窮困。空文自老。遇之窮也。然爲元子。易爲敬通。難悲哉。窮愁非著書。誠亡以自表見者。余生遭礲砢。孤旅罕儔。向有論著。悉委兵燹。是皆穴鼠寒蠶。啾啾啁嘈。引證亡半卷之書。論難鮮自弁。

卷之五

二

一介之朋。意之所至。伸紙輒書。如農家曆。如酷傭簿。流落不偶。顛躓亡聊。悲哉。余又豈願以著書見哉。則誠負此窮愁矣。然聞見頗質。議或不詭。雖土壤細流。于虞初稗官。不亡小補云。吉水

施男

自弁

卷之五

三

叩竹杖

目次

滕王閣

耗磨日

象緯

江樓

南征紀畧

雙開口

叩竹杖

目次

卷之五

留髡堂

楊子江

艷體

拂水山房

金閭五日

斟酌橋

文選樓

王軫石

瓊花觀

四隕山

返寓

吉郡詩人

老泉東坡出處

丙申中秋

鈴山堂集

玄白堂

敬亭詩社

叩竹林

目次

卷之五

留髡堂

家匪莪

抱石魚銘

天逸閣

敬亭山

硤石江

家孝章

祀竈

春日

選詩

讀史

張于湖

輓家河采

節媛

習尤

李北海

阿閣

印竹杖

目次

卷之五

留髡堂

積善庵

何母歌

塔影園

顧螺舟

半塘寺

割股

丁酉九日

虎丘

歌奚

顧同叔

趙國子

句曲道中

來諗居

印竹林

目次

卷之五

留髡堂

叩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者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滕王閣

閣落成于甲午。檄詩徵詞。遍及宇內。蕭奉嘗有云。千變百伎。總不出王子安一序中。誦之真爲齒冷。然今人類貶絳州而推昌黎。韓固尚矣。絳州穉齒弱齡。對客抽思。元嬰千載。藉之不朽。後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髯堂

此惟臨川攬秀。實張吾軍。余亦不出子安範圍者。得二首。聊自揶揄。匪敢應中丞之求也。談笑當年賦已成。閣名繇此記元嬰。代加丹雘崇新址。誰寫茗華刻綺楹。我愛厭原彌合杳。人懷臨汝獨縱橫。閩州亦有棖題在。不見離離砌草生。倒景西流負郭雄。千帆吳粵此分風。地經戎馬榛蕪久。閣藉旌旄結構崇。蕭史峰頭微着雨。秦人洞裏半垂虹。莫辭青眼當檐醉。一抹雲霄萬

古同丙申正月十日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髯堂

耗磨日

播遷以來不簡曆頭。鼯鼠澤國滿腹。輒已頃筠。籃適市家河采日。耗磨從所忌。曷休之。因舉趙冬曦詩。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思醉。翻是樂無為。余晒焉。命官戲此代東。我生欣微託。恥逐埃塵奔。人機俗益詭。胥動以浮言。諄戒慎此日。安坐不臨軒。丈夫謹容色。獨余凜折轅。如何瓢杓放。對茲彌畔援。天心未可測。尚之亦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稍恩曾見摩壘急。鞭輓沒蹶痕。孤虛信難問。飽翻任鵬騫。

象緯

天官志。莫妙于晉。余亦從耳食。悉者廿三日。得宋鄭漁仲通志畧。喜其於此條貫簡易。屬門人命。侯錄之。并余所急。欲明者。率成韻語。就湯子玄翼正焉。玄翼博極群書。力追大雅。將無晒余。摻蓼泮浪耶。終之夜。郎自匿。未敢遽干天子旌旗也。數遍天街。街分南北事渺茫。金庭可卽是嘗陽。荆州星占嘗陽一名金庭愁當景灼連滄海。已見區殊別井。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疆縱壑鯨鯢鱗未朽。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奔閑駟馬策垂長。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新編淡滌疑難了。擬托晨風問草堂。玄翼名燕生。宣之太平人。

江樓

三月朔日飲吳震生江樓崇論宏議典會標舉而終期之以隱震生受塵江上三世矣秉燭接竿遇物工吟崑銅夙有厨顧俊及之日兩人皆余所盍簪而爾思者宴笑一室奔駟莫及汚人何必元規塵哉小築江勝好盃揮落炤邊隣筆擲柱底客棹倚尊前大隱隨朝市雄詞聒几筵少微公等在吾道許重玄正是乖違久相逢意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倍親登樓如有約種秫欲為鄰喜共盤餐盡翻令笑語真幽棲殊愧爾敢曰慰吾民

南征紀畧

紀畧益都孫道相著初得之于來元成閱未閱也廿三夜偶簡趙韞退使晉諸律童子并以陳焉馳騁貫穿芟夷剪截真可呼善長一堂打手都盧者至吐詞俊拔造徑曲折蛛絲藕孔若斷實連文情幽綺怪炫極矣始欲錄韞退數章摯當卧遊得此如南威西施倩盼各呈觀者未敢遽作畸重思也山水蘊靈性妙藏難入室圓蒼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亦好文陋彼劉鑿質寶附洩玄朽耀倫邁等匹兩珏夾琮琤杜律與韓筆味之驟生瀾甜此中邊蜜隘俗多尚同錯揉述芬苾捨茲輞川心惟羨嘉陵驛我懷在緇青朗吟高擁膝願化雙鴻鵠與之齊騫逸

雙關口

四月初三日泊雙關口望白門可三十里舟碇
矣榜人于尾繫纜加牂倍飭踰嘗時礮車雲起
西北未幾檣發檣摧傾欹中流舉舟墨色亡復
人理余從浪花電火中聽榜人呼曰及岸矣肉
薄捫登雨如溜雹如拳霎時清霽瞠目熟視乃
東岸也橫江而渡賴此馮夷達既亡有舍亦不
能安坐獲存豈非天哉是夜宿佛廬得五言絕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四首痛定方能晤時危敢計全寸心如縷結持
底報長川大道亡平陂庸人喜倖生縣知濡尾
者不向此中行燎火衣還注饑來翻作愁捨生
成底事雪炤把吳鉤人說風波險風波我不辭
平生難語事到此總無私

楊子江

江自黃天蕩西逕儀真繇瓜步東北趨通州入
海寰宇記云南對京口濶四十餘里曹子桓見
而興歎祖士稚擊節中流處也今濶可十八里
余惑焉年來自瓜儀南涉凡三度自京口北濟
兩度俱值無風默記長年樂楫以九章法規之
儀真不甚相遠瓜步竟差三之一矣胡汾詩數
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悠悠千載陵谷何嘗未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審後來濟者得如余之閒心不也黃梅雨過倍
蕭騷一葉橫流笑作勞北固山當京口路廣陵
城絕海門濤瓜洲舊在江中潮信通廣幾家蘆
尾爭新墅萬疊潮頭識故臯還想他年塵跡變
難將通塞問靈鼇初八日

艷體

十一日。憇丹陽。那步練湖。湖濬樓開簾捲。盈盈
慵來。垂螺膏沐。傾注移時。友人排諧。謔余曰。王
遂東云。爾鄉頰糟粉肉。響屨版袍。能賦艷歌。一
洗固陋乎。余領之。得二絕。殊愧不工。然終墮綺
語結習矣。晨起。欹垂倭髻。亂盤鴉。舊暈痕。頰簪
角斜。呵罷欠申。慵舉手。伴搔玉。導理菱花。新裝
如雲鬢。髮澤芳蘭。結束勺亭。棄膩殘手。護衣箒。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髻堂

微炷火。背人偷眼。脫中單。

拂水山房

廿三日。從慧日寺命楫。徑西關不數里。松楸陰
蔭。亭館虛寥。水田釣艇。聊浪娛目。及山房入門。
為秋水閣。屏辰龍窠。縣岩飛濺。古所稱海虞石
室。礪磈處也。右瞰巨湖。前滙清溪。堂築其中。軒
敞宏麗。迤左則曲房連檻。庖漏軒除。迷眸炫趾。
思出匪夷。右為屋梁。為石磴。浣掬箕踞。涼颼森
耳。環宅中邊。夾植老梅修竹。池蓮井桐。引水激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髻堂

池婆娑葳蕤。彌供矚玩。偏東。窿然中起。舊為耦
畊堂。程孟陽賦詩讀書所。今穿為馬鬣。兩尊人
千秋窀穸。是馮依焉。展拜之餘。因思山房楔棹。
顏曰。明發。是將藉此為瀧岡西陽。玄閔禪享之
宮。豈徒綠野輞川。觴酌宴遊。娛悅目前已也。成
排律二十咏。夙昔敦嘉尚。微生逐轉蓬。長懷君
子室。側近古人風。茂徑臨山麓。清渠豁石磯。亭
臺俱別墅。墓隧盡群公。

道翁俱
巨室墳

巨壑一流遠豐

湖四匯。同地當青嶂。合門倚綠烟。叢高閣。憑虛
靄橫橋。落漲洪。苔封軒砌古。檐敞画榭崇。曲房
連宛轉。回榭瞰玲瓏。雲樹窗嘗皎。冰炎氣不通。
寒泉汲宇下。碧澗遶墻東。枯枿梅椿瘦。交稍竹
影籠。池蓮折臂藕。屋葉響秋桐。舊隱羅名彥。新
阡起窳宮。漆鐙光炤夜。華表望侵穹。匪藉盤遊
樂。聿爲盼蠻隆。經營歸素志。締構識淵衷。梓澤
榛蕪久。瀧岡碑版雄。遵時聊自晦。抱道署稱蒙。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公自號

陋彼平泉戒。甘茲半野窮。

公堂名
半野

金閭五日
五日繇海虞。抵金閭。日高春矣。沿江競渡。伐鼓
戛金。依然楚步遺風也。得一絕。黃雀風微。船趁
餘。閭門雪浪打姑胥。采標奪得誰先笑。畫閣盈
盈十五初。迴橈點沫起龍魚。舊俗汨羅此不除。
相國鴟夷吳苑沼。隨風却去印三閭。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斟酌橋

松陵倡和集皮襲美。阜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陸魯望橫絕春流。駕斷虹。憑欄猶憶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却是亡人繼伯通。余兩徑吳門。伯通絕響亡待論。客此者緇冠羽服束頂逢。迎夷清惠和炙手薰熱。未審伯鸞賃春時。亦作此刺嘈延緣不。天下事變態亡限。惟任情率真者。

叩竹杖

卷之五 十三

甯髡堂

可亡煩此矯強也。十八日泊虎丘斟酌橋待發。書此斷虹遮雨過。西隣水漾風蒲蕩。客塵草屨。辭山還遲月。陶瓶沽酒漫慚人。要離塚畔誰高士。梅福門前自要津。去去慈湖山下路。白蘋亡數足逡巡。

文選樓

江都舊城有文選樓。相傳昭明監撫之暇。弄筆于此。今其地為旌忠祠。祀少保武穆。前楹塑岳王像。後卽樓。樓亦塑昭明像。衣冠都郁。存意而已。會稽徐五假寓其側。余數四往覆。兩人未嘗不升高而憑弔也。得五言古一首。蘭陵敦戒業。叢恥覆臺城。德施早殂落。乃傳文選名。茲樓經幾劫。代創叠稱榮。前對觚稜古。云祀宋忠貞。東

叩竹杖

卷之五 十四

甯髡堂

宿書一紙。大河亡堅營。追崇割舊址。幽對相悲鳴。完顏與賊景。兩兩縱長鯨。君心亦悱惻。握手振塵纓。側足青甍望。頽日落高楹。會合有時命。亡為白鶴盟。六月初三日。

王軫石

軫石詞賦文章妙絕天下所著淮襄荆蜀三論敬輿子瞻當望而却步者旅泊邗上十年好客篤友亡倦色丙申長夏招余話沅芷事手強口棘不能也然日剖心莫逆東方曼倩有云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呈十五韻海影翻俄頃江邦寄謬悠一枝聊戢羽巨壑可藏舟浣漱隨縣扇歷嚴隆看典裘音

印竹杖

卷之五十五

留髡堂

忘懷八口謫盡力一編讐樞几嘗遺赭匡床不奈髹短章臣買馬先駕屈曹劉星紀中原脊雷塘帝寢州停軒亡間隔作賦有倡酬咸歎索墳在聿瞻風雅留余生懷篤實君志薄纖柔讀史同折獄律人喜宣猷曾將封畛括亦藉韜鈴籌聚米徒成勢團沙握未周前人耽述作吾道慎居由確礫須還墾榛蕪或起憂軫石即于一南州人六月十五日

瓊花觀

觀在廣陵新城一名后土祠政和中改蕃釐院唐李衛公咏唐昌玉蕊即此種也海陵南下徙其植北去未幾故株復生至元後枯其種遂絕石臺迄今猶存都門梁公秋假息焉促膝數巡繾綣殊甚已而言歸八寶其昆仲木復置酒其側慷慨激昂縱談及曙一時蒼涼惟文杏數十株美廳相向而已廿一日皎潔星河夜未央竭

印竹杖

卷之五十六

留髡堂

來此地共徜徉森枝已入金人苑廢圃猶傳后土墻漫倚亭臺占去住還拚歲月老行藏唐昌寂寞前期在鴨脚風微殿角涼

四隕山

廿六日返鳩茲宿四隕山昔項籍敗垓下所從
惟二十八騎漢兵數千追至羽乃引騎因山爲
圓陣石上馬跡猶存事雖未足信然戰敗而奔
殘騎經此當不誣也得二絕戰罷章邯西入秦
昔天拱手率稱賓鄉思一夜咸陽火據得山頭
值幾塵山前叱咤吐風雲戲馬亡聲墮戰裙底
死非嫌江左小人千多少未歸墳

叩竹杖

卷之五
十七

留晃堂

返寓

七月朔日歸自維揚語及雙鬪口事忽忽如夢
然余之所急者負罌束芻待舉餽粥青眼饑腸
索莫殆盡此等危景又不知何術脫此黑洋也
幾墮江風險相看倍慘魂情猜還錯錫語重故
寒温破緼機難斷周身舌尚存菱花足暈眼知
爾未晨殮亦解馳驅苦難如燕雀馴入門腸幾
轉開篋語先醇自是人情薄非關骨相屯蓋鹽
叩竹杖

卷之五
十八

留晃堂

聊此夕吾道肯終淪

吉郡詩人

吾吉詩人自趙宋七百年來名公巨卿踵接輝
聯下如山巔水涯布衣蔬食不乏琳瑯然在耳
目之外與碑誌載集所未數見者得四人又皆
唐季五代才也其春容鴻章或錯出諸書未可
知而余一人簡短篇寒所見僅此雖寥寥數言
亦前人精神所繫姑錄付後之學者獲知流風
之所自也陳諡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松杉

印竹杖

卷之五

留晃堂

蕭颯風廟前江水碧溶溶凭欄不見當時事落
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張齊賢出為本道
轉運使至廟留覽碑題俱打去獨存諡詩因知
名夏竦松廬慶人與劉洞齊名為節度使陳德
誠所知德誠贈詩曰建水獨傳劉夜坐螺川新
有夏江城寶松江城詩云雁飛南浦鐘初動月
滿西樓酒半醒晚來羸駟依前去雨後遙山數
點青陳甫字惟岳吉水人贈黃岩云清時不作

登龍客綠鬢閒流傍草堂章江感懷云一雨洗
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
隴遲曾庶幾吉州人猿詩云孤猿鎖檻歲年深
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
斷腸吟四人俱見古今詩話十八日

印竹杖

卷之五

留晃堂

老泉東坡出處

吳匏庵咏赤壁詩西飛孤雀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縣竹進士與東坡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余往得之來元成每喜爲人誦之。有謂余曰。讀賦何須如此穿鑿。東坡老泉出處安在。彼蓋以坡泉二字爲菴齋類。而老與東則其所自命者。殊不知東坡老泉真有出處。未

叩竹杖

卷之五

留覺堂

易爲淺人着注脚也。按允明嘉佑集十數年前有一老翁蒼頭白髮。偃息泉上。就之則隱而入于泉。洵甃以石。建亭覆之。而爲之銘。眉州誌老翁泉在墓願山東二十里。東坡則今忠州地。唐白傳刺州時種花遊賞作詩。有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子瞻自敘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大。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余曩咏樂天

詩亦有丹鼎淒涼汞不成。除書又到雀猿驚。忠州却愛東坡好。種得桃花倦倚晴。其號實始于此老翁泉。今亦爲補咏。恐後之笑原博者。又轉而笑余也。墓願山下老翁泉碑古亭摧石甃穿。只恐將來寒液盡。老翁却得老蘇傳。八月初三日。

叩竹杖

卷之五

留覺堂

丙申中秋

十五日中秋江邦三載獲克家居鄉里訝為罕
事出其簪珥市鮮沽酒徙倚終宵圓魄澹如猶
自徘徊風露延佇不休也張祐詩人間繫情事
何處不相思月通人遐余又將愛此朦朧一規
矣輕雲閣雨月微茫澤國蒹葭亦故鄉幾處笙
歌喧夜漏萬家砧杵動宵光江村蝦菜杯嘗滿
嶺表魚書道正長蕭瑟朦朧還獨看怕分清夢

印竹杖

卷之五

二十三

留髡堂

到瀟湘

鈴山堂集

介溪怙勢崙殺誠揆席中第一豺虎而余之所
最為扼腕者有兩人曾忠愍銑楊忠愍繼盛是
已楊其腹心患曾則借邊釁為殺桂洲地殘狠
賊戾墮此長城百世而下全為惜悼若太倉之
死則非其罪聞俺荅闖入時盡抽其精騎護一
嬖妾至疎虞潰決不可收合肅皇帝重失律之
誅大司馬在所不免况三輔要地之握重兵者

印竹杖

卷之五

二十四

留髡堂

乎弁洲欲蔽辜前人而盡以其事歸之于嵩是
又未免下流難居矣當嵩隆盛日縉紳知名之
士曳裾及門者何限世蕃服誅奔走華亭彌縫
掩匿求為不滓亦自不少而論者于荆川末路
之出不亡少議不知荆川博極群書自負有為
時南北用兵當路夾袋中亦往往難其選余見
羅念庵報聶貞襄書雅相引重謂克當其才貞
襄正人又握本兵急欲得賢為國家用必不徇

分宐私者時大權盡歸于嚴應德放廢久或借之以用其所未足事未可知丈夫委質稱臣權國家之利害與已之能不審度揣量可為則宛曲冒嫌雖或差跌人終趨之不可為寧潔身自好返我初服而必曰忠臣求孝子之門則廬墓矯強割股殘決俱伊傅周召選矣此等議論多宋人倡之以實聖經殊不思文煩而質益替唐以前事恕政辦網疎節張具在史冊學者不可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不知也廿三日得鈴山堂集姑識於末

玄白堂

堂為禹金先生讀書處一樓可十笏地文釋道紀諸書率從此出余初抵宣蔡大美及其孫幼龍先卜此以待宣固多賢士而家次仲獨偕此兩人昏曉靡間利瑪竇曰友者我之半傾蓋間忘年引重豈非通德舊里涵泳漸漬之被于人者深乎堂固已易主陸放翁記少陵高齋在東屯者曾三易主李氏居數世矣唐大曆故券猶

印竹杖

卷之五

留髡堂

存今過奉節者知弔浣花翁而誰知有李氏况去李氏又未知幾姓也子美猶自膾炙人口不歌人可以不自知所壽耶成十六韻余昔年髻苗側聆郡有宣及余髮覆額鹿裘觀如椽蹉跎三十載迄此遂微涓樓小僅容几云是木榻穿前人薄華飭惟耻道不傳流風煽未墜薪火至今然蔡子秉淵衷春容集思研壇坫執新鞞鏘金夾管絃次仲敦家學尚理富奇篇好挾重淵

秘入微詞愈妍。諸孫率環寶。幼龍穉齒賢。昏朝
亡間晷。發語吐澄鮮。我來值秋潦。登歌無二田。
投餐先授室。麗澤通高甄。江都仲舒宅。子雲武
擔連。遺墟逃舊草。芳躅百世延。九月初八日。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髯堂

敬亭詩社

宛上風雅。強半大美。杓司葦主之。歲凡四集。集
分三題。或律或古。參互較閱。四方戾止。懷鉛槧
者。亦得廁焉。綽有古人時敏。敬業遺範。今秋集
沈二允世忠堂。題分五言古。余以羈旅。濫竽不
顧其見而唾矣。酒樓秋月。萬壑織寒烟。結隣先
在曠。棲鶴驚巢轉。射波遙相望。光老市亡浮。白
風來虛泱。諸此素心人。陟樓恣駘蕩。樹影落樓

叩竹杖

卷之五

留髯堂

脚送懷欣微尚。豈亡秋可悲。停杯聊冲放。送家
次仲之山左。野色乘秋暗。寒雲澹不洗。霜信亦
南翔。征車胡北抵。峩峩東岱山。濁河間清濟。之
眾望貝宮川。原何迢遞。猶子秉鐸衡。崇旄開雙
榮。因之攬風微。魚而魴與鯉。啣杯勿辭盈。遙望
樹如薺。顧影各躊躇。木脫波微瀾。敬亭秋集崇
岡。連接軫。娟秀發幽顏。野田穿寒潦。千楓樹若
殷。陟徑恣探討。俯視隔區寰。群公方習靜。獨壑

一鳥。閒。更上額珠望。葉落響秋山。謝李何繇見
一去不可攀。廿四日。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九

留髮堂

家匪莪

集句非起于半山古諸侯卿大夫獻酬揖讓陳
詩喻志固先揚其波矣取材他人綜會俄頃片
言居要賞譽彌日余宗匪莪可謂集大成者余
偶寄箠頭畧為讚唱彼卽依韻走復四章而又
爵里名地感愴慰勞亡不確當覺余竟日操觚
猶未免代斲傷指也異哉余詩半山堂畔舊橫
陳麗句繇傳獨擅津偶與何難矜瓦注無縫却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九

留髮堂

自愧鍼神睛安一點鱗斯動頗着三毫貌愈真
鞭策騷人誰最健惟君雅調近先民匪莪集會
取日虞淵事已陳二毛羈旅尚迷津龍泉合劍
沈豐獄雞骨占年拜水神每向遙空書恨字不
須隨俗問眉顰十季湖海英雄淚可是西山採
蕨民世情誰是舊雷陳何必長安問要津十載
滄桑猶在眼幾年離亂總傷神世無儀狄誰供
酒隣有西施不效顰三徑久荒陶令宅春畊亭

障識遺民直叩天門欲自陳。未知何路向龍津。
干戈隊裏分王伯。風雨林中有鬼神。鐘簾絲他
隨步改詞壇定鼎笑。工輦側身天地更懷古陶
令方知是晉民。彭蠡匡廬各自陳。獨攜山水出
迷津。浮沈世路分南北。訓練強兵動鬼神。淮海
千枝今合派。江天孤客莫含顰。鳩茲港裏桃源
客。猶勝先秦老逸民。十月初二日。

叩竹杖

卷之五
三十一

留髮堂

抱石魚銘

余郡爲邑者九龍泉次在八物產之饒獨甲諸
區其浸曰遂水產抱石魚長不及寸白質薄鬣
亡鱗而鮮石齒齟齬衆抱其下童子密罟筠籠
伺而漁焉日可盈把不盈把不休也頽汗皸痲
炎隆亡間得則以市宦之巧者吏與士之隋而
蠹者進令若守薰蕕陶貯媚兩使者求容焉每
時清風晏賓筵坐列素羹傳陳誇啖矜脆秘爲
叩竹杖

卷之五
三十二

留髮堂

土毛水錯之第一珍者兵興以來地荒民流徵
采道絕族類繁穎其黠者乘漲軼梁犯章貢突
彭蠡响濡大江暑雨暴下衝颺驟霆質亦繇之
稍變無復曩時托根石窟約素矣終之體猥氏
羸不習江湖瑣屑唵喁鱣鮪鱠張口千頭饑
不移躡魚乃悔其喪軀失實鼓鬣而歸形詭質
殊其族疑之其穴益不能庇之燥吻觸芳投竿
若寄與蝦蜆螺蚌日裹小人之腹求如向之登

俎備珍難矣。悲哉。鄉人爲余言若此。命繪爲圖而銘之。蓋不欲因其末路傾跌。忘厥從前質美也。銘曰。蜀產嘉魚。一斤千頭。不以充俎。惟醬是求。厥形似之。體復稍修。十百其群。抱石依灘。土人竭漁。輸媚監州。芳香發脆。醉眼品酬。爰有黠者。逐漲乘流。涵泳風濤。遂變匹儔。掉尾自矜。不辨滄洲。蝦鯪偶伍。填彼巨喉。乃戒傾危。回煦故漚。其群益駭。亡穴可投。老翁垂竿。就饑上鉤。毛

印竹杖

卷之五

留光堂

以酸笋屬饜永休。禮重棄舊。傳訓多尤。物亦用然。美德不周。寫形爲圖。懲此競練。雙筆龍泉。峩峩。遂水悠悠。珍重多族。毋貽爾羞。廿五日。鎮山

天逸閣

客宛三月。兩登天逸閣。不成一字。屈行書三絕。與子長。蓋懷禹金先生。暨其尊甫。朗三不獨爲登臨起興也。然而余愧甚矣。咫尺流雲。是比鄰。天荒地老。憶斯人。樓空雀去。遺編在。明月空山。薦藻蘋。霜華竹冷。宋亡聲。石卧苔荒。影落楹。午夜鐙殘。簾外望。參差猶見數枝橫。滿目雲山翠。欲開等閒題。就却停杯。非關好句能成業。慙愧

印竹杖

卷之五

留光堂

當年作賦才。十一月初十日。

敬亭山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若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繇比天姥似矣而實非也余初登時亦甚少之且薄其亡洪川鉅洋吞吐變幻歸舟大雪倚窗返眺虛敞如画瓊臺瑤枝十里森聳乃知其負郭開嶂亭然獨立曉黛夕蟾備極三時之盼者又不知當何如也文人搖筆喜自負拔謝在杭論岱宗亦謂其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五

留兜堂

于無佛處稱尊嘗欲易置五嶽以天壽為北羅浮為南鍾山為東點蒼為西衡霍為中論更魁謫敬亭當在其培塿視者信乎天下山川不因其地之宏稱細心體貼中國封禪舍崑崙俱卑鄙矣攢峰近郭列陰森不帶洪濤微少致橫看豎躡無前人錯寫山容失交臂朔風吹雨鴉啄雪倒轉檣樁緩聘轡駢珠五珏不足論瑤圃層開冠菴扇溼雲夜火蒸陵陽山腰十日枝垂珥

隆冬艸枯翠猶鮮天長木喬定瑰異文士柔腕

漫裁空千聞一見還不啻點蒼我已見高旻指

作雪山得亡議會當放脚雙峨眉頂驗取遙青一

點寄峨眉望正東一十四日

點青為廬嶽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六

留兜堂

硤石江

梅季升家硤石。余辭敬亭。雪色依人。迄乙夜。方抵其所。呼酒燒燭。達旦乃別。歌以紀之。硤石江頭石。嶙峋。硤石江心水。洄淪。水光石色。雪千點。濡沫。莓苔。錯糾紛。我來。猶帶。敬亭雲。渡口蒼髯。索艇。巡。茅屋。溼烟。壓欲。欹。入門。援手足。遭迤。主人都官。幾代孫。手挈。橡栗。足冬春。橫經。課兒詩。一卷。白鷗。滄波。不可。馴。少婦。當爐。親滌。器。雞寒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七

留髡堂

兔首酌清醇。杯覆。罍空。繁霜。落。磁碗。還擊。玉椀。勻。醅。酹。下。塔。膚。起。粟。膠。角。噉。遍。轉。烏。輪。裴。相。舊。基。籬。山路。夜氣。蒼茫。恐難。詢。十五日

家孝章

宛句亡事。家孝章時往復。次舍不輟。孝章通脫。散朗。其尊人巖石。夙號。鄉嫫。手自。較。讐。使。鬱。攸。弗。災。孝章。淹雅。亡待。論。而余。亦得。藉。窺。其。藏。少。文。固。陋。茲。二章。懷余。與宛。城間。步者。吉光。片羽。存。以。備。珍。并。志。余宗。之代。不乏。人也。臘。月初。六。日。舟中。對月。懷余。莫。歎。人間。行路。難。霜。稜。新。染。舊。衣。寒。王孫。選勝。窮。山。屐。客子。行吟。傍。水。餐。半

印竹杖

卷之五

三十八

留髡堂

世風塵。雙鬢。改。中。天。月。色。一。人。看。不。才。雞。肋。甘。時。棄。肯。信。磻。溪。老。釣。竿。莫。春。宛。城。閒。步。雨。絲。天。氣。漾。晴。空。杖。履。徐。來。指。蟬。螻。隔。岸。新。蒲。綠。澗。綠。向。城。芳。樹。落。堤。紅。櫓。搖。溜。放。桃。花。水。樵。帶。鋤。歸。麥。穗。風。何。處。吹。殘。傷。客。抱。倚。樓。人。在。笛。聲。中。

祀竈

抱朴子竈神以每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小者奪筭紀三百日筭百日也余徙南湖
僅一鼎一鑪鄉里每對人頰頰屢屬余新之今
冬乃獲置一錢築土合泥苟完炊事臘月廿三
日俗傳其當上升也童子炷香手帛巾袍啓余
祀焉余哂曰爾家既乏黃羊又不却老苟有罪
戾禱亦何益聊贈以詩崇飭非無意薪蒸頗倍

叩竹杖

卷之五
三十九

留髡堂

勞艱難遺八口辛苦累同袍愧乏陰方薦不爲
漢武愾頻年乞佛火此地亦行庖雙旄零落盡
一榻耐寒炎不習羅紈貴翻成筭蔗甜黃金難
禱致白璧肯瑕添閉閣微思過繁詞是小嫌

春日

丁酉春日步自高埂小憇家孔固書圃落梅紛
續草茁風柔諸昆季六博駢羅喞喞竟午三旬
沈湎一朝破除餘酣可不待江之清矣強嗅梅
花不解餐春寒中酒怯衣單閒憑五木團圍看
輕薄東風一霎殘籬落風生藻井低竹竿嫋嫋
草抽莢餘閒分得誰來問盡日一弓小徑西

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一

留髡堂

選詩

楊廉夫來自三泖。夜過半。俄門外剝啄聲。皆嘉禾能詩者。率懷刺執金。求廉夫。選其詩。楊笑曰。生平於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假。若詩文。則心若借眼。眼不從心。運筆批抹。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徐謂諸人曰。四詩猶彼善于此。諸什當須更托胎來。然被選者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同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

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一

留兜堂

揮出門。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余閱此。每為汗浹。恐今人亦有如廉夫者。眉目身心。安頓何地。時崇禎庚辰。見時輩亦往往納幣干名。標榜錯謬。已不勝江河日下之歎。製有辭渡青閣詩。今十八載矣。七言四韻。殿刺而請。吟筒選社。垂竿無門。又是一番更張。羅昭諫解脫儒冠。從校尉一枝長戟。六鈞弓。余之殼臂決馳。在今日誠溫飽第一法門也。再得一首。淺陋徑率。殊乖雅尚。

然聊可觀世。因兩存之。辭渡青閣詩。秋風江上。仰波稜。曲折紋生。萬疊層。獻賦何須親。狗監還家。却愧負魚。曾名齊李杜。終無補。學到歐韓總未能。二十年來。名下路。相看拍手盡金縉。今詩風雅年來。潤色乾。閉門搔首笑儒冠。吟纔兩字頭。須點。饒得一錢眼。倍寬。名紙嘗隨堂吏。燕詩筒不救。客星寒。橐鞬我却慙。文史。索莫江干喜獨看。二月十九日。

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二

留兜堂

讀史

徐巨源讀史至唐不喜太宗謂其武畧文事超邁前王而淵穆不及光武豁達遠遜漢高每臨御嘗朝定有英詞美政可備記注若預為史官異日地者究之破綻亦多瑕瑜不掩余反覆尋繹滕王元嬰等之國帝執手嗚咽不能捨建成元吉則參夷流血狡人好語固自難測後得漢唐秘史高廟勅寧獻王編於宮中者亦主此論

印竹杖

卷之五

留聲堂

兼載温公修資治通鑑至玄武門事身倦假寐忽一人修髯黃袍求為面容温公起跪謝過曰陛下穢德彰矣臣頭可斷臣筆難移倏忽而沒又一書載唐文皇英睿通天無物不炤晚年亦惑于方術服天竺異人娑婆寐丹藥渴痢而崩如此則尚名惡死巨源之論未必亡見姑識以俟後之論史者廿四日

張于湖

張孝祥清辭壯采勃宰南宋粵西巖洞題記殆盡鳩茲雖流寓鄉迄今人士尸祝不衰有聞余言者謂偉長亦大橫余邑止一狀頭坊表尚存而強稱為流寓割屬他邦不知孝祥蜀簡州人也出思陵親擢後徙居歷陽因號于湖成都志載頗詳余謂魏甲亦何足恃昌黎之孫衮冠唐多士而昌黎名高北斗其子若非擅改金根後

印竹杖

卷之五

留聲堂

世誰復知有果者且鳩茲人才邇來不乏昔賢有云似此山川又當出一孫伯符何張之足羨也得二首嶺外曾探勝清詞護綠苔蠶叢憶舊里江表重新隈舉世悉尊耳何邦不產才山川非寂寞還羨他人來臨安殿唱日通籍是岷峨蜀道逢屯久江干寄興多烟雲思古壤魚鳥憶清歌此地欣名久風流會不磨三月初五日

輓家河采

河采諱天驛。余宗昆季中。錚錚者壯年。廢產薄遊沅湘。不得志。抱疴歸里。以今春三月初八長逝。先是初五日。簡其生平所著詩文二冊。顧余泣曰。驛罪通天。死亡憾。惟此心脾上鮮血。舉以累君言畢。遂梗咽不能語。余受而藏諸笥。今骨冷矣。余貧亡賙賻。作輓歌四章。情自不可以言奪也。辦辭兒女逐荒墳。悽惻猶懷舊著文。天壽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五 留髮堂

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五

留髮堂

節媛

四月朔日。搜河采遺藁。見手書一摺。載楚南某氏女死節事。絕句十首。并小序。附錄于左。漢江泊舟日。有女某氏。自洞庭來。投死江心。流至壽昌土人憫而瘞焉。得寸帛于胸。油楮密固。展看為絕句十首。面面涕零。忍讀而未敢聞也。未幾邑令廉得其實。以有關風化。欲申諸臺省。繇是傳者益衆。姑識以俟後之採摭者。家園一別已。
卷之五 四十六 留髮堂

叩竹杖

卷之五 四十六

留髮堂

曾托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詞。當年閨閣惜如珍。何事牽裙逐水濱。報與雙親休眷戀。入江原是女兒身。生年猶遇未簪笄。死後狂瀾歎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兼遶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國史當年強解親。殺身自古欲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朝共事臣。

印竹杖

卷之五
四十七

留髮堂

習尤

徐凝廬山瀑布一條界破青山色。委不雅馴。坡公譏之曰。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又梁山噴霧巖瀑布。舊亦取徐凝詩。構飛練亭。坡公又以爲惡。更名飛雪。用歐九六月飛雪灑石缸句。洗發俱妙。但此老習中。一生只與徐凝合關。不識何解。近代楊用修亦極詆許渾。其意不亡祖述眉山。然丁卯集豈宜致喙。三千歌舞印竹杖。

印竹杖

卷之五
四十八

留髮堂

句豈宜作如此解。班傅伯仲間而固短之。文人相輕習尤若此。余恐後來學武者流漫亡底時也。自昔操觚家。獨絲繹心繭。旣登作者壇。誰不欲弁冕美錦。久類生賞之。當忘淺寸瑕。定相黜舉體。若爲覩末世習。輕佻一毛未窺鍵。畧拾前人膚。炫辭致詭辯。更兼膽決雄。彈摘亡餘善。此風不可宣。效法徒滋福。十七日。

李北海

五月六日得李北海娑羅樹碑。碑久淪沒。是蓋萬曆間太守陳文燭。玉叔別覓搨本。重模者。余不知書。然每喜羅前人逸跡。對以療俗。兼文詞綺拔。益驗古人筆墨不苟。按北海名邕。字太和。江都人。初為陳州刺史。坐仇家告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不識邕。上書願代死。得貶遵化尉。流漳嶺南。邕妻温氏復上書請代。戍不報。

卯竹欵

卷之五

書

後以討賊豐州起刺。括州復被誣枉。天子識其名。詔勿治。歷刺淄滑二州。邕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及入朝。人傳其眉目環異。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溢。未幾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李林甫因柳勣之獄。傅會同罪。詔郡杖殺之。温氏請代。戍書亦委折古雅。節錄于此。邕少習文章。疾惡如仇。不容于衆。頻請遠方。削跡朝端。不啻十載。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

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邪人憂。邕之禍端實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亡一毀。天意暫顧。罪禍旋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為枉法。赤羅貢奉。指為奸贓。于時。匪使朝堂。手足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亡還期。妾願使邕得死。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風節。此等筆力。出自閨閣。比之今日。朝奏里巫村。嫗醉嘔發。許見之。真為羞死。

卯竹欵

卷之五

書

阿閣

初八日飲沈惕菴阿閣閣在其宅右不數武時
主人礮石待題方爾止咄嗟輒辦余亦技癢以
次日製二章呈焉。遶閣藤花拂石床。平分中聖
納新涼。循墻獨許幽人偶。匡坐能容老子狂。逼
履天根蹲虎豹。回眸日脚下牛羊。休文八韻尋
嘗事。誰是探驪破薛蒼。十五年來小劫灰。猶將
藻井煥崔嵬。江湖心事鉤簾見。丘壑精神策杖
取竹杖

卷之五

留髮堂

陪枕石君方循髮壯。看雲我亦望川迴。登臨正
值風晴好。閑是閑愁付此杯。

積善庵

庵在上河之偏。藤佛三尊。高可尋丈。兩臂克舉。
云是文皇時中官得自西洋者。余與傅平叔同
舫而來。平叔宿江樓。余下榻此寺。明日平叔有
句。曲行製詩二章。前期有在鬱陶。余心工拙亡
暇問也。苦漱難消暑。招提一隙間。孤雲來宿莽。
獨鳥起叢菅。光相髻藤古。顏墻堊堵斑。還期新
月上。握手聽潺湲。江濤曾共涉。此地却分歧。是
取竹杖

卷之五

留髮堂

處懷君德何年遂。我私征袍重把看。龕火暫相
隨。句曲明朝路。蟬聲咽。別離。六月初九日。

何母歌

斬茶坡以詩推淮右。余神交者久之。丁酉夏杪。客虎阜。會稽徐五出其何母歌屬余。和人奇事。奇簪筆而抽思者。人與詩又各奇。勉為次之。何計。蒼犬之齋。豐貂也。若阿母與秦同。五遇合。迄詳前哲不復贅矣。丈夫七尺昂。惟慙釜與缶。梅心酸。雪前桃李獲稱友。芳菲各自媚。誰念春風吼。細推物理情。無寧醉酪母。所以一飯恩。王孫

叩竹杖

卷之五

五十三

留髮堂

起枯朽。那知巨眼存。千金重。辭受淮水湯。湯流此類得。亡有同。五自越來。中原半鹿走。挾策異釣竿。脫粟不盈斗。怕唱玲瓏辭。日没又到西。髀肉愁漸殷。何嘗謀芻糗。雞黍饁不時。乃出一婆婦。豈亡髯如戟。膽決隨群醜。亦有昨熱人。皮相良難厚。悠悠二千載。卓識復閨牖。我聞心旌揚。捋髭對尊酒。同是天涯客。流落胡不偶。想亡封侯骨。此志安可苟。試問黃農前。殺青有誰某。作

歌聊自傷。此歌難出右。廿一日。

叩竹杖

卷之五

五十四

留髮堂

增影園

園可一畝遠俗妨塵舊爲文湛持相國別墅今
屬之云美位置經畫不勞而韻盡兩折度石橋
卽爲虎丘增影之名想不踰此余曉夕躡屣罔
有間焉成二詩意不數君家辟疆也一榻幽窓
裏全亡笑語喧荷香暗度水竹徑密栽垣微雨
苔嘗潤侵晨露下温单衫叢桂望彌覺虎丘煩
編籬剛一畝寫韻足清歡客至嘗羅几我來不
印竹杖

卷之五
五十五

留光堂

着冠坐看雲委浪談到日三竿丘壑胷中有惟
君祗席安七月初十日

顧螺舟

螺舟南通州人其曾祖冲庵先生有大勲勞于
國爲萬曆間名臣其尊甫珠巖亦成壬戌進士
給事省中螺舟與余齊齒均年相遇虎丘屬余
作歌漫爲賦之落日銜山山半紫短髮下侵劍
池水蕩思間就澗邊酌誰是吹簫吳市子螺舟
澗步眦光裂腰隱青蛇身餘舌握欸從容前致
辭丈夫封侯等蠓蟻記得神皇御極日角聲吹
印竹杖

卷之五
五十六

留光堂

徹混同一軍書夜入神明廬爬虱梳垢無留
吾祖拜手曰帝功雄雉剪拂歸元戎涓涓不塞
迄吾考蒲伏墀頭諫草紅嗚吠北門六十載如
今零落泣秋風余感斯言心轉哀黃牛五銖豈
須猜威斗不銷尋邑壯鰓魚哆口高漸臺我試
歌君且舞一杯起酌真娘墓上土巾幗有時繫
人心豈無人心到圭組十八日

半塘寺

八月初五日小憩半塘寺金闡至虎丘七里此
適其半寺舊有鸚鵡塔詢之僧緇俱勉為應酬
似不欲余之延佇夷猶也秋颼颼然孤情澹永
輕舟黃葉聊此紀懷老刹橫江渚鐘聲起沈寥
探山還幾里隔市只平橋屈曲僧房徑清虛佛
閣寮欲瞻鸚鵡塔桐葉下蕭蕭

即竹杖

卷之五
五十七

留堯堂

割股

割股非孝之經者本草曰人肉可以愈瘵鄂人
效之昌黎著論深貶焉高皇令甲獨停旌表蓋
亦惡其戕體沽名自絕于天與于不孝之甚者
也吳中張霍民唐友虞兩人俱以割股聞又俱
一時請為詩以彰其事張凡兩割余未及見唐
則余親見之一痕長不及寸濶比箸畧殺想借
此為參朮導使功耳或繪圖或鐫版一時人士

即竹杖

卷之五
五十八

留堯堂

瘁歎題咏余勉成六絕以謝其請張四絕種就
丹砂不教吞空垂涕淚額無門鸞刀割得殘肌
看還是高皇參養恩當堦藥裹對鐙紅呼吸無
靈乞帝衷癡絕惟知迎刃解敢將一箸冒天功
本草雖云療瘵好昌黎亦復著書存微茫記得
分羹語還自推敲費比倫雙雙忽復起沈疴兩
試烹煎總不訛但使高堂存白髮杯羹值得幾
錢多唐二絕作孝誰云殘體膚額天亡計淚痕

枯。總。饒。一。箸。能。稱。好。勝。繪。他。年。鼎。養。圖。借。父。糧。
鋤。類。有。恩。秦。人。赤。焰。至。今。存。披。圖。省。識。王。風。在。
欲。買。比。隣。長。子。孫。十。九。日。

叩竹杖

卷之五
五十九

習是堂

丁酉九日

九日辟疆園澄懷社集卽席分九佳兼得四豪
時同賦者爲清淵倪天章姑射喬敬五吳門陳
孝將金孝章俞無殊陸翼王袁重其侯研德陳
杓石申莘民家又王等約數十人不能悉數也
余以江右領座首唱打譚取給愧曷能已郊園
宿雨浥塵階此日登臨興味諧菊到新晴偏着
態酒逢佳節益開懷憑肱無那鄉心切短髮何

叩竹杖

卷之五
六十

習是堂

勞。座。客。排。瑁。珠。吟。成。霑。醉。曉。絳。籠。猶。自。炤。高。絲。
繁。臂。丹。砂。穩。稱。袍。風。流。此。會。屬。吾。曹。當。筵。度。曲。
洵。爲。美。支。閣。清。譚。亦。是。豪。狂。態。須。教。頻。落。帽。多。
才。不。敢。更。題。糕。趨。陪。誰。得。東。籬。興。家。本。柴。桑。欲。
學。陶。

虎丘

虎丘月亡不佳者。但春苦溼溽。夏多蚊蚋。冬則嚴隆不堪。惟秋獨勝。而遊者率以八月望。簫鼓喧嗽。過此則間然矣。公安解人亦云。須囂歇響。寂娑娑孤影。乃為入微。不知塵空溲遺。狼籍益甚。劍池可中亭而下。迄養雀澗。迴仙徑。石井泉。亡不觸嗅發噦者。獨重九後。人趨天平石湖。燉輝鮮輪盤陀。徑畝徵歌。箕踞亡地不空。而時流叩竹杖。

卷之五

留壘堂

又一足鮮造天之眷念我輩。豈良薄哉。成七言律一首。新晴鐘鼓報聲遲。正是枝頭鳥暝時。千頃蒼旻雲點染。一圍寒玉樹參差。尊前水調歌嘗有。刻下梁園賦是誰。却笑仙陀多勝事。年年瓜餅未曾窺。十四日。

歌笑

金閶百日悉。俯梅花樓間入城。踰三時。輒一棹返廿五日。乃宿家有一竺。爾恭遠修俱北行。惟又王一人握手。有一治具。出家樂拱壁。秋水梁園問字。四奚侑爵。竹肉競奏。雜以絃索。重頭入破。遲韻泥人。問字猶為朗俊。將來或放出一頭地者。有一屬余為詩。時值有脚疾。書此付之。聊供排諧耳。拱壁樂句。鞞鼓應節。能諧諧和聲。亦叩竹杖。

卷之五

留壘堂

當音疾。徐知在手。曲罷杳難尋。秋水琵琶企脚。北窗下。繇傳謝鎮西。繁絃隨指落。洪殺與聲齊。梁園簫度曲。工為媚。拋高亮。以清吹。空慈姥。竹天籟。是唇成。問字。謳婉轉。隨簫鼓。清商拂落塵。庭前羅衆伎。惟爾獨空人。廿六日。

顧同叔

同叔通州人爲螺舟從弟有俊才詩歌悲涼慷慨讀之令人泣下香奩艷體不落温李第二乘落魄吳門賣藥賣書自給人罕有知其名者獨于余相視莫逆四章製潤余行粗載于此亦少見其一斑矣蠻烟瘴雨老戎衣歎息崎嶇跡又違誰挽天河消壁壘却令雲夢闌旌旂繞枝明月南飛迴洒淚秋風北望非湖澥如君逢不易

叩竹杖

卷之五
六十三

留髮堂

淹留未忍卽言歸橫戈作賦志疆場虎嘯當年孰雁行百戰乾坤存倚伏九秋窠柱歷風霜流離庾信空詞藻飄泊臨邛冷鷓鴣富貴黑頭愁逼在只今貂錦閱人忙天壤孤行賦七哀江南留滯幾憐才何期豪俊人千里共舉飄零酒一杯西向諸侯須劇孟南遊上客孰梁枚惟君獨有青眸在俗眼如水枉見猜臨河攜手濯長纓慷慨鷹揚壯子行此日六師爭尺土當時一士

失長城武陵舊恨關山笛越水新愁草木兵別路江邨動禾黍秣陵歸去最傷情十月初一日

叩竹杖

卷之五
六十四

留髮堂

趙國子

別國子六載矣。桂嶠湘源。夢寐魂勞。初冬歸自
胥門。國子歧余于長。千古寺相對蒼涼。悲喜交
集。得二首。語淺情真。不自知也。漸覺風烟老。鄉
音久不聞。經時嘗夢寐。率會且悲欣。顧我心還
壯。對君硯欲焚。滄波何處去。吾道正難云。會面
非容易。蹉跎已六秋。生涯同看劍。世事肯登樓。
不共星霜改。還期肝膽酬。關心如許語。欲說更

即舊款

卷之五

留聲堂

亡辭十一日

句曲道中

陸魯望集平陵城周十餘步。草木甚蕃。孟東野
為溧陽尉。日嘗領小吏騎驢吟。此終風馬首日
生埃。射鴨堂空石沒苔。古道平陵山色好。騎驢
曾有幾人來。三茅山道書為第一福地。秦名勾
金壇。遠望蔥籠三峯翠。色若可餐也。勾金自古
重茅盈。天外三峯削得成。幸是饑學來策馬。望
中晴色最分明。十一月望日。

即竹款

卷之五

留聲堂

來論居

臘月朔日歸自句曲主來論居大美出其後先
詩稿屬余評騰朔雪冬寒跬步未舉次仲玉立
幼龍三人日慰勞外惟大美時抱阿息調笑掌
上為歡而已得一首風雪西窗寄一隅盤餐盡
日損郇厨耽閒我欲披鴻寶到老君還眷蚌珠
饒有玄言供放浪喜無熱客混清娛霜髭羨爾
殷勤好玉茗花開笑語俱

叩竹杖

卷之五
六十七

自弁

余性不解吟腕之所奮握筆如
椎鈍賊未除于思戟張不相下
兼家無賜書日役檣馬同枕同
夢幾經分岐矧盾墨翰軒彈指
剎那鳴不擇音矢而成聲者乎

自弁

卷之六

淘之汰之得若干首
痲磊苑澁似乖雅尚
然古諺有云少所見
多所怪見橐駝言馬
腫背昔柏翳綜聲於
鳥語葛盧辯音於牛
鳴不可知者而可知
之聲音之道與政治
通難言矣吉水施男

字偉長

留髮

卷之六

二

叩竹杖

目次

同劉無文張爰則曹履受夜宿遙青閣限

韵得丁字二首

過蒼梧留別楊一田祠部

登九嶷山

九邊圖詠九首 有引

營道軍營卽事二首

叩竹杖

目次

卷之六

留髮堂

花藥寺對雪有懷劉無文

宿南麓禪院三首

龍溪軍營卽事兼懷劉中翰無文二首

晨望

臨蒸驛新菴

七夕

西郊留別李來賓郭武綠二明府

曉過湘山寺感懷

丹黃參日華全書第 6 反E內

零陵軍營卽事憶劉無文中翰

宿鹿苑寺

村居詩十首 有引

與侯商丘若孩二首

次丁金河桂林咏雪

曲江九日

度嶺得劉無文僧隱曹溪耗于役不辭一

訊却寄一首

叩齋教

目次

卷之六

三

曹光堂

同玄止水壑介立石穎暢亭郭大瞻時

玄止粵行拈別得深字

送玄止道人度嶺

奮天池水公依來韵

送徐梅傲職方之九江

酬楊弱生依來韵

醉清江楊璣部先生寄易去浮

會走恣來其任園子

寄郭修吉山庄

投徐巨源徵士

同郭修吉步月分謀字

哭介立上人

泊五雲寄本公二首

宿五雲經劉無文廢宅却寄戴衛兒

發金川

南浦晚泊感懷得熊少宰惠函近集并誌

叩齋教

目次

卷之六

三

曹光堂

謝

別羅克一章門

七月十五日

再寄徐巨源

吳城望湖亭

蠡湖守風

望廬嶽寄天池水公

過彭澤

孤山寄家舅非晦弟次山人彥侄仍斯九

則

江上

羅刹磯題壁

樅陽渡

采石酌太白

項王廟

秦淮

御書林 目次 卷之六 寶善堂

烏龍潭小酌同白二東父母郭司訓命侯

繡君堂留別白二東父母白夢新吳沙明

文學兼送張菊人令楚分酌得余字

寄袁亦文兵憲 有引

懷潯南汪徵五兵憲

賦得客睡何曾着

感懷

江上寄祝李少司馬梅公六十

區湖投史赤豹庶常

同沈七飲于湖家孝章河采伯季山庄

芑公南遊胥江尺木惕菴俱投以詩公予

師也用史庶常韵次之二首

于湖挽張來初吏部二首

聞劉二無文死東粵賦此代輓

與家孝章

乙未秋日錢大宗伯牧翁呂登司霖生史

御書林 目次 卷之六 寶善堂

庶常赤豹陶康侯侍御沈仲連司李同

集虎丘湯賦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吳江舟次續潘邠老句報陳皇士

塘棲懷陳皇士太僕

訪來元成掌科于長河信宿齋頭示余易

圖說春秋論著賦謝

石梁觀瀑為虎丘釋雪珂

真揚與張崑承別駕

祝沈惕菴五十初度

鴛湖李子龍在辱南邨以詩見投次韵答之

同沈惕菴劉遠公聞公夜集利見水亭看

月次劉壘卿西珮韵

宛陵與蔡芹溪

客宛投家次仲并寄其侄尚白北部

與梅季升

贈高阮懷

與梅幼龍

與沈方鄴

與蔡玉立

丙申冬日同蔡芹溪葛元士郭命侯訪融

公于明鏡庵時蕭閣有汪潤含俱在座

次蔡韵

印竹杖 目次 卷之六 寶善堂

次蔡芹溪誌別

喜葛元士至自山中

送郭命侯歸里

客宛懷張與瞻

和陳皇士懷友詩二首

重陽前三日同喬敬五陳孝將全孝章俞

無殊陸翼王袁重其程杓石張鶴民申

莘民家又王集仰蘇樓送倪天章之淮

分得秋字

重陽後一日社集合綠堂次家又王

送顧螺舟浙遊

山右喬簡襄寓次言懷并誌別

讀淮南顧同叔詩率賦答教

與李石臺督學

送家尚白督學山左二首

和楊弱生載花易書

印竹杖 目次 卷之六 寶善堂

敬亭社集用楊弱生載花易書題次虞山

先生韵二首

已亥除夜感懷和家孝章韵

穀雨日訪胡允右飲秀園信宿齋頭次主

人韵

答家次騏見贈二首

詠牡丹

忌國色天香太真西子錦繡脂粉
羅首膏唇等字面

七月十五日同蔡芹溪梅季升高阮懷梅

印行秋

目次

卷之六

九

留堯堂

幼龍梅子長家次仲愚山泛月宛溪得

十一尤

喜家愚山歸里次蔡芹溪

祝林玉樹五十初度

庚子平秋後七日屬有江州之棹家孝章

銓臣輩各製詩一章潤行次韵答謝

江行三首

江州初泊天池水公忽枉辱兼留宿清風

閣依韵會謝

江州感事

喜李惟饒得雋口號呈梅翁少司馬

庾樓

香山花徑和汪雨若父母

庚子除日同楊非儔廖師吉葉清文夏抑

公守歲桑落洲得春字

贈馮歉然明府二首

印行秋

目次

卷之六

九

留堯堂

喜晤陳石莊刺史

鳩茲坐傅度山掌垣歸舟

賦得秋天不肯明

寄魯孺發撫軍

送錢馭少大行次瞿韻

讀沈惕菴再辟詩賦答

清涼山

石頭夜泊

鳳凰臺

賦得相逢盡是歲寒人

庚寅雜髮

印竹杖

目次

卷之六

曹堯堂

印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著

南昌王猷定于一閱

同劉無文張爰則曹履受夜宿遙青閣限

韵得丁字二首

醉倚江樓曲未停。遙煙入暮放山青。家圍幾處還來甲。澤國何人不眼丁。竈冷洪厓逃夜月。劍寒極浦澹晨星。鄉思有夢知無着。愁聽風來自

印竹杖

卷之六

曹堯堂

啓櫺

其二

江樓日暮懶雲停。愁把深盃對眼青。繻短終童羞笏午。閣殘帝子泣零丁。幾邀藥杵妃爲月。誰識篙竿客是星。漁火前邨煙棹遠。相看明滅在疎櫺。

過蒼梧留別楊一田祠部

莎艸微煙傍月浮。蕭蕭古渡水悠悠。單衫韎韐

蠻鄉路窄袖。縶楚嶠。投轄。懽情忘拜母。棄
繻。強志爲封侯。漫言灘。荔盤灘遠。欲寄相思一
葉舟。

登九疑山

崔嵬天際半。青削九轉湘。帆亦搯摩未。雨雲雷
生履齒。方穉雪霰集。巖阿鷓鴣。喙處行人斷。猿
狄。杳時客子過。古廟蕭森。瞻拜罷翠華。何事到
陂陀。

印竹林

卷之六

書堂

九邊圖詠九首 有引

桂文襄九邊圖。初得之余邑。毛裏懋曾
孫。歲癸未。西昌歐維叔。復以靈寶許襄
毅公進呈者見遺。璧合珠聯。什襲莫踰。
戊子。中湘之役。率沈于一宿河。神物雖
去。聊係以詩。少當仗節者。座右一銘。庶
兩公訂謨。亘千百世而長在矣。己丑陽
月書於柳署。

遼東

故國遙分賜履齊。三韓派遶間東西。地饒原產
通平壤。家擅縶韃接狄鞬。枯矢從王天府載。隳
貂作貢象胥稽。管幽自古成封土。表鎮醫閭記
舊題。

薊州

漁陽鞞鼓舊神州。古北黃花處處憂。內難方平
忘險阻。中傳弗戒却綢繆。誰犁三衛王庭遠。坐

印竹林

卷之六

書堂

華千官帝闕悠。肉食謀多徒轉餒。孤臣草莽慮
還周。

宜府

平川萬堞瞰岩巒。指顧諸陵路不遙。太守臨戎
推漢代。將軍擅爵鄙唐朝。千群公族能調馬。十
五良家慣射鵰。舊壘拋殘城獨石。閒思忠武淚
橫綃。

大同

居延川外朔風迴。馬邑城邊戰鼓催。路接陽和齊固圉。關連寧武盡銜枚。山原曠衍封無險。甲穀精良士可培。雄主白登股鑿在。禁中頗牧孰爲才。

偏寧

雁門西去是偏寧。表裏川原錯繡屏。野戍頻年山似赭。燒痕三月艸垂青。干阪如可存河曲。獵火何由到井陘。東勝汨淪愁髮白。悲風坐起幾

印竹杖

卷之六

曹聖堂

回醒

延綏

橫截勾聯盡積垠。經營想像蜀青神。安邊不作聊存計。棄土寧爲失笑人。都護軍牙從凱壯。良家子弟亦車麟。雄圖坐困惟芻輓。守得魚河饋不貧。

寧夏

瀕洞洪河一瀉連。賀蘭千里雪湯天。降城已築

朔方古。蒸土猶稱統萬堅。野曠霜清人卧馬。沙平月上夜抽弦。迢迢亭隧紛拏極。仗節麾臣可任銓。

固原

搜套當年謀豈疎。殺身忠愍是師模。沈犀不塞涓流恙。養虎真成滋募圖。狄迫唇寒爲近齒。羌連肘弱益侵膚。階蘭總顧先環慶。未雨綢繆戒卒瘡。

印竹杖

卷之六

曹聖堂

甘肅

西河舊是古伊涼。塞北江南孰雁行。一線中通懸漠外。四城分踞阻遐方。星躔營室天垂度。地擴渠犁漢始強。哈密何緣勞聖慮。微聞草昧失敦煌。

營道軍營卽事二首

婁迷嶺海笑長纓。驛路南天又梗萍。羌管黃雲吹漢址。楚歌青漏徹蠻城。宵鉦露冷山猿意。暮

鼓風高。旅雁情。咫尺春陵真氣在。兼葭目斷憶
弓旌。

其二

寒燈旅夜倍傷情。笑倚東南半局枰。壑瀆溪巒
成壁壘。錙銖筦庫號坻京。星河隱見龍蛇角。
鼓。妻。清。草。木。兵。眼。底。秋。姿。容。易。老。群。飛。繞。樹。正
三更。

花藥寺對雪有懷劉無文

卯竹林

卷之六

留覺堂

宿雲漠漠覆江離。千尺輕容曳遠陲。賓雁寒衝
呼陣候。友鳧興絕落眉時。無文舊齋眉日友
鳧常苦吟于此 歇
狂在我忘縑薄。耽癖知君泣路岐。節序遷人天
亦老。瀟湘碧杳為誰漸。

宿南麓禪院三首

天涯是處一青萍。南麓幽幽且倦登。石嶂踟疑
獅吼佛。水田低逐衲衣僧。鳥間雲卧迷修篲。樵
絕磴。淵有壽。籐。莧。蕨。發。成。機。息。久。寂。深。無。語。對

龕燈。

其二

結構遙分嶽色青。離離與艸自寒汀。駒駟夜吼
巖樓月。熠耀宵行樹。漾星地迴煙。迴丹竈。鼎人
閒。水。澗。石。梁。亭。年。來。潦。倒。成。何。事。小。壘。楞。嚴。夢
未醒。

其三

幽巒石抱闢禪關。為許遊人一往還。翡翠春鮮

卯竹林

卷之六

留覺堂

巢乳竇。空青雨。過上苔。斑竹。添。孫。子。黃。茅。外。旃。
別旗槍。煙瘴間。名勝不殊蓮社靜。遺民舊識遠
公顏。

龍溪軍營卽事兼懷劉中翰無文二首

鴉聲歷落曙光昏。夢到梁州枕尚溫。萬竈薪蒸
炊赤縣。千閑牝牡放烏孫。林平澗遠征軺寂。月
落山高戍鼓存。異地川原齊下淚。浮生誰起未
僵寬。

其二

遲昏澁霧浸天根。潦盡磳頭水落痕。鼉鼓節催
連斥戍。蜚弧羽捲別旌門。愁心鴻鴈荷風徑。狂
髮鷓鴣梅雨軒。錯落疑山君更遠。春深一度一
無言。

晨望

重雲嶺外氣如流。古渡梁平積水浮。短髮青衫
千樹影。荒堤綠艸一春愁。沈淪久已辭金馬。智

叩竹杖

卷之六

留影堂

巧何須問木牛。蕭瑟情空自對。踟躕惟望石
磳頭。

臨蒸驛新秋

誅茅灌井不勝愁。况在湘江又早秋。追暑塵高
紅蓼淨。迎涼風細白蘋悠。已拚北首隨陽鳥。誰
問南冠繫楚囚。蕭瑟柯亭冥對遠。茶煙裊盡火
西流。

七夕

雙星遙望一津通。渭水西橫笑強同。我貴澄鮮
疑鵲駕。人奔慧巧習巫風。琵琶此夜真如甌。針
綫幾時得似工。河鼓黃姑相誕久。臨文却怪柳
河東。

西郊留別李來賓郭武緣二明府

桐葉新殘竹露涼。屐痕賒望楚天茫。煙清禾黍
驅潛羽。暑退芙蓉納晚香。橫海勳名聲寂寂。伏
波壇坫路蒼蒼。相逢漫道梧容杏。一度西風颯

叩竹杖

卷之六

留影堂

短檣

曉過湘山寺感衰

馬堵霜薄石花殘。白葦秋原彌望間。城角連雲
疑野戍。龕燈一火是僧壇。霸圖清嘯汾樓在。王
業蒙塵蜀道難。甲蟻長征歎未了。盤泉依舊水
雲寒。

零陵軍營卽事憶劉無文中翰

朔氣邊聲殿鼓牙。秋林遙落白茅賒。星昏鶉尾

忘鉛筑。月照燕支響。葉笳仇浪人。懷關北。徙悲歌。誰問灤西斜。河梁猶憶隔年句。漲海沈沈惜兔宜。

宿鹿苑寺

兼旬韋幕負溪巒。霜落鐘回夢裏看。破碎關河賓鳥過。妻清臺觀候蟲安。慙無麗句齊明遠。賴有浮名問懶殘。仰視屋梁纖月去。而今驛路又湯湯。

邨竹杖

卷之六

留髮堂

邨居詩十首

有引

王觀察邨居詩成于庚寅臨蒸之僦舍。從而步者十百其群。要之摘情繪景。率澹以儻。婉麗而則。匡鼎韓嬰。各不失三百遺意而已。幸卯。余家嶺右。宅水之東。有廬一區。田一成。步不數武。昵漁狎樵。夾農而處。每晴嵐夜雨。夕陽西下。遠寺疎林。明月東昇。炙雞剝笋。斗酒自勞。朗

誦諸君子一章。黔驢技癢。率而成聲。何復知有猛虎在前也。若云和之。則吾豈敢。

其一

割得青溪半幅池。晴光樹色鳥聲知。繩扉露濕垣衣薄。簷溜日烘輿艸熙。起視鹿鳴餘雁泊。還看虎落祝雞尸。荆榛初闢成康壤。剝棗烹葵不待時。

邨竹杖

卷之六

留髮堂

其二

五嶺樵蘇百戰餘。巢林燕子傍誰居。山南空齒徐君劔。硯北猶留楊子書。貓虎醱金仍舊俗。雞豚入苴羨新畬。放歌浩浩聲千里。日落滄江月霽初。

其三

荔蘿深處是林園。野色晴燠艸亦喧。壁破溪聲浮午夢。籬疎蛛網劃煙痕。坐馮薄曲雲流樹。閒

聽枯棹水在門。湖海十年塵氣盡。道書清晝到黃昏。

其四

十畝鋤成不買山。書眉現曉晝初還。風來花信農祥動。雨過魚苗畧客閒。淺浪平疇分日影。長鏡短筵逐烟鬟。郊肥莧蕪無慙飯。何惜髡衰在百蠻。

其五

印竹杖

卷之六

曾澆堂

旁風細剪夾輕綃。竹徑青青獨擁笳。土辨黃黎存禹甸。嵐分黛碧識蠻徼。鷓鴣嘯徧三春雨。杜宇聲寒六月潮。最是湘南卑溼地。濁醪數把未曾澆。

其六

薄海裏沙只怨湘。而今瘴癘漸成鄉。樓居不羨神仙貴。草閣猶憐客子狂。日射牛毛橫襖袖。風生塵尾咏滄浪。年來閱歷歲華盡。榆葉青青槐

角黃。

其七

雨過烟微嶂影層。堂開無事對陵憎。農家雞黍尋常醉。日夕牛羊千百朋。任誕嵇康曾逐畧。哀時王粲且防矰。蠻鄉寂寞門如水。靜聽魴鮒夜上罾。

其八

印竹杖

卷之六

曾澆堂

蕭蕭短髮不勝簪。炊罷桃花且對岑。波底魚龍徵暑氣。澤邊菊杞滌凡心。池侵月魄鱗窺戶。羽載霞光鳥暮林。蟠腹三薰人間寂。居然山水激清音。

其九

正是尋芳不諱貪。削青如黛愛如藍。葦蕭漁火僧鐘暗。桑柘村燈社鼓酣。風雅經年愁欲絕。牢騷異代豈同慙。斟泉漱石梅心細。長夜高齋有佛龕。

其十

瞰麓臨流處處幽。勑飛聊狎鷺鷗遊。盟松且喜連滄島。拜石還疑類禿鶩。半榻刀環春月夕。幾家書幌夜星秋。十千無惜鸚鵡去。東郭南山總一丘。

與侯商丘若孩二首

漲海塵飛邊燧秋。天涯涕淚各同仇。黃冠國士孤筇盡。白髮親恩一袖留。火戍滄桑迷禹甸。棘

叩竹杖

卷之六

留髮堂

津風雨戀商丘。興亡莫笑前朝事。北固陰成恨未休。

其二

縮絃分茅事不遙。可堪瓢笠混漁樵。殘編故國關河淚。短杖新年客子輶。病眼風塵星鬢改。愁裏歲月斗醅消。中州自古饒耆碩。珍重相逢賦後凋。

次丁金河桂林咏雪

側側驚聽玉露稀。愁看嶺外又飛飛。着榕添粉疑群樹。點石迷蒼失故衣。天亦逢人星火變。氣當自北雁鳧肥。寒灰撥盡難成寢。採椽無慚且樂饑。

曲江九日

嶺雲如割斷。霜尖孤柁慵。登最上頭。樽酒豐螯。雙把嘯。藁砧寒。葉獨吹。愁閑邪。不倩茱萸。健懲傲誰為。水乳投。眼底疎疎。榆共柳。相看又是曲

叩竹杖

卷之六

留髮堂

江秋

度嶺得劉無文僧隱曹溪。耗于役不得一訊。却寄一首

白鷓相刑謹玦環。梅花驛路鬢蓬斑。延清韻老碑摩古。靈照燿輝石起頑。檝響難容載酒過。雞號未許授衣還。襄民此去炎洲寂。積水空明誠等閒。

同玄止水壑介立石頴幔亭集郭次瞻時

玄止粵行拈別得深字

西園集雅人忘暑。一葦先航起暮吟。關塞渺茫
殘。炤裏風塵澹。黯孤臣心。秋悲漲海愁看劍。月
落。羅浮靜擁衾。長嘯分攜予。歧久合情受領各
深深。

送玄止道人度嶺

鍛羽中原如暮鴉。緇袍方袖喜同車。論文社結
三茅地。選佛場看五葉花。落日山青悲古道。殘

印竹杖

卷之六
十六

留影堂

鐘髮白。憶誰家。越王臺畔風流。永好去。分題賦
八叉。

會天池水公依來韻

楚思騷情不厭頻。塵氛誰釋此勞身。投閒始覺
微名誤。漸老方知古德親。羈縻纏同山坂馭。篙
竿繫是客星綸。與君林下卜幽隱。謾謾聲聞曾
幾人。

送徐梅傲職方之九江

搖落天涯恥着冠。緇袍強拂對人歡。揮椎未得
先羸政。罵坐何知有武安。白眼關河荆棘路。青
山歲月虎狼盤。驪歌曲散思千里。暮雨江潭枯
月寒。

酬楊弱生依來韻

百年誰是等閒身。臨水相將惜羽沈。世事梟盧
余注瓦。文章壇坫爾褰音。寒分露下兼葭意。澹
勗江干鴈鴛心。武姥青青秋更老。桃笙一枕待

印竹杖

卷之六
十七

留影堂

君吟

酌清江楊機部先生寄易去浮

茶竈筆床擬怪魁。湯湯方割孰蘆灰。攤書久廢
斲輪對。懶賦何關租吏催。八代衰扶同禹德。三
千鑄就盡姬才。斯文道在真知已。尊酒細論重
許來。

會趙德操見裏兼寄其姪國子

水郭秋嚴動欲焚。攤書強對似龕僧。已拚馬骨

售燕駿。誰寫烏絲付刻藤。破寂論交忘有爾。裏
歸多畏喜為朋。君家橫槩阿咸在。信是當年三
折肱。

寄郭修吉山庄

抽簪處處狎猿盟。山北山南爾獨貞。白眼黃雲
天欲暮。青尊碧渚夜何晶。閒情稼圃裁僮約。樂
事蟲魚註宦成。最是含飴人靜後。柴門燈火讀
書聲。

印竹杖

卷之六
十八

留影堂

投徐巨源徵士

十畝閒閒只著書。西山舊是聘君廬。我勞風雨
來難寢。此去關河費象胥。杖策徒牽千里思。破
琴空負一囊儲。浮根未斷名難了。擬向尊前問
德輿。

同郭修吉步月分謀字

寒暉分照共殘秋。領醉何嫌與月謀。萬里羈心
思是夢。千岑客路望增愁。梅花落盡今宵意。水

調歌填此夜頭。不惜更深憐葛薄。荒汀欲傷素
雲浮。

哭介立上人

寂寞郊原一炬休。宿雲如霧水潺流。尋常酒債
餘筇竹。五十春光等核舟。道在終窮誰選佛。身
亡遺恨是依劉。含悲不用招魂賦。坐對殘書淚
眼秋。

泊五雲寄本公二首

印竹杖

卷之六
十九

留影堂

丹雞處處馬曹同。芒屨當年憶梵宮。佛照霜寒
黃葉盡。僧厨月上白蒿窮。平分酒盞追陶側。細
數詩篇笑郢中。我亦髡來餘幾許。行將策杖問
岫東。

其二

旗亭獵獵動高旌。買醉何年計客程。踵決風塵
同看劍。衣凋霜霰獨班荆。千鴉恥負雞豚約。一
鉢真慙芻蕘情。舊壘魚梁誰更築。與君潦倒入

鷗盟

宿五雲經劉無文廢宅却寄戴衛兒

十年磨擦匣中裝。短鬢歸來忌老狂。是處箏篴
鳴荻浦。誰家燈火憶魚梁。牢愁最劇西州路。舒
嘯還登華子岡。往事不堪重執手。高言正始待
君商。

發金川

隴麥新登雉雉嘻。高空卵色孤舟時。懶雲工態

叩竹杖

卷之六
二十六

留髮堂

連阡好。晏日矜寒下瀨遲。穀。波。紋。頻。激。澗。綠。
沈。峰。頂。正。欹。危。微。熏。未。斷。江。聲。駛。攤。餅。粗。成。警
枕移。

南浦晚泊感衰得熊少宰惠函近集并誌

謝

江城樹色晚蒼涼。一葉驚帆下夕陽。腐鼠功名
踰十稔。肥牛生計問三霜。綸竿欲泊漁汀少。蠟
屐新殘野戍荒。惟有山公饒古思。幅函猶自寄

縑緗

別羅克一章門

江天屬玉美晴沙。南浦驛邊繫短查。撫劔心存
宣髮壯。吹竽客散鶻冠遐。屠沽已決興王局。椽
棟惟慙處士家。道在屏門誰下榻。饑驅若為受
風斜。

七月十五日

懷歸亦是古人情。飄泊東南獨遠征。舊鬼淒涼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留髮堂

逃宿莽。新官遷次泣羈旌。問心此日難焚芟。循
髮當年悔請纓。底事枌榆休不得。偷生却負雉
壇盟。

再寄徐巨源

慚同視肉恥犧紈。為過厭原訪士安。載酒縱橫
彫穀錦。式廬指顧落琅玕。座中烏几鹿皮席。花
外小車竹籜冠。莫謂書成爰寂寞。當年會有譚
芭看。

吳城望湖亭

厭原西盡北廬嶽獨上危亭對酒歌千頃光分
天漢色一泓怒捲海潮渦烟畦鱗次山容澹澤
國肩摩水事多棋枰紛黠誰噴案捋髭祇合醉
顏醜

蠡湖守風

拍拍長堤齧欲崩浪花迴捲入沙層宮亭事怪
巫難問廬阜吟高我未能鏜鞳聲從舷底聽飄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二

留髡堂

零髮向額中憎湖山無恙杙杖在繫纜鐵非聞是捨偽漢時
樹誰識當年帝力弘

望廬嶽寄天池水公

南紀繇來稱峻極昏連磨竭朗禺中障迴彭蠡
一泓小襟帶長潯九派雄遠岫嵐添秋草綠豐
碑石落古苔紅寺有御製周顛仙碑依微記得東林路三
笑幾時過遠公

過彭澤

山城驛路帶汀沙五柳先生此放衙處士祇今
無晉曆狂奴何處有皇媧孤舟寂寞征途宵落
日蒼茫古道斜州郡勞人徒發慨牛衣喜屬領
軍家

孤山寄家弟非晦弟次山人彥姪仍斯九

則

崔嵬強對獨支頤染就朱欄欲寄誰漸喜書頑
能遠俗却慙騷絕更無詩王家塵尾譚何易南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三

留髡堂

阮曬竿笑豈癡風帽雨中相慣久洞庭千樹繫
人思

江上

奔洪曲泝赭澗瀾倒瀉荆吳浸森湧傳響枯風
連遠戍催行明月下前灘十年牢犖漁竿穩六
代繁華蟻垤難戟首蓬窗相勘久岷峨荒歲斗
初殘

羅利殘題壁

黃葉紛飛下夕陽。磯頭如瀑水湯湯。愁生髀肉
依劉表。坐老威名憶鄭常。癡蠹聊分鳥舅火。殘
晷莫飽侏儒囊。耕屠亦是前人跡。誰起筌臺問
海桑。

縱陽渡

射蛟天子是何年。英氣蕭森怒浪邊。饒有金鉶
殲水族。怪無丹藥駐神仙。名山空費祠官祝。野
渚曾驚鹵簿傳。北却疆功今在不。爲傾三雅問

叩竹杖

卷之六
二十四

田髡堂

長川

采石醉太白

彫錦千純列石嶙。高蹤想像亦荆榛。懷鉛欲覓
清新句。貰酒難爲放浪人。靈武倥傯方感奮。夜
郎流落倍傷神。蛾眉亭畔江聲永。贏得虛名萬
古春。

項王廟

八千虎兕自爲群。寫酒空亭一醉君。百戰身亡

無勺土。三軍淚落有歌裙。包羞肯鼓江東俊。得
意終淪泗上勳。成敗繇來徒詰柄。降帆今古恨
氤氳。

秦淮

閒拋衣履混蚩民。桃葉渡頭一問津。是處綃裙
喧雜錯。憑誰粉汗看低顰。天韶自慣風流俗。感
慨偏生潦倒人。寄語多情休買笑。鷓鴣嗁斷可
聞春。

叩竹杖

卷之六
二十五

田髡堂

烏龍潭小酌同白二東父母郭司訓命侯

岸柳臨風暮色沈。潭光如水接幽潯。鐘聲上界
閒分夢。艇子中央獨激陰。世事多慵宜載酒。客
心如澹可橫琴。當軒莫負清時賞。對景相將一
滌襟。

繡君堂留別白二東父母白夢新吳汝明

文學兼送張菊人令楚分韻得余字

同調商歌倍感余。半肩行李幾易書。那堪白戰

邀新侶。剩有清狂返故廬。捉鼻何須矜洛下。掄才真自愧蒼舒。相將惟倚漢南水。尺素頻看寄一魚。

寄袁亦文兵憲

有引

癸巳讀邸抄。袁亦文破敵滴水。甲午秋。亦文以執法為渠帥所訐。知曩者領方風憾也。時坐鄧元昭簡討齋。促書陳撫軍為却寄之。

叩竹杖

卷之六 二十六

日晃堂

荔子洲頭賦別離。風微可是似當時。蠻烟易冒偏乘障。江柝初傳且卧痺。自有才名高北斗。何勞論訛簸南箕。同人骨月如君少。鬢點霜稠憶路岐。

懷潯南汪徵五兵憲

書生頭白為論兵。把酒庾關數客程。瘴海風波知涉早。漓江烟雨計行輕。才華自應蓬山近。旄纛空隨嶺表清。惆悵除書癡欲絕。難將旅雁寄

離聲

賦得客睡何曾着

霜天角鼓漏聲遲。七尺湘紋百爾思。勞雁空傳雲外信。荒雞欲奮袖中椎。欖槍起看參橫候。燈火依違燼落時。不寐長宵人轂轉。兼葭如在望中離。

感衷

岑館墻頽薜荔枯。十年生計問駒駟。輪將短髮

叩竹杖

卷之六 二十七

日晃堂

磨丹鳥肯把方瞳對綠蕪。蹈海真成賢者恨。移山莫笑古人愚。青青衡岱燔柴在。理釣還堪護五銖。

江上寄祝李少司馬梅公六十

六十還山豈厭遲。朔風江上祝耆頤。都俞此去無園綺。唱和祇今有陸皮。雀骨仙仙宜露對。鷗情澹澹任波隨。黑頭司馬文章貴。劣得夔龍際運熙。

區湖投史赤豹庶常

江空雁瘦影初存。傾蓋招提憶舊昆。幾月蓬山分太乙。頻年瀨水怨王孫。生憎坎壈頭徒壯。話到觚稜夢亦昏。相國難兄松火寂。新詩染就繫輿坤。

同沈七飲于湖家孝章河采伯季山庄

登樓何處歎非才。十度悲歌憶楚臺。壯髮衰同寒葉落。深尊喜傍故人來。霜侵月後還留珮。火

印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船催。焯更頭更上。煤一枕聊分蕉鹿夢。晨興又見玉

夢公南遊胥江尺木惕菴俱投以詩公予

師也用史庶常韻次之

老着麻衣懺佛前。白頭雙槩五湖天。龍髯有淚聲隨地。鵝血無痕字徹泉。楚岫雲昏芒屨徧。胥濤月焯芟裳穿。談經可剩侯芭在。雪沒松東憶舊傳。

其二

屈注難清六斗泥。東皇有意倩誰追。青門半是留平種。白社曾堪繫遠師。多故懶餐衡柱藥。無根欲覓闔風芝。澧蘭公子思何處。哭嘯權教一淨持。

于湖挽張來初吏部二首

一壠殘雲雪後肥。泉臺可傍列陵歸。陳詩湯說關河舊。啓事空嗟穀洛微。地下牽裳真集蓼。人

印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間唱緋盡歌薇。床頭束篋遺書在。淚眼燈前認寶輦。公成進士初牽絲大行奉使秦楚尋分曹吏部有詩集存

其二

哀夢漫灑坐青甍。澧芷江湖護此生。破國十年同野老。傳家一硯是編氓。籠笏遠赴悲玄冢。騎尾高歌壯玉衡。鈴唱山松徒掩鼻。揮毫為續哲人賡。公既而外轉分司楚浙自是國變矣故及

聞劉二無文死東粵賦此代輓

少年書社憶山南。過酒墻頭擊鹿談。壯志靈驅曾遜爾。英風虎嘯亦推男。泉臺路杳心如醉。漲海波沈髮尚鬢。仙去端明疑信半。寮空鸞雀可聞驂。

與家孝章

依然烟井侶吾廬。晝染湖光夜對書。尊酒留連追北海。土風淳朴似南徐。女蘿力弱松喬畔。孫竹胎堅雪凍餘。老馬穿來途逕盡。願回清夢到迎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迎竹杖

乙未秋日錢大宗伯牧翁呂銓司霖生史

庶常赤豹陶康侯侍御沈仲連司李同

集虎丘湯賦

浪說金精炤闔閭。那堪興廢又居諸。吳儂日蠟遊人屐。野老初脂長者車。酒政相逢追雒社。騷壇各自感坤輿。緇冠羽服今成俗。清夢何曾到碧虛。

賦得天寒有雀守梅花

寒吹獵獵到南枝。鐵幹遙分禹廟奇。引吭不須嘈翡翠。梳翎為許狎伊尼。霜清画角宵騫候。月落荒臺夜唳時。癡去却思羔鼎薦。孤山片石問誰知。

吳江舟次續潘邠老句報陳皇士

滿城風雨近重陽。寶帶橋西葉落黃。強醉逢人追栗里。徵歌自我學滄浪。毛髮看劒芒為障。眼迎竹杖倦拋書。夢是鄉逋客不須租吏至。寒江一路已蒼涼。

卷之六 三十一

迎竹杖

塘棲懷陳皇士太僕

落日寒生伍相潮。葑門百尺記岩嶠。吹竽客謝溜澗別。擊竹人存雨雪漙。縞帶初盟分後夜。布帆無恙憶今朝。黃花不斷征軺路。野水塘棲對寂寥。

訪來元成掌科于長河信宿齋頭示予易

圖說春秋論著賦謝

長河水。遶接西陵。小築方塘。半畝塍。偶向柴門。尋履跡。薄分秋色。到衣。稜義爰圖。燦天心。見魯史。編摩國。是憑眼底。康成玄對遠。挑燈展讀幾回興。

石梁觀瀑為虎丘釋雪珂

蒼虬如棧架巖隈。萬玉寒奔壑底雷。響落潛鱗。知暑氣。風高飛。霰上晴枚。饒吟強借。豐于舌。嗣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法誰笑。智顛灰。三咲危橋。欣濯足。生公石畔有龍媒。

真陽與張崑承別駕

平山堂畔艸離離。屈指風流孰我師。買醉還期。羈客共。論交惟許古人知。歌殘永夜。悲龍馬。病卧荒臺。咲鳳鳴。戴笠乘車。真爾爾。相逢却媿佩江籬。

祝沈惕菴五十初度

銅狄摩挲幾度春。攬揆五十正初辰。塵分濁世難歌鳳。座滿清流異脯麟。絳縣自能週甲子。玄家何事守庚申。南陽菊水依然在。却憶遼東皂帽人。

之

鴛湖李子龍。枉辱南邨。以詩見投。次韻會

潦倒難消濁世豪。懸鶉恥唱鬱輪袍。甘心草市尋山屨。作意天風任海濤。盤折生猶增九坂。夢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三

竟飛不到三刀。南湖亦有鴿原在。穩把霜菘對白醪。

同沈惕菴劉遠公聞公夜集。利見水亭看

月次劉壘卿西珮韻

利見精岐黃術

策杖頻看過短橋。橘黃如暇不須招。當軒正訝方塘潦。對酒還憑顧渚消。好句難分將月落。野情無奈又風撩。相期莫負裏民約。知隔城西第幾條。

宛陵與蔡芹溪

柯亭容有舊知音。宛上風烟一屢尋。避世初緣
諸習性。裏湘豈是戀空吟。寒廳寂寞秋燈夜。明
月浮沈野水心。匡坐惟君披對爽。所思遙托在
高岑。

客宛投家次仲拜寄其侄尚白比部

偃蹇還披六月裘。那堪千里問梧楸。論心我已
卿慙長。比德君非或與攸。三徑蒿萊隨榻下。一

御竹杖

卷之六
三十四

簾風雨杖樽酬。縣知莫負昭亭賞。為報阿咸幾

字留。

與梅季升

野水浮舸上急瀧。敬亭秋色老難降。東榮喜卜
都官邸。北道新傳硤石江。梅季升
讀書處漫擬青山慙
負郭。還憑赤幟樹高幢。廬陵舊是同聲地。細數

燈前影炤窗。

贈高阮懷

茸茸難為別。種種他山石。杳倩誰攻。江沱愧我
辜蘋藻。宛句多君駭鼓鐘。野色高樓空載酒。秋
光橫潦好支筇。詩成擊鉢同人賞。常侍到今幾
代宗。

與梅幼龍

矢箠猶聞繡。焚寶君家聲調駭。笙鏞桐枝若為
秋。颺老楚璞難將壘土封。芒屨分寧筇可在。幼
龍

御竹杖

卷之六
三十五

茶藜驚心萬里重。

與沈方鄴

牙戟崇開舊節旄。五陵家世冠江臯。羸車不獲
殲狼尾。老筆猶堪集鳳毛。幾度登壇歌白雪。莫
徒對酒看青袍。金門亦是風波地。籬菊關心首
倦搔。

與蔡玉立

不聽螭頭響夜籤。且憑烏几味晶鹽。青筠種得

垂鷺尾黃菊開逢插帽。簷喜共盤餐。瞻格老能
無法律鬪詩嚴。郊垌一築衡相望。羸馬風塵興
待添。

丙申冬日同蔡芹溪葛元士郭命侯訪融

公于明鏡菴時蕭閣有汪潤舍俱在坐

次蔡韻

背却龍嵒又此菴。潺湲聲裏佛燈龕。我勞已慣
尋僧屐。事往誰爲問屈潭。水色山光容易醉。松

印竹杖

卷之六
三十六

枝柏子故同慙。縈懷莫負霜楓赭。似勝桃花三
月三。

次蔡芹溪誌別

騷壇愧我力難任。白戰逢君摩壘侵。幾處星霜
同看劍。十旬風雨益霑襟。多情久已資攻玉。有
道何須誓斷金。彈鋏誰爲憐客瘦。爐頭夜火聽
脂鬢。

喜葛元士至自山中

江天風色動淒吟。喜見寒花出晚林。野雀輸君
高有骨。山雲似我懶無心。隨翻好句題機錦。莫
問烹魚漑釜鬻。丹鼎知嫌勾漏遠。菊潭芬似勝
黃金。

送郭命侯歸里

楚水吳山一棹輕。年年燈火憶同征。涼烟萬里
迷南北。孤月中天看晦明。康濟憐余華髮在。新
篇望爾將髭成。故園農圃終無賴。莫負蕭蕭班

印竹杖

卷之六
三十一

馬鳴

客宛懷張與瞻

搖落年年上客舸。惜寒誰復念綈袍。好山看去
嘗憑几。明月經時獨把螯。迢遞關河孤劍在。依
違江郭斷鴻高。毫牋染就知難寄。忍問繁霜點
鬢毛。

和陳皇士懷友詩二首

伐木吟成寄素遊。松筠憔悴半傷秋。同車美女

遙相慕異地王孫各賦愁。九月涼風穿客袖。三
江清露冷漁舟。知君盟得鷗鳥侶。樂事天涯共
唱酬。

其二

同遊星散悵懽娛。繭足荒山與累孤。青鳥西飛
迷嶺嶠。紫鸞東集慰菰蘆。詩題郢雪招嘉客。醉
向高陽覓舊徒。一棹就君談伯畧。元龍胸次富
雄圖。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九

重陽前三日同喬敬五陳孝將金孝章俞
無殊陸翼王袁重期程杓石張宦民申
莘民家又王集仰蘇樓送倪天章之淮
分得秋字

淮水湯湯接北流。吳門千里問歸舟。黃花遶砌
方垂葢。白露催寒正打裘。古寺相看麋跡散。征
帆不斷雁聲悠。一尊無計留君住。蓼岸楊堤樹
樹秋。

重陽後一日社集合綠堂次家又王
醒醉東籬興未闌。閒將樂事再游盤。授衣時切
砧聲急。出塞風高雁字寒。制作無虞騷雅在。江
山留得酒杯寬。青尊紅燭相淹晚。百尺樓邊月
上欄。

送顧螺舟浙遊

寒山惜別憶同仇。取次尊前計石尤。分得觥船
終短晷。怕看檣艣又殘秋。香風十里堪留句。故

叩竹杖

卷之六
三十九

國經年亦動愁。去住惟君頻繫念。如今彈鋏正
何求。

山右喬簡襄寓次言懷并誌別

憑君斗酒餞溪巒。把袂深談識不刊。見說黃沙
逃戰氣。可容白日老漁竿。襄陵山水知津易。吳
會舟航惜別難。若度太行應駐馬。珍珠酒熟續
今懽。

讀淮南顧同叔詩率賦答謝

莫厭荆榛惜佩刀。相看雅許樹旌旄。涓流應失
江河大。燭火難爭日月高。舉世通云探虎子。問
君誰復辨鳧毛。南金自昔稱環寶。一辨香酬敢
憚勞。

與李石臺督學

鄴侯華胄舊知名。攬轡衡文氣益橫。六代山川
供具眼。千秋詞賦藉長城。探珠已入驪龍穴。買
駿爭看騏驎鳴。會說江東桃李徧。賴君故里亦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一

春生

送家尚白督學山左二首

方春桃李向君妍。夾道東風棨戟前。閣倚蓬萊
占氣紫。泉分趵突注毫鮮。十行無復留竿牘。五
色須教炤几筵。葦說濟南遺韻在。仙郎仍是白
雲遷。

其二

粉署從容退食遲。洋洋重唱大風詞。百年禮樂

與吾黨。一代風雲實爾司。鼓瑟寧甘違俗好。傳
經雅喜獲新知。侯封臨濮前賢舊。闕里摩挲認
版碑。

和楊弱生載花易書

蛟島名軒憶昔賢。坡公謫瓊海
有茉莉軒為書隨上米家
船。漫矜粵女縈新縷。且喜阿蒙失故筌。萬愛君
憐瓊朶去。一枝此對綺疏妍。虞山鷺渚盤灘遠。
話本風流賴爾傳。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一

敬亭社集用楊弱生載花易書題次虞山

先生韻二首

種得奇葩半為書。清時藉此樂三餘。已分香色
留芸閣。看取娉嫏下露除。窗映粉痕疑玉蕊。風
來蝶翅傲衣魚。縑酬瓶借終成陋。問字還空楊
子居。

其二

歐譜璣疏滿畫船。山砮水落正涸沿。幾年書散

凭欄思此日。花開對帙眠。藜火漫隨層閣照。風
姨好護五車旋。同人遙憶還爭羨。南浦歸來信
是仙。

已亥除夜感懷和家孝章韻

斗帳風迴五夜餘。那堪搔首又春初。浮湛世事
唯看劍。消盡年光賴有書。澤國蒹葭成。逃聽醉
鄉圭瓚喜。新除三分籌策還。相笑抱膝誰云愛
此廬。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三

四十三

穀雨日訪胡允右飲秀園信宿齋頭次主

人韻

關珊花事正愁余。屏當春風到版輿。遣興惟消
千日酒。歇狂依舊一床書。茶烟午過松濤寂。藻
井風高語燕疎。驚坐縣知非昔偶。判分清夢卧
宵虛。

答家次騏見贈二首

潦倒惟堪一醉空。難分帝虎辨蹲鴟。空梁有句

能消如匹錦。無端愛是癡。肘後千金逃自我。庭
前柏子問堪誰。家雞野鷺隨相笑。火到邯鄲任
爾炊。

其二

年年麗瘦不勝衣。老我何如策犢肥。見說南華
還莽蕩。可堪東郭對。歎。歎。牛。腰。穩。東。犧。紈。有。蠹。
腹。饑。填。脉。望。非。一。夕。瀟。湘。公。等。在。刹。竿。倒。盡。待
君揮。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三

四十三

詠牡丹

忌國色天香太真西子錦繡脂粉
耀首膏唇等字面

愛殺延州朶朶紅。群英歇後冠春叢。繁華可是
窮賓主。品目繇來聽匠工。見說褒斜堪縛馬。得
分與慶好。臨風還拚醉眼當筵看。檀暈初舒影
正中。

七月十五日同蔡芹溪梅季升高阮懷梅

幼龍梅子長家次仲愚山汎月宛溪得

十一尤

碧樹涼生枕簟秋。輕舸如葉穩中流。橋邊波浸樓臺出。簾裏聲隨梵唄收。幾度溯洄迷下上。一尊婉婉好倡酬。浮雲無盡滄洲遠。何處年年狎此鷗。

喜家愚山歸里次蔡芹溪

乘軒使者去何年。此日歸來一釣船。廳事如初還習儉。藜羹依舊許同玄。填門客至盃常滿。遶膝兒多履尚穿。不是孤藤親再眺。憑誰說與破

叩竹杖

雙額

祝林玉樹五十初度

甘谷長滋盥漱安。素書天與秘琅玕。芝英好向仙田種。雀性還宜海嶼寬。已卜江城開五柳。何須皂帽戀三韓。攬揆此日聞思過。水碧如君不用餐。

庚子平秋後七日屬有江州之棹家孝章

銓臣輩各製詩一章潤行次韻畲謝

鴉鵝南翥正高秋。黃葉西飛水咽流。欹帽方思籬菊酒。辭家却上木蘭舟。投書渚畔愁充信。喚渡亭邊記倚樓。數徧江程歸夢曉。關心惟有舊池頭。

江行三首

駭浪奔馳鼓十尋。西飛六轡半啣陰。孤帆遠指梅根月。獨客長歌桂樹心。沸浦徒喧官道穢。分風亦媚買人金。漁燈市火爭明暗。若個鍾期是

叩竹杖

賞音

其二

是處秋容占客舸。可堪風味續臨臯。瓜廬老却閒中月。戍火重經亂後濤。立水春鋤愁未穩。橫灘郭索笑徒勞。蕭條一葉寒波動。倚楫長吟拂短袍。

其三

寥天一水浸行舟。撥棹相看鎮日流。古岸苔痕

隨晚炤平林。鳥語自深秋。光寒湧入衰容。鬢袂短頻驚。舊帶鉤。七十二峰山色好。卑飛却為稻梁謀。

江州初泊天池水。公忽枉辱兼留宿。清風

閣依韻答謝

篷窗細雨坐披襟。冥對匡廬寄此心。拄杖何知賓雁過。漏欄猶作莫蛩吟。香焚柏子鐘初動。鼓散譙門露欲侵。禪榻一弓清興遠。不堪城角聽

即竹枝

卷之六 四十六

蕭森

江州感事

秦關聞道落機槍。鄂渚樓船正治兵。劫火初傳江路拆。降帆已散麗人箏。難推鼠獄憑荒史。忍聽烏棲到廢城。同是琵琶京國淚。傷心却向斷垣傾。

喜李惟僥得傳口號呈梅翁少司馬

江城雷動捷書馳。正值山公把酒卮。麟角原分

天上種。鳳毛依舊謝家池。風生南浦聲初震。齒到滕王序最卑。華胄通門何所羨。賴君故里得名垂。西江得傳者序齒滕王閣

庾樓

刻稱當垣四望通。樓名還是舊元公。登臺漫說方州重。嘯月誰兼楚部雄。九派江聲徒飲馬。千家山郭盡哀鴻。揮塵也悉元規陋。此日遙瞻涕淚中。

即竹枝

卷之六 四十七

留堯堂

香山花徑和汪雨若父母

浮烟一水轉晴灣。千樹繁葩萬徑山。歌扇已隨楊柳去。藥爐猶染草堂斑。空餘古木名存晉。剩有啼鶉語帶蠻。擬結茅茨峰下好。東頭却愧屋三間。

庚子除日大雪同楊非儔廖師吉葉清文

夏柳公守歲桑落洲得春字

老却風烟又一句。鄉心消盡鬢邊春。梅花只遞

寒香信。柏酒重看稭齒人。何處絃聲催夜漏。漫空雪色。炤江鄰。枕樓三疊鴻分翫。誰試珍盤薦五辛。

贈馮歉然明府

鴻名雅許獨登臺。百里何堪屈駿才。解組歸來常作客。盍簪無處不啣盃。囊分宛句溪邊月。擔插羅浮嶺上梅。風度如君家世遠。星文莫認蒯緱猜。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八

留髮堂

其二

瘴陰黛色黯征鞍。行部曾經露冕看。共喜瘡痍甦海嶠。誰憐髀肉老江干。軒裳已闕三遷幻。俎豆平分一席難。博羅增城兩邑祀公古戍盧龍遺澤在。爲君却憶舊纓弁。令祖少伯公舊備兵密雲與先天虞伯父庚戌同譜

喜晤陳石莊刺史

牢落頻年歎濕苓。湖風湖雨又冥冥。山違十里空齊女。巢寄一枝有魯靈。敬逕非無車馬駐。橫

門預喜履綦經。相逢莫話匡時事。屠釣而今已築堦。

鳩茲坐傅度山掌垣歸舟話別

霜炎寒茅宿露涼。夜闌江畔一歸航。雲山有夢思臨汝。身世無緣到建章。得計真同鳧貼穩。多情難謝塵揮詳。遙遙赤鑄中江水。把似高風殊未央。

賦得秋天不肯明

印竹杖

卷之六
四十九

留髮堂

燈火青熒白版居。輕寒側側到吾廬。思成怪幻眞陽羨。事半荒唐屬子虛。殘月屋梁霜信斷。淫雲譙鼓漏聲餘。蒙茸料得連衰草。痛哭與元幾字書。

寄魯孺發撫軍

五嶺攢雲作帝丘。老成節鉞賦同仇。星言初稅梧山路。秋獮新平荔子洲。經術生涯襟吏治。禡牙風藻敵王猷。魚頭舊是君門事。畫粉垣西擁

旆遊

送錢馭少大行使江淮次瞿韻

漢禽寧愛老南枝。悵望河山異昔時。宛洛人龍歸謹厚。江淮子翼學栖遲。尊前露冷綈袍戀。眼底風嘶介馬馳。盤折羊腸君萬里。石頭城畔最相思。

讀沈惕菴再辟詩賦答

寄愁天上亦無聊。續賦騷經擬楚招。大雅胥淪

卯竹杖

卷之六
五十一

留髮堂

甘鼎俎。浮名誰計樂漁樵。霜柯凌雪千尋勁。膏穀脫膚七變饒。剩有灰毛湧滌淨。漫言忠孝任飄搖。

清涼山

幾年閒殺悶登臺。四顧蒼涼落日開。草昧經營歸聖主。英圖割據盡凡才。徒誇吳楚東南勝。不阻荆淮頃刻哀。寥廓周垣罕削現。無勞遺老痛聲來。

石頭夜泊

長江南下盡卑垠。鼎峙孫郎差可人。秣馬淮淝常拒敵。方舟歸峽亦敦鄰。偏安尚冀千年遠。大統能無一局真。最是傷心難問處。寒燈譙鼓憶庚申。

鳳凰臺

培塿端然傍女牆。簡詩為問謫仙郎。籬邊湯雨留雞犬。臺畔何曾下鳳凰。魏國青楹徒對字。鍾

卯竹杖

卷之六
五十一

留髮堂

山紫氣尚盈。睚登臨正值江楓冷。斜倚亭亭看夕陽。

賦得相逢盡是歲寒人

相逢盡是歲寒人。把酒為君慷慨陳。白恰無心書甲子。黃袍有意記庚申。燕雲路杳津誰問。嶺海波長石不磷。却憶揮椎年少者。青銅猶照膽毛新。

庚寅雜髮

十年結髮學彈冠。馬上君臣接浙安。經術難消
烽燧急。生涯惟仗鼓鼙寬。薊門雨雪風中暗。嶺
表烟雲霧裏寒。力屈猶慙予節薄。搔頭癡絕淚
欄杆。

印竹杖

卷之六

留晃堂

自弁

阿含經十橐駝力。不如一凡象
力。鴛崛髻經百白象力。敵一龍
力。淺深重輕。夫固具體而微矣。
余少鮮師承。長勞鞍馬。漢魏而
下。最契輓近。一代風會所關。角

自弁

卷之七

材距智。同堂比肩。或當仁而不
讓。或建鼓以並驅。香象神龍。天
矯撲跌。要述吾胷中。眼中兀兀
不可磨滅之。鷲猛雄剛。其未得
而見者。層層香霧海。呵護有金
翅。毋徒曰羊鼻公嗜醋芹。一見

而欣之為癖也吉水施男

自弁

卷之七

二

邛竹杖

姓氏

劉湘客

字客生一字湘帆陝西漢中府人

楊廷麟

字伯祥號璣部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

劉大樸

字無文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

劉日襄

字天孫一字放雲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

倪元璐

字鴻寶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

邛竹杖

姓氏

卷之七

留髡堂

一第... 76 丹 黃 參 日 車 人 學 第 8 反 三 日

叩竹杖

吉水施 男偉長編

新建徐世溥巨源閱

劉客生

韋暹神廟末樞曹椽年八十七山居畝種爲余
言芝岡拜命日乘尚方衣麒麟賜服鼓吹出春
明談者啞啞彌月而怨亦朋起烈皇時尚方褻
如鈞矣因憶劉客生詩西風馬耳立淚與酒爭

叩竹杖

卷之七

留髮堂

觴轉戰無中土出車有尚方宵烽填塞路寒霧
蓋江鄉去住皆顛顛何從問鷓鴣可稱詩史其
他如已失扶風右還傳上郡西停尊方寸亂問
路百尋迷伏櫪悲龍馬山冠冒鳳鷄遶鳴方匝
匪何處可容栖別離當古寺尊盡惜霜烟恥蔑
懷中刺學鸞馬上弦南山崩獸角東井視狼肩
聖主徒憂悴難憑厭亂天同衾失出處南北改
轅時明辟憂無逸朝臣樂欲疲鵝鵝疇解測蟋

蟀自唵詩斜炤桑乾水潺潺古別離七言如文

章寥落休疑世意氣高歌且掩扉心孤江上書

難寄齒落燈前字不驚野鳥無須驚五伯風聲

正自惜三郎浪粘廣漢天無壁風送斜陽日有

繩烟雲十八灘頭綠齊魯三千望裏青高樓萬

里三人醉叢桂雙江九月開相思後夜還非遠

寂寞荒簷月炤低不信文章能立世相逢各自

愧漁樵無須更問剡溪棹風雨蒹葭好寤聽江

叩竹杖

卷之七

留髮堂

村月上林烟閉只有漁人理釣絲却羨無知如
草木長心一帶逐帆開哀時矯掌辭王伯丘壑
分茅乞子男明朝過嶺風烟隔夢折梅花共賦
詩僧歸中食嘗侵晚城角風吹夕炤蟬悲壯沈
鬱真北地能手出癸甲之際艸聞在五嶺作更
繁音節更亮一字不落人間何也

楊清江

初九日戊申袁亦文兵使招飲語及黃漳海楊清江兩先輩周鼎商冀望為環寶漳海不及見清江余師也兼山集久膾炙人口晚年益沈麗婉則感會投贈怨而不怒哀而無傷間有未鐫者余追而隨筆之五言律如萑州道中筮志求吾素容身慕石頭寄車勞爨下問影急流間鳥讓炊頭路龍疑雨後山主恩慙未報空向穆陵

叩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關枯火然新葉秋。星上阜衣相逢黃髮盡。獨羨白蒿肥乳虎猶能怒。蜚鴻未肯歸。但憐樂歲苦。真悔力田非。懷人秋水遠。熊豹漫相招。幽谷終神聽。公田任莠驕。南飛無定樹。東徙尚聞梟。以此御窮日。寒絺助寂寥。繫援初不涉。魚雅復何成。學道知非晚。憂時涉險輕。危枝柔雉步。雌肉飽豺聲。徒有葦戈在。終慙匠物名。洗心詩天地。已如此江流。不暫停。椒蘭怪曲水。沙石見明星。

雙槩開蒲路。千山響結亭。鈴墪初靜處。夜氣入荒汀。老樹頻聽雨。青山終不言。枯龍還野性。明月落秋痕。天定雷歸壑。風高水在門。此身浮一葉。隨意過前村。坐卧荷花裏。乾坤一化廬。蓼田秋沐後。江樹火明初。規髮看河影。聞鐘卷道書。移情何處着。鳥獸已逃虛。啼笑春風面。浮沈秋水心。美人如可見。獨寤且閒吟。不悟龍蛇起。安知堯舜深。縣厓溜萬仞。終古此遺音。寒夜三呵

叩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後酸風五斗來。皇天豈有意。野馬不須猜。日月忘豺虎。魚蟲混草萊。恒知青犢怨。莫向枕流迴。瀉泉注仄地。盈尺足波濤。以此憎蛙智。誰能伐蔡毛。移山費虎怒。緣木習鯁勞。不見疏園者。平生謝桔槔。渡青閣賦別。故人今夜去。獨此歲寒心。酒熱聽霜落。燈炊放楚陰。空江人語細。明月棹歌深。抱甕真吾事。逢人問漢陰。去住渾難定。登樓復惜群。望山飲遠火。逝水慕歸雲。石岸淙

流急沙城鼓氣聞。爲求吳市隱。何以事吾君。憶
君不識路。計日石城西。吳越方饑饉。荆舒尚鼓
鼙。山知小隱處。春滿若耶溪。却念東門子。衰風
理藥畦。浮人同作客。草木恕吾非。水碧號花冷。
田麋識雁肥。孤舟風隄眇。高閣夜星稀。莫爲剡
溪好。留連未肯歸。送龔司李之普定。王者敦荒
服。通賢歷大州。異科傳內殿。高等拜前酋。春酒
三湖雪。寒江一葉舟。十年兄弟意。微外有君疇。

印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土物西南異。衣冠雨露同。蠻長仍荆國。戎功似
召公。五溪分鳥語。諸部接蠶叢。夷簡材猶者。春
風化犴獍。殿柱書名日。僚官半在門。山城開水
石。竹嶺飽黃昏。租稅王風儉。詩書漢法尊。誰云
杖節遠。萬里識君恩。挂榻分餘夕。離思滿布衾。
魚飛三楚冷。花入百蠻深。敬德吞虞命。歌風悟
禹心。當時出處異。諷議托微音。晚渡南浦西。山
開落葉北。戶枕清流野。樹深魚氣秋。蟲聽客愁。

風流孺子宅。江浦謝公樓。誰念燕庭夜。荒涼望
義州。幽懷誰與共。抱影問漁磯。明月蕩秋草。寒
花溼葛衣。山深泉木谷。雁過一星微。澹渺知何
極。悠然可樂饑。南浦賦別高。皇百戰後。風雨此
登臺。莎草聞鳴馬。秋亭積古苔。心當禾黍盡。人
向雁鳧開。今日西山跡。悠悠安在哉。警句如風
前。頻筮虎。霜後獨炊茶。精神天地在。穆卜雨雷
知。禹鼎烹衰鳳。堯階饗佞蒲。高屋終多懼。勞雲

印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不易開。皇天終不改。丞相莫須臾。黍稷懷風長。
著龜閱物深。客從鳥語誤。水厭笏心苛。亂後馮
狂寢。憂來且嘯歌。桅檣茅屋外。鐘鼓雀巢邊。生
事依潮汐。冰心畏鼠鳶。草蕘辭山少。江深拔刺
難。桐花明月落。蜻戶夏蟲愁。幽人無辱夢。高樹
識歸雲。信宿魚龍夜。縱橫沙雀軍。南北同桃梗。
乾坤半陸舟。宿莽寒心壯。飛濛雨力留。殘碑蒼
水夜。雄火白鼉風。稻廬多水鳥。澤國事丁男。浴

雨三山外分風七里前。楚水猶秋客。浮生寄核
舟。十年聞趙叔。一往愧郇男。野情依歲冷。水氣
飲梅多。化書深日月。寒閣領山川。南北秣梁盡。
江湖燕雀頑。酸風吹鈍草。未雨歎飄搖。但使刀
牙在。亡言天下才。世道懷梁肉。交情歎喜苓。七
言律如贈人歸白門。海門西去故人船。薤簾涼
生落石前。薊北書傳青玉案。山南人在白蘋邊。
沙城五月吹魚雨。火戍三江蕩楚天。可記蘇公

印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舊隱處。滿湖風草祝。轅田臨淄道中。送成侍御
樹下停驂歎別離。奔車風裏自支頤。歌逢堯舜
康浪老。夢到申韓涇汭悲。不信檀弓長廢後。猶
聞爾雅誤生時。相看幸有南冠在。折簡無勞譯
漢碑。殷勤羔雁謝桃弓。落翮山前路不窮。故國
笙竽荒草外。行人刀劍亂流中。蟬心詰曲延秋
日。柳氣飄搖動北風。馬上聞雞知爾意。可將樓
櫓向關東。渡淮入黃河。驕雲吹浪上魚蓬。落日

寒牽苦葉中。烏路盡盤青箬水。人家半飽赤鯨
風。回頭錯認北山北。翹足愁看東海東。關外轉
輸勞衛尉。頻年征戰久亡功。十五夜江邊明月
老。漁烟穠李繁燈異。昔年舊國留連寒水外。同
人珍重落花前。共看火樹尋常夜。獨對春風三
五筵。諸將只今誰轉戰。不堪烽燧滿山川。聞事
西風黃葉下秋原。井巷猶聞百一存。白鳥城邊
荆棘夢。青山亂後虎狼村。已知殷武開南嶠。何

印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處狼奴望北門。自是平生羞管趙。不須回首問
文園。過惶恐灘有感。樓前水氣與雲平。散髮披
襟自在行。野鳥知人猶未息。寒風獨夜不勝情。
空山夕照深江樹。明月灘聲下石城。愁盡關河
極北望。如今虎豹正縱橫。梧風楓雨鬢毛斑。坐
嘯沙蟲盡日間。強醉逢人分木葉。牢愁亡奈看
秋山。鶴猿自在灘邊宿。江漢飄零夢後還。遂使
南州爲異域。群公何處築函關。射獵山頭問泛

鷗幾村風雨付滄流。隼旌盡遶山前路。豹尾高
盤葉上舟。坐嘯獨看孔渤海。悲歌猶向柳司州。
匈奴未滅家何在。敢爲秋山賦遠遊。投李孝原
尚書朝聞驛使向江樓。虎韞魚文耀列侯。胡服
晝侵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崆峒嶺下看雙
節。天柱灘頭領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秦淮依
舊擁貂頭。詔趨入直鳳輝堂。裏詔初回魚服昭。
弓次第催江上。庾陶瞻楚節。禁中頗牧愧周才。

叩竹杖

卷之七
九

留髡堂

石城鉦鼓三山靜。京口樓船萬里開。况復聖明
勤遠略。大風猶向掠鷹臺。丙戌元日黃華嶺外
瑞雲齊。白鷺洲前戰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
江父老望征西。春風斗帳降同馬。細雨戈船鬪
水犀。此日建州吟行舞。近臣應解賦鳧鷖。朝元
帳下領齊班。稽首春風動百蠻。九葉雲雷開萬
國。一時江漢擁三山。宮中勝帖盤龍出。仗裏勞
尊藉草頒。從此鎬南傳盛事。年年虎豹渡天關。

督府東行同諸子有感。畫舫風雨下春洲。夜渡
崑崙笑細侯。幾處旌旗瞻漢節。群公劍履滿庾
樓。故園烟火頻西怨。嶺表魚書盡北流。此日燈
前容易醉。忍將簫鼓謝吳鉤。觀梅高樓夜夜梅
花曲。吹盡燈前竹葉杯。今日春風能幾醉。滿山
寒雨莫相催。卽知自在江邊老。亡奈愁逢亂後
開。五十年來芳艸路。一時流水聽春迴。中秋夜
坐章貢臺。橫笛中宵動客星。一聲勞雁出沙汀。

叩竹杖

卷之七
十

留髡堂

瓦燈未免聊同俗。匏酌何須歎獨醒。萬戶笙歌
同夜戍。百年風雨此秋亭。諸公已草平岡檄。欲
薦蒲漿靜北庭。丙戌九日忠誠南樓辦賊示將
佐。兩年同作異鄉身。九日重留望闕津。虎帳夜
深黃菊酒。葛衣秋老白醅巾。將軍話笑多文吏。
群盜縱橫半舊臣。羨爾驅南浦者。依稀猶是
太平人。年年羞見菊花開。十度悲秋上楚臺。半
嶺殘陽嘶樹落。一行斜雁向人來。行雲永絕襄

王夢野水偏傷宋玉懷。絲管闌珊歸客盡。黃昏
 獨自詠詩迴。河西獵火炤高樓。五嶺風光異昔
 遊。木葉看雲寒戍晚。菊花空雨漢宮秋。山城野
 幔開三市。江表輕裘署九州。旦夕功成莫釀熟。
 憑君一笑舊田疇。與李孝原尚書。鵠印初傳詔
 尚方。元戎小隊繞文昌。江淮草木思方叔。吳楚
 山川識李綱。明月袞衣諸將入。秋風獵火角城
 荒。為問故人珍重在中興。自古舊南陽。彭文見
 中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官依舊笑玄文。梁王關外三江卒。都護營中八
 字軍。猶憶向時明月後。寒風吹盡惜離群。警句
 如鸚鵡。洲頭黃葉葉。蒹葭浪裏白鱗花。捲將細
 草湖邊雨。灑盡寒山雪。夜灰人問姓名家。漸遠
 山。迷面目鳥先聞。傲木寧甘流曲影。頑鳩未敢
 祝妖弓。玄蛤早封鼯鼠徑。青霜飽嗅菊花根。七
 日曾霑鈴下草。半生誤讀火餘經。醉醒何關千
 日酒。清狂依舊百年身。古今小悟葭灰外。人物
 中竹杖

卷之七

留髡堂

懷武山濂水自憐才。偶爾夷門杖策來。健馬秋
 風鳴獨柳。勞思夜雨上條枚。芭田宋宋新軍靜。
 盤道深深舊鬼哀。同是白鷺洲邊月。何時重浣
 菊花杯。領軍使過青蓮山。有感七月登樓涕不
 禁。重來十月倍傷心。溼梢夜火悲勞草。秋石枯
 蠅下渴礎。狐鼠晝跳城郭在。烽烟人老菊花深。
 只今不敢招鴻雁。何處江邊識舊城。山前鬼火
 宿愁雲。處處灘流不忍聞。癡掾未堪逢白醉。僮

歌南面百城足敵秦川百二也

劉無文

詩以韻勝尚矣。而理失則野。文過傷浮。嚙指閣
筆時。春繭獨抽。宋氣微炤。別字句于累黍。差音
聲于毫芒。氣居體先。意越詮表。伸紙疾書。春容
大雅。余友劉無文。常研幾于此。領方氣候蒸熱。
晝門長扃。夜月悲涼。胡床箕踞。影與我三。憶其
度嶺近作若干篇。且筆且吟。不自覺其雞之喈
喈也。盥而存之。十二日辛夷。五言律。如龍口水

叩竹杖

卷之七
十三

留髮堂

宅牽千里濤聲。日夜聞沙平。犁潔鳥嶺缺。補勞
雲黃耳。書難達。赤眉焰欲焚。鄉關不可到。蛇豕
忍同群。盤灘盤灘百尺源。風雨帶晴暄。急纜雲
巢引危舫。石隙吞沙虛。鷗自篆。衣煖蟲頻捫。慘
澹空回首。愁看落葉邨。次堵牧遊。設榻向雲宅。
傷心又海塵。關河黃艸夢。天地赤貧身。度夜雞
能俠。嘶風馬有神。餘生戈甲外。棘莽願為鄰。洗
硯裁得紫雲影。相攜自結童。學書忘丙日。開戶

正秋風。禍嫁端溪後。愁澆漓水中。與君身共潔。
潦倒入詩筒。秋晚野航依。旦莫林壑接。愁顏風
破雲。千樹烟籠日。半山當秋毛。易白作客面。成
頑群盜衝。湘裏笨車未可還。龍門晚泊。百曲龍
門險。初經客棹新。孤舟含石齒。夕炤吐山唇。地
割黃牛水。人留白馬津。驅馳成底事。七日欲哀
秦。舟眺兀坐堅。愁壁香消自。啓軒鷗鳧烟外浦。
草木石邊邨。客路玄絲改。窮愁白眼存。只今千

叩竹杖

卷之七
十四

留髮堂

里棹荒忽與誰論。舟曉可信天地濶。還憐山水
偏。狂波烹淺石。亂樹挾寒烟。古廟黃茅外。柔帆
白鳥邊。今朝留雨意。蕭瑟谷中天。警句如步月。
乾坤牛馬驛。江海雁鳧情。密樹林如錦。危濤水
自城。潮歸恬海性。鳥靜浹山情。草木雲千嶂。關
河月一隅。七言律。書李青蓮懷子房詩後。舊帙
窗前弔古頻。英風虎嘯尚如新。沙中指顧無秦
帝。圯上周旋有老人。納履揮椎原一事。報韓典

漢豈分身徘徊風雨高踪杳太白當年未問津
春陵旅愁濂溪夜火接烽烟客淚亡聊倍昔年
舊圃雲深狐兔宅他鄉雨溼草花天一燈壁影
留鬚鬢半醉人前說鬼仙楚水吳山兵氣徧祇
今誰洗斷流鞭溪外烟光過浦低支筇四望野
情移新晴樹影橫輕艇舊雨苔錢覆古堦那有
公榮堪對酒空憐子美自催詩繇來營道饒遷
謫今日蕭騷倍昔時客舍花前倦倚闌家書強

甲竹杖

卷之七
十五

留髮堂

就署平安江山淚落難空舞歲月愁深虎尚盤
河北諸軍旗鼓冷漢西遺老水雲寒蕭然萬里
芒鞋盡鏡裏霜毛不忍看春陵熟食支離天末
似輕鷗令節空成客子遊朱墨殘編南宋淚清
明萬里北陵愁風前自落花亡主雨外知歸燕
有樓回首螺川鄉夢瀾不堪荆棘滿荒丘晨起
偶成不言溪畔負三春旅舍欠且澤國人曉夢
桃笙紅淚溼晴窗竹影墨痕新狼烟日逼生何

貴馬齒年加骨尚貧豈是天涯知己薄文章莫
濟亂離身晚步寥荒一榻卧苔衣散髮行吟古
釣磯烟浦鳧栖玄幙穩霞天鴉載赤文歸胷中
丘壑亡今昔眼底河山有是非却歎不如梁上
燕半巢兒女自相依秋夜不寐兵甲頻年歎未
歸他鄉月在故人非陰蟲古壁呼秋渴莫笛空
山聽枕微作客還如充遠戍無家孰與寄寒衣
長宵不寐身千轉曉夢初成日已輝秋舫寒潭

甲竹杖

卷之七
十六

留髮堂

碧渚夜深深舊帙縱橫對遠岑竹葉盃催雲鳥
過桃花飯罷水鷗臨秋悲有淚難看樹寒到亡
衣不聽礎極日幽凄蠻微路扁舟莫載故鄉心
旅思寄郭羽侯僧介立秋燈蟲外夢亡聊坐對
殘書歲月消聽鳥因攤元叔賦看雲悔上子微
橋兵戈客路生如寄貧病蠻鄉鬢欲焦悵望椒
丘烟水外如今盜賊尚逍遙追署江頭把酒歌
西風此日洞庭波漸看萬木彫林錦偶寄輕航

數水梭。極浦霞深魚影沒。空山暮入鳥聲過。梅
 溪想像尊前興。故友天涯奈若何。旅夜秋庭屈
 戌響初更。獨夜寒侵氣已兵。小榻金奴風外影。
 空山木客雨中聲。聊持不落澆閒思。莫賦亡衣
 動客情。三十年來康水夢。只今笑髮未成名。賦
 得殘月篷窗夢不圓。張別山句龍火寒江漏碧烟。野
 航自入響凄然。愁吟莫榻淫魚外。病影秋沙潔
 鳥邊草。夢情荒空有夜松。燈路宋各為年。張融
 叩竹杖
卷之七 十七
 留髡堂

頭。淡墨雲初起。水百縈環雨正飛。萬幕章江鵝
 表斷孤舟。滴水大書稀。白髮衰同千樹落。青樽
 暮倚一江深。陽朔江上石。插浮圖妨鳥路波。籠
 玉柱。割魚天鬼丁。奕布千峰穩。日午奩開萬壑
 縣。繡壁玄猿翻霧幙。雄灘綵鷁倚山城。旅夜有
 懷孤城霧溼環銅馬。萬幕沙寒殿鼓羊。燈前古
 榻青山夢。亂後荒郵綠草情。松燈一榻僮兼馬
 桃杖頻年客已翁。一窗風雨寒燈影。獨客關河
 叩竹杖
卷之七 十八
 留髡堂

古劍心。殘燈角鼓千家夢。孤月江天半壁心。夜
 雨荒階蛩夢溼。秋風古樹鳥心寒。簷聲亂滴催
 更急。燈影亡聊對客殘。援江歎鹿門。城畔留黃
 霧。龍尾洲頭遠碧烟。半矢浮圖南入淚。一書海
 上仲連心。二月鶯花元結驛。經年狼火灌嬰城。
 濂溪祠。頽垣草髮先生座。古篆苔衣御製碑。賦
 拙難將呼巧夢。愛蓮祗許問花知。春陵感事玉
 塞塵。沙狼火濶牙城歌舞漏。聲寒雲烟舊國銅

駝思風雨高樓鐵笛心。春風病眼王孫艸。莫雨
 悲笳客子居旅晨。月落千營齊放馬。烟清半樹
 昨啼鴉。醉鄉已度殘宵事。夢國空看舊圃花。午
 窗卽事愁中歲月偏。多病亂裏身名祗一癡。寄
 余十載光分烏舅火。連朝帛寄雁奴音。斜陽樹
 影深空牖。初月秋聲送遠林。蓬婆霧斷封千嶂。
 拐子秋高過百城。共下天涯狼虎淚。獨存亂國
 水雲情。眼底雲姿蒼狗路。袖中秋氣古龍天。旅
 叩竹枝

卷之七

留覺堂

劉天孫
 劉放雲拜梅堂自剛稿。脫胎竟陵而療竟陵幽
 細靈澹。秀折古香。筆畦墨澹。亡復人間烟火年
 來益更醇肆。不墮枯宗。禪家所謂除去理障。便
 無執着煩惱。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藍而
 青于藍。楚材若此。鍾袁三折肱。斯為最也。感歸
 諸篇高言正始。陳拾遺何足道哉。蔡中郎得仲
 任論衡秘不示人。卷握間寶此過矣。聞樂府力
 叩竹枝

卷之七

留覺堂

夕卽事獨許農師。猶看月可憐。君子各為天。列
 宿碑前方士意。突星瀨上里人心。高迴沉珠情
 踪孤寄。哀猿三峽。嘯規五更。不足喻其悽切也。
 其他如犬聲黃葉。寺人影夕陽樓。竹影千絲日
 蟬聲滿腹秋。金人玉塞沙千里。水落山高鳥一
 枝。舊帙新裁砌。籠盈筇。河東忘却未免腹負安
 世耳無文名大樸。萬安人。

追魏晉余尚未得而囑也。五言律如畫馬爾志
 自倜儻艱辛。知屢經雪衝。連練影烙。帶響房星。
 僕射生堪託。青萍嘯豈停。寫神應在骨。勅敵迴
 蒼鷹。投交阻風燈。幃頻聚影。別去已三年。何事
 白頭浪。又吹黃葉天。盟心看縞紵。理怨入匏絃。
 薄莫饑烏下。飛開檣外烟。羈心向何託。聞子繫
 歸航。岸溼磯鳴火。林衰橘抱霜。慵眠添夜永。靜
 思納溪光。濤墨惟欺世。遙同秋水蒼。不寐漏定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9 卷之七

爐香瘦。閨人能幾堪。名空顏火鳳。爾只念冰蠶。
鄴韻情將五白。邀影自三。草堂何日過。踏過百
花潭。寄書帶圍。今已減。所負薜蘿衣。地遠夢難
續。神寒字不肥。烟波釣漸懶。橡栗掇猶饑。一劄
煩珍重。唐亭亡雁飛。七言近體。如舟宿燕磯。江
空雁瘦影將除。浩浩亡縈似野居。鐘散隔林猶
戀舫。獨迎殘火漸知廬。尋香夢暖春深跡。愁宋
心森夜半餘。獨有亂離人定後。幾株寒柳共疎

印竹林

卷之七

留髮堂

疎感秋。爐香靜遠一灣悠。心弱應難續舊愁。野
態漸尊腰與膝。新知原許壑兼丘。屢遙歸晚長
如粒。釀就初擎白似秋。已卜釣絲風下叟。柴門
隨意對滄洲。送春荒城是處減春華。旅盞平分
醉有涯。辭葉花魂茫有蜨。遶岩夕梵冷如鴉。輕
寒漸失獨重袂。野馥亡多待煮茶。忽憶頽年逢
謫客。三更江上理琵琶。湘東十律獨向曉巖悵
古藤。茁生小草自相矜。憂驚五嶺同三峽。淚點

雙娥灑二陵。老膝漸難工世態。微名何計避人
稱。細牽漁髮絲絲影。吹折寒汀挂一罾。感歸愚
谷藏身悔已遲。亡方騷屑靜中思。白鹽赤米田
家事。黃葉紅渠處士詩。久拙卽今憐老婦。真狂
何法教癡兒。短槎縮項曾垂釣。端憶江邊月到
時。縣鶉牢護遠遊身。半蹠中原棘與榛。退谷雲
深圖再訪。祁生鴻隔不稱賓。吏矜曼倩長諧世
命似明妃老嫁人。羌笛數聲芳草歇。催寒風雨

印竹杖

卷之七

留髮堂

動西鄰。遙禮杜墓何處蒼藤下。夕陽石頭梅灼
古來香。半生戎馬愁西蜀。絕代詩歌領盛唐。花
鳥驚心都是淚。冰霜刺骨到枯腸。最憐好友淪
亡後。三冠簾鉤忌老狂。晤何叔鑑橋邊。唬鳩人
聲殘。八載天涯一字難。旅骨已枯應化鐵。鄉心
漸引且垂竿。永嘉曆就陶籬覓。天寶人經蜀道
寒。虎拜由來隨蜨夢。看君亦失舊儒冠。寶弓曳
曳問長滕。嶺表萍踪歸未能。山海圖存觀匪昔。

鷓鴣枝冷託誰曾。聲青聽過前峰。雨焰短初連。萬里燈。治亂總憑毫素力。將分縞帶有良朋。山夜憂寄季無懷。叩角宵歌冷不勝。結鶉笑即舊吳綾。瓶爭餘粟仍羞鶩。吏竄亡家轉羨僧。破寤晨鐘催兩鬢。剪霜黃葉到三層。仰窺弦朔圖新令。晉曆陶尊悵未能。五言律警句如賦寄王昌之。湘淼天增濶。衡尊雨益奇。憶画水綴三更響。風圖六月寒。湖邊草閣。蓼疎秋有跡。曾定水亡

叩竹杖

卷之七

雷髯堂

聲竈拾呼風。葉扉臨載月。航偶成索居。翻憎影天涯。誰是鄰。雞鳴現。逸少書。晤耳周。頰一枝。三匝後。八口七。歌餘揚。舲磬過。磯頭立。帆歸雲上。迷泊孤。同墜葉。楫響即。鄰家。石火敲更乞。雲帆候曉斜。崎嶇層浪裏。雙槳落寒烟。苦雨墻角。頰蒼鱗。磯頭突。曙鐘投。別句就。冰霜結。綠逢山水。尋鄖城。露華高。柳色雞。曉落沙聲。度節杜陵衣。未賜漢武筵。堪思簫鼓亡端合。香花到處吹舟

飲星下窺灘。火烟疎綴浦。芹赤壁。粟橫留韻老。曲顧寄情多。文章爭運數。裁賦報東坡。蘇公以黃州赤壁為君山定鍾依水濕。茂艸對春殘。祝融峰頂。萬里秋全見。三湘氣漸收。凌空欺鳥力。落響訪泉幽。尋僧禪喜說龍肉。溪仍印虎踪。澗邊幽可摘。疇與採芙蓉。荔枝灘。荻月臨沙動。螢星合水飛。題寓山水文章性。風塵奴僕身。江漲樹低天。是岸鼉入郭。為家理定道中。虎風生大壑。烏月

叩竹杖

卷之七

雷髯堂

守閒扉。七言警句如秋日影寒。續霧鴻移岸。香瘦沈蓮水。沒。曾屈平廟。駭成不聽風。剛楚沙。冷羞留怨與齊悼。亡鬼愚偏解收嘉侶。天老應難辨。慧才落葉散。接霜砧。催戍夢。飛吹鐵笛補漁蓑。漂零正值吳江冷。捺亂其堪楚水多。桐圭剪處。天言溼。薤簞成如秋氣殘。桐背高翔任女字。柿頭吹老鄭虔書。蟲纈舊痕先碎月。蟬危昔蒂漸矜寒。鐘斷僧歸聞履跡。月明人定送聞思。柯

守井桑徒覆夢。榆凋漢社僅藏烟。秋日與某某
飲江樓糧艱入口兼分雀。夢過三湘只繫舟。誰
飲葡萄謀健醉。但驚簞策接新愁。江楓漸瘦紅
將溼。露荻驚殘白未周。騎散并州餘好笑。雞聞
涑水正中流。最憐鼓史難容俠。不信鞭垂可斷
流。寒溪嶺頭鐘散吹黃葉。橋外秋多澹碧溪。佛
炤霜燈延草溼。懷人宵夢入蘆寒。感秋隔溪峰
遠孤。僧立過枕鐘寒。落葉來凋多師友。頻驚骨

叩竹杖

卷之七
三十五

留髮堂

收遍霜風獨吹心。九月十日登沼山。剎邊秋老
螢私語。矧底寒生雁獨飛。鐘滿荒榛難出岫。劍
吹新鏑好迎霜。過嵇紹墓坐深塵。尾譚何益衣
點龍泉血有聲。長安餞春三千路。越雙柑好九
十陰隨五漏窮。燕歸偶逢林逸圖。新句不聽羊
欣踐落花。說到領南如遠竄。故園今已是天涯。
漢上東某郡伯。半江笛過吹遙舫。遶署光寒禮
道容。懷二致弟燕中疲驢細蹠。飛花雨草服長

拖斷嶺烟。湘東十律薄身比葉先。秋瘦假寐如
家伏枕還。儀高龍豹松千尺。馥浴萸離冰一涵。
獨秀山疇嶙削嶂前。朝貌但數頽宮滿苑秋。錦
石花開猶早馥。珠簾人換各新愁。除夕盛壯不
來愁。魏武漂零既久動香山。頻催画角寒新火。
再對梅花已厚顏。瞿園買雲汲月藏。郿塢鑿石
彫欄衛鼎湖。春仲聞蟬黃。鵬斷處逢清嘯。鍊騎
飛時送晚笳。寄謝并州良刺史。登樓倚月莫長

叩竹杖

卷之七
三十六

留髮堂

嗟將入衡嶽。三更笛冷蛟龍夢。八月蘆搖雁鴛
聲。賣花聲階前。鸚鵡頻能學。語罷茶蘼又海棠。
悼亡拜手擬攀金粟佛。含毫忍繪玉樓人。得家
書。刀環約對芙蓉冷。鍊笛聲同絡緯衣。五言排
律待月美人圖。黛青嵐漸約。櫳白水先漪。對影
擎甌際。聆鴻滅燭時。悲歡同一炤。肥瘠相應知。
卜是何年手。端傳幽閣委。七言排律與濟甫。攢
眉兀兀幽懷裏。嚙指亭亭新慧生。杯湖白恰兼

霜泛箬谷青。鞵遠磬行。觥籌知少緣。金澀奮晦
聞曾帶火。咍憶家。漸老親。遙癯似。雀在官。疊恥
拙于鳩。慵盼銅駝埋。古道難逢。荻雁問。高秋驚
衰怕見。明朝鏡。寄傲曾登。最上樓。陸子劄歸。搖
犬尾。陶家金。只面犖頭。得辭陳慧。酬秦火。重引
新愁伴。楚囚。壬辰六月十七日丙辰書

叩竹枝

卷之七
二十七

留髮堂

倪鴻寶

倪大司農鴻寶詩。黃漳海先輩評曰。體秋初度
自為一部岱華。門人董瑒敘。謂憶母十章。可追
陟岵。八物八章。可追小苾。戊辰春十章。可追巷
伯。讀九一疏草二章。可追羔羊。要以識時著勸
動懷君父。宋瑞億翁詞。雖未工。于以紀事書人
大有經史之意。余錄其八化八章。刻畫之至。幾
于無字。丹者手龜。註者眼抉。不待甲申三月。銅

叩竹枝

卷之七
二十八

留髮堂

駝荆棘。輦路秋原矣。其一鷓鴣。亦難必。肉味化
大拳。上功憑。枉棒下考等。重淵哭。虎將焉。避捕
蛇。亦豈全。司助無定論。少府量金錢。其二狐虎
亦難必。威骨化媚珠。軍容多禮數。謁者廣妻孥。
恭謹將門將。尊嚴姑上姑。師中有女子。何以激
眉鬚。其三錦練亦難必。天機化繭絲。蕭何刀筆
吏。鄭棨滑稽詩。河漢而無極。豆籩則有司。堯言
俞咈耳。二典猶支離。其四鼻耳亦難必。中準化

側輪媪相翹端坐。公卿翼兩甄。防魚教鰲守。引
鴛與雞親。疾惡貴巷伯。不知誰譖人。其五。足首
亦難必。低眼化高頭。寧火張彘第。莫刳子蚩侯。
雞爭撻禁鼓。狐亂傳妖籌。吾見臨民長。甘言諂
悍囚。其六。肉骨亦難必。羸肌化大瓢。令言原懦
將。王則自傭奴。大吏縛猶稿。名城摧似枯。波翻
五六月。天子爲停餉。其七。草卉亦難必。香蓀化
棘荆。畊田多賦稅。作賊有功名。北眺蹋雍絳。南

印竹杖

卷之七

留晃堂

游翻洞彭。但更名曰盜。卽解殺官兵。其八。丘陵
亦難必。榛嶺化麻園。貫索星臨廟。臯陶祠咽門。
死灰燄卽溺。鬼朴至何言。地大官俱備。匡州寧
足論。七言如夕馳。兗州道夕陽。飛下魯王宮。剪
剪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
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坐上尊鼻憶。孔融俄見
隔林晴氣好。不知是月是流虹。聞朝鮮墮一城。
佩刀一寸十年腥。百雉奚堪殞。厥翎禮法眼。憑

嵇散白。英雄骨。吃蔣侯青。由來巴蜀人。傳檄是
處燕然石。有銘可惜時。平閒欲死。將軍買筆點
花經。白門松風閣。小堪極目嶺東烟。不道離城
有許天。好雨加松青。一等深樓恣佛定。多年名
心已盡。遙岑下。春景最空寒。食前更進一溪真
可住。世人却滯買山錢。警句如集白。下王太學
園接木。有胎爲弱晉。鳴禽無字不先秦。初寒念
守邊將士。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

印竹杖

卷之七

留晃堂

送人之關中。無人能認騎牛氣。有字須題落雁
巔。儒眼儘他酣百二。客身總不入三千。雨後行
東河道中。惇石魏公偏斌媚。輕烟呂相不糊塗。
荏平道中。靈文杜甫妨蔥肆。朝服王戎負酒壺。
送吳給諫政事堂。堪名偃月。曩臣意不在飛霜。
家居卽事門外。青山屋裏。泉落花詩。人間謾說
封姨妒。舞破山香。有砮光雄州道上。客路不知
天近遠。程程須築望京樓。七言古。沈母節婦歌

天橋夜圻。婺光起。愁鴻泣盡。蘆花水。冢中韓重
 寧孤棲。鬼聲啾啾。泣無死。養血血飛成羽。鱗潛
 蛟快舞。雙龍子。霞文欲聚。霜花消。但望懷清臺
 氣美。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城外十山
 山九赭。五月燦風。煮老馬。日下龍歸。喘不禁。芥
 取一窰雲。作瓦。炎官有字。滿長空。一半綠塗。半
 紅寫。艇子當窗。三兩灣。離烟驕舞。鍾山下。大峰
 如杵。細如針。白散湖頭。青入竿。撥黍爲籌。算亭
 子。大亭小亭。數盈把。美人醜影。染溪雲。一隊魚
 翻蘆上打。花奴葉底。剖蜂脾。漁父瓶頭。探鱗鮓。
 黃麴入口。卽玄冰。此是有酒。白蓮社。何不沁死
 而焦生。嚼糟不盡。英雄假一個。吳歌青滴滴。喚
 醒癡山。睡去者。精拔幽綺。當與陶韋。顏謝並驅
 爭先。不獨長吉。鬼怪介甫。拘折。雄長坐大。已也。
 若神鼠。嚙孟繫尸。蛆失鬢。嬰修羅。戰愈高天。帝
 音願來。難瞞地神。南無邀太上。佛有大淫山。作

卯竹林

卷之七

留髮堂

女等句子。瞻所云。談經濟。如龍肉。余儉父。性習
 粟縷。未敢阿比。所好。以自麗于章甫。縫掖

卯竹林

卷之七

留髮堂

二樓紀略

序

曩讀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四參王府三讓吏部矣卽以出牧亦自東海兼領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何歟且茲穉也江表大藩從漢逮晉宋間二千石賢明著聲者代不乏人元暉起齊內史廼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以其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有言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余來爲穉退食之暇登後圃北樓卽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彷彿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焉意必有遺愛被於邦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言守宣城又何歟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無六朝矜尙風流貴華賤實而載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懿踪傑蹟當日旣不復存而獨區區一樓謂足以實謝宣城之名乎哉及覽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生有先得我心者於是乎若發吾覆焉二樓者其一卽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矣先生一旦卽明太守朱公肇建之

二樓小志

黃序

處增修之始易今名罷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
間澄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翁然以二樓歸先生
焉余又得之輿論謂先生蒞政值戊子大禳後荒
政最善所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因以
想見謝公當日之為罷即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
人不相遠如列俎歸單味連駕止容膝一今之節
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覘星視農正一今之邵
農勞酒也如排雲接輿蓋蔽日下霓裳一今之嗟
吁雩祭也如烹鮮止貪競共治屬廉耻一今之茲

二樓小志

黃序二

歌都講也如簪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一今之傳
餐輟洗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為章句掩
後來者各審所自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
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題咏世徒以太白故
艷稱梧桐橘柚一詩耳

國朝作者尤多南樓起明申葉絕傳本末皆不可
沒於是程子借柳始葺為志嗣汪孝廉師退沈子
元珮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今入詩文在集者皆
非苟作又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於後余下

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置於賢者之後欣慕芳
軌恆恐不逮特即所見頓釋讀史之疑為序其梗
概如此

康熙庚子七月既望北平黃叔琪拜序



二樓小志

黃序三

Blank space for the third preface.

自序

語云數面成親舊况及過此者乎余不敏守宛十年與其士大夫交相善迄於土俗民風見聞所接殆已多矣山川雲鳥亦復關人初視事有草停車有錄有北樓讀書記書院記聞合而刪之附南北樓小志之後好事君子或取其情而畧其文焉二樓居士賦偉書

二樓紀畧

自序

二樓紀畧

卷一

襄平修賦偉書士

扶杖瞻

天記

皇上御極之五十二年恭逢

萬壽六旬正誕知府

臣賦偉

以寧國府耆民六人

上京叩 祝歸述

天恩而為之次第其語也六人者為宣城黃雲程

南陵童繼舜涇趙膺寧國胡正傑旌德呂祚

二樓紀畧

卷一

太平查元岱皆八十以上人其始請行者甚

眾臣竊以九州萬國莫不願呼嵩 闕下顧

屢有 溫諭止臣僚毋進獻文武百職皆在

官行禮舊臣予告歸者卿貳以上聽一子入

賀今爾民誠心雖萬里未遠當仰體

聖天子休養庶老之深意於是六人獨以推擇得

往臣勉之曰爾等生長草莽罔識 朝儀

天威咫尺毋或誼譁失次以滋罪戾皆曰謹受教

又於其上道祖而慰之曰茲行也涉江淮達

黃河觀泰山以向神京春風長日父老樂哉
汝子弟隨行毋亦勸餐祝哽好為上華封之
頌行且歸矣皆曰諾今其還而有復於臣也
色貌加光澤步趨加健舉意皆甚自得者曰
民幸生為太平草木不圖得見曠古盛事於
是坐六人於昶署之燕寢而俾竟其說雲程
則曰始至都城仰瞻 宮闕迥在霄漢乃伏
觀 帝居壯麗威重既而聞人言今歲四方
雲集先後無少息者皆為 同天節至也問

二樓紀畧

卷一

二

之則曰天下封疆文武大臣致政宰執九卿
貴近舊僚有馳赴 闕廷者有萬里奉表至
者若而人外藩下國無有近遠踰山度海來
獻方物者若而人以至觀光士子與夫商旅
負販百工技藝之流填塞衢路又若而人直
省老人至者亦數千人元岱曰車中馬上服
朝服鱗衣出入炫煌光耀奪目 諸王貝勒
已下百官見任者前後皆三日雲程繼舜膺
皆曰都城內外民居數十步即結彩繪香爐

棹圍甚設惟禁城中尤華其各經厥清楚徹
雲中為

聖人祝長生者以數萬計時

上御暢春苑 諸王大臣舉朝恭請 御大殿受

朝賀得 旨初雲程繼舜膺正傑祚元岱皆

齋宿期前一日黎明從諸老人後迎 駕恐

臨期擁不得出遂又前夕止宿城外民家第

見自西直門接 暢春苑近三十里所列五

色錦繡牌坊其高插天有柱有礎有梁有櫺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櫺皆作雕鏤花卉狀玲瓏穿漏下廣上銳最
上有

聖德同天

天子萬年各四大字凡十餘座下列順天江南浙

江諸省恭製輦道左右皆有幙幙凡障三十

里架松栢枝為棚蒼翠彌望置几案畫頁綴

盆盎景物以聯屬之鼓吹數百部俳優百戲

踏歌連袂笙竽簫筑琵琶絃索之聲不復可

辯中當廣尋丈 御道肅清官司守者問知

是外方山野之氓特教之側身道傍從容翔視而已十七日夜分雲程與五人早起洗沐衣冠待旦昧爽遙聞有聲非人間節奏主人曰此太常法部所稱天樂也

上將還宮六人震懼蒲伏曙光方曠香煙旋散前導鑾駕諸儀從京師耄耋亦多不識稍稍見旗幟畫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形又見宮扇制度不一其類移晷天仗絡繹未盡久之朱輪華轂多有婦官前導皆無敢仰睇者又久之

上樓紀畧

卷一

四

之傳

皇太后鑾輿還宮謹伏候宮車過又久之遙見千官齊頰侍衛中官奉步輦徐徐行其上飛蓋黃雲成彩 諸皇子步從有中官負以從者王公貴戚扈 蹕六人俯首心掉意是 駕至與安慶老人錢甲者跪叩頭迎忽有大人傳旨賜汝七人當謝 恩卽叩頭謝 恩訖則所下者人參也凡內京民與天下老人迎 駕有天厨壽桃之賜剖食之中則白金爛焉 尚

方珍味與帑金錯落繽紛雨露降自上穿惟羣生各自濡潤而民等願邀靈苗大藥庶幾難老之徵自此長得歌咏昇平尤屬萬有一遇之厚幸矣是時車馬雲屯驩呼雷動道棍不得前復紆從別門以入十八日

上御太和殿受朝賀各官序列朝內外有差禮法森嚴莫得聞知民等與直省老人數千輩班端門外望 殿叩頭各退二十五日有 旨賜天下老人宴 天潢親命爵傳 旨汝等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歸各傳諭鄰里教子弟以孝悌爲先皆叩頭謝 恩退自是各出京民等以五月十八至二十日次第抵家設香案率子弟望北恭謝 聖恩今宜以上京始末聞六人者之言如此 臣賦偉 語之曰汝輩亦知所以天壽平格久道化成之由乎洪惟我

皇上文德武功登三咸五幅員孔長前古未有覆載之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今臣民懽欣鼓舞咸思以數十年來樽節受養所貽者極瑰

麗華瞻之觀明天下民物潤澤豐美上娛

聖天子統電流虹億萬無量之歲月負曝獻芹不

自禁其區區之忠愛而詎知肆大胄蠲積逋

弘闢門籟俊之恩廣容民蓄衆之惠撫綏蕃

衛懷柔百神無一不關 九重之殷念若曩

者養老之典沐 天恩者蓋數數矣而今則

普天率土秀眉黃髮皆拜手稽首於 太乙

勾陳之下大酺大賚虞夏商周食饗燕禮之

盛未之聞也汝六人者誠不勝大幸簪筆之

二樓紀畧

卷一

六

臣定請恭繕 恩詔所頒綜一時盛事勒成

全書傳示萬世而 臣 穉草茅愚賤咸樂聞六

人之所爲近光而榮耀者乃食飲而遣之因

錄所述各書扶杖瞻

天字俾榜諸堂上中憲大夫江南寧國府知府加

四級 臣修賦傳 恭記

再世承

恩記

自古教忠之道咸推恩臣子逮厥所生至於

世受光寵則所以處大臣者有殊禮焉

聖天子孝治天下 錫命優渥百官得隆其親各

循資階以期自致所謂心無窮而分有限也

念 臣賦偉 生纔六歲 臣 父故文林郎廣東惠

州府長樂縣知縣 先臣 駱彩 卒於官 臣 祖學

道 棄 臣 父時 臣 父生纔九歲 臣 祖母 修氏 苦

節二十年 臣 母 趙氏 苦節五十一年追悼兩

世孤露玲孀不能圖報 臣 見任江南寧國府

知府竊祿養母貪冒逾涯今恭遇

二樓紀畧

卷一

七

萬壽單恩幸得贈 臣 父封 臣 母如 臣 今官而祖父

母未霑 恩命願將 臣 身及妻應與改封之

處移贈 臣 祖父母庶幾 臣 父地下有知感戴

逾於身受 臣 歿且不朽既由禮臣得請遂使

焚黃西山之祖墓而 臣 於官署侍母仰頌

皇仁俯思往事不禁且喜且悲重以悚懼何者人

臣一命以上皆願榮及其先 臣 伏思高曾二

世金用伯祖鎮朔將軍伯父中丞伯兄光祿

大夫得褒崇特典 臣 祖父母以 臣 無狀外吏

十餘載茂由晉階獲施再世今敷天共効嵩
呼單恩下賁曲徇小臣之私所竊喜者此
也臣祖父母潛德懿行既不食報於其身臣
父天性篤孝早歲不祿今澤及泉臺而音容
俱邈是以悲耳臣所懼者先臣懷啣結之忱
未吏矢犬馬之報捧綸音而踧踖對宗祏
而戰兢不敢以天恩曠蕩自安忝竊也康
熙五十二年癸巳冬十月望前五日臣賦偉
恭記

二樓紀畧

卷一

八

儒臣之選清切燕閒蓋不煩以政事而重其學術
以備顧問歷代館局多聘山林未有如我朝之
盛遇者也

皇上神明天授傳心之要三五同揆至於臣下專
家所長悉在範圍之內宣城梅定九先生文鼎邃
於天人理數故大學士安溪李公巡撫順天時嘗
薦之

上命入見時御舟中奏對累日皆稱旨詳
恭將官之以老辭紀

上知其不仕也御書績學叅微四字額賜之
仍賜御書詩扇綾幅朝賢多作詩文送之歸

隱文春山中罕得見者家故貧一畝之宮著述自
樂余爲吏於斯每相與論學欲賓之書院以倡罷
人而莫可強也見所攜桃竹杖銘其上有偕萬里
至公門之句居嘗以不及壯盛仰報君恩爲憾
久之特徵其孫今編修玉汝毅成入史館玉汝
能繼其家學者供奉恆邀殊獎每傳溫諭眷
及老儒真異數也初纂修明史潛菴湯公欲以曆

二樓紀畧

卷一

九

志全書就訂告其家侍御桐崖問何以知此人曰
得之徐司寇健菴然與徐公實無交也後數年始
晤司寇乃曰僕所以知君者自出君鄉詩伯耳謂
愚山侍讀也蓋侍讀推挽不使人知而先生不求
知率若此其受
聖明之特鑒固由李公薦達實以所學淵淡精密
得不傳之秘所以

上每稱其爲有用也先生詩古文皆卓然成家於
理學最醇確躬行悉可師法年來習靜杜門不出

余嘗想望其氣象以為近日儒者未易得也又可獨以一端求哉

梁溪楊學山作枚傳其祖仲武翁曆學諸家之

言靡不該洽而折衷泰西定九先生素相印可

以書約之至其山莊將商訂藏書余因得延之

毳署始聞發凡殆若河漢久之愈叩愈有乃覺

度數儀象此理自在目前大舍細入非淡心學

問無從領會傾聽學山議論益知先生之底蘊

為難測也

二樓絕畧

卷一

十

國家有大禮大慶祭告天下名山大川歷代帝王陵寢使者耑往不敢怠違及其禮成而反往往眺覽之餘歌咏適志蓋雖星軺計日而無嫌疑之必避與敦迫之難自主者余嘗見劉光祿蘧菴楷使秦日記阮少司空澄江爾詢遼左紀行詩皆以祭告奉命行也秦中軒轅黃帝已下十三陵遼左為遼太祖陵一則古帝王州所在皆西周漢唐遺蹟一則得遙瞻興盛兩京長白綠江王氣發祥之地雖耶律上都氣盡而聖朝表揚遺烈望祭中

安使臣登萬紫山憑弔千古發於詩者宜皆各極其致也使秦記中如論黃帝橋山不當云橋陵與唐人混且古帝王尚未有稱陵者又諸陵自有遠近有司請從道里便公必以時代為先後亦不聽合祭謂之曰祝册御筆親書名載在會典諸君獨不聞乎若使臣妄為并省是率畧不敬罪孰甚焉皆其關係之最大者故著之

唐刺史裴耀卿為宣州日率所管縣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以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乃請於朝令

二樓絕畧

卷一

十一

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者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此為政之本也又攷明成化中毳守涂觀以文廟鐘磬尊彝之類破壞殘缺特請於太常卿安成劉公宣致樂舞生鍾福慶錢永通二人來為之考正肄習修置籩豆干籥若干外召工範銅為簠簋罇壘鈎登爵若干於是器物具備聲文亦稱余公自為記余初至毳於庚寅仲春上丁行禮先一日官師集

明倫堂演禮合樂見其儀節有未安者悉更定之
至於樂器雖云視各縣學爲備然於審音叶律之
道未之能也詢之諸生皆言舊傳自太常者久而
寢失今鮮所據依云余惟 國家道化昌明制作
大備

皇上方親定雅樂天地同和當有建言請下直省
各學俾從太常辟靡傳習者其謹俟之乎曩在禾
中嘗視其學音樂殘缺因爲製樂器募俊秀爲樂
舞生與諸生詳核聲律講習儀注督學姜公櫛按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二

試特往臨諦聽聽之士大夫亦咸來集朱竹垞太
史有書見及并論鄉賢神主今以資淹洽者覽焉

與修太守書

見曝書亭全集

秀水朱彝尊

伏聞執事甫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於釋奠先期
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第
子類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
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獲預觀其盛至於
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
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

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汗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
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躬大夫
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
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
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於經然衛
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
狀方正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
一尺漢書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
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三

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
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
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
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時
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
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
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
材舍粟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
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

委於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孫諭以
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於
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
焉

朱子語類有池錄一卷宣城孫敬夫先生自修所

記也借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朱子嘗遺書商

確傳訓此編蓋敬夫於其後追錄之者先是吳正

肅公柔勝之學一主紫陽嘗教授嘉興御史湯碩

劾其學主朱熹不可為師儒官坐罷後為國子正

士樓紀畧 卷一 十四

以朱子學與諸生講習於諸生中得潘時舉呂喬

年白於長擢職事以是士知向學伊維之旨晦而

復明公嘗曰士以大節為先大節苟虧他美莫贖

故每於行事至否為學力淺深之驗罹黨禍十數

年畧不少貶詳宋史子參知政事淵丞相喬命名臣

至明弘治中有石岡先生宗周正肅裔孫也專志

聖學以明道關異端為已任守臨江下車撤三教

坊易曰崇儒聚生徒講學以德化其躬行斬斬卓

然儒宗里門皆嚴憚之少孤篤孝嘗割股愈母疾

數歲毋卒復廬墓詔表其門余嘗溯此邦理學淵
源得其大概幸傳而未泯者如此

正學書院之興宛廵守近溪羅公汝芳以良知開

示後學前守初泉劉公起宗蓋已倡之皆宗王文

成公文成起河津百年之後以豪傑不世之才得

不傳之絕學痛彼支離膠滯逐末忘本是以揭本

心而使之反求故傳習錄主簡易親切初泉近溪

一本其旨而迭主講會如宣城貢受軒沈古林梅

宛溪太平周恭節諸公詳南樓志其言行出處昭然如

士樓紀畧 卷一 十五

昨蓋未有舍躬行而談妙悟者志傳所載皆可考

也余嘗讀羅念菴先生之文當時已深燭夫末流

之病矣其言曰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

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恆不一今

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從入者恆以一

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

之之難無足怪矣孔門以求仁為教宐其言無異

同也乃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

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

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然不如是則不足以致曲

二樓紀畧

卷一

十六

而極淡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今不計真偽不量淺深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

見寧國府學門記

涇水西書院在寶勝寺之右明嘉靖中建祠王文成公以王心齊良鄒東廓歐陽南野錢緒山王龍溪五先生配與羈城志學書院相望百里間張居正柄國時與同毀已而在羈者改建城南今南樓地水

西亦復故處皆勝國事至於本朝廣厲學宮人才蔚起羈邑講席廢興不一余所以甫下車即首正學書院之役也涇之士子以修復水西請余亟解俸以倡又為引以勸夫好義者攷其始末亦初泉近溪之遺而是時涇先進則張文學察查副使釋翟主事台徐布政榜沈太學御。益見府志與儒林懿行列傳宣城貢沈諸人會請於是鄒文莊劉師泉邦采錢緒山王龍溪迭主之中為明道堂後則熙光樓鄒東廓為之記其復也以萬曆丁亥見涇令張堯文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七

記中有蕭開府相與切劘之云謂蕭定肅彥抑蕭氏如布政良幹按察雍皆殫精先儒而趙氏父子封中奉大夫仲全著道學宗師錄朱陸辯粹然一出於正子大僕健承家學端嚴廉潔刻其父所著理學正宗行世意水西志中所必詳也貢安趙侍郎士登服膺薛文清語錄吳布政尙默嘗自行已服官無以踰人惟平實清慎差為無忝鄒太學岱聞人述許魯齋言雖處千百人場中常知有已遂欣然會心用力於此鄭一鸞汝薦專志濂洛關

閩之學蓋理學之漸摩於此非一日也萬曆中增祀朱文公為朱王二先生祠

罷西城內同仁會館明萬曆中建祀羅近溪耿天

臺兩先生蓋祁門貢士陳九龍履祥倡學寧罷宣

城施弘猷沈壽昌章仲輔南陵陸行素。據施氏

涇縣萬國壽寧國楊遜旌德呂堅太平汪有源等

率眾建館九龍歿後從祀而以及門諸子配焉九

龍得盱江之傳及門八百餘人所至絃歌不絕晚

愛湖北雲山門人置函丈有傳經臺其學闡性旨

上樓紀畧 卷一 六

與人言迎刃而解今寧太諸罷士人多稱其緒論

云

施弘猷字允升號中明元石峽書院山長璠之後

嘗與鄒南臯焦澹園諸公往復論學太守霜鐔金

公廟訪學行方正之士講學北樓得中明與同邑

章仲輔羅達生太平王心印謂之高齋四子事多

咨度歷數年所言人無知者嘗捐田百餘畝贍族

為義田金公難之曰生無百金之產而為范希文

宰相之事子贈僉事晉字會省孝友好學有父風

詳明史孝友傳孫閩章即侍讀愚山先生官江西嘗講學景賢鷺洲書院云

楊遜字子順師陳九龍九龍歿迺倡教寧川積誠

以感之士多蒸動六邑講會寧川獨盛皆推其功

呂堅字定夫隆慶選貢判廣信府遷桂林府同知

歷官循謹廉儉私居必整衣冠嚴坐以忤時貴左

遷周藩長史王嚴重之中州賢士多從遊其門

汪有源字惟清年十三從杜朱川講孝弟章輒喜

曰孝弟吾分內事杜驚曰孺子便作身心語真可

上樓紀畧 卷一 九

講學師祁門陳九龍受羅盱江集有得在金陵數

主陽明祠與焦澹園周海門鄒南臯楊復所高景

逸諸公論學晚歲於邑中結歸源會云章曾萬三人關

羅公祠在景德寺即志學書院西宛陵精舍之致

道堂也萬曆己卯書院改理刑公館後改建城南

仍別祀近溪於此今寢圯

寧國明德書院一名鳳山書院在儒學東正德丁

丑邑令王時正建萬曆己卯改委官行署 國朝

康熙丁巳邑令馬光改建西津書院

太平文峯書院在縣治南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
嘉靖中邑令丘振建萬曆中更名天都書院已卯
改迎恩公館續復明末圯 國朝順治辛卯令陳
善政重建

右余歷考書院廢興必詳當日講學及建置姓氏
所專祀配享何人歲月皆有紀蓋重乎道之明且
行未墜於地而在人也自朱子以來寧罷數百載
風尚畧見於是矣今奕然昭著蔚為儒宗者志乘
猶不過書其梗槩况其隱約無述者又未嘗無之

二樓紀畧

卷一

二十

計當時大會六邑千百人中聞雅歌絃誦之聲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請業請益高下淺深各有授受
而歸本身心稟諸言動不識興起者更當何如惜
夫不獲周旋揖讓其間也蔣季虎典具言施侍讀
自豫章解官歸復振同仁講會罷司馬縉雲瑚山
鄭君載臨主之老儒則有魯巖若與姑孰王便
樸為之解發開悟季虎偕徐龍長輩數百人辯證
其傍嘗力募修此館未幾治耨有與鄭異志者事
寢格余聞之惋惜今不及為之計亦無從析其異

同也

余曩官樞李時嘗修魏忠節公大中祠堂拜其畫

像公子貞孝先生學耐焉同時被難諸君子則

黃忠端公尊初仕寧罷推官入為御史者也意

當有祠於茲訪之不得攷定祀典於府學拜陳靖

獻公廸祠明建文朝禮部尚書歿最烈文皇將殺

公先烹其子鳳山丹山鼻舌強之食公吐唾罵不

絕口或問甘否曰忠臣孝子之肉何不甘也刑畢

無敢收葬其僕侯來保竊公骸潛葬之罷城外計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家橋幼子徙山東後人多有登第歷顯仕者施侍

山視學山東有陳尚書祠詩其序云公殉建文難

族且盡一乳媪芮氏竊公襁褓兒逸諸竇中既八

歲媪且歿泣曰子陳氏兒也我不知誰知者事遂

聞時文皇怒稍解詔戍登州四世而侍御公鼎以

直顯尚書公其學逢時燕府教授俞忠愍公逢辰以

泣諫靖難見誅初燕王密謀舉兵公與長史葛誠

頗預聞稍洩之王自京歸國稱疾大暑圍爐曰寒

甚公告藩閩曰王本無恙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
公之授命燕邸與南都方練齊黃其義一也萬曆
初有詔立祠今東門內俞公祠是

城南有元汪文節公澤民祠公延祐戊午進士以

禮部尙書致仕長鎗賊鎖南班等犯宣城或勸公

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寓鄱陽我軍逼城衆皆走散

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夫何之

城陷不屈歿其生平詳宋潛溪集汪公神道碑葬

在黟東南嶧山之麓知府事余公觀治墳建祠三

原王端毅公恕爲之記以上三公皆宣城人

敬亭七賢祠見前明吏部尙書張藐山慎言附祀

公山西陽城人南都既下流寓宣城邑人高其風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節故俎豆焉事蹟詳明史列傳其從孫督學洎谷

先生秦交按寧乃祭廟勒傳於碑山之南則姜公

塚塚葬處也山東萊陽人學者私諡曰貞毅祀七賢

祠崇禎朝禮科給事以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未

至而明祚訖公以君命在有歿無二甲申後遂不

復東

由黟城而南二百餘里涇之烏溪有桓公嶺焉晉

內史桓簡公彞拒蘇峻歿之事詳晉書嶺上有公

墓墓側有祠久圯余以事至旌德過此下車拜焉

以是祠不可不亟葺也捐俸行涇令賈君重修既

成移令致祭仍尙俞將軍縱像以配縱涇人也守

蘭石以戰歿按魏志於忠節載縱宣城人又有紀世和收葬桓公遺骸於苻裏鎮俱互

異桓公祠在涇縣西五里湖山下者宋令李定有

記其祀於墓所碑載葉侍御永盛修莫詳所始公

列師蕪湖退保廣德乃屯涇縣賊將敗縱進攻涇

益急是必韓晃由東南抄掠山谷轉鬪以北故蘭

石爲涇之門戶縱歿於是無疑而舊傳公墓在嶺

上涇先正王巖潭廷幹桓公祠文亦云桓公嶺爲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歿難之所湖山則其報享地意其必有徵也宣城

城北五十里所謂東門渡者有公墓則去涇愈遠

公既屯涇正合與城存亾疑湖山烏溪猶可信耳

余至南陵見東街有祠二問之一曰孝感祀晉孝

子何公琦一曰忠義祀明僉事吳公景皆其鄉先

生也孝子事見晉書僉事弘治中進士官四川按

察使賊藍鄙擾川東公守江津援兵踰期不至城

陷歿之有司春秋致祭初配以邑人張國岡後國

岡移安賢寺寺始爲講學之所故祀典有司主之

今僧徒但知有開化寺祭田亦分經久難復矣
韓昌黎有示爽詩云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
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
冬夜豈不長遠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
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會幾年名科拚衆俊州考居
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誰不
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間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
汝立路邊人生但知此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
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何實非罪慙才短難自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力懼終莫洗湔臨分不汝誰有路卽歸田按此則
公嘗家於宣甚明也公父仲卿爲武昌令終校書
郎公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會以事責守韶州卒貶
所會妻鄭夫人塋之河陽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
南平盧節度相繼亂故公從嫂鄭避地江左其祭
鄭夫人文云避地江濱朱子考異注云家於宣州
祭十二郎文中年兄歿南方從嫂歸塋河陽旣又
與汝就食江南與此詩皆合惟不知爽爲誰公子
姪無名爽者昔人疑爲湘小字湘與滂皆老成之

子率府參軍介之孫介生二子曰百川曰老成卽
二而會無子以老成爲後其後百川歿公乃命老
成之次子滂歸後其祖介中間年之相去無可考
祭十二郎文云弔汝之孤又云汝之子始十歲而
此詩云念汝將一身西來會幾年疑公自貞元二
年至京師後四年一歸視老成公佐汴徐五年中
老成一再至而不果取孥故公有河之水二章老
成歿於江南其孥未歸公取爽西乃其最後故云
汝去江南近里間故依然也公貶潮州行至藍關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示湘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宿會
江口又有示湘詩湘以長慶三年登進士第公之
子昶長慶四年進士第而公之卒在四年十二月
二日爽果卽湘意其得第來宣爲幕僚之屬故云
名科拚衆俊又云今從府公召至云昔日同戲兒
看汝立路邊是鄭夫人老成爽三世留宣城久矣
觀公復志賦惟中原之有事分將就食於江之南
始專專於講席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最公少
時故世謂宣城韓氏別業爲公讀書處學成始去

其俎豆於斯空也又按鄒文莊韓公別業碑記則專祠之立在正德戊寅石崖林公以韓氏舊址莫稽乃擇敬亭之勝撤佛氏像而祠之未幾翠雲僧徒私崇其教而徙公於旁舍嘉靖己亥白坡何公南岡曹公相與更新榜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又於山麓設綽楔曰昌黎別業今皆廢余始至謁七賢祠則瓦礫荆榛不可成禮仰視神主公蓋合祀焉亟謀葺之閱三月乃成爲設祭而以餘力修雲齊額珠俾復舊觀別有修七賢祠記昔有言公排釋氏

樓紀畧

卷一

五

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余以是祠爲宣人所立而敬亭則宣城山水之最勝七賢輝映千載同歆釋氏何與焉且主之者爲黟守縣令與僚屬崇賢宣教有裨風俗非獨好事爲遊觀點綴而已蓋余遊歷吳越間琳宮梵宇多名賢尸祝其間不獨敬亭也

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有七賢祠在敬亭山舊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公太白韓公退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益

以明末陽城張公藐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於丘壑之邃美寄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戀此者故祀之敬亭云爾而予於其間不能無惑者攷宋史晏公本傳知應天府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企列諸祠蓋從來黟邑之志牽率傳會而俗本通鑑

樓紀畧

卷一

七

繆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牴牾竊意范公嘗判廣德是中山川詎無曾經眺覽者乎况夫賢者官其地風聲所播遠近皆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祀何必不在敬亭耶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達官遷客勞人韻士登臨觴咏流連而憑弔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齊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撥靈異而問丹梯賦田賽雨爲民社福自合沒世不忌其餘數公皆因其文采漸被德望夙絕邦

人尸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遂使敬亭
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城謝公一
首詩而已地願不以人重乎哉比年廟貌寢頽雀
鼠穿穴蔓滋蟲篆几筵僅存予過而慨焉於是捐
俸重修屬宣簿宋廷光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檁
楠頓新馨薌增肅七賢有知其欣欣而樂康也必
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告來
茲庶常葺治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繼起之君子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諒有同心也夫

白樂天元和中寓宣城與侯權秀才俱爲宣州守
所貢明年擢進士今隄志選舉流寓悉載之而選
舉云貞元闕年長慶集有祭烏江十五兄文云宣
城之西荒草道傍今城西有白府君墓夫太白昌
黎皆以寓公祠祀敬亭不宐遺州考貫籍之白傳
齊梁風流相繼卽江文通亦嘗後謝公守隄若以
江本集不言宣城則晏元獻有出知宣州之命數
日卽改大名范文正但判廣德豈非以人情景慕

故欲位之山水間耶然則職官志既有江淹復奚
疑焉至附祀姜張二公嘉其忠貞則文信國之遺
風餘烈未亾也信國守隄越月召還昔有專祠在
宛陵驛故址尋亦久廢余力圖修舉而以憂去官
矣竊爲此末議以俟賢者博訪故老叅定祀典請
增祀三公名十賢祠或亦非盡強合者與然余究
以祠址陜隘無左右介門序堂室無次第僅容樽
俎欲鑿祠後山腹以廣之而未遑也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呂堂自爲詩當世知名之士屬而和之朱子爲跋
云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
前輩而表其遺蹟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
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欲傳之
久遠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垂後
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

滕璘景呂堂記大畧云予觀中丞呂公歷事三朝徧居言職其於國家之大典禮大謀議侃侃諤諤雖黜不悔忠肝義膽有歘無二固非常人之所能髣髴若乃抗論荆公於登用之始而逆陳其禍患之必至雖司馬文正猶服其先見而自以爲不及焉嗚呼公之識慮豈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養必非一日之積當

其貳令於一邑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奸暴則嚴
大抵繫以公平有如温公之所誌者宜必有可傳
於世德章句稽之暇試一訪之亦足以是則其
而求無愧於今日名堂之意矣毋徒慕其名高其
節而反忽乎其初也

按呂公誨正惠公端之孫以慶曆初為茲邑簿
至紹興初滕琪德章來為是官記景呂堂者其
兄璘德粹也滕發源人宋時旌無丞故
記云貳令景呂堂詩今惟傳霍權一篇

宋丞相文信國公嘗守寧國府越月召還蓋咸淳
庚午也朝命既下公臨四郊與耨父老告語作勸
農文并序云太守到耨踰月被命造朝辭免不允
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一次記李莊簡公會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
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歎而
已因見諸父老為祝率勵子弟為士為農仰事俯
育為忠為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
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莊簡去任已久尙拳
拳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
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莊簡公意衍為勸農五歌
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轉語鄉曲
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勸而為善他

曰太守在他所遇宣人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
會從吾勸戒否爾等尙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
負人飽食援衣多快樂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
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滴瀾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煖
不知書千萬莊田不禁使第四勸爾常修善糴
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管教兒孫多貴
顯早收鈔那有公差來叫呼第五勸爾都年早
須知官府難欺詐從來反坐有專條重者徒流輕
者杖刑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
經漕明朝倉到底費錢有何益第三戒爾莫徼
追擔刀使棒欲何為有事到官猶可說殺人償命
悔時遲第四戒爾莫無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
逃人禍有天刑害人不得反自害第五戒爾莫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絞徒流此中來能得幾
錢受此苦
明隆慶中耨守王公嘉賓演刻文丞相此辭告誠
父老亦猶前賢不自有而推本於李莊簡之意也
信國下車甫一月去而拳拳於斯所言皆切要明
白易曉倘吾民能守此以教子弟可使衣食足而
禮義興矣拒追奪路太平之世所無意為當日民
風而設然國家名法皆以明民使知不麗於刑罰
如故殺子孫一條戒民毋鬪毆殺傷也何弗因之
言即使子孫亦坐故殺罪况他人乎
克類至盡以期束修自好也哉李莊簡公名光資

政殿學士其守繩以建炎三年治行具宋史云
國朝纂修明史諸翰林遭逢 聖明選自鴻博又
賜今之良史四字以光寵之大學士崑山徐公
領監修時寧繩載筆者施侍讀高檢討二人亦盛
遇也嘗見侍讀修明史議蓋方在史館作其言詳
慎明切澁以不虛美不隱惡成一代實錄爲難余
與客論吾學編從信錄通紀及灼中志諸書因舉
靖難復辟大禮及妖書梃擊紅丸移宮數大案當
時事勢决裂至今令人感慨雖君子之心昭然日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月而勝國元氣鉤黨機牙三百年來摧殘之餘重
以糾結至鼎覆社屋而後已此亦天也余觀寧繩
文獻變故之秋皆見士節靖難陳俞二公旣皆祠
祀於鄉史傳具著本末間考奪情起復明輔臣若
此者三人李文達之逐羅一峯已爲名相重累至
江陵武陵不可言矣而抗論不屈者前則少林修
撰後則眉生徵君沈氏世有人焉然世變愈亟人
心愈非兩先生立言亦各有所主蓋修撰長太息
於承平慨傲之日以國體風教爲慮而徵君痛哭

流涕於危急存亡之頃以國威挫民生殘救焚拯
溺爲心者也居正倚馮保出新鄭志在攬權當神
宗冲齡以君德未成爲之說言者謂輔臣方欲致
君堯舜而不奔喪不讀禮先已無親朝臣又曲承
風旨上章請畱居正遽覲顏自陳但假治葬是一
居正不足惜所惜者傷國體而壞風教也故宣義
士吳文臺化期作擬上江陵書云願相國爲天下
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修撰與張嗣修
書亦云在老師不得爲純臣在門下不得爲諍子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嗚呼望之爲純臣猶以第一流處之也居正貪祿
竊位人也其齟齬吳中行趙川賢諸賢以爲將扼
之吭而奪其食獨不解諸臣請畱者何謂也修撰
一疏不圖爲內閣所抑脫其得達亦惟有拜杖已
耳其移疾飄然豈獨疚心一居正哉傷中朝之
無人而諂諛者至茂天親於不問也雖然居正枋
國猶稱救時之相使其處嗣昌之時將金革無避
之說難假之以遂其私度猶能奮身一出誓勦流
寇自効嗣昌何如人也崇禎之世事何如棘也乃

委一闕冗恇怯之熊文燦以撫賊邀上賞而已特高枕禁近玩門庭之寇不亟翦除可謂之金革無避乎彼無居正之才氣膽畧而貪祿竊位甚於居正且居正奪情每稱內批天下皆知有竊弄天憲之罪愍皇英果雷霆摧折之下於廷臣獨眷眷一嗣昌故有謂嗣昌當終喪者即以為此代狐兔去鷹犬者也豈知其深藏固穴轉驅赤子為梁肉恣賊飽噬而無他伎能哉夫同一流寇也人主視之狐兔也天下患之虎狼也嗣昌畏之亦虎狼也委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文燦以撫獻賊是使嬰兒持梁肉飼虎狼而欲其弭首帖耳也是誰之過與徵君逆知其必誤國也三疏爭之蓋爭者撫與勦之大機宐不專在起復與不起復也論者不知嗣昌非辨賊之人而以奪情為權宐濟變之計余有感於修撰徵君之事故反覆叅觀庶幾悉其同異焉居正憾修撰而龍宗武胡檜以羅織下文臺於獄欲使連修撰文臺拷掠無完膚卒不使被誣枉燕湖人王律為偽疏得旨罷居正一紙刊行宗武謂仕期有擬上居正書遂見密囊沙成獄中人皆寃之嗣昌憾徵君而與

文燦喪師辱國俱前歿福藩擁立阮大鍼用黨錮必欲殺徵君以徵君劾其妄畫條陳鼓煽豐芭故街之徵君變姓名避蹟婺州以免何小人之相黨護不可測耶雖然適以成君子之志節耳

明季三案紛爭大概自憂危竝議波翻風煽所致旋有魏璫之逆毒流縉紳士大夫生斯時不潛鱗戢翼必至蹈湯赴火東林諸賢以名節風裁倡率天下而復社則東林宗子也雖其中不無希風逐影竊名敗行之流為之領袖者實皆有東漢杜李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諸賢之遺意然衣冠之禍亦烈矣南陵劉工峯有源四朝臺臣明决忠厚見崇禎改元起廢諸賢報復過當乃歎曰國法非人臣所私况英君不可導使手滑時以為名言

王新城論明大禮有云楊文忠廷和以下君子也皆不負孝宗因及歐陽永叔賢者也為濮議乃敢於負仁宗余謂張璁桂萼以兄終弟及繼統與繼嗣不同當時士大夫以孝宗德澤深厚正如宋之仁宗三代而降漢文景外不多見不可使之無後

然無以回世宗之私恩奪張桂之強詞者何也正
在於有不負孝宗之嫌介於其際耳張桂之意以
為寧負在天之列宗不可忤當陽之新主故廷論
則顯稱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折諸臣言當後孝
宗者而隱動世宗以為人臣者不忌孝宗使陛下
為人子獨忌與獻陷君不孝翹已之忠所以其言
易入也蓋嘗觀大禮或問其隱曲有不可掩矣曩
與客追論及此以為昔之廷詰張桂者直當云初
謂二臣昧不知有高皇帝耳今固知之請即與陳

上樓紀畧

卷一

三

高皇帝傳天下之法夫孝宗非高廟之大宗乎二
臣之言繼統非繼大宗乎禮大宗歿族人為之服
總大宗無後則族人之子為之後與獻之事孝宗
分則君臣宗有小大若之何可以二統奪宗也旁
親入繼自帝所生是絕大宗矣諸侯卿大夫之大
宗猶不可絕况帝王家天下可無大宗乎張桂必
曰夫與獻猶高廟之世孫也何不可宗則當詰以
武宗大漸設命出金符召昭穆在諸子行者為之
後即繼嗣與繼統合為一人於與獻奚與焉惟其

自克私愛特昇聖明以膺天地民物之寄人臣安
得進邪說以干宗也禮凡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
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此則宋
濮安懿王之子養宮中稱皇子與今日事不類諸
臣稱引固非二臣亦安得借以間執其口也如此
則有高廟自不可無孝宗矣但欲世宗知已未嘗
父孝宗何嫌於忌與獻而高祖之天下必不可
有二統也柰何必請帝與獻使於孝宗為不臣於
高帝為支庶奪大宗也哉偶見南陵王隱君 學箕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持論已及之并錄於後王禹疇文集明史論云世
約持大宗者於義為正伸私情者於禮為頗雖大
貴為天子而不得以尊其父富有四海而不得以
養其母義伸矣於情豈安議者既不為世廟體人
子之所安而又無古義以服世廟之心此正其授
張璠桂萼以邪說可乘之隙而諸臣坐得持議之
罪也璠萼之議曰陛下遵太祖遺命兄終弟及非
為人後者比夫所謂兄終弟及者正以天下者大
祖之天下必明統系而辨本支不使旁親亂宗法
也豈曰置大宗之後不續而可自為一宗也按漢
宣帝以武帝會孫得立則展太子為嫡祖而昭帝
為繼祖史進展太子史皇孫而未嘗崇帝號其於園
帝止稱史皇孫為皇考而未嘗崇帝號其於昭帝
但稱展園悼園而不廟於京師則豈非身後昭帝
而私親不得為大宗故即又按漢光武奮起草萊
以繼舊服雖曰中興實與高祖同一創業則自為
一宗而自父南頓君以上崇稱顯祀以致其尊親

之意夫豈不可而光武不然也大宗則高祖而下
斷自元帝而四世親廟止令郡縣侍祠而京師不
為立廟光武豈薄於所生哉義固不可絕大宗而
隆私親也今世廟之繼向非光武正與宣帝同耳
議者不援宣帝光武為類而用漢安懿王之說夫
宗實當仁宗在時已育宮中稱皇子與世廟絕不
類此張桂所以得奮其邪說以取
富貴而諸議臣無所逃於罪也

天啓時崔許投魏瑞以傾眾正當時點將錄外廷
不知而密用此術一網打盡然至今指其姓名猶
艷稱之迫我 聖朝社事禁絕中外廓然金無門
戶而征事流傳尚論者亦以君子同道為朋其氣
諒可想見新城王公舉其先人名在復社叙次津

二樓紀畧 卷一 庚

津胡公茗山 會恩 以父前給諫今封尚書公誌銘
見示故東林也寧羈復社中三十三人宣則沈眉
生 壽民 梅朗三 朗中 鍾百里 震陽 麻孟璿 三衡 沈
治先 壽國 徐俶子 貞乙 徐乾若 律時 涇萬道吉 應
隆 趙維生 司直 鄭魯生 汝敏 諸君子而眉生朗三
道吉尤為時矚目近梁溪楊學山以星曆之學邃
深該備見推梅勿菴余詢所從受云得諸大父孝
廉仲武翁 紹祖 在余羈齋一日見耕巖之孫相與
語則兩家祖皆前徵賢良方正者也明資格之狹

莫陋於專用進士初時人材楷書皆得仕有至大
官者後雖曰三塗並用實惟進士一塗耳至於末
流國事日非欲圖共濟然後有保舉徵辟之曠典
亦無及已要之風節可傳者其人自足千古生民
秉懿之好人人所同又不獨賢者之後矣客因言
梁孝廉儀武 子淇 官粵西得桂林元祐黨籍碑蔡
京原書石本見溫國路國下載會任侍從次蘇東
坡第三十七人徐勣南陵人也喜甚搨以徧遺同
鄉人蓋京所書因劉逵以星變請毀自端禮門至

二樓紀畧 卷一 庚

天下州縣無復存者而桂林以摩崖特完故重定
三百九人之姓名具在焉但尾附章惇故亂之京
之謫智如此融州真僊巖有一碑宋嘉定中沈暉
刻暉曾祖千名在餘官中故勒原文以昭於世先
是京欲為此碑劉拯言不如以事為輕重而隱其
名京不悅然使用其說則京醜正之罪終不可掩
而此三百九人者轉有傳有不傳矣復社姓氏構
李士人家藏一卷朱竹垞太史就而攷閱其在錄
者凡二千二百五十有五人

風教之興自其鄉士大夫始昔之所傳襄陽耆舊吳中先達皆以示後來觀法也祀附警宗義昆嚴重而俗相沿以至冒濫於是有不應祀法而得祀則又有應祀法而不得祀舊志稱刑部尙書華陽徐公之正氣偉伐工部侍郎重夫徐公之儉德清操翰林待詔玉甫貢公之博雅方正皆卓然里中典型乃不與祀典真爲闕事余議舉三公與沈徵君耕巖先生同補請崇祀而未及行也始爲耨之二年嘗一表南陵劉氏工峯父子之墓下邑令方

二樓紀畧

卷一

罕

君文字有云耨守職在風教今采訪輿言得故明進士觀察劉公諱有源立朝居鄉大節與其子歲貢生諱蘭生皇贈通政司右通政高踪懿行既皆崇祀鄉賢所宜表厥墓門以華道路使過者知名臣世德焉其以所發銀若干伐石礪碑卽照題字大書深刻命署該縣名氏以著同官斯土均有率俗之義嗚呼禁隴頭之樵採柳季未亾重原上之留連隨會可作遺風餘烈百世以之避蹟錄者沈耕巖徵君流寓婺州軼事其孫廷璐

按討於既歿四十年後而浦江傅晉初哀集梓行者也余考徵君起賢良方正効楊嗣昌不報歸明亾隱居著述黃山避也卽姑山亦避也其變姓名居金華蓋跳而免阮大鍼鉤黨之禍滄桑既變雪覘隨消而山高水深之處隱隱有故徵君在焉宐廷璐哀慕如新而婺人亦爲之欷歔欲絕也故老稱徵君六子皆立名義曰洙字公浚徵君在婺亂峯叢箐間侍養惟謹曰鑑字公湛時甫十歲徵君以屬外家曰挺字公厚方齷遂挈之行徵君在婺

二樓紀畧

卷一

罕

九年始移家黃山久之歸姑山皂帽青衫窮餓以卒公湛嘗徒步負徵君年譜乞吳門徐昭法爲之傳公厚遊粵阻逆藩亂遞楚中登南嶽諸峯不可蹤蹟一如婺州時初海氛闌入內地訛言相煽事定多罹其咎空山堅臥者徵君一人而已觀諸子於君親大倫可謂善體徵君之心者然則是錄固冥鴻遺蹟至於舒卷行藏人終莫得而窺之也矣正學書院之側重葺孝子祠詳南樓志又考舊載耨志者六十餘人補耨志未載者四人合祀焉凡以使

來者觀感興起庶幾子與子言孝也真能孝者無有不義同氣分形兄弟手足之愛自五服至袒免皆祖宗一體義以廣孝孝與義可岐視哉余於魏中約舉數人如劉孔昭芳顯志稱遊京師歸罄三十年資葬祖父母完諸弟婚且婚從弟以延叔祀宗黨義之沈畊巖徵君文集有書墓祭冊子述其父遺訓曰爾曹不聞城南劉伯子乎誰守歲勿家顧挈羣季襍被宿墓下至正旦稽首其先人始去也孝子哉徵君書末云劉伯子謂孔昭先生夫闇

二樓紀畧

卷一

聖

然質行也至賢者引以為家訓而述之津津若此嗚呼夫乃真孝義也已又如後我振有聲性至孝父病徧走羣望請以身代不瘳刲股和糜進之父病良瘳後母櫻危疾倉皇療救弗及哀毀幾滅性叔父早世其配魏氏苦節六十年為撫諸弟俾能成立具貞節本末上觀風使者得請旌篤念宗人賴以舉火者甚衆此二家子孫世獲科名遺風亦未艾云間與客訪魏中義門無間於富貴貧賤喪亂安寧南陵秦氏明洪武初以鄰家罹重法連坐

有本七者代兄戍陝之莊浪衛遺幼子三歲於家夫婦走戍所作行路難寄歸其詞淒切里中至今傳之秦氏貴盛者皆本七三歲兒後也僉事仁管督學才管使關中祭墓收族焉丁侍郎鑑之孫植代兄子涿承夙獄覬延兄嗣邑令胡文靜憐其義白於監司釋之此急難之義而安寧有不如者也客復舉施愚山侍讀之事叔父砥園梅桐崖中丞之事兄子居方位齋太史之事兄開文具述其事金終身嚴之若父不二於生歿此則不知有富貴

二樓紀畧

卷一

聖

而其義轉貧賤所不如者也吳越間故家義田久者平湖陸氏宣公遺也蘇范氏文正公遺也余讀范公父子文集見歲寒堂記義田規矩嚴密蓋兩奉朝旨勒成幾如令甲綦難哉劉光祿蘧菴以二千金置義田亦立約聞官嘗以白余見所畫皆井井士大夫宦成日視力所能勝設誠而致行之以敬宗贍族可謂善矣紀述家有傳例如名臣與宦業儒林與文苑雖其該備必各從所重猶諡法之節以壹惠也余在魏

咨訪遺老則聞有三進士者身非隱逸而有泉石之操名殊獨行而厲孤高之節衣冠望之若甘露明水畧不淆濁爲劉孔安維仁吳聖水六一張清源湛逢其始得第同仕爲守令同歸田高臥無竿牘公府同擁書萬卷日午或無炊煙亦同也劉事載舊志宦業傳中但云歷知錢塘鉛山魏縣吳守福州張宰臨晉見選舉而要其居鄉風概如是則於爲政必潔已愛民無疑也三君子去今數十年鄉人知尊尚之久且弗諼又豈待以紀述傳哉

二樓紀畧

卷一

四

新城王公云寧都魏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巖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尙少余初至隄呂元素侍郎方以御史典黔中試歸有書見及因問晴巖起居荅以剩夫遺老不復可作矣隄人又嘗言吉水李宗伯視學時先介新安隄司馬曹實菴將造其廬竟爲鑿坏之遯商丘宋公撫吳知其方就姜仲子學在貞毅公子商論著述乃密從學在迹之王文恪祠晴巖之高蹈二公之好賢皆

不易得也

施侍讀愚山慷慨篤友誼嘗刻其故人願與治刑孟貞詩集恤楊商賢而爲其女擇婚士人鄒流綺以著書獲罪貽書當事力救之然生平不名一錢萬道吉孝廉侍讀以耆舊事之者嘗荅其書畧云某老逐風塵首丘莫必而先生以孤孫見托舉朱張心許之義望諸三千里外未歸之人所云薄田千畝某仕宦三十年饘粥之資猶未及先生之半也先生何至以已之有餘需救於人之不足哉余

二樓紀畧

卷一

四

交公子孝虔因悉公生平赴人緩急未嘗以貧辭居官廉謹獨以詩文宗盟望走者若玉帛職貢絕不輕受餽遺亦不問家人產晚改官翰林以方纂修明史未敢乞骸其荅萬孝廉念欲任文季分宅之事而勢有不能也自公歿京師垂四十年而孝虔益貧且老饑惟煮字熱不因人名賢之後風致落落乃爾蓋世胄中之絕可念者矣

王新城爲副都御史值諸御史內陞外轉之期時于公振甲成龍泄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旨下詢于公以問公公曰臺規內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翼聖有才京畿道梅銷有守而資俸俱濶內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矣明日旨下常內陞梅繼之王公自記嗣梅公為副都御史奉命撫閩中

上御書攄誠信三大字以賜王公居易錄亦紀此事誠以知臣莫如君而梅公之守始終不二故同朝大臣樂相與稱道之梅公後以兵部左侍郎

二樓紀畧

卷一

四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罷歸居曹塘不一入城余特造其廬惟圖書滿架四壁蕭然為嘆息久之公歿其家無以治葬故司馬郭見齋有輓詩云黃金未足遺親串華表仍憂累子孫諸子至告余貸官錢僅而襄事迨余修宣城縣學增置鄉賢祠乃昌言於學宮梅大中丞清節朝野皆知首當崇祀士論翕然遂具出處本末申請督學林公與總督公巡撫公會核俱允入祠

從叔能言公會守此祀余至之明年公自安慶別

駕解歸憇止後圃俯仰之際未能無情太夫人一杓一盂必親調之委曲以適其意每追念襄垣公張太恭人遺事後人蹉跌若此天道何從知也蓋叔祖聚廷公諱學詩以貢士為山西襄垣令姜瓖之亂死守孤城賊攻陷遇害太恭人匿叔乳媪武氏家以免伯祖鎮朔將軍從大同提軍破賊始得相見誅賊首沈姓者剗心祭畢而太恭人投繯逝矣叔起家州牧歷典大邑有惠政其在宛以清淨持大體與民休息顧前守南寧失察註誤左官故

二樓紀畧

卷一

四

太夫人重悲先烈形於喟嘆耳特是叔已暮年將北行而獲聚於此未始非家庭之樂宦遊似海又有難得此懽會者矣庚寅八月

列女傳昉自劉向作史者因之即魏邑志載節烈尤備考寧縣有陡門婦者不知其姓事與淮水露筋女絕相似又有孫氏未笄歿亂兵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為抱松女撰志者謂采葢見聞節烈可書殆若繁星悲其良苦不忍過削真仁人君子能立言者也余嘗見劉光祿蘧菴太淑人趙節母行

述叙欠可感而觀風使者爲請旌在光祿孝廉時
後節母登大耋膺累封未始不爲劉公慶先大夫
人游被 覃恩就養在郡余幸承懽子舍不敢道
及粵東事惟歲時嗚咽屏處追悼先大夫一日方
子聞石出其父位齋太守遺文有報趙學使書論
崇祀貞烈反覆數千言大意謂凡節婦受封 例
不復旌者蓋世祿貴顯之家婦人早歲得承誥命
夫歿無改適不得更與委巷匹婦爭天家寵靈也
若其志行之苦似當無問貴賤概與表揚而輜軒

上樓紀畧

卷一

哭

動以引嫌謝絕其與重朱門而遺白屋者均爲失
中余詳詢知位齋二歲而孤其母李太恭人苦節
雖及見子成進士數月捐幃以 南巡恩得贈
例無復請旌典故告哀當事其切若此今余不幸
先太夫人見背乃嘆寧國十年之樂短不能忘粵
東萬里之憾長也白髮冠帔之幸淺不能解青髻
衰麻之創深也嗚呼先大夫沒長樂官舍 賦偉甫
六歲弟 俊且二歲耳以長以教以至稍稍有立今
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獨不能憇遺數月得稱八十

觴故同是孤子同事節母而飲痛各有難言也去
年夏魏紳士梅勿菴鍾端亭諸君將徵詞製錦爲
壽屬沈子元珮爲啓余未及見今讀之淚潛潛下
不能止蓋元珮館署中數年余嘗縷舉告子姪因
耳熟焉如啓所云噩夢宵微護花遽隕驚颺晝起
梁棟旋摧 先大夫以哭先祖母 屢絕旬日遂不起 太夫人痛欲捐生
誓以從歿既而念天南冀北將一室之安歸嶺嶠
江關藐諸孤其疇託磨笄截髻飲泣銜哀乃於毀
瘠苦塊之時旋作料檢舟車之計奈門空羅雀誰

上樓紀畧

卷一

哭

爲元伯之巨卿臂輒颺鷹孰是李元之阿善望燕
雲而遄返長路悽寡鵠之聲指碣石以言旋孤舟
咽啼鵲之血繫千鈞於一身任難若易歸雙櫬於
萬里履險如夸某等猶有感焉所尤嘆爲難者今
夫牛衣貧媪幾能戶牖綢繆馬磨窮發詎免錢刀
齋縮卽能抱孺子無恙亦安期異日有成且或境
鮮枯苑之相形卽一室蕭條而亦可人無榮落之
異視縱三時隱約以何妨乃太夫人運邁閔凶而
葭葦盡繡戟牙幢之族身經盤錯而里閭皆鐘鳴

鼎食之家情可知矣悲何如乎益矢苦心獨持大體寧自服浣濯隆筐篚以篤周親寧自節饔殮潔盤餐以速宗黨推田讓宅居然閭內之薛包濟急扶災允矣閨中之文正特還代怙母以兼師哺雛之荼苦何多總無晝之非夜鞠子之恩勤不少雖有春而亦秋自太夫人之賦柏舟也方二十九歲而其歷貞操者歷五十餘年嗚呼遂使余持此乞哀誅乎夫不幸而稱未亾石爛海枯天長地濶凡為貞節皆非立名苟人子不自言則掩親之善非

上樓紀畧

卷一

五

所以為孝也即余今日之情推之可以得人人之情獨以濫竽良久徭徭簿書未暇續修穉志盡採遺芳此亦一愧也

賦偉 從先大夫長樂官舍方六歲莫能悉治行萬

一稍長與弟 俊 就外傳課讀之餘先妣太夫人數

舉遺事教之先大夫於折獄後每退食愀然先大

母太夫人問之具以狀對先妣侍故猶記其大者

廣東惡習民有忿輒食斷腸草自殺以陷人先大

夫斷决窮其情實無少寬濫禁邑民毋得食斷腸

草犯者暴其屍不聽收葬其風遂息民有被殺者案成而屍忽失其首連繫多人有年矣先大夫泣任一訊即得其主名時稱神君焉所痛者年未三十為哭先太母而遂殞也太夫人萬里扶雙櫬歸以未亾人摺挂門戶艱楚垂二十年仗先伯兄憲菴先生為家督撫有教誨稍知成立 俊 與弟 俊 始後先筮仕 偉 宰永寧 俊 宰蔚太夫人諄諄以矜恤民命為訓 俊 之來省於寧也 偉 兄弟子舍承歡數問案牘有平反無則對以其故知不輕决罰即色

上樓紀畧

卷一

五

喜為強飯曰此汝父意也 俊 北還太夫人思之數趨膝下不意先逝而太夫人亦棄 不孝偉 逝矣昔人官書夜燭有嘆求其生而不得者非太夫人言即遺孤亦曷從知先德也痛哉

二樓紀畧 卷二

襄平修賦偉青士

古今輿圖維 皇朝統御出尙書禹貢周官職方
之外寧雖一羆而上應星野下蕃民族踐土食毛
以沐浴太平之化者固無殊也疆域攸分累朝更
易不遑縷述但立乎昭代以溯其近者蓋宣州改
稱寧國府始宋孝宗乾道二年以孝宗紹興三十
年立為皇子嘗授寧國軍節度使故也其統縣凡
六即今宣城以下六縣自南唐李氏昇元元年始

二樓紀畧

卷二

宋因之宣城漢縣時有宛陵陽南陵梁縣在漢
為春穀涇漢縣寧國三國吳縣在府未稱
寧國之前旌德唐縣析太平之麻城鄉置唐書無
載不可考太平唐縣新唐書云析宣城當塗置
寧國則似非始於吳而當唐白樂天詩土控吳兼
全去寧國亦遠恐有誤
越州連歛與池此兩言若分界堠也

地理志凡羆治在縣者先書漢武帝元封二年改

鄣羆秦羆
名為丹陽羆治宛陵今名寧國為
宛陵本此故統縣

十七而宛陵居首志稱宣城治青弋江
然今無左驗可據至後漢丹

陽羆治如故而省宣城地入宛陵晉武帝平吳徙

丹陽羆治建業而別置宣城羆復析宛陵宣城為

二縣陳置南豫州尋改宣州隋開皇至大業或稱

州或復稱羆唐自武德稱州天寶復稱羆乾元復

稱州大順始改寧國軍宋開寶八年復稱宣州開

寶末以廣德蕪湖繁昌來隸太平興國二年以蕪

湖繁昌隸當是太平州廣德別置軍宣州仍統縣

六蓋羆之四封遂自此定焉自餘沿革道州路府

異名各縣之有置有廢與今隸隣境者諸史並列

不具論

考羆城初築於晉內史桓彝附郭
宣城時規制未宏梁

二樓紀畧

卷二

太守何遠增築之隋開皇中刺史王選盡拓西北

岡阜以為城後世賴焉南唐刺史林仁肇復修新

城宋建炎中羆守呂好問奉詔賜中都錢五十萬

緡治之元明以還其間甃甃完繕不可悉稽也建

炎二十三年宣州大水城幾沒知州事張果抱民

籍入水夾之今有
祠祀南陵涇太平舊無城其築於明

嘉靖四十二年者南陵令邵永春涇令陳廷芝太

平令顧鎰而知府事則羅汝芳也羅公以講學倡

化羆人傳頌之觀其城此三縣當時政事可知矣

惟寧國縣城本三國吳築宋南渡時增修元至正中白總管修旌德城亦嘉靖中知府沈志言知縣趙在創建夫人有浚宮固門重閉而安居猶不忘所自始况於為國藩籬功在百世又况於張公不惜以身丐民命者乎橋梁亘城隍者莫大於東門之鳳凰濟川遠則隋王公選始造福以濟民近則明袁公旭雖掇既而惠後抑亦邦人之所勿誼也夫

范蔚宗仕終太子詹事故稱范詹事而作後漢書

上樓紀畧

卷二

三

則曰宣城太守南史本傳曄自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代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宋余靖後漢書序云宣城太守范曄集諸家作以史考之是書成於宣城無疑也梁蕭瑗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形非隸非篆瑗甚珍之何前後漢書似皆與此地有文字因緣亦足以資好事者之談藪矣

唐宋人有詩文名後世而嘗官斯土者畧舉之如李習之辟觀察使盧復幕杜牧之以沈傳師辟為判官司空表聖亦來為幕涇令李善即弘文館學士注文選者也南唐徐鉉判宣州有修涇縣文廟記徐鉉書曼嶂樓西有堂宋初榜曰宣城通判徐鉉篆書天聖中江嗣宗更名原籀其後則沈存中以集賢學士知宣州黃山谷忤宰相趙挺之以編修任此州張文潛由潤州徙任孫莘老嘗知太平汪彥章由符璽郎為宣州通判若柳子厚之父鎮

上樓紀畧

卷二

四

由太常博士為宣令昌黎志子厚墓叙其父但言為令江南觀子厚記李赤事在宣所聞者疑其從宦於此雖諸人有題咏記述見於耑者亦有不少槩見者要其文采風流與山川相映發無疑也夏希道太初為繁昌令嘗與造縣治會南豐為之記其學記則王荆公文也先是嘗監酒稅於宣州矣權酷之外其奚與焉夫太初能致此二公之文豈俗吏也哉士非得位固無以行其志耳漢隄守有幕屬諸曹而外文學經師皆在焉余聞

往者張菊水孝廉以縣令謫任昔之所稱參軍也

愛其詩故錄出之 張羽皇移居陽坡逢寒食

席未暖新糗食猶寒隨俗皆簪柳科頭獨挂冠踏
青憐草細倚樹惜花殘未是楊雄宅誰來藪酒看

焦村驛古松 古驛對蒼松荒亭積翠重不蒙天子
顧墩望大夫封白日長疑雨陰風忽

作龍莫隨凡木
看孤異是三冬

溫飛卿觀棋詩云閒對楸枰傾一壺黃花坪上幾

成盧他時謁帝銅龍水便賭宣城太守無蓋用羊

元保事元保善奕宋文帝景平初與賭戲勝補宣

城太守然元保為隄有政體去後見思今載名宦

二樓紀畧

卷二

五

世或未盡知也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亾叛

制能禽者賞位二階一人不禽者坐元保奏言亾

叛之由皆出於窮迫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

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

非耶不宐獨行一郡由是詔停

語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山川之氣與生

民之情蘊結勃鬱而剛柔清濁所稟遂殊入則漸

漬於父母昆弟出則薰染於親故師友感之自下

者如此又重以為政者威愛異施質文異尚雖賢

明長吏不能無所偏由是數者浸淫變化遂成風

俗非一日也余自一行作吏見洛西之民淳朴而

多喬野禾中之民秀惠而近浮華及來斯隄察其

人情風土折以二者之中亦畧有可言焉宣城自

古為隄治所山水清勝六朝文物萃於首邑往往

有江謝徐庾之餘風故其君子善吟其市人善謠

雖闐闐之庭率張書畫春華秋實不無難兼而衣

冠之族類安雅好禮舊志稱梅吳魏貢相業文章

聲昭於時至明隆萬間益盛然雖廡仕橐不盈萬

二樓紀畧

卷二

六

今資階極淡者亦多舉絀焉又稱士有四才

民鮮百里之遊余所知士亦下帷編摩而已至

嗜鬪喜訟以荒階少諍詞為未然者乃明成化初

志萬曆志中已言懼憲章不輕犯有司在今更易

治矣南陵東北地逶迤平遠民重去其鄉務耕織

鮮商賈與宣同西南崇岡絕嶺居人櫛比至有不

識城市者士族無問城鄉及世冑寒峻益閉戶倦

遊謁耻奔競登朝列者率持風采鄉曲相尚一惟

悃幅無華前朝各社大典之時陵人聲援絕不相

涉也今治經史工舉子業者日盛文風蒸變實鄉
先進之功若志稱縣當孔道馳傳旁午奸宄時發
訟牒糾紛自當分別良莠審思風草之義此余十
年所親蒞一何其淳龐易服哉涇山川盤錯風氣
較剛舊家多聚族村落貴土著故市絕浮商亦不
願貫他籍時或任氣賢者憤公義不賢者勇私鬪
視所用之豈其剛之過耶丹崖翠嶽清流泚泚明
時科第之多幾與宣埒講學亦相應和至今民間
無少長禮讀書士皆加於人一等亦美俗也寧國

二樓紀畧

卷二

七

志稱厚重少文怵法畏吏自好者多慕儒術厲廉
隅近益漸摩文教屢得雋弦誦之聲相聞其地環
山爲封包有原隰力食樂生至若居廛列肆多客
戶蓋土著之民上本富而輕末業勢使然也旌德
地狹山多田土磽确物產出諸邑下故富者商而
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居積通易以致富
實管仲之論四民皆云安而不遷者是也其秀者
業詩書文武科第與前朝相望矣或山谷廉悍風
氣勁而好勝在善所以轉之耳太平邑介黃山山

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不可回折其鍾於人也小
人則好剛使氣君子多徑直自遂不爲不義屈婦
女以節烈著者尤不勝紀土瘠民淳冠蓋文繡之
所不至今文風日新科名踵接殆其善變也合而
論之寧俗貴男賤女女多輒不舉恬不少愍別有
女文今臬憲朱特其市無笄黛婦人耻出閨門有
公禁尤峻切足取者婚姻中下之家論財居喪受弔宴賓糜費
無筭而泥堪輿家言浮屠親柩以待吉地至有百
年不葬者忽罹水患漂流無歸聞之祭先之禮豐

二樓紀畧

卷二

八

儉疏數多矣於古大較其所蔽也雖然轉移之道
存乎其人夫素則易華華不可素璞則出雕雕安
能璞寧翫猶古者山諸侯之國也淳悶渾樸之氣
未盡散也生當 盛世耕食鑿飲優游太平進而
求之示儉示禮以張以弛賢者倡化與羣人希風
前哲長其善而救其失欲俗之盡美也不難矣
余聞前輩修身正家以化其鄉人如司馬溫公居
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朱子家禮近浦江義門鄭
氏家儀講而行之鮮有不觀法者若適人木鐸之

狗今奉有

上諭十六條第恐宣講之際或視為有司具文又其敷衍演說多迂混不切余故於癸巳春悉取諸本鄉約與儒學官斟酌下意擇士之工文字善疏解者分編之務令明白切近如衣食皆知其可救饑寒如藥石皆知其可已疾痛上推

聖意下達輿情書成授梓名曰

聖諭解義行六邑令長以次頒發蓋一書有一書之體此體宜質直者也每親涖四郊聚民會講十

二樓紀畧

卷二

九

年以來未嘗偶廢焉分編者為梅驥孫宏安姜本俊梅兆頤梅瑒成劉敬丁倬詹天挺李師韓湯銓尹凡十人皆隄邑博士弟子云

聖諭解義序

鄉約之設蓋卽尙書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而周禮小宰帥治官之義準古宜今則化起於鄉懸書讀法莫此爲善我

皇上文武聖神德邁三五萬邦協和黎民於變矣嘗親定十六條頒之海內奉以訓行凡備官師

因敢弗祇厥事

傳膺

簡命來守是邦始至見土

瘠民愿可與語善所宜敦率以嫻教化故特加意鄉約既又校訂諸本其演說多迂蕪不切乃更示以大意俾學官召諸生分輯成之反覆是正始授之梓而以一言弁其端曰吾民幸生至治之世耕鑿作息其亦知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乎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垂垂之氓繩之以禮則未之或知迨冥行不顧身扞文網則雖欲自新其道無由此十六條

二樓紀畧

卷二

十

者皆憫其蒙瞶而教之以遷善遠罪也故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咸在惟至仁無棄民愚夫愚婦教之靡有不至而所以開導之者必率以易知易能斯羣黎百姓可與徧德詩曰天之牖民如埴如篴何其易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謂不識不知而順則也伏誦

聖諭自孝友睦婣任恤以及衣食農桑宏綱大要極千萬言發揮有莫能悉今爲民申講皆里諺方言易以通曉又多指陳利病警發良心務令知循

分自盡仰體

聖天子曲成萬物之至意願非言之難行之實難
吾民間而思思則必行自是以往將善日長欲無
為良民不可得也吾民間而弗思弗思則必不能
行自是以往將惡日長欲無為莠民不可得也吾
民惟各凜斯意而官師亦得藉手以報 朝廷其
庶乎至若以此為具文簿書期會俗吏之所有事
而忽之則是教人不盡其誠非偉之所敢出矣時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中憲大夫知江南寧

二樓紀畧

卷二

七

國府事加三級臣修賦偉謹書

重修寧國縣志序

山川封域之氣運有推遷代謝必有鼓舞振興推
遷代謝者數也鼓舞振興者人大江以南諸郡
星羅碁布而宛陵為列郡之一宛屬邑凡六而寧
又六屬之一蓋始自三國吳在唐為繁縣宋元明
中縣 國朝因之雖曰地處偏隅土非上錯然其
間若星野若戶口若田賦若城郭關梁至若官師
禮樂刑政若忠臣孝子名賢節義種種昭著不寧

惟是若今昔沿革治忽無一不經若金石鳥獸草
木蟲魚無一不產即古子男國而盛衰氣運未有
不關人事者余奉 命守宛亦越四載聽政採風
之餘切切然以修舉廢墜為念而有先得我心者
是即寧宰陳君芷濱其人矣君三楚名下士少舉
於鄉來領茲邑不三年政以大成尤留心文教邑
故有志呈漏煩雜不無有待踵修君悉取先後事
蹟掌故考証之更定體例補其闕畧又延湖南王
君不石與邑之羣彥同參訂稿成以質余華實兼

二樓紀畧

卷二

七

收繁簡適宜風風乎雅裁也哉夫職方之紀載太
史之採擇金匱石室所藏皆由天下郡國上之
皇朝輿圖出九州禹蹟外廣輪各數萬里大臣編
摩不泥成式必遵

聖裁即蕞爾彈丸之區靡所遺於條貫君為時良
吏不沾沾簿書期會而用意於志乘以昭往鏡來
傳信百世可謂知為政之體矣且夫人事氣運之
盛在今日猶有可言者余嘗與賓僚眺吟北樓或
登敬亭絕巘把酒臨風極目四遠竊以生當 盛

代久道化成吾甌人衣冠文物之華耕鑿飲食之樂皆可歌咏萃爲述作因指東南隅逶迤近百里許想見其巍巍轟轟者非泰山尖文脊峯諸勝乎浩浩湯湯者非石湖潭落花溪諸奇乎爲埔爲埤如砥如矢而縱橫錯落中非吾寧民井疆宮室熙熙攘攘鳴吠達於四境者乎君負才氣而不自用忠信慈惠邑人懷之余叨守而值令如是亦與有成事焉且意鼓舞振興寧地愈靈人愈傑風俗日古樸淳龐將俾後之大書特書不一書文獻之徵

二樓紀畧

卷二

十三

端自今始然則雖宰一邑苟明政體以推諸天下山川封域之大凡司土者皆當深維其義若徒曰載筆而已豈余所以美陳君修志之意哉是爲序寧國府學今在府治之南者明洪武初甌守黃公榮祖所徙正統中袁公旭拓之宋學故在城東卽今小東門外猶稱州學也崇寧時始徙城內後屢復屢徙至明而定乃志稱學在城東時人材科第最盛余考選舉表則徙學以來科第未嘗不盛不逮宋者吳魏兩丞相而已舊學有識松閣紹興初

相地者言百年後松影過御書閣當有魁天下者嘉定甲戌果得亞魁汪介涇縣人丁丑大魁吳潛卽丞相許公而涇宋志云涇之承流峯爲府學案山府學初建形家謂案山高聳非他山比當有文士魁天下嘉定丁丑吳潛果狀元及第夫承流直其南乃今府學之地而宋州學在城東何府志與涇志殊耶翟子非熊賜履言至今形家猶言承流之秀值於前者爲文峯不獨一處疑其移步換形皆有拱揖之勝秩秩斯于幽幽南山是其面勢不獨一

三樓紀畧

卷二

十四

方爲然也余不善青烏家言勿菴梅先生仰觀俯察洞達淵浚爲余言書院廢士不知向學重以慨嘆又極論文昌臺爲府學巽位而地勢卑下前人創建具有浚心寧甌科名仕宦前此最盛海氛之擾宣城故家大族靡不化僑會修復文昌臺遂有取上第登樞要者今三十餘年又復圯矣余因其說亟新書院於文昌臺改建爲三重又植松城上以符識松之舊然不欲祀文昌於此樓者將謀復龍首亭於天柱閣故址因爲之祠又欲增浮圖數

級使高出雲表而合其尖非與勿菴有齟齬也易名南樓以其在書院故須置官書數十種以便士之來就學者且按星經文昌蓋斗魁戴筐六星主文明記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自有乾象已然而世以謂東晉越雋張氏肖像事之夫人神不雜祿奈何信道家之言萬一他日有緇黃竄處以司香火為名則書院中二氏之徒託足焉非距詖放淫之旨也惟別祀一所與萬壽菴相次即今仍祀於南樓必無失古者祭祭之遺意無舍人事而倡

二樓紀畧

卷二

十五

不經之祀以竇神則善矣余嘗有書論其非且以尹侍郎文昌臺記其言可據依故著之此

施侍讀愚山先生已丑進士歷任分守江西叅議後以博學鴻詞中制科宋人亦將改官家園老梅曰大科四月忽花又適四枝人皆賦瑞梅詩亦不解當是何祥也時已未科五月殿試賜進士一甲及第者第二人孫編修如齋第三人茆編修一峯是秋召試辟薦五十人侍讀與高遺山檢討同入史館高公益起明經也於是賦以梅放為四翰林之兆焉

是科南陵方庶常位齋以會試第三人與劉光祿蘧菴以會魁得京秩蘧菴嗣試保和殿第一補垣中而宣城梅中丞桐崖適從大寧令擢御史阮少司空以壬戌會魁由庶常改御史涇則王次聖進士乙丑南陵王呂崖 欽定會試第四人宣則詹在周進士皆在此六七年間科第文章臺省奏議至今罕有倫比言者以為氣數每蓄極而一發理或然也施侍讀集有瑞梅詩余從公子孝虔得其墨蹟云 已未夏家園老梅作四花余適同孫予

二樓紀畧

卷二

其

立茆楚畹高阮懷同官翰林里中梅淵公諸故人作瑞梅圖歌索和漫題其後金門客于苦樓遲故園梅發花幾枝花開不是梅花時青梅結子久垂垂園林此事亦罕見俄傳盛事爭稱美花枝人歡適相符四子同時登翰苑主人愛開不愛官可憐親舊滿堂歡繪圖作詩侈花瑞封題卷軸來長安老梅樵悴非奇樹餘花再發人何與偶然作異轉傷心當年吾叔高吟處時艱才盡徒吞嗟不待秋風便憶家三人年少予獨老剩有星星兩鬢華

科第在前明宣最盛考選舉志可見元家王錢至田鄧極其盛矣萬曆時復燈燈相續湯霍林賓尹乙未掄元出陶會稽之門其分校得元韓求仲至

今推爲湯宣城又與許子遜齊稱曰湯許自訂百藝與睡菴評選衣被後進崇禎己卯子秩斯斯祐得南元自貢吏部欽元南畿後一人其殿試賜及第者霍林以會元得第二前此沈修撰懋學第一人舒編修弘志第三人後則楊編修昌祥第三人他邑成進士者率亦項背相望余初欲蒐羅遺文無問闡牘房行於在閑定待各名選外盡出菴中故家所藏先世制義至在國朝應運而興尤稱盛焉并欲不限甲乙科與凡隱約未售者都爲一

二樓紀畧

卷二

十七

集畧仿同文錄附載生平雖其散佚既久罅漏必多要之一大觀也刻書院課藝時與魯子亮儕細論及此未及爲徵書而亮儕就試白下余以吏事徃愆弗遑然嘗竊觀諸先輩爲名臣爲理學忠孝氣節治行著述其彪炳後世者自不乏也又奚待以制義傳哉

隆萬以後宣城著述之富莫過於梅禹金鼎祚吳

福生伯與劉自我振三家詩文淵博體大思精者

梅氏歷朝文紀孫朗三八代詩乘吳氏宰相守令

合宙名臣奏議皆有用之書也劉氏明史本紀志表列傳百餘卷應聘修北工部志未上而明亡時范公景文推其熟於掌故云又如南陵方孝廉楚夫如圖成弘間人至今稱高隱有道而文者必曰洋湖先生歲寒亭稿亦鮮傳者旌梅進士百一鶚其古文多能自立說經史諸儒疏通証明書凡十種惜所見惟鳧山集四卷也明末旌有杜朋李名齊東固草堂集其師沈耕巖徵君序行之蓋菴中遺書已刻者外間流布而其鄉顧罕見未刻則蠹

二樓紀畧

卷二

十八

簡緘滕究歸於盡可惜也

唐追錄方干已下若干人皆賜第從韋莊請也而孟郊亦在焉王保定據言謂郊已及第韋莊誤郊之成進士也吟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詩家病其失喜而言輕然則士之不得志於有司者其情可知也已客嘗告余是中老成宿學強半潦倒名場今數十年來後生有未聞其姓字者叩之則各舉其知對宣城如劉景威汝鳳陳大介武揚唐朕虞益劉緝生堯熙張子畏延世徐祖

壽纂益 徐程叔肇伊馬雲人文開沈方鄴泌劉天

石錫磨南陵秦倬雲漢章雲翼飛黃汪五一智黃

敬若學慇梁雲頤士俾他邑則座客未能悉舉但

此十五人者殘膏賸積巧後人往往受陶鑄者

以文名世如梅勿菴師陳大介孫如齋師劉軒生

端亭師而不獲身食稽古之力絕可悲也余謂傳

不傳何繫於科名第諸人有古文詞與所作詩歌

編輯著述或制藝專家做一生精神於丹鉛毫楮

之間倘托以傳焉幸矣善乎周司農櫟園先生之

為其友盛此公也先生與此公在秦淮少年定交

別歸大梁此公病落魄歸陵寄書言元亮非長貧

賤者而自傷不承他日登堂拜母幸為表墓後先

生擁節江上起居盛母遂手書立石又與舊友梁

非一書屬搜遺草大意謂文人刻苦半生既不克

見其展布而雕蟲之技復與寒煙蕪草同盡可勝

浩嘆又言沈君烈之歿非天如諸子力為表章後

世誰復知沈承其人近卓珂月則有吳靜腑輩為

刻葢淵集其古雅去此公遠甚而世無不以珂月

之沒為悲者豈非所遇有幸不幸哉梁故博雅士

與周盛皆至交急讐校休菴影語報先生為作傳

序刻之後施愚山先生過南陵問邑人已無知所

謂盛於斯者而固藉司農顯矣愚山序何生伯一

化詩稱其必傳於世與此公相輝映又生伯之司

農也且夫有志問學之徒必皆有所從受余在羈

十年遊好一二者儒外不概見稍聞後起之秀如

梁川植于汲其弟冲于涵王懋公之績左子弁

晁劉季鷹朝瑞湯大宗廷鍾王雲章雲其弟雲標

劉傳巖悅瑞蔣子顒弘度黃念爾祖辰胡聘九

徵齡或工專經義或兼詩古文皆未及究所志王

子次云可第詩與梁冲一齊名余惜其坎壈以歿

作詩挽之凡此數子皆未顯也噫司寇傳蠖蝶之

編中郎啓青藤之秘其有待也夫

宛之言詩者推本謝李山川靈異得斯人為之主

客後先輝映千載美談吳丞相許公二僊堂記正

樓後宋有元暉李自祠亦此意願宛人以詩名端自唐劉太

冲兄弟始劉氏師蕭穎士今太冲惟傳寄業師一

首劉太真集與王炎邵拙詩亦不多見張喬許棠
晚唐十哲中人南唐人則蒯鼈舒雅大較見於前
者如此流寓者固勿論也宋承五代後初猶主溫
李號西崑學者靡然日入浮艷梅都官堯臣起而
復還大雅至於紹興之際猶覩慶曆之風則周少
隱紫芝詩初當不下宛陵集元一代詩論者以貢
氏父子學士奎尚書師泰為睂目明隆萬間宛詩正盛然
王李鍾譚分道角勝梅氏若禹金鼎祥季豹守箕
皆善王元美屠赤水視竟陵又別而近公安往來

上樓紀畧

卷二

五

此邦最久宛但守鄉先正遺法不問外間有何濡
染也
本朝施愚山溫柔敦厚古風儼然繼此者余得交
梅雪坪所謂朱絃疏越有遺音者矣施公集曹棟
亭從公孫質存璪請校訂刻行梅集猶有待於好
古者媿所見寡昧畧舉數家明宛人風雅不假外
求云爾
宣之文春梅氏世居其間科第最盛而始於宛溪
先生不獨理學經濟制義亦開山手在霍林諸公

之先嘗見薛方山先生文集有浙中刻程文引蓋
宛溪定本也方山視學持衡精嚴浙人宗師之或
言大家祧鶴灘而躋方山以其有功然當時猶以
過刻調官實分宐喉黨棍其進耳程刻自紹興時
宛溪方為守故方山引簡端畧云文以取士夫亦
觀素養而徵實用也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
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
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惰仍便者什九俗染
風靡轉相馳逐余叨視學政深為此懼起衰變陋

二樓紀畧

卷二

五

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逮也頃涖紹興值宛陵
梅君守隄政先化原銳志文教得試錄文若干篇
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試虛心觀之得此塗轍亦
可以例其餘矣
字學諸書宣城梅氏字彙久行海內人知其起一
畫至十七畫立法簡明便於緝拾視玉篇篇海為
易了此得誕生之麓也易為文字祖其畫前者不
可名一奇一耦而天地間之數變化乎其中矣字
本起於畫孳乳相生以至無窮梅氏以數多寡與

古人之以聲音權母子非有二義特其用不同耳
神珙等韻釋氏頗精其法而儒者於通攝諸門非
有指授輒不能辯余少時在中州與友人雷雨若
悉心研究以呂氏日月燈一書印證今按梅氏反
切直音韻法二音坦然易入古法起於數其意未
嘗不教人因數以求聲也不得其聲而徒泥其數
亦失作者本指蓋禹金氏原序已微及之矣至於
訓釋則說文以下援証畧備未嘗不遺餘地以讓
後人韓慕廬先生序刻是書專以明經為主其意
上樓紀畧 卷二 三

以六書之為用靡所不該經義乃其大者與梅氏
自言刊詭附芟蔓引以歸於雅意正相發文常 珠
成 禹金元孫為余言家藏增定字彙草誕生補作
未及梓行不識與初本有何同異也

二樓紀畧 卷三

襄平佟賦偉青士

天下財賦仰東南而三吳最重寧國在江上賦與
徽池太略相似蓋山稅輕於地地稅輕於田湖灘
陂塘又輕焉故任土作貢必以田準其多寡而定
其輸將今之歲額錢糧某縣凡幾萬某縣凡幾十
萬有奇皆折實田數起科者秋米亦如之清丈之
初原分
上中下三則即禹貢則壤成賦之遺意而開荒成
熟許績報陞科然自 皇朝奄有九域順治五年
及康熙五年丈量鱗册既定在下者不得復有紛
更矣宣城人言舊有令自請勾考逸漏補丈亦無

二樓紀畧 卷三

多而擾民特甚且如宣城田一畝僅可當南陵之
八分南陵一畝僅可當鄰郡繁昌之六分當時
有大小田即因之糧皆以畝 惟丁差六縣不一唐
起數又惡從而議贏縮哉 之租庸調合古賦法是丁田本分為二相沿既久
或數十人額應一丁或數人至一人亦額應一丁
富庶則愈易貧寡則愈難是以有流亡轉徙之患
於是有議丁即歸田者合通縣之地力兼通縣之
丁差則可以蘇息熒獨而殷盛之家又疑偏累惟
在善因其人情土俗斯無弊也至於都分畝分
甲甲分戶六縣所同而或田無定額數千畝為一

甲數百畝亦爲一甲或通計縣田幾十幾萬有奇戶歸甲甲歸齒齒歸都皆畫一其數二者雖有異同但必使分任齊力不可有偏陂失平爲民累者也若其徵收之際百弊叢生大都利不在官亦不在民而專在於黠吏卽以投納編銀言置櫃公庭衆屬耳目民自封識扁鑰中吏但承值看守而已顧乃上下其手抑勒過當小民低首屏氣任彼取贏吏乃易重爲輕錙銖以上皆精筭更置然後投入夫下既壓民取多上復給官納少此之謂中飽

上樓紀略

卷三

又有奸民專攬代納竟肥已囊及至迫於追呼愚民再輸而彼已巧脫矣余既與令長痛切言之十年以來頻申約束諸君亦相與釐剔然嘗聞手端清之爲制府也固已行之何以旋變更也且昔爲里役正編之外條目繁多輸納失均累民良甚禁革之後莫善於條鞭此法行諸項悉有畫一之數按田科則卽貴顯弁豪右皆與細民平等而徵解一歸縣令酌其中正上下相安無復向者之不均矣蓋倡自明海忠介公爲總督時近桐城尙書姚

端恪公文然復力請於當事而巡撫徐公國相下

其法南陵應命最先方太史仲王進士際廉劉光祿楷梁大令于淇黃刺史學

共主其事勳王大令輔行之四十餘年劉光祿每維持其後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善牧馬者去其害馬善牧民

者去其害民夫土壤古今不易者也賦法則屢易

然而有不易者存民情是也

皇恩軫恤蠲免數千年來未有若此之曠蕩者部

臣藉所 賜復殆累萬萬餘矣吾郡民亦務自好

爲急公之善俗毋令爲之父母者有催科政拙之

嘆哉

少司空澄江阮公爲臺臣時見 恩詔屢行蠲免

而州縣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有蠲雖逮民

而輸已在官者有司奉行未善乃特疏曰臣思錢

糧雖有全書定額而輸納總憑完庫印單今各省

州縣錢糧革去里長之名令花戶自行投櫃法至

善也但印票只一樣二紙一存官一付民應比官

吏間有借磨對稽查爲名收入花戶所納之票遂

使完欠無據反得假拖欠錢糧之名復比愚氓加

上樓紀略

卷三

三

徵私派悉由於此臣請行用印三聯串票法一存
 官一付花戶應比一付花戶自執其應比之票州
 縣官收入查對至自執之票聽民輸納時即自持
 去官吏知民有據則私徵雜派之弊不禁而自止
 其後或有奉 詔蠲免而先完在官者即可持票
 以抵他項應徵之課而民得霑實惠矣更請正編
 之外凡一切雜稅豆米皆以此法行之如票中不
 令填數及無票付執者許告發治官吏罪於是
 上命戶部議覆得 俞旨定為例州縣雖有虧空

上樓紀略 卷三 四

始不得混指民欠至有重輸之累矣公在臺建言
 甚多如請完亳州未婚貞女王氏千里尋夫卒得
 與原字李殿機者成三十年後夫婦又劾武臣縱
 卒辱華亭教諭憤死射圃皆關 聖朝風教而此
 疏尤為愚民甦無窮之困自康熙二十八年著令
 至今行之永以無弊焉
 兩淮鹽南北分行而淮南為竈淮北為池煮鹽有
 竈丁曬鹽有池主皆轉於商給食其分地故寧郡
 初食淮南綱鹽其改食鹽自明崇禎時始也寧惟

宣城北路與高淳溧水相接鹽自小河入夏溢冬
 涸亦不能達餘五縣皆山溪迢遠故明初額設之
 引鹽商家亦難於轉運遂私賣於沿江人戶自銷
 虛引而已商既不前民間遂食浙之私鹽致罹於
 法而綱鹽日壅商本虧折則寧郡所派之額鹽不
 得不以資其別賣民始有茹淡之苦矣自宣民叩
 閭別立寧鹽增引二萬增課二萬七千餘即今歲
 徵京庫鹽鈔銀六縣有差民人陳士京屠羽鳳監
 等分任諸人不能盡書或志體也張嗣 改由采石
 達以此走京師道死尤後來所當知

上樓紀略 卷三 五

江入於是有灣汴鹽埠而官鹽通私鹽絕 本朝
 因之裕國濟民上下攸賴故視太平額鹽貴賤頓
 殊太平民販寧之私鹽以罹法者又比比也然即
 寧鹽貴賤亦時為低昂諸商借歲費舊例為名不
 免故高其值取贏於食鹽之家而窮民或艱於瀉
 鹵之求矣余每為平劑其間俛兩無病然嘗行旌
 大道中見山谷小民裹鹽用青箬攜諸擔頭珍貴
 無比亦或私食浙鹽從徽界潛入者要皆極少不
 足究詰也

宣南馬田之累近歲控牒紛然余於宣民詳詢其故國初巡撫操江李公曰芘裁馬變價所置本以甦里役之困也小民承佃供租久矣值康熙戊子歲凶邑有流亡吏遂詭移空額散徵附近人戶於是有無田之租其佃者私賂吏以規隱蔽則又有無租之田王撫先等來控既行宣令扶風馬君一一勾稽遂爲之處置善後至南陵馬田亦李公置也初公用價數倍問民田常稔者聽售於官民或附郭無田者自以城隅隙壤應利受直也但市

上樓紀略

卷三

六

屢湫隘久之築室廬其間不無更易非昔時畝畝之舊矣亦有塗殯葬埋遂成丘墓者要之按册徵租未嘗有遺漏夫民田之有稅與官田之有租一也豈必詰其若者李公置若者非李公置致黠吏斲養動以侵占恫喝良民哉余承撫軍梁公委勘後廉得其實具以民情上達謂履畝重量恐蕩析民居或毀墳域請一切仍其便事良已間考明之馬政則受害於昔日未有如寧國者也宣南無水草孳牧之場故例得無養馬而有織造諸局草場

銀兩酌撥驛遞諸費自繁昌民私以馬寄養而南陵至責種馬七百餘匹矣知縣周詩為奏民自高淳民私以草場鬻宣民而宣城分牧之累遂十室九空矣明嘉靖中宣民因高淳養馬嫁害至大開代輸驛遞始之躬視藪澤物土之宜而布之者周文襄公也忱也繼之裁汰夫馬不以累民而責之官者李公也即操江然馬田之弊復叢生其間語曰食魚去乙食李去核通變宜民莫先於除弊者矣歲貢絲稅賦諸漁戶以漁網用絲故也舊志載桑

上樓紀略

卷三

七

絲本派自應天國朝為江寧府牛首山山隸宣城稅遂歸焉余不解牛首距宣城三百里何以不隸江寧而遠屬於此或云明太祖問劉誠意曰金陵萬山朝拱獨牛首南顧何也對曰其子在宣城於是命宣城輸牛首桑絲稅相沿至今然理不可信乃稗官家荒唐之說獨其不賦蠶戶不派通邑必有緣起而偏累漁戶亦弊政焉漢書地理志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寧郡六邑凡在山者種麥粟菽梁諸物以食木棉以衣

在澤者秔秫二種而已其名狀極多非老農莫識所宜也又有平原或負郭或近河壩沙漲者旌太之民有耕山爲地者高高下下望之若彈碁局然境确欹側每苦旱雨則懸流直下宣南涇寧大都原隰什之二澤什之五山什之三就中則涇寧田多在山間其有泉流可引者最美產也歲事務早故西成之際吾郡民腰鎌刈稻江太隣壤彌望猶青苗也聞之三吳尤晚豈其風土然耶余十年官於此率親勸農問所疾苦勞以酒老者給蒲葵扇

二樓紀略

卷三

八

龜坼亢暵之極遂生蟲螻山澤俱困職此之由余觀諸邑惟寧國縣治東西各五里所東受杭州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徽水而宣之南湖東受廣德建平之水餘皆受境內諸水而最大者莫如徽界之水彼其西下揚子東下新安新安江自由嚴州以次達錢塘若揚子江在西北則必自旌涇宣南始盡壑徽水以出蕪湖采石池之諸水最西者自入江其經南陵者別自城河滙境內水以達於蕪大抵水發源於山高崖嶄石猶有所束至其地愈下其滙愈多而漲速退遲其苦愈甚此其較然者也前人棄地委之水蓋欲廣濶平坦以讓水道使無湍悍今取之如魚鱗勢不能無曲防以爲隣病同井猶不相爲况責之外郡乎若其水利宜講不在急需涓滴時也凡邑中必有巨浸焉春夏常盈秋冬常涸民不先事爲心或貪菱菰魚蟹之饒無啟閉涇泓之筭秋冬之所謂利乃春夏之所謂害也余於築堤修壩諸役不憚跋涉又申令峻切擇人而任之如金寶珥青弋江筮岳新稔各壩之類

二樓紀略

卷三

九

記亦有明效矣是在郡人推而行之夫水旱天時也修救修備則人事也余以己丑冬至郡見井邑蕭條人民離散蓋當戊子大水之後繼以疫癘爲惻然於心中間撫恤似微有起色而非旱則澇未嘗三年有秋豈吏之不能庇吾民故與抑天心仁愛先以小稜爲吾民示警與未幾而戊戌秋蛟蜃之變上游諸郡復被奇災至重 聖明睿警履行誥誠噫其可忽也哉

敏應廟再祈晴疏 存一

二樓紀略

卷三

十

從來子有疾痛必呼父母民有災患必求神明以神之憫恤斯民如親之保護厥子也况我尊神爲本郡司土之神非泛泛廟食於斯者月來雨潦不止民心皇皇 某忝居官守晝夜靡寧宿壇虔禱頃雖乍晴雨復如注非 某誠之弗至卽因負愆多端惟願一身自任其咎不忍災及於民茲用齋心待旦率閭城吏民銜泥匍匐哀叩庭前伏求鑒寸心之誠救蒼生之命陰靈盡散旭日高懸 某當卽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神像以報明賜如或求而不

應是神不能爲民卹災捍患將見田荒民散寧獨廟貌難以重新并血食亦將永息矣卽神亦有憂焉謹告

城隍廟祈雨疏 存一

天之生民有吏以發政令問民疾苦卽有神以捍災患時雨晴俛民陰恃以無恐焉是神與吏厥任均也而吏有時力不能致者則不得不哀告於神宛郡四五月間苦雨二麥業已無收閭閻嗷嗷以待惟庶幾秋成有望耳而復旱魃爲虐田禾焦枯

二樓紀略

卷三

十一

閣境皇皇莫知所措是用齋戒虔禱伏惟神威有赫顯應無方卽求數日之間大沛霖雨轉歉歲爲豐年惟神之惠倘歲凶乏祀卽神亦有不利焉謹告

敏應廟祈雨疏 存一

惟神最靈有求必應今夏四五月間苦雨爲民虔禱於神荷蒙降鑒晴光普照萬衆歡騰循省獨慚實神惠愛斯民豈微誠之所能感也行將蠲吉新廟宇崇俎豆以答神貺乃者彌月不雨山川如滌

瞻仰何里莫知所為既以告城隍之神惴惴懼不得命敢復齋戒瀝懇尊神伏求大彰威赫呼吸風雷立沛甘霖以慰三農之望其為酬報當更踴躍爭先不然蚩蚩之氓將謂神之靈應於前而忽爽於後也惟神必有以終惠之謹告

陵陽廟祈雨疏

上天之德在於好生下吏之職在於恤民憫茲宛郡夏初苦潦今復旱甚原焦野燎是用皇皇齋戒夙興徧告群廟曾不我聽繫惟尊神聲靈赫濯匍

樓紀略

卷三

十三

匍告哀民命攸託蓋惟神以當年救水災之靈救今日旱災固反掌易也伏願大彰顯應呼吸風雲雷師雨伯惠我蒸民俾民有秋式歌且舞何以酬恩清樽肥粢謹告

祭八蜡文

郡中無八蜡廟余為標於壇而祀之

古人為政首重農事方社田祖歲各有祀蜡始伊耆土鼓函箴迎虎迎貓昆虫毋作睠茲宛民嗷嗷可哀歲兼旱澇蟲復為災吏固不職神實何忍得無祀事尙或未盡憂心如醒靡晝靡夜爰潔粢盛

以祀八蜡八蜡有神何施不可願將百蟲秉畀炎火嗟乎穀歉菜熟猶救毫末不然窮黎何以存活禱祈術盡惟神是望神其降鑒惠此一方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為壩凡十有二筮岳最大其次則新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淳泓浦淑以次受之而田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民始以水旱為憂矣余涖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聞且繪

樓紀略

卷三

十三

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為徐一就又輔以一人為劉子恒叩之則咸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閱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資重建於萬曆間者則刑部尚書徐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决者力難復堵請相度鑿新溝便余即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家埠訖於雙橋鎮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橋坊下為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

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施家坪者四此醜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久矣鄭村坪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溥旣又按溝渠遠近相去之迹瞭然於心乃謂其民曰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日東溝曰中溝曰西溝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八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民胡羅二氏田若干一就亦以田助越三月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

二樓紀略

卷三

十四

安坪之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爲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橫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四甲十七夫名籃榿維均夏閉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檄高尉錫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稍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尙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西蜀討平酋寇擴地千里奇勲爛焉及卽一水利而爲德於鄉若此况溯自明初久遠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弗思修舊起廢

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重修筮岳壩記

宣城

張仕驤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尙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瀦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爲政者創舉修復爲一勞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宜有筮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

二樓紀略

卷三

十五

論徐光遠修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銅坑壩者卽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注東折而北二里許爲三河口十里許爲蘇家澗又十里許爲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醜水爲八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爲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村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旣久寢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

郡伯佟公來涖事問民疾苦惟旱澇是虞而山農則專資堰水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修復筮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泄利病盡得之乃作而嘆曰是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已先是諸人具情形疾苦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即親定擘畫既敏且斷特具其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撫軍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餘金召其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

二樓紀略

卷三

十六

夫匠秋償之而委丞簿戴君紹祖曹君廷瑜梁君

應元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令洩入大河去蘇

家澗之淤墊乃繕官坪均其八派始於庚寅年九

月竣於是年之十一月臺憲諸司莫不稱公之勤

民事公不有也然吾里人僉曰微公孰貽我永利

其世世無忘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

余為之記余曩以吏事至豫省聞安陽有萬金渠

者前中丞佟勤僖公拜疏開濬利博而且長復興

西史遺蹟勤僖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鑿七

渠土人猶能舉萬畝千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祀公之澤余所吏屬陝州峭函相望以是頗得其詳今公於吾郡中水利在在修舉而茲壩歷唐宋以來番及千祀人情情竅或幾乎廢矣一旦決口之圯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疏且啓閉有時重農也而無梗利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私壅計田程工測水置樾皆出公反覆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為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咏不異豫人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

二樓紀略

卷三

十七

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為文忠忠介之所為利豈無

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厥役者儻

工醵金宜別有錄云

青弋江築長隄記

南陵 劉楷

江上惟吾宛與歙與池皆山國而兩郡以宛為經

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

太而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

谷走平陸湖泮洶湧至青弋江而甚民田廬被患

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巨其中大

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宜地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陵獨受之正當其衝然自青弋江以上舊多棄地水性猶疏緩至是則兩涯各倚隄障爲固水隘隘不受束必湍悍悍則爭爭則地險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菖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我使君佟公以是冬奉

天子命來涖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弛征發廩盡返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曰其各以先時修築俾民趨事既而吾陵人因青弋江決口數

二樓紀略

卷三

十六

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周咨父老則羅拜馬首咸呼號曰東北鄉當縣田賦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皆懸此百丈之隄也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瓴此隄一決則其下一無能禦者矣是舉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以一陵爲之壑奔騰衝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乎於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煒詳議又檄巡檢董君律監修而任諸民之善率衆者公屢至此徒步周視

方廣高下捐俸食民爲慰勞苦而論以有備無患且念其力罷也別有調遣以攸助之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鄉人以公深仁厚澤與國初蔣李諸臺並溥惠茲土若不載貞珉何以示後乃請記於余嘗考邑東鄙有大農陂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寧國令范傳真假南陵而修復之者韋司農瓘爲之記所稱驅江波六十里歲溉千頃蓋當青弋上流今其遺蹟不可彷彿讀斯記如見其闢蕪莽引繩鋪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爲民之勤

二樓紀略

卷三

十九

至此夫旱潦無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厥功一也乃若熊幡畫戟不後於盧猶俯而循范氏之事公益自以爲守土親民不忍濶絕真古大臣之用心矣初瀕河諸隄既各自築而內地以利害一體歲有協修久之非鼓譟滋擾則號召無應者遂交病之公一動以誠乃皆齊力僦工不扶一夫而事畢舉雖然非有繼之則成功何以無隳國家方簡循良咨岳牧穎川渤海之治聲聞於朝公之已溺已饑寧私一郡吾鄉人其無忽此成勞

庶幾永食公之明賜乎特愧余無韋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且用知公之為政卽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體要焉凡類於是皆可書也

宣邑之田凡築圩百六十二所民間每視金寶一圩占穀貴賤以其田多而圩最大故也戊子水災後屢築屢圯余親至水陽河東西相度此處苦民力罷乏木楗與宣令馬君扶九籌之水漲不時暴發急就近購木以券抵商約八百金以上俗有萬

上樓紀略

卷三

三

年椿困龍諸名依其法用之鳩工協力決口始合大都寧郡田在西北者受諸水下流本不易支又窪窪之地近通江湖堤外之水常高於堤內猝不可泄故其防一潰患尤甚於東南也

重修閔溪橋碑記

歲丙申夏五月宛郡大水橋梁隄壩衝決殆盡閔溪橋其一也溪在東郭外數里而近地最卑下山漲驟至卽爲巨浸又當桐汭閩浙之孔道而鄉城出入所必經橋誠不可一日無者居民某等籲請

重修余亟捐資以倡民爭踴躍樂助伐石鳩工不數月而告成弁斃大路約若干里噫何吾民好義者之多而任事者之敏且力有如是也使凡任事者而皆如是也事尙有因循墮棄之慮乎哉余樂爲叙次數語俾勒之石庶有以感發其好義樂善之心而吾宛之廢待舉墜待修者尙不一而足也其以茲橋爲嚆矢也可

敬亭禱雨在今敏應廟古祭法所謂山林谿谷之神能興雲雨者宋元嘉中有梓府君食此土以福

上樓紀略

卷三

三

此民而明初封以爲敬亭山之神義如社稷以共工后稷配也謝公詩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蓋賽於此余來爲吏每雨澤愆期步禱輒應故大修廟貌視民間私祭不經者絕不可同日語又燕豫齊魯間皆祀八蜡而寧俗闕焉夫琴瑟擊鼓以迓田祖昆蟲毋作水歸其壑見於經義甚明自先嗇司嗇田峻以迨郵表畷坊庸貓虎農事之本民命攸關惡可無祈報也恐郡人不察余意而反瀆於淫祀則失之矣南陵民言工山有龍湫故雩則有

司必登山取是湫之水工山之神受封號者卽邑人孝子何公琦俗以六月朔日迎神百里之內土鼓葦籥在在相聞然孝子生東晉禮樂崩壞之後其論祭法尤嚴嘗上書穆帝曰唐虞之世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祭山川徧於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天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

二樓紀略

卷三

二五

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祠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茲事替矣惟滄之天柱山在三略之內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嘗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惟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今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稽古憲章大釐制度

俎豆牲牢祝嘏大辭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俛邪正不贖書奏不報今見晉書禮樂志然則凡爲神明非禮之薦其所必吐也審矣何公事詳晉史孝友傳今其里人言多怪誕不經余見此文古雅明肅兩晉中所少而志失載故錄之

重修敏應廟碑記

敬亭敏應廟自六朝迄今蓋千三百餘年矣按郡

二樓紀略

卷三

二五

志南宋元嘉時魏長史自江右載豆來宣城忽有梓木並舟而行夜夢神告曰我錢唐梓府君也欲託祠於昭亭山旣至魏度地可爲神居顧無所得財復夢神曰民間方病目舟中豆可療試之輒效於是人爭易豆數倍其值而廟以是得成南齊謝朓領宣城屢賽敬亭山廟有喜雨諸詩唐大順時觀察楊行密請封昭威侯南唐係太中進封昭威王宋景德時改封廣惠王政和時賜敏應觀額元贈忠烈顯正福佑廣惠王明洪武辛亥詔封敬亭

山之神其廟祀所由始與歷代封號洵加本末如此唐會昌時宣州刺史崔龜從有昭亭梓華君神記見志乘及他紀傳所載神靈應諸事繁不勝書群宛之人家尸視而戶蒸嘗世久益虔其或雨暘失候五穀不登疫癘水火時行粹至靡不旬旬哀號庭下惴惴焉恃神以無恐以故祈禱報謝歲無虛日官斯土者初至必先謁神然後視事神之赫聲濯靈固與敬亭共終古嗚呼盛哉余自巳丑冬涖任祇祀惟謹歲丙申四月大水七月又大旱齋

二樓紀略

卷三

二四

戒徒步三禱於神荷神降鑒晴雨之祈皆如響斯應其時仰瞻神像黜庭宇頽圯弗寧於心謀諸司馬陳君別駕吳君宣令杜君相與新之而宣尉曹廷瑜踴躍趨事鄉耆某等復特募疏戶告焉輿情欣悅緡錢布粟爭先樂輸屬國學生孫諱董厥役庀材召工勤惰有稽出入有紀閱十有幾月而廟之圯者整敝者新梁棟垣墻堅以固形像金碧煥以華前堂後寢門廡神臺咸飭以備門舊東向今改南向用形家言以納水也甃石成磴道層折

以上迥異舊觀乃相率蠲吉敬告落成諸父老拜手請記勒諸貞珉余告之曰廟貌既新染盛既潔謂卽可以答神庥乎未也神所憑依蓋在德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父老其各慎修厥德以教誨爾子弟士農工賈壹惟本業之是務毋流於匪僻毋卽於惰淫晝作夜思吾某事可以質神明某事不可以對妻子恐懼修省以致其禋祀夫然而神降之福豈惟災眚不生禍患不作抑且人壽年豐時和物阜俾父老

二樓紀略

卷三

二五

子弟合哺鼓腹以優游於熙皞之盛世顧不休歟蓋人善旣修神錫乃渥理之必然者也不然則是賈而已矣諛而已矣當亦非神之所期於人者矣諸父老曰善遂書以爲記并系之詞俾歌以侑神其詞曰
惟茲山嶽龍嵒山之麓神所宮 其一 堂則穹寢則
邃俯流泉挹遠翠 其二 神之出翔太清馭風駟引
霓旌 其三 氣如虹威孔赫虎豹藏蠱賊滅 其四 巫
延佇神歸來和鸞鳴闔闔開 其五 奉屬車臨廣殿

痺者惡彰者善 其六 苾主瓚萃百靈其雨降和風
生 其七 潔粢盛薦蘭酌鼓淵淵迓神祐 其八 祭如
在神所歆百禮洽千祥臻 其九 穀士女豐黍稷鞏
皇圖永無極 其十

寧俗民間金無蓋藏旌涇太強半仰食境外宣南
則生穀之土當其大有堪號陸海寧邑環山爲封
田原亦多沃壤然穀少之鄉有餘糧而穀多之鄉
無宿飽何也語曰穀賤病農穀貴傷農夫貴賤何
常惟人所轉將糶之於衆棄雖欲不賤不可得也

上樓紀略

卷三

三六

將糶之於衆取雖欲不貴不可得也且民非不知
今日出之之賤必異日入之之貴也所以不稍顧
惜者不節故也寧故山郡較省會與揚州吳郡風
氣最樸無聲樂冶遊以蕩其心無組繡雕鏤以悅
其目無水陸珍錯以適其口雞豚魚鱉之羞棗梨
榛栗之實若酒醕粃粒一切五穀之爲味皆不外
求衣大布之衣不待裘褐乃足取温宮室塗墍多
於丹雘何爲而不節無等故也豈惟貴賤有等貧
富亦當有等今乃不量入爲出婚嫁喪祭吉凶諸

大事競相慕效時訓舉羸爲累不細至於不急之
務無名之費如淫祠雜戲歌舞之會類有游手之
民爲之項領招邀煽誘連日踰夜多耗金錢聞之
里黨微逐尤尙飲食饕餮先賓而後親此大不可
也 京師三輔近地

上命爲酒醪以糜穀者有禁官司以時加察今寧
之酒價獨高釀者倍衆猶時不給其他奢侈無度
又可知也納稼登塲存然自得既應手散盡於是
有炊爨不舉者矣余觀寧俗貧民之貴粟不如富

二樓紀略

卷三

三七

民而農家之貴粟又不如商賈無他富民工居積
貧民輕升斗商賈悉轉運之艱農家狃食力之便
故也諺有之凶年斗珠不若升穀先曾祖贈光祿
大夫震宇公時我 國家新定三韓人多鬻穀輕
裝不爲恒產計公獨益事耕織致充饒會歲大稔
死亡枕藉余先人家百口皆飽食餘及親黨賴以
舉火者甚衆 詳芝麓獎公所作墓誌 則夫積貯者豈非天下
之大命也哉 聖明軫恤宵旰爲勞每有災傷蠲
賑數下常平之粟多方充牣歲常截漕爲豫備

上之為民食計者至矣爾民不自為計何耶余來守郡適承戊子水災之後振貧起瘠不遺餘力思穀價不可過抑故聽其寢高以招商販俟江北巢湖諸鄉遠則武昌吳城之米大聚其價自然大減特為官賣之法糴之封外糴之封內歲處置不下二千兩得稻五千餘石後遇騰踊遂請於方伯張公聖佐以官文書印領藩庫銀一萬兩遴幹吏殷實者數輩且糴且糶官價視民間每一石減奇零四五分不一而權量用部頒戒吏毋得高下其

二樓紀略

卷三

二天

手余以誠動之吏皆感服任事務實心於民有濟是舉也張公難之曰君毋欲放散類青苗乎余對以小民無知放散則易輕無業之人徒手貸諸公歲一不登追呼無益是上無以實國帑而下滋民擾不敢為也今但得平糶竊敢以一官保其無他公深然之自是穀賤則稍增以糶貴則少減以糶行之數年民大便然陰食張公之賜而不知也余嘗奉檄攝宣邑事方當散賑先期核實報聞俾無濫冒至臨賑之時會計受食之人與穀石數相

當又慮羸餓之民不能盡至城中因分遺屬員四散村墟輦米按籍一一授之於是災民前擔後負相望於道皆嘆曰自蒙朝廷振廩發粟吾儕目中未見有需實惠如此者也後制府赫公命余籌賑荒事宜時康熙五十三年大稔先是移濟廣東盡發江南常平倉穀公即委員赴楚買米平糶真所謂未雨綢繆矣至是州縣被災幸奉有上命截留漕米五萬石貯淮安五萬石貯江寧然恐被賑之人虛冒多實惠少奉行者未必無過也

二樓紀略

卷三

二天

因妄畫數千言以上公頗嘉納之余在郡多方為民食計每除夕前五日令各坊舉貧民羸老孤嫠之無依者周城內外以名籍聞乃解給錢米各如干歲豐亦然恐轉輾散發未必實心奉行遂使得至三鑿堂受之太夫人每於是日為一加餐焉已又嘆曰民之無以卒歲者多矣恨不能遍給無如何也沈子元珮嘗賦榆皮詩閔凶年也以其有風人之意亟錄之 沈廷璐榆皮詩維歲在亥子東南告

壯紛流離或室中婦或棄懷中兒井屋少嬰
所咳惟糠糜莫可待口腹仰榆皮遠通荷
箝霜白無差枝日細研杵水成粥亦或
為群樹無完其厥味不親嘗昔誰當知
作拒按彷彿同歲嗟咨我本空倉雀門何
荒謀苟存詎敢長嗟咨我本空倉雀門何
環顧同苦辛藉爾續朝炊散步偶林藪攀
垂是物誠何幸刀痕創若斯於人苟有濟
奚辭以茲草木惠益念皇天慈不然此黎
有命如遺榆皮有盡口風雨無休時瘡瘵
恐圖頽陳榆皮詩後榆皮詩樹之皮亦爾
割盡今年又生今年重割去年痕榆皮今
歲不獨道難重活歡鼓舞
亦使長養敷榮到草木

凡物產各因其土宜寧郡宜南寧水泉之利多涇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

旌太則山谷之利多山出必巨材陽木恒受風日
易長而理踈陰木恒積水雪難長而理密故杉產
太平深巖絕壑者尤美涇人工作紙楮樹叢生割
皮取膚杵搗成汁審水火之劑勻其撈捩熨諸埏
埴既乾而落之最明潔厚重者似王版歲充
上用專其業者謂之槽戶四方購之近日仿澄心
堂羅紋者盛行茶則宜有敬亭茶品貴而極少翠
雲僧云山產不踰嶠許綠雪名傳京師自施太史
愚山始今惟穀雨前採以供官餘率賈質但採他

麓細莢善製以亂真得茶理者必能辨也亦有華
陽茶民利常飲南陵格裏茶與他處絕異亦殊少
寧國鴉山茶自古傳之要惟野茶樵人於雲霧中
望樹而採常什不一二涇茶產石崖瘠土如梅花
片製仿涂尖皆美味有邑香曰閔茶者製用閔家
法也雪梨木瓜宣產明初八貢久之以累民疏免
土黃連太平產又時乏絕宣南五縣所無並徵輸
為病民間購川黃連道遠價重至本朝始疏免
宣城孫給事襄極論黃連解累民三書抵制撫按
後郡守秦宗堯申前請巡按御史鍾有鳴題疏時
施侍讀聞章方為刑部郎旌之士人參品在上黨
凡踰十年乃力除其弊
參下亦不常有要之不貴難得貴利民生而已故
宣雖產柿栗其益不如薑北人歲來販者巨舫啣
尾上農夫家畝可數十石計一鄉動得數萬石亦
吾民因天任地之利也南陵西南多山藝麻倍他
邑其黃者價賤僅可結繩然用廣白者為布供紡
績歲鬻三吳間寧邑俗好種漆皆不及薑茶之利
博而行遠也陵不產棕而舊額有採買先一歲徵
至次歲下其直於民胥吏乘以為奸郡諸山無銀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一

鑛亦無銅錫唐權萬紀奏採宜州銀太宗怒黜自

明末開採之時不聞有認課以興鼓鑄者昔人有

申度支帖云芳洲不生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寧民

其獲免於茲也夫偶見諸生沈泌十謠與梅都官

宣州雜詩相近皆自述其風土也梅詩見本集而

沈乃晚出故備錄之 沈泌採茶謠桐花吹殘棟

管升山椒三五村昨自隊競摘柔條如刈蕭其

說今年茶事少估人齋獨悔不蚤且摘且焙須趁

晴不歸簪種薑謠畏與獨置驚蟄賣是名火薑不

簍盛瓷器種薑謠易壞腴田種之燥濕勻松葉敷

降藉遮蓋鈞芽倫母枝柯鱗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降藉發利無算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而時潤以水出土輒翳以松毛謂之割蜜謠品扉

松陰噴陸穹培俾不遺水名曰薑垆臣午必朝人

如物洵堪誰云小物無知覺義有君臣午必朝人

長至一天寒例割蜜食割漆謠周官漆林神王政宜

萬取一漆栗筆蜜物宜盛皮取汁翻蔚然割不

宜數全其天唐魏儉齋見篇什至今利用寧棄捐

斲筍謠秋掘黃精冬斲筍負鏡深涉蒼食嶺循根

味絕倫佐以茗梳尤鮮新此外捕狸諸吾宣絕上

何物可方駕周顛晚松張翰尊捕狸諸吾宣絕上

樓紀略 卷三 三十一

謠承天作賦風人咏投報相於吾所敬淪湯漢躬

家場裡產最良因類而及瓜性此物命梨東南鄉

辨方物奚必草木稽含詳採蘭謠叢生幽谷不

者香土人極之易隨蚨植以益益級佩裳一莖紛

蕊謠曰蕙春華秋實我所貴騷人愛迥禮兼沉俗

下但珍採桑謠東溪口風物幽比戶養蠶若

姚與魏採桑謠伴女執懿筐孩上樹晝夜伺蠶無

少休四川山村信樵劇刈麥時禾肯安

息王政衣食二大端黎民或免饑與寒

先王荒政十二有多婚之令以廣生育也考漢高

光二紀天下初平皆許民收贖男女韓柳在官亦

皆禁民質沒奴婢 國家律例庶人不得有奴婢

但以僱工人論寧郡當康熙四十七年水災民不

能生活者投身豪家苟延性命謂猶愈於立斃溝

中耳豈與夫平時遊惰無賴棄妻鬻子斷骨肉之

愛亡羞惡之心者例不足惜而使之無由自拔哉

余為郡六年計災民入豪家受直効力略可相當

特諭凡四十七年以前至四十八年以後愿自鬻

或父母家主鬻者不問惟此兩年凶荒所賣奴婢

聽以原價取回違者坐抑良為賤論其故短價誣

告略賣者管行六邑屬諸令長曰君第以誠動之

樓紀略 卷三 三十二

可也亡何豪家利其役使不聽贖民遮道愬余余

再三頒示勸諭爾有力之家何患遂少此輩但彼以緩死須臾辱宗淪祀豈情也耶况爾書契多虛數今一切不問矣自收此男女來積年工作計備應若干今又獲浮價償爾何所不利於是羣感服曰願如今向之離析者稍以復完余初發此議客有謂啓告訐者且虞大姓觖望皆不為惑既而有言天災流行何時茂有使富人無肯落其毫毛則以上之立法奪其所貪而失利故也今而後男女將有鬻諸市而無歸者余曰不然為所得為務盡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四

吾心而已山陰王君沛臣君子人也來寧與余熟籌之遂排眾難卒舉行焉蓋首尾又三四年民鮮不復其故者

芥子岡義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者主之至於今不廢蓋為人牧者必當使衣食宮室以安其生祭祀棺槨以哀其死至不幸為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恤焉余始來宛陵以己丑冬十二月入境問民疾若是歲饑春夏大疫癘先是戊子夏五

月大水沒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藉死余郊行見積骸暴露為之惻然廼捐資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城令馬君買山為義塚募民一人僧二人月給資糧四出收瘞為籍記命五日一報聞未匝月已近百塚計其白骨無主踐牛羊而噉狐狸者尤不知有幾可嘆也夫視民如傷先儒猶且引愧特以此纍纍者其生固吾民也覆之抔土俛無雨嘯風啼精魂飄泊亦盡吾為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岡鬻

二樓紀略

卷三

三五

者張沈詹三姓張大爵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岡週圍弓口朱拾肆丈壹尺詹秩公民山一號坐落顧村冲芥子岡下首週圍弓口朱拾肆丈陸尺沈用廷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岡週圍弓口朱拾肆丈共受價銀壹拾玖兩遣官正其四至之界山稅視漏澤園例當弁書

記曰敝葢不棄為埋狗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古人之於物用其力則不忍食其肉况於無故殺之乎服牛以耕民食所出余故重禁屠牛近奉臬臺朱公申約束焉始涖郡當戊子己丑之後大禮大疫方蒿目焦心講求荒政聞民間盜牛其風甚熾

夫盜得一牛鬻錢無過千許失牛之家可四五金乃得買補受所竊者昏夜鼓刀以待雖蹤跡其處莫敢指實懼誣良也今但禁毋得宰牛則偷兒必糾行數里或數十里昧爽追尋猶或可及一有詰奸者察其情狀立至敗露必不似肉脯無辨也遂行六邑取各甲坊市無屠牛狀還報仍屬令偵察有犯者坐此雖細務實絕盜源

鄭漢林問余在嘉興開河見古物事余曰君奚以知之曰見說鈴述異記汪師退亦言南陵城北河

上樓紀略

卷三

三五

中出開元錢數萬盛以大鋼初漁人垂釣忽見水面浮深綠色乍滅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錢也因再撈漉見錢甚多用魚籃受之滿歸傾之室則又往或尾其後漫曰螺迺視則古錢水綠處色尤勃慤遂爭取之盡錢盡而鋼自起衆爭扼之不相捨立碎洗視錢文則開元錢也方位齋太史就買其碎磁因礮為硯而銘之文極古質稱其為古物也遂傳於好事者余因言嘉興開河事甚悉不獨見古物為怪奇詭俶之觀於此亦可以知人

情矣初嘉興城中河水流通舟楫往來甚便久而塞其一二漸以哽噎又久之夾溪居者自為小橋通東西樓閣如複道上設欄杆其下阻水砌石趾狹不容舸南北亦然河身日以積淤小民薪米蔬果一切食用之需非負戴不能自致跬步余聞而病之乃集官屬士大夫議濬復其舊或言便或言不便余斷以民情再三勸諭樂從者衆乃決行焉二君曰然但觀述異記所載因以想見河塞甚久而一時令下若流水畚鍤雲興羣情震動疏淪開

上樓紀略

卷三

三七

通決剔爬搔隱現物怪要不可謂之不奇也余謝不敏感往事遂并說鈴志之

說鈴述異記一則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佟諱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嗶嗶有聲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駕鴛湖相

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鋼又二股比
常又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至開出他物
尤多不悉記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八

二樓紀略 卷四

襄平佟賦偉青士

余筮仕得宰永寧訪趙寬夫

御衆

全車同軌 兩先

生自邲延至縣署先後十年間無日非討論今古
師資逮余良深趙先生夏峰孫徵君門人高第也
從徵君受良知之學全先生一以紫陽為法兩兩
析疑送難終不合也顧余頗得通彼我之懷竊嘗
概其言行皆皦然不滓人人知其光明者矣凡詩
古文書法亦各有獨得處未嘗強同時郭道遠毅

二樓紀略

卷四

寬夫先生子時占

驥

鍾聖鐸

雷

雷雨若

蕭

咸在焉

洛陽多漢宋以來遺蹟及嵩少諸山相望數百里
戒車騎約賓從大都兩先生領袖風雅郭雷諸君
景附響臻余方少年盛氣好客喜事游覽之蹤無
弗至者會當遷以去全先生為作共食園記蓋有
慨於聚散之不常良朋之未易得也余在永寧趙
先生已沒後十年全先生來就余禾中余解官北
而先生得解額第一與雨若同舉相見京師自官
此土惟雨若居郡齋一載時占與全郭後人皆以

世講來矣一日登北樓感懷口占云問高齋之月
坐敬亭之雲把酒論詩不厭十年看鳥過探女几
之奇餐金門之秀調琴養鶴曾從百里種花來遂
以題柱

寬夫先生嘉遯清時以講學著書老車同先生則
洛東西數十年尊宿也少受知督學公選張公

九 微謂必以文章名世既磊砢不遇侍讀愚山施公

辛酉典中州試衆謂作者識者適針芥矣而卒失

之侍讀撤棘後嘆息至於揮涕孝虔頃言有老僕

二樓總略 卷四 二

隨入關中歸述侍讀已得一卷欲元之而不果出

始知其車同也余在永寧則聞卷爲經房所乙故

未獲見然文章真契正不關於得失觀其詩有云

吏部即督學張公把文慚共賞翰林謂愚山泣血憶相明

所謂舉世無知己終身思舊恩也乙酉乃仍得元

文甚高古推起衰手距侍讀秉衡時餘二紀矣

題共食園圖 宣城 梅文鼎

郡太守佟青士使君出其共食園記及其圖鼎受
而讀之乃益信使君之爲治實本於學也蓋仕學

之分久矣使君其古之仕而學者歟少子之宰單
父或疑其少然卒以鳴琴理者所師友多君子也
使君起家宰洛西年如宓子所延致皆河洛間理
學名儒淵雅道素以相切磨亦如單父在洛西十
四年與其人士若主伯亞旅若師弟子既鼎新費
序肇興學會又以其餘力闢官舍隙地爲圃引水
灌之瀦爲壁池作亭臺小院其間與賓客遊處賞
奇析疑悠然自遠按圖徵記猶令人健羨神往况
久於斯園者乎全子車同於使君之超遷楚守也

二樓紀略 卷四 三

不勝聚散之感爲詳記爲園始末與主賓聚處之

樂以志不忘使君亦眷眷藏其記行笥復命善繪

事者爲之作圖良有以也今夫學而後入政人皆

言之顧學止辭章或不適於用驟膺民社假手捉

刀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以視洛西賓客可同日語

哉夫心有餘於事則事治而不勞清明在躬而萬

事就理惟仕而學者能之非詩酒優游之謂也側

聞洛西得使君而人文蔚起至於今弗替使君之

以教爲治以學爲仕小試之爲宰大用之作郡茲

竊爲吾宣慶矣使君之涖吾宣也未期月而民懷其德士服其訓吏畏其明若春日之陽而品彙昭蘇也又若秋月當空而容光必照也三年以來誠信益孚於民事也罔不躬親又奉檄賑荒折獄於江南北諸郡邑席無暇煖而神益王氣益充心益暇非學問之力而能如是哉宣郡自昔多賢守然惟盱江羅近溪先生以講學爲政事設書院會館以居學徒致龍溪緒山諸老來主講會或相與探奇山水六邑名勝多遊跡焉而郡乃大治繼之者

二樓紀略

卷四

四

使君矣茲使君方修復文昌臺正學書院亟亟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其將大有造於宣而異日爭傳爲盛事又豈讓洛西乎謹拜手而爲之跋
綺霞閣者郡通守廳事後圃所建宋淳化二年姚鉉移唐人鄭薰刻謝公集中詩三十餘首於是閣歲久模印字多訛缺天聖四年乃以謝詩分勒二石對峙樓壁之下蘇爲有綺霞閣詩碑序其稱東平駕部者不詳名氏嘉祐七年田曹節石君堯夫得謝公東池構爲飛閣章岷爲之記有云亭號

白蘋用柳惲之雅詠渡名黃葉出何涓之麗賦率採擷雕章作爲崇屢謝公風雅所宗餘霞成綺傳布海縣後之人振風藻之景標圖誌之名觀其所述與刻謝詩事乃嘆自唐而宋流芳不泯至今猶如一日正賴有好事如諸君子者耳鄭之刻自大中十一年蓋從河南尹觀風茲地今再刻宋碑亦無存者而後人猶得考其歲月姓名想見其好古耽奇往往合轍則以序記存也唐刻在郡樓西北隅今北樓志古蹟以經遷去故不載卽通守署亦

二樓紀略

卷四

五

無復謝詩碑矣爲特著之
推官廳有覽翠亭宋節度推官李君逸其名建而梅聖俞所名嘗爲之記亭廢碑沒後陳充實來爲是官發而得之復表之亭上文信國有詩并序當時已相去二百餘年矣 國家罷巡按御史因裁理刑今廳廢六十餘年不可考而梅公記與文公詩序自宋以來流傳竹素然梅記又言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遨因命之曰共樂古之所謂政通人和者亦可想見矣

張文潛有宣州後堂詩云雨過山亭暑氣微老人
猶未試生衣滿園閒絲無人到盡日南風燕子飛
嘆其清絕

謝宣城集近郭見齋司馬刻者最為善本嘗與余
商梓吳才老韻補益明太守黎公晨舊刻之郡齋
者今不可得矣見齋工詩意氣豪邁而能下士曾
得元珮婺州寄詩有樽前寒士滿花下吏人稀之
句數舉似余曰沈子知人余每探奇覽古得一遺
蹟未嘗不報見齋唱酬忘倦也

二樓紀略

卷四

六

趙文敏蘇侯政蹟帖在涇縣學蓋承務即蘇濟涇
尹也其文為教諭梅震撰至治二年所建久涇頴
池至近始出嘗夜有光怪見者疑是寶氣發之乃
得是帖事與泉州淳化閣帖光出地中樞馬驚怖
絕相類又郡齋舊有大字千文明中書舍人新安
詹孟舉真書字兼顏歐虞柳在蜀府者為第一本
宣德申太守袁公旭摹刻於郡屠赤水謂江西諸
本皆不及遠甚也今徧搜石刻不得并揚本亦無
有珍藏者矣

城西一峰山之巔有怪石如枯櫛李太白題雲根
二字郡志云今猶可識余數為一峰之遊求之不
可得也志又載敬亭廣教寺雙塔中有蘇文忠書
鐫石後寺燬塔級皆廢余遣吏累檢以上拭古甌
僅有蘇刻二石可摹然則非歐公之集古錄決當
剝蝕殆盡是紙墨流傳愈於金石也涇之水西東
峰亭有唐中丞袁修招討江淮與劉太真等賦詩
刻石後裴丹至水西於荆棘中得斷碑色黧狀方
中有袁修二字耳周紫芝詩如何一百八十載只

二樓紀略

卷四

七

有袁修字宛然况於歷年又多不可復識者耶宜
城吳氏有忠勤樓故丞相第中宋理宗御書袞繡
堂董文敏書湯氏睡菴亦文敏書此外西樂菴趙
凡夫宦光篆凡夫精古篆隸著有書極精辨開雲
菴周鹿溪鑣書皆可貴也 國初張藐山慎言有
墨蹟在敬亭今刻之額珠樓翠雲菴有鄭谷口簡
八分書曰數折入松徑一籬開竹關曰野水盡頭
毫末細青山絕頂墨光寒竹隱菴古桂修竹象外
幽好湯巖夫燕生聯云參玉版禪師令我得入聞

木樨花香於爾無隱篆極古雅此雖近人亦難得也巖夫太邑人蓋有道而隱者 附秋日同僚友竹隱庵看桂詩秋雨瀟瀟灑北窻連宵幽夢遶幡幢修篁歲歲添千個老柱年年只一雙密葉隨雲低客座落花和酒下吟缸邇來莫訝耽遊賞向日煙霞興未降 重陽後一日登一峰詩平生野興耽遊騁况遇清秋佳日多白眼看雲行處醉青袍藉草動成歌疎林紅紫歸楓柏古寺煙霞老薜蘿合與黃花相伴住重陽寧但兩來過

二樓紀略

卷四

八

袁修東峰亭詩今猶傳者意其見修集或劉太真集太真宣城人也修賦垂澗藤寒澗流不息古藤終日垂迎風仍未定拂水更相宜新花郭潛賦臨軒桂青青芳桂樹與舊葉惟有幽人知蘇寓賦寒溪草羣麓溪向日陰還合從風葉乍翻蘇寓賦陰崖竹羣麓溪人不厭看餘芳幽處老深望袁邕賦陰崖竹歲中寒幸得陪情典青賞未關劉太真賦古壁苔色與暮雲寂深淺松月閒幽人自登歷涇志尚有詩今從郡志郡以陵陽山為主北則敬亭其屏蔽也南有華陽

高千餘仞周數十里又有高峰踞華陽之南山頂有庵依巖構屋覆以鐵瓦人多雜後稜以居東爲麻姑山有仙壇丹竈諸蹟前賢題咏甚多唐劉滄麻姑山詩麻姑此地煉神丹寂寞煙霞古竈殘一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山頂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有震澤秋江之句是高處望太湖也余未及往遊但北樓憑眺可見西則盡宣城俯瞰大河有山曰行廊以兩山對峙若廊廡然也宋人周紫芝有咏法雲寺詩云瀛海從來只一漚何妨飛錫到中州解將瓶鉢橫

二樓紀略

卷四

九

雲海嬾向秦淮障逆流以寺有杯渡與梁武帝像故咏此深有得於風人之旨也王子次云有行廊詩其咏法雲寺託興亦遠故備錄之 觀音崑列山骨一龕綴星房香室空鳥跡梵唄亦微洞披榛得寒泉愛此清光發一勾瀉雲根法雲寺白下規隱月窟安得三山時還來喻子髮法雲寺想見南朝事日暮歸去來林煙暮空翠白雲池不到處茶經未爾傳雲光爛石鼎綠竹院暮色橫霞散積水山僧候柴扉思坐饒元遺山詩東周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

亭不遇謝宣城斷岸何山比天姥信乎以人傳也
雖然山水之趣惟有真性情乃能領之元暉以宦
游而耽泉石宜其五馬數旌遊歷殆遍耳古之人
身在廟堂心懷丘壑如土荆公大拜日題窻間云
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跡與過此生此易為俗人
語耶近見王新城古懽錄悉載高隱遁世之士與
之遙集以寄物外之思焉嘗題梅耦長畫寄王千
峰運使云寒山落木石峻嶒柳栗穿雲最上層行
過虎溪看塔影此中合著六朝僧亦與荆公意近

二樓紀略

卷四

十

新城得君千載盛遇而賢者之於山水其夢想轉
在三衢九陌間往往然也梅中丞桐崖官太僕時
已作敬亭獨樂園為思穎詩之續益可見矣韓宗
伯慕廬題二絕句云茗椀鑪香早散牙情知大隱
癖煙霞雙竿仍是都官路未許紅藏小謝家別業
吾家有退之宛溪會與阿咸詩江南山色渺何處
儂却如儉不得知
西候亭唐天寶中刺史趙悅建太白有頌因之遂
傳其地蓋不可考序略云出自西郭蒼然古野道

寡列樹竹無清陰亭候靡設逢迎闕如我天水趙
公作藩於宛陵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廻岡龍
盤沓嶺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
是管納遠海之餘清瀉蓬峰之積翠洵一方雄勝
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是為城西官道之旁無疑
太白獨坐敬亭山二詩疑當在山絕頂謝公賽雨
處即今廟埠舊刻李詩遺碣尙存有擁翠亭久廢
余為新之然所謂彷彿接天語者究未知何處翠
雲庵去此三里許唐大中時刺史裴休始建遊人
廣教寺因卜靜室為翠雲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一

大都從廣教寺坡陀曲折以入翠雲抵額珠樓而
止未嘗窮茲山之勝也裴休贈廣教寺斷際禪師
希運詩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樓名蓋取諸此
唐獨孤霖謂郡以溪山名而溪小負然宛句合流
透迤帶郭風月之夕淪漪澄徹實亦北樓之勝觀
也城南則響潭在石壁下丹崖百尺下瞰深淵扁
舟經過谷聲隱隱相應昔人題咏甚多城東北四
十里有埭湖北曰北埭南曰南埭元貢學士奎尙
書師泰所居惜未獲乘暇放棹其間耳

宛句合謂之雙溪謝公有尋句溪詩云方尋桂
水原謁帝蒼山陞辰哉且未會乘景弄清漪瑟
汨瀉長淀潺湲赴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
離李太白宛溪館詩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
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響山則李詩連山似
驚波合沓出溟海梅聖俞遊此云寒竿進溪曲
古木暗城頭鳥過空潭響船隨碧瀨流元葉道
卿詩泛舟南埭湖先從北湖去水外淨浮天雲
中藹無樹劉道夫詩暑到重湖少涼從薄暮多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一

又云坐久香浮席露華初泣荷宛見水國風味
矣

三天洞洞中三竅通明見天旁有風穴有暗洞皆
深宵莫可名狀貢學士奎詩山風潛入戶泉竇暗
通池梅大叅守德則云地疑探禹穴人似見秦餘
湯司成賓尹云地肺風嘗宿山頭日欲銜又乳借
仙丹和崖驅鬼斧劖此景殆奇絕也雲山山頂有
藏書洞下有金牛洞洞亦奇屈曲豁衍秉炬循梯
延袤百丈而膏乳清泉窈窕寒綠仙蹟則石枰碁

子在焉宜之士子雖好遊者亦往往不能達余聞
其勝未嘗不神移久之

文春山高數千丈周廣三百餘里其陽在寧邑其
陰在宜卽柏槻山也新安潘景升之恒有記而所
謂山門者乃其東南屬寧境石壁峭立劃然中開
儼若城闔故名中有六洞曰紫雲曰夕陽曰朝陽
曰明心曰碧雲曰連漪晉處士瞿礪先生嘗隱此
洞前瞿樹爲所手植一本三種相傳天下無二株
瞿礪先生者莫知姓氏太和中隱居是山之麓山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三

有瞿礪石因以爲稱桓温嘗往造焉將辟之見先
生披鹿裘坐石室神色無忤温及僚佐皆莫測乃
令伏滔爲贊宋以來題咏甚多邑人屠羲英哀以
爲山門集余初至課士以文春秋望命題陳尹芷
濱有詩云雙溪縈帶水環流文春高凌碧漢秋萬
井黃雲鋪綠野千林朱果挂丹丘捫蘿直入瞿礪
宅酌酒如吟謝朓樓極目晴空圖畫裡何時屐齒
得從遊逾年行縣乃曲討危尋頗領其勝芷濱新
建宜一亭請余題柱爲書云山門天鏗疑巨靈曾

來六洞巖深緣底圻石室雲封問瞿矧一往三花樹古為誰陰別有倡和詩不具載

沈存中有山門詩弁序詩狀山門甚奇又梅都官

和張簿遊山門詩形容宛然青山中穴為大門下通靴轍高莫論飛雲

出納不計限雙時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笑

田外峯巒迴抱尊樓靈齋怪不可詰夔魁往往來

閣六洞詩各家多刻畫今考施愚山侍讀遊記有

朝陽紫雲漣漪而無夕陽明心碧雲三洞其曰枇

杷曰龍潭者又別自為名意紫雲與碧雲朝陽與

夕陽古分舉之而今合以為一耶枇杷龍潭又未

二樓紀略 卷四 十四

知與明心何屬然味其名必出里諺也 附山門

詩山靈不自闕石洞啓天然花異還畱樹仙遊莫

紀年何時成獨往遂此息雙肩徒倚澄潭上塵容

空自憐

余以勘災行南陵時西南山農苦旱遂單車往其

地鄉進士沔陽州牧敏若黃君率子弟迎之郊君

杜門久雖長吏罕識面乃為余一出其子弟以文

受知余者至是始皆來謁余既辭別君因令兩黃

生導行望中摩空特起青蒼巖業者詢之則所謂

工山也陵西南隅接池之青陽銅陵而此兩縣本

析陵壤置故太白所題咏如五松山銅官冶皆外

屬隱靜亦隸繁昌工山者陵邑之鎮山也晉孝子

何公琦常棲隱焉宋有李孝子經廬墓於山之麓

其南曰朗陵山亦以何公名稍北曰射的山居人

以山色占歲寰宇記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元米

斛千又西北則白石山一曰內翰山以宋學士徐

公勛名然皆羅立工山之側而工山聳處獨尊問

登陟所由則險峻惟羊腸鳥跡禱雨龍池僅達山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五

腰焉余凝眺久之愛其奇秀萃律而方檢災傷悵

然不樂亦未暇往遊也退考郡乘見其登茲山者

最善名狀因錄於後宣城梅孝廉清詩云巖峴工

天峰獨美俯瞰東南隅千巖列峻齒大江匯其下

如帶明秋水拱手忽長嘯空濛濛見九子空谷風冷

冷一泓響雲底云是古龍湫飛濤

灑千里我呼朗陵侯何處應聲起

邑人秦憲副仁

管詩暮生與工山俱不識山何似秋日望山色朝青

地浩然化為水霜風吹客夢驚聽濤聲起曉暎推

宿暈澄霽方徙倚怪石蹲上頭叫拔不可通奮足

越嶙峋却顧肯自止攀蘿上天際此際堪千里曩

日極目處今反在其底遙揖芙蓉峯逶迤不敢齒

江水衣帶間盈掬顧可躡曉茲來南嶺千態錯繡

綺披襟清冷風天籟足官徵孰與弔古烈忠孝立

人紀願言訪遺
丹修真跨赤鯉

望工樓記

望工樓者南陵劉君念庭之別業卽依水園西軒而構之者也君王父故觀察使世稱工峰先生邑有山曰大工直西郊巖業天半爲茲方鎮觀察晚以爲號君父封承德君歿太學觀察季子也嘗於居第中葺一室曰望工志終身慕焉至君乃復爲是樓云余每至縣輒過君所觴咏園中見研山施公繹堂沈公諸名家題贈愚山施公有詩云萬卷

二樓紀略

卷四

十六

坐深樹孤亭收碧池爲追和之旣登樓則山水之勝羅列几席隱隱見西江及九子諸峰君指大工述樓所由名曰祖父襟抱庶幾常目在之余以是重君之孝思而於觀察之遺事尤有感也考觀察萬曆中成進士初宰巖邑其入爲御史也凡歷四朝當其時明之國是日非黨禍日起君子與小人爭廟堂復與官闈爭遂有奸邪倚宦官以傾善類士大夫蹈危機者多矣觀察方當言路爲醜正者柅轉外未幾兩召入臺中卒出爲按察自免歸終

老林下人且謂所遭之獨幸迄今讀其奏議抗中

貴擊宵人不遺餘力其不爲楊左諸公者偶也而剛正之氣固與諸公並存天壤矣至若存心平恕忠厚居官持大體不立威名致政後尤澤及其鄉嗚呼此所以身名俱泰而後賢世食名德之報也詩有之維桑與梓必共敬止承德旣奉觀察之志行以淑其身以訓其子若孫而君於此復一舉目而不敢忘焉高山可仰豈其望之云乎蓋繼述之善具見之矣夫古之孝子有父名石而終身不履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七

者今觀察以工山爲號而再世望之其不忍之心則一也余故樂爲記之而因推觀察立朝大節以附於論世之義焉 附過依水園次施愚山先生壁間韻二首鷓鴣冠從白首高引爲逃名自是心能遠無妨家在城琴樽娛老日春夏讀書聲物理閒中看鷺鷥何限情園林饒逸事俯仰更何期雲近層層閣魚跳灩灩池松風眠永日花氣醉芳時雅愛騷壇客琅玕累贈詩
杜牧之南陵道中一絕云南陵水面漫悠悠風動

雲輕欲變秋最是客心孤迴處誰家紅袖倚江樓
余嘗由南陵至秋浦馬上吟九華山路雲遮寺青
弋江村柳拂橋之句以為詩中有畫牧之送裴坦
判官其曰舒州者今之安慶也撫軍駐節其地故
余歲道南陵以往皆重岡複嶺無所謂江樓考輿
地志則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乃知
小杜詩正鵲岸赭圻之間瀕江舊治也

杜牧之遊水西寺詩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迴
巖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爐雨中集作

二樓紀略

卷四

七

山涇令取其意為作煙雨亭然觀周紫芝竹坡詩
話則謂杜又有五言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
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宋時詩版猶存而杜集不
載今郡志收之玩詩意亦是遊水西寺非別有粲
公樓也蓋用少陵吾亦師粲可語耳涇志以為韓
翊詩尤誤

水西相傳唐宣宗避跡處有長安若問江南事為
道風光在水西一詩謂風光宣宗小字又有與黃
蘗禪師聯句按唐史宣宗為諸王日初無避武宗

而祝髮為僧之事蓋會昌沙汰甚至佛氏之徒故
從而傳會且託為咏瀑布詩若黃蘗及諸僧知其
將貴不可言而護持之者以神其教二詩又皆淺
俚非唐人語余至涇土人猶言碧雞黑虎事以為
奇恐未可深信也涇宋志已有及此者并論之
枯樹賦云南陵以梅根作冶亦在江鄉唐楊盈川
送友之宣州文云川迴鵲岸之洲山枕梅根之冶
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之於鵲岸西京記云
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渚者是也孟浩然泊宣州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九

界詩云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西塞即金陵之
西南與烏江相近又云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
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江行風景歷歷如畫
池州杏花村今郡人即趙客遂有志余數經秋浦
停驂在遊初馬西齋為守與通守胡遵王更相招
邀探奇選勝極歡始別九華奇秀固劉夢得所悔
失之者今以喧囂為茲山累天臺則自幽絕然非
真嗜奇輒以險仄驚怖而反余於此殊自謂能濟
勝一日登齊山最高處誦牧之江涵秋影雁初飛

之句頓覺致身蕭爽此又別有景象也 附壬辰
仲秋同雷績溪貞庵陳寧國芷濱勞旌德以三遊
天臺紀興三年經九華路傍但引領一旦奮游屐
遂造最高頂芙蓉秀可餐五老遙相引雙燭映天
青王屏隔晝暝凌虛大士身欹側神龜頸元兔不
知年峭壁化蒼隼奇峰難盡狀靈秀應獨秉雲烝
晴亦雨勢高風倍冷石罅亂鳴泉松竹森青影俯
首視東崖天柱成低埂北眺萬山外大江一何迴
豁然胸襟開亦云快馳騁始信聆空言不如歷真

二樓紀略

卷四

二十

境筋力豈不疲涉險魂頗警羞教空手還庶免山
靈屏誰能同此行健哉績溪尹胡爲兩縣宰時陳勞二
君行至東 拄杖回半嶺兀然守禪室何異坐深井
崖而返 鐙下聽我談無乃懷耿耿從茲運爾足游轡會重
整 齊山懷古亂石嗟峨勢蜿蜒大江西望遠連
天練鋪不卷山啣雪馬去如奔風縱船一線沙隄
通驛堠萬家鱗瓦簇人煙古今多少登臨客杜牧
携樽句獨傳

白下六朝佳麗地江山勝處游覽多在城南郊外

則雨花臺半山園若長干秦淮青溪桃葉驍騎航
烏衣巷弔古者率多題咏要之喧囂市廛間也城
之北冶城謝公墩華林園邀笛步諸遺蹟無從彷彿
然試訪舊內後湖故南雍餘址風景清曠與城
南異余歲有事會城暇卽擇幽處彈琴賦詩其間
一日同諸子登牛首山因宿上方僧舍獨覺天闕
對峙祖堂羣峰迴出雲表洵曠觀也豫撫襄伯張
公時爲安徽方伯於後圃構復瞻園得明魏國徐
公府故勝懸之一時傳爲勝觀余數從觴咏有和

二樓紀略

卷四

二十一

陳健夫 于王 瞻園十詩未幾健夫歿山左公旋奉
巡撫之命遷去而以事罷言念昔遊彌深往復
附瞻園詩十首之二畱得瞻園勝重懸也未遲由
來庾信宅不碍習家池風度真無匹胸懷誰與期
幅巾蕭散處杯茗亦隨棋微官三十載牛馬混塵
埃敢作鹽車泣欣逢伯樂來芳筵叅末座逸響憶
平臺獨愧滕王閣偏無授簡才 江上路朝行江
上路暮行江上路江水去何適行人有新故青青
澗底松千載神明護梁棟始儲材鬱鬱飽霜露仰

首望高空浮雲飛亂絮倏忽變百端宇宙無長住
瞻彼南東畝農夫以萬數勤惰混不分朝夕任來
去耕耨既不時刈穫將安據譬之雲錦段要是妙
手付一旦失裁剪曾不比繪布釣鼈者何人回首
羞狼顧

江淮一帆頻年北向蓋承制府檄勘水災於鳳陽
所屬因散賑徐沛嗣有捕蝗淮浦之役徃徃中留
連光景頗亦不廢嘯歌會與靳漢原張鶴里郁翎
蒼方虞律方亮書劉赤符諸君日讌飲於玻璃泉

二樓紀略

卷四

三

上同步歐公原韵咏第一山以志都梁之勝方淮
南北旱蝗江行自真州入口過廣陵訪舊遊處匆
匆一至蜀岡登平山堂遂解維經秦郵白田抵淮
郡遍歷山陽鹽城流陽最後至宿遷睢寧幸蝗不
為災歸舟得徜徉眺望與客湯省庵張秋谷唱和
而余每携琴登崖卽埽石焚香與秋谷對撫村童
野叟環聽曲終散去不知為何長官也淮城北郭
大有園亭臨水如卷畫因記趙嘏詩芰荷香繞垂
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許渾詩劉伶臺下稻花晚

韓信廟前楓葉秋亦足以見此地風景矣

桐城方子引除嘗談天柱山之勝蓋漢時之南嶽
也在今潛山縣始漢文帝以名山大川在諸侯者
諸侯各自為祠天子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
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
禮瀟之下天柱山號為南嶽焉余至皖數登大觀
樓望楚江從西南下鄂渚彭蠡諸水會於其中滔
滔天塹遂雄南北因同僚友賦詩又嘗相約為天
柱之遊而以吏事未暇也引除謂世慕其勝然常

二樓紀略

卷四

三

在雲中隱不可見遊屐所至者山椒諸丘壑而已
高處絕人跡或一峰中斷石梁橫度危險不敢過
俗傳仙橋云又言浮山亦天柱之支大水外環莫
窮所際往往延袤周遭方氏先人丘壠廬舍亭軒
竹石之觀多有在者欲窮三十六巖七十二峯之
險皆莫可得又微獨引除矣
明羅公近溪守宛陵視事講學暇卽出遊遇勝景
必題字小胥橐筆石工携槩摩窠磨崖之具皆在
焉視馬蹄停處乃前以供指揮書法極工至今郡

中盛傳此事余數見其遺跡如相視有飛橋兩涯
斗絕中有高峰醜水為七道梅氏先人稍架石聯
屬類彩虹天半殆造物所位置宣城二十四奇景
之一也公題曰引虹曰谷口曰雲生處曰臨流曰
流筆最後曰奇甚又進則為仙人巖於是歎觀止
焉

余嘗行縣至旌德見三溪石壁上高山流水四字
旁鐫近溪書三溪水極險處中皆蹲石如象如馬
激流聲怒而兩山夾立裁通一徑可二十餘里行

二樓紀略

卷四

二五

者病焉公之題此殆亦自寫胸次所謂水流心不
競者耶石壁奇險郡人宋周紫芝詩極摹其狀今
錄於後入石壁兩峯夾天高一水遶山麓鳥道纏
穿穴入山腹險當捨車重脚摩兩足不知誰鑿虛
章羅巨木道險當捨車重脚摩兩足不知誰鑿虛
穿穴入山腹險當捨車重脚摩兩足不知誰鑿虛
物初未挂史牘了知天宇間萬險自重復窮人出
重鋪銖凌冒取危辱歲晏雪霜多歸途戒當速
石壁無寸土山嶺不地石幽離修塗繞危磴十里
明出壁日過午青蒼斷崖谷開豁見天宇稻田基
局方梯山種禾黍道傍兩三家稍聞笑語始知
在人間避逆得徒旅倦僕欲啼遊子權自許携
擊老一壓白髮無處所何當把春犁望月耕壠
危磴不復取

旌德石壁宋胡安定有詩并序大略言自新安歷
旌德而仙尉會公望同遊石壁蓋勝境也奇峰對
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余詢居民謂雨
則飛瀑南北山各白練千尺二十里間錯出不絕
其景尤奇宋汪彥章宿三溪詩云驛荒苔半侵村
迴鵲孤立西風舉衰柳山雨寒更急經行僅回首
歲事忽將及空餘候蟲號未受霜氣蟄松膏取隣
火對燎客衣濕試起望諸峰天涯夕陽入雨中意
象可想

二樓紀略

卷四

二五

棲真山方輿志以為竇子明隱處今謂西竺李太
白登敬亭南望懷古詩敬亭一回首目盡天南端
仙者五六月人嘗聞此遊盤溪流琴高水石聳麻姑
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神仙傳竇子明為陵
陽令避劉聰亂學道棲真山唐人詩白龍已謝陵
陽去黃鶴還來呼子安蓋子明弟也鳧山所祀晉
之隱者不顯其姓大都山水奇踪多棲靈異不可
用常理相格余特以其可供遊覽也寧過而存之
琴溪以仙子琴高得名山最奇秀瀕溪則丹洞在

焉摩崖碑刻不可辨余數過其地偶一撫絃於橋上真覺山鳴水湧不啻成連之移情也溪有魚以三月上巳出相傳藥渣所化元劉得之詩風帘桑落酒春網藥渣魚最小而龍鬢名琴高魚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云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直以其魚名故用之非歇後趣韵也 附琴溪仙峰詩誰謂神仙事荒唐語不經遺踪曾未遠峭壁有餘青春暖魚如約雲閒洞自扁塵緣何日斷碌碌且飄萍 又得溪字一首按部三回過此溪一回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六

一度醉如泥猶憐陳孝仙峰字不向蒼崖頂上題水西之勝以太白始有聞余歷遍三寺訪東峰亭古蹟不可得登幕山大觀亭俯視城郭村鴨如畫山爲唐左匡政建軍幕拒輔公祐於此因名焉實邑之屏蔽也

台泉山當入歛之道南行達旌必自山麓石徑有瀑布甚可觀余有事新安與程偕柳張吾未諸子經此循磴道而上山多奇勝四面皆石中有鬱孤普陀王磬諸巖洞台泉精舍明相國許文穆公讀

書處久廢里人趙氏稍復之羅近溪與錢緒山王龍溪諸先生題咏舊刻存焉偕柳云明時涇從遊者巍科顯仕至今稱九進士並於文穆弟子中多爲時名臣尤不易得矣

涇之爲縣始見漢地理志疑以溪得名今之賞溪一曰涇溪是也李太白遊涇所咏佳山水多而水西桃花潭落星潭三門六刺澁灘漆林渡則皆其鼓柁高歌處汪倫萬巨附以名後世藍山在落星潭之上見寄何判官詩而涇志又謂碧山爲白所

二樓紀略

卷四

三七

棲至引問余何事棲碧山一詩爲据此則好事者附會之過不知碧山故是通稱耳然如葛洪井劉遺民釣臺亦皆無徵也

黃山之勝載圖誌者略存大都余以戊戌春有檄會新安特停驂茲山之麓青鞵布鞵入焉惟恐不深乃得目屬其奇焉別有游黃山詩唐宋以來作者無慮數百家惟李太白二詩凌高厲空負青天亂浮雲

後來無以及也登天柱石望黃山一篇有云韓晨精神與天通何意到陵陽游目送飛鴻又云黃山

客周君交最善君詩學有先公櫟園先生遺風而君兄龍客外兄雅存馮君皆與余同遊江上諸勝一日余獨憑北樓東望久之咏唐人張南史海樹凝煙遠湖天見鶴清之句私謂此語與青蓮鏡水虹橋遠近各極其致又念君之風流閒雅神情飛越也

由北門宛陵驛登舟經黃池出采石遙見太白酒樓當磯之西南極高處江水淼茫其前則東西梁山也一日天門一曰博望所謂兩岸青山相對出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

孤峴一片日邊來非目覩真景不知此語之天然畫圖也舟泊燃犀亭下至祠拜公像憑欄遠眺久之觀樓下蕭尺木畫壁泰岱衡山二嶽匡廬峨嵋二山皆公當年棲息游歷之所庶幾騎鯨歸來見其似恍遇其真耶然蕭之運思曠括直亦能開鑿鴻濛回斡造化想其施手自成奇觀

青山一名謝公山元暉守宣城建別宅於此時往遊焉有東田詩云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

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范傳正移太白墓於此以公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今從采石望之蓋不可見土人云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時方於役會城匆匆解維去客請賦謫仙樓詩余笑舉方回語云岳陽樓左序壁間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也

黃山仙靈窟宅奇花異草輕身延年之藥往往出雲海中而松之怪特莫可名狀最小者植諸盆盎轉鬻四方好事者競購之余以戊戌春同周君龍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一

客王君沛臣張子吾未程子偕柳往遊見接路架壑蒼龍連蜺風送江濤日色為冷因憶庾開府詩短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似為茲山咏也偕柳言樵蘇不知顧惜旦旦伐之相尋斧斤行且盡矣請設之禁余因令峰之內屬者有松不問民業僧業槩責其長養毋得恣伐更行太平令陳君時廉察焉或言貧民仰採樵為生今禁非便余曰不然周官有殺草之令然必黃落乃得入山林槎蘗不剪皆示民樽節愛養之道也今蕃庶葱鬱用之不窮

而必於松是取虬枝古幹非百年未易成許許數聲遂供爨下遊人惋惜山靈怨恫豈造物者所以生材之意且余未嘗奪其利而始教以辨美惡防好盡奚爲而不可也偕柳工駢儷有請禁伐黃山松一篇可補黃山志文多不載

朱竹垞太史送程偕柳還宣城詩云本集注云梅孝廉庚女婿也

花飛春水都官句山抹微雲女婿詩送子年頭

車一兩蒲林柿葉正紅時味詩意蓋偕柳年少時

也余官於此延接士人待高軒中座客常滿初得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一

偕柳已訝其蒼然與之談袞袞長辨發爲詩歌麗

藻驚絕而有風骨其婦翁雪坪深器之好遊覽常

客廣陵東南名士皆樂與之交一日謁余出遊黃

山詩百首極可觀余嘗有送偕柳游黃山二絕句

云江淮名勝覽無餘琴劍翩然返舊廬三十六峰

都踏遍胸中丘壑更何如夢想黃山幾度秋只教

卧向畫圖游憑君蠟屐歸來日印證丹青似與不

雪坪自浙東解官歸而病歿余傷之有中原耆舊

彫零盡又向江南哭老成之句亾何偕柳亦病病

新愈會余以事至新安試傳語能同人黃山否偕

柳蹶然從之余無以止也登躡危險類能濟勝所

作詩又出前百首外既歸病劇余促張子吾未方

子引除沈子元珮往視皆言其能作報部署禮賓

客具甚悉愜愜然猶談詩文及遊佳山水也未幾

遂不起惜哉偕柳生平負氣誼故雪坪嘆其輕生

急友尤有質行父母病劇兩割股和糜使此事聞

知於人是傷偕柳心也顧其親舊皆極言之余奚

能默乃書以俟立言君子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二

明陳靜齋鳳梧廬陵人以嘉靖丙戌秋巡撫至郡

登敬亭山有詩鏡敏應廟中久仆余命吏與諸殘

碑並立之壁因磨洗亟錄焉具見前人風致特指

謝公以爲靈運或偶失考耳前明一統志亦誤元

虞伯生萬松庵詩云雖微康樂遊曾看元暉屐語

極諦審以此嘆蘇長公作文雖熟事必檢視其意

可想也陳公敬亭山詩肩輿直上敬亭山最喜名

練層層嵐嶂盡青天萬松澗壑風濤湧千里桑

麻井邑連不盡匆匆登覽與明朝還步翠雲嶺遊

翠雲庵詩乘風飛上最高岑萬壑巒巒更深雲

染青松連晚谷霜酣紅葉墜秋林昌黎

別業兩猶在靈運遺篇石莫尋坐對翠微庵外景天風灑灑滌煩襟

已亥初夏吏請臨觀擁翠亭蓋營從於敬亭敏應

廟之後將成矣余已判年不出乃語沈子元珮江

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有味乎山谷之

言也雖然獨不能為倉卒主耶因命謙從具肴核

送元珮與其弟介錫張起新汪師退四子而速施

孝虔張鼎若與俱會期以徧歷諸勝明日介錫以

詩來皆以為直書即日不可刊置而次第宛然諸

君或吟成或遂輟焉今錄全篇於後 沈廷珮昭

亭紀遊詩 吾郡多名山昭亭乃其一幽境窮以深

主人二樓公踴躍助行色移其走銀鹿招邀到蓬

輦時盤紆已亥夏綠葉遮林密初行指廟步遠嶂嵐

光積盤紆剛十里樞衣乃拾級上有明神居俯瞰

蛟龍室側開昔謝公賽雨此昭格誠禱未移時其

霖遍井邑舊址惜已荒新規喜重闢門塔既巖峩

室披榛躡山脊蛟窟廢典看碑幾捫石遂此經谿

青冥峯圍天地逼忽然靈境開遂與半壩仄數折入

施與張聯袂已先集脫帽挂高枝閉就巖根奕吾

情從後來一笑破清寂憑欄豁兩眸群峯如拱揖

匹練指江光微茫明樹隙野花無四時開落綴石

壁鳥語時一喧林梢翠欲滴何以沁詩脾山泉試

烹汲更尋竹隱庵亂雲相抵突數椽蔽青蒼萬箇

冷空碧境換耳目新頓覺煩襟滌方丈無纖塵雙

開削玉曾題墨雪壓 垠環推歷亂書痕裂惜此龍

蛇姿劇之留其蹟索 坑互摩等珍重如拱壁方喜

隱幽嶺所惜義輪疾 夕陽下層網曉 履數峯赤歸途報短篇聊以紀登陟

景德寺今祝釐習儀之所即唐之開元寺也宋易

今名杜牧詩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

何人為倚東樓柱正是前山雪漲溪其咏開元水

閣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

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由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

東余求其遺跡則古砌陰廊荒蕪迷漫寺僧指一

方塘曰此水閣故處也明為徐尚書園築釣磯作

亭其上園廢仍歸寺余謀復之而刻小杜詩以識

懷古之意僧又以增甃多寶塔請余俱未遑每遙

對夾溪居人尋諷小杜詩嘆其措語工寄興遠唐

人咏此多矣恐無以過之

永慶寺在城東有古栢二輪困突兀大者圍尋餘

真數百年物也歲戊午軍興邑令採造戰艦施愚

山捐金購他木易之至今猶存考寺始唐末刺史

臺濠舍宅建郡邑每歲迎春於此余見其圯且盡

臺濠舍宅建郡邑每歲迎春於此余見其圯且盡

臺濠舍宅建郡邑每歲迎春於此余見其圯且盡

臺濠舍宅建郡邑每歲迎春於此余見其圯且盡

慨然曰是為吾民歲事計夫陽和始生草木萌動
官民方迓淑氣兆豐年而頽垣破瓦意象蕭瑟非
所宜也購得巨材百餘本將擇日興工而遂以艱
去事無小大率作貴及時固若此

梅都官有風雪雙竿路梅花溪上村之句故城南
有梅溪在雙竿山下都官墓即城南今梅氏會慶
堂在焉其側有栢山寺明郡守范公吉為作景梅
亭余考文信國之來為郡也越月召還然振新廢
務汲汲焉表式先賢嘗修都官墓為詩弔之有云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六

大雅獨不墜修名照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履揖諸
孫握手慨以慷而有典刑存渥洼生騏驎荆山產
璵璠悠悠清涓流眷言葆其源裔孫東渚枝鳳詩
古文名家重刻宛陵集行於世其孫淑伊北頤亦
能詩嘗為余備述遺跡初余於辛卯端陽前一日
同司馬郭見齋馬令扶九游此訪梅都官墓景梅
亭遺址有詩云稻秧新插碧連天細水平橋野寺
前繫馬攜僧尋往蹟孤亭遺塚見荒煙都官詩句
因窮好歐老文章為友傳杯酒欲澆無處得松林

歸路意茫然蓋惜此亭之廢為躊躇者久之

蘇州有梅都官園在府治之西祝慆野錄云聖俞

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蘇舜欽居滄浪亭相隣

二公一時名勝日夕往還賦詩相得甚懽今猶稱

其地為梅家園按都官作滄浪亭詩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逃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史稱天聖

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

古文歌詩一時豪傑多從之游今考其時為古文

歌詩者如尹師魯梅聖俞亦與子美皆歐陽文忠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七

所為針芥水乳宜其歿生相厚善也都官之詩以
深遠古淡為宗故王文康公睹見之嘆曰二百年
無此作殆橫制頽波於西崑詩做之日故也明程
篁墩謁梅都官祠詩極得其體源矣程敏政詩自
刪述來詩道幾更變騷些無遺聲漢魏起羣彥謝
鮑及沈宋入眼已蔥蒨頽波日東馳李杜出如殿
當時多渾成豈必事精鍊云胡偕唐音趨者若郵
傳坐令詩道衰花月動相眩千載宛陵翁惟我獨
歎羨翁辭最古雅翁力亦豐瞻獨立天地間爾此
中興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稱善紛紜較唐宋孰
收失良賤無乃久浸淫會靡得真見渺渺歲將冬
南來宛陵縣頓首升公堂松竹猶春春感慨撫陳
迹江水一再奠我心夙景仰我學
誠轍線上想三百篇此境誰復踐

宣城梅霜厓詩善詩所刻咏物一百首皆盛傳於時以篇目多不載古人體物精切尤在自然袁海叟白燕詩出一時名作俱廢正以此也客有舉高遺山太史少時同里人賦水中雁字云白可羽毛依日月誰知文字動江湖咸推逸品非雕繪家所及

毛西河太史月夜與張南士遊天衣寺將賦月中桂忽憶唐張喬有詩因誦之至每向圓時足還因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

二樓紀略

卷四

三九

虛白兔宮遂罷吟此華省試題也喬擅場見唐人

王保定據言

按喬本宜州南陵人與許棠鄭谷諸人稱十哲唐詩人爵里諸本並載池州人疑以隱九華故唐書昭宗大順進士郡志選舉載開元劉昱榜亦誤

王新城分其餘話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

微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宋初潘閔詩也高妙不

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亦不減閔語

許君信以忠尺牘與王百穀屠赤水齊名周櫟園先生尺牘藏弄集斥百穀謀野集為墮雲霧蓋書疏之難在於中情而雅以禰衡之簡傲其為人作書輕重踈密各得其宜是則才優而不盡使也勝國神熹之際士大夫辭令以穠纖博瞻相高故君信與諸家應和片楮寸牘膾炙人口余在北嘗見諸家刻本多有君信篇翰至南陵問其里人則所謂愛日堂集者不可復得矣

二樓紀略

卷四

三九

儷尚不與焉前朝涇進士張東山應泰精心四六得宋人微婉頓挫處異夫剽獵以摹初唐者

郡志載陸雲與嚴宛陵書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

今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嚴隱答雲

奏下啓以藉虔款思復未遠庶免悔吝嚴隱答雲

書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與仁命世之作獲為循環想古人溫雅簡至語饒氣韻也其餘若杜牧上宣州崔大夫書豪宕婉切即有贈送諸篇體製不類書啟然極情文斐亶迥異後人顏真卿送劉太冲叙蕭穎士送劉太真序并詩是也

江南皆尚湖筆余在嘉禾習用之至寧索可供摹畫者亦解仿湖筆殊不能窮其工然宣筆久流傳於世觀黃山谷頗重宣州鼠鬚筆林和靖云頃得宛陵諸葛筆如麾百萬之師所向如意今未聞有得諸葛高法者墨池瑣錄載宣州陳氏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陳氏先與二管戒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不爾退還即可常筆與之柳果以爲不入用陳謂先與者非右軍不能柳信與之遠矣夫筆之應手手之應心所謂

二樓紀略

卷四

四

有數存其間者耶白樂天有宣州紫毫筆歌故今猶稱紫毫蓋唐時曾以入貢樂天因事託諷殆得風人之遺者又不獨以其善咏物也白居易宣州紫毫筆歌紫毫筆尖如錐分利如刀江南石上采爲筆千萬毫中選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歲充貢君今臣今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須須左有臺起居擗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白王除臣有姦邪正衙奏君有重言直筆書起居即侍御史須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填又日下舊聞載元王暉贈燕京筆工張進中詩云雖出劉遠徒妙有宣州致然則筆之名於

世者宣城最也而今失其傳乃仿湖筆爲贗鼎矣宣城包氏工畫虎而世傳包鼎虎尤見貴重李廌德隅齋畫品云包鼎所畫乳虎圖絹素雖破精潤如新余嘗記金人詩有咏虎者開章云風色偃貂裘遠擲筆大叫曰虎來矣遂單行五字蓋神來也近每索沈兆符廷瑞劉亦陶期侃尤二酉書倪淳可志淵四子畫叩其所自卽師法古人亦其鄉有兩孝廉梅瞿山清雪坪庚蔡曉原瑤王湛斯露釋半山在柯所謂畫手推前輩也蘇長公論趙大年

二樓紀略

卷四

四

以爲更讀書十年當不讓文與可梅氏兩孝廉詩名滿海內而畫品亦高只爲其中有萬卷故耳桐城張吾未純作竹小印取竹根堅強者礪之錯之再四審視依形肖狀配以章法繁簡相參古雅奇翫余謂使及周櫟園先生時定當入印人傳矣乃令郭生公調宗鼎師其手意然吾未曾及方有懷中發之門詩甚工有中唐清婉之風書法結體亦道能不以窮累古人詎難到也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酒半出嘉陽巖峻畫

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或神駿者為馬癖泥貫
索者為錢癖耽於子弟者為譽兒癖耽於褒貶者
為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
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
上者宜追目陸氏曰甘草癖座客曰允矣哉此清
異錄中語也余謂陸善品泉故能適茶之性如武
夸茶得通仙井水乃復有異味且真茶無色故有
謂面目清冷了無和美之態安得以為草之甘者
耶汪蛟門懋麟遊敬亭有試茶詩云秋入禪房靜

二樓紀略

卷四

四三

烹茶得翠雲煙從林外繞泉向石邊分施愚山咏
翠雲茶詩酌向素蕘渾不辨乍疑花氣撲山泉得
綠雪茶汲此中泉煮之起陸氏於茲又不知作何
品目也

陳其年太史鈔 本朝名人詩為篋衍集不以示
人歿後同里蔣京少始得於做麓而傳之余讀而
思其所以然之故殆不可以言詮索也昔人論國
風云作自衛者衛人所錄為衛作者衛人所傳愛
是編因鈔其係宛者得如干首姜垚宣州有感二

首南國遷流日西京喪亂年山城聊晚處水樹隱
覺盡前賢何事緣溪去悠然路轉冥竹林黃檗寺
風景謝公亭湖草水全暗江入山更青滄州吾意
遠白髮施閨章過湖北山家路回臨石岸樹老出
花成一村呼鷄過籬柵行酒盡方文送沈治先歸
兒孫去矣吾將隱前峯恰對門
宛兼寄令兄翁生二首秋江同作客春水又同歸
對牀聽夜雨把酒問漁磯坐惜沙邊鳥乘風忽背
飛賢兄真處士抱道隱深山人世空相憶雲鴻不
可攀舊交多白首辛若老未
顏獨有鶴原好今年又出關程可則遙題友人別
業君買陵陽曲為園好著書山川歸几席身世付
西居洪昇送吳位三歸宣城宋家丞相後喬木到
如家丞相後喬木到

二樓紀略

卷四

四三

人無此心偶來京洛道旋反敬王士禎瞿山畫松
亭陰芳草白雲外春山深復深
歌寄梅淵公誰能畫龍兼畫松鱗而瓜瓞行虛空
章鑾董羽兩奇絕眼中突兀瞿山翁瞿山翁所居
乃在柏楓深山中此山上與黃山通軒轅鼎成上
天去遺薪往往成蛇龍翁時散髮坐巖頂與酣潑
墨浮空濛孤根裂石不三尺倒臥萬丈疑雄虹瞰
臨崢嶸下無地盤擎雲霧迴長風世人少見多所
怪絕技豈必昭羣孽兩峯對起何龍從瀑流直下
當其衝棍雷噴雪不知數下與松勢相撞春撫松
看瀑者誰子得非怪怪之屬青羊公何時與翁結
廬天都雲海東松助資羅周在浚山栖長句行為
方兩瞳更千萬世無能窮
梅耦長作海內幾人為長句前有吳公後陳髯構
微裘乞酒訝奇絕一時脫手人爭傳合肥尚書老
詞伯謂無此調幾百年屈指當代作者誰琅邪兄

弟為精研西漢八家七子各樹幟長篇累牘如金
荃後來之彥推江五門句無煙火真神仙布衣遺
民半老死難比肩上下古今二十載孤兒篇宛陵
惟於歌行難比肩上下古今二十載孤兒篇宛陵
尺顛意中久識梅子好國雅會讀孤兒篇宛陵
艸夜發休終當把袂相周旋已先雙虹欲渡猶蹠
事雅兼一時將去為不廉山一梅子賢書畫文存
大曹從新此口須白傷但義山纖少陵滴派推子
吾煙響不眠欲去期放船淒風忽動愁病添羈人
晚夜不眠欲去期放船淒風忽動愁病添羈人
子詩勝藥齊獨復為子須史馬施閨章谿館日
東風萬葉齊獨復為子須史馬施閨章谿館日
林雨初收竹雞句曲水通茶竈外散亭山見石
足餘與還鉅種藥畦王士祐閣上坐雨望敬亭外

二樓紀略

卷四

四四

青山碧四圍瀝胸雲氣欲雷衣愁中碧草侵階長
望裏春禽接翼歸閒倚枯藤清典極漫傾濁酒賞
心遠蒼松翠篠空如周在浚宛陵秋懷魯明江上
畫招恨似洞庭兩岸農歌秋穫早幾聲漁笛夜航
水蒼茫似洞庭兩岸農歌秋穫早幾聲漁笛夜航
停誰來灑酒恒葵墓客欲消魂謝眺亭文春何須
尋往蹟却從郡城洪昇送孫容齋任衡陽二首南去
裏識新片帆湖水碧論交眼最青別時期我問湘
二峯如故人京洛論交眼最青別時期我問湘
扁舟或趁南風便八月十二夜天延閣聯句聚良
一氣與煙雲發閣延清虛禪世天空亘噪嘒女
朋氣與煙雲發閣延清虛禪世天空亘噪嘒女
滿絳蠅紅官樓紫嶺新構盈十笏文壁街金虹
蒙樾曠觀王鷹孤空納沉瀣梅百里見毫髮相規
香正浮縹緲峯光未沒身輕接縹緲露目縱領超
忽乍暝翠動收諸驟寒衆芳歇著緞火屈流素霧

二樓紀略 卷四

淨風初揭遠刺撞昏鐘非三五盈正當樓清心恰
橋會須修庚蟻蝓窟輪非三五盈正當樓清心恰
嘆月於時四宇澄露頗覺羣與浮雷轟劇喧素
羅列於時四宇澄露頗覺羣與浮雷轟劇喧素
顯鱸酒有醴酌紫傘蔚符脯薦春羹華燭燒素
清齊酒有醴酌紫傘蔚符脯薦春羹華燭燒素
庚墨守博齒課臬盧清毋陣嚴屏馬形什壓王
舉宵辭涉銅鑄呷難竭其勁颯鏗鈞夷崩崖樹
杭其莽海澎澎氣震鄰圍露餘勇掃羸卒清鑑
時吸短蠟橋澎澎氣震鄰圍露餘勇掃羸卒清鑑
兩素旁搜到碑碼細研荆關鏖蘇合洩顏柳骨
囊官錦般涉素益哥密滑古煙蘇合洩顏柳骨
吾刷駿圖嘶驕騏驎走檢獨戲犬晉清泰番
馬唐回紇官壺范盃重靡姜細錯輒越冶相
勿鞞圭剝漢鉞對此重靡姜細錯輒越冶相
付練染遭燹委楮班各爛然祥一見貽厥

二樓紀略

卷四

四五

撫景惜堂堂憂生怪咄咄木陂荷長鏡庚瓜哇疏
暗場移藥洗花牀蔕蔕蘭護銀堡可憐蓬梗飄祥
此霜蹄驟撥信陳琳工口還到艾訥沈即移華帶
清梅尉寂嗚鐵華胄迦鍾繇士盡呼噪清誰儉或
謂山雁諸肥寧等瓠膺阿士盡呼噪清誰儉或
斲險韻孽字圖解劫敵吹疵或如風勃率怪語此
如草起鵲或如雲折肱孰能之解聲牙我當日十
轅必逸氣制澳折肱孰能之解聲牙我當日十
重圍火攻庚五字訟而許才穎發新礪清塗窮惡
枯柴且與樂沈冥焉能事干謁黃河瓠子歌祥白
畫蚩尤支神滂汴淮聆汶瀟首咸汨隔閭闔遙
庚垂戒象緯悖輔槽彼汶瀟首咸汨隔閭闔遙
關池鶴醉餘談鋒突脂轄索井投載錫就陶掘槩
間鷓鴣舞必礎傍花奴羯叫器髻脫幘爬搔脚不
轆山桂香葳蕤庚海棠暎語雜雞詩沈月漸微茫
遭童梓涼簪饑蟻號嘆語雜雞詩沈月漸微茫
星危突兀極樂初忘疲素就眠深

書後詩

聞二樓紀略已有成書喜作古體詩五十韻
以當書後

名勝古賢踪湮廢或無考歸然存已稀儷美良非
偶往遊明聖湖蘇白幾堤阜要於政教裨斯能垂
不朽吾郡古宣城自昔多良守騷雅擅元暉高齋
名獨有今日道重光百代成尚友仰止南樓尊魏
巍北樓耦政事與文章輝映相先後猶憶下車年
灾黎室空九分已安溝壑其遑謀井臼公來寒谷

二樓紀略

卷四

四六

温如瘵甦軒后盡堵圍田决頓復河防舊省耕觀
穡事單車歷隴畝救旱宿祠宇赫曦躬步禱遠糴
平市估荒政精蒐討多方疾苦詢深燭窮簷節每
以片言折公明開善誘未嘗掩高閣諍辭初不擾
舍菜嚴宮牆修築煥丹黝頽圯一朝新尊經儲二
酉念茲文星祀臺址依龍首塔名在郡
校左翼矗立衛膠
庠形勝增高厚頻修亦屢墮瓦礫蓬蒿茂清俸善
捐倡不日成工奏軒崇倍厥初真堪摘星斗况乃
書院葺學舍環其肘生徒廣招致名師延講授簿

領既多暇往往偕僚友東山握麈棊北海盈樽酒
彈琴賦新詩酬唱皆瓊玖下榻來遠朋授几賓黃
耇禮意何雍肅談諧樂虛受仍欲法希文蘇湖為
則倣嘉惠志方殷銜卹失民母愚民希望外墨衰
求借寇 九閩終莫達呼籲徒奔走惟公哀慕深
土苴棄華綬毀瘠異尋常至孝嗟童叟懿哉身教
先施澤十年久文藻踵前修經綸誠大手元暉與
顏頰不知誰者右南史及齊書本傳殊多漏賴有
驚人詩千秋播人口紀載茲徵信網羅兼所取他
日翼圖經永與斯樓壽潛軼藉闡揚奚啻銘鐘自
勿翦階墀松勿折池邊柳從此二樓間卹召甘棠
好庶俾來者興古義長相保

二樓紀略

卷四

四七

治宣城梅文鼎拜稿時年八
十有二

廣陽雜記

廣陽雜記皆留本流傳亦不甚多光緒甲申潘文勤始刊於功
 順堂頗有外誌此本乃吾友周季暉太守同治初所抄校有潘
 朱筆及每冊後題記皆其手迹也太守官閣以公署官或坐監
 累歲不解讀書數萬卷悉歸吳縣蔣香生館花館蔣死
 遂分散吳越間是書偶有善本深幸即其人也太守中
 州名家兄弟俱負時譽世稱三周先生太守尤多聞博涉熟於
 詞章章故工詩善評筆法七十致於蘇州也其書今在蘇州
 冒德亭處原中心可見其書法甚佳是也左拉物匪買不售也

五月二十六日
 管氏德來抄
 存于子居錄



劉處士墓表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
 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
 口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
 俱無考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伺
 章之學年十九親歿孀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
 士人駭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鞠
 僧說罷處士鞠躬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
 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振登座處士夷
 然坐座不讓暢行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
 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
 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游焉爾且
 眾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

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
 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己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
 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不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
 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直
 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創復否泰
 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
 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
 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
 孳家而南也尚有資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
 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
 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屋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
 貧久之西南大亂處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
 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跋 墓表

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賢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變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今日討論天地陰陽之理，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其曰：吾生乎知己，舍予其誰得予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

至吳，遂南游，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於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海人傳傳不倦，其少也讀書，每夜不眠，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無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溢然蕭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變於天津，與友人飲，金為位受之，而後變奔喪於吳，為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想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洪去無曰：處士之志甚大，其規從甚偉，學博而識高，而歸於有用，其千百年不數見之人，乃年未五十，忽焉長逝，實吾道之不幸也。嗚呼！其與處相契之深，益味他人所及知哉！非代處不能為此文，非此文不足以傳處士也。

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唇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秦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化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一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秦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茲是書多得之大荒

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闡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亦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還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

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微，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講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河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大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聞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

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郭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鄭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賦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攷證也。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者，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

全書原目

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類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漢亭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
一 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蓋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為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聞，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度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不則難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

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畧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後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復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軍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抄史館，必書連號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繼顏，嶠滋，衡山王

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臯子止陳直御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日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皆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予亦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頗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莊問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嘆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嘆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此先生遺下中 有繼莊傳方補入

乙丑正月付... 起二月... 凡... 錢
七千二百文二月十日校記

同治乙丑正月借戴子萬歲年錄子萬原年得
其鄉先生楊傳九十五日校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一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在此地皆平坦無澤矣



傅弘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

庫下投誠詔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廣陽府知府上書論平

西上知其忠密勅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送至交水郭壯圍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

壯圍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雁足傳書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

惠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託言上林獲雁

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却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

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釋日宰從者具香茶北向拜身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係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冷且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接弓繳窮海蠻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敕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却經書于真州忠勇營虞人獲之以獻元主則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早遂進師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于元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為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也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濟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斜空車載不起

此以不棹滅彼以不棹死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而身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耗毒四
山字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他喇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旗無王但有老幼即固山額中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旗滿州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州有叢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叢每旗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喀喇昂和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把什每旗甲喇章京滿州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

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共牛录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录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录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弓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录錢匠一名鞍匠一名

二名前
後法例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叢章京有織金龍叢蒙古滿州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叢三稜火尖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尖邊旂
梅勒章京無叢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叢無標
牛录在家有官叢二杆漢京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街有叢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街有叢
如甲喇章京出兵為夸蘭大有叢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都統

叢章京

喀把什蝦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录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

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

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橈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

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鑛匠鑛匠每年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

橈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四界上脫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園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

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查差照人算數。

東西四旗，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軍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州蒙古共

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乘或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

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州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

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楚述吳漢

世譽行 權言乃忠寢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謚忠寢，漢桂

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叔反，錄

乃云贈忠湘王，謚忠烈云。

陸武諱幸，錢終于福建，紹武諱幸，錢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柳，終

于夜郎，魯藍國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季野云。

却灰錄乃馮魁所著，更字再宋。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霖字子潛，山西馬

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

昇風呂切，音許，高冠名，詩大雅常服，禮三制殷人昂而祭

又慶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卬，誤作從日，或書

作呼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萃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

○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樞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

、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先鋒。

辟，吳中，方用木瓜打碎，燒烟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

曝碎。

馬背之籍，葦世俗或書作屨，考之字書，屨悉協切，音爽，說文履

中薦也，又履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屨，夜則隨月讀書，案

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履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

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爽，六書正偽，俗作屨，非。又有屨字

同，屨亦非。馬背籍葦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屨，確是此字

無疑。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
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春孫復李群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索史傳堯之洪
水幽王之得褒如呂政之易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

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意數亦聞世者之所
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
能攜之去惟怕銅鐵銅又有入以火射入墜地乃一草人殊書

仰夜夜懸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難不
唾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

為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晚臣言此名麻

域法投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

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二入鄴都云行此法者
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

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為人為妖其腳跡甚小常
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野貽夜有日出

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野貽野貽望之如在
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秋武曰金山頭鐵屨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幻為僧還
俗名黃朱鴉于姓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

閩境

閩將祖海父守忠靖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峰子亂山中崇
禎十五年知縣任印連大綬令原莽人李成為前導掘海棺棺
中有黑骸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
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
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
白髮者自言為兜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
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
不醉

○流賦中有疏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感得瘡性理大中云科場復檢始于貢似道

○羽字夷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年閩粵城知縣趙所貪贖所得皆載歸故鄉時荒
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粵人爭捨瓦
礮擊之又伴為僮負者歿其餘皆妻于貧錢至不能營葬代之
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
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
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留者鞠鞠殷殷遠道而哭
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親
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贖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
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錢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

姜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奉在為之默然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官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徵京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朝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編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膠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為一營名曰圓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圓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

武敢勇果勇鼓勇傲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為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營為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為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為長白山之神于時心竊疑之以為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備舊典妄加封號敬禱為太山之神乃

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燾廷曰此百王之所不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為總督一為知府一為參將皆有賢聲康熙丁未見即抄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珎一枚上嵌金輝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印卯士維屏臨歿示子鈺云余存茶飯著可補衣無語疾行堪句讀師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為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報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謀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

女梅村以為 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

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違驚覺後果以是

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樞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顏為獻忠所殺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投施燧偈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垓，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

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煥、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

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子康熙錢重一錢

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燭、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修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棟、南

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

遠、原封建昌永歷改任廣東瀘溪王朱慈煥、後朱江、朱柏、朱遠、朱儼、鈔安、神河南、雙荒、朱慈煥、朱浚、朱慈燭、朱鎬、安、插、山東、程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指討大將軍

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

營御武副中軍勳威牌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

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又忠孝伯印一顆。

二十一史總目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班固漢書一百卷、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

傳七十、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帝紀十志三十、列傳八十、陳

壽三國志六十五卷、帝紀四、列傳六十一、房元齡等晉書一百

三十卷、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沈約宋書一百卷

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本紀八志

十一、列傳四十、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陳書

三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三十、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本紀十

二志十、列傳九十二、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

二、今狐德蔡後周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魏徵隋書八

十五卷、本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帝紀十

列傳七十、北史一百卷、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宋祁新唐書二

百二十五卷、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歐陽修五

代史七十四卷、帝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十一、附錄三

歐陽元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

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遼史一百一十六卷、本紀三十、志三十

一、表八、列傳四十五、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本紀二十九、志三十

九、表四、列傳七十三、宋濂元史二百一十卷、本紀四十七、志五

十三、表六、列傳九十九。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

蹟一卷、宋揭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閩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

詩：峰末有峰，青漢極，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

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

餘拚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遣門吏報海市益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山為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亥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產船火光不上燎船中貫具皆無恙盡燬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釧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高藏金銀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四百八十五名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為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圮
史記外戚世家實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則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考之西

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鸞其二六足龜八隻鸞其三餘莫能知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蘇牌手征羅利國略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濟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素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峰口巴薩多羅郡王紉木達巴薩多羅額駙阿爾布澤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額普由張家口入關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安于城

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寸車輪夜間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道者處皆有

宋攸仲云春花濛濛秋花落葉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雕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而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而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涇同江從副都

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青鎮曰安平曰南安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備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克琳先生贈王克誠先生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即取以為座聯。

有叩關人監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崇禎古幼賜而戰者三人晉卻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監理而回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佑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啟五年年允大塚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南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鳴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案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耕交流寧古塔至則略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為人知守

今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為克峯僧某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軍輒擗面惶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綠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踟躕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去。

李杜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旗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五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

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蘇四百三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明設前邊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亥字堂來切音臺煤也。火烟所生也。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

設即所以補之。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殊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結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口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衛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明蘇遠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提督駐回原更曰四鎮。威字說文曰姑也。漢律婦告威姑又伊威。威婦也。宣不掃則有之。詩伊威在室本草一名負蟾多在下溼及土坎中所謂溼生

蟲也。多是色如蚰背有橫文常負者。或背故名。處員今誤作婦。宋

刻字始于長樂老人馮道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也。

丙寅年荷蘭嗜囉吧王耀漢捷以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已之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螺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疋。內黃色一疋。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珠紅色二疋。葡萄色一疋。中哆羅絨十疋。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

一段。新嚙噤緞八匹。中嚙噤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鏡一員。聚輝燭臺一懸。琉璃蓋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荳蔻四窠。鍊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蕃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鍊金馬鏡二十把。鍊金馬鏡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鏡十把。連綉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鏡二十把。短小馬鏡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烏鏡十把。鍊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及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及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回王河不喇米札法免歲的也。民巴哈

都穴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連馬十匹單峰駱駝二匹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銅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卍字渠宜切音其古其字又姓非詩教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不黃帶子親王自領練旂兵又送人發遠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燕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造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造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

承元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萃茲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康熙二十九年御史徐樹勳請修國史疏曰自古設立史官原以修輯國史為重典謨訓誥皆是其時史官之筆親見之與傳聞不同故能記載當時為法後嗣三代以降列國皆有載記春秋固魯史舊文列于諸史之首此為史家編年之祖漢司馬遷叔為紀傳表志之體歷代因之皆命儒臣纂修本朝之史謂之

正史如漢班固受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二十八篇李尤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撰漢紀晉徐廣奉詔勒成晉紀唐有修國史之官如劉知幾吳兢韋述柳芳之輩俱以直史館著名當時宋有兩朝國史乃宰相王旦所修後呂夷簡益以真宗朝為三朝國史後又有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國史皆歷歷可考者也歷稽前代編年與紀傳之體二者皆當兼行纂輯編年則凡起居注日歷聖政記皆集處當時議論政事及制詔章奏隨日撰錄以千秋而紀傳表志之正史亦併于此時編纂蓋必用本朝之人修前代之史事皆親親言皆有微較之後來之傳聞異時之討論尤為得實而詳盡故歷代最重此選惟明時史官虛設初雖編有日歷後即廢廢至于正史迄未議及自萬歷

陳于陞始請編緝行之二年又復中止論者惜焉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文德軍敷武功赫濯撫綏方夏乎定太平凡夫敬天法祖用人行政歡亂服遠救災恤民大猷大經實心實績錄自聖衷發為宸斷如陽和之布萬物風雷之肅四時感應至速大化若神難殫筆之目日侍鵷砌何能罄寫萬一況今起居注一官祇錄侍直聽政時事而頒行之詔諭章奏之批荅未獲詳明假使聖代鴻猷茂烈稍有缺略何以昭示來茲臣以為大清會典已經告成政治典謨平定三逆方略將次其完目下詞目不乏請于三書進呈之後倣古聖政記日歷體例自 皇上龍飛初歲案年編纂上自詔諭及諸司奏章批荅合之起居注官所記勒成巨編一事而具始末一言而備原委經緯繁然蔚為典

詰于以昭垂奕葉。彪炳萬年。子孫臣民。有法有則。豈不誠非常盛事歟。至于肇修正史。自漢以來。具有成例。洪惟我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謀列具存。獨紀表傳志之正史。尚未講及。與其待修于後時。不如亟議于今日。乘文獻之大盛。兼典章之繁成。人物易于訪求。經制不難考究。乞以時頒諭開局。次第汗青。列聖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常明。皇上之孝思作求。炳穹壤而無極矣。詔下廷臣集議。九卿翰林院詹事科道會議曰。詳考歷代史書。其體有二。自春秋列國。以及後代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皆用編年之體。自司馬遷史記。以及歷代史書。並漢次當代國史。皆用紀傳表志之體。考之往籍。率以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史臣紀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

並

則有日歷。日歷始于唐。而宋因之。唐會昌中。命每歲末。以時政記。繼起居注。付史館。宋太平興國中。命參政李昉。記錄時政。每歲送史館。乾道中。又命每旬所修時政記。與三省錄進聖語。同付日歷。所此前代用編年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漢明帝時。班固奉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後每朝增修。並稱漢紀。魏晉以後。設有專掌國史之官。唐則顯慶中。修貞觀以前國史。肅宗以後。每朝增修。宋景德間。因撰太祖太宗正史。命取兩朝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文字。並目下。行狀。付史館。編成帝紀志傳。天聖以後。亦每朝增修。此前代用紀表志傳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至明惟洪武時。曾纂日歷。萬歷中。撰國史。未久輒罷。夫修史之難。難于徵信。耳目近則聞見不遺。討論詳則紀載得實。以當

詞

代之人修當代之史。詢足信今傳後。今御製集見經編校。而各館所纂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及大清會典。俱將次告竣。詔諭制教。俱在內閣。章疏批答。俱在六曹。且起居之設。又與前代不同。凡皇上親決萬幾。而諭羣下時政之要。悉得記載。是聖欽宸訓。固已散著典冊。但原委本末。尚未彙萃成書。今誠倣日歷體例。編年撰記。則政法無一不明備矣。至于三朝實錄。已呈齊覽。而三朝聖訓。又經告成。以此編輯正史。分撰紀表傳志。事跡實為具備。即有應撰採編入者。悉行哀集。亦信而有徵。相應如臺臣徐樹穀所請。舉行。其一切應行事宜。統候命下。交與內閣翰林院。逐一詳議具題可也。

梁燠林先生贈崔克狀詩曰。白頭何處設中原。短筮無聲泪已

吞。算路半荒。公子空驚此。誰返大夫魂。秋驚報矢呼龍子。成冷

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嘗見庚帖中有五際字。不解出何書。後見類書曰。詩有五際。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又曰。邠百午戌亥。然究未詳所出。

萬都尉婦第七子。出姓許。在嶺為儀真知縣。時劇雪。坊在江北。

往拜之。刺署卷弟。許見之甚怒。不為禮。以其布衣而傲然。卷弟

也。王崑純曰。其怒也。固宜。許為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

輩。則則新榮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號矣。克承先生

曰。先朝威。通不叙行輩。大率以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

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燠林先生贈樓霞履菴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

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
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潭。石鐘折柳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
其二云。孤琴殘板禮白雲。高仰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
萬壑聲消產氣羣。雪宮生從天外老。風清不向定中聞。展宵起
看峰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崐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
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
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
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清陵曰。永陵曰。福陵曰。昭陵曰。孝陵。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儲德慶州縉雲縣。易衣而出。糲料而食。

歲時一人出游。一人辨賦。役一人力。田園所著之書甚衆。前朝
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

春秋始終五伯。齊桓異姓之伯也。晉文同姓之伯也。秦繆一方
之伯也。楚莊蠻夷之伯也。宋襄伯而不成者也。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
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增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
憲之。

蔡瞻岷曰。治天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為有良史之才。

藥中有鈞藤。鈞上一字乃鈞音。平今世俗率云鈞從句音。非也。
有利如鈞鈞。
鳥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脚中空外連。如鶴鳴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脚
皮半連。如鴛鴦之類是也。若難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
云。

臨汝關在祁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汝水。勢甚雄壯。然山頂
之烟。整炮臺。今該處設矣。今日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
臺高二丈餘。濶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美里
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考洪武永樂下

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
乎。廷和由此致仕。

倪文正公鴻寶有應編。皆應酬雜作。

凡木圓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
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
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敗。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
而下。故大木即有十餘株。可採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鄧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偽書。

乳香薰陸香。考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
于者。天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採
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

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黃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壯如桃膠，夷人採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黃陸木葉類棠梨。

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

江寧孝陵之側為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寔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為二十四方，方懸一杵，馬界各為律，清濁高下，各為一音，略如今之韻鑑焉，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即為位于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鑲字，塗以石膏，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植木而祭焉。董顯忠、韓號、董輝為王，銖山標下將官，嘗送銖山歸高郵，以銖

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為衡永柳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銖嶺李氏也。王輔臣為提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為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題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提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提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答，又曰：有婦幼為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

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種瓜，如強負子，予嘗啣婦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楮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強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序之說為得之。

又云：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

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為計，其學不傳久矣。四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為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為奇秘，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堪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夏爾旦提兵。急抵西口。京師戒嚴。每牛系下。餘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解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藤幼子也。青藤死。視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載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真醫學中神藥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策。雖未盡合于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淳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淳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高僧。至今猶在。

寓維揚時。與諸公出西郊。故步由虹橋而南。橋下酒肆羅列。青帘漾于天半。笙歌競作。煩風吹人如醉。綠野平曠。皆昔年夫容沼也。蜀岡有觀音閣。即煬帝迷樓故址。徘徊久之。由蜀岡而西。過歐陽文忠公平山堂。堂後有清賞閣。久坐望江南。山色如黛。余若不能遠視。以玻璃照之。參差如畫。江帆隱隱映于鏡中。余較之歐陽所尋多矣。與宗夏言之一笑。更由平山而西。坐蜀泉亭上。亭有碑題曰第五泉。或曰此泉與蜀江相通。世人附會大抵爾。更過司徒廟。司徒。陳閩人。姓茅名勝。異姓兄弟五人。同為獵戶。一姓許。一姓祝。一姓蔣。一姓吳。而茅為長。拜村中老

當

媪為母。後母為虎所食。五人誓為母復仇。遂盡殺境內之虎。揚自是無虎患。廟食至今。頗著靈異。入廟于廊下。得一舊碑。載南史王琳為吳明徹所殺。其部下將茅勝等五人。葬之于青春八公山下。至隋封為司徒。即其人矣。後更于南史及隋書中考之。自司徒廟南至西門。過二十四橋。橋惟數石片。跨臭水溝耳。竹西歌吹。杳不可聞矣。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審。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略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今爰書中有大誥。流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

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顧察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逮。流配一減。即為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為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為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為徒。法實不赦。奈何因仍而不改乎。明禁中端午有龍舟競騎之戲。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永樂時禁中有蕭柳之戲。蕭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勃鷓野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鷓飛去。以飛之高下

為勝負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歷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歷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局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設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前海為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能有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

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益優典也中榜後改為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丁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給為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稱花不曉其故考宋時稱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考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探花而遺給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

耳

曹鼎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鄧武人也以鈔書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駟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樸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介宜令麻城人也志其名在京候高子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驚曰若何為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

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嚴公豹為本兵袖一書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遣為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禍乃某人所為不可用公今日當為萬世持公論何但為一時免禍計耶薛艷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詈趨其稿奏時楊公博張公博微為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為第緩之可耳公何

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

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
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
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執迫，乃揖後至者曰：吾
力只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為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
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群賊大掠庫金去，良久
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
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
請死。文偉曰：好為我送庫金還，群賊惟命。文偉以騎尾其後，抵
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詣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
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繳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
請。歲用窘甚，祿奉謀之曰：非贖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
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載給，世蕃
時諗于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羣亭設其事曰：
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
私其祖父。昔劉闕老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
公，然入鄉賢，告之劉曰：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
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
德，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大夫無一不入鄉賢，木
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官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
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
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
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動者比，依
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觀覲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
摘疑似者刻，怒人做己者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者其所
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
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祀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
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祀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
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
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贊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
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鷄無腎，犬無腸，猪無筋，十二
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
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
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
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
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大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
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艸

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難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喘未時之州而茲，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猪。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甫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辰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

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空火猪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猪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昂日雞酉宮也，胃土雉舉月鳥附焉，雉鳥雞類也。寅火猴申宮也，辰水獬附焉，獬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焉，獐虎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極三季長鄉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偪郢城，惟後勦搃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空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冲陣而去。癸未元旦，賊分兵破陵，總兵錢

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巳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佐應死之，守備王璠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蕭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逃，關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六元帥，羅汝才亦稱偽元帥，諸賊目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

尹州牧蘇尹等名，改承天府為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為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踰年始出，陷蘄州、蕪水、繼陷黃州，益以麻城、望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

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通約為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鎗士卒，謀守禦。楚藩不以為虞，曰：終朝寇警，若騎母猶亦慮至矣。監軍王楊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偪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楊汎而渡，防守鎮軍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且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為狂生，于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矣。遂破成鄂城之陷。周獻之云：洋船渣滓在上，錫之渣滓在下。經略困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

老人行汲者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叔火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起坐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為容以僭先輩之故也

凡巡方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為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目批之

大兄云滿州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并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

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患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瑒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謀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開平西死自請未銜格撫胡肇天等吳國資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碁能使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以知之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并能自知而為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授人豪矣

蘇黃出海南聚蛇屎煉煉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麋皮之有托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為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為湖廣提督楊來嘉為襄陽總兵駁敵城胡拜來浚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去作知府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藜手本外貼一紅簽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明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己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考誤勞渚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訖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

和關使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嶺疏要毛伯温議處安南疏董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吳興述盛亨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崇茂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抄兩朝疏抄嘉隆疏抄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董楊允繩柳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績功目封爵考名目言行錄史虎野奏議虎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銀標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額體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于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皆以手入油格其錢直者略無傷損屈者臂手

劫

康爛矣。

探探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教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案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案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州人案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案案君以賞封擢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新朝兵渡江明叔皇帝出走諸大僚如王鏊錢謙益輩皆爭出迎見孫王而出途中見縛一人至諸公皆漢舍走避則山東丁

憂巡撫即祖德也即四川人見孫王令之跪不屈以擊之僕而復起遂殺之。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敕元胡任興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

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敕元之祖字後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座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

伎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為長者其長子禹冀字贊領鄉序

任興江南解元今又大辱天下人以為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為業至今人猶稱之為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狹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

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竑末之蕃蘭竭今任興甫三人耳。

翠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始紫庭曰王昌齡為龍標尉龍標即今

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為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衛歸私宅則下簾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即與科道蒞其事次日則內外侍備與大司馬蒞其事第一日職方為主有特科

不待道之規例焉。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仗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風風三虎九以象一摠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

撫駐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肅肅西寧夏巡撫駐神道嶺與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嶺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衛署以滿漢衣服飲食不便故也

母亦賢矣。祖心大師乃韓日繼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

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子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夏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家喻令剃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訓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眾出見貫甲錢兜鍪慷慨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汝通即總督時事收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策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誼興而後雅頌難賧之詞作建漢哀平時楊雄采史

籀以下諸體著刻篆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為說文深顧野王增加為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為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為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為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為集韻司馬光為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為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秘推廣玉篇

區其畫改為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備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即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口品隨口入漢儼隨佳入曉羸隨虎羸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難即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數聲奇字起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寧男校與士夫交接

延綏初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為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即位舟封親王大人至滇云 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為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地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為滇南諸營最遠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克初三桂之幼婿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窺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技殊方異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狐獮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偽周時主于城隍四川松著總兵吳之茂降吁干城為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為吳三將軍云世科諫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為官兵所擒將俘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

之提督達此語訖就係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今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懸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詳請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為官兵所獲請逆欲寸斷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殊無恨然非面陳不可請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為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請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請逆呼人釋其縛不知以何語動請逆也自此置之官解中令二人執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請逆死不知所往

弟世係稍微字曾為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為吳氏散劑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耳
「樞平聲字書云木跌也俗以此字為桑子者非甚上聲桑子也俗作去聲者非

俗以章疏為本不知始於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却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粘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榜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違學士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囑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選人中試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卷一

○道鄭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提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即為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鄭拔為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道隣死後天葵即位其家門首為之守門終身此義士之傳也

雲南鷓鴣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旂下一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文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魏國公徐六岳諱弘基明末年七十餘矣鼎未草先去世夫人曹國李氏六岳有僕呂祥字自幼伴讀全臥起至老猶然云不與祥字共榻睡即不軒矣紀伯紫亦六岳之家生兒能讀書有文名六岳即今之教子姪此皆長德事

高麗書以牛為與以與為牛謂四足者宜為與無足長尾者宜為牛也讀矮為射讀射為矮謂委矢宜為射而寸身宜為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菴下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反被殺其子太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柩無貨諸僮友方思羅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菴有千

全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以此扶輓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也耐菴之概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處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為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雜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授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保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錢隔碍滑道或問余曰磁石吸錢何物可以隔之猶子何孺曰惟錢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錢尚未之試

楷木即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瘻可以為器

以柿子汁塗罈殼而蒸之殼皆爆裂以漆點罈殼上點處皆成穴將罈黃自穴漏入滾湯中為罈粉

鱉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鱉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鱉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蛙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芽菜其首如泥螺煎醋生食初食之適體生癢塊不癢少時即消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燥也此為最佳若中土人指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駙使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駙前向駙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艾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羅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資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川兵至叙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都雪海巡案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

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案臣書生不知軍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體諒雪海于遠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為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各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妹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固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務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為之。如今京師響竹之制，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國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隱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貧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

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逆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問人，因問縱迹，果許母。即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偽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寧。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傅將軍尚未至。其時平西諸潰卒屢逼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成棟為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難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邁，警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

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報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之驍，方曰：破口非騎

兵不可。奈何？某有數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是。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借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為遼東巡撫，即光孫之父也。光孫字獻廷，號雲窩，為偽周長沙巡撫。曾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別駕。

雲南徭徠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徭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

子則簪七枝，姝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柳州亦有此一種，在柳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弘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弘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為狡童，藩鎮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與推徐吳替萬深陽推彭馬史秋，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與許氏，深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秋包，瘦瘠瘦隔，方音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吳人，嗜舌輕利，一至于此。

泉首之尺葉之水中則直立而傑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唯唯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尺尺恐為羞獻于羹俎豆聞之矣斯須下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寺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無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閣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磚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儘能

耐瘦寒呂本士贈錢鑒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蒼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絃秦顯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御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卽永寶潘潤茂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躡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錫陳士杰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像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岍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椽柱桌椅等物

清風嶺俗云三官大帝修道登仙處即黃淮入海之衝也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華策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岍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屏甲下扶餘銜壁誰憐軹道東西市櫛衣冠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思紛戰艦烽烟連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燹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難竟渡颶風倭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詞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遠其四云窮島

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間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媿兒秦淮倡也歸秋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富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剝與通謀事覺被傷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媿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川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耻辱狼藉更為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妻孥等投井中媿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媿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徭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回畫當一

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久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路之途也。國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為寧夏提兵，王輔臣反，畫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生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

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御二老為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雜髮，豫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這呼者山下這呼之，這祖而下如數不少。久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乘以其地歸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闖為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鑿古得香，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為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眾，鴻逵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為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醮分進道求誦經禮懺以為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勳時，獵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瓜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為驢入山，已復為人，秋水曾見其人，如呆不了了云。

馬子騰云：鶴鷄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人，聘之入簾，過海為風颳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泉州，從此正西則全河上柳州，若自東州南則為黃龍江，至白沙起早南行，經武緣上林，還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為泗城州路，自上林縣轉東南經田龍關為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舉，庚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棄辭

黃斌卿聞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為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為與拜之節與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聲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

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早路衡州南九十里非沙南九十里即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南外牌再南與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縣站江口在東安縣余塘全州界牌過分水塘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圖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弘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弘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奏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莽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登法號

弘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敗不可居也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日興寧宮太后所居日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弘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

永寧府已為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陞調

袁九教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輜頂之中為一小龕奉紼位一載而行九教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大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教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林亦宦河曲同游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馬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

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句吳披髮去，翻令同秦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提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曰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靈蕪，起家孝廉，為澁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恣乎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句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弘光時身在南

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此，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道誼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潭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昆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跪突泉，然即其處，甃石為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窰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皆烙桶

指

以印而稽之。又有哨井，水煎之皆硝，羅羅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掘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反，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為

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鄖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往路西北行九十里至章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鄖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

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

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御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洛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路至高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龍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做為今澄城縣連隔渭水俟再考
襄陽府至均州竹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

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穀城北為光化縣船長三大湖六八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奴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為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為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塢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渡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 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梳接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大餘寬三八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

大連灘廟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猪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湖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塔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溝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庄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塔河大周灘有背塔河水從商州八里渡流入又經開塔河四灘有開塔河水從商州喬家渡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剗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嶺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為

竹林園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為龍駒寨北夷山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 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此塔灘同家灘朱泥溝王家塢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 浙川縣至荆子關有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即針田寺亂石灘印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為有名

正月廿日 抄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六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大馬國圖... 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圖... 畝就操末報學為圖于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 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 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 筆于側書身所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畧畫則里至不能詳畫... 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于世至宋朱... 思本縱橫畧畫以五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 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

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 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 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畧畫是自... 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 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 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燾嘉其... 行為表其父瑩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 玉弦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 要傳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 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為詩文二壘嘗謂詩... 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合文于詩則詩不達

情以貢入南雍開盱衡中土見廟謨顛例上安民定亂十三集... 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 手于大夫也吾死于子矣遂逝若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 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余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為... 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平行徑果大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侯... 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 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考修昌期... 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偶遂置副榜因以貢游此產會烏程家... 均選即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 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初歐陽... 珠周應詔歐陽謹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著

治景運... 劉作年

者也後臥病南岳蓮花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 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 下鏡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 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知試以父... 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 順者以參之為首殺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 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上首思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 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 明洞度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識僅此一錢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僂一人以問妻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為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

穆俊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馬俊芝龍馮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馮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願此血，愍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部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劫取三信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曹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保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鳳先，號沙築。

晉江人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也。于兩與賜姓幼同年，所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馬司印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之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既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

蘇立未字存
是未字之說

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性命。唐人逸徒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有與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膠，閉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授之于兩，趨髮以免，而置赦，遂放執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醜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

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揚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慈是何言也。吾聞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提，昨歲阿魯特之選，皆欽親家林興珠

之功也與珠今老然持藤碑而舞碎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平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思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揚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

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烟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呪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余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蓋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

紫蓋峰下疑是時字抑或翻字之訛然決非眼字也

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于辛未之姝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御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魏雲中非極晴眼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中皆在其側石頭布達之見相寶塔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

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與在肩側其足連連二分在外與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印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崇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道婿藪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荆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

為一支柱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崖四字為道書第

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抵

在水中此句當有脫誤上刻冲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

通彭禹峰云字鷄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

模糊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

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未始如婦人無

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應之

梁際亦刺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寺祠僧

此句當有脫誤

規作規

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夫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

十丈餘皆高四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

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逸至朱明峰首結岳廟

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

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

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肅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

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齋丹柱動光彩鬼物圖

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至能有駭鸞記肅制

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後新之元

以識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

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視十之八九皆舟之以僧名

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

居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椁異處也且昌

黎早生以開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

皆大顛哉無怪其烟寒火冷木主傾歎也衛生乃起而爭之以

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

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與須二人以布兜之杖之前行俗呼縛夫

猶舟之逆風以韋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縣互八百里

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

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

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

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

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審視其柱已徙去半

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

府樂平鄭覽給事中即人劉吳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

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

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

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廡圯廢殆盡正毀穿漏階除鞠

為茂艸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

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

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即王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敬記焉正殿七十二楹崇七十二峰之數正生于午向采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堂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遠遠使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護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合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與洪武四年賜黃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

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壹東淨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磬高丈餘桂藩所築磬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埕西廊口忠靖王趙葵朱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視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春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躬鑿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曝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後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

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視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達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識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裁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湖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南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游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復神之身于肩臂以及頭目頭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四加拷打不勝痛楚告

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燬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大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為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與余所悟四字無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饒余聞林茶一包帶茶一瓶聞則安切

音鑽平聲衛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衛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瘴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罇罨之而沃之以鴈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疑脫而罇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烟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遠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

沓請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垂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適于此者在都門息息衮衮无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二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

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阜艸二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置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祭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无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柳

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表竟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陬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願子孫愚表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詭訟之宦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雜髮

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禁今三季餘矣列肆于市質人招人招之雜頭不來蓋聞其為當道屬中人客襟杏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散住其肆令其雜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正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无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涿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早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寬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寬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鎮列

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坪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禾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壘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早六十里至路江十五里至橫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鄒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款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批石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在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

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南昌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縣

符天以馮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旨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取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壅八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度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藏南塘紀効新書為主均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繁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始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艸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綠生于眼識色與根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龍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皆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龍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

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稜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岫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藤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于海面其狀如穰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

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環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及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拊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于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栖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

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榻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葵齋花卉卷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牕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採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籍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冊蓋是年校安顧維岳延岫

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噓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蘆筍子下于灰以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提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

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過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千八百七十八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過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

十六兩八錢三分過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過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七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兩四錢過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兩七錢盧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

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過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盧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一十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過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盧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過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盧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盧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十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過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八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

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
 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
 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
 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
 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
 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
 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
 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
 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九兩六錢共七

五錢。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
 百四十八兩八錢。八旗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
 二兩三錢。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八
 旗前鋒護軍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八
 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
 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
 八萬五千九十四兩。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額料河工銀四十
 四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兩八錢。山西每歲存留額料網價銀三

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
 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提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
 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額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
 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
 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于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王以下滿州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
 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厘。漢官兩季俸銀三萬
 七千九十四兩一錢。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

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
 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
 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
 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
 經費本折額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五分。浙江每歲
 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
 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
 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
 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
 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八兩 廣西每歲存留顏科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 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駙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 雲南每歲存留錢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 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匠顏科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需兵餉列後 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一錢八分 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 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 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 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 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

錢 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 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 遇閏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 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 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 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 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 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八錢三分 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遇閏加口萬二百七十七兩六錢 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 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 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 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 湖南

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 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 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錢 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 遇閏加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 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 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 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 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五兩三錢九分 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 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

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 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 加閏在外 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 加閏在外 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 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 耳 明天啓鄭宗周疏云 嘉靖十年 兵餉共六百八十萬 至萬曆四十年後 頗增至四千餘萬 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曆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 兵駐松滋 久 丙之間 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表州直趨湖南 兵至長沙之東 三桂聞移將軍為戰 將不

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詎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
 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親而後援吉安訂于三月初一日
 合圍留質人曰汝于堂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
 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役三桂
 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
 欲自與安親王法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
 門接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駛佛
 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
 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
 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
 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按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

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頤墮馬
 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
 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
 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
 雨交鎗不得開各散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
 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
 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
 兵亦搖濠不復出

吉王見浚葵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
 棟天啓辛酉襲位後流寇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
 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生事國除太祖第
 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
 第五子襄王堪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
 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
 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
 譌者亦必字異音同知之為知朱為猪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
 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笑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
 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

水字畫永字之北

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水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
 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佳
 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間與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
 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
 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銜目和上所遺以
 鎮山門者素師素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運返之又有石浪草書
 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
 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菴
 之釋岫屢馬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
 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
 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馮性靈不落體格

絕無烟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柴竹葉煮松花。寺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耬頭研古今。翻轉淡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柴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迤松陰脚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墜枝頭。一村深樹一村烟，村樹深烟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烟溼我衣。一路脚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二，不知身在幾重山。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

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林。處處花枝皆梵宇，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烟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三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四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五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六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七日日山牕夢不驚，林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雞

邊三兩聲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板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侍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攷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扁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

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穴前而自斃。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實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收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重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鎮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崎西左，雲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視節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可戰歸來刺得鬚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湖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眾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

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眾跌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睛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逆駢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迹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遁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持

屋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往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和邑字開少俊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刺門關舊是中原第一關蜀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盼朱顏山天無私警兵繞息統有專歸成自閉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警警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成白狼烟鉤輸滄海千艘粟門接替問萬分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輩金錢一從解甲投戎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竇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

為彭越卷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巷于燕都曾見一篋中藏易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竟不知其為何物鄧子喻江西人在柳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板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考疆域道理之遠近

皆舉于統志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抄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當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禮餉上問及之而老于

國圖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係舉施煥校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陳其言字安高堯人陳其言字安高堯人陳其言字安高堯人

劉其言字安高堯人陳其言字安高堯人陳其言字安高堯人

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詣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眾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報一具未驟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无他人往來室无寸鐵予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己令子弟具報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季後始死

康姓本江西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魏祖時與崇瀨同榜因姓匡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

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開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酌下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堯幸寺二在衡山衡陽之開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考訂可耳

楊泗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

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泗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一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閉之法上頷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選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旅侯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知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

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台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遼台募教漢末幾而改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三。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城羅剎國在極西絕荒遠幅頓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多船搶擄殆盡。梭倫之船為天下最。以羅剎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剎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剎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水路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眾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

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家欲歸。羅剎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倍末。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閉至其地。以梭倫人為向导。初羅剎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于外。倫益弛。梭倫人導吾眾入深山中。亦不深諳。送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烟。趨圍之。數家聚。屋皆以椽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奔。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眾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

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眾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外。城無能施放者。遂圍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行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眾裸而入水。甯藤牌于頂。持搗刀以進。羅剎眾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槓。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趾。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

取。一。東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矣。遂先歸。侯之眾在瀋陽。陸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辭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剎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眾。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而拜侯之功。亦不敘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死。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斃其頂。諫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末則坐。

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婦譖之于
上曰與珠固善
戰然經他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
上曰彼老非婦人
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
且多電有片雲起電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
山岩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為電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
富不登太白

鏡師言有馬醫子病癱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
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執甚取出刀斧割不能斷
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糊二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縱刀割處置
之于地久之漸乾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

愈此事雖在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
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于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
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
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為中書舍人未銜即位陞大理寺丞後
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三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

上怒其反覆譎成遠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為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
也又有蟋蟀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見未
者

偶閱正揚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揚升庵者也升庵

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間更有正二楊一
書尚未得見正二楊與非二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造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
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
然為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庵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
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
取六項加三旁彘順除之除林筆改作却依鄭注也鄭元注曰晝行十二項

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彘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
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梧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
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

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為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

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

巖周禮曰禁其巖注謂以力爭巖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

故禁之此蓋可以證巖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

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巖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

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巖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

太過矣

考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

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

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請奇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曆所議建者後因朱晦庵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增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寺之書院地基頗寬故屋宇皆修整寺祠皆有教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敦武為退子顏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為湛甘泉書院二旁崇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雲之學以白沙嘗結茅衡岳卒于是構祠於此院左右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南岳規模弘闊適于岱宗無論高華初涉山麓即覺氣象迥別

羣峰羅列層二浮出各種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昂雖丹碧爛然而太朴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佳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萃岳巔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巖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如珂如璽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過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激而為瀑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硃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二漩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縑諸巖之水抽為銀系以下洩不

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乳二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于饋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峰稍二出泉左右交流淙二若琴瑟笙簧路當平行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澗或融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漚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沫仰為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止伐香為醴起此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案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剎流亦明澗可見諸峰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為湘南寺基寺踏烟霞峰麓境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鵝大觀字趙岍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凹身健端須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侍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峰獨尊最上羣峰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峰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重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于階墀也紫蓋一峰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

未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峰下長數十丈蓬桅篙櫓無不備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馬峰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顛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馬峰之文遂為識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于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赴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

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鵬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眈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八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峰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廩棧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菴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亦僻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菴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耳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菴摘崔孝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杜鵑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豈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止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

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菴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菴矣

吾少讀東坡赤辭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假二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璧本赤嶼見鄴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嶼者乃一巨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嶼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為巨龜形矯首水崖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千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碑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

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于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有亭扁曰醉月轉而東南為新梅王公新祠昨為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亦僻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魏我翰與乃介空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為晏公廟相傳大江皆經其下為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牲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况于人乎

白龜渚於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對巉岩蒙茸虎豹蚪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尤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二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心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无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僻刻峭嶇峰高碑七十丈碑本在峭嶇峰韓昌黎詩曰峭嶇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奈科斗拳身薙倒披

驚飄鳳泊擊龍蟠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枝萬索何處有森二綠樹猿猿悲烈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韓以為在峭嶇劉以為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无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溲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帝打碑刻之變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金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首字皆科三六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即瑛

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屢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矣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言皆然不止一峭嶇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二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庵所手植也

衡山二峽中適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巖巖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

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毀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台衆問曰
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
公默然幸衆即奔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災之者繼公東
歸詳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
一懈墮反成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
起主僧來言夜來峰頂大雪突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峰以上皆
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不止
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

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創造而于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
義乃于北溪之所書又曰九曲烟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
世抱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官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上其
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傳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
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林移步即天涯無心過境

二偏勝坐眼看山二轉佳佳當頭帶曉烟行薜荔身沾殘雪臥

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
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
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峰山響飛瀑又
句云沙鉤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
峰紀游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游所以開擴其胸襟眼
眴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秘
之殊為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二大觀成運先生之教伯
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
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
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取反不若酣寢于茅屋之下之為安且
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杓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吟
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
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此仙降筆稱為仙人李

杓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
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
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杓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二休休眼
時睫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帛呈
予首幅云鬚髮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泉的孫其後字多
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
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豫別成心疾
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
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為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為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
浮爭雄長矣

柳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猴，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抄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瞭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駟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余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

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腰帶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

彭岳故住善化縣右鷄公坡，門徑幽深，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遠，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夜詩中一聯云：有宦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漕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陂，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峙，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于內地云。

文重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雅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穴僧結制修淨業者，雅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損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弘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年，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禮，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達學者之意，嘗揚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懸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重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恭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以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崇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蔡師輩无一得免，況崇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失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末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言真不可解也。小謝新居弘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罕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几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于九日奏女伎于竹春橋連十巨舫以
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報後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
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頌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
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為山因緣
不契馮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火事記
未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韶亭鐘屋亭皆阮公
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與復者今頽敗甚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
茶有舊舊遺化已十四載矣封龕于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與

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
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眾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
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妄誕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眾其一六
眾果皆有夢遂備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眾雲集而啓龕焉
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腮及頰上有小蛙孔二置高
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聞之聞縣人戊戌進士為徵司理汰冗家死狀稱忠之
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聞得釋西仲于己卯二月夢顏
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
聞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
方得之鼠穴中用漆粘合宛有頸痕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

佛相符約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契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
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雲寺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
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雲蓋臨之也有吳乾庵跋文亦道連乃
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殿上字亦佳詩曰小葉
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
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
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
謀共肆葦菲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卒未所殘破

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
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
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海以
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
偵我伍譁卒演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
死者甚眾士昌為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教乘勝益
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
朝謂保滇將商士傑所為飛火礮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
共憲不許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誅圍乃解先時明教與
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
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

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數十罪令門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若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御賞使者以扶風對明毅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日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宰河技見即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執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思兵連不解魏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

可連觀无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靈輿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特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即人士諸隨侍員僕皆父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技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詐使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眾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毅手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為某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宰寺候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倚憑其款再泣乞宥繼孟曰余汝任後

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_姑悔過以門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毅感泣眾皆帖脈解散且獻號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係君侯恩其敢護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接筆題之于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于_當當易公局上反字改曰歸依明毅叩謝而去繼孟慮即人驚疑乃急程歸即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湊李君下車惡其_以達之當宁是年七月明毅乘撫音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旬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盛面為

呼叱朋聲踣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公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藏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毅恨家奴_天天衛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毅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于有子之妻萬氏今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派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裂之時魚徒發瘡意_三三日中氣而死人奔禍根絕矣此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僞萬氏不脩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孟之餉適繼孟中恙伏

床開之大不憚兵果圍阿遂城萬氏初以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為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妻君星夜遺札結孟令入阿遂解其勢而結孟疾正烈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妾掃守韶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其死于此此句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即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結孟乃憫以温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結孟旋即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侯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无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開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唐其觀音廟乃崇禎中勅建以祝經略洪承疇而配開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涌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于世經莊曰宇宙之中万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卷二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為優且賜姓拔以為將手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之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復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當作韓... 利本已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主于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魏公之夫人也二句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而賜姓之母也
○鄭鴻遠字羽公晚年得瘵瘵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无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遠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遠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遠之子曰小園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園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

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遠省之官俱壞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鄭芝龍之所築也海船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于
博古圖中考之

鄭鴻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
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于其上曰
釣浦後鴻逵駐金門

蔡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
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已改長沙府推官持堵公
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禾芾拜自以為芾之後身云癸未崇
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

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
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眾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
師恢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
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境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諫倪若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葉寺前
迴雁峰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曰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
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峰在衡州城南而花葉寺
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諫
之

陳允康贈鷓鴣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高絕學無憂書此三

刻本汪云無疑
作鷓鴣

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
從入曰自不要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
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
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
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
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
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
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
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園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園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
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
世訖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園麟大駭余為
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園麟拊掌歎數未曾有彼時只及
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
非徒爾已也

黃南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
衛人全俊公請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薑
山路兩脚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茶教子離塵是大慈
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茶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

夏冬

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于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譏罪它人，則其人更无出頭之日矣。

在柳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搗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柳陽放炮，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

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偏人。如北方之寒，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于風之南北，地之寒燥，由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假使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亦皆醺然矣。飲訖，某二等忍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料諺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觀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柳如之劇，吾不識觀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觀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循諸子之立觀，村劇系而諸子之視吾也亦

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

三佳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辨也。飲必于肆，馬徒取其褻而費耳。少焉，人先挾人醉歸，歸而臥，二而起，二而吐，二而復臥。馬人復吞飯，已具矣。使拈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鼻，二之蔽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况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人控某人

觀劇

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伏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臂之飲，樂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伏，則既余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醞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覆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盼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列本傳

甲寅康熙十三年元周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拒江與清兵相持山如春康熙十四年二周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三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衰陳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東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中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提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湯河而止使反規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于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卷而前十八日夜馬寶

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掾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二相持馬寶自後并羅二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捨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彌廣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樂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四周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可佔佔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楊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

後之所蹤跡亦不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五周占南取柳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吟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柳州之百丈與界萬壽山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空路口至楊子嶺阜南樹于蘇仙橋東柳江祠後而營圍二月十八日取柳州偽麻閣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期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佟國山連漢太馬斯良按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為知州久之柳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穆將軍留鎮柳州易將軍等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地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永

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賊馬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國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馬兵雖敗而穆占坐守柳州終為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者衡州東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名而問之因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雞公山奉真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兵部馬斯良太致

涿山為鳳皇山句首改

穉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柳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
登二竿于地相去二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刀皆
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
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脛間
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躡踏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旗併一籃貯
一鳴于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
出三筭運擲于地眾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
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
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遠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

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散事皆決而為呼聖人不作天下
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二稜出矣刀梯
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住二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
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焚油于
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
啓其袖而散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燃也此所謂陰火矣
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
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磁袖帛等物
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甲子初夏在色山沈茂仁家偶有見舊筆書曰眼光要

故行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一乃不克踐斯言也
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宋陽有杜陵祠也二後有家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
至襄陽轟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宋陽有杜陵墓自宋
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
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宋陽可知余聞岳
州更有公墓但未知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
經行流連處也

彭彝字秋水涇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敬懋藩司
顏乃未詳錄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
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江府新興州知州次

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
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印中偽周平後
歸德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未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
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
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
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
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敘漢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種之暇取鄧元錫析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
以見示眉目亦自畫然所惜者缺六朝並五代遼金元明馬符

汎補成全辭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所
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十二日夜校對竟

劉純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
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為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
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
以自鋪張不能及其第一也余深嘆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
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
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
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
之民而官亦不困獨惟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
困惟科撫字齊失之矣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極耳為得之

原年作百冠景

著書 諸子百家可未盡也得濟編九州四海
隨之左孝高而書托湯海秋先生問曰柯如縣說
州也于此

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
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
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上諭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驍勇
所向無敵前厄魯武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
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望於懷故比年以來簡閱
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
整齊隊伍明晰進退肅嚴肅無華議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
官員統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
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
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不官職官賞給內庫

擬正其級。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項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僅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級。既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昭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日二分。今宣府馬站已增乾料。昭民駟支給在案。并提管站守備舒龍駒等。比昭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縱能支持。年來差使紛繁。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疲斃逾多。部臣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昭民站

支額尚有缺。今大同與宣府同處一路之糧。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備糧。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駟之半。不足以資餵養。伏乞准昭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其題前來。護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此應添馬三百五十五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院云。應將天成等七站。昭宣府駟站添馬二十匹。湊為七十匹。共增為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屬府駟站馬匹。每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昭宣屬支給可也。兵部題晉撫郭疏。疏。宣化地改為郡縣。出宣化等駟遞夫馬

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糜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運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駟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駟工折銀。請昭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撥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損。夫與直省駟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昭八府之例。改馬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昭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驛。駟支應助糜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駟

凡應付助糜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昭榆林等駟支應。年終報銷可也。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宜有擇地而隱之理。隨處安斯。真隱。思斯意也。予亦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所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耳其說不與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集。《武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帝者不知作者何人。然明何事。有圖無查。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辭也。宗夏留以詔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國有之。何斯人之先得我心耶。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

刻本作圓徑

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駢湊，或為圭形，或為整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物，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縱橫界畫如蒸豆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以，演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體合以度求數，之無遁情，豈若更于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圓經，然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過斯人而與之設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遂且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即催之而入百脉，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空余，本汪氏園多，俗稱安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卿達廬陽，臣分司嘉興，暨于友兄李扁文，替于其家，往討焉。扁文設席于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到，童齒豁而髮，弁頰收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廬子由疑即廬軒
文字也教字疑可
經字之說亦記

廬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學，問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全解，用故典釋文之法，拜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槓，不及見先生，後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瓷器，瑣瑣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學西橫行之術，為直行者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遠在入滇，撫林天學弟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崇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長尺許，以巨碗飲乳下，不假保縛，行教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義之非，更為新韻，在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畫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

就僕，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板行，予求之數年，偽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欲弄者，竟不可得。宋忠嗣云：其父成壁亦其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同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爽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暨昭華廉字安，十二位，為立閣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嚴字安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一入聲為收，後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

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變，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正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數字一門，收公勾孤三，餘倣此。界書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立有發明，然二子皆以正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回聲，而此寂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使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著天本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變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動細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變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嗚呼！物

刻本作儉名

刻本作儉注一本作嶺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餘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非其事也。姑蘇花山之西有弁，名合滿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屠僧名游野人，陸西明故人之子，西明受其父之托，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明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畜，冰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柳後之蘇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酒食先生饒，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言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理幽玄，人知涉妙安得一切智人，出與于世作大歸依為我戲。蒙發蒙耶。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元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正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元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為籥，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二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獻字舊釋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耶。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相中之扒桿，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所未見者。吾聞海舟有為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街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面峙，覆以葑蕀，其西臺即宋謝舉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屬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遺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善于發云曾聞朱未該言火炮中彈子必於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播垣則成漿以箭括滓之其鋒之銳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全萃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安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予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時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珠黃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尋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為草後即奔書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

提壺易酒贊贊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謂其一二首皆冷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漢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沂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饑周即風便直抵東川湮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蘭舟橋拖百尺之繩而沈桶於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水入繼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無毫不混也以此煮茶每過金山第一泉矣

衛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後西湖相傳為周元公高第家故宅

元公曾屬此學之西偏有豐道祠祀元公也

泗水言朝廷今將于袁陽湖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袁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會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動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長亦祇算半个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轉錄之書今日甚少以余所聞惟此較耳漢宣帝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權中得之予始得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念欲

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有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提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當求泰泰八旗每佐領添設滿洲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盧溝橋放演紅夷大炮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至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森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旦之食甚密內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

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
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
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
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拉着一千回山庫
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
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
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往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
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
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
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廣湖田^方地最多招去

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
犁具等給銀五兩值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
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值覓人工銀兩者
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值覓人
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道至西安府將
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值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
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
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俱命下之日通八旗色衣佐
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
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象

種魚
金
澤記

如疑
正
或首
想是
事

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
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
自崇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
利獨種於此四方之畜魚者動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
之以因四方之利稅于官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嗚呼哉夫
湘水發源粵每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
里誰為累段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北注乃不移而之
他耶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却覺碧天如洗皎
月如蓬際船入舟中如白晝也籌對之凄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寐
寐更無^寐惟有長空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寐之致不

音天^淵矣

涵澹言許重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
胸襟有氣迫出俸俸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謂子必大貴感
感涵老之言携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資後^續
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淨導引治病有驗圖老問
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驗
者也今先生用之而効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
如醫者以一方而療眾疾勿獨不効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
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沈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
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

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
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正祖以
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立長春靈山語錄為
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
曰性命雙修其言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
修仙難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
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淨而兼陰
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運暮色力已衰不能修
清淨以了性命則置器取坎離以補先天然後清淨可修
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鷄須用卵為之更
有始終皆用陰陽金不講清淨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

也圖老曰予往值與人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飯食而
板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何獨
不見桂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
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游南岳日記共讀一篇至金庭王振公
為董仲陽所惑及峻峻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有欺人與為
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嘆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
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老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
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宸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
青名深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

法荆浩關仝者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
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
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輔便有三岐氣象米海岳
游宦京口便多北國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
此冊多做關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
甕肚峰西為山蒸亭至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為三里一五
里關入則靈官處谷口寂極鐘銘有聲 第二幅為希夷嶺有
古木蟠根石外飛瀑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 第三幅莎蘿
坪東壁為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板梗而上多棲居迤南為會仙
臺白鶴龕俱在雲臺峰下 第四幅為凌雲臺木橋高駕橫湖
而渡東上為次雲崖宗武曰當作靈虛 第五幅為青柯坪眺

石越澗委蛇一涉過十八盤至青柯坪 第六幅出青柯坪眺
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 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
五千仞如匹練下注 第八幅北斗坪南為臥虎石北為玉女
峰南一石康陽方整為毛女拜斗石徑下一次為古烈丈夫祠
第九幅為青柯坪而上東折為紫雲北折為或經閣復東為
回心石 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
出百尺峽二仙橋濕梓洞折而南為鐵牛臺北為胡蝶愁車箱
峽抵雲岸峰過此峰石愈崎嶇險皆僂僂膝折而行 第十一幅
為紫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 第十二幅由石坊坵壁
蟬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坵壁上全天洞臨深芳測
第十三幅 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

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索書處也。遇此灌木其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驚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數圍截巖橫阻而出，又一小石數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整則黃神峻飛，負諸山羅列三公山前，敬拱教伏。第十五幅為中峰頂徑，第奪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每峰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為蓮花洞，為帝之別宮，石巖下為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為飛瀑。第十六幅為每峰下諸山，第十七幅為每峰下白石巖，曲徑層層，登老子煉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

第十八幅南崖高，出東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為避有崖，大石徑履教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幅東走為雷神祠，避有崖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脯，內一石楹，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却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為賀老避靜處，懸崖最險，上峯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垣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為博臺，相傳為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鈎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極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峰突附于東峰之半，徑從石涼上一巨石，數道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

坎為洗頭盆，格四時不竭，臨仙掌。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烟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于渭，與河合，東折經潼關，倚華麓南枕藍田，此接中條，遙指龍門，韓卻諸山，東晉界限于足牙分。第二十五幅為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崇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櫓，猶在，今築城為衛，校唐稍隘，正風樓前為壁馬，左右為坊，為門，四角為臺，為樓，入極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池，為橋，為臺，上為閣，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瞻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源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

華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峯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秋月為說。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馥度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類，異而水土大惡，外鄉人不可居，入蛇之毒最異，過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色，解裙以覆蛇，即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禍也。魏德真言，砂乘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水，不得清，惟煉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為言也。因憶往事于白雲，還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為人道者也，予當時已見及于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岩杖崖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先願登大頂至捨身岩以覆面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崖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今華陰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踪跡華陰縣存案文移朝邑達其婦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搜崖時已昏去耳聞風聲甚久既曉則撲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今華陰田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華陰在西北而捨身崖則時康照天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華岳之南峰也決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地則王刁山 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八名山丘長春雖主其席演派至今偏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員明至真守輩有馬真一者世號鍊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真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丘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經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為潼峪蒲峪西為瓊峪又南則雒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為杜峪有甘露寺有月季花樹大其四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深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証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也

癸酉九月初三日始徑之子蓮舟同家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脉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崖卒于六月申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黃鼻至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 淮安淨土茶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

誦金剛經不 遂能作禪家語卒未春夢遊佛國縮看數萬金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運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異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倩圖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針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 于崇禎末為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經寇紀畧

殿公極言覺羅澤大之賢澤大一名朱克疏松崖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與殿公交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兩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偕津融入山訪之留信

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為松崖講論語松崖從此識義理有志于
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為明
末九事忠臣遂大恸歸出橐中金并較金銀酒器共得百餘金
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口為之守
塚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托守塚者又以銀六兩并禮物贈
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為賢慕義無窮松崖有馬乃見之于覺
羅次耶

又有李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
不能辨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潭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難為僧
觀音岩在水縣西五六里岩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

山足至洞頂八丈許洞_石上附頂處架木為龕可布三四
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為僧
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登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樓皆嵌立自
下望之如登天登龕_水目遠眺心神為之悠暢江中崖前有獅
子石瓜牙形目逼真官_水張時舟適之立碑末人以形家言鑿碑
其唇齒云莽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為樓三楹亦在懸崖之上有
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攀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
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錫觀音泉三字
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如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

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崖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員如
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
為傳即窠石崖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今時曾泊
舟于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程江水自東_來突流入來水索程

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

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來水其地出煤炭賈船所聚也

柳州地富騎田嶺高在天米相傳柳地與南岳相融峯齊理

或然也自瓦窑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激度

處為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于軸端外巨于內十之一有

奇輪周列三幅緹籐為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若六七

寸編竹為方_置之兩輻之間以為齒以水之高下為低昂沒
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
留節而窳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_轉馬_轉滿水激其前_行而
輪動水只知_轉而流也而不知_轉之反出水而上矣只知前
_轉之上也而不知後_轉之復水而下矣只知舉_前而動也而不
知筒之已携水而升矣筒携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
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為槽橫于輪旁以_視水為承之以_視分灌
田間名曰筒車此流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流之最善
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為之借無講
究及此耳柳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柳州
在天上信矣

薛仙橋有柳江祠：祀柳毅俗傳毅柳人也。

柳州湧泉門烏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皴亦一奇觀若移此石于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柳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別瞻九仙之一也瞻為唐名臣以直諫類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柳州城東橋井觀為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庋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皴皮天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橋井在庋中梵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塚有祠乃柳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畧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于善知。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壇讀古碑乃元至元

中所立者義滅秦興漢為世界升降之機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還莽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為弟子者。

蘇詳辭

薛仙山上為靜思宮中為中觀下為白鶴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薛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畧無登眺之致宮後有島島中一石臨崖書別落錫沈香石三字云薛耽跨鶴昇仙處也島中有薛耽跨鶴像窺形肥胖如鷓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盃石此地稍可然若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頗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極得之云唐版可治腹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

樹子治腰膝痛理或有之白鶴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筍下書東北一小洞可偃俛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瓊瑤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何矣洞前一島乃州牧陳允匡所建石壁上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為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柳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隨禧威取寶蓋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何功為古今取奇之二竅一住語耳。

思安言柳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櫃者曰門櫃錫每塊約重五六十斤廣錫方正鑿之印龍亦非負之。走鳥能于中盜取分毫予其得取錫塊以繩纏

縛入釜中水百沸錫塊周圍極熱然為水沃則不得煇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為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為一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容之次小者取爭分寸耳容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為最巨矣嗚乎盜亦有道不止是為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柳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為之浩嘆。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平定界上之萬壽山。

憶子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空碍，遂據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亦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辭耳，會辭乃明烏程潘基慶良躬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為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道遠游則附以騷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遠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康莊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附以馬蹄肱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于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道遠齊物養生之一卷，後四卷備覓不得也。後游吳門，見全聖嘆先

生所定本，亦以此序，而刊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為置天下篇于後，于嘗閱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辭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嘆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于求法全帙久而未之見也。高柳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辭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殊例論，殊不足觀也。
南華會辭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為長恢奇，恢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維，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號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稀，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釋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何，乃古天子春有辨祠，見漢郊時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董乃儀董，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肩：乃見攷工，然梓人為琴文，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辭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迫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為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班班其毛，呼曰班狗，馬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不食，終日糞被水漿，累不入口，置飯于其前，必外而守之，有雞貓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外而守之，如故。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恃明悟，必假器以為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為凡物之有數者，皆不用以為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若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畧而為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應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則位：皆有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經，五緯所以紀緯也。于是章節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妙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教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為一大算子耳。

王元頴題畫竹二首。則畫穢華是此君。碧欄銀沼拜氤氳。全憑
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裡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
依雲。鏡材為畫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穠初葉未開。
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阿曼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裡來。無力豈
堪題。漢著不妓。只自敲梁塵。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
杯。

野語云。古有數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則春已分矣。
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也。唐開判太史局鄭宗文曰。豈
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流。推閏別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
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
至後餘日為。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

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
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馬推節氣歌
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
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
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
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
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
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余嘆舊曆乃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
不可不知也。
明洪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蘇阻拒峽口。淮水

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頓之間。田廬沒。商舶至湖時。遇怪
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波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火浪
三四掀。遂而來。人艇偕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朝
祀。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
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
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渦河中。已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
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
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被之飛潛
之物。特未脫根于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
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深沒于水中。常得水土
之滋。其為怪之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卒數十千。問其故。一老
兵曰。此邦號風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癯。夾錫錢所以治沙
土也。摺記壺曰。因思惠山求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
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
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廡舍。因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摺
記壺引詞言云。
宋崇寧年。西臺修築者。患苑中池水為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
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龜日人固然。不知康耻。為可物。其
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曰拜見錢。無事白。曰撒花錢。

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遊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訟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也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底。滯不知忠君報國之為何事也。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矣。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畧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為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畧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曆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皆登案毫無攷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爾耳可嘆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以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粹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

此以為飲茶之禮。案趙燕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賜其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設不啖，以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啖之說矣，非獨于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漢，五十里樟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墟街，六十里狀牌形，四十里耒陽縣，十里皂形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窑坪，四十里柳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黨人扈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授城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耒于遠東，迨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

余謂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逆入，竺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鬚長過膝，目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馬子曰：我向問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騾為滿洲之冠。永曆以此蓋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奕，逆欲之百姓初不知也。是日天氣清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天雷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宣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嘆

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湯歸，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擬為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嵌銅輪，互相牽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員如桶，分為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為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于外人得見之，中嵌一木童子，持槌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奇有章駝尊天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

宣供佛前以代蓮花湯子懇坦然而視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時以黃銅為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徒曾于吟答公處見西洋人為之遂得其竅窅然于幾得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善盤活齋頗稱之于承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雲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韻云非求不死稜名岳有愧養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庭言有明弃大寧并河套并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韋也余曰昔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弑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國普化思樹處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庭為宗擊節

紫庭語趙宋規權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余曰然即堯夫已見及于此矣客有問國祚于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合符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婦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朝門妻懷柔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即買香以獻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于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遺一子以還父母遺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圓平地八十餘里惟一徑可入一徑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船弁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函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劉謝或夫餘黨也或夫聞人為盜于海上者

黃明亦聞人前聚聚于黎平官軍征討平其眾得共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盧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為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因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有省自此稱好外典為人直過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于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為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為大悟門等韻為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為諸方之推重吾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卧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悟凡藏典繙釋無留難

者遂為第二代勸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嶺^恩和
而甚器重之。桂聖開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韵後，養行
而岳以終老焉。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焉。迄今五十
年矣。嘗抱人聚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韵。聞余至，甚喜。余于
律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真，百世而不惑。然于等
韵，必數：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韵。于
于門法，稍有齟齬，則不得字，而未繼唱誦，則聲韵不真。三四十
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幾師承口
據終為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于康甲夫家，為余唱誦通
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據，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
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章畢矣。

余髫年于燕^都省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為余
言其梗概，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莽為友，姓莽精音律，而
于等韵未有傳授。携李陳嘯琴先生，著有皇極統韵一書，亦精
唱韻。余雖得一略，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繼流竟無一人
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益，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慧岳吟于
南岳，此已久矣。虛師以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惜是性靈之作。
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茶紀異一首，太
乙司元精，天地受個幅，人有一雙眼，正能個幅中，視天地幾身。
無為一山數里宮，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為造物之險夷，
西山兩日雪，客子正其期。登泮細故，主人願扶持，主人忽有

行客亦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袖力持，還存杖投杖于水不能
一柄，亦隨身，隨樹底森疎，荒冽險澆，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
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踪，深
淵冰腹容，生齒祇畏生，勇忿選子寒威相料理，縱然步：威傾
我杖，我足不受耻，穿林得疎竹，樹間殘紅子，心亦覺適然，喜
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得烟四起，磬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
坤莽：界灑：肅：神頑樸冥：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
根，將逐何物為身，系注聽山犬吠，無禁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
此山抱惺：怒尤攝盡收，靈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
知烟去處，板衲拂杖到谷口，見籬逢橋如逢叟，杖亦逸，袖知寒
遂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遠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

其故為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我行其間，曾
保：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峰灑出太陽精，沾衣炤襟，露倫：我
吟童嘆度，高磴神怡氣爽，聞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
微風雨，穿裾收汗，成浸：杖得東指到于城，恍如有家，作歸人
十步百步易，玄妙靈變，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從此發深峭，
鶴雀飛起，衣舉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髻
依然白，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
半，麟鳳不形，遭赤帝駕言，馳驟我是俗，下須尊質，獨起橋上看
以激，前此橋跌，幾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惟承魚下層層
真，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數千首，俱瑣

瑋可觀不及錄矣

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公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床寒露茶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花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

笑叫子以吞吐為高下有聲悠揚悲壯詞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峻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亞思一見而不

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亦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其處前方遊

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

家人不肯以長目示外人

數石峰有數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遊之三五里

外望見數石峰有瀑流如匹練黃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

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數峯寺逕矣余謂

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詩作一日神仙即死亦計

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

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壯大小

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滸夏石魚湖上

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

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柱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

為羅漢運糧處鄙俚可嘆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

舟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水往也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

而下難久雨其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

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

一里至數峯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

供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奔去無賴以事到

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

銀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諧漢魏樂

府入調皆和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畫叩絃歌雜駢聲

裂金石隣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

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

子微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

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志訪之

仲翔言福建 氏之事據于易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

詳 婁版勸構竹屋于澗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烟水橫三楚

映水樓臺別一家坐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著塵

埃閉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宦羌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

九疇李國樞李國棟等而先殺盛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

蔡元首後事叙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因清兵于

以復由階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道歸路王平涼與

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

之令人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嘆

恩培引志小傳

通此均係漢道

子騰談趙勇畧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畧鎮宣夏時也入相過于宣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相關而終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請送勇畧奮威功業尤為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為時出吾徒亦何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賜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飲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為橫公為庚東為登述為疾之類又皆作北音收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字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那便如鬼兼之惡酸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

且敬必不能示終席此生平之一報也

康繼武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雲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歷法不經師授自能翰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策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難其妹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據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為我覓寫書數十輩奉半糧以成此書成走下江請政子大人先生然後談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不食沈酣舉業四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以有為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而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

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將厲一僧養先一日呼其子

子年尚幼無所知囑曰吾即死汝發吾以白布二匹以還我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囑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宋祀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之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為多且名不假外飾斯真吾友也

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而更無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求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彼起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真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亦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即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摠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有安福更贈吳若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蔡久如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珩者字石楠心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為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欲見矣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哈山山有川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武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草花谷雲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隊隊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回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洞前此未聞也此二洞寬衍弘敞遠勝包山之林

屢而世人尚多未知孔當後為一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嘆前在甲夫家一位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聞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念而深羨賦以竊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点語話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奈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開石城洞者乃劉灌漢非劉喜也漢漢語元音見先師日記繼武又曰故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隣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往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為堦陳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車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上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即自為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據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槩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占地為王定簡平一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

之後先日食之分杪五星之凌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河南桃李十二月已爛熳無倫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蓋為之今于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濕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自來如此始悟風各相逆而來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崇志而求彙為一則則

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
度，北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
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徵，皆可索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
人所能幾，余發其凡，概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
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玄圃，劉渤字巨洪，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謬
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
郭為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大與南岳等，千一為登，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

天柱石廬亦不馬祖磨鏡臺為，亦之可嘆類如此，石城洞鶴
湖之水出焉，故曰鶴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
庵，皆著德之所，駁錫四方，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當夜食，不
外求矣，斷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果，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
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晉江黃克非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
穆宗，註皇帝，做太子綱目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聞見疎

而體例尚有可觀。

秦優新藝，有名舞，舞者，其聲甚，而哀。

子騰言流容木雅，容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

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直座後，中藏萬
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俾有奸究，舉足萬弩齊發，又
有指疊，超可蔽中，筒有魚，頭波，即湊合而成，遂旋云，今其人尚
在，嘗為木牛流馬，人以為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
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為手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為聲韻之
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唇舌
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逆，橫轉為平上去入，而平聲則
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
宗，太西蠟等語，以阿呼嗚乎之五音為韻父，然乎即嗚之橫
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

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意，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
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為喉之喉開之開，阿為喉之
閉，阿之合，阿為喉之齒合之開，嗚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
一，方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為正喉音，又
從○字進出○字，為○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為阿之轉音，
從伊字想出○音，而見之于齒之○，思茲雌，故○之伏音，從烏
字究至乎字，于為烏之逆音，○而○于田字，為寶喉音，又以開
口鼻音為韻，分配○阿呼為則為壽，翰英翁，此四音為東北韻
宗，又以開口鼻音為韻，配以○阿呼為則為西南韻宗，此八韻
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
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灰燠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

共三十二音為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秘藏，一朝鑿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庭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師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誤。

紫庭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點心，每佐領下統羅牙喇八名，發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選。

李默齋詳而熾，與之談醫，似有見動稱休寧人。江昇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六降萬間黃州人，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

萬氏家傳，又醫心法醫家秘要也。

臨川為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得駐于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下群：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與化苗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卷云。

方論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為鑰，而溯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為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

曰痰，曰火，曰鬱，曰廣，類各若干方；有若干變，共為目錄一卷。

傷寒纂摭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為歌，凡四十五則。蔣仲

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為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為百則，分為九門。傷寒六經本症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瘧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分幾條。下補遺，內錄法，辨同異，後紀方，通為凡例一卷。

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制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濕清燥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葉位曰垣，德曰迨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為一卷，而垣聽為妙絕，問心錄迨非集二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爾圖，于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

至暢春苑奏云：慈賴私自逃走，將軍馬喇特提督孫令濟州總

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慈賴要逃走，今果然逃走了。他跟着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特祝囊親身從內地第末甚好。

余曰：祝囊為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慈賴為逆，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為人

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慈賴難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為人所擒宜矣。子騰尚不能解言，紫庭則不以為柯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遊擊有名于成龍者，目思今天

下有四子成龍，皆循良史。此子成龍未知其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夜率同一人携信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或龍形如燈錢刻劃頭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下一自南而東如久之而現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信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亞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坑界靈異混瑯此何祥耶翔按龍乾象也馬坤也胡涵齋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而又投後投陝西平涼守備黃九脈標下飲酒不事；王簡臣怒欲以軍政填點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

邊廷有警恐無真元處也籍臣者其言而止

紫庭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萃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勝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夜對英靈不可當蓋後邪云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字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斜五枕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妙絕千古矣與紫庭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五匹衝之平涼兵亂東兵乘之犬敗平涼兵城北偏山原平瞰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文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城食糧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

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猫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宋猶見之即隨之去飯于河以添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故落碎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數字呼木切焮入聲大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鼯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黃漢書音義曰鼯白狐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乃黃之誤久不請而又不意于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庭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喜喜怒好惡隨是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為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于管子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肅提督孫密題夷情奏旨慈極等屢諭勿令其遁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襲慈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庭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曾先生者而遺其子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庭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庭吟其舊句云燕安階泥濕花遲檻露溫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雅若平聲即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効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敷敷必有傳也

紫庭偶述與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說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

真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胃腸疼不可轉側，晝甚夜以精神恍惚，此非參耆不能回。醫余先潮入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並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為寒邪所傷，輒病，余謂之曰：「寒少冷，即從寒至，四肢麻木，悟曰：此督脈為病也。次用虎骨膠或虎茸即愈。從紫庭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

黃色，必有水雹，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散而去。入山穴中，人避其遠，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墓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蘇牌滾被鎗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決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為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煥起身行伍，隨鄭飛虹，于隆武時為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煥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庭欲作四瀆入海圖，取諸壘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本至蘇松，西極潼關為一圖，若無從着手，余為之用朱墨本界

畫法，以筆從橫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身中忽悟歸東莫術之理，歸之而畫者從來未歸之不畫者不可乘也，有實于此不知其縱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庭家莊楚地，全國從橫皆丈餘，張注甚難，流覽亦苦。紫庭欲改為堂冊，可置案徵，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予，予為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庭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龍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銳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為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于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廈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義伯，後令其開墾于邵州。

涵齋又言海澄去黃梧既遠，海澄以隆，即條涿平海五策，一運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葉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廈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還從一條未得，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

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見縣志。與門役賴玉謀，滿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為將，使守海澄。而梧之權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俾其尸，用承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剛之人見其眼腔，不巳云。賴玉為泉州提督，人所傳，運海之策施煥復言之始行。

向開陳亮工有天下駟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為一書，以川水為經，支水為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為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傑如列者，稽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猶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為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張一弦于琴，鼓之作泛音，乃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詠而兩端，乃變圓為方之法。以七徽在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極變為直線，則求詠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圓，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庭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荊州、江寧各添駐防兵一千，皆將軍國海議于漢中，荊州各設駐防，該為局外要著。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饒荒流離，復添設馬、網、繆、賈戶之計，蓋本之圖正云。吉坦然為子騰定一方，以斂肺止咳為主，用知母、蘇貝母、人乳。

桑皮人乳、沙參、杏仁、蘇貝母、知母、蘇貝母、人乳。訂于薄荷肉桂、沉香、白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芷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于荊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等，決不可動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絕類，輩之聖，而于岳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頗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欲見及于此，故于秦華諸題皆無題味，今忽復獲，不禁邀我同賦，余不能詳也。

道林古刹，負悟動，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與復未幾也。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庭破二十字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允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緯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求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嘆也。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人，乃一會稽同姓，自浙東携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教，而筆力甚雅，每出人意料。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宋折。

堯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雲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北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與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經于官者先令原告出督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資做工今此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堤塘數十丈以過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福于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渭之水西來冲刷汙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瀏渭稍遠且多岡阜隔閡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謝德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若無泊舟之虞故四方之水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撫軍于山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東書自刻向校讐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泉劉氏續問為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啟間宣城文學梅士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能說暨駁雜者祇一字為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若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

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余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頓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刑定之章以示余更惠白文一齣乃照其刑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今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十矣長沙葉王宮後有竹園小齋幽寂可愛齊聯集杜句云處世雙蓮鬢乾坤一草亭甚佳岳濤持小葉鹿舍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效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鉦鼓之外加以銅鐘及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愕問其所謂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頗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廬州人陳繼緒言竊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 二音亦奇 烟壳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高商皆生苗有漢人德賈為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知使張奇攬往撫而逆撫衛既齊已具顯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問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後罷官，偽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履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因軍孔少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州家，詢之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美人，四貞曾許聘否，眾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為將軍，平西之入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典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

拜。四貞為耻，尤不能為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平夫長也，婢還其父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貴其官也，亦怒，嗾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及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請于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生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戮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融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為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為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

不降延齡也。」乃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懷寧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諸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調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丹籍出降，後送回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奔桂林，退守南寧，而傳弘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弘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致諸親王流之。南當延齡之敗，弘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據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弘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昆季，弘烈謂曉：「吾志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孤，能離此土，須一人為

我行，曉即請往，以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弘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弘烈。曰：「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寧，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弘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西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願清兵攻之，不可，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蔡精，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讓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弘烈為友。及弘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弘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寶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願

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幸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弘烈為然。時馬雅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弘烈發兵出古浪，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款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燭、熊范、大頭等，皆象傑，不肯為清。弘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丹江口，以待會兵。弘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浪。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弘烈，以歸偽周。後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燭諫不宜往，而弘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儲糧道，罷官流寓江南。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從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

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燭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逃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注矣。多已有河，此岸漢人，彼岸番回客寓也。

岳清云：張又曠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末，可盡二錢，能却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付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採烏桕葉，回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桕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然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桕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

州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蓋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印抄，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旦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有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噶爾旦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員于哈密，城惟膠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旦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其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抄一看。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猛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

欲售淫藥以治之也。猛人姓戴，地近固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雜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清云：猛人皆負藥籠，出剗刀藥一把，口作咒，觀葉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生二劑，如燈心桃仁少酒為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而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夷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為市，而裁輪祖地多而大者，加官馬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港，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墩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以此入。紅毛人于臺環處皆有炮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

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夏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潮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經至未城下，虎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夏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涵齋又云：向在反州遇一僧曰：天啟時南人斃力絕倫，頭吹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

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即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之家，左手出錫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世云，亦異人也。

此卷元本用竹書寫，甚草畧，故錄者多誤，亦未能盡校，正當再覓善本去改。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四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鷓首呼予出言此地偽周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蔡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為山在寧鄉，德山為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居廈門，有人來問玄子必捕之，其弟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二公子為其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

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狡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易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易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悉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于旦，旦死欲置主下之于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果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馮達。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事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歸，能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有

縊死後，晉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鬼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昇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紋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謹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函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廷齡之攻柳州，雄毅敗，雄素輕明，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諸廷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廷齡自比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庵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華山。山在晉院之東，有雞山、犖山、雞山，一山皆雞，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可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盪，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其家，積銳十表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刀闢為暴于鄉，不容于閭閻。走海上，引優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公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壺，烟火七百八家，行鹽之市井也。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葉柚一曰櫟，亦曰條，唐

本州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藥。李時珍曰：柚色油，其狀如白，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圓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味堅而酸，其香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亦雅有極音，廢郭璞云：櫟，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檀制，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澹淮而北而為枹，廣雅謂之櫟，柚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性官圖，噫笑不知此中有何

意味，而諸公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性官圖一紙，性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開墾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開，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開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今該開穴就近，蓋後新建開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開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于辭句情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頌其意義，因之而數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穉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

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善奏，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勅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更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殷實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甚多，委積僻角，以飽蛇鼠，其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

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善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禾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禾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季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季八月以前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准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季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與商州得以積貯禾糧矣。

工部題請，昭陵後殿傾，請重建，造，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偁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

觀音堂交音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交，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晉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昔省貯米之蒲州榮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理，言地古名良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州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思安，北至溧水江寧，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盩厔，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欽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

此壩顛末尚未究，危當于地志暨實錄中攻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戶，踰踞江邊，如二猊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

采石鎮閘閣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焚犀亭，晉溫峤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

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磬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女嘗為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媳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熒々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遠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嘆也高孔霖有穎土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穎上風土人物甚

詳其輿地攻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傷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薄久矣李于麟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旻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榻素書一毫閣糟印樣子殊置風振厲片時無因綠隨受罡風轉大笑攜燈照暗衙二嚴冷人難浪尋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關羅對面末四蓮花火裏門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何師家其在碎插磁枕飽黃菜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

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蕭歌而今子昔笙望文又請免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浪鼓浪浪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却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嶺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尋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踞外腎一對煎湯清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痛亦異方也

龔首麻夫人病頭風已數季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痊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素本一錢

甘州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艾仁牛膝今服二劑而痛望文謂閣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疋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却聘書伏臘不聞新海湖湖山猶伴舊樊漢侍郎若問回園事先帝印凌亦已虛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庵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袁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教矣子宜亟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
觀時聞端一庵教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
有者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
新娶未幾出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
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教問反覆診視必
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歲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
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飢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
者以手摩目看其微咳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
否曰甚思李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于食逆命
之食而欲咳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舉室皆新
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螻蛄數斤生

刻本亦先生

擣倘數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泰
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
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
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疹用
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瘡一婦人患眼症
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
備記之
張叔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哉先生諱嗣堯初任無為州
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
之學幸得之弘哉叔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

生
壽字惟照少室其別号也仁和縣籍由村望天啟六年四月授
序倫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
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大凌河總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
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于此薊北重陽雲已飛
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前月霄千門亂搗衣祿酒乘
糕香野店蟹螯蝦菜蕩莫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
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遠傲世榮
鴻無處不因人豹辨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
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暮雅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
齋歸從執路經淮海遊侍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艸武侯

廟拱塞長垣臨歧敲馬登臺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操神書
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髻玳
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
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泉尋
顧陵謂如鐵而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
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錄九月望
夷陵頗苦司土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
時以土司為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
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宣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

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歌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甌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甌山否若蝦蟆洞則从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夜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書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終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州豪為一冊解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嵩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倚王為盟津之會王萃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

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矣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此書于人胥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遂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号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笑見其書豪幸運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惟以上平西血書中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桂我死尔九族之滅亦不遠矣王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漬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疏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連

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初命玄初吳棠玄初曰上久思調王持難啟口王疏朝上而文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効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昇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監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盜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鬥弱者利于束長而強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

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蟄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乘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而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携之禮懺起見一菩薩扣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然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然慧汝身是也逆恍笑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号曰然慧遠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苒夢中甚覺心痒取刀刮之中有大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笑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

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孰蒂落必有其時矣

符五有友劉子喬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林几杖蕭然而闌無一人林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凄然而覺劉家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螭蟬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螭蟬必一小石而猶若是豈堪三峽如泉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輯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游擊開府于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

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强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眾十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為强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黃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為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七字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點七字無言

○雲南永祿朝丁酉科舉人江或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或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祿朝舉人不許會試或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得萬祿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

固中國之主也永祿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為公設御祭壇固公之鬼人其所取士得為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祿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昏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為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決入侍小不

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魁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歸滇者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為官宦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與子科善問科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科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

擇不知書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首，無多須，丹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号曰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撓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驕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身自成功，萬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中，中滿漢無不以一談馬鷄子為榮矣。八王得事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教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

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故教教亦喜，俟其來即送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教慢無禮，經畧侍之少不如意，輒忤，見于尋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為一鎮總兵耶？經畧亦效聞之，輔臣事經畧惟謹，經畧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畧所向，經畧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濘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畧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畧絕憐之，曰：兒族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畧對之亦泣下，經畧以夷

陵為川洶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為請，雖酬其願，亦即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畧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接勤五營，而題輔臣為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畧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畧，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為人恭以軍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為之用。崇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盃有死蠅焉，王搖兵者見之，呼曰：設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為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傲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之

而殺厄人，曰：我等身親天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俊奴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生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逆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邪？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兄賭食，真兄亦將食，真邪？輔臣怒罵曰：吳應期汝恃王之猶子，當眾辱我，人懼女，王于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登菜碟飯盃酒盃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徒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謝應期，曰：固山之言以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

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鼻吾誠是，願兄恕之。」無敢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為？」遂抬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言多滋惡。平西不善也。造曲靖差將，夜入省，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為撤時，與吳應期，爾後爭讓，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捧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亦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

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身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為外人，天下無不敬之，造席安能鬱七久，兀此邪？」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備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遣平涼提督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貴亦不貴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邪？」及至省，薛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慮老夫女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

臣，惟隨眾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奴奴不得數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至令人出外訪問，立語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召入語。必務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為馬鷄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和立命出之，改隸於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子朝朝夕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朕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啟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捨，上元在通，其陪朕看錢，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畧，重加賞賜。」

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鏡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鏡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鏡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鏡，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鏡，如見朕，朕見此鏡，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剖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發其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柄，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提勳右營標下，驟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

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賣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送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完自誓曰益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逆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巡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

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齊女父不身不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眾人女父宜竭力約眾破賊立功朕赦眾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統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統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躡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死輔臣出戰雖

屢勝而孤城生困不支經略圖海圻之降与之饋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上人編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与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台其父來与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邪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服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錢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蘇贊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

舊帳目悉火之曰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天石亦良苦今我身女等皆歸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与之曰女持此願歸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它鎮去無言向在我處眾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軍自當無累女等然此決矣既發遺眾乃命酒獨酌高歌歌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遣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運命取石槌斃令高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台之末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眾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家人為不義軍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

有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
死皆有痕迹則將遺累避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
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喫之立死予病死無異
女等以疾厥暴克為善泉吳諫之怒欲自刎泉從其言天明以
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
怒曰女身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
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請
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對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
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疎疎有超爽遠舉之
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

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胃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迤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
蕩之氣猶未盡綢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洞震動不
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
江孰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為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物朝
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
為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同絕筇五云先生若
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劫就讀
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喜袋倘遊茲願則一州一石皆別有妙
悟軒新更讀一部活社詩其境界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

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釀眠客亂花飛餘生
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
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觀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面對大江
游觀之地于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極
馬矢堆積令人嘆絕此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
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亦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春隨駕其言予
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敵戲愚北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挿天大孤
山尚縹渺雲外也

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曆嘗宦官李道春設關權稅于
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園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
片瓦存矣山塢中州溪數尺堯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
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
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募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甄利為山置
羞即毅矣以募建為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
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即募人薙州除礫築地為基而
架木于其上覆之以席禱請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
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它佳矣乃果為此難成之事邪復施銀
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象擊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

為卷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焚上卷之後
半夏為公禪榻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廈為香積屋止此
耳菴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
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所必傷刀為它人制
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
不多備鷄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与是不相得也
必備乾飯一包子肉脯置腰間就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
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濕之鋪對葉一層
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濕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
煨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殊獨行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

硃砂少許遇暑熱發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
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徒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沈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對木葉茂大
石數十丈臨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
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岬即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
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于高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
于黃中而道士家目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
水火為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為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為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

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
親近老僧和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好一曠地并基皆
為人所侵占和上邀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
恢復今已輪焉矣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案天王皇音既相同以
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
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運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
門諍堅固者非邪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
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者濟宗所拈之鐵案以
五燈會元印玄素之碑為証夫印為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
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邪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
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竊予少暇為彼攻之自有

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
等最捷而穩且其位甚寒一人不過小筏二丈值銀不及一釐
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通
渡信哉

龜山即高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魏七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
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有五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詳
其誌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咸勝王太子建
樓南之堂曰湧月有祖黃石大書湧月堂三字高古道媚俗以
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上皆奉純陽象黃鶴仙踪乃費文禱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致而味上至此哉蓋文禱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他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和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笑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達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為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印弟葉印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山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印昆季來武昌入藉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為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

慶府劍川縣知縣上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為斯截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任滇久見吳三桂所為多不法知必為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為也即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地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執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上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巖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芟蘆葦天瀟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迄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為鸚鵡洲漢江夏大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岬而江流遠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鮑魚食使无此洲則江執之浩淼為何如耶

龜山有矧子期隱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乘不足該管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為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它山遠上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潛沈敦重環

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自窮于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林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沔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鄢道元曰沔陽廢沔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都督履此廢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与江合則与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鄢善長起人其注水經妙絕今古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鄢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誤更考之

自鐵門關西上為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高樓，曰崑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岫嶽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龜山之首走江中，秋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予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即黃鶴磯，後人訛為鶴而附會，以費文禱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秌鐵案，乃今又轉而為呂純陽字經三寫為馬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烟，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从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抑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為聽耳。

鄧道元曰：黃鶴山林潤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鶴岬，下有灣，目之為黃鶴灣。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岬則入馮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秦欽之所謂嘆父山，魯山，與鄧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為梧矣。黃樓鶴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目即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為冠，抑不然。山自太古，何獨疑之，元和當更疑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頽曰覺岬，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即道士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難，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旋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据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為漢陽提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于此，商山佳地，即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為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峯山脈而斷之，建鼓樓于其上，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和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靈，乃世之号為儒者，以窮理格物為宗，亦

樂其說而疑之，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為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為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南向為山門，為執金剛殿，為四天王殿，為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為碧空鐵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滌瀉，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眾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八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擢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

天台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為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延于驚嶼。殿之東上別為一區。有亭二進。為上官往來遊觀飲燕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覽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祖白鹽。余不知祖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祖。秤錘也。音祖。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而之。而衡其較重曰祖。如其較者為重祖也。

鄧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記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雜寫景物。片語隸字。妙絕古今。

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為崑山定河南一統志。彙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為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州土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圖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

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于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遠復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亟講也。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為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矣。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致訂。而不切實用。又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

以此本照。宋板剝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抄錄。共圖併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彙皆輯錄之。以為經水經注之資云。古書有注復有疏。上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鄧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效思負山。欲取鄧注。從而証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考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為主。而增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便有所取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為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鑿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身宗夏勉之。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便如一屋散錢。無从着

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記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為一家父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歷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息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手而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開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僮之手乃記文章巨公之名以誣世之筆管人亦子弟輒奉以為聖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為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丸礫填塞心胸寧不可破求其姦惡軼天地者

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克甲辰始每年紀其年号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它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為續竹書紀年之州彙經嘗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為諸侯其始皆殊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皆殊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

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識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為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克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為一節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詳之于陽城邪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譚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邪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麻通之是為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己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和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余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氏指飲竹箸瓦盃寒泉五盃庭中黃

菊繁然二白鶴飲啄于其側亦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數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

鄂家口人烟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相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盛衰右說荆襄後則團風顯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漢曾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量承之古色斑

爛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嘗見粵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穀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煩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始蘇皆不及也今則寥々一帶亦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壅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為魚鼈不可守也

曷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榻皆鑿石為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鰲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濶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業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陵自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擬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藝者張浩庵以石錐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夜未始不可以互用不復圓通祇是心租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為

御路口江洲載蘆荻萃于此泊柵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沂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

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而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栖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堪敦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荆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圍寫靜樂圖大于降神出家修道上昇

諸聖蹟大約依倣慈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取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為魔釋也之預託胡不夾乃爾和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安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詒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堤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背井一口磚砌周級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

而上窺自井畔 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此
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
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備有數畝澄波深滌其側殘荷敗莖
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
云此亭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
如野田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蔣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
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遠屯此地蹂躪蹂躪樹杪杳無一株
存者臺基磚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
稍復舊觀此地廢矣當亦有其時矣即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
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致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
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鄭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上下有

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
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坡古天井水也北有楚莊王釣臺也
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穀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
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
城下波汜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杜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
謂楚靈王闢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臺高至
十大基廣十五丈左印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章昭以為章
華亦地名也王与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稜祿大不
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
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蓋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
猶在心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
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為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
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卯御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与平西之
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為曠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
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春龍居之大為民害自無方禪
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
井水亦曰龍坡鄭道元曰廣園二百餘步在靈巖東江隄內水
至淵淡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
崇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尚未徧中土醫
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
而陰乾性与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气成露者黃色
依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
中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携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述大有一
條襲而蔽之者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月他日舉以示
人不為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佳跡亦略知其際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
為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與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
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為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予未肯認筆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

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條道竅，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登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和者。易堂文雅，印印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卷為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气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見也。

馮齊言大人托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州土司金剛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激、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變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覆奏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勳降四級調用，巡撫銜既齊，革職。覆奏後，更命部議銜既齊，擬斬。奉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于諸土司加意

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為也。

汪果亦徽人名，開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策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王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堂漢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程，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嘗齎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簾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旋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為繼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濠。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危，長者入城，完稅日，出城以

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幹，天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濠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薙為僧，法名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為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議，是再生來。今師法名，違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為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訖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于縣前，斷左臂

血流如柱，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眾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于募橋軍，暨縣令皆出資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為，知有眾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橋柱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嘗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号，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兄弟妻子之外，所恃以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為之墜，心亦不能為之哀矣。中年以來，若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

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而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寶鼎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歿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晷刻今兩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荷神往昔見二十年來案上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有此一經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它日有觸緒而末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蠅蟻巢于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

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艸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艸木也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艸木若止于地胡為乎脫甲而蒙茅也鳥獸若止于艸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為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為鵬之所止而王畿為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何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性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蟻蝻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鑒于人不若鑒于己也又曰前

車之覆後車之鑿予曰前步之蹟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遂伯玉行年五十而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犬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為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教乎吾將語誰

趙即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号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弒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于水中一虎于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實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陽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椿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春者然下集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磚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

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抑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雒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仰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沐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遠陸氏陸氏置子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為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聆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為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胎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黃

連以清其熱，殊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疹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延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違如也。予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為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磨集共議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連又吐血，則其白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白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開用此等法，必大驚。吳雖虛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葉字之義，葉乃鐘聲，歲上橫木如鑄，函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為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為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諸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為忌，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寬，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于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舌喉齒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殺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為一聲，以顯之，最為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却，翻風切。

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可，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頗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駒窮為弓，句讀為毅，己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十字，何以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胡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持所就耳。東漢為場帝諱

改隆處為林慮，陸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反洛，詁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吳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丁願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選，李陽冰云：果不從自得聲，從割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蔡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逆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多皆可得東和，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為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為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為本，翻切旁通為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階，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諧聲，而不

熬

能自生其聲，精翻切以投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網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珠守清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面翻切，雖不練密，猶能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未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為字母四呼所夾來，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間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盡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收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亦然翻切之書，失使。

唐有孫勛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恂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有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為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身七節度為等夷，令出後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真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豈評論昔人皆稍教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豈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澄繁十四音，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况三合以上乎。

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登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為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來執贄于予，問為學之方。予言為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為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革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予青來論趙寒山草篆，予之惡州篆者，非惡寒山之州篆，惡今

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筋執筆，執筆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草者，手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

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糶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為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笑之術，不可不講也。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朴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鑿，近為願華峰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矣。西溟言及氣，猶填塞白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研，乃天然石，予十倍于此，乃為某人竊去。負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遊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遊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子，印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成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宋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抄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負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

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採出以備參考。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即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偏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漢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

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續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亦載，當必不謬耳。

元胡言其專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表，主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尚不止此也。

向予見楚辭體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即族人，詢之果然，即玉贊之父，予即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即言文煥字惟章，号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體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觀光為江甯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問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

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西書又合倪鴻寶劉念基陳臥子集為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田周人，明季提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西思文印位于福州，台公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倉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南，公趨赴延平，遂與相失。

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廈門造隆武四年麻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祿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陵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於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成成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益言其昔年阻風江上薛若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翟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

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為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人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宸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与他姓許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為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為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耕草之後常泛巨舟往東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閑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環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

範銅為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處有聲若与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追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橋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備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大牛仲雲姪墳塢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碎碟為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為末以烏菱壳煎膏為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為勝之

張東昇言有監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

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錄語却快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隴廩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馮彭城之背聯不審所出略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侍之厚而朴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刖業在紹興便往守之与紳沈姓者同居沈官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于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為民國華服沒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息其事國華忽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為它人賂累待

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
逐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鶴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
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賈于程公之客矣
既已脫籍為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緝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
以報主以愧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与感嘆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為予作畫冊二十八幅藏之久矣昨聞其凶
司還命其棧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上精妙
絕倫惜尚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為予作畫
屏一曲予向苦圖本州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
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州所藏州木與畫請先生圖之索為一
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余南歸而西爽死天

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為予言天元麻理一書嗟其委且曰曾見
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予未
姓庵坐上見之其絀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

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
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
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倍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
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於
曆者大測二卷刻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
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
當力索之

与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
之服以儀禮為証不當并降伯未諸始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
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讀其論孟子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
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母于祖母天下
安有所為庶祖母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為之解頤

西漢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和論也余見宋
搨多矣破和推此本為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
漢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為崑山張氏物其

一溧泉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

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
壬戌正月偶庵老人書

孟陽題破和論云小楷帖世所僅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
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和論似此搨平生

末一二見也偶庵老人書

西漢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
楷書第一余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
破和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
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足永興破和變為險

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枿之病隱人甲子清明弟二日又識

西漢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州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識西漢以為似藏真開余言深以為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馬不啻尚可觀也而美難合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辰伏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堪擁爐飲茗明眼但開竹樹浙澹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罷識

又一跋云余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樸大令一為此卷其運用最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州誠臨池之神品伯兄廉令傳賞之極謹台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輝敬誌

西漢跋云此書雖本章州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畫踐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同暑展玩終卷遂記之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

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雲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漢家西漢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雲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頁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炤梳竿斗中烏雀歷七可教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尚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俠士能詩向與崔冕林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電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近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教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端好種田又云耆老畫參新幕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却驚車馬氣繼來似此教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快讀之

顧昉滋梁溪人與其弟恆修蕭嘉猷譚洪亦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晴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昉滋弼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河讀高忠憲

道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号闡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時滋輩遂以闡齋為師講東坡之學以然認天理為宗旨主靜存養為工夫常結杜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与借焉時滋為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困之致疾自余南歸宗夏隨于南北奔馳曾無尋刻眼前之所得已成唐喪的滋通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的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為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的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闡然自修且能捐重資募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委勝功有短清初在李定國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

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情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野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為之上大下小如梳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麻疹從者亦莫能堪湖南人多此症病麻忌食臭并家人皆不得食臭病者不得見臭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非誤食非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福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与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塔也地產象以象為陳善火攻交趾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

臺灣為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遣某雷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考青綠出雲案本萃有空青曾青綠青烏青石胆五條予以法製煉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揚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萬山有銅雲銅精黃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萬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採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即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雲兼有諸青但空青為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地段細時有復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淡無空腹者

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揚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册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巖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為青為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瘡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揚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鑛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偽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異道者也劉繼莊曰余昔在杭遇一滿州老人雙目昏矇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州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

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余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煎，右目効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余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硝沙砒石等分為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瓷碗覆之，埋入土中，八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煉，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萬皆曰生蜀。即石山其山有銅。曾青出其陽，奇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

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蒙，年古即生。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方楞色淡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為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綬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為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為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以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萬山，有銅蒙。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為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蒙，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二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

下。劉綬莊曰：石綠以法製煉，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証人不知此即取礦法也。

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者，珠匙在南海中。昔曰生蜀。即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蔚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州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綬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煉，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恭曰：此物出銅蒙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窟亦有。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煉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為珍貴。李時珍曰：石胆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為澗，挹水熬之，則成胆礬。所熬之釜，父亦化為銅也。劉綬莊曰：胆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蘇恭近余，亦理東中。恭曰：天下所用之礬，莫不運自石山。石山在越萬山，其地生礬，其地生礬，其地生礬。見此書者，皆有化礬之法。然則礬之生，成之利，云今矣。所惜者，不得乘取，其法以富斯民，為可惜也。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
入沅州與沅水合案字志傳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鄉曰下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雲南巡撫堂聯海上碧雞如舊安得神仙漢中却持節送臨何嘗郡縣其土子弟其民奉正朔而稟職湖方穆穆於斯為甚唯邊銅鼓猶存虛傳靈異蜀丞相懸車深入豈似中外一王車書一統誓天威而歌帝力聲聲古獨隆

貴州貢院聯太岳高標錢唐遠派大宗工以人事君試首奏鼎琳琅盡歸鴻造點山秀拔聖水澄清名節度求賢為國笑桂生歌蔡戟奇入龍門蓋大主考山東人副主考錢唐人故首聯云

然

雲南藩司堂聯刀耕火耨之地賦稅不得免焉何術而固土家
州夜木食之民供億備未已也自憐奚取旬宣
癸酉正月十三日却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
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
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員但德州河道止于以十一
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
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
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
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
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

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
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
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全通
判修防批浚催餉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
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批浚催餉至
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
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
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台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
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住
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以
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

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
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之與又
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隣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
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
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
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
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
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
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
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
並長垣縣新運黃河從至境內報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

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責應將東明縣丞裁去改為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黃氏之并內黃洛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陽陵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為修武縣丹河縣丞併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清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嘉淇縣管河縣丞揮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頓煩更兼興泰如通口州縣之下河地方遼濶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

水壩且又建開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通判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領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設以期無悞若夫如皋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湖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皋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益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今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去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專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設去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向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扶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度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救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携逆黨二十八日援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色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擄劫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折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剿請為內應臣思我兵已揭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屆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擄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修自六月二十二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軍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急兵赴金

口又暮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令兵齊紀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備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行劫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今由岳州一路前進蒲折恢復咸審縣餘寶慶等營尚未調到候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連磨亭遠陸路偽兵撲我營盤寨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搗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成刺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斃甚眾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中午刺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岬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近又將船隻忽擺磯下船兵上岬齊力攻我官兵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

敵殺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日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冲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刺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至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据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煎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夫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援兵，若非標官兵擒獲逆首投誠，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嘗停刺。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幾。宜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逼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岬，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烟，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擒

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岬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眾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權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彼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海烟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全密商，乘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槓，攪鎗率逆眾布作方陣，以為冲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兵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攪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

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偽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眾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逆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偽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偽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烟、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偽周時教授諸世子。闕慶龍，江川人，進士，出家為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南之亂、執兵扞賊、守固圍而不去。程兼，字柳若，號樵野，黃山人，家繁昌，有義溪外譜，尤悔菴為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鄧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與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廣，字雪村，平西特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樞，廣東瓊州人，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為道士。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投誠者，技勇絕倫，不可一世，翰墨雜苑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于人，今出家矣，法天情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全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邊，躡千山以合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經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蠡陽湖，所受江東西諸水也，又自

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而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僞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劉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技誠後為千夫長，在姚經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願假以間之，為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漢陽府魏晉末為沔口重鎮，蓋漢水入江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為池，魏家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為

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鄒，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師司提督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高功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輻集，關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連曠，崔薑葦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丘仁揚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易，偽僞大玉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鶴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群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刺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群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使解其支體，地方圍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投學者，如支遁本姓閼，學于支謙為支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偽者，自不知其為姓也。復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偽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而復道之言廢矣。

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君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謂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

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矢之矣。滄浪猶言嶠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言嶠冢，桐柏可之。夫此禹貢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沅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沅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沅，故以謂之沅水，乃知聖賢之一字，未嘗無法也。

顏魯公輿地記為程縣境，有顛項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顛項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顛項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綠塚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行山，亦隸為程，其旁有夏駕山，王即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行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卷五

固无是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偽，同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偽提兵劄，併以偽空教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保代謀。

蘇秦說韓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尔疋翼釋穢篇曰：寧為雞尸，無為牛後。尸，主也。一節之主，所以將象者，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于縱橫事合

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李登周顛沈約陸祠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每疑，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韻為流，源密流疎，源分流合，今欲為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疎者合者乎。度曲知亦

有見于諸聲之道，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隨其覆轍耶。汪涯字方頃，漢陽人，賈似道為宣撫時，請為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亡，和師還，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極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婦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万事不理問樽罍，年七

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
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烟漢上入江濤天翻
地覆有今夕洞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誰
司晨

壽昌無明博山無異

天童悟赴黃葉請上堂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
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客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岩詩云岩上草色肥岩
下水流急策杖上岩頭空山人獨立

資治通鑑司馬光撰劉放劉慈祖禹暨子康編攷心原父清

江人怒京兆人祖禹字淳夫華陽人元豐七年上呈光自出知

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皆聽
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

周敬王庚申魯西狩獲麟後敬王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

王立二十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威烈王戊辰立至戊寅册立

三晉云七十年而通鑑托始避讀春秋之嫌也無四明陳極字

子極明州奉化人有通鑑續編

明商輅字素庵有續編宋綱目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
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
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親忽笑括
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御兵結死士据岩險

指書衣裾有誓死報國員盟天誅之語史閣却可法方備兵安
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
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
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嗣愈
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
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擊為疑兵賊復驚
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難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
嘉暢春積糧守險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
己首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樁水龍潭暢
春用炮弩力戰却之賊更以樁羊嶺橋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
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

遇賊于埭口斬有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
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斬其首
門久之手及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
南跡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
天巡案御史張萱以為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尚書楊嗣
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
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吾然壯夫之乘也暢春以卑七
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
國勒銘任蒙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
吏中愧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勇王秩唐一
岑頭目鐘富等俱以賊流倭寇戰亡恤錄今宜暗趙蔭懷遠將

軍獲揚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揚春子諸生御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為作吳梅初傳。投瓊，即今之拋投子，今作散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散字即朕字不音投。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續述氏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又袁詠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策許，今賭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綢羅孰能

施李太白詩：纖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考其傳，相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單矣。以之作配，濶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祁己滕臧任荀偃姁依是也。然堯姓祁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綠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即節淳尊娥碑立墓起墳，蓋言立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

壁作壁

以坟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較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獨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而施之沉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仰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者沉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至死，盛以鴟夷，令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世傳：不知所由。案說文：奴者，州里所建之旂，所以趣民事者。故奴遽者，侮為奴。今三年一紳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較士。今世所傳：返壁，蓋左傳所謂受賂返壁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秦始王儼之，則不雅。至無識者，以返壁為完壁，用簡相如。

事尤為謬誤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問惑
精符云夏至酉逢三戌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已知終赧王已凡八百六十七年而
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
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何與因孟子親考他書知為
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上皇甫謐曰武
王即位在上酉庚所傳已知相去六年予謂從上酉為是商湯
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
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
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

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釗厲王凡三十
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
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
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
孰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尚有鯀堤城郭亦始于鯀當時脩水
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舜而禹獨宗
鯀誠有可如之理也

篇海類所載字學書曰大篆十五篇周史凡將一篇司馬相訓
篆一篇楊雄續訓篆十二章班固蒼頡故林蒼頡訓篆杜林
急就一篇史游字勢一篇衛恒古文字說馬融古文尚書達

作考証七篇高說文十五篇許慎汗簡八卷即變法篇旁
五百四十部字原一卷林罕偏旁小說林罕六書略二卷
說文繫傳六書補正六卷徐鉉復古編二卷
張有玉篇六卷陳彭嘯堂集古錄二卷
隸韻十卷劉球紀原一卷劉球古文四聲韻五卷
隸韻十卷劉球釋傳十卷洪遵別字十三篇
隸字原六卷孫愷五音總要五卷孫愷元尚一篇
圖二卷光作併了部頭二卷俗字背篇四卷
作六書正論六卷周伯六書正義五卷
四聲類譜二卷
書精蘊八卷孫愷六書精蘊乃魏莊孫愷正本分韻十卷
曉篇海四十卷孫愷字學正韻十卷
六書故六卷戴同

藍本六書統二十卷楊桓切韻指南一卷劉勰字林集一卷
等子韻三十六卷釋真六書詁六卷
字韻集成四卷
字林十卷玉篇廣韻二十卷
經史正韻十卷
海虞金一卷
卷彙粹二十卷洪武正韻毛晃對韻音訓八卷
四聲篇海
集韻五卷金石韻府六卷
川篇十卷龍龕一卷
搜真
玉鏡八卷字海五侯鯖十卷
湯顯祖韻畧二卷
吳韻一卷
古世本一卷篇韻直音各五卷
章獻佑書韻篇四卷
文
字音義一卷字類四卷
詳枝篇海二十卷趙新古文韻
會五卷古今字韻全書十卷
楊時海篇心鏡二十卷劉孔字
彙二十卷梅鼎六書廣義四十卷
趙宜
始皇坑儒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非直掘土而為坑也今民間

訟牒亦有坑陷之詞長平新安之坑亦若是而已矣
文君當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
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燼故名非溫酒爐也
當時方言阿堵猶今之偽這裡只個也

天王天皇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七出德山
宣鑑七出雪峰存義岩頭全藏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
系也 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係集傳燈末識從上碑極謬收
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
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元盡公竊嘗疑之
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頴公所復節度使丘三系所撰
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元盡眼目非出疑人果不

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朔難歸此任山容和上
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
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善之侍即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
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
德與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畧
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讀燈叙明聖實重顯為馬祖九
世孫呂夏卿銘聖實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
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
清天王悔岩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
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記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
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

抄石上卷有此文

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
王虎岩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
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
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田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
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
卯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吟石刻亦
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
遂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
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為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為孤胥山
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為蘇說孤為姑後陳因山

名遂更為蘇州

知風曰無衣無福鄭氏云福毛布也此說非是福乃納絮短衣
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福夫以福夫對萬
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福為毳遂云福毛布也不知福
字從衣記字從毛乃今之料毳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
左右相倚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德左車第一牙
無故脫去令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素爾輔之義則唇亡
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建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
以蒙豫隨益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

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

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日小至壯

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謝象

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尚未姓初度也

行李之李字恐誤蓋李字人姓外无別義行李恐即行使也案

舊之僕字依岑字傳寫誤作李耳

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所其居之地也晚又

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翁泉

詩東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

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近亦有東坡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

印章据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歐陽

公作老蘇臺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號亦可疑者豈此

號涉一老字而後遂加于其父耶

世說王夷甫答樂令云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起超元著

本作著後人從艸作者乃俗字也凡著述著作俱用著弟傳寫

日久驟難變易耳

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今人讀以為籍大謬

令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

為圖書正如登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

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詩經御風谷風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為淫新婚而棄舊室者作

今賀人初娶傳宴爾非惟詩意不合且是再娶事詞大不美

自夏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較長置一龜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

回置燈數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

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較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較

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

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紳試必

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

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

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檣檣亦折遂斫去其舵斷蓬索舟中惟

木較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

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尸以龍

裏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

處見竹水蘆上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

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為字則可識

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

開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船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

反昏昏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悞哉

楊雄甘泉賦，驚堪與以壁壘兮。說文堪，與天地之神也。今傳地師為堪輿者，非是。

書雲二字，世多誤用。案左傳，魯信公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注：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也。左傳昭公元年，參高克為事也。他人不切。

詩曰：日居月諸，居諸語助，解不應實用。

詩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為公剝度其父，陽帥居元荒，朝音潮。山東迎日曰朝，山西送日曰夕。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涼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涼經有振實

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為沙門，周沙武汰反俗。

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

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涼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

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

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臣于昔孝武大元十年。山

西，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

涼。今指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必非北涼也。又三寶記

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况僞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

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

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相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喜州抵

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

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經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

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

將半龍王遂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員通示菩薩行

也。令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

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

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束，將

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

愈。王刻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

三卷，名為略疏。後廢畧二本，俱行本土。畧本傳入中國。後有翻

經三藏，改為論云。宋儒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

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

剛三昧經語。實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畧見一斑。第全書不可

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詠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

法嗣。尉公退居姑蘇太平山白雲石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

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

四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

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融及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

第十五世佛繼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清宗續補燈史

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漢及昭覺勤下旁

出法系。除徑山果餘，皆指月歸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

八十四家 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峯御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 濟洞燈史續畧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教未詳者合成一編 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寔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 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記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後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僇兮唐白居易賈雨表發序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令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帶礪帶衣帶礪砥石言山河即微小至此七盟不改也非張大

語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大狹矣

蘇州東吳也湖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即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馮司故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也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觀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閣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領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

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

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一條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澧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勸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沈馬楊溥編修周述為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顏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備以宮贊別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遵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者言其始出之微也唐元宗孝經序濫觴于漢皆糟粕之辭今世之用大非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觖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詳之當是隍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隍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為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安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備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

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足諸書乃知常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棣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年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既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也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黃都督印皆以銜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開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勳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頌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頌趙松雪與人東云輒有素綱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頌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頌之

掉鬣掉音擺附也今書作押謬漕運舊例軍民各平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

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積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見與

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免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州免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免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免漕又變為長運矣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券冒白刃券音圍又音惠亦

作茶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眾張空券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券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巷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馮之音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為韻中宜與餘叶而南都巷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里切是與氏之音承帝切視之音承承切在四帝韻中上聲也而依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兄弟之弟徒以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鬼隸之皂造作之造音

與早全而讀作去聲如蹀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介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全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帛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帛卷或曰帛鈔紙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匙張蓋曰打織屬文起物曰打藻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稟殿以杖擊也律有門殿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詰謂曰毆張之為言張也一曰情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托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

勾取于下其札曰稟尺正也音與雅同詩大足小足用此字今借為布段之尺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僞此个為這个是也今以僞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漢制以右為尊以賤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賤官猶曰左遷傳尚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足馴無害于義

敬歷之敬即揚字古通用今人僞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敬歷即書歷試諸難之意乃見有讀敬作敬或寫敬作敬者何不考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即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上是也易曰見群龍无首吉張萱疑耀曰王弼曰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无首之義今人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无首者无剛也予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剛是无健也幾

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潛見飛亢皆指一龍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也夫首者先也无首者言當此時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事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禘始即此義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坤之承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為然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為柔則上九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无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政張萱曰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只此四字

費宋儒幾許說話

周禮義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上書作算。六書正論曰：從竹從彙。上古巫字。巫字彙。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道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注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辭叶韵耳。予案周禮逆人及匠人自逆上之役，至于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見張萱疑耀。

今人偶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雉。後漢

崔駰達旨云：漢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麋，非熊非羆。為証。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羆有非熊，則往七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閉之地也。詩：窈窕淑女，鄭元箋為幽閉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為窈，美容為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為德，揚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二字，皆屬居處。遂以朱子為謬。張萱以為不然。云：窈窕二字，原有此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即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悞。漢書宣帝紀：令甲死。

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今有先後，故有令甲。令甲，令丙，顏師古曰：甲，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甲騎乘車，可以互証。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發科目亦曰甲第。右時之茶曰煮，曰煎，曰煎。煎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淡，不中飲矣。迨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嶺南張萱字孟奇，所著書曰疑耀，有云：八音克諧，无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損箎注疏。反朱考亭歲氏講皆未能發其旨。予因閱歷古今樂歷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損箎則二音共為一音，損箎為宮而箎之

徵和，損箎為商而箎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

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皆書閏九月。蓋應置閏者皆從而置之。于歲末也。亦即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者也。

張萱曰：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日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于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做古而下手。但古人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己為民祈禱，至于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為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已不復行矣。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後，故以

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今以學作崇官。其字于古無指。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頌官。昔者象玉之璜也。是崇當為頌字。書雖收崇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張萱曰。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氏作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辨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張萱曰。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豷豸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伯之名當以春秋為正。詩台南于嗟乎。駒虞采戴氏鼠璞曰。駒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

雖驕從虞人之疾。皆有仁心。故嘆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綴理。故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誥。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文史記鄭生踵軍門上謁。案刺此使者。使者悞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峻。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灰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張萱疑耀曰。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于三家之堂意。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輕趨過庭。說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豈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爾足釋親父之易。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為舅弟之

子為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稱父之舅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姊矣。蓋伯仲叔季。兄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稱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子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做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不及一百斤明矣。案朱豆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而偶及。或是想像寓言。

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托興寓言，无乃荒誕于師長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作瑟譜，嘗言倚瑟三復此書，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韵語。當時所鼓瑟曲，如此時曲終道意，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由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有歌有語，有道也。昔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經典琴瑟並言，曾論三言瑟而不及琴，何也。宋時如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即大呂商角徵羽亦是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同矣。余意必不如

今人之異于取聲也。新調淫聲，蠲瑣綠琴，予名之曰琴之異端。禮有醢醬，卯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麩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臠醬，漢武帝有臠醬，南越有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臠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園中有蠟醬，蠟醬蛤蚧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蠟醬，則凡蠟而切之醃藏者，彙謂之醬矣，乃古之醃非醬也。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饌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卷五

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為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為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予案請子書，施皆為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左傳秦施冀芮，晉施刑侯與叔與于市，山海經殺施之，晉語從樂氏者大戮施，莊子，其弘肥也，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于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殺宗室，賢士大夫，尚可士其朝，即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政，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于中，其于九經以親七，繼尊賢之意乎。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或曰姓仇，音掌齊後也，晉有柳瑯掌同，前涼掌樣，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全孟母仇，仇掌通。

用字書反仇為仇，繼莊曰，不知出何書，按考然亦未敢信也。張萱曰，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正文資暇錄謂茶始于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勸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窗記談謂飲茶始于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餅以當酒，則茶又不始于梁矣。予謂飲茶又不始于吳也，爾足積苦茶，郭注可煮為羹，飲早采為茶，晚取為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茶為飲矣。第不必如後世之日用而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亦不及詳者也。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秣，食之令人筋

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適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張萱曰：世皆知郡守為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二千石也。尉掌佐守與武職，甲卒者也。

又曰：古之為民者，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無府吏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與能出長與能入治，即所與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亟稱御史，此特儒無非吏，無非儒耳。

有明宗藩自古未有若是之甚者，神廟時纂修玉牒至萬曆二

十二年，至屬籍者已十六萬人，其後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候籍錄載唐元禎行李從易中丞制辭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其嗣肩之盛，蓋相同矣。

今人但知科場對策為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撫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于几案上，令士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投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據。

嘉祐中溫公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于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黏兩號詞理高絕，獨傷切直，而黏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黏字號為第四等，圓字號為第三等，詳定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為不當，遂更差官詳定從初考，遂定黏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黏字號文詞，臣亦

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无所顧慮，于四人之中最為切直。若以此見點，是名為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果以切直不直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无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時少年問學未列耳，今制考試排字號皆用千字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制字樣，故圓黏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于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上古書籍編竹為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裏浩重，不便提挈。自翠紙筆反墨，乃易去竹簡，誠為便易。然皆寫本，未有刻板印

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刻國子監田叔校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還于交游，其人自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錢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鐫九經于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

今秘閣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御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何法。致此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縷，日久不脫，何也。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豈即此法耶。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

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元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又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現在諸臣恩賞之而已。宋元祐間，秘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秘書少監劉卨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事。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為三吳第一，嘗曰：董草亭質美而未學者也。張宣疑耀曰：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即今隸也。世言隸叔于王次仲，又言叔于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板，前和隱起，皆為今隸，則隸書秦以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出自古，非始于秦。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吏。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梳字，又漢書霍光傳：評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為梳矣。尸子曰：楚人有弔予及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盾二字，蓋本之此。詩：夏屋渠也。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也。猶勤也。言君始

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也。然正學字書以夏屋為大，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也為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為夏屋矣。

疑耀曰：秦法棄灰于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若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適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亡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无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北別群，是毋燒者，亦為馬也。因知棄灰于道，古人先有此法禁，但未必刑之。如秦人，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明季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食之。故雖有良馬，不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佳，火水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為海馬神馬也。其骨相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汗香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遣宛馬一匹，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露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致橫溢，故此所遺馬其血亦有他出者，非謂偏體皆汗血也。

張萱疑耀曰：唐制殿庭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

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敬也明則殿庭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輦路二字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間道也與李說合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埤內之道為甬路乃世之傳誤也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絹二十萬匹則胡人可盡明制胡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于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不能易胡一首何也漢法凡吏受賂飲食皆免官景帝以其為法太重更議置令之于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更所監所治所行

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第必須償費乃可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為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于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製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斷定其收受人坐賄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郵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賄論廢司馬溫公以為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酒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以樽酒隨而自首已為刻薄法官必以賄罪之剖析一

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賍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為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行至以饋遺厚薄為官殿最安得賈起漸曹修輩起而棄之

唐初溫大足撰取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為寶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无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洎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頗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音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反急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

撰之韋述同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恒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張彥云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為鉗最困辱者故趙王即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為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為人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可為庶人哉今制黃丹凡積禾多者自立一戶積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即中公為戶以積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簡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枋園十年守祖父遺產瘠田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

所致于公元與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為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晉周處常為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微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任官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上古帝王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為文兄為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為僂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若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明朝雖死方易名然惟臣子二字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

太宗以下皆二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至十四字夫考古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為美惡哉

張萱曰先大夫令漢時從黔國即中摹高皇帝御容龍形虬鬚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後予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鬚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鬚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鬚其肩兩髀橫分須長裏臍皆異善冠衣綠不正立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款蒙之不暇啓正宋制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述玉牒表自首至尾

皆世系與朝政並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孟子注公輸子名班晉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為一人曰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鸞以窺宋城似若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上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為后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

尚未暇講也特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及弟交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猶未議封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述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却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候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皇帝七年而太公尚為無人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都使司宣等諸公耳其他投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偽職為巡撫督標左營勒其功受偽職為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偽職為總兵其中惟沈嘉相擒揚北先于嘉與首先反正而王相

誣之其他皆駢首受僇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為生員易為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為偽東閣大學士蔡為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為偽中軍趙得為偽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為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為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物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逆命駐大均山提督出軍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

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荆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為賊所困江南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音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堯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為配凡今州郡通祀孔子承開元之制也古仲春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躔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大學定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長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傳老

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子司馬遷之所述亦云脩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傳表也緯書所載古理七重又鈞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須與眉則載記並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須眉天下諸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亦信然其說謂先聖無須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頰頰須鬚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也予案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之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為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須時天下

侯王不敢以為幼稚而抑之非真謂無須眉也案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須眉者猶言未須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須尚可信至于無眉豈可信乎張蓋云寒食節上墓其制未見于古獨鄭正則詞享儀曰孔子許聖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紙帛亦止言野祭未嘗明言上墓惟唐之開元禮上墓以寒食日用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享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上墓必以烏飯其法以清礬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也陵誌志居人遇寒食節以桐楊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

之資陽氣道家請之青精乾石飢飯揚義與許遠游書故服飢
即此物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飢飯
光潤碧霞漿茶里中為飯此法也樊第古人雖有此法非以上
墓上墓設為飯豈以為特食之意乎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祖福漢書貢禹傳祖福不完班
彪王命論思有祖福之義注祖福之福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福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
福者杜詩顛倒在短福意是誤刻

漢武帝祭宗廟以鶩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雞
得之物鶩與鳧大小相應或必有說侯之博古者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梳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為板置體于

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
用萬馬躡平侯青草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識遺迹此
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于土上以磚石枕之至數十年遠猶不
瘞埋者歲郡為甚今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柳
誼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
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于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
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可令衛瓘見乎見疑耀

宋初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遇朝見辭謝而已
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大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口
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克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

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寇準
而是丁謂蓋托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
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
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刻舍薛洋許昌例
為例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姓之李心傳陳均等
書皆編成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巖等所記
金有完顏勗宗弼統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記
自有九經以來鑄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
能詳者故論列焉 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七石經而其文
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宮中即將堂銘典光祿大夫楊賜議即
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

碑凡四十六枚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
共碑二十八枚時十六枚存十二枚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枚
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
四十六碑此特毀者已十八枚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枚也然亦
止有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隨志乃云鐫刻七
經皆蔡邕等書建寧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即七
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洵宅編石經跋云石
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
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為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
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
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六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

云漢光初六年刻石錢碑載五經列于講堂前予案建寧熹平
 光初六年刻石錢碑載五經列于講堂前予案建寧熹平
 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為謝承之業而不知所書為
 何經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為何人矣宣帝既書七經之外未
 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初續書之若然則東漢石經
 蓋十有七矣夫豈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初之書
 不知其書為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
 重書而其文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括唐經籍志
 又有蔡邕今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今
 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為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
 傳古之一憾也

魏陳留即鄆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即漢之三體也
 然未詳其為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
 石經其述已亡亦未詳經為何經筆為何人一字二字之為何
 體也

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為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
 舊事刻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
 正之凡九經共百六十卷亦不知為何人書大曆中司業張參
 又承詔校定五經鑿石太和六年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并序
 經論語為九經凡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
 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即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
 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其為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太乖師法

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別刻石作篆
 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傳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
 記及周禮耶今內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
 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右摹勒上石完好如故蓋宋榻焉
 偽蜀相母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上達
 吉書尚書周禮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
 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
 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閣統志宋紹興間帝益嘗刻禮殿聖
 賢圖于成都石經堂豈益即叔獻耶春秋傳亦不知為何人書
 而于詳字皆缺其畫此必孟蜀字筆取西省秘閣藏書有蜀本

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
 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
 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不知何人書
 宋致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
 論語刻石于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七記春秋孝經作篆
 隸二體刻石于大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
 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全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
 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
 論語見書錄未就七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
 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今臨安知府張澄刻石十四
 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背石刻立

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
 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
 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不知何人書
 宋致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
 論語刻石于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七記春秋孝經作篆
 隸二體刻石于大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
 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全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
 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
 論語見書錄未就七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
 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今臨安知府張澄刻石十四
 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背石刻立

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全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不皆高宗筆也。趙主御書，惟高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鑄石者，惟經而紹興獨獨史記列傳此夫，高書千載特達之知也。

張萱曰：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名，獨孝經云不知所作，何人。余聞他書乃知孝經張德劄書也。德劄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劉公嘉謨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殺鉄石于玉右軍書中，揭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裱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一夕遍次進士上，須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武帝微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與嗣韵之，非鉄鉄石也。又一說：武帝嘉鍾由書

而秘書省所藏鍾由真迹甚多，獨年久漫滅，散壞乃令興嗣韵之為千字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由千字文與興嗣韵者，不全乃後偽撰也。

今人皆知臨池家，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拓皆受書法于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鍾瘦，各得一體耳。令景升遺迹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表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蔡崔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漢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字伏大外向，賊舉令舉字乃白下羊丞印，田下羊尉印，白下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

全，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所宜齊同，宜為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印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獨差謬若此，况今不講字學之時乎。

古者天子未有印，一之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印節也。燕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印所以封之也。然中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于公冶問，哀公獲書，追而與之，諸侯有印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銅銀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佩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係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扁而方，大僅一寸許，

組中有圓竅，以容組，案古今考方曰：印之背即為鼻紐，印之面即印文，篆錫字空處為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籠穿以組邪。然余見漢印甚多，未嘗有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據。又古者百官之印皆佩于腰，故曰大之二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囊，即官交印時吏人係之于臂，以相係，腰係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揚虞卿為吏部員外，始置權加鎖，以購之，蓋今之印重而大，腰與臂非所宜，非貯之于櫝，蓋不便矣。是印之有係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人皆知虞舜有弟象，而不知其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

類

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螺舜妹，正義作顯，又作繫，畫始子螺，故曰畫螺。列女傳舜母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繫，與象欲殺舜，其妹螺每為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案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作畫不始子舜妹矣。事物紀原云：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作畫畫者，蓋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御榜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記：米芾畫史：湯若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止言有虞氏作畫，而不言作畫者舜妹螺也。故詳著之。案高書曰：予觀古人之畫，日月星辰，真亦無世本之說。近世能筆畫者，則知畫來自古有之，傳是必非始子舜妹也。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為滕王元嬰，余案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畫其妙，非元

列女子後

嬰也

臍，五刑中去，蓋骨之名。齊將孫臍為龐涓斷其足，故傳孫臍其名，連不可放。臍非名也，點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點人面，點布點非姓也。今人不察而傳武官有魏臍，並點之語，豈不可笑。

張普疑其三，顏文忠公每于公牒背作文，蒙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志記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例理以來，未聞有背而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後幸獲校和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移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其

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疑耀云：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偶閱一小說，吳興地有名丘墓者，一邱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係左氏。印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古史之左，而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案姓代譜又以左為複姓，明則名也，未知孰是。世說曰：俊中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傳頌語，用似有未安。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全姓有五，服親畫者必賜氏，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實出于此。父嘉于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父，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

孫叔梁紇始仕于魯，受采于聊，古者必貴而後列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為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予案孔氏從子從山子者，高之所封也。山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為商之祖。孔者所以給祥元鳥也。今書字皆以孔為嘉美之稱，以山之生子為嘉美，故鄒子孔名嘉亦若因山為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孔子孔名嘉，印以孔為嘉美義耳。古人傳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天子自為之，將

令詞臣立于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
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諸書皆代天子筆非視
草之義而僞視草不亦謬乎

疑程曰今人僞給事中為黃門蓋始于漢而不知誤也余按漢
與服志禁門曰黃門內人主之黃門即黃閣也內人者內人也
漢給事位次中常侍中黃門下是黃門止可以僞宦者不
可僞給事也但漢書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瑣門
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瑣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
為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僞以其所司者黃門耳
給事不司黃門而可黃門僞之耶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為頭司

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
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
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
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今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
撰文自僞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
之也明初官僞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張萱曰妣母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候鍾銘皇祖皇妣皇母
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誤

又曰今人朋友往來皆僞通家求以前已然汪彥章誠其子恪
曰自我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夫家妻也通家二字施
于外姓實不足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
所妻為鄉里今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疑程云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也常以夫姓自僞為李衛
婦人自僞宜做之

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後徵皆先事而知之
韻注云山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例為朕兆
古无据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于北齊張稷為豫章
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張四劉五前此未聞
也此等相呼雖足亦近于俗黃山谷嘗避暑于李氏園亭題壁
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策不能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

請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于坡公曰以先生為蘇二犬似相
簿公亦更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
當矣

古者婦人不僞名嫁後即以父母之姓僞之如春秋王姬齊姜
宋子之類是故姪者周之姓也如齊僞姜宋僞子耳後世字學
不明以姪為女人通僞已謬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姪為
妾矣宋蔡京當國攻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
與姬字不合豈以帝王之女可以為人姪妾乎宋人精于考索
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魏了翁曰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僞皇帝自
秦政始漢高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皇五帝

三王皆後人所謚者張孟奇曰第今之有天下者不偽為皇帝將何偽即安得復起此老而詰之

張氏疑據曰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賈自楚出而慶亦為賈來本邦後而和織亦為來

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廕孫氏并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

馬楚衛皆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于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書矣至于後世兵火飢疫

離析流亡又有避諱避仇隨母改嫁假養寄昌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其考之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全者宜其族大且眾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者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

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全時而名全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為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

子之族而與宣子全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張萱疑耀曰介子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氏也二人賢

者為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之于眾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姓竟莫可考

又云人名末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繁菁是三字名也不敢以為然董之繁菁之字即用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孫楊

用修楊之用修耳漢陳寶字仲方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方字實有何意

義及讀洪适諫釋載寶擅碑君諱寶字仲躬乃了然知諸書皆誤作方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方字用又何誤也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與逸何與獻有

成義與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為可笑禮舍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上音義禮器犧尊即周禮獻尊故叔

獻亦作叔獻上與義通父子並名豈可苟者獻獻名雖異而義則全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約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人必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僂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禮記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句龍氏即

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曰周棄生而能殖百穀稷乃百

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為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柱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立祖

右社風俗通云共工氏有子修好遠游歿而祀為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曰祈禱道神謂之社晉書舍社賦序有事于遠

者吉凶皆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為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代之運為之亦無定日社

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為誤不知史記年表秦

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后土曰程，皆官名。后土者，主也。即司宇之變形。尚書之也。後世記之以行，黎民阻攷，後稷播時百穀，呼其名而告神。天子祭地于北，諸侯祭其封內，士祭于社，此皆司中之意。社尚黃帝，其神后土，此皆黃帝以定中央，神于北，司中中央。尚書甘誓篇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殛于社」之語。祖，祖廟也。社，社壇也。可見夏時已有社，但不知稷之祭始於何時。記之喪也。周秦繼之，以秦為夏末時人，失之遠矣。共工乃四凶之一，見于虞書者，未必能伯九州。至于能平九州者，乃大禹。未聞又有共工氏之子，豈因難而設耶。禮記之不可盡信。人知盜跖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如秦越人曰：高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僞之為扁鵲耳。

疑又載于家語皇覽竹書世記。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為湘妃墓。古今相傳為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駐于湘江，二妃從征，借溺而死。神游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始皇本紀。王逸楚辭章句，遂以二妃為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羅含酈道元相承為萬世不解之惑。乃樂氏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毫錄、吳格用九疑考古、並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黃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明朝布在祀典，仍建廟齋韶峯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荆州牧劉表所建，明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予案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即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與陟方法，亦

曰：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夫尚書所傳陟方乃死者，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在堯未死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於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家蒙惑耳目，博士亦妄言附會，故傳禮者又附會之耶。或為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後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曰：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哉。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

攝行天子事，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瀆川，考禮正刑，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重裳拱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為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為死也。陟方乃升進，乃死為章句故說。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耶。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于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窺三危矣。何得勞無為之舜于堯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塚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

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曰舜南巡狩至于南岳又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豈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祖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塚耳不然商均定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定其陰宜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吳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璽十二枚呂氏春秋載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璽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獻白玉璽以和八風則白玉璽乃舜之寶明矣胡為子臧

于零陵哉无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璽遂傳流于零陵耶又案舜陵數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即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傳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朱晦菴《西舜祀記》書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為之辨耳司馬光詩虞舜在倦勤薦為天子豈有復巡狩迨渡湘水似為得之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有二妃墓哉嗟禮有三不弔溺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

弟之穴萬世下卒未有能辨別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宜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典之二女耶加璞少晰其晏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為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于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蒼梧沈存中繼其說舜涉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又云則今二女從舜其靈長鑿通元方尚能為工龍裳採升原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為夫人故當以此女為天

帝之女夫鳥工龍裳乃妖怪之談既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于洞庭小水為夫人天帝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為夫人乎此王逸韓愈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為之說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所生是舜之二女也舜之第三妃曰登比氏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昉《山海經》有言舜妻登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炤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宜以河大澤可為洞庭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為舜之二女黃陵墓為登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為實至引陸氏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謂亂山無主為空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予按竹書紀年舜即位三十年而后有卒后有者娥皇也葬于涓

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從封于商，故曰商均。密州有女英塚，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神為婦人像，詞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謂與商與絳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陽之湘妃墓，非女英之定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塚，乃多得大珠瓊金玉，豈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同，則不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案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州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為南夷地，謬之誤矣。但古今地里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宜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遠，圖牒失真，寢不可考。記禮者或恐會竹書與竹書之或附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賢之經為正，信漢書不如信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則豈南巡葬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葬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也。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考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不得不為之辨。

係鑿曰：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遂涉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曰：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流約所述，隱侯博而旁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

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詳辨。今天下傳蒼梧者，三處：一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昭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東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均作翼孟，已曾疑之。因學紀開引呂氏春秋，舜葬于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于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為此亦宋均所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附會傳訛，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據尚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為舜崩之年也。九放舜葬于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為近之。海州蒼梧山，紀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其

方而葬于海僻一隅，若紀小國，春秋時且為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岳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惟孟子卒于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為信矣。又有帝王世記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雲陵，謂之紀古。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征，即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于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諱帝制，抑又說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元定名，安知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之地耶？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為一証。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

S
Z1215
136(1175)



ZW 21101000825255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舜南巡而葬此耶，舜妻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豈女舜妻之說，不攻自破矣。

海內神祠，惟太山碧霞元君最盛。馬端臨通考太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水壅澗，宋真宗登封先營，播道泉，忽湧出，清泚可飲，味甚甘美。王欽若詩：浚治之像，願推折，認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復誓石為龕，祭焉。及有

李筠，臨池記：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迓西寬真人，或曰元君，或亦七人中之得道者，與織女名天孫而岱宗亦名天孫，豈以此耶？李白遊太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

此卷考證故托外極多，可刪也。